拉康研讨班 · 第十四期

# 幻想的逻辑

## La logique du fantasme

1966—1967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09-06

#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四期研讨班《幻想的逻辑》（La logique du fantasme，1966—1967）共24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09-06。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校勘参照**：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IV : La Logique du fantasme；Jacques-Alain Miller 编定，Éditions du Seuil，2023，ISBN 978-2-02-152432-1
- **法语速记见证**：École lacanienne de psychanalyse：J.L. 速记稿；本学年可核见 22 次讲课
- **法语转录见证**：rue CB 转录本（No Subject 镜像）；用于复核速记难辨处、断句与专名
- **英语**：Cormac Gallagher, The Logic of Phantasy；据未编辑法语打字稿翻译，Lacan in Ireland

- **西班牙语**：Ricardo E. Rodríguez Ponte, Seminario XIV: La lógica del fantasma — Versión Crítica；文本编定、翻译与注释，布宜诺斯艾利斯弗洛伊德学派（EFBA）内部流通；本项目实际参照前十讲（至 1967 年 2 月 1 日）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 目录

第1课 · 1966年11月16日 .....6
第2课 · 1966年11月23日 .....36
第3课 · 1966年11月30日 .....59
第4课 · 1966年12月7日 .....89
第5课 · 1966年12月14日 .....115
第6课 · 1966年12月21日 .....151
第7课 · 1967年1月11日 .....168
第8课 · 1967年1月18日 .....200
第9课 · 1967年1月25日 .....230
第10课 · 1967年2月1日 .....256
第11课 · 1967年2月15日 .....284
第12课 · 1967年2月22日 .....319
第13课 · 1967年3月1日 .....345
第14课 · 1967年3月8日 .....367
第15课 · 1967年3月15日 .....397
第16课 · 1967年4月12日 .....434
第17课 · 1967年4月19日 .....464
第18课 · 1967年4月26日 .....491
第19课 · 1967年5月10日 .....524
第20课 · 1967年5月24日 .....560

第21课 · 1967年5月31日 .....584
第22课 · 1967年6月7日 .....612
第23课 · 1967年6月14日 .....639
第24课 · 1967年6月21日 .....664

# 第1课 · 1966年11月16日

今天，我先提出几个要点；它们更多带有承诺的性质。

幻想的逻辑——我用这个标题来命名今年希望能够向你们呈现的内容，即沿着某条道路走到我们目前所在之处时强加自身的东西。这条道路包含一种非常特殊的返回——今天我要再次着重提醒这一点；去年我们已经看到，这项返回铭写在结构之中，而在弗洛伊德思想所发现的一切之中，它严格说来具有奠基作用。这项返回名为“重复”。

正如我们稍后会阐明的那样，重复并不是重新找回同一个东西；而且同人们通常以为的相反，它也不必然意味着无限反复。因此，我们会回到若干主题；在某种意义上，我早已把它们定位。也正因为我们正处在这项返回及其功能的时刻，我才认为不能再推迟把下列东西汇集起来交给你们：迄今为止，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作为这一路程的最低限度标示，也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可以拿到的这卷书——《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对于这种同书写的关系，我以往一直努力——即便不是避免它，至少也要延缓它。正因为今年我们无疑能够更深入地探究它的功能，我才认为自己在这里也可以跨出这一步。

今天我要在你们面前说出的这些提示性要点，我选了五项。

- 第一项是提醒你们：关于幻想的逻辑表述，我们已经抵达什么位置；严格说来，这将是我今年的文本。

- 第二项是提醒你们：我会先重新说明幻想的这项结构，然后说明它同能指本身的结构有何关系。

- 第三项涉及一件必须重新提起的、本质而真正根本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我所说的这项逻辑置于首位，那么今年我们能够、又必须怎样称说？这里要作一项关于话语宇宙的本质说明。

- 第四项：若干关于它同书写本身之关系的提示。

- 最后，我会这样结束：重新提醒弗洛伊德以明确表述向我们指出的东西，也就是思想同语言、同无意识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

因此，关于幻想的逻辑，我们会从我已经为它构成的书写出发，也就是公式：$\not{S} \lozenge a$。

被划杠的 S、菱形符号（poinçon）[注]、小写 a，全部置于括号之中。

> [注] Poinçon 原指打孔或冲印用的尖头工具，也可指它留下的印记；拉康随后又称这个符号为 losange（菱形），并按横、竖两道切线分解 ◊。译文统一作“菱形符号”，同时保留其作为可切分“印记”的词义。

我提醒一下 S 的含义：在这条公式里，被划杠的 S 表征并代替主体的分裂。这项分裂处在弗洛伊德全部发现的原则位置；它意味着，主体在某一部分上被那项恰恰把它构成为无意识功能的东西所划杠。

这条公式在如此构成的主体与另一种名为对象(a) 的东西之间，建立了一项联结、一种连接。我今年所谓“建构幻想的逻辑”，就是要确定对象(a)的地位；确切地说，是确定它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中的地位。

这无疑颇为奇怪；请允许我不在这里展开。我的意思是，幻想一词会令人联想到 fantasia、联想到想象，可我甚至不会花片刻时间，乐于去强调它同我打算用来使幻想获得结构的“逻辑”一词之间的反差。

这无疑是因为，我们声称要为其确立地位的幻想，同这种严格说来对它不屑一顾的逻辑刻画之间，并不像人们乍看之下所想的那样具有如此根本、如此彻底的二律背反。

同样，随着我们标出何以能够把对象(a)刻画为一项逻辑值，所谓对象(a)的想象性特征会更清楚地向你们显现为：至少乍看之下，它同严格说来属于想象界的领域远没有那么亲近。毋宁说，想象界附着在它上面、包围它并在它周围积聚。对象(a)具有另一种地位。

当然，最好今年来听我讲的人去年已经有机会对它取得某种初步把握、形成某种观念。自然，这个对象(a) 还远没有轻易到这种程度……

以至于对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以它为自身经验中心的人，即精神分析家——而言，它都已经足够熟悉，可以毫无畏惧、甚至毫无焦虑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 “你到底做了什么？”其中一人对我说，“你为什么非得发明这个对象(a)？”

说真的，从稍微广阔一点的视野看，早就该如此了。因为若没有这个对象(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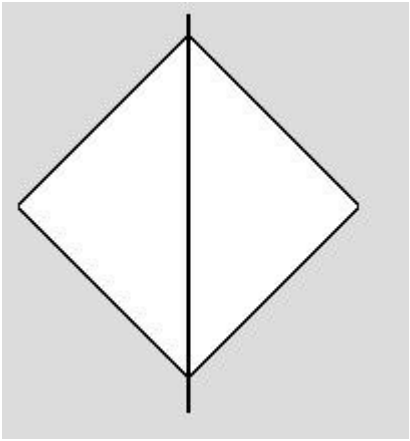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它的种种作用已经相当广泛地让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到……而我们对主体性所作的许多分析、对历史及其解释所作的许多分析，尤其是对我们作为当代史所经历之事——确切地说，也就是我们相当粗略地用一个最不恰当的名称称作“极权主义”的东西——所作的许多分析……[注]

> [注] 本段在 Staferla 底本与 J.L. 速记本中都停在“极权主义”上，下一段才以“任何人……”接出主句。译文保留这一口语悬置，不补造被省略的谓语。

任何人在理解对象(a)以后，只要着手把它的范畴功能运用于这些材料，也许就会看清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人惊讶的是，对这些事情，我们至今仍缺少令人满意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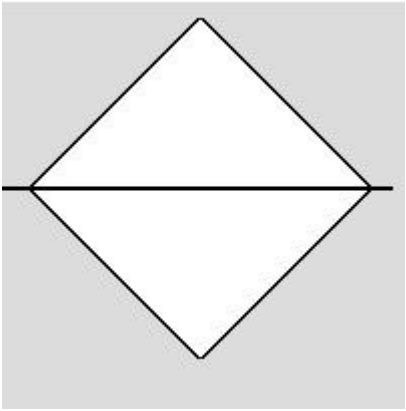
在黑板上的这条书写公式 $\not{S} \lozenge a$ 中，被划杠的主体同对象(a)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呈现为菱形的东西连接起来。我刚才称它为菱形符号；说真的，这个符号是专门锻造出来的，为的是把那些可以从中分离出来的关系结合在自身之中——这取决于你们用一条竖线还是一条横线去切分它。

若用一条竖线切分：



它便表示一种双重关系，乍看之下可以读成大于（>）或小于（<）：

- S 小于——同样也可以大于——大写 A。［拉康口误，实际应为：(a)］



- S 被包含在大写 A 之中，或者同样被排除在大写 A 之外［再次口误］。

这意味着什么？首先由这项结合提示出来的，无非就是逻辑上称为包含、也称为蕴涵的关系——条件是我们让它成为可逆关系。它表述为……我无疑说得很快，但我们会有充分时间展开并重新讨论这些事情；今天我只先向你们作出提示，立下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路标……它用逻辑表述所说出的关系，名为“当且仅当”。

在这个方向上——也就是菱形符号被竖线切分时——，被划杠的 S 同对象(a)处于“当且仅当”的关系：$\not{S} \diamond a$。

这一点使我们停下来：因此，有一个主体存在……从逻辑上说，这正是我们在这样一条公式的原则位置不得不写下的东西。

这里向我们提出的是某种划分：事实存在与逻辑存在之间的划分。

- 事实存在当然把我们带回 |存在者| 的存在——“存在者”一词被夹在两条竖线之间——，带回说话或不说话的存在者。

这些存在者通常是活的。我说“通常”，因为这绝不是必然的：我们有石客[注]；他不仅存在于莫扎特赋予其生命的舞台上，还十分寻常地行走在我们中间！

> [注] Le Convive de pierre（石客）既是唐璜题材的传统称名，也指应邀赴宴的石像司令官这一形象；此处借莫扎特的舞台明确指向歌剧《唐·乔万尼》。

- 逻辑存在是另一回事，它本身具有自己的地位：从我们开始运用逻辑的那一刻起，也就是从我们必须操作能指的那一刻起，就有了主体。

至于事实存在——也就是在说话的存在者层面上，有主体这件事会产生某种结果——，它同一切事实存在一样，要求某项表述已经建立起

来。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证明，这项表述会直接扣住事实；也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仅仅由于某些活着的或别的存在者说话，它们就会因此以直接方式被规定为主体。

“当且仅当”正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一点。我在这里重新告诉你们一些我们必须再次经过的表述；但这些表述本身如此不寻常，又如此少有人开辟，以致我认为有必要先向你们指出我接下来所要说明之事的总体路线。

对象(a)源于一项逻辑结构的操作。这项操作不是 in vivo［在活体中］进行的，甚至也不是在活物之上进行的；严格说来，也不是在“身体”一词为我们保留的那种含混意义上［在身体上］进行的……它不一定就是那“一磅肉”[注1]，尽管它可以是；而且归根到底，当它是的时候，事情倒也安排得不坏……不过，很明显，在这个如此少被把握的“身体”实体中，有某种东西适于接受这项尚待我们确定的逻辑结构操作。你们知道：乳房、粪块[注]、凝视、声音——这些可以拆离、却又完全连在身体上的部件，正是对象(a)所涉及的东西。

> [注1] 参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 [注] Scybale 是罕见的医学旧词，指肠内坚硬成块的粪便，而不只是泛称“粪便”；译作“粪块”，以保留它可分离、成块的物性。

因此，为了形成 (a)，既然我们要求自己保持某种逻辑严谨，就先只在这里指出：必须有“现成可供出它的东西”；眼下这可以让我们满足。但这毫无帮助！对于我们必须推进的事情，它毫无帮助：要形成幻想，必须有“现成可承载它的东西”[注]。

> [注] 原文先后使用 prêt à le fournir（随时可供出它）与 prêt à le porter（随时可承载它）；后者同时借用了 prêt-à-porter“成衣、现成可穿”的固定说法，并引向下文幻想的“承载面 / 框架”。

请允许我在这里以最具挑衅性的形式表述几项论题。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把这个领域从那些捕获场中剥离出来；这些捕获场不可抗拒地使它回到最根本的幻象，也就是所谓“心理经验”。我接下来要提出的，正是今年将为你们逐一展开的一切所要支撑、奠定并显示其一致性的东西。

所谓展开，我早已说过，这件事很久以前就已经完成。在我研讨班的第四年，我讨论了客体关系；关于对象(a)，涉及对象(a)同大他者之关系的结构时，一切都已经说出。尤其是下面这项提示已经为它作了充分而明确的开端：孩子的主体结构将取决于母亲的想象界。当然，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这项关系如何以严格的逻辑术语得到表述，也就是如何从根本上归属于能指功能。

不过，必须注意：对于当时试图概括我在这个方向上所能指出之物的人来说，哪怕最小的错误……

我的意思是，当时可以被称作主体、对象——这里是爱之对象意义上的对象——以及超出后者的、我们今天所谓对象(a) 的这三项功能中，只要对任何一项的归属发生偏差……哪怕最小的错误，也就是诉诸“主体的想象”，都会遮蔽当时试图勾勒的那项关系。

如果不把对象(a) 的功能置于大他者本身的场域中，［便会使某人写出？］例如，在倒错者的地位中，阳具对他发挥的功能与关于性交的施虐理论同时构成了决定因素[注]。

> [注] 此句转录存在实质异文。Staferla 底本作否定式 Ne pas situer… [amène un tel à écrire ?]；J.L. 速记本（1966 年 11 月 16 日，扫描页 7）则可辨为 C’est à situer…，其后又有删改和难辨字迹，整句仍不通顺。译文暂按 Staferla 的上下文重构，并以方括号和问号保留不确定性，不据此改写原文。

其实全然不是如此；这两项作用是在母亲的层面上运作的。

因此，我推进自己在这里要说出的东西：要形成幻想，必须有“现成可承载它的东西”。幻想承载着什么，又是什么承载幻想？承载幻想的东西有两个名称；如果你们愿意把“实体”这个词还原为我去年所表述的那项曲面功能，那么这两个名称所关涉的是同一个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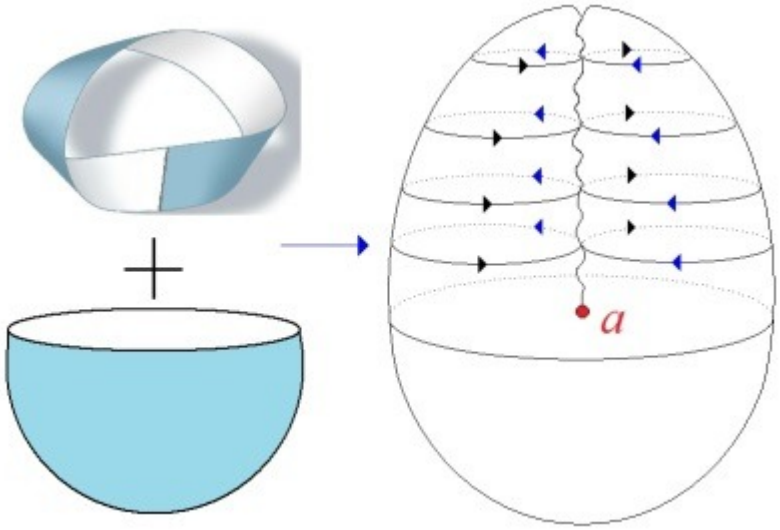
为了让我们的逻辑表述运作起来，我们需要这个原初曲面。你们已经知道它的若干形态：它们是封闭曲面，具有气泡的性质，只不过并非球面。

姑且把它们称作“泡状曲面”；我们会看到，实在界中这些气泡的存在由什么推动、又连着什么……我称作“泡状曲面”的这项曲面，严格说来有两个名称：欲望与现实。

费力表述“欲望的现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原初层面，欲望与现实具有一种没有切口的织物关系[注]；所以它们不需要缝线，也不需要被重新缝合。说“欲望的现实”并不比说“正面的反面”更恰当：这里只有同一块织物，它具有正面和反面。

> [注] 本句以 texture / coupure / couture / recousus 串联“织物—切口—缝线—重新缝合”。J.L. 速记本（扫描页 8）原打字 sans doute 被手写改为 coupure；Staferla 底本吸收了这一校改。译文逐项保留这些织物与缝纫词，不把它们抹平为抽象的“连续性”。

而且，这块织物的编织方式还使我们能够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因为它没有切口也没有缝线——从一面走到另一面。正因此，我曾如此着重地向你们介绍所谓射影平面的结构；在黑板上，它以所谓主教冠或交叉帽的形态得到图示。能够毫无察觉地从一面走到另一面，恰恰说明这里只有一面——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面。




不过，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曲面一样——莫比乌斯带就是它们的一种局部形态——，仍然存在正面与反面。必须从原初层面上提出这一点，才能提醒我们：在任何切割以前，正面与反面的区别已经在那里；这项区别如何得到奠定。

很清楚，谁若像数学家为说明曲面功能而谈到的那些小动物[注2]一样，完全处在这个曲面之中、整个地卷入其中，那么对于正面与反面这项明明确定的区别，他也会一无所见；换言之，绝对什么也看不见。

> [注2] 参见亨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68，第二部分第三章“黎曼几何”：“设想一个只由没有厚度的存在者居住的世界；再假定这些‘无限扁平’的动物全都处在同一个平面内，并且无法离开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疑只会赋予空间两个维度。”

在我向你们介绍、从射影平面一直排列到克莱因瓶的那些曲面中，凡是涉及所谓外在性质的东西，都可以延伸得很远。我的意思是：当我用图像向你们呈现这些曲面时，在你们看来最显而易见的大部分东西都不是曲面本身的性质；它们是在第三维度中取得功能的。

甚至环面中央的孔洞，你们也不要以为一个纯粹环面式的存在者会察觉到它的功能！

然而，这项功能并非没有后果，因为大约——天哪——差不多六年前，我已经试图依照它来表述神经症中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当时听我讲的人中有些今天仍在这里，我在第一排就看见了几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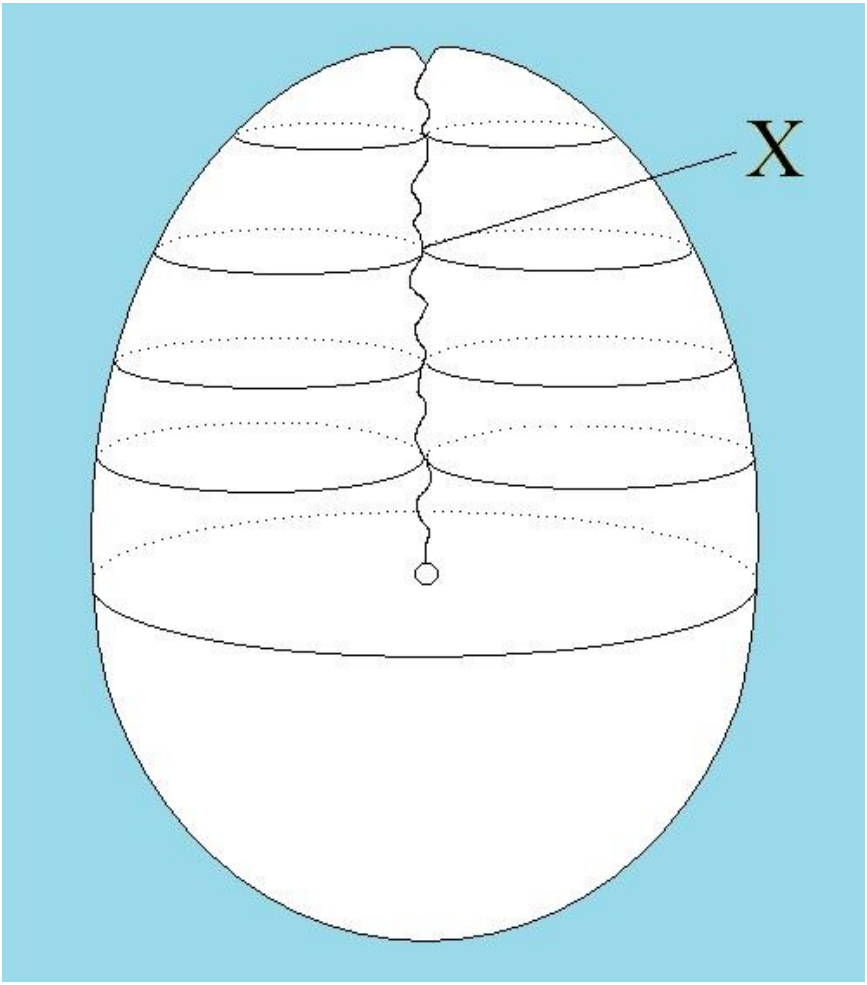
这里所涉及的，确实是这个第三维度，也就是曲面中的大他者本身。正是相对于大他者，并且因为那里有这另一个项，我们才能谈论正面与反面的区别；但这还不是现实与欲望的区别。原初地说，在大他者的场所、在大他者的话语中，什么是正面、什么是反面，就像抛硬币一样取决于哪一面朝上[注]。这同主体丝毫无关，理由是主体尚未出现。

> [注] Pile ou face 字面指硬币的两面，即“正面还是反面”；它同本段反复出现的 endroit / envers（正面 / 反面）相互牵引。译文保留“抛硬币”，不把它仅仅抽象化为“偶然”。

主体始于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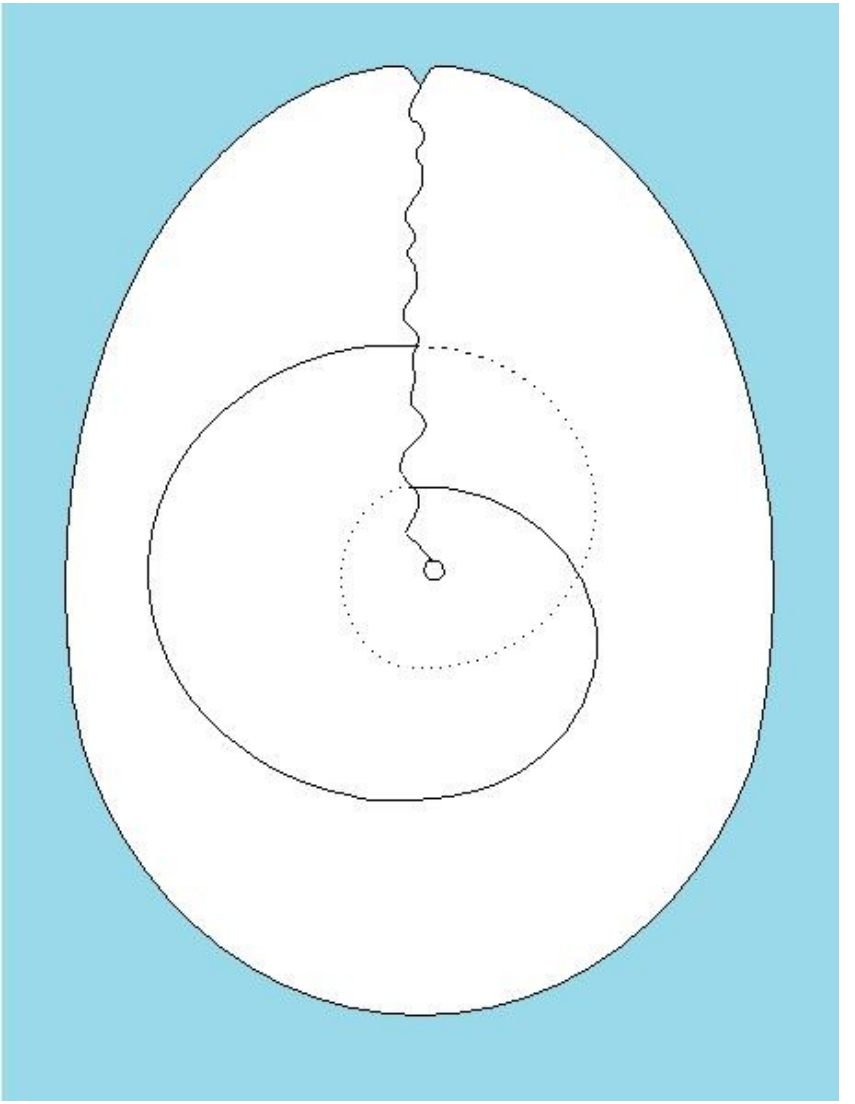
在这些曲面中，让我们选取最具示范性的一个，因为它最容易操作；也就是我刚才称作交叉帽或射影平面的曲面。作出一次切割，但不是任意切割；我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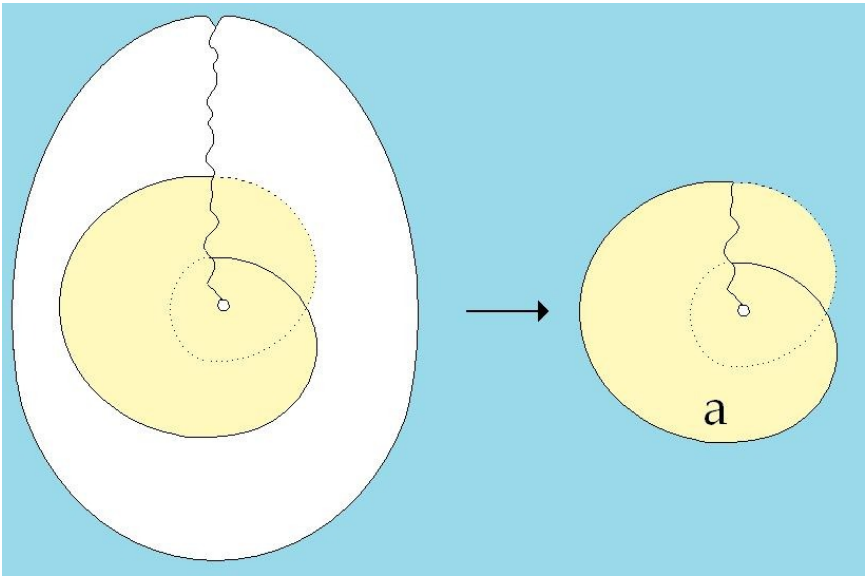
我要为那些对这些图像还保有印象的人再提醒一次：如果——我再说一遍——以一种纯粹图像式、却又必不可少的方式，把它呈现在这个泡状曲面上：




它的曲面壁——姑且称为前壁和后壁——在这里［X］沿着这条同样是想象出来的线彼此交叉。　　我们就是这样表征有关结构的……任何划

开、任何穿过这条想象交线的切割，都会使曲面的结构发生彻底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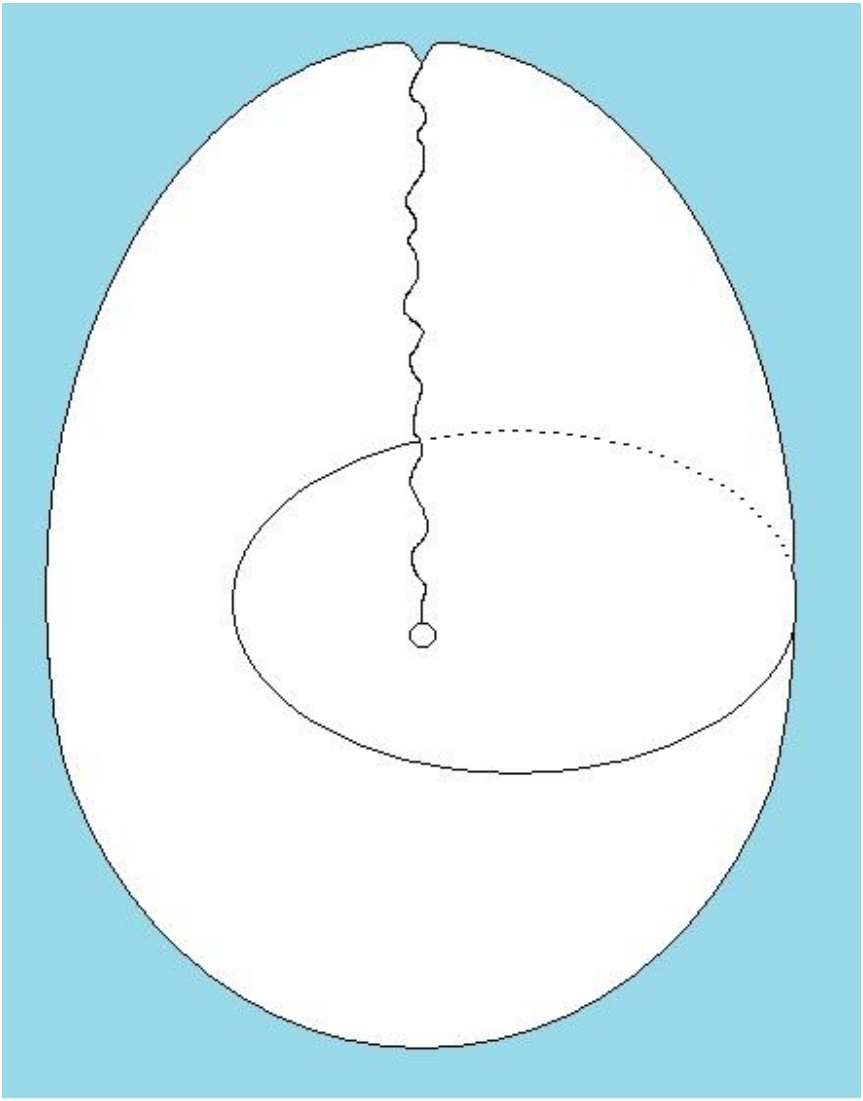

- 也就是说，这整个曲面都会变成我们去年学会从中切出的、名为对象(a) 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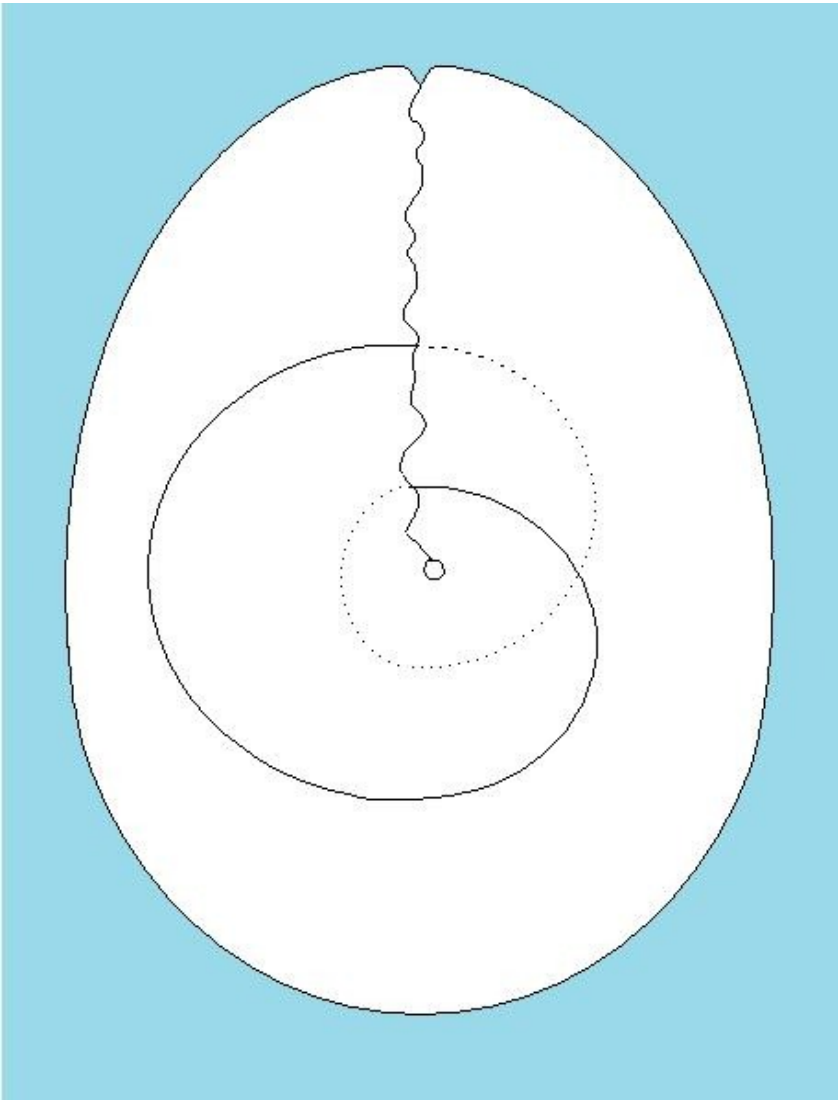
- 也就是说，整个曲面会变成一个可以压平的圆盘，具有正面与反面；而且必须说，除非越过一条边界，否则无法从其中一面走到另一面。

这条边界恰恰使这种跨越成为不可能；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它的功能。

首先，in initio［起初］，泡状曲面经由第一次切割——这次切割富含一种不会立即映入眼帘的蕴涵——变成一个对象(a)。对象(a)保留着同大他者的根本关系，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必须具有这项关系，任何东西才能由此得到说明。

事实上，仅凭这一次切割，主体尚未出现；能指在实在界中建立的泡状曲面，经由这次切割首先让作为异质对象的对象(a) 掉落下来。只要看清这里指出的结构中这次切割究竟如何，就既有必要、也足以看清：它只须简单地加倍，便具有重新接合自身的性质——换言之，作一次切割同作两次切割是同一回事：





也就是把这里位于我两圈路径之间、而这两圈其实只构成一圈的裂隙，看作等同于第一次切割。事实上，第一次切割：

- 如果我把它撑开，这道裂隙就会实现出来；
- 可是，如果我在必须实施切割的织物中作出双重切割，我就会从中释放并恢复第一次切割所失去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正面同反面连续相接的曲面。我恢复了现实与欲望原初的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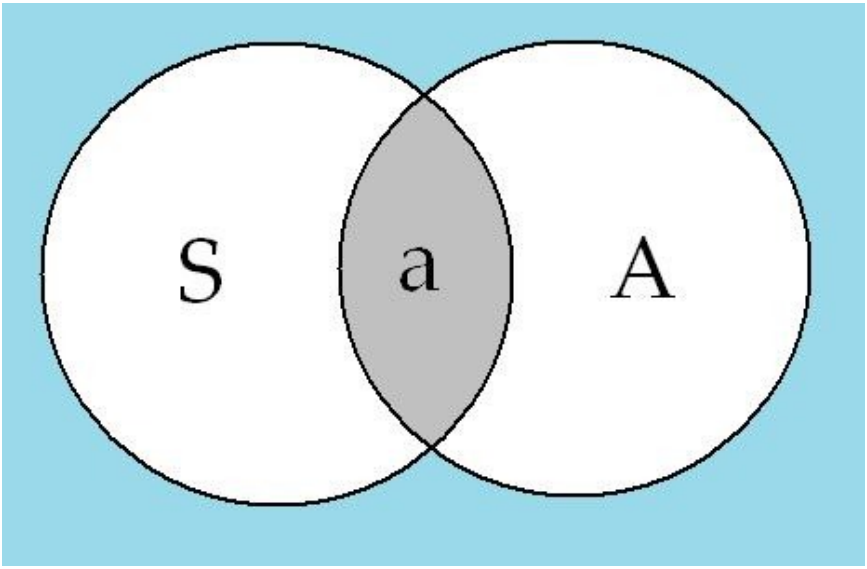
至于后来，我们会如何把我刚才称作“现成可承载幻想的东西”界定为“现实”，也就是如何界定构成幻想“框架”的东西；到时我们会看到：

- 现实——全部人类现实——无非是象征界与想象界的装配；
- 欲望处在我们称作“现实”的这套装置、这个框架的中心；严格说来，它同样就是遮盖某种东西的东西。正如我一向表述的那样，必须把后者同人类现实区分开；严格说来，它就是实在界。 实在界始终只能被瞥见——在幻想这副面具发生摇晃时被瞥见。这同斯宾诺莎说“欲望是人的本质”时所把握的，是同一件事。

说真的，“人”这个词是一项过渡性术语，在一个无神学（athéologique）的系统中无法保留[注]；
斯宾诺莎的系统并非如此。我们只须用下面这条公式替换斯宾诺莎的公式——精神分析若不认识这条公式，便会走向最粗陋的偏差：“欲望是现实的本质。”

> [注] Athéologique 并非通常的 non théologique（非神学的），而是带着构词痕迹的“无神学 / 去神学”；这里指一种不以神学保证为基础的体系。译文保留原词，避免把它平化为一般意义上的“非宗教”。

然而，［对象(a)］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没有它，我们便无法察觉这项关系的实际运作——，正是我曾借助欧拉圆这一旧有工具，试图为你们勾画成根本关系的东西。这种表征无疑并不充分；但如果把它同自身承载的逻辑结合起来，它就可以发挥作用：主体同对象(a) 的关系所涉及的东西，被界定为第一个圆；另一个圆——大他者的圆——前来同它相交，而 (a) 就是二者的交集：




正是由此，主体永远……

在这个从一开始便得到结构化的 vel［“或”］关系中[注]——三年前，我曾试图在那里为你们表述异化……主体只能把自身建立为同这个属于大他者的 (a) 之间的一项欠缺关系；除非主体想把自己安置在大他者之中，而那样一来，他同样只能拥有一个被这个对象(a) 截去一部分的大他者。主体同对象(a) 的关系包含着下列东西：当欧拉图被带到对“并

集”与“交集”这两种逻辑运算的简单表征层面时，它便取得了这项意义。

> [注] Vel 是拉丁语逻辑联词“或”。拉康在“异化”运算中用它表示一种带有丧失的强迫性“非此即彼”，而不是两个选项等价、可自由择一的普通“或”。

“并集”为我们描绘主体同大他者的联结，而“交集”为我们界定对象(a)。这两种逻辑运算合在一起，就是我曾置于原初位置的那些运算；我说过，(a) 是逻辑运算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这种运算必须有两项。

这意味着什么？泡状曲面的根本结构——我们首先把它称作欲望的织物——本质上是在一个流转着的欠缺表象中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在想象性关系的平面上，建立了一种同自我与他者意象之间的关系恰好相反的关系。我们会看到，自我具有双重幻象性：

- 它的幻象性在于：它受制于意象的种种变迁，也就是同样被交付给否认或伪装的功能；

- 它的幻象性还在于：它建立了一种被倒错化的逻辑秩序[注]。我们会看到，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这种秩序采取了怎样的公式；因为这套理论轻率地越过一条逻辑边界，假定在某个被设想为结构之原初时刻的时间点上，遭到排斥的东西可以被称作“非我”。

> [注] Perverti 与“倒错”同词根，但此处修饰的是逻辑秩序遭到扭曲、次序被倒置。译作“倒错化”是为了保留词根，并不把它直接当作临床诊断。

我们所反对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有关秩序在未被人知道、至少也未被人说出的情况下，已经包含语言的入场；它绝不容许这种互补关系。正是这一点会使我们在今年的表述中，把否定功能的讨论置于首位。

大家都知道，也可以在现在已经交到你们手中的这部文集中看到：我在圣安娜医院研讨班的第一年，由一场关于 Verneinung［否定］的讨论所主导；让·伊波利特先生的发言收录在这卷书的附录中，他极其出色地标出了弗洛伊德所说的 Verneinung 究竟是什么。那里对 Verneinung 的次生地位已经作出足够有力的表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绝不能承认它会一开始就在我们称作快乐与不快的第一次分裂层面上出现。因此，在由泡状曲面的结构建立、并构成主体织物的这项欠缺中，我们绝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如今已经因其引起的种种混淆而过时的“否定性”一词。

能指绝不可能……

即使出于入门教学的需要，曾不得不花一段时间把它的功能反复灌进听众耳中……能指……

而且人们可以注意到，我从未严格地把它本身这样表述过……能指不仅仅是支撑不在场之物的东西[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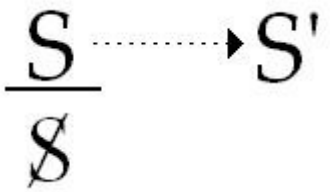
> [注3] 参见戈特洛布·弗雷格：“符号使缺席、不可见、并在某些情况下无法为感官所及的东西获得在场。”载《逻辑与哲学论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71，第 63 页。

只要 fort-da［“走了—在这儿”］游戏[注]关涉母亲的在场与缺席，它就没有穷尽能指入场的表述。能指并不指示不在那里之物，而是生成它。原初不在那里的，正是主体自身。换言之，在原初处，除了在对

象(a)中，并没有此在（Dasein）；也就是说，此在处于一种异化形式之中，并一直把关于此在的每一项言说行为标记到终点。这里是否还需要提醒我的公式：主体只有凭借一个能指、并且只为另一个能指才存在。

> [注] 德语 fort 意为“走了 / 离开”，da 意为“在那里 / 在这儿”；这里指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记述的线轴游戏。译作“走了—在这儿”，保留儿童发声同缺席 / 在场之间的对应。

算法如下：



S 只在为另一个能指时，才作为主体的代替项发挥作用。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就是：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的东西。它不在任何东西上取得咬合，也绝不构成任何东西；它同此在的绝对缺席完全相容。

至少有大约十六个世纪，埃及象形文字孤零零地留在沙漠里，完全不被理解。可是，对所有人来说，下面这件事显然一直都很清楚：每一个刻在石头上的能指，至少都为其他能指表征一个主体。若非如此，从来不会有人把它当作书写！书写无需对任何人意指任何东西，也仍然是书写；它作为书写，显明每一个符号都为后继符号表征一个主体。

如果我们把这称作 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下列想法符合经验中发生的事情：一个主体以被划杠主体的状态涌现；作为某种东西，它来自……

- 一个它被假定已经铭写在其中的场所；
- 并来到另一个它将在其中重新铭写自身的场所。

这恰好同我过去构造隐喻功能的方式一样；隐喻是遭压抑之物返回时所发生之事的模型：

$$\frac{S'}{S} \nearrow \frac{S}{s}$$

同样，正是相对于那个我们将会看到究竟是什么的第一能指，被它取消的被划杠主体 $\mathcal{S}$ 才会在某个位置涌现；而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给出一条尚未给过的公式：被划杠的主体本身，就是为一个能指——也就是它从中涌现的那个能指——表征一种意义的东西。我所谓“意义”，恰好就是我曾在某一学年开头让你们从这条公式中听到的东西[注4]：“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它可以译成法语中这

句话，而后者极好地描绘了你们思绪的日常秩序：“绿得逼人的烟黑色观念怒气冲冲地打起盹来！”[注]

> [注4] 参见拉康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4 年 12 月 2 日一课；例句由拉康引自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巴黎：Points/瑟伊出版社，1979。

> [注] 拉康并非逐词照搬英文，而以 vertement fuligineuses 重造冲突：vertement 既带“绿”这一构词联想，也可表示“严厉地 / 猛烈地”，fuligineux 则是“烟黑的、煤烟般的”。译文用“绿得逼人的烟黑色”保留颜色矛盾与副词意味。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情形，恰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些思绪全都指向那个主体欠缺的能指；主体一开始表述自己的话语，某个第一能指便成为这个欠缺的能指。也就是那个毕竟已经被所有精神分析家相当清楚地察觉、可是他们又说不出任何像样内容的东西——对象(a)。在这一层面，对象(a)恰好承担弗雷格以 Bedeutung［指称；原转录括注：signification］之名同 Sinn［意义］区分开的功能[注]。对象(a)是第一项

指称、第一项指涉物、第一项现实；它是一项留存下来的 Bedeutung，因为归根到底，它就是一切话语终结时思想所剩下的全部东西。

> [注] 在弗雷格的术语中，Sinn 与 Bedeutung 通常区分为“意义 / 涵义”与“指称 / 指涉”。底本方括号中的 signification 是转录者的释义，不宜据此把两个术语都译成“意义”。

- 也就是诗人[注5]在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时仍能写下的东西；他向自己的“母亲智性——甜美曾从您那里流淌——”发问：“这是怎样的疏忽，竟任您的乳汁枯竭？”

> [注5] 保罗・瓦莱里（1871—1945）。原注所引诗节为：“……惊异忽然攫住 / 一张正在饮吮的嘴，/ 它从诗歌的乳房上 / 移开唇边的绒羽：/ ——哦，我的母亲‘智性’，/ 甜美曾从您那里流淌，/ 这是怎样的疏忽，/ 竟任您的乳汁枯竭！”

- 也就是一道被攫住的凝视；它在临床医学诞生之时被传递下来[注]。

> [注] “临床医学的诞生”这一说法也呼应米歇尔・福柯 1963 年的同名著作；regard saisi 字面是“被攫住 / 捕捉到的凝视”，并不直接等同于福柯语境中通常所说的“临床凝视”，故正文保留其被动结构。

- 也就是我的一位学生最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讨会[注6]上选作主题，并命名为下列标题的东西：

> [注6] 1966 年 10 月 18—21 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讨会“结构主义论争：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论文集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于 1970 年在巴尔的摩出版，2007 年再版。居伊・罗索拉托的论文《声音与文学神话》见第 201 页。

“文学神话中的声音”［居伊・罗索拉托：The Voice and the Literary Myth］。

- 也就是如此多思想耗费以后[注]，以一堆伪科学杂物形式剩下来的东西；我们也完全可以直呼其名——正如我早就针对一部分精神分析文献所做的那样——，它就叫作：屎。况且，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只要在有关对象(a) 功能的推理中发生一点点偏差，其中某位作者便完全可以表述说，阉割情结除了被委婉称作“肛门对象”的东西以外，没有其他支撑。

> [注] Pensées dépensées 以同根词形成“思想 / 耗费掉的思想”的回声，也可以听成思想被“花掉”；随后语词继续下滑到 fatras（杂物堆）与 merde（屎）。正文用“思想耗费”保留这条声音和意义的连锁。

因此，这并非纯粹评价式地贴上一枚标签；毋宁说，这是作出一项表述的必要性，而仅仅说出这项表述就应当让我们留心，因为它终究出自一些最有资格的笔端。今年，在建构幻想的逻辑时，我们的方法也将是显示精神分析理论究竟在哪里绊倒。我终究没有说出这位许多人都认识的作者姓名。请听清楚：这种推理错误本身仍是经过推理的，也就是说，可以受到理据的盘问与追究[注]；但它并非必然！

> [注] 原文以 raisonnée（经过推理的）与 arraisonnable（可被说理、盘问或拦截的）围绕 raison 形成双关；译文保留“理据 / 追究”的两层作用。

而有关的对象(a) 可以在某篇文章里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其价值却不会自行显明。我们会有机会在若干文本中展示这一点。归根到底，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尽快把这些文本相当广泛地分发给你们，作为实际练习；只要我手头有足够多的副本——现在大致已经如此。

等我们必须进攻某个语域时，这件事就会到来。不过从现在起，我仍要标出是什么阻止我们接受某些对我的隐喻功能所作的解释……

我的意思是，我刚才已经给出其中最不含混的例子……也就是把隐喻功能混同于任何会使它成为一种比例关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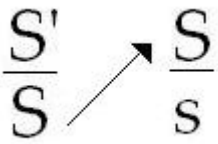
当我写道，替代……

把一个能指嫁接[注7]到能指链上，以它替代另一个能指……是全部意指的源头与起源时，我所作的表述，应当依照今天这条公式来正确解释；我通过这个被划杠主体本身的涌现，把它交给了你们。

> [注7] 法语 enter：园艺用语，指把接穗或嫁接部分置入植物茎干上预先开好的切口；木工用语，指把两段木料端对端开槽接合。

这要求我们承担一项任务：赋予它自身的逻辑地位。

不过，为了立刻向你们显示这项任务何等紧迫，或者至少为何必要，请注意：下列四项关系曾被混同为比例关系：



$S'$、两个 S，以及所指的小写 $s$；对于这个关系，我的一位对话者……

佩雷尔曼先生——他是一部论证理论的作者，重新推进了曾被抛弃的修辞学……用这个关系来表述隐喻。他在那里看见类比功能，并以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为基础：第三个能指重新产生这项关系，

让一个理想所指涌现；他由此奠定隐喻的功能。当时我已经对此作出回应。

只有从这样的隐喻中，才可能涌现出人们给出的下列公式：

$$\frac{\frac{S'}{s}}{\frac{S}{S}}$$

$S'$ 位于意指的小写 $s$ 之上，高踞于第一层铭写的顶部；而这第一层的 Underdrawn［下绘层］、Unterdrückt［被压抑者］[注]，也就是使无意识实体化的另一层，则由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之间的奇特关系构成。人们还告诉我们，语言正是从那里取得自己的压舱物。

> [注] 此处各版本有异文。Staferla 底本列出 Underdrawn 与 Unterdrückt；J.L. 速记本（扫描页 17）只见 Unterdrückt。Rodríguez Ponte 校勘本也保留两词，但在注中记录了 J.L. 的单词异文。译文随当前底本保留二者：英语 Underdrawn 按构词译作“下绘层”，德语 Unterdrückt 则是“被压抑者 / 受抑制者”。

我想你们现在已经感觉到，这条所谓“缩减语言”的公式建立在一项错误上：它把比例结构引入了这项四项关系。我们也很难看出它能产生什么，因为这样一来，S/S 的关系变得相当难以解释。在“缩减语言”这项参照中，我们看不出还有别的意图——况且这项意图已经得到承认——，无非就是缩减我们的公式“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而这条公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当逐字理解。

今天看来，我无法完成向你们宣布的五个要点；但我仍可以为你们重重标出那项处在全部结构关键处的东西，也就是那项使有关工作得以如此表述的东西……

确切地说，它出现在我刚才谈到的那本小文集开头；那一开头涉及我同听众关系的转折，而构成这项转折的是博讷瓦尔研讨会……若以一个所谓“缩减语言”的神话为基础，像这样构造任何关于无意识的推论，都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任何能指，无一例外，按其本性都绝不可能意指自身。

时间已经很晚，我不会匆忙迫使你们写下全部集合论的这项开端；它意味着，这套理论只有从一条所谓限定（分离）公理[注]出发才能运作。也就是说，只有另一个集合能够由此得到界定时，让一个集合运作才有意义：第一个集合中的某些 $x$ 自由地满足某一命题。“自由地”意味着不依赖任何量化，无论是“少数”还是“全部”。

> [注] Axiome de spécification 是集合论中通常也称 axiome de séparation 的公理模式：从既有集合中按某项性质限定出一个子集；它不是拉康有关主体的“分离”操作。译文同时保留“限定”和通行的“分离”名称，以免混淆。

由此产生——我会用这些公式开始下一课——，由此产生下列结果：一旦设定任意一个集合，我们就在其中界定一个命题；我曾把这个命题标作规定某些 $x$ 的 $y$，而它的内容仅仅是“$x$ 不是它自身的成员”。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只要有人想引入“缩减语言”的神话，下面这件事便会随即强加自身：存在一种并未得到缩减的语言，也就是例如构成“能指集合”的语言……[注]

> [注] 法文在此停成未完句，下一段转而陈述“能指集合”的性质；Staferla 底本与 Rodríguez Ponte 校勘本都保留了这一口语中断。译文不擅自补出原文中不存在的主句。

“能指集合”的特性必然包含下列事实——只要我们承认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有某种东西不属于这个集合。语言不可能得到缩减，理由很简单：语言不可能构成一个封闭集合。换言之：“没有话语宇宙。”

如果有人难以听懂我刚才的表述，我只提醒一件自己过去已经说过的事情：我刚才说出的真理，曾在集合论建立的天真时期以含混形式出现，也就是人们错误地称作“罗素悖论”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悖论，而是一幅图像：由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构成的目录。这意味着什么？

相关知识卡 罗素悖论的目录形式与拉康的循环改写

- 要么它包含自身，于是同自己的定义矛盾；
- 要么它不包含自身，于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绝不是什么悖论。只须声明：制作这样一份目录时，人不可能把它编到终点；而且事出有因。

然而，我刚才用“在话语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包含一切”这条公式说出的命题，严格说来促使我们在操作所谓“全部”与“部分”时格外谨慎；它还要求我们一开始就严格区分下列东西——这会是我下一课的主题——：把大写的“一”同总体性区分开。我刚才恰恰已经驳回总体性，说在话语层面不存在宇宙；这无疑使我们能否在任何别处假定它更加悬而未决……还要把大写的“一”同计数的 1 区分开。后者按其本性会隐退、会滑走；它只有至少重复一次，并重新闭合到自身之上，才能成为 1，从而在起源处建立我们所涉及的那项欠缺：也就是建立主体。

# 第2课 · 1966年11月23日

我会试着为你们勾画几项本质而根本的关系；在我们开始处理今年的主题时，必须先把它们确立下来。我希望不会有人以它们“抽象”为由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词本身并不恰当。

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我所提出的东西再具体不过；即使这个主题不具备许多人用“具体”一词所联想到的那种厚实质感。问题在于使你们切身感觉到某些命题；迄今为止，我只以近似格言的形态提出过它们，让它们在我们话语的某个转折处承担公理作用，例如下面这条：

“没有元语言。”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这条公式看起来恰恰同全部现成材料背道而驰——即使不是同经验中的材料，至少也是同那些试图奠定语言功能之人的著作背道而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至少会在语言中划出若干差异，并认为最好以此为起点；例如从一种对象语言［罗素］出发，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若干层次的区分。

这种操作行为本身似乎确实意味着：为了谈论语言，人使用了某种并非语言本身的东西；它会以一种不同于语言运作秩序的秩序，把语言包裹起来。这些显现在话语、显现在所说之物中的表面矛盾，应当在某项功能中得到解决。在我看来，至少要借助某条能让我特别针对当前论题开启这项功能的路径，把它分离出来，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若不参照有关东西，幻想的逻辑便绝不可能得到表述；为了先作预告，我用下面这个词给它作出标记：书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就是你们从这个词的通常内涵中所认识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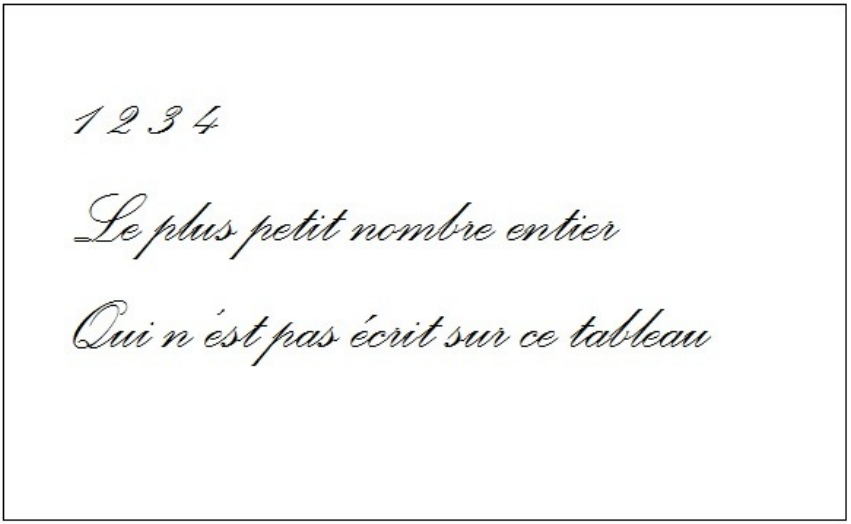
不过，我既然选择这个词，它同我们必须说出的东西就必然具有某种关系。今天我们必须不断操作的一个要点恰恰是：说出某物以后把它写下来，同写下“人正在说它”，不是同一回事。后一项操作才是书写的本质功能；我正要从这个角度显示，书写对于今年主题中最切合我们自身的那些参照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这一点从开端处就呈现出悖论性的后果。归根到底，为了唤醒你们，何不换一个角度，从我已经向你们呈现过的东西重新出发？我想，人们并不能因此说我在重复自己。

在这里受到搅动的这些东西，按其本性往往会这样涌现……

它们会从某个角度、某条斜径、某道刺穿曲面的棱边涌现；而仅仅由于说话，我们便不得不站在这个曲面上……它们会在取得一项功能以前的某个时刻显现。下面就是我有一天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注]：

> [注] 当前 Staferla 底本在这里直接给出黑板图。J.L. 速记本与 Rodríguez Ponte 校勘本还保留了一段课堂动作：拉康请一位女士画框，写下 1、2、3、4 和“没有写在这块黑板上的最小整数”，其间伴有笑声。译文不把底本缺失的话语补入正文，但图中保留了书写结果。




它本来也可以被画成一个小人物，嘴里冒出漫画所谓的对话气泡；那样一来，你们会一致同意答案是　5，而我也不会反驳你们。很清楚，从“没有写在这块黑板上的最小整数”这句话被写下的那一刻起，数字 5 就已经由于这个事实本身被写在黑板上，因而遭到排除。你们只能继续追问：我们寻找的最小数会不会碰巧是 6。

可是，你们又会落入同样的困难：一旦你们以“没有写在这块黑板上的最小整数”为名提出数字 6，数字 6 就已经写在黑板上。如此等等……

这同许多悖论一样，只在于我们想用它来做什么才有意义。接下来的内容会向你们显示：沿着这条使书写呈现某种谜题的路径，引入书写功能也许并非无用。这里严格说来是一个逻辑谜题；要让你们看见书写装置同所谓逻辑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办法并不比别的办法更差。

还有一点从开端处也值得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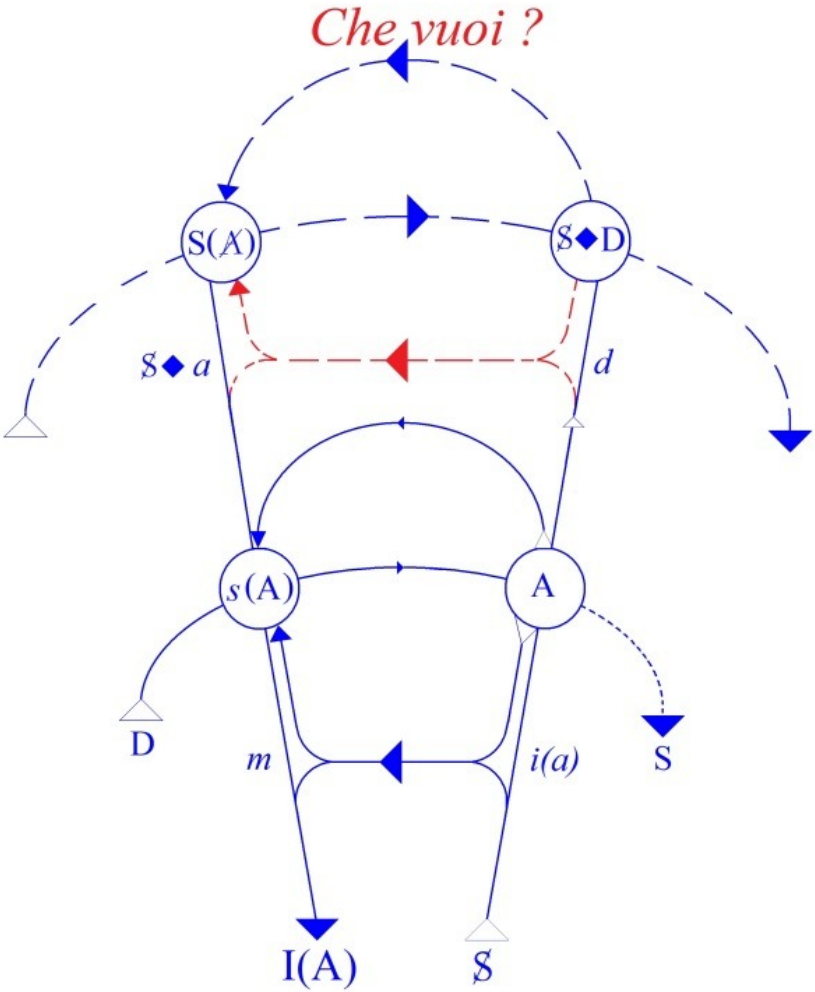
在座大多数人已经对此具有足够认识；对于全无认识的人，这也可以成为一个着力点……我要借此提醒他们：一些新的“步伐”[注]绝不可能被吸收进古典或传统逻辑的框架。它们无疑是新的，因为已经走得很远。逻辑的新发展完全同各种书写游戏连在一起。

> [注] 法语 pas 既是“步伐”，又是否定结构中的“不”；原文把它加上引号，并立即置入 ne peuvent（不可能）这一否定句。译文以引号保留这层声音上的叠合。

让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谈论语言功能。为了表述无意识主体究竟如何，我构造了那张图式。我不得不一层一层地构造它；对于当时的听众，最低限度也只能说，他们听我讲时总显得勉强，不肯轻易跟上。这张图式的作用，是把言语功能中的有关东西排列起来；这些东西由语言结构所必需的场域、话语所要求的通道，或者我所谓“能指的狭道”加以界定。

在这张图式的某处，下方那条线的右侧，写着大写字母 A。

如果有人能把这里擦掉，我可以很快为不认识这张图式的人把它重新画出。




这个小写 a［拉康口误，实际为大写 A］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大他者的场所等同；所有可以称作陈述的东西——取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也都在这里产生。换言之，它构成了我曾顺带称作“能指宝库”的东西；原则上，这个宝库并不局限于词典中的词。

正是在构造这张图式的同时，我开始谈论妙语；我从一个侧面切入，在当时的听众看来，这也许最令人意外、最难把握，却恰恰是避免一切混淆所不可缺少的……

那项非意义性的特征（non-sensical）[注]……

> [注] 拉康刻意不用法语 insensé（荒谬、疯狂），而借英语 nonsensical / non-sense 指向一种由切割和接收方式产生的“非意义”游戏。这里不是判断妙语“毫无道理”，故译作“非意义性的”。

不是“荒谬”，而是接近英语用 non-sense［非意义］一词极好地界定并让人听到的那种游戏……妙语中具有这项特征；归根到底，为了让人听出我试图从中分离出来的维度，我当时曾显示它同下列东西的亲缘关系……

至少在接收层面、在鼓膜振动的层面……它同我们在一段试验时期所谓个人消息具有亲缘关系。所谓个人消息，也就是任何陈述，只要它以非意义性的方式被切割出来。上次我已经提到这一点，当时我再次引用了那句著名的 Colourless green ideas, etc.［“无色的绿色观念……”］。

因此，全部陈述——我没有说“命题”——同样构成位于 A 中的这个话语宇宙的一部分。

现在提出的是一个严格的结构问题；我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正是它赋予这句话意义。在我的言说行为中，这句话是一项同义反复，因为我把结构等同于“像语言一样”；而今天，我会试着让有关结构就在你们面前运作起来。

这个话语宇宙既然包含能指的这套游戏，它究竟如何？它界定隐喻的两个维度之一：能指链始终可以经由替代操作，让另一条能指链“嫁接”到自身之上。

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又意指一种滑动；这项滑动来自没有任何能指专属于任何一项意指。

我们已经提醒了话语宇宙的这种流动性；它容许一片变动之海——mer，m、e、r[注]——，让构成种种意指的东西不断变化。在这个本质上流动而短暂的秩序中，正如我过去说过的那样，任何东西都只能依靠我以隐喻方式称作“绗缝点”的功能得到固定。今天，我们要从唯一一条“公理”出发，追问这个话语宇宙；问题在于知道，这条公理能够在话语宇宙内部规定出什么。

> [注] 拉康把 mer（海）逐字母拼成 m、e、r：一方面把意指的流动具体化为“海”，另一方面又让“海”本身显出由字母书写构成的面貌。

这条公理就是我上次提出的：能指……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用“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一个主体”这项功能界定能指……那么，当能指面对自身、面对自身作为能指单位的重复时，它表征什么？答案由这条“公理”界定：任何能指……

哪怕——而且恰恰在它确实如此时——被还原到我们称作字母的最低限度形态……也不可能意指自身。数学用法恰恰在于：当我们在某处写下一个大写字母 A——你们知道，不只是在代数练习中——，随后会再次取用它，仿佛第二次使用的始终还是同一个 A。

不要拿这一点反驳我；今天我不是来给你们上数学课的。你们只须知道，对字母的任何正确用法作出陈述——哪怕是在今天同我们最接近的例子中，例如在马尔可夫链的运用中——，都要求每一位教师先走过一个近似入门教学的步骤；马尔可夫本人也这样做：必须让人清楚地感觉到，第二次使用 A——况且这种同一性完全只是表面的——来表征第一个 A，仿佛它始终是同一个，其中存在怎样的绝境、任意性与绝对不可辩护性。

这种困难处在数学使用这项所谓同一性的原则位置。今天我们并不明确处理它，因为这里谈的不是数学。我只想提醒你们：正是那些有时至少表面上会以违背这项原则的方式使用能指的人，也承认下面这项基础——能指并没有根据去意指自身。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使用借助什么中介成为可能，但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走远。

我只想继续自己的论述，不再让你们疲惫。它的内容如下：

- “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这项原则，在这个话语宇宙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 这个话语宇宙归根到底由一切可以说出的东西构成，那么这条公理会在其中规定出什么？
- 这项规定属于哪一种规定？而且，这条公理所决定的这项规定本身是否构成话语宇宙的一部分？

如果它不属于话语宇宙，对我们来说当然就会构成一个问题。我再说一遍：“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这项公理陈述所规定的东西，将因此成

为某种本身不在话语宇宙中的东西；可我们刚刚才承认并说过，话语宇宙涵盖一切可以说出的东西。

我们是否会由此得到一项推论：像这样无法构成话语宇宙一部分的东西，也绝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说出？当然，很明显，我既然正在谈论并把它带到你们面前，就显然不是为了告诉你们，它属于那种不可言说的主题。你们知道，单凭一致性的要求，而且无需因此加入维特根斯坦先生的学派，我就认为：谈论不可言说之物是徒劳的。

在抵达这样的公式以前——归根到底，你们很清楚，我并没有为你们削弱它的突起，也没有遮掩它构成的绝境，因为我们还必须回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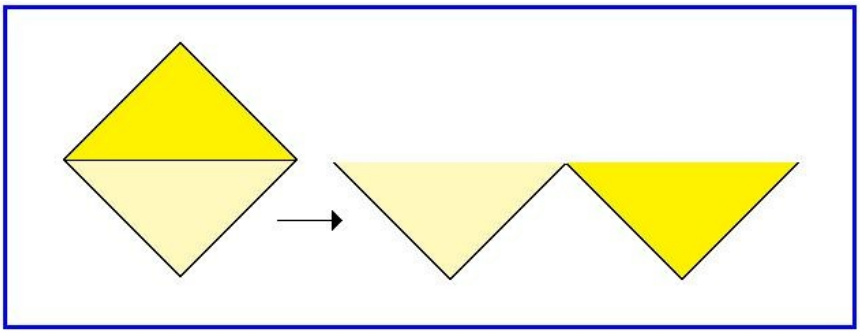
我确实正在尽力铺平道路，让你们能够跟随我试图带你们进入的东西……我们先认真检验下面这一点："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这条公理所规定的东西，仍然构成话语宇宙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必须设定什么？

问题所涉及的，也就是我用"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这一形式说出的关系所规定的东西……

让我们任意取用一个小符号，它服务于这种以书写为基础的逻辑。这个"W"（形如 ∨）具有一种你们会认出来的形态——这类游戏也许并非纯属偶然——：它像是我的菱形符号被掀翻了顶盖，像一只小盒子

被打开。在集合逻辑中，W　　用来标示排斥；换言之，它标示拉丁语的“或”——用 aut 表达的“非此即彼”[注]。

> [注] 此处不是上一课异化公式中的 vel，而是排斥性的 aut：“二者取一”。底本以 W 代写图中从 ◊ 水平剖开得到的 ∨ 形；这也不宜直接等同于现代形式逻辑中通常表示包容性析取的 ∨。



……能指以重复形态出现时，只能在第一次运作或第二次运作这二者择一的情况下发挥功能；两次运作之间存在一道根本裂隙。“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的含义正在这里：$(S)\ W\ (S)$。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假定这条公理在话语宇宙中作为规定所决定的东西，可以由一个能指 B 来标示。B 是一个本质能指；你们会注意到，它很适合承担这条公理所明确的内容：在某种关系中、并且从某种关系出发，它不能产生任何意指。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我们用下列特征来规定能指 B：它可以说是标记了这项不育性。

能指本身恰恰具有下列特征：它并不必然、也远非一开始就会产生一项意指。因此，我有权用能指 B 来符号化这项特征：能指同自身的关系不产生任何意指：$B \lozenge B$。

不过，让我们先从一件看来确实不得不承认的事情出发：我正在向你们说出的某种东西，终究构成话语宇宙的一部分。让我们看看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因此，我暂时使用自己的小菱形符号——归根到底，这在我看来并无不妥——来说 B 构成 A 的一部分，B 同 A 具有一些关系。今年我无疑必须为你们不断调动这些关系的丰富性；上次，我通过以一切可能的二元方式分解这个小符号，已经向你们指出了它的复杂性：$B < A$。

那么，问题在于知道，这里是否会产生某种矛盾；也就是……

正因为我们写下了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我们是否可以接着写：这个 B 并不是意指自身；但是，它既然构成话语宇宙的一部分，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够按我们所谓“规定”的特有方式写成下列关系的东西：B 构成自身的一部分。

问题显然出现了：“B 是否构成自身的一部分？”

换言之，这里涉及规定概念的根基，也就是我们已经学会区分为若干逻辑变体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在座已经有足够多人知道，集合的运作不能严格叠合于类的运作；但所有这一切在起源处同样都必须扎根于这项规定原则。

在这里，我们面对某种东西；它同我上次提醒的罗素悖论之间的亲缘，应当已经足够响亮地传进你们耳中。这里，我用同我们有关的术语来表述集合的功能……

只要集合的功能做了某件我自己尚未做的事情——因为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引入它，而是为了让你们停留在一个逻辑上更在先的场域——，你们便可以借此机会引入并试着把握一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奠定了所谓集合论装置的运作。今天，集合论无疑呈现为一切数学陈述的彻底原初基础；而对于那些认为逻辑无非就是数学符号系统所能把握之物的人来说，集合功能同样会成为全部逻辑奠基的原则——我质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如果存在一种幻想的逻辑，那正是因为，相对于一切被浇铸进形式化狭道的逻辑，它更具有原则性；我已经说过，现代逻辑在这些狭道中显示出如此丰产。现在让我们试着看看，罗素悖论覆盖了某种同黑板上内容相去不远的东西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只是把某一类能指这一事实提升为包罗一切之物，而且还把这种能指当作了一个类。多么奇怪的错误！

例如，以“过时的”这个词本身已经过时为由，说它表征一个把自身也包括在内的类，这无疑是一项小小的障眼法；它唯一的作用，是把那些不意指自身的能指奠定为一个类[注]。可是，我们在这里恰恰设为公理的是：“能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意指自身。”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从这里设法处理问题；哪怕只是为了看清，“过时的”这个词为何可以被刻画为过时的，也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说明。这里绝对必须引入主体的分裂。

> [注]　例子混合了词的“使用”与对词的“提及”：前一个“过时的”是被谈论的词，后一个是对它作出的谓述。Rodríguez Ponte 校勘本还记录 ALI/2 的质疑：依这个例子，似乎应当说“意指自身的能指”，底本却作“不意指自身”。译文不静默改正这一可能的口误，因为拉康随即以主体分裂来拒绝这种自谓分类。

不过，先放下“过时的”，从罗素所建立的对立出发；他在下面这条公式中标出某种矛盾：$B < A\ /(S)\ W\ (S)$。这涉及 A 的一个子集 B；B 的地位无法得到保证，因为它在另一个集合 A 中由下列特征规定：A 的一个元素不包含自身。

是否存在某个由“不包含自身的元素存在”这一命题所界定的子集？

在这个条件下，显示其中的矛盾当然很容易。我们只须取一个元素 $y$，让它作为 B 的元素构成 B 的一部分：$y \in B$［∈：属于……；∉：不属于……］；随后便能看见，把它同时作如下处理会产生什么后果：

- 它作为元素构成 A 的一部分：$y \in B,\ y \in A$；
- 而且它不是自身的元素：$y \notin y$。

一旦用 B 替换 $y$，矛盾便会显露出来：$B \in B,\ B \in A,\ B \notin B$。公式的作用如下：每当我们让 B 成为 B 的元素，由于公式各项彼此连带，而且 B 构成 A 的一部分，结果就是 B 不得构成自身的一部分。可是另一方面，当 B 被放到并替代这个 $y$ 的位置时，如果 B 不构成自身的一部分，从而满足公式右侧括号中的条件，那么 B 就是那些构成 B 之元素的 $y$ 之一，因而又构成自身的一部分。

这就是罗素悖论把我们置于其前的矛盾。

问题在于知道，在我们的语域中，我们能否停在这里；同时，我们可以顺便看清集合论所凸显的矛盾意味着什么。这样一来，我们也许能

够说出：集合论凭什么在逻辑中得到规定；换言之，相对于我们试图在这里建立的、更为根本的逻辑，它构成了怎样的一步。

在罗素悖论得到表述的这个层面上，有关矛盾恰恰系于——仅仅使用这些词就已经把这一点交给我们——我把它说了出来。因为，如果我不把它说出，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这条公式——确切地说，是第二条公式——作为书写保持成立；也没有任何东西说，它的使用会停在那里。

我在这里说的绝不是文字游戏，因为集合论本身绝对没有别的支撑，只有我把下面这件事本身写出来：凡是能够谈论元素之间差异的东西，全都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书写并操作构成集合论的字面游戏，就是把我正在说的东西本身写下：第一个集合可以同时由下列内容构成：

- 今天第一次为我的话语打字的这位可爱人士；
- 这块玻璃上的雾气；
- 以及此刻刚刚闪过我脑中的一个念头；
- ……这些东西之所以构成一个集合，是因为我明确说过：除了我能够在刚刚点名、而你们也完全看得出何等异质的这三个对象上，分别施加一道一元特征这个事实所构成的差异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差异。

因此，我们并不处在这样一种规定的层面上；我调动的是话语宇宙，所以我的问题并没有遭遇罗素悖论。也就是说，从下面这件事中推导

不出任何绝境或不可能：对于 B，我还不知道它的地位如何，但已经开始假定它可能构成话语宇宙的一部分；而 B 本身当然……

尽管由“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这项规定构成……也许能够同自身具有一种逃出罗素悖论的关系；这项关系会向我们证明某种也许就是 B 自身维度的东西。至于 B 以怎样的地位构成或不构成话语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事实上，我既然特意提醒你们罗素悖论的存在，大概就是因为我能够用它使你们感觉到某种东西。我会先以最简单的方式让你们感觉到它，然后再用稍微丰富一点的方式。

我先以最简单的方式让你们感觉到它，因为近来我已经准备作出一切让步［笑声］。

人们想让我说简单的事情；好吧，我就说简单的事情！不过，多亏了我的努力，你们毕竟已经受到足够训练，知道“理解”并不是一条如此直接的道路。即使我说的东西显得简单，也许你们仍会保留某种不信任……一份目录的目录：乍看之下，这里涉及的显然正是能指。它不包含自身，有什么值得我们惊讶的？当然，因为在我们看来，开端处已经要求如此。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份由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构成的目录，把它自己印在自身内部！

相关知识卡 罗素悖论的目录形式与拉康的循环改写

说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甚至连罗素勋爵将由此推出的矛盾也不能！

不过，让我们恰恰考虑这种可能性：为了不自相矛盾，它不把自身铭写在自身之中。

先取第一份目录：迄今只有四份目录不包含自身——A、B、C、D。

假定又出现一份不包含自身的目录，我们把 E 加进去。

设想第一份目录包含 A、B、C、D，第二份目录包含 B、C、D、E，这有什么不可思议？我们也不必惊讶，每一份目录都缺少那个严格说来可以指称它自身的字母。可是，一旦你们生成这个序列，只须把它沿着一个圆盘的边缘排列起来，就会看见：并不是因为每份目录都缺少一项、甚至缺少更多项，由这些目录构成的圆环就不能形成某种恰好对应于“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之目录”的东西。

只是，这条链所构成的东西会具有一项性质：它是由链条闭合而构成的一个多出来的能指。

这是一个不可计数的能指；也恰恰因此，它能够由一个能指来标示。因为它不在任何位置，所以完全可以让一个能指涌现，把它标示为多出来的能指——也就是那项无法在链条内部被抓住的能指。

我再举一个例子：目录最初并不是为了给目录编目录；它们按照某种名目 / 题名为在那里的一些对象编目。这里，titre 一词具有全部重要性[注]。

> [注] À quelque titre 可以是“以某种名目 / 资格”，而目录中的 titre 又是书名、题名。译文并列两义，因为下文正从目录转到书及其题名。

我们很容易沿这条道路继续走，重新开启所有目录之目录的辩证法；不过，我会转向一条更鲜活的道路，因为我终究必须给你们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一些练习：书。

看起来，我们同书一起进入了话语宇宙。

然而，只要一本书具有某项指涉，而且它本身也可以是一本必须在某个题名名下覆盖一定篇幅的书，它就会包括一份参考书目。这里出现一种东西，恰好能够为我们图示：目录究竟生活还是不生活在话语宇宙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我为所有包含参考书目的书编目录，我编的当然不是参考书目的目录！

可是，只要这些书在各自的参考书目中彼此指向，我在给它们编目时就完全能够覆盖全部参考书目。那种严格说来堪称首要诗性幻想、并曾萦绕马拉美的绝对之书幻想[注]，正可以安置在这里。

> [注] “绝对之书”指马拉美未完成的总体性写作构想 Le Livre，不是一部已经完成、以此为书名的作品；这里看中的是它涵盖全部书写并趋向不再意指任何东西的幻想结构。

事情正是在这一层面系结起来：这里使用的不是纯粹能指，而是经过纯化的能指。因为我说出、并且写下我说：能指在这里被表述为同一切所指相区分；随后，我便看见这部绝对之书的可能性勾勒出来。它的特性在于涵盖整条能指链，确切地说，因为这条能指链可以不再意指任何东西。

因此，在话语宇宙层面，有某种东西显得已经在存在中得到奠定；可是，我们必须把它的存在悬置于某种可以构成幻想的逻辑的特有逻辑。因为只有这种逻辑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区域以怎样的方式附着于

话语宇宙。它当然并非绝对不能进入话语宇宙；可是另一方面可以确定，它之所以在那里得到规定，并不是凭借我刚才谈到的那种纯化，因为构成话语宇宙之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意指——不可能被纯化掉。

即使我再同你们谈四个小时的这部绝对之书，有一件事仍不会改变：我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有意义。

能指 B 的结构具有下列特征……

我们不知道应当把它安置在话语宇宙的哪里：里面还是外面……确切地说，它就是我刚才向你们预告的那项特征。我当时只画了 A、B、C、D、E 构成的圆环；只须闭合链条，结果就是每一个四项组都很容易把那项能够用来标示该组的异质能指留在自身之外，唯一理由是它没有在组中得到表征；可是整条链仍会构成所有这些能指的集合，从而使这个不可计数的、多出来的单位涌现。它对于整系列结构都至关重要；确切地说，从 1960 年起，我关于认同的全部操作［1961—1962 年研讨班］就奠定在这些结构上。

也就是说，例如，你们会在环面的结构中重新找到它。很明显，在环面上让某个数目的圈闭合，也就是让一条切割完成一系列完整环绕，而且无论让它完成多少圈……

环绕次数越多，当然越令人满意，但也越晦暗……只须作两圈，就会同时看见第三圈出现。为了让前两圈闭合，也可以说，为了让线条咬住自己的尾巴，这第三圈不可或缺；它通过围绕中央孔洞的闭合得到保证，因为要使前两道环线彼此相交，就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孔洞。

如果今天我没有在黑板上画图，是因为说到这个程度，已经足以让你们听懂；但要向你们显示，从起源上说，至少有两条路径能够实现这项操作，而且它们对于这个我正在谈论的多出来的一之涌现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话又说得远远不够。

这项仅仅具有提示性的说明，丝毫没有穷尽最微小的拓扑学研究所能提供的丰富内容。

今天只须指出：书写世界的特性恰恰在于，它能够闭合，因而同话语区分开。正是从它闭合到自身之上这一点，才涌现出一个 1 的可能性；这个 1 的地位，同那个进行统一并加以涵盖的“一”完全不同[注]。

> [注] 底本与 J.L. 速记本均作 monde de l’écriture（书写世界）；ALI/2 提示也可能是 mode de l’écriture（书写方式），但无足够证据改字。正文同时以阿拉伯数字“1”和汉字“一”区分可计数的标记与进行统一、涵盖的“一”。

可是这个“1”仅仅通过闭合就已经涌现，无需进入重复的地位——尽管它同重复关系紧密。单凭自身的闭合，它就使具有“多出来的一”之地位的东西涌现；因为它只由书写支撑，却仍在自己的可能性中向话语宇宙敞开。正如我已经提醒你们的那样，只须我把自己关于这个“1”之排除所说的东西写下——但这项书写必须实际发生——，就足以生成另一个平面；严格说来，逻辑的全部功能都在这个平面上展开。

逻辑服从书写的单纯游戏以后得到的推动，已经足够向我们提示这件事；只是逻辑始终忘记：这一切只建立在一种欠缺的功能上，而这项欠缺就位于被写下的东西本身之中，并构成书写功能本身的地位。

今天我告诉你们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也许恰恰因此，这番话语反而可能使你们感到失望。

可是，如果你们没有看见这一点进入了一组问题之中，那就错了；这些问题从此赋予书写功能某种东西，而它必然会一直回响到对结构的一切可能构想的最深处。

因为，如果我所说的书写只由一道切割闭合到自身之上的返回来支撑——正如我用环面的功能所图示的那样——，我们就会被带到下面这件事：同数学分析进展相连的那些最根本研究，已经使我们能够从中分离出边界功能。可是，一旦我们谈论边界，就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把这项功能实体化；否则，你们会在这里不当地推导说，书写功能就是为我刚才作为思想或话语宇宙之特征而谈到的那种流动划定界限。远非如此！如果某种东西像边界一样得到结构化，那么，被它自己划定界限的东西也处在能够反过来进入边界功能的位置上。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处理的事情。或者说——这也是我打算用来收尾的另一面——，我们要重新提醒那项对于一元特征功能向来已被人知道的东西。

最后，我会提到一本书的第 25 节；过去，我曾用这本书开始让人听出能指功能究竟如何：也就是《但以理书》。书中还牵涉一桩“佐阿夫式灯笼裤”的文字公案：那件衣物由一个始终属于所谓孤例词（hapax）、因而无法确译的词标示——除非有关人物当时穿的其实是木底鞋[注]。

> [注] 这一段本身就是校勘难点。J.L. 速记本和 Rodríguez Ponte 正文两处写“第 26 节”，但墙上文字见《但以理书》5:25，解释则在 5:26—28；Staferla 底本据此作“第 25 节”。各转录本对“佐阿夫式灯笼裤”一句还有完全不同、同样难通的字样；Rodríguez Ponte 因此也不作确定复原。《但以理书》3:21 的衣物词古老罕见，古代译本在长袍、裤子、鞋履之间分歧。正文保留拉康把“裤子 / 木底鞋”并置的不可译玩笑，不把它伪装成已有定论的服饰考证。

在《但以理书》中，你们已经能找到我正在向你们阐述的主体理论；确切地说，主体在这个话语宇宙的边界上涌现。那就是著名的戏剧性宴会故事；况且，我们在编年记录中再也找不到它的半点痕迹，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弥尼，弥尼——因为第 5 章第 25 节就是这样写的——提客勒，乌法珥新。”……וּדְנָה כְתַבָא, דִי רְשִׁים: מְנֵא מְנֵא, תְּקֵל וּפַרְסִין. 通常，人们把它转写成著名的：“Mènè, thekel, pharès”。

我们最好注意到，Mènè 的意思是“数过了”……

正如但以理为忧心的君王解释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词说了两次，仿佛是为了显示计数所构成的最简单重复：只须数到二，那个多出来的一所包含的一切就会发挥作用并留下标记；它正是弗洛伊德重复功能的真正根源。这里同集合论不同的只在于：人们没有把它说出来。

人们没有说出的是：重复试图重复的，恰恰就是逃逸之物；这是由于标记本身的功能，因为标记在重复功能中具有原初地位。重复之所以运作，是因为标记得到重复；但若要让标记引发所追求的重复，那么在被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标记第一次所标记的东西——上，这道标记本身就必须在它所标记的层面被抹去。正因此，重复中所追求的东西按其本性会隐退；它任由某种东西丧失：标记只有在有待重复之物上抹去第一道标记，才能使自身加倍——也就是让有待重复之物滑到无法触及的地方。

Mènè, mènè……在重新找到的东西中，有某种东西在重量上有所欠缺：Tekêl。先知但以理作出解释；他对君王说，君王确实已经被称过，但其中有所欠缺，而这用“Oufarsin”说出。这个根本欠缺、这个从“被数过”本身的功能中产生的原初欠缺，也就是那个无法被计数的

多出来的一；它严格构成我们必须赋予其逻辑功能的那项欠缺。这样，它才能保证终结处的“pharès”所涉及的东西；后者恰恰使话语宇宙、泡状曲面、有关帝国，以及在想象性整体的意象中闭合之物的自足性发生爆裂[注]。

> [注] 经文的解释依次是：Mene，“数过 / 日数已尽”；Tekel，“称过而显得不足”；Peres（复数 Parsin），“分裂”，并同“波斯人”谐连。这些词也让人联想到弥那、舍客勒等重量 / 货币单位。拉康把 Tekel 中“重量不足”的欠缺推进到终结处的 pharès 和帝国分裂；因此正文保留他的概念移动，但不把 Oufarsin 本身误当作“欠缺”的字典义。

这正是构造话语的东西在最根本处进入以后，其作用所沿循的道路；而有关东西当然就是……

正如我一向所说、所强调，甚至为此使用过最粗俗的形象……有关的字母。但这是作为遭排除、作为有所欠缺的字母。这恰恰就是……

况且，既然今天我再次闯入犹太传统……关于它，我说真的已经准备了如此多的材料，甚至还同一项马所拉阅读的初步练习[注1]较量过；可是，因为我没能向你们展开原本打算围绕父之名发展的主题，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说被迫收回了鞘中。不过，这一切仍留下了某种东西。尤其是在创世故事的层面上：［בְּרֵאשִׁית, בָּרָא אֱלֹהִים, אֵת הַשָּׁמַיִם, וְאֵת הָאָרֶץ.］《圣经》以“Béréchith Bârâ Elohim［起初，上帝创造……］”开篇，也就是以一个 beth 字母开篇。

> [注1] 马所拉学者（阳性名词），宗教史用语：编纂并固定“马所拉”——《圣经》的希伯来文文本——的犹太学者。

据说，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字母——大写 A，换言之，aleph——在起源处并不属于那组让全部创世从中产生的字母[注]。这里正是在向我们

指出——尽管以一种可以说折回自身的方式——：正因为这些字母中有一个缺席，其他字母才能运作；而全部操作的丰产性，无疑恰恰寓于它本身的欠缺之中。

> [注] 《创世记》1:1 的第一个词 בְּרֵאשִׁית（Bereshit，“起初”）以 ב（beth）开头，而不是以 א（aleph）开头。这里的“缺席”针对创世书写的开端位置；aleph 随后即出现在 אֱלֹהִים（Elohim，“上帝”）中，不能理解为它从整节经文中完全消失。

# 第3课 · 1966年11月30日

米勒

## 拉康

今天，你们将听到雅克-阿兰 · 米勒的一场报告。这件事……

我上次已经预告过，也许预告得有点晚，因为我宣布时，一部分听众已经散去……它表明，我希望“研讨班”这个奇特名称继续得到名副其实的奠定。从圣安娜医院起，它就一直同我的教学相连；正如你们知道的，教学在那里持续了十年。

仅仅谈这里此前的两年，你们当中就有人很清楚——而且令他们相当不快——，我曾希望这个研讨班以一种实际有效的方式举行；我当时以为，这种实际效果应当同某种听众人数的缩减联系起来。凭借你们的勤勉与专注，你们为我带来了如此人数众多而又亲切的听众。

天哪，如此勤勉与专注确实值得体谅；而正是这份体谅，使我很难完成缩减听众人数所要求的筛选。所以，到头来，你们的人数即使有所减少，也没有真的减少到足以让事情在数量上改变尺度；而数量在交流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因此，今年我会把这个难题的解决悬置起来。在另行通知以前，而且我绝不因此作出任何承诺，我不会关闭任何一个星期三，无论是期末的、半期末的，还是其他星期三。

我只希望“研讨班”这个名称得到维持，而且采用一种比我们在圣安娜医院所见更加鲜明的方式；在那里，直到最后几年，仍然有一些聚会，我会在会上把发言委托给当时追随我的某个人。

然而，仍有某种歧义使“研讨班”这个称呼悬在两种用法之间：一边是一个类别本有的用法——某种东西应当在那里得到交换，一套学说的传递与播散应当作为正在运送途中的东西显现出来；另一边则是我说不清的某种别的“用法”。它不是专名的用法——因为全部专名讨论都可以从这里展开——；姑且说，它是一种“卓越的命名”，而这种“卓越的命名”会变成一种“反讽的命名”。

因此，为了清楚标出我并不打算让这个称呼的用法稳定在后一种状态，我想，你们会定期看到若干愿意这样做的人前来发言。

雅克-阿兰·米勒当然有资格在今年开启这个系列：他在我的书[注1]中为你们编制了那份概念评注索引。据我听说，这份索引很受许多人欢迎；它像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让他们能够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穿行，从而获益良多——某个观念，或者更恰当地说某个概念，会在文章的不同层次上再次出现。

> [注1] 雅克·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主要概念评注索引”见第 893 页。

一个小细节：为了回答有人问我的问题，我要指出，在这份索引中，斜体数字标示本质段落，正体或罗马体数字则标示某个概念只是较为“顺带地”受到涉及的段落。有时，在为你们标出的页面上，有关参照只占一行中的一项提示；由此可见，这件如此实用的小装置是以何等细致的方式建造出来的。

有人告诉我，这本书已经——用那种我自己并不排斥的法英混杂说法——out of print，也就是“售罄”。我觉得 out of print 更可爱；说“耗尽了”[注]［笑声］，人们会想知道它究竟遭遇了什么。我希望这种 out of print 不会持续太久。这就是所谓成功，不过是销售上的成功！至于另一种成功，不要预先作出判断；一切仍有待发生，问题依然敞开。

> [注] 法语 épuisé 既可指书“售罄、绝版”，也可指人“精疲力竭”；拉康把书当作仿佛被“耗尽”的人，笑声由此而来。英语 out of print 避开了这层歧义。

人们已经可以注意到，我并没有急着让这本书进入流通。既然我拖了这么久，便可以提出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他指望从中得到什么？”很清楚，“让它对你们有用！”这个回答，在一两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同样有效。所以问题并不简单；它关涉我同某种在这里发挥基础功能的东西之间的全部关系……

也就是采取化身形态——我们会很快这样说——、或者说处于受制状态的精神分析……换言之，就是同精神分析家本人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有几个因素促使我试图建造的东西继续留在一个受保留的场域中；这样可以完成一项筛选——而这项筛选确实已经发生了！——，筛出那些愿意下定决心、承认研究弗洛伊德会给自己的实践带来何种后果的人。

到头来，在这些困难问题上，事情从来不会完全按照计算好的方式发生；因为阻抗并不只定位于精神分析实践中必须以这个词的狭义标示的东西。它还有另一种形态，社会情境在那里并非没有影响。这也使我很难在如此广大的听众面前加以说明。

正因此，凡是涉及我所谓教学的外部关系……

对于某些术语周围可能出现的喧闹与骚动，我只会这样看待；而我并不乐于看到自己同这些术语联系在一起，例如“结构主义”……除非我刚才所谓“书的成功”产生某种影响，迫使我如此，否则我丝毫不打算让这些事情侵占我那本已有限的时间[注]。

> [注] mordre sur 字面是“咬入”，在这里指“侵占、蚕食”一段有限的时间；译文保留“侵占”的动作感，而不把它误作“咬掉已经经过衡量的时间”。

凭借近几年的经验，你们已经看见或感觉到：如果我想在你们面前把事情说到自己上一次研讨班以其风格开启的建构层面，并抵达我打算在那里确立的开端——也就是今年必须向你们展开的这项逻辑的起点——，我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不过，这本书终究已经存在，也已经引起最初的动静——还会有其他动静接踵而来。我刚才作为主要问题提出的两三点——其实还有别的——也可能继续悬而未决。因此，我想应当提醒你们：如果我的信息准确，本周将在两个绝非集市场所的地方刊出两篇访谈；你们会在那里找到这些问题的说明，至少是足以让你们部分回答仍然悬置之问题的说明：《费加罗文学报》［1966 年 12 月 1 日：《〈费加罗文学报〉访谈》］和《法兰西文学》［1966 年 11 月 26 日：《与皮埃尔・戴克斯对谈》］。［笑声］那时你们也许会知道得更多一点。

此外，每当我采用一种这样的外部关系方式时，总忍不住放进一点正在进行中的东西；所以，你们也许会在这里或那里找到某些同我们今年话语有关的内容。

正如我上次说的，当我向你们谈一元特征的重复如何从根本上建立起来时，心里多少有些顾虑。可以说，这项重复只发生一次；而这意味

着它是双重的，否则就不会有重复。任何愿意稍稍停下来思考的人都会看见，这从一开始就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建立了主体的分裂。

上次，我几乎顺带地在你们面前提出这个观念；而十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讨会上，我大约花了四十五分钟反复咀嚼它。也许这是因为我比信任当时的听众更加信任你们；此后收到的一些回音已经向我显示，无论“结构主义的耳朵”长在谁身上，它都有可能有点耳背[注]！［笑声］在更加出人意料的地方，你们也许还可以……

> [注] dur de la feuille 是口语“耳背”，其中 feuille（叶片、纸张）可俚指“耳朵”。紧接着听众喊“听不见”，拉康又以 entendre 回应；这个词同时有“听见”与“理解”两义，于是现场的听觉故障恰好演出了他对“结构主义耳朵”的讥讽。

会场中的某人：“听不见！”

拉康：

什么？谁听不见？你已经多久什么都听不见了？［笑声］……在更加出人意料的地方，你们也许能找到关于这些不同主题的内容，甚至包括那些永远不会来得太早的、小小的开端性提示；它们涉及我以后必须展开的若干主题。例如，前意识的功能；奇怪的是，似乎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关心它了……

自从人们把一切都混在一起，同时又以为自己维持着区分以来……弗洛伊德为前意识保留的那些功能便无人问津。前意识顺势滑进了这些访谈中的一篇，我已经不记得究竟是哪一篇。还应当再加上另外两场访谈；我想，它们对你们来说会颇为意外：两场都会在法国广播电视局举行。

第一场在下周五十点四十五分；有人向我保证，这是“黄金收听时段”［笑声］。我愿意相信，不过我想你们那时都会在医院。总之……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电台愿意授权，我希望能把文本交给你们。第二场访谈将在星期一举行。你们看，大家很着急。

第一场由乔治·夏博尼耶好意为我提供时段；第二场多亏皮埃尔·戴克斯先生[注]。后者也许会比第一场更加生动，因为它会是我同最有资格进行这场对话的人之间的交谈，也就是今天在场的弗朗索瓦·瓦尔；他好意同我一起完成了这项练习。

> [注] 此处人名在见证本中不一致：本项目所据斯塔费拉本作 Pierre Daix，J.L. 版近似 Cypric，其他整理本又见 Sipriot/Sipridio。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亦将其列为未决异文。译文暂依底本，不据推测统一人名。

会场中的某人：几点？

这个嘛……我什么也不敢保证！好像是从六点十五分开始；不过，节目并不只谈我的书，我也说不准它会排在六点一刻到七点之间的第几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刻钟……怎么了，亲爱的伊雷娜？

伊雷娜·佩里耶-鲁布莱夫：是早上六点吗？

这是一个黄金收听时段，通常还伴随着体操动作。［笑声］

好了，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后续……在把发言交给雅克-阿兰·米勒以前，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它由一位忠实听众带给我。某份专业期刊刊出一篇报道，既谈到 IBM 机器，也谈到人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通常所谓 MIT——的实验层面如何使用它们。报道向我们介绍了如今已经出现的一台高级机器；它得到一个绝非无缘无

故的名字——ELIZA［底本作　Elisa］[注]。至少在人们以我接下来要说的方式使用它时，它叫作 ELIZA。

> [注] 约瑟夫·魏岑鲍姆 1966 年发表的程序正式拼作 ELIZA；其名取自萧伯纳《皮格马利翁》中的 Eliza Doolittle，暗示程序也能被"教会"新的说话方式。各口述转录本写作 Elisa，属于按法语听音记录；译文据 MIT 原始资料校正程序名，同时保留底本异文。

在一部著名戏剧《皮格马利翁》[注2]中，伊莱莎就是那个接受"优雅谈吐"训练的人……

> [注2] 乔治·萧伯纳：《皮格马利翁》，巴黎：L'Arche 出版社，1997；另参见乔治·库克执导的电影《窈窕淑女》（1964）。

她原本是在伦敦最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卖小束鲜花的姑娘……人们要把她训练到能够在上流社会中说话，同时又不让人发现她并非其中一员。

某种类似的东西随这台机器一同出现。说真的，严格说来，事情并不是这样。一台机器只要有人同它说话——我没有说向它提问——就能够给出得到表述的回答，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游戏；而这项游戏所提出的问题，是机器给出的这些回答会在同它说话的人那里引发什么。

这件事的表述方式还不能完全满足这种对我们如此有用的情境；它本可以为正在推进的话语提供一个如此有趣的参照，却没有按照能够被纳入我们框架的方式说出。然而，它仍然非常有意思，因为报告最终暗示了某种可以被视为机器的治疗功能的东西。说穿了，其中提出的问题无非是：在这项关系中，可能产生一种类似于转移的东西。这并不令我不快；它同我仍然留作开放问题的一切不无关系，也就是我应当如何处理你们所谓我的教学的传播。

我希望你们在那里看到对第一条象征链的操作；精神分析家本来就必须形成关于这条链的观念。他们的头脑必须适应这项观念，才能正确地把中心放到弗洛伊德所谓回忆之上；这项观念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主体模型[注]，用来构造这条象征链及其自身特有的那种记忆。

> [注] 本项目底本及 J.L. 版作 modèle subjectif（“主体的 / 主观的模型”）；ALI/2 等见证本作 modèle suggestif（“富于启发性的模型”），罗德里格斯·蓬特据此保留校勘疑问。译文依底本作“主体模型”，但两种读法会改变句子的论证重心。

这无疑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甚至坚持不止的记忆。如今，这种记忆写在这本书的第二个章节、第二个时刻里；《〈失窃的信〉导论》在书中被倒置地安置：它虽是导论，却排在《失窃的信》之后[注]。

> [注] 原句的 position inversée 指《文集》的编排次序：《〈失窃的信〉导论》虽名为“导论”，在书中却置于《失窃的信》正文之后；底本句法迂回，不能理解成导论“固定在正文之前”。

我要提醒当时听我讲的人：这项建构同其他所有建构一样，是在他们面前、也为了他们一步一步完成的。我从考察坡的一篇文本开始，也就是考察心智围绕下面这个主题如何运作：“猜单双游戏可以获胜吗？”

我的第二步，是想象一台这样的机器。今天实际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我当时表述的毫无差别；只不过主体假定这台机器配有某种程序，能够把输赢纳入考虑。

从下面这件事出发［参见《文集・失窃的信》］……

- 主体会向这台机器提问，也就是同它玩猜单双游戏；
- 并且仅仅作出这项假定：至少在一定次数的回合内，机器记得自己的输赢……我们便可以构造出 +、+、−、+、−……这条序列。把这些符号纳入一个具有固定长度、每次向前移动一位的括号，就能建立我当时构造的那条路径；我在它上面奠定了第一种最基本的模型："我们无需在生理印痕的语域中考察记忆，只须考察象征性记存（mémorial）[注]。"

> [注] mémorial 在这里不是纪念碑或纪念文，而是由符号序列保存下来的"记存"。拉康以它对照 impression physiologique（生理印痕）：记忆的效力来自可书写、可重组的象征记录，而不必诉诸机体痕迹。

这一切从一场假想游戏出发；同我们游戏的东西当时也许尚未能够在这一层面运作，但毕竟已经作为电子机器而存在。换言之，它同样是某种可以写在纸上的东西——这就是机器的现代定义。

正是从这里出发……

因而远在这件事完全进入专门研究这些装置的工程师所关心的日程以前——你们知道，这些装置不断进步，因为人们对它们的期待甚至包括自动翻译……正是从这里出发，十五年前，我为精神分析家自身的用途建造了第一种模型；目的是在他们的 mind［头脑］中造成一种必要的脱离，让他们摆脱"能指的运作必然是意识之花"这项观念。当时要引入这一步，是绝对前所未有的。

下面请雅克-阿兰・米勒发言。

雅克-阿兰·米勒：思想方程。

对康德来说，斯宾诺莎体系中不可思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下面这个命题：

“斯宾诺主义谈论那些思考自身的思想。”

存在“思考自身的思想”——姑且说，弗洛伊德的发现已经召唤我们接受并听懂这一点。

费希特把存在“思考自身的思想”称作“非理性公设”。这个表达无疑应当让我们停下来，因为它毫不含混地标出了主体性哲学的边界：主体性哲学无法构想任何不是某个主体之行为的思想。

相反，要表述“思考自身之思想的规律”，我们就必须为自己构造一些同“由主体所思的思想”之范畴彻底不相容的范畴。因此，我们会借助科学中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从一开始，问题就是那些思考自身的思想——它们在没有主体赋予其生命的情况下得到表述。

这个科学领域就是数理逻辑。姑且说，为了进行下列理论游戏，我们必须把数理逻辑视为纯逻辑：“思考自身之思想的规律”在主体的主体性之外得到反思。

然而必须注意，数理逻辑领域的构成，是通过逐步得到保证的对心理维度的排除而完成的；此前，人们似乎还可以从心理维度中推导那些专属逻辑范畴之要素的发生。

我们要提醒自己：在我们看来，对心理学的排除使我们能够自由地在这个场域中追随那些标出所谓“主体经过”的痕迹。这个定义不再欠我

思哲学任何东西，因为它把主体概念联系到的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的受制。

数理逻辑为何适合我们的阅读？因为它努力为自己的符号系统确保自主与自足；而这样一来，它越会显出自己的接合处——其运作留下的标记正是在那里绊住。

因此，数理逻辑的规律之所以能在这里吸引我们，只是因为它们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表述了主体之主体性的暗示。

我正是以此为根据，从数理逻辑的起源处取来一个它早已放弃使用的表达。我要把这个表达作为自己的主题，尝试稍微地、部分地谈谈“思想方程”。

为了重新找到这个表达，我们必须把阅读推进到现代逻辑形式化装置的彼岸。为了在数理逻辑的第一位奠基者那里准确找到这个表达——弗雷格才是第二位[注]——，让我们回到乔治·布尔（1815—1864）的发现：代数能够表述逻辑关系。这项发现严格说来属于理论。

> [注] 本项目底本与 J.L. 版均记作 FREUD（弗洛伊德），但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据语境改读 FREGE（弗雷格）。这里正在排列数理逻辑的奠基者，数段后又明确援引弗雷格的《算术基础》，故正文采用“弗雷格”，并将“弗洛伊德”保留为见证本异文。

代数形式化摆脱了数的场域；数从此只不过是它的一项具体规定。代数形式化由此解放数学形式化，使它能够说出：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化并不依赖对符号的解释，只依赖符号的组合规律。

由此，布尔试图确立：思想规律同空间、时间、数和量的数量性构想一样，服从一种数学。不过，逻辑虽然承认布尔的第一部著作《逻辑

的数学分析》是自身历史的开创性事件，布尔的第二部著作《思维规律研究》[注3]却已经不在逻辑科学的记忆中占据任何位置。

> [注3] 乔治·布尔：《思维规律》，巴黎：Vrin 出版社，1992。

为了回到逻辑从自身历史中抛下的东西，布尔会让我们认识到：逻辑对于自身运作条件误认了什么；由此，他也向我们揭示在这些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某些逻辑规律。你们知道，这种逻辑建立在逻辑学家的逻辑之上。让-克洛德·米尔内和我曾有机会围绕柏拉图的《智者》与《Grundlagen》[注4]，介绍这种逻辑——能指的逻辑——的若干要素。

> [注4] 戈特洛布·弗雷格：《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1884），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

我今天继续介绍它，无疑是因为拉康博士今年各课的主题适合这样做；也因为事实证明，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我们的形式建构足够容易操作，可以在弗洛伊德场域中得到自由解释。

这种解释能够成立，充分证明了我们构造这套符号系统、并把它作为一种主体演算加以呈现的正当性。

现在转向布尔的学说。先立即指出，他并没有在这里创新，因为他把语言理解为思想的产物与工具，又把符号看作任意标记。也就是说，意指由一个词同一个观念的联结，或者由一个词同一件事物的联结产生。你们知道，这两种可能性绝不等价；但对布尔来说，它们彼此等价。

这意味着，交流在这里仅仅由一项联想的持久性加以保证：

- 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古典；
-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超出洛克的语言学说。

不过，让我们来到奠定布尔事业的命题。语言作为推理工具时的全部操作，都可以在一套符号系统中完成。当然，一切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语言——都是符号系统。可是，逻辑代数所使用之符号的特性，在于它可以只是一枚字母或一道简单标记。符号任意性理论准许这一点；但这是人们第一次严格地使用一个符号。

现在必须学习布尔的符号系统；而且完全可以很快地从基础层面学会。

姑且说，我们需要设置三类符号：

- 第一，符号字母；它们的功能是把事物表征为我们构想的对象，把事物标记为表象的对象。
- 第二，运算符号：“+”“–”与“×”；它们的功能是表征知性借以组合我们的表象、并把它们重新构造成新表象的操作。
- 第三——而且绝非最不重要——，等同符号。

1）符号字母。

姑且说，符号 X 或符号 Y 表征一个事物类；某个特定名称或某项性质可以归属于它。因此，让我们设想一个圆，里面有一定数量、具有某个名称或某项性质的对象。

我们把这个类命名为 X。

我们会说，组合 $X \times Y$——也可以写作 $X.Y$——表征这样一个对象类：X 与 Y 的名称和性质同时适用于其中的对象；也就是 X 与 Y 的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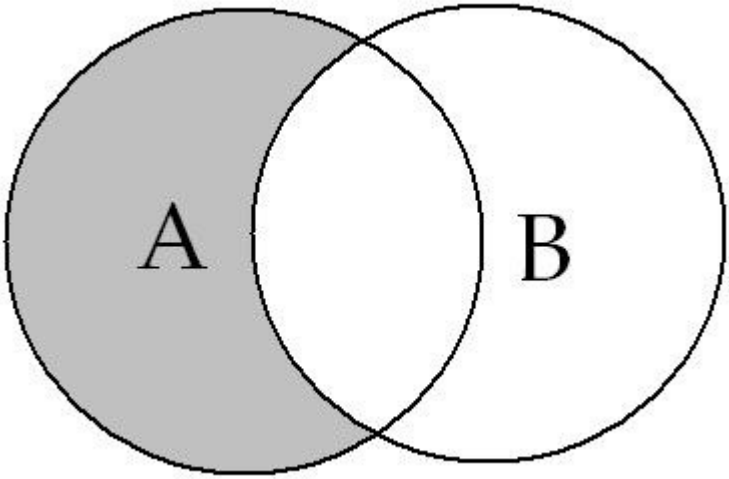
首先可以注意到，符号的顺序并无影响。我们可以写 $X.Y = Y.X$；也就是说，符号字母满足交换律。不过布尔强调，这里涉及的是一条思想规律，既不是自然规律，也不只是普通算术规律。

2）运算符号。

随后，我们可以从布尔那里得到若干其他规律；它们同算术规律相去不远，却在逻辑的弧线中重新取得这些规律：

- 可以引入符号（+）：它将标示例如把 X 类与 Y 类合并起来的类。
- 可以引入符号（−）：它将标示从一个类中移除一部分元素。

［拉康在黑板上作图说明］




$A - B$（灰色部分）

假定 X 与 Y 具有相同的意指。两个符号的组合表达的是一个完整对象类；由 X 与 Y 表征的名称或性质同时适用于这些对象。所以，这项组合并不比两个符号中的任何一个多表达什么。

这看起来很简单。你们接下来会看到，布尔如何巧妙地从中得出一条他称作思想之根本规律的规律。

## 拉康

只是补全这个差异；它同你们心里所想的不完全一样。［拉康说明图示］

## 雅克-阿兰・米勒

如果两个符号并不比其中一个多说什么，那么 $X.Y = X$；而 Y 既然同 X 具有相同意指，我们便可以说：$X.X = X$。

这格外简单。我们还可以运用一条会转换符号写法的规则，把它写成另一种形式。

我们可以写出这条完全无害的规律：$X^2 = X$。

这一切极其简单，所以我们必须每次都特意标出：它很重要。

在逻辑代数中，公式 $X^2 = X$ 被当作一条重要的思想规律。我们必须指出：它以某种方式支配着一切可以被界定为属于意指维度的东西。

首先必须提醒：在逻辑代数中，所有应当作为思想规律之表征而有效的符号都受制于这条规律。即使逻辑与算术并没有共同的研究对象（sujet）[注]，形式规律却有共同之处。

> [注] 此处 sujet 是一门学科所处理的“题材、研究对象”，并非拉康意义上的“主体”。若译作“共同的主体”，会把米勒关于逻辑与算术之形式规律的论述误拉回主体理论。

布尔代数正是从这里出发。

因此，一旦有了这条公式，就必须寻求用数来解释它。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只有两个数能够以符合算术的方式解释这条公式。很明显，能够解释它的两个数只能是 0 和 1。

不过，不应因此以为：我们在逻辑、在这种思想逻辑中遇到的所有 X，都必须用 0 和 1 来解释。必须说的是，在数的系统中，只有 0 和 1 符合我们所谓“意指规律”的布尔思想规律。从现在起，我们可以说，是算术在引导逻辑。

让我们考察 0 的算术性质。

最简单的一条是：$0.Y = 0$，无论 Y 表征什么。

这意味着，0 类乘以 Y，仍然等同于由 0 表征的类。

换言之，0 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0 不表征任何东西，但这个不表征任何东西的 0 是一个类。

现在考察 1 的算术性质：$1.Y = Y$。

符号 1 所表征的、也只能表征的是这样一个类：任何一个类 X 的所有个体，也都是它的成员。

结果是：这个类只能是宇宙；宇宙被定义为这样一个类，其中包含任何一个类的全部个体。

你们在这里看见了拉康博士上次向你们谈到的话语宇宙范畴。

你们看见，布尔从最基本的符号系统中推导出了它。

让我们继续布尔的推演。

现在令 X 为任意一个类。如果 1 表征宇宙，那么显然，$1-X$ 就是 X 的补集：这个类包含那些不属于 X 类的对象。我们将对公式 $X^2=X$ 作一个非常简单的变换，只需把等式的一项移到等号另一边。

这样会有两种可能，布尔只选择了一种。显然，可以把 X 移到 $X^2$ 一边，也可以反过来。

$$X^2=X \quad \Longleftrightarrow \quad X-X^2=0,$$

或者：

$$X^2=X \quad \Longleftrightarrow \quad X^2-X=0.$$

布尔在这两种可能中只选择了一种。另一种就此落下：此后他再也没有谈到它。

$$X-X^2=0$$

这就是布尔选择的推导与变换。他又同样简单地从中推导出另一条公式：

$$X.(1-X)=0$$

$1-X$ 与 X 之间没有交集；这也极其简单地意味着：一个存在者不可能同时具有某项性质而又不具有它。

由规律 $X^2=X$ 出发，通过这项解释可以推导出矛盾律的表述；布尔把矛盾律当作“思想之根本方程”的一项后果。

换言之，按照他所遵循的这项次序，思想的构成先于矛盾律。

我们可以说，这些 X 与 Y 已经被解释为类，但它们也可以得到别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 $X^2$ 的乘法——X 同自身相乘——还能是什么呢？它正是这样一种操作：一件事物——任何事物——借此向自身意指自身，任何一个符号也借此向自身意指自身。

3）等同符号。

公式 $X^2 = X$ 比同一律的一般表述更为复杂。但它的表述方式使下面这一点鲜明地爆发出来，而这一点不应当令我们无动于衷：在向自身意指自身的操作中，自我同一的元素必须具有双重性，同一才成为可能。这意味着……

对于熟悉拉康博士体系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不会毫无回响……没有他异性，就没有自我同一。

换言之，我们为何会对布尔方程感兴趣？因为公式 $X = X^2$ 揭示：一个元素在话语宇宙中的意指包含着它的加倍，而它同自身的同一，无非是把它的双体还原为它自身。

为了把观念固定下来，让我们追随布尔这样说：这条“意指规律”——布尔称之为“思想之根本规律”——是一个二次方程。对于一项曾在某种意义上支配西方哲学很大部分的原则，这显然是最简洁的表述。

思想在意指中只按照这个二次方程运作，这意味着二分是意指中一切分析的进程。由此可以推导出——我们不在这里进行这项推导，但它

相当简单——：二元结构并不是反思与分析在当代才出现的一种变形，它早已铭刻在这种双重性之中。

布尔拒绝作出一种假定。他说，我们无法构想一种受三次方程支配或由三次方程表达的思想，甚至无法构想那会是什么。例如，为什么方程 $X = X^3$ 无法在逻辑代数中得到解释？因为无论如何变换它，都会涉及两项在逻辑代数中无法解释的项：

- 一边是“$1 + X$”这个表达式——必须注意“表达式”这个词——；
- 另一边是符号“$-1$”。

然而，在布尔没有从自己的公式进行的那项推导中，符号 $-1$ 其实可以更早一点出现。

事实上，他选择的是 $X - X^2 = 0$。如果他说的是 $X^2 - X = 0$，我们就会得到 $X.(X - 1) = 0$；$-1$ 已经会在那里出现。

他排除了原本可能进行的两种变换之一！

他直到 $X = X^3$ 这一层才重新遇到这个 $-1$。为什么这个符号——这里我并不是指赋予它的“宇宙”解释——，为什么符号 $-1$ 本身必须被排除在逻辑场域之外？

很简单，因为它不遵循规律 $X^2 = X$。换言之，如果从布尔的文本中得出最简单、最直接的结论：在数理逻辑的起源处，就在它奠基的那个点上，符号“$-1$”遭到了彻底排除。

为什么？按照这条规律，因为它正是不同一于自身者的符号；在意指秩序中，它不遵循这条同一律与不矛盾律。

为什么表达式“$1+X$”也被排除？布尔说，这是因为我们无法设想把任何东西加到宇宙上。然而在“$1+X$”中，“1”表征宇宙，X 则是多出来、加到这个宇宙上的元素。

事实上，在公式“$1+X$”中，表征一个单位、一个独一元素的是 X。

因此，在数理逻辑真正构成自身的这个点上，不能接受的是一个元素超出宇宙，是那个可以称为“$+1$”或“多出来的一”的东西超出宇宙。

所以，正如我们刚才谈论 $-1$ 时那样，让我们简单地说：在数理逻辑的起源处，$+1$ 遭到了彻底排除；就它超出宇宙的总体而言，它是意指之外、所指之外与不可表征者的符号。

现在可以清楚看出，这两项排除其实只是一项：无论对于意指还是对于现实，“因过多而有的一”与“因欠缺而少的一”都占据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无论对于话语宇宙，还是对于同它相应的事物宇宙，都是如此。

我们可以用下面这条公式来表达两项排除的结合与统一：“在意指秩序中，多出来的一是欠缺的。”

即使不真正走得更远，我们仍可以从这里展开一种姑且称为“符号规律”的东西，把它当作意指的一项要素。

只需这样说：在意指中，具有意指的符号被构造成服从布尔规律；但能指作为符号的质料，或者作为处在所指之外的要素，并不服从这条规律。

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了一条最终已经在此反复说过许多次的公理：“能指不向自身意指自身。”它恰恰同布尔规律针锋相对；但这使我们能够理解：能指并不是按照它所承载之意指的形象构成的。

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可以有一条非常简单的公式，因为 $-1$ 同自身相乘并不会再次得到 $-1$。

不过，如果愿意——布尔是这样解释它的：$-1(-1) = 1 + 1$[注]——，这项乘法把因子倒转；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它把所指秩序确立为能指秩序的反面。因为能指不断重复、也只能重复：$-1, -1, -1, \ldots$；而意指则可以相乘，也就是可以加倍。

> [注] 原转录公式写作“$-1(-1) = 1 + 1$”，且尾部另有一个无法定位的引号。通常算术中 $(-1) \times (-1) = 1$；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亦将此式标为不确定。由于尚无足以重建口述公式的共同见证，译文不擅自改写。

姑且说——这也许已经不再只是一幅图像——，能指链必须被理解为由一个个 $-1$ 串接而成，由那些构成为 $-1$ 的单位串接而成；它们是“链结单位”[注]，不过，让我们借用并推广拉康博士的说法，把它们称为“一元类型的单位”。

> [注] 米勒先说 concaténation（串接、连锁），随即临时造出 caténations。两词都回响拉丁语 catena（链），并把数学单位写成能指链的“链结”；中文难以同时保存词形派生与链的意象，故正文作“串接 / 链结单位”。

我们已经产生、或者说使一个 $+1$ 或 $-1$ 的范畴显现出来。现在必须准确理解，它通过什么途径强制进入意指秩序。为了衔接符号意指与能指意指这两条规律，还必须表明：任何意指只要预设一项加倍操作，都会产生这个 $+1$ 或 $-1$。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思想同意识的关系、也就是从所谓反思出发。

为了理解它，我们可以先去寻找一个关于反思或反身性的数学定义。

让我们从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中借用这个定义。

他说得很简单：一个类——也许应当说一个聚集或集合——如果同自身的一部分相似，就是反身的。这意味着，这个聚集的一部分能够为整体充当镜面；或者说，部分与整体这两个集合之间的相似，在于可以让整体的每一个元素同它的部分中的一个元素相配，使两者建立一一对应。反身性是无限聚集的一项性质。可以用可数无穷的诸“整体”（touts）——也就是自然数——来举例[注]。

> [注] 底本特意写作不寻常的复数名词 touts，不是通常表示“所有”的 tous。它把“整体”变成可以逐一计数的“诸整体”，同时预告下文整体与部分的对应关系；原译“所有自然数”抹去了这一造词。

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自然数同偶数相配，也就是让 1 对应 2、2 对应 4、3 对应 6，如此一直到无穷。

我们可以把所有偶数和奇数构成的集合对应到只有偶数的集合上。这样说来，一边的偶数同另一边的奇数具有相同的数目。这项性质标志着无限聚集。

为了给出一个简单特征，让我们说，这种聚集的基数有这样一项特征：加上或减去一个乃至若干单位，它仍保持不变。

就取一个单位：假设这种聚集的数是 $n$，它的特征就是既有 $n = n + 1$，也有 $n = n - 1$。

此外，这两个命题表达的恰好是同一件事。这在理论中都是初等内容。

我之所以提醒这一点，只是为了标明并强调这些 $+1$ 与 $-1$。

如果在斯宾诺莎那里，神圣知性中存在着思考自身的思想，那恰恰是因为神圣知性是无限的。

因此，观念有多少，观念的观念等等也就有多少。就像偶数是观念的观念一样，偶数与奇数合在一起，就是观念与反思这些观念的观念之和。

即使上帝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他也没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格。

他之所以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依靠的是他那无限知性之无限集合的反身性质。

然而，如果有某种东西叫作“整体”，另有某种东西叫作“部分”，两者之间就至少必须有一点小小的差别——正是这个简单差别维持着部分同整体的对立。

这个集合必然要符合规律 $n = n - 1$。说得更清楚些：只有当“整体”中的某种东西——整体的一个元素——落在反思之外时，反思才会发生。把全体自然数同从中减去一个元素后的全体自然数一一对应时，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点。

要产生这项转折、使它具有意义，一开始就必须跳过至少一个元素。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下面这件事：人们经常让数列中的 0 同 1 相对应。

这样一来，0 就不再有同它对应的反映项。只须说：有一个元素落下了。那么，这个落下的元素表征什么？

它表征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落下的是整体本身，或者说整体的总体性。

换言之，按照斯宾诺莎的类型意识到自己的观念，就蕴含着：不存在意识，而存在无限知性。当然，这依赖萨特所谓“反思作为定位意识的要求”这种反思类型。

这预设了观念与关于观念的意识之间的一一联结模型。

按照斯宾诺莎的反思模型，它预设观念与观念的观念之间的一一联结。

然而，在《存在与虚无》第 18—19 页[注]中，萨特要求我们避免他所谓的“无穷倒退”。为了谴责这种“无穷倒退”，他只用了“荒谬”这个词。

> [注] 本项目底本作“第 8—19 页”，首位数字有脱落。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作第 18—19 页，萨特原文相关论述也始于该处，故正文据以校正。

他说：“如果我们想避免无穷倒退，自我意识就必须是自身同自身之间直接而非认知性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并不完全属于萨特、甚至明显挪动了萨特的术语来重新表述它。

萨特说：“如果我们想避免……”如果排除“无限知性”的可能，又想获得“自我意识”，我们就必须产生反思：构造一个以不重新复制自身的方式同自身发生关系的元素。萨特说，这就是非设定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非定位意识；它同斯宾诺莎式类型恰好相反，不再预设这里一个元素、那里另一个元素。

他写道：“如果关于意识的第一意识[注]……

> [注] 底本作 Si la conscience première de conscience première，重复了第二个 première；萨特《存在与虚无》原文为 la conscience première de conscience。译文据所引原著校正，并在此记录转录讹误。

这里多少有些神秘……不是定位性的，那是因为它同自己所意识到的那个意识合而为一。”

如果我们粗暴地逐字理解这段文本，强行给萨特套上一套并不属于他的图式——单值对应图式（univoque）[注]——，尝试从反思中的一一联结来思考萨特的文本，那么就必须说：如果那个被称为“关于意识的意识”的元素同它所意识到的意识合而为一，如果两者确实有可能统一，那么，这个叫作“关于意识的意识”、或者说非定位的自我意识的

元素，就被构成为一个自我；这个自我——萨特说——从其存在的欠缺那里取得风格式的伪装，不过我并没有把后一个说法摘录下来。

> [注] 此处 univoque 用在数学对应关系中，随后又同 bi-univoque（一一对应）相连，因而不是语言学意义的“单义”。正文以“单值对应”标明它指一个元素只对应一个像的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某种“关于意识的意识”显现出来，就必须说，在反思场域中，它是一种偏离现象，是一个奇项 / 差错（impair）[注]或者一个多余元素，前来打破观念与观念的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

> [注] impair 既是数学上的“奇数、奇项”，也可指“失误、差错”。米勒让反思结构中落单的奇项同时成为破坏一一对应的“差错”；中文须用并列译法才能保留双关。

对于这个“关于意识的意识”的元素，我们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它占据一个反思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它必须独自承担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差别。它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无限聚集的反身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点在意识思想及其空间中是一个无穷远点。斯宾诺莎所设定的无限聚集正是在这里撞毁。

而这个点的偏离与欠缺，也由萨特在讨论自欺时偶尔使用的一个范畴相当清楚地标了出来，那就是消逝范畴。这个点是消逝的……我们宁愿说，在反思中，这个点必然在 $+1$ 与 $-1$ 之间摇摆。

而在这项摇摆中，必须认出一种显然异质于现实、也异质于反思的存在：

- 当它前来认同自身时，它对于现实与反思总是有所多出；
- 当它同现实与反思分离时，它相对于两者总是有所欠缺。

让我们把这种异质的存在称作主体的存在。

我们原本还打算稍作补充，考察恶性循环原则；在那里，我们可以说能够以裸露状态把握这个 $+1$ 的诞生——它是由意指产生的这个“多出来的一”。为了快速说完，让我们指出：按照这项原则，凡涉及一个聚集之整体的东西，都不应当成为“聚集的元素”。配置一个聚集之整体的东西，不能在这个聚集内部。

这意味着：

- 只有从聚集的外部，才能对聚集作出述谓；
- 或者说，只有在聚集之外，才能思考聚集的统一性。

把一个聚集把握为集合，就预设我们把它圈起来。这个圈限本身就是聚集的统一性。

任何聚集的圈限，都是一切关于该聚集的述谓与话语另外产生出来的一个元素。

聚集只有从“多出来的一”出发，才能作为聚集本身被意指。

从这条公式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到下面这条：“多出来的一必须在聚集的元素中欠缺，这个聚集才能闭合。”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不可计数之物、所指之外之物；意指只要叠加一次加倍，就会指向它。这是为了指出：我们必须以何种方式驳回布尔方程，尽管它仍然具有根本地位。

还可以通过考察罗素的类型论来补充这一点。不过，拉康博士已经围绕“我说谎”部分完成了这项考察；在他看来，罗素的类型论从主体的分裂出发产生“我说谎”：只要把“我”加倍，“我说谎”就可以在真之中、在真的要素中得到理解。

真所产生的这种主体分裂，从一个稍有偏折的方向回应了巴什拉的公式：“一切价值都使赋予价值的主体发生分裂。”

我想，关于这种主体分裂，我已经说得足够多，足以让它不至于同意指中的加倍混为一谈——这一点对于理论很重要。

## 拉康

我不再添加评论。我认为，刚才在你们面前得到陈述的这项工作，对我上次作为绝对必要之起点引入的东西构成支持、奠基并与之对应；任何真正符合精神分析场域之要求的逻辑，都必须从这个点出发。况且，这项评论丝毫不具有加倍的意义。

他通过同第一个群——按逻辑—数学意义说，也就是布尔群[注]，这个表面上同经典逻辑更为同质的群——进行对照，向你们展示了某种东西。你们已经看见，正是从这个群本身出发，我们可以构造出这项在先的逻辑，构造出那种从根本上区分意指的地位与意指在能指中的起源的必要性。你们刚才得到了一场极为漂亮的论证。

> [注] 此处依口述保留 groupe de Boole 为“布尔群”。拉康是在概括米勒刚才处理的布尔代数结构，并把它同后续“群”的讨论相对照；不宜未经限定便把这里的口述名称等同于现代代数学中定义更窄的 Boolean group。

与此同时，这也构成一个必需的时段，使我上次设法在你们面前带来的内容得到吸收、补充、检验与构形。下一次，你们将听到它的后续。

# 第4课 · 1966年12月7日

我们上次在这里相聚时，你们已经听到了雅克-阿兰·米勒向你们提出的内容。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能补充多少意见。

我想，你们已经能够在这场报告中看出：它扎实地熟悉那套严格说来由布尔的工作与著作开创、整体上可以称为现代逻辑的东西。

有一点也许值得让你们知道：雅克-阿兰·米勒没有出席我的上一堂……课；姑且说，他也不可能得知那一课的内容，因为连我自己也是两天前才拿到文本。因此，凭借他所选择的路径与报告，他便处在这样一种位置……［原转录句法在此悬置］而且我想，你们在我上次课堂宣布他的报告时，也完全可以感觉到：我并不十分确定他选了什么主题。

这些说明自有其意义，恰恰因为他在你们面前所陈述的东西同我的展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汇合，或者也可以说一种重新套用。当然，他并非毫不知情；也就是说，他知道我的展开目前围绕哪些原则、甚至可以说哪些公理运转。

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借助布尔……

布尔那里当然没有这项主要表述：“没有任何能指能够向自身意指自身”……从布尔逻辑出发，也就是从这样一个转折时刻出发：人们试图形式化经典逻辑，由此发现，这项形式化不仅可以为经典逻辑带来重

大的扩展，而且显现为一种隐蔽的本质；经典逻辑一直依靠它确定方向并建构自身，却以为自己追随的是另一种其实并非其真正基础的东西。今天，我们将尝试圈定后者，并把它从我们将要推进的场域中暂时排开；因为我们已经把这项工作宣布为“幻想的逻辑”。

米勒以令人惊讶的从容，从布尔逻辑的空白场域中重新找到了一个位置、一种情境：能指按其自身功能在那里仿佛被省略了。这个位置正是那个著名的 $-1$；他出色地从布尔逻辑中辨出了对它的排除。

他借这项省略本身指出了我试图在此加以表述之物的位置。我认为，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让我在这里称赞他，而在于让你们把握一种连贯性、一条直线：我们以无意识事实的名义不得不奠定的这套逻辑，就嵌在这条线上。既然我们是我们所是的人，也就是理性主义者，那么不出所料，我们应当期待的显然不是它把此前的逻辑推翻，而是此前的逻辑只会在它那里重新找到自身的基础。

你们也顺带看见了这样一点：在那个要求我们动用某个符号的地方，有某种东西同布尔没有使用或禁止自己使用的 $-1$ 相对应；不过，$-1$ 是否就是实际运用中最合适的符号，还不能确定。

因为一种逻辑——一种形式逻辑——的特性就在于它能够操作。今年我们必须提炼出一些新的算子；它们的影子已经隐约显现在我此前的表述中。为了适应当时听众的耳朵，我曾尽量把它们表述成可以操作的形式——可以操作，是为了操持当时必须操持的东西，而那无非就是精神分析实践。但今年，我们把这项实践推进到它的限度、严格说来推进到它的边界；这迫使我们作出更严谨的表述，圈定我们所处理

的东西。就某些侧面而言，它值得在目前可供我们使用的最一般逻辑表述中得到处理，也就是在以集合功能为中心的逻辑中得到处理。

关于米勒上次带来的内容，我就说到这里。它与其说是我在你们面前所作展开中的一项表述，不如说是位于边缘的一项确认、保证与取景框。

还有一点值得向你们指出：他用“设定的自我意识”[注]这个名称标出萨特占据某个位置的方式；我们今年的任务所涉及的那项逻辑表述就坐落在这个位置上。这里其实只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代位物”。对于我们分析家来说，我们处理它的方式，只需严格等同于我们在操持无意识效果时处理其他“代位物”的方式。

> [注] 各主要见证本均记作 conscience thétique de soi（设定的自我意识），但 ALI/2 校者指出，承接米勒上一课对萨特的分析，此处按理应是 conscience non thétique de soi（非设定的自我意识），可能是拉康的口误。译文保留实录读法，不静默补入 non。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关于结构的陈述无论如何都不是相对于萨特来定位的；因为萨特试图维持主体特权所环绕的那个根本点，恰恰就是这种“代位物”。除了在解释的语域中，它无论如何都不会令我感兴趣。

所以，幻想的逻辑……今天本来几乎应当提醒你们注意同传统相连的、仍未止息的摇摆；但我们只能飞快地做这件事，就像用指尖轻触一口钟，让它短暂振响。这里可以用“大学的”这个词标出这种传统……

如果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并不是指称或贬斥任何一个地理地点，而是 Universitas litterarum［全部学科的共同体］，或者姑且说 cursus classicus［古典课程］[注]……那么，顺带指出下面这件事并非无用：无论还可以赋予“大学”这个词多少当然更具历史性的意义，这里都隐约指向我所谓的话语宇宙。

> [注] 本项目底本作不合拉丁语形态的 cursius classici；罗德里格斯·蓬特综合 ALI/2 等整理本，校作 cursus classicus，而 J.L. 版此处听录不清。前面的 Universitas litterarum 也不是狭义“文艺”，而是诸学科或学问的总体；两语共同引出 université/univers（大学 / 宇宙）的词形回响。

至少，把这两个词放到一起并不是徒劳的。

现在很清楚，在哲学教师围绕逻辑表现出来的这种踌躇中——请回想他那套华尔兹舞步……

我想，在座诸位几乎全都在学年里经历过它……问题是：我们究竟在谈什么？

- 思想的规律，还是思想的规范？
- 是思想实际运作的方式——姑且说，我们将以科学方式把它提取出来——，还是思想应当受到引导的方式？

请承认：直到今天，这场争论仍未得到裁决；这也许足以让我们产生一个怀疑：大学的功能——取我刚才表述的意义——也许恰恰就是避开这项裁决。

我只想说，这项裁决——我谈的是逻辑——也许同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关系更为密切，而不只是关系到思想。至少思想仍悬置在有关自身

规律的这项两难中，由此让我们继续追问：它是否适用于所谓“世界”——更确切地说，适用于实在——；换言之，它是否没有在做梦？

我并没有丢掉自己的精神分析之弦。我所谈的事情同我们分析家有关，因为对于分析家来说，知道思考着的人是否在做梦，是一个具有极具体意义的问题。

为了吊起你们的胃口、让你们保持期待，请知道：今年我确实打算提出“醒来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相反的另一端，把醒来当作思想的规范——这同样是我们关心的事！

而且，我们不会把这个问题的维度缩减成那套细小的打磨工作。哲学课教师在讲逻辑时，通常会借这项打磨，让这些规律与规范最终呈现出同一种“光滑”，使手指可以从一边滑到另一边；换言之，使我们能够闭着眼睛操持这一切。

对于我们——我说的是我们分析家——，所谓真的维度并未失去它的起伏。归根到底，它本身并不需要、也不蕴含思想的支撑。如果追问这里所说的真究竟是什么、某种规范的幻想又围绕什么被唤起，那么从一开始就清楚显现：它并不内在于思想。

我有一天曾允许自己——仍然是为了让必须振动的耳朵振动起来——写出并竖立一个形象。其实，让这个形象活起来并不困难：那就是人们历来描绘的“真理从井中出来”。我让她说：

“我，真理，我说话。”[注1]　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标出我们必须维持的这一处起伏；严格说来，我们的经验就扣在这里，而且绝不可能把它

从弗洛伊德的表述中排除。因为弗洛伊德立刻就被逼到了墙脚，而这并不需要别人出手：他把自己置于墙脚。

> [注1] 参见拉康《文集・弗洛伊德之物》，第 409 页。

解释场域如何被预设，弗洛伊德的技术又以何种方式为解释提供契机——换言之，就是自由联想——，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某种形式组织的核心。数理逻辑的最初步伐正从这种组织中勾勒出来。它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不可能没有让你们所有人的耳朵感到一阵搔痒——，叫作网络；是的，还可以说得更确切些，不过今天我的职责不是为你们精确说明或回顾所谓的“格”（treillis）或 lattice——后者就是 treillis 在英语中的对应说法[注]。

> [注] réseau 是一般的“网、网络”；treillis/lattice 在日常语言中是网格、格架，在现代数学中则指带有上确界与下确界运算的“格”。拉康借普通的网与桥的形象进入技术术语，中文无法用同一个词同时呈现两层意思。

无论在弗洛伊德最初关于一种新心理学的草图中，还是在他后来组织精神分析会谈之实际操持的方式中，他都可以说超前于这个词而建造了这样的东西。

而在《梦的解析》的某个确切位置，当有人向他提出异议时……

我碰巧没有带来今天本已替你们标好页码的那一册……他必须回答下面这项异议：

“当然，按照你的操作方式，在每一个岔路口，你都会找到一个所指，把两项意指桥接起来；用这种组织桥梁的办法，你总能从某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我当初从 Orus Apollo[注2] 中摘出那幅小图——它碰巧来自十六世纪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一种解释——，把它放在一本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名叫《精神分析》的期刊上，并非毫无理由：“耳朵与桥”。

[注2] 参见 Orus Apollo Niliacus（亦作 Horapollo Niliacus）：《埃及人象形文字记号的意指》，巴黎：J. Kerver，1543；让·马丁据希腊文译成法文，第二卷第 23 节。另参见弗洛伊德《达·芬奇童年的一段回忆》中引用的《荷拉波罗象形文字集》（“秃鹫”），以及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

弗洛伊德那里谈的正是这个。这个网络或格的每一个汇合点——他教我们把最初的询问奠定在那里——确实都是一座小桥。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而人们对他的异议是：如此一来，一切都会解释一切。

换言之，从根本上反对精神分析解释的，并不是什么加引号的“科学批评”……

人们通常凭借那些进入医学领域的头脑在哲学课那年留下的唯一行囊来想象这种科学批评，也就是：科学建立在经验上！

当然，人们并没有翻开克洛德·贝尔纳，但还记得书名……这不是一项科学异议，而是一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传统的异议；在那个时代，人们知道逻辑是什么。尽管我们今天拥有各种传播手段，这种知识当时却比现在普及得多。

事情甚至到了这个地步：最近，我在此前向你们提到的一场访谈中不经意地说，自己对评注的兴趣来自经院学者的一种古老实践；后来我请求他们把这句话删掉。天知道人们会从那里推导出什么！［笑声］

简而言之，中世纪的人知道：Ex falso sequitur quodlibet［从假可以推出任意命题］。换言之，“假的特性是使一切为真”。假的特性在于，我们可以用同一步伐从它推导出假与真。它并不排除真。

如果它排除真，辨认它就太容易了！不过，要看出这一点，恰恰必须做过最低数量的逻辑练习。据我所知，直到今天，这还不属于医学教育的一部分；实在很遗憾！

很清楚，弗洛伊德的回答方式立刻把我们带到了网络结构的场域。

当然，他没有以我们今天可以赋予它的全部细节和精确性来表达它。

不过，知道他如何能够、或者如何没能从布伦塔诺的教学中获益，会很有意思。他肯定不是不知道布伦塔诺；他的大学履历为我们提供了证据。

网络结构的功能，确切说来就是联想线彼此覆盖、交叉并汇聚于一些经过选择的点，又从这些点上选择性地重新出发的方式——这正是弗洛伊德指出的东西。从他此后的全部著作中，我们已经充分知道：他对这个严格说来就是真理的维度抱有何等忧虑，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何等真正的关切。

因为如果只从现实的角度看，事情就很轻松！甚至可以知道，创伤也许只不过是幻想。从某种方式说，幻想反而更可靠；正如我正在向你们展示的，它是结构性的。不过，这并没有让弗洛伊德安心——他当然也完全有能力像我一样发明这一点，你们想必知道。

他问：真理的标准在哪里？如果不是沿着这条线索、出于这项特有要求，他就不会写出《狼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真的吗？”

他以询问《狼人》的重复梦中显现的那个根本形象时所发现的东西，来支撑这个问题。

而“这是真的吗？”并不可以缩减成：他是否确实在某个年龄经历过借助这个梦中形象重构出来的事情。关键在于——只要阅读弗洛伊德，你们就会看见——主体“狼人”如何能够验证这个场景，以他的全部存在验证它。他是通过自己的症状来验证的。

这意味着——因为弗洛伊德并不怀疑原初场景的现实性——：他如何能够以严格属于能指的术语来表述它？你们只需想起其中涉及的罗马数字五的形象，以及它如何到处再次出现：女人张开的双腿，或者蝴蝶双翼的拍动。这样就可以知道并理解，这里谈的是对能指的操持。

真理同能指的关系——精神分析经验借以绕道汇入逻辑最现代进程的那条路径——恰恰在于：能指同真理的这项关系可以让任何支撑它的思想发生短路。

现代逻辑的地平线上隐约显出一种目标：把逻辑缩减为对仅仅作为书写之物的正确操持。同样，对我们来说，有关我们所处理之物的验证问题，也沿着能指游戏这条直接的线索通过；因为真理问题仅仅悬系于能指。

要提出“真”这样的词并不容易：最可疑的各种加引号的“直觉”会立刻带着全部回声混入其中，异议也会随即涌现。踏入这种场域的人凭借古老经验都太清楚了：被热水烫过的猫，连冷水也会害怕。

可是，谁告诉你们：仅仅因为我让你们说“我，真理，我说话”，我就因此为“存在”主题重新打开了入口？

至少让我们多看一眼，再作判断。先只把握我刚才特意打成的这个结：真理与[注]……

> [注] 底本在 entre la vérité…（“在真理与……之间”）之后悬置，下一段才给出结的另一端。原译成“在真理之间”会凭空制造多个“真理”；译文保留口语停顿，并由下段补足：被人格化的“真理”其实指向能指与真理之关系的起源点。

而我没有借此指明任何人格，除了我让她说出“我，真理，我说话”这些词的那一位。除她以外，这里不涉及任何神圣或人类的人格……这个“她”就是能指与真理之间各种关系的起源点。

这同我刚才的出发点有什么关系？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把你们带进最形式化的逻辑场域，就忘记了逻辑的命运——按照我刚才的说法——实际展开的那个场域？

非常清楚，伯特兰·罗素先生比雅克·马里旦先生更加关心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项提示。此外，我在这里提到《加龙河的农民》——这是他最近的一身装束——，并不是为了树立一个靶子。

你们不知道《加龙河的农民》已经出版了吗？那就去买一本吧。［笑声］

这是雅克·马里旦的最新著作。马里旦对经院哲学家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关注圣托马斯哲学的影响如何在他们那里展开。归根到底，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里提到这种哲学；因为设置存在原则的某种方式终究会影响人们如何处理逻辑。不能说它会阻止逻辑操作，但在某些时候，它可能构成障碍。

无论如何，我想说明——请原谅这段插话——：我在这里提到雅克·马里旦，因而也含蓄地鼓励你们去读他，并不是说他的书不值一读；它其实远非毫无趣味。不过，请你们怀着这样一种眼光去读：看看书中展示的悖论。正如作者本人强调的，他已经到了高龄，却仍保持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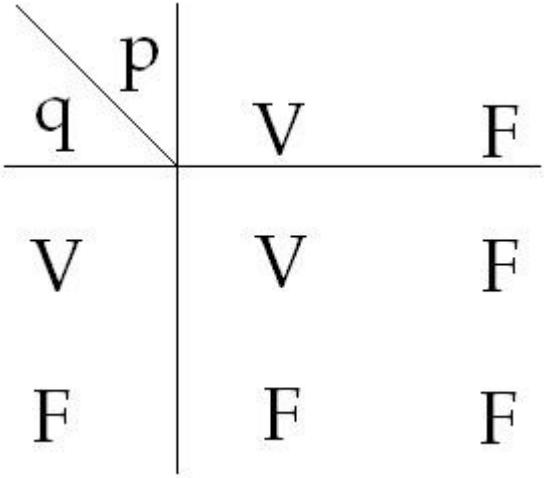
样一种严谨；这份严谨让我们看见某种东西确实一路生长，直至走入死路……

这是一条漫画式的死路，却极其准确地标出了现代思想发展的一切起伏……他依然怀着最不可思议的希望，期待某种东西应当在现代思想的位置上、或者在它的边缘发展起来，从而维持他最核心的信奉，也就是他所谓的“存在直觉”。

他为此谈到“哲学的爱欲”。老实说，既然我在你们面前提出了“欲望”，就没有理由拒绝使用这样的词。不过，在这个场合使用它，也就是以存在哲学的名义期待一种自然哲学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复兴，在我看来，所依凭的是一种只能归入意大利即兴喜剧语域的爱欲！［笑声］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为了拉开距离并加以拒斥，在书中顺带提出若干极为中肯的评论——不止一条，事实上贯穿全书——，例如关于科学结构的评论。我们的科学确实同知识维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说得非常正确。但这一点本身并不包含那种复兴遭到抛弃的知识——古代知识——的希望或许诺，而这种希望会在我们的视角中得到强化。

这段插话之后，我回到我们要询问的东西。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逻辑学家用来引入命题逻辑若干基本函数的真值表。




写出两个命题的合取，就蕴含着……

我提醒你们，它要用一张表来写——我不会把所有表都画出来，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查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两个命题的取值放在这里：

- 命题 $p$ 可以取真值或假值，也就是说，它可以为“真”或“假”；
- 命题 $q$ 同样可以取真值或假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合取”——也就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只有当两者都为真时才是真的。在其他一切情况下，它们的合取都会产生假结果。

这里涉及的就是这种表格。我不必在你们面前逐项变换它，因为你们只须翻开任何一本现代逻辑著作的开头，就能看见例如析取、蕴含或等值如何得到不同的定义。

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支撑，但也只是支撑与依托；我们真正必须追问的是：下面这件事是否合法……

我们通过言语操持的东西，我们在说“存在真理”时说出的东西……既然把它写下来将成为我们进行操作的基础，我们把自己所说的东西写下来，是否合法？

事实上，我刚才已经说过并反复强调：现代逻辑想要凭借一项书写规则建立自身，我没有说凭借一项约定。那么，这项书写规则当然建立在什么之上？建立在下面这项事实之上：在构成其字母表时，我们设置了若干被称为公理的规则，规定如何正确操持这些字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向自己作出的承诺（parole donnée）[注]。

> [注] parole donnée 通常指“作出的承诺、给出的信用”，字面又是“已经给出的言语”。拉康借此把公理的初始规定同时说成一项书写规则和说话者对自己的约束；“一句承诺”会误把 parole 当成语法上的句子。

我们有权把代表真与假的 V 和 F 写进能指中，作为可以由逻辑操持的东西吗？

无论你们手边那些逻辑小册子中的“真值表”具有何种引论性、甚至前提性的特征，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套逻辑的全部发展努力，都将是不从这些表格出发而建造命题逻辑；当然，在以另一种方式建成其可推导性规则以后，仍可以重新回到这些表格。

不过，我们还关心——至少可以这样说——：人们曾经使用这些表格，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这里特别指斯多葛逻辑。刚才我提到 Ex falso sequitur quodlibet［从假可以推出任意命题］；这项说法当然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显然，没有什么地方比斯多葛派更有力地表述了它。

关于真与假，斯多葛派沿着下面这条逻辑路径提出问题：

- 要让真与假同严格取我们这里所赋意义的逻辑发生关系，必须有什么条件？

-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中，逻辑的基础只能取自语言的表述、取自能指链。因此，他们的逻辑是命题逻辑，而不是类逻辑。

要形成一种命题逻辑，甚至仅仅要让它能够操作，命题必须如何围绕真与假彼此衔接？

- 要么，这种逻辑同真和假毫无关系；

- 要么，它确实同两者有关：真必须产生真。

这就是所谓的蕴含关系；在我们这里所取的意义上，它只涉及两个命题环节：

- “前件”（protase）。我说“前件”而不说“假设”，是为了避免立刻让你们产生“我们开始相信某件事”的观念。这里不涉及相信，也不涉及相信它是真的；这里只是把它设置出来：如此而已。也就是说，被肯定的东西被肯定为真。

- 第二个命题则是“后件”（apodose）。

我们把蕴含定义为“可能存在的某种东西”，仅此而已：一个为真的“前件”与一个为真的“后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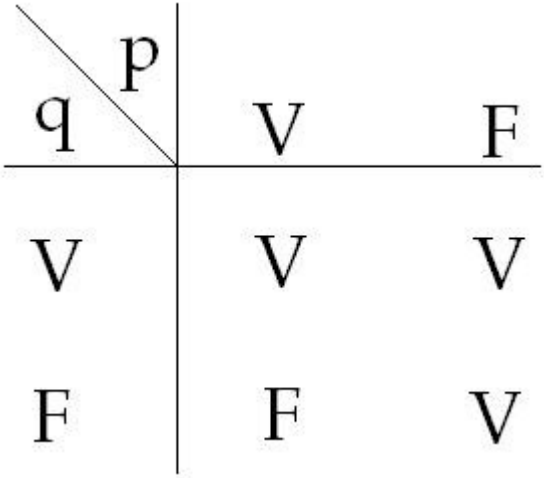
这只能产生某种被我们放在括号内、并构成一项真联结的东西。

这完全不意味着只有这种情形！假设同一个“前件”为假，“后件”为真；斯多葛派会告诉你们，这项蕴含是真的，因为恰恰有 Ex falso sequitur quodlibet：假既可以蕴含真，也可以蕴含假。因此，如果后件为真，就不存在逻辑异议。

蕴含并不意味着原因。蕴含意味着这样一种联结：“前件”与“后件”按照真值表的某种方式在其中结合。

唯一不能成立的情形——至少一位名叫斐洛的人[注3]所创立的学说如此，他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前件”为真而“后件”为假。真不能蕴含假：这是我们得以让能指链本身在同真理的某种关系中接受操持的最根本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张以这种方式建造的表；我再说一遍：当命题 $p$ 为真而命题 $q$ 为假时，蕴含联结就被标记为假。

> [注3] 这里指墨伽拉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辩证者”斐洛（约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他提出了当代符号逻辑仍在使用的实质蕴含。另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律西波斯（约公元前 280—前 200）提出严格蕴含——“如果现在是白天，那么现在是白天”——并批评斐洛；狄奥多罗斯·克洛诺斯（公元前四世纪）则提出形式蕴含。另参见扬·武卡谢维奇：《命题逻辑史论》，法译收入让·拉尔若编《数理逻辑：文本》，巴黎：Armand Colin，U 丛书，1972，第 9—25 页；该文分析从墨伽拉的斐洛到弗雷格的命题演算史。




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已经说过：这是逻辑最根本的存在条件。问题十分明显：当我们接着必须谈论写在这里的东西时，也就是当陈述行为的主体入场时，我们应当怎么办？为了凸显这一点，只须观察我们说出下面这句话时发生什么：

“某事为假这件事是真的”（qu’il est vrai qu’il est faux）。

它纹丝不动；也就是说，假也许只是重新取得了某种光泽与边框，于是以光芒四射的假面貌出现。不过，这终究不是什么都没有。

说“某事为真这件事是假的”（qu’il est faux qu’il est vrai）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的意思是，我们奠定了假。但两者真的完全一样吗？

即使只为指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作出标记：我们宁愿说 il est faux qu'il soit vrai［“它为真”是假的］[注]。

> [注] 上一句 il est faux qu'il est vrai 的内层动词 est 是直陈式；这里改成 soit，是虚拟式。中文两句表面相同，无法直接显示语气变化；法语虚拟式标明，一旦陈述行为对“真”作否定，内层命题便不再以已断定的事实方式出现。

虚拟式的使用向我们表明：这里发生了某种事情。

说“某事为真这件事是真的”同样可以成立，并给我们留下一个得到保证、尽管属于同义反复的真。

但是说“某事为假这件事是假的”，无疑不能保证同一秩序的真。

说“它并非是假的”，并不因此就是在说“它是真的”。所以，随着陈述行为的维度出现，我们再次看见：某种原本只想在书写层面完全自动运作的东西，重新被悬置起来。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点何等容易滑动；可以说，戏剧恰恰从主体的这项双重性中冒出来。我毫不犹豫地要用一则小故事说明它。这则故事我已经提到过几次，因为它并非没有影响——姑且说，它有自己的经历。某个人深受我教学最初表述的吸引，有一天，一项抗议、甚至一项要求从他喉咙里突然涌出，化作向天空发出的动人呼喊：

- “为什么，”这个人说，“为什么他不说出关于‘真’的‘真话’？”[注]

> [注] le vrai sur le vrai 让同一个 vrai 先后充当“真的话 / 真理”与“真的对象”，紧接着又被压缩成字母式“V 在 V 之上”。中文用“真话 / 真”区分句法角色，但无法完全复制法语同词重叠的效果。

我想，只须重新回到书写的能指，这种急迫乃至忧虑就已经可以得到充分回答。关于真的真话！V 叠在 V 上；能指不能向自身意指自身，除非它所意指的恰好不是它自己，也就是说，除非它使用隐喻。没有任何东西阻止隐喻用另一个能指替代真理的这个 V；这时，它可以让真理按照隐喻通常的效果——也就是创造一个假的所指——显现出来。这甚至一直在发生。

哪怕面对我今天试图作得如此严谨的话语，它仍然可能……

在那些多少可以恰当地称为你们头脑的许多角落里［笑声］……产生这类恰恰同隐喻中的所指生产相连的混淆。

所以，如果我听说，正是从发出这项怀旧祈求的同一个源头，最近有一项陈述把弗洛伊德的教学称作——那张嘴说得何其优雅——“概念稀释”（délayage conceptuel）[注]，也不奇怪。这里确实有某种坦白，恰好标明了部分对象同主体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

> [注] délayer 既可指用液体把某物调稀，也可贬指把论述拉长、冲淡。拉康抓住前一层物质意象，随后把“稀释”一路牵到芥末罐和“稀屎”；若只译成“概念上的冗长发挥”，便会切断这串粗俗而有意的联想。

无论是把它当作理想，还是仅仅承认有可能通过稀释弗洛伊德的概念来评注他的文本，都会不可抗拒地让人想到某种绝不可能满足部分对象功能的东西：部分对象必须能够被切断。

无论如何，芥末罐……那个我曾经界定为必然空着——没有芥末——的芥末罐，都不可能用“稀释”足以唤起的东西令人满意地填满，也就是用稀屎来填满。［笑声］

极其重要的是，要看见这些原初对象同对所谓主体辩证法的一切正确操持之间具有怎样的连贯性。回到关于蕴含的最初几步，我们必须让真理与书写的接合处显现出来，也就是：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不可以”意味着什么？归根到底，它的定义仍完全是任意的。在现代逻辑中，一套字母表在某个系统中运作时，唯一设置的限制就是最初给出的公理式承诺。那么，“不可以”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最初给出的禁令式承诺中，它具有一项意义。但其中有什么可以写下来？必须在书写层面提出否定问题，因为正是书写把否定规定为一种逻辑运作。

当然，在这里，我们立刻看见了某种必然性；它最初让人们在这些直观图像中使用否定。这些图像由人们甚至还不知道是边界的第一幅图标出，可以说是某种界限的图像。亚里士多德引入的原初逻辑——“谓词”逻辑——在那里标出：一个类由某个“给定谓词”刻画的“场域”，以及被“不与该谓词相连”标示的“场域之外”。

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层面上，人们还没有看见、也没有表述：这包含着话语宇宙的统一性。

正如我曾在某处谈到无意识时写过的，为了让人感觉到其中的荒谬：说“存在黑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切不是黑的东西”，这具有某种意义；这就是类逻辑或谓词逻辑的基础。

恰恰因为其中已经包含某种可疑之处，甚至包含一条死路，人们才尝试奠定另一种东西。

不是今天，而是在接下来的几次课程中，我会尝试为你们完整地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各个逻辑层次，区分书写本身迫使我们在否定问题上区分出来的东西。

我会借助一些同样清楚的小写字母——一旦写在这块黑板上就同样清楚——向你们展示：存在四个不同层次的否定；经典否定只是其中之一，它诉诸、并且似乎只奠基于不矛盾律。

这项技术区分——我的意思是，可以用形式逻辑严格表述的区分——必然极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质疑弗洛伊德所说的那句话。自从他说出这句话以来，人们就一直复述它，却从未有过哪怕最微小的考察开端：“无意识不知道矛盾。”

某些说法以这种照明箭矢的形式射出——因为它们确实把我们带上通向最根本展开的道路——，却始终悬在那里，实在令人悲哀。以至于一位确实正式拥有“公主”头衔的女士，也能够复述它，还以为自己说出了某种东西！

这恰恰就是逻辑的危险：逻辑只有在人们能够通过书写加以操持时才获得支撑；但严格说来，没有谁能够保证一个谈论逻辑的人真的说出了任何东西。

正是这一点使逻辑遭到怀疑！也正因此，我们如此有必要借助书写装置。

不过，我们自己的危险与风险是：必须看见这种否定如何在书写表述之外出现。例如，它从哪里来？只凭我已经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装置，我们可以在哪里把握它，又将被迫在哪里把它写出来？

就取这项蕴含：命题 $p$ 蕴含命题 $q$。让我们尝试从 $q$ 出发看看情形如何，也就是：如果把命题 $p$ 放在命题 $q$ 之后，我们能够对 $p$ 表述什么？那么，我们必须把否定写在前面、旁边或上面，总之写在某个同 $q$ 相连的位置：$p$ 蕴含 $q$ 表明，若非 $q$，则非 $p$。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例子，而且是最鲜明的例子之一。它表明某种东西必须在书写中出现；如果以为它同刚才作为补集而运作的否定是同一种东西，就大错特错了。后者例如自行把话语宇宙设置为一。两者如此不相契合，以至于只须作出规定，就可以把它们彼此拆开，让两者分别运作。

因此，在否定的各种变体中，有些从可写之物的前沿向我们提出询问；也就是说，从陈述行为的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双重性被消除之点[注]——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说，正是从这项双重性得到维持之点——向我们提出询问。

> [注] J.L.、CD、ALI/2 与本项目底本在前半句一致作 s'élimine（“被消除”），拉康随即又以 se maintient（“得到维持”）重说同一点。校勘本将前者标作可疑但未擅改；译文保留这项现场的反转，而不把两句抹平成同一判断。

首先，我们将遇到否定的一项功能：否定把它所谈之物排斥出一切话语秩序，尽管正是话语把这个东西表述出来。

也就是——我会非常明确地向你们指出——弗洛伊德在表述经验的第一步时提出的东西，而它一直受到误认。这项经验由快乐原则构成结构；弗洛伊德说，它“被安排为一个‘自我’与一个‘非我’”。

人们太缺乏逻辑训练，以至于没有看见：此刻不可能涉及……而且这种理解更加错误，因为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两个层次得到了区分：

自我与非我在 Lust – Unlust［快乐—不快］的对立中得到界定……它们绝不能被理解为话语宇宙所强加的那种互补关系；弗洛伊德把它同第一行所写的 Ich – Aussenwelt［自我—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后者并不属于同一个语域。

如果自我与非我在这里意味着“在一个话语宇宙中把握世界”……

而当人们认为原初自恋可以介入精神分析会谈时，严格说来唤起的正是这种看法……那么，这就意味着：弗洛伊德所标示的婴儿主体在快乐原则最初运作的那个点上，已经能够进行逻辑运算。

然而，这里严格涉及的是自我在使它感到愉快之物、在 Lust［快乐］中的认同：

- 这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在这里以想象方式发生异化；
- 这意味着，令人愉快的东西恰恰在外部被分离出来，成为自我。

这个最初的“不”对于自恋结构具有奠基地位；在弗洛伊德此后的展开中，它将一直发展为那种对爱的否定。人们在我的话语中找到这一点时，不会说我在说关于真的真，而会说我正在说关于弗洛伊德所说之物的真。

一切爱都奠基于这种原初自恋——弗洛伊德从这项说法出发，要求我们弄清这项所谓普遍功能究竟如何；因为它前来同刚才受到揭露的著名“存在直觉”携手。

这种否定，我们将称为“mé”（μή）——误认（méconnaissance）之 mé[注]——；它已经向我们提出自身的问题。它有别于补集：在话语宇

宙中，补集标示——它真的能够标示吗？——相对项。我们可以姑且把这项相对项称为“反项”，不要再说得更多，也不要把它称为“反面”；因为即使在弗洛伊德那里，后者同它也截然不同。

> [注] 拉康把法语贬义 / 错误前缀 mé- 从 méconnaissance 中拆出，同时写成希腊否定词 μή（mē）。这不是普通的“不”或集合补集，而是构成自恋式误认的否定方式；“误认之 mé”保留词形，不能在正文中直接化约成一个中文否定词。

接下来，将有一种东西进入更远的位置；它在逻辑书写中比目前这种形式更便于操持……

也就是我刚才围绕蕴含提到的东西……这些否定在反转中完全不透明；当我们规定它们的出现时，可以在蕴含本身中把它称为“并非没有”（pas sans）[注]。这里的蕴含取斯多葛传统所定义的形式；无论它有多少悖论，我们都无法回避它。

> [注] pas sans 字面是“不无 / 并非没有”。它把 $p \Rightarrow q$ 的逆向必要条件读成“$p$ 并非没有 $q$”，却不声称 $q$ 是 $p$ 的充分原因；因此下文正从这种悬而未决的联结中引出“原因”的位置。

因为这里确实存在某种悖论：无论取什么命题 $p$ 与 $q$，只要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项蕴含。比如说：“如果某某夫人的头发是黄色的，那么等边三角形[注]的高就具有某种比例。”

> [注] 本项目底本与 J.L. 整理文本已作 triangles équilatéraux（等边三角形）。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另记现场材料中的口误与笑声：拉康先说成 triangles quadrilatères（“四边三角形”），随后才回到“等边三角形”。正文采用校正后的术语，注中保留这项有意外喜剧效果的实录异文。

这种用法无疑有些悖谬。不过，反转位置所蕴含的是：若要从第二个命题回溯第一个命题，该条件就变成必要条件；正是从“并非没有”这一侧发生回溯——这件事并非没有另一件事。

某某夫人的头发可以是黄色的；对我们来说，这同等边三角形必定具有某项性质并无必要联结。然而，她的头发是黄色还是不是黄色，终究都并非没有那件无论如何都为真的事情。

所谓原因的出现位置与方式，同时在这个“并非没有”的悬置周围隐约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赋予这个幽灵般的存在（être fantomatique）[注]以意义和实体——尽管科学展开的一切显然总是趋向于消除它，而且只有在我们甚至不再需要谈论它时才达到完满，人们却从未成功地把它从这个接合处驱逐——，那么，“并非没有”的功能及其占据的位置，将使我们能够把它逼出来。

> [注] 此处是 fantomatique（幽灵般的），不是本研讨班题名中的 fantasmatique（幻想性的）。它同后面的 exorciser（驱魔、驱逐）组成“幽灵—驱魔”的词汇链；两词在法语中音形相近，中文必须分译。

最后谈一点；它将构成我们下次会面的全部对象与问题：词语“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能够让它出现：

- 既不把它当作补集的形式；
- 也不把它当作误认之“mé”（μή）的形式；
- 也不使用这个“并非没有”来表述它——当“不”将要应用于那些最根本的术语时，我曾让有关无意识事实的问题围绕这些术语运转。

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非存在”时，我们是否还能想到：它所涉及的是某种位于存在之泡周围的东西？

“非存在”就是外部的全部空间吗？当我们谈论这个“非存在”时——说实话，我们谈得十分混乱——，甚至可以暗示我们所指的就是它吗？在这个场合，我宁愿按照真正涉及的东西、按照无意识所质疑的东西来命名它：“我不在的地方”[注]。

> [注] 拉康从名词化的 non-être（非存在、非存在者）移到带人称的 le lieu où je ne suis pas（我不在 / 我不存在的地方）。法语 être 同时是“存在”与系词“是”，suis 又可听作“我是”或“我在”；正文以“我不在”承接 lieu（地方），注中保留“我不存在”的本体论回声。

至于“不思”，谁会说它能够以任何方式在整个谓词逻辑所环绕的东西中得到把握？这里指那个著名的外延与内涵区分——其实它根本不是区分。

仿佛内涵会同外延语域构成哪怕最微小的对立；然而很清楚，逻辑朝内涵方向迈出的每一步，始终并且只在完全从外延角度处理事物时才得以迈出。

如果否定必须继续同外延相连，这是否足以成为理由，让它在未经根本询问的情况下继续应用于我们所处理的东西？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有这个“不在”；同样，我们在主体问题上关心的那种“存在”也同思想相连。那么，这个“不思”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意思是：它必须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才能把它写进自己的逻辑？

“我不在”与“我不思”的问题，就是我下次谈话将要围绕的核心。

# 第5课 · 1966年12月14日

在等待我也许会用到、希望很快就能送来的粉笔时，我们先谈点……小消息吧。

这本书在某个区域得到怎样的接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想，在这里谈谈它并不偏离使我们相聚的事情。这个区域，恰恰就是在座诸位全体所代表的区域。

比如，在一些遥远的大学里，我没有理由以为自己此前仅限于在研讨班中讲述的东西已经产生多少回响；可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却有人索要这本书。这很有意思。

既然我所暗指的是比利时，就顺带宣布：今晚十点，“布鲁塞尔广播电台”第三套节目……

不过是在调频波段，所以只有住在里尔一带的人能够收听；但我知道，自己也有一些里尔听众……今晚十点，节目会播出我对一位前来采访我、极为亲切的人所作的一小段回答[注1]。

> [注1] 雅克 · 拉康：《比利时法语广播电视台访谈》，1966 年 12 月 14 日；1982 年刊于 Quarto 第 7 期，第 7—11 页。

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还有更加遥远的国家；在那里，事情不一定总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总之，既然必须作个过渡，我就从有人向我提出的一道蠢问题出发。

我所谓蠢问题，并不是你们可能以为的那种东西；我的意思是，它绝不会令我不快——我喜欢蠢问题。我也喜欢蠢女人，当然也喜欢蠢男人；这不是哪一个性别的特权。

说到底，我所谓的蠢，有时只是某种自然并且本色的东西。人们太快把一种习惯说法（idiotisme）[注]同独特性混淆；其实它是某种自然、简单，总之经常同情境紧密相连的东西。例如，这位提问者没有翻开过我的书，却向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

> [注] 拉康从 idiot/idiote（蠢人、蠢女人）滑到 idiotisme。后者通常不是“愚蠢”，而是某种语言或某个情境所“特有”的习语；propre 也兼有“本有的、特有的”之义。中文只能分译为“蠢 / 习惯说法”，故在注中补出同一词根的连锁。

“您的《文集》各篇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必须说，单凭自己，我不会想到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我根本想不到还会有谁想到它。不过，这其实是一道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尽了全力回答它。天哪，我就按照它被提出的方式作了回答。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它第一次向我本人提出，所以对我而言，它成了真正的询问源头。简而言之，我的回答是：在我看来，使它们联结起来的东西……

我这里想到的与其说是我的教学，不如说是我的《文集》，想到这些文章如何呈现在一个恰好正要翻开它们的人面前……这项联系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把某种属于所谓“同一性”秩序的东西联系到自己，并将它应用于自己。

我的意思是，从《镜像阶段》一直到我以《主体的颠覆》为题写下的最后一些说明，归根到底，这也许就是那项联系。正如你们知道的，今年……

我只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重申这一点；也为他们说明，我讲的是“幻想的逻辑”……我认为自己必须从下面这项说明出发。这里的熟客对此并不陌生，但它至关重要：
“能指不能向自身意指自身。”

这同“主体可以把何种同一性应用于自己”这个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不过，为了把话说得更响亮一些，这部文集从开头一直维持到结尾的联结，确实就是一个在《文集》各篇中受到深入质疑的东西——这样说已经相当克制——；它以一个人人都会采用、而且我必须说带着令人遗憾的确信维持下去的公式表达出来：“我，我就是我！”[注]

> [注] 原文：« moi, je suis moi ! »。这里的三个“我”分属两种法语形式，并占据三个不同位置：第一个 moi 是置于句首并由逗号分开的重读人称代词，作为话题与强调项，近于“至于我”；中间的 je 是与动词 suis 紧密相连的非重读主语代词，标示陈述中的第一人称主语位置；最后一个 moi 仍是重读代词，但在 être 后作表语，成为 je 用来规定自身的那个“我 / 自我”。因此，这个句式并非单纯重复同一个词，而是用 je suis 把话题化的 moi 与表语位置的 moi 断言为同一。拉康在此质疑的，正是这些位置可以无缝重合的“确信”；不应把语法主语 je 直接等同于言说行为的主体，也不应因两个 moi 词形相同，就先验地认定它们占据同一个结构位置。参见我（je）、自我（moi）与“我是一个他者”。

相关知识卡 我（je）、自我（moi）与“我是一个他者”

我想，你们很少有人无需经过斗争，就能让这项信念动摇。况且，即使有人已经从自己大大小小的纸张上划掉了它，它仍然始终十分危险。

事实上，人们立刻踏上一条滑行的道路。我在今年开头再次指出了它——你们看，这个问题立刻并且以最自然的方式提出——：那些如此牢固地确立了这项确信的人，也会同样轻率地裁定什么不属于自己：“那不是我；我没有那样做。”

“那不是我”并不是婴儿的特权。甚至还有一整套名叫心理学（psychologique）、说明每个人的世界如何生成的理论，会干脆从这里出发：经验的最初几步将是……

对于亲历经验的存在者，也就是 infans［尚不能言说者］[注]、随后成为幼儿的存在者……心理学教授说，他会区分“自我”与“非我”。

> [注] 拉丁语 īnfāns（属格 īnfantis）由否定前缀 in- 与 fārī［说话］的现在分词 fāns［说话的］构成，字面是“不能 / 不会说话的”；它后来也名词化为“婴儿、幼儿”。法语 enfant 由 infans 演变而来，infantile 则经拉丁语 infantilis［儿童的］派生。拉康在这里保留拉丁词，又紧接着说 puis ensuite infantile，因而让通常被“婴儿”这个年龄名称遮蔽的“言说”维度重新显出来。不过，这并不表示他认可一个先于语言、封闭自足的“自我”：紧接着，他正批评发展心理学把“自我 / 非我”当成可以靠否定界限和排中律直接切开的两个领域，并由此避开“我是否就是我”这一主体问题。参见Infans：从“不能言说”到“婴儿”。

相关知识卡 Infans：从“不能言说”到“婴儿”

一旦走上这条路，问题显然就不能再前进一步。因为人们进入“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仿佛只凭一道否定界限、我想还外加排中律，就可以把两者判然切开；这样一来，唯一重要的问题——“我，我就是我吗？”——就完全被排除在场域和游戏之外。

可以肯定，任何读者只要翻开我的书，很快就会被这道联结系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因为被这道联结系住的东西，为他提供了足够多的机会去关注别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些事情被

系在这道联结中，它们才得到照明，也因此再次滑出联结的场域。由此可以理解：问题显然不可能在认同（l'identification）本身的场域得到真正解决。

恰恰必须把这个问题以及它所牵涉的一切移到别处，尤其是无意识问题。必须说，一谈到无意识应当同什么认同，它所呈现的困难立刻更为显眼。我们在这个认同问题上诉诸结构作为参照，却不把问题仅仅局限于主体以"我"的认同自以为能够抓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从认同场域中直接、直观给出的东西之外出发，例如从我刚才重新提到的这项说明出发："没有任何能指能够向自身意指自身。"

那么，既然这里涉及结构，今天就从我索要这些粉笔的理由开始……

不过，我有时困窘的一项来源是：为了向你们解释某些要素，我必须作相当漫长的绕行。这些要素没有进入你们触手可及的范围，也就是没有得到足够普遍的流通，从而让我讲话时可以把所谓最基本的真理视为既已掌握——这当然不是我的错……我要在这里为你们画出所谓一个群的图式。我已经多次从例如集合论出发提到"群"意味着什么[注]；今天不会重新开始，尤其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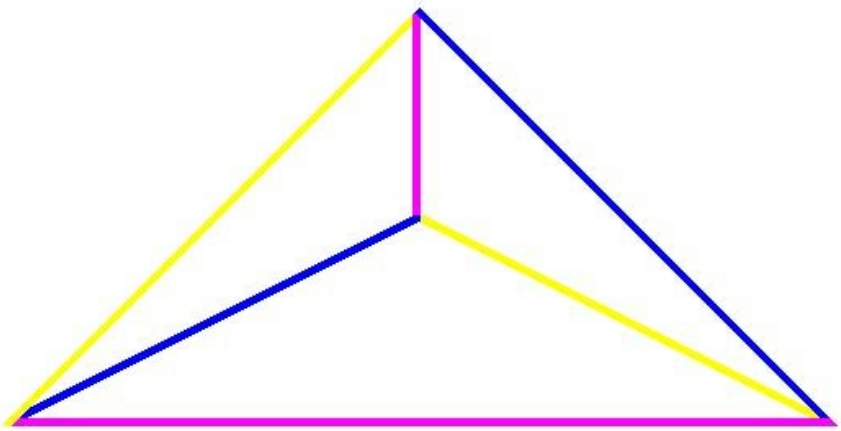
> [注] 数学中的"群"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群对象，而是在一个集合上规定一种二元运算，并要求它满足闭合性、结合律、存在恒等元且每个元素都有逆元，由此形成的代数结构。集合论给出"有哪些元素"的底层集合，群结构则进一步规定"这些元素怎样运算"。这里即将使用的克莱因四元群，按拉康此处的记号可写作 $V_4=\{0,a,b,c\}$：$0$ 是恒等元，$a,b,c$ 都是自己的逆元，所以 $aa=bb=cc=0$；任意两个不同的非恒等元复合，得到第三个。拉康主要把 $a,b,c$ 当作作用于四个顶点的三种操作来展示，因此下文说"操作不超过三个"，并不是说这个群只有三个元素，而是没有把"不作任何改变"的恒等操作 $0$ 算入这三种操作。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这里涉及克莱因四元群，它由若干操作来界定。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这些操作不超过三个。它们所产生的结果由两项操作之间一系列非常简单的等式加以界定，而且同一个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得到，也就是例如通过另外两项中的一项与另一项相继进行。我并没有说“通过其他操作中的某一项”；你们很快会看见为什么。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我们将用有关操作来符号化这个克莱因四元群，条件是把它们组织成这样一张网络：每一种颜色的线都对应其中一项操作，而且……

- 粉色对应同一个操作；
- 蓝色也同样如此；
- 黄色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看见，在我进一步说明以前，每项操作都可以完全保持未定；而每一项都会在网络的两个不同位置出现。

我们把这些操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它们借以奠定为一项关系的方式——定义为克莱因四元群……

这里的克莱因，同我谈到以他命名的瓶时所说的是同一个人……三个操作 $a$、$b$、$c$ 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被称为“对合”操作的特征[注]。

> [注]“对合”（法语 involutive）指一个与自身复合后成为恒等操作的映射：若将操作记作 $f$，则 $f \circ f = \mathrm{id}$，因此 $f^{-1} = f$，即它是自身的逆操作。第一次施行对合操作通常会改变对象，第二次施行同一操作才会撤销第一次造成的改变。在克莱因四元群中，$a$、$b$、$c$ 都是非恒等的对合操作。克莱因四元群与克莱因瓶都以菲利克斯·克莱因命名。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表征这种操作最简单、但并非唯一的方式，例如就是否定。你们否定某种东西，把否定号置于某个谓词或命题之上：“并非……是真的”。

然后，你们对刚得到的结果再作一次否定。重要的是设置一种可以承认下面这件事的否定用法：并不是人们教给你们的“两次否定等于一次肯定”——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出发，也许根本不是从一项肯定出发

——；而是说，无论从什么出发，我以否定为例说明的这种操作都会产生结果 0[注]，仿佛什么也没有做。这正是“操作为对合”的意思。

> [注] 这里的 0 表示“不作任何改变”的恒等操作，不是把对象变成数值零。对合操作连续施行两次回到原对象；拉康随后以 $aa = bb = cc = 0$ 记这项群运算约定。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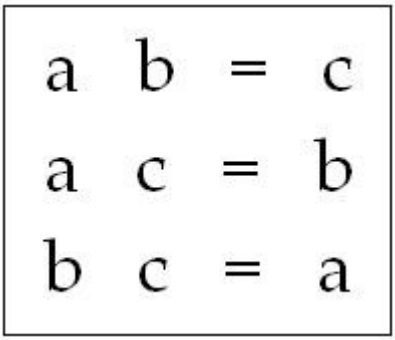
因此，如果字母相继出现表示操作重复，我们就可以写：$aa$、$bb$、$cc$ 各自都等值于 0。这里的 0 是相对于此前已有的东西而言；例如，如果此前有 1，那么在 $aa$ 以后仍然会有 1。这个要点值得强调。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begin{aligned} a\ a &= 0 \\ b\ b &= 0 \\ c\ c &= 0 \end{aligned}$$

不过，除否定以外，许多其他操作也可以产生这种结果。假设这里涉及变号；它同否定不是一回事。一开始有 1，接着会得到 $-1$；然后让负号再次作用于 $-1$ 的负号，我就会重新得到起点的 1。

尽管这两种操作并不相同，它们仍会具有同一种表现：都是对合操作，也就是都以 0 为结果。另一方面，你们只须看一眼这幅图：




……就会看见：

- $a$ 后面接着 $b$，同 $c$ 具有相同效果；
- $b$ 后面接着 $c$，同 $a$ 具有相同效果。

这就是所谓的克莱因四元群。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你们的一些直观要求也许想在这里多找一点可以咀嚼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们，本周每个人都很容易在所有报刊亭找到一本相当薄的杂志[注2]。你们知道我对杂志的看法；今天我不再重复自己惯用的那些文字游戏。简而言之，这本没有多少内容的杂志中有一篇谈数学结构的文章；它当然本可以写得更长，但在作者选择的有限篇幅里——天哪，选择得很恰当，因为它谈的恰好就是克莱因四元群——，这篇文章以极其细致的方式替你们把内容嚼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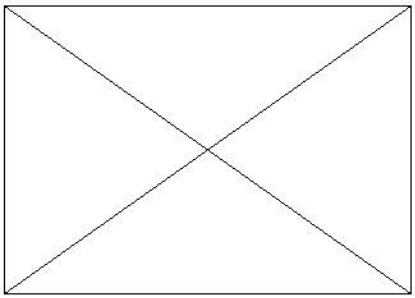
> [注2] 《现代》杂志第 246 期，1966 年 11 月；马克·巴尔比：《数学中“结构”一词的意义》，第 791—8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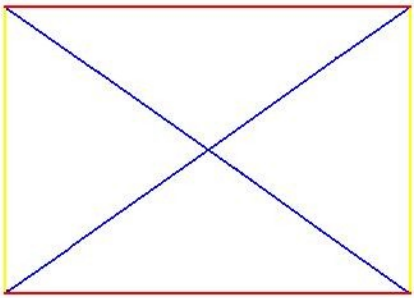
我刚才展示的内容非常简单，可是文章用了——天哪——24 页，而且可以说一步一步地展开。不过，它仍可以成为一项非常有用的练习——至少对那些喜欢冗长的人如此——，大大提高你们操持这个克莱因四元群的灵活性。我之所以采用它，并且从一开始就把它介绍给你们，是因为我希望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我们重新从结构出发，请回想我曾让问题围绕哪些步骤运转；我已经讲得足够多，足以让你们想到：这样构成结构的群只需四个元素就能运作。它们在支撑该群的网络上由顶点表征，也就是由你们在这里看见的这幅小图中各条边相遇的点表征。［参见《文集·失窃的信》：$\alpha$、$\beta$、$\gamma$、$\delta$］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请注意——“还要持续很久吗？”［对一位扰乱会场的人说］——，这幅图同我用白粉笔飞快画在这里的图毫无区别。后一幅图同样有四个顶点，每一个顶点都同其他三个相连。





从结构的角度看，两者完全相同。只须用下面的方式逐对给连接顶点的线着色，你们就会看见，它们恰好具有同一种结构。换言之，这幅网络、这张图的中央点没有任何特权。改用另一种方式表征它，优点

就在于标出这里没有特权。不过，前一种图还有另一个优点：它让你们切身看见，这里首先有某种可以由比例关系概念覆盖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我的意思是，例如：

$$\frac{a}{b} = \frac{c}{d}$$

它是某种实际运作的东西；不过，它只是在许多别的结构中——其中大量结构同任何比例都毫无关系——依照克莱因四元群的规律运作。

我们必须弄清：我以例如隐喻功能这个术语引入的功能，是否具有这种结构。我曾这样表征它：S 是一个处在某个位置的能指；这个位置严格说来就是相对于另一个能指 S′ 的隐喻位置或替代位置——S 因此取代 S′ 。由于 S′ 与 S 之间的联结在［……］中仍被保存[注]，某种东西发生了；由此产生一项新的意指，换言之，产生一项所指效果。

> [注] 本项目斯塔费拉底本在 comme possible à… 后留有缺文。其他见证本并不一致：GAO、ALI、FD 等补作 refouler（压抑），斯塔费拉旧注亦疑作此读；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则取 révéler（揭示）。两读会改变 S′ 与 S 之联结的性质，证据不足，故正文保留缺文而不选边。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这里涉及两个能指，其中一个能指的两个位置，以及一个异质元素：作为所指效果的“第四项”$s$；它是隐喻产生的结果，我把它写成：

$$\frac{S \quad \text{(signifiant)}}{S' \quad \text{(signifiant)}} \times \frac{S' \quad \text{(signifiant)}}{s \quad \text{(effet de signifié)}}$$

也就是说，S 既已前来替代 S′ ，就成为 $S(1/s)$ 的因子；后者就是我所谓的隐喻式意指效果：

$$\frac{S}{S'} \cdot \frac{S'}{s} \rightarrow S\left(\frac{1}{s}\right)$$

你们知道，我极为重视这项结构，因为它对于解释无意识结构具有根基地位。

也就是说，在被视为压抑之首要、原初时刻的那个时刻，所涉及的——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是我特有的呈现方式——，所涉及的是一项处在起源处的能指替代效果。我说“在起源处”时，指的是逻辑起源，而不是别的起源。替代之物会产生一种效果；可以说，法语自身的倾向让我们可以立刻用一种极为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它：替代物（substitut）的效果，是把它所替代者置于下方（sub-situer）[注]。

> [注] 法语 situer 意为“把……安置或定位在某个位置”。这里并非正规的词源分析：拉康借 substitut / se substituer［替代物 / 替代］的词形造出 sub-situer，把它重新听成 sub-［在下方］ + situer［安置］。于是，“替代”并非抹除：替代能指 S 占据位置时，被替代的 S′ 只是被“置于下方”、退到结构的下位，仍能在其返回中发挥作用。下一段又以此翻译 Unterdrückt。德语 Unterdrückung 通常是“压

> 制”，不同于作为精神分析压抑术语的 Verdrängung；拉康在这里有意借词形重译，不能把两者当作普通术语上的完全同义词。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由于这项替代，某种东西处在一个人们有时极其错误地以为、想象、甚至在学说上断定是被抹除的位置；其实，它只是被置于下方。今天，我会用这个说法翻译弗洛伊德的 Unterdrückt［被压制者］，因为它看起来格外实用。那么，遭压抑者究竟是什么？

听起来也许悖谬，但在这项理论的层面上，遭压抑者本身只有在其返回的层面才得到支撑、才被写出。从隐喻公式中抽出的能指在链条中同构成替代物的东西发生联结；正是在此，我们切身触及遭压抑者，换言之，触及最初表象的代表，因为它同压抑这项首要的逻辑事实相连。你们是否应当看见某种东西？你们会立即感觉到，它同下面这条公式有关；虽然两者并不相同，却彼此平行：“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这里，在无意识运作的隐喻中，S 重新出现，使遭压抑的 S′ 得以返回；于是，S 在另一个东西的层面表征主体——无意识的主体。我们所处理的正是这另一个东西；必须把它的效果确定为一种意指效果，它就叫作症状。

$$\frac{S}{S'} \cdot \frac{S'}{s}$$

我们所处理的就是这一点，而且必须重申它：这里的四项公式就是一枚细胞、一个核心；在这里，我们看见为主体本身建立一套原初逻辑所特有的困难。这又同其他领域、其他学科得出的东西相汇合；它们已经达到远高于我们的严谨程度，尤其是数理逻辑。它们表达的是：如今已经不能再认为存在一个话语宇宙。

很清楚，克莱因四元群中没有任何东西蕴含话语宇宙的这道裂隙，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蕴含这道裂隙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因为话语宇宙中的这道裂隙固然会在某些悖论点上显现——其实这些悖论并不总是那么悖谬；我已经告诉你们，所谓罗素悖论并不是悖论——，但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和标示：话语宇宙无法闭合。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预先表明：克莱因四元群这样一种在结构化参照秩序中如此根本的结构，不能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支撑必须支撑的东西——条件是适当地把握我们的操作。今天我的目标正是：为“无意识应当获得结构地位”这项要求，同——同什么？——同笛卡尔的 cogito［我思］[注]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 [注] Cogito 是拉丁语 cogitare（思考、思量）的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直陈式，字面即“我思”；在哲学语境中常作为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的简称。笛卡尔以方法性怀疑撤除一切可疑知识时，怀疑本身仍是一种思；只要思想正在发生，思想者的存在便不能在同一时刻被否认。因此，cogito 不是对经验性自我心理状态的普通描述，而是确立主体与确定性的笛卡尔式步骤。拉康先指出，它看似把主体奠基于对自身透明的意识，因而成为无意识的“最佳反面”；本课随后又通过公式的书写、逻辑变换以及“我思”与“我在”的拆分，反过来用它追问无意识主体的结构。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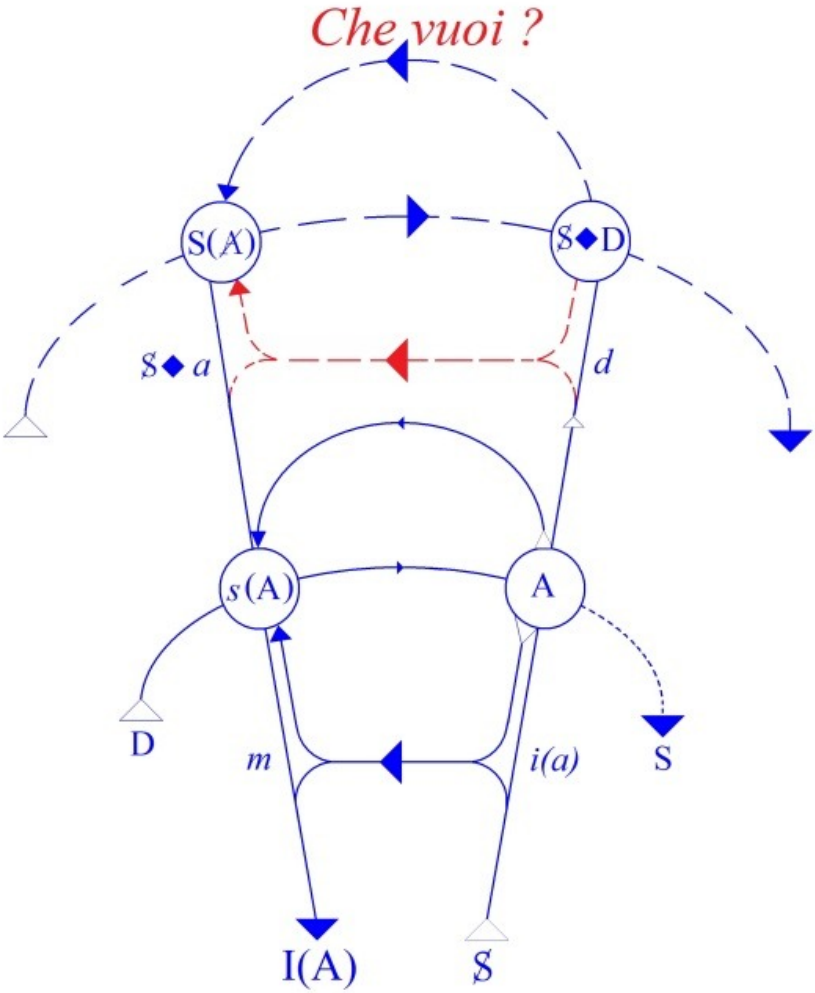
显然，笛卡尔的这个 cogito 并不是我偶然选来的——甚至无需特意说明这一点。正因为它看起来是无意识地位的一道困局、一项根本矛盾，才已经有如此多争论围绕这种所谓根本的自我意识地位展开。

不过，假如从某个角度看，这个 cogito 恰好呈现为我们能够为无意识地位找到的最佳反面，那么也许会有所收获。我们已经可以推测，这并非不可信；因为我曾提醒你们：在 cogito 主体开创性地来临并得到提升以前，人们甚至无法构想无意识的发现，更不用说它的表述；而这项提升同科学的来临具有同样的范围。

在我们的科学来临以前，不可能存在精神分析；这项来临为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结构作用的时代。我们并非去年、而是再前一年已经在这个要点上结束讨论。事实上，请回想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其意义的那张图……

你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这张图，现在也可以很容易地在我的书中查到……确切说，它在《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一文中得到展开。

这张小图画出来是下面这个样子；现在也许值得注意，它的上方链条左侧写着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这里有标记或指标 $S(\not{A})$。它已经存在并安置在这张图中多年，但我并没有围绕它作过很多评论；无论如何，肯定还不足以使我今天没有机会提醒你们：图中这个位置所涉及的，正是一个能指；它会以某种方式关涉、甚至等同于我所谓“多出来的一”的在场。而这个多出来的一

同时也是链条中欠缺的东西，正是能指链中欠缺的东西；因为话语宇宙并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话语宇宙并不存在”准确地意味着：在能指层面，这个“多出来的一”同时就是欠缺的能指；严格说来，这就是这里所涉及的东西……

我们必须维持它，把它当作完全本质的东西加以维持，并为结构的功能保存它。只要我们关心结构，只要我们沿着那条直到现在已经多少把在座诸位都带到这里的踪迹前进，它当然就是本质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

听说在某个地方——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看不出这项消息为何不实——，有个人这样开始自己的无意识课程：“这里如果有人认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他现在就可以出去！”我倒不介意他有一天来这里露个面。

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宝宝们”如何评说这些事情——自从我的书出版以后，连“宝宝们”也开始读它！有人向我转述了一句宝宝们的评论，我实在忍不住要告诉你们。他们谈论这件事、那件事，也谈那些不同意的人；其中一个说出一句我自己无论如何也发明不出来的话：“这里同别处一样，都有那些‘Afreud’！”[注]［笑声］

> [注] Afreud 把弗洛伊德之名同剥夺性前缀 a- 拼在一起，可理解为“无弗洛伊德 / 反弗洛伊德者”；连读又同 affreux（可怕的、讨厌的）同音。中文没有能够同时容纳人名、前缀与评价色彩的对应词，故保留原造词。

请注意，这句话并没有落空。在电台上，我出其不意地接受一场访谈；就在我的节目以前，有一个人——我必须说，只有一道匿名声音，所以引用他也不会打扰任何人——被问道：“必须读弗洛伊德吗？”

- “读弗洛伊德？”这位被称为杰出的精神分析家回答，“才不！完全没有必要！毫无需要，毫无需要……只要技术，技术！根本没必要去管弗洛伊德。”

所以，我根本无需费多少力气，就能证明：有些地方无论是不是“Afreud”，都不怎么关心弗洛伊德。

那么，重新开始：这里涉及的能指，是某种关涉能指链本身所必需之“多出来的一”的能指。能指链作为书写——我强调这一点——为我们代替话语宇宙。因为问题正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今年开端的引导线索：只有当我们借助书写，把语言以及它向我们提出的秩序当作结构来处理时，才能凸显由此产生的论证；这项论证在书写层面表明，话语宇宙并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如果所谓逻辑没有走上现代逻辑所走的道路，也就是没有处理逻辑问题，并把它们纯化到极限、剔除几个世纪以来曾使例如亚里士多德逻辑如此令人满意的直观要素——亚里士多德逻辑无疑保留了大量这种直观要素，而且如此诱人，以至于就连康德本人也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添加到这套逻辑中；康德当然不是蠢人——，那么情形就不会如此。

然而，只须过上几年，人们便看见：只要尝试借一种变换来处理这些问题，结构就会突然转动并改变方向。这项变换只来自书写的使用；代数早已在当时传播开来，借助自己的公式使我们熟悉了书写。

也就是说，它使我们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逻辑问题，触及逻辑本身的纯粹结构；这丝毫没有减损它的价值，反而恰恰赋予它全部价值。“结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语言的效果。因此，问题正在这里。

如果大写 S 后面的括号中放着一个被划去的大他者——$S(\not{A})$——在我们目前所在的层面上，这除了意味着用一个能指标示“多出来的一”以外，还能意味着什么？

不过，你们也许会对我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希望你们忍住不要这样说——：我们总是走在认同的细线上、刀刃上。当你们开始向一位天真的人灌输学说，他很自然地脱口而出：“我不是我？那么，”他说，“谁是我？”围绕主体同一性这种不可战胜的幻象复生，我们同样会问：让这个“多出来的一”的能指发挥功能时，我们是不是把障碍当成了“可以战胜”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让那个恰恰无法进入链条的东西留在链条中流通？

也就是把不包含自身的所有目录之目录印进目录本身，从而使这套目录机制失效[注]。

> [注] 这是罗素悖论的“目录”版本：若总目录收录自身，它便不符合“不收录自身”的条件；若不收录自身，它又应被总目录收录。拉康随后区分这种自指悖论与能指链中轮转的横杠。

相关知识卡 罗素悖论的目录形式与拉康的循环改写

然而，这里谈的不是它。这里谈的不是它，因为我们可以例如把能指链看作法语中现存的全部字母系列；任何一个字母要在每一时刻代替其他所有字母，就必须在链条中被划去。因此，这道横杠不断轮转，并虚拟地击中每一个字母；正是这样，我们才在链条中插入了能指之间“多出来的一”的功能。

不过，只要像这里所示，把这个多出来的能指放到那组括号之外——横杠在括号中发挥作用，随时准备在每一个能指必须向自身意指自身时悬置其使用——，你们就会把它作为多出来的能指唤起。对“多出来的一”本身的能指标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严格说来，它还将显现为一种直接干预主体功能的可能性。

既然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类似 $S(\not{A})$ 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感觉到，它所回应的正是解释功能——将通过什么来得到判断？

按照隐喻系统，通过这个作为“多出来的一”内在于链条、并且能够在链条中产生隐喻效果的能指介入链条来判断。那么，这项效果在这里是什么？

解释是通过一项所指效果发挥作用的吗？隐喻似乎如此表明。

当然，按照公式，它通过一项意指效果发挥作用；但必须在其逻辑结构层面——取这个词的技术意义——进一步确定这项效果。接下来的话语，也就是我向你们所作的这番话语，会说明我为何如此规定解释的效果：在精神分析中，这项意指效果得到明确界定与特定化，并且应当以某种方式把解释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功能划定为一项“真理效果”。

当然，这仍只是路上的一枚标记；此后还要打开一个括号，才能把使我得以如此规定解释效果的全部理由交给你们。

请听清楚：我说的是“真理效果”，绝不能因此预先判断解释的真理性……

我的意思是，在另行通知以前，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可以把“真”或“假”的指标赋予解释本身的能指。在这个能指前来以前，它只不过是一个多出来、甚至过多的能指；它作为某项欠缺的能指前来，确切说，是作为话语宇宙所欠缺之物的能指前来……我只说了一件事：它的效果将是一项真理效果。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我按照自己能够采用的方式，像有时赶一群羊那样逐一把某些东西向前推动，并非毫无缘故。我上次曾提醒你们：在实质蕴含的秩序中，也就是在能指链中存在所谓后承关系的范围内——这无非意味着前件与后件，也就是 protase 与 apodose——，只要结论为真，前提为假并不妨碍这项联结被标上真的指标。在进一步知道解释功能如何、能够多说一点以前，请你们先让思想停留在我所谓“真理效果”之上。

现在，今天我们将被引向提出某种涉及 cogito 的东西。你们知道，笛卡尔的 cogito 并不简单；因为在那些把一生奉献给笛卡尔著作的人中，关于应当如何解释与评注它，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那么，我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正在做一种越俎代庖的事？作为专家——非专家！［笑声］，或者另一领域的专家——，我是不是在介入这些笛卡尔争论？归根到底，我当然同所有人一样有权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方法谈》或《沉思录》也像面向任何人那样面向我；我完全可

以就其中任意一点提出问题，例如询问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中 ergo［故］的功能。

我的意思是，我同所有人一样可以指出：在 1644 年刊行的《方法谈》拉丁文译本[注3]中，“我思，故我在”的完整公式是 Ego cogito, ergo sum sive existo；拉康此处抽出后半句 ergo sum sive existo［故我在，亦即我实存］[注]。

> [注3] 勒内·笛卡尔：《方法论》（De methodo）。该段拉丁文的大意是：“但紧接着我注意到，当我把其余一切都当作假的加以排除时，我完全不能怀疑自己在这期间存在；而‘我思，故我在或实存’这个命题的真理如此确定、如此明显，以至怀疑论者能够虚构的任何极端怀疑理由都不能动摇它。因此，我认为可以稳妥地把它接纳为自己所寻找之哲学的第一原理。”

> [注] 底本句法容易让人误以为整句只译成 Ergo sum sive existo；引文原段实际写作 Ego cogito, ergo sum sive existo。拉康只摘出结论，是为了比较 sum（我在）与 existo（我实存），而不是漏译 cogito。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另一方面，在《沉思录》第二沉思中，他刚感到一阵振奋，便把这个可以寄予如此多期待的点同阿基米德点相比。他告诉我们：“只要我触及、只要我发现（invenero）哪怕这个最小的点，其中具有某种确定而不可动摇的东西（certum sit et inconcussum）。”

［“阿基米德只求一个坚固而不动的点，便可把整个地球移离原位；同样，只要我发现哪怕最小的某种确定而不可动摇之物，就可以抱有极大的希望。”——第二沉思，3］……他在同一篇文本中表述了另一条并不完全相同的公式：Ego sum, ego existo［我在，我实存］[注]。

> [注] 其中 Ego sum, ego existo 出自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第二沉思”（Meditatio II）；Adam – Tannery 编《笛

> 卡尔全集》的通行定位为 AT VII, p. 25, ll. 11 – 13。原句作："Adeo ut, omnibus satis superque pensitatis, denique statuendum sit hoc pronuntiatum, Ego sum, ego existo, quoties a me profertur, vel mente concipitur, necessario esse verum."可参见 Corpus Descartes 拉丁文本。这不是《方法谈》中 cogito ergo sum 的逐字重复；笛卡尔在此断定："我在，我实存"每当由我说出或在心中构想时，就必然为真。下一段方括号内已译出其完整语境。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因此，如果他欺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也存在；任凭他竭尽全力欺骗我，只要我想到自己是某种东西，他就绝不能使我什么也不是。于是，在把一切充分而有余地权衡以后，最终必须确定：'我在，我实存'这个命题，每当我说出它或在心中构想它时，都必然是真的。"——第二沉思，3]

最后，在《借自然之光探求真理》[注]中，写的是 dubito ergo sum［我疑，故我在］。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它具有完全不同的回响；不过，我今天不会试图进入这项回响，因为这块地面太滑……

> [注] 底本题作 Principes 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par la lumière naturelle，混合了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与《借自然之光探求真理》两个题名。dubito ergo sum, vel, quod idem est, cogito ergo sum 出自后者的拉丁文本；《哲学原理》第一部第 7 节写的是 ego cogito, ergo sum。正文据作品本身校正题名。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按照当前习惯，人们可以谈论罗伯-格里耶先生，并把强迫性神经症的格栅（grilles）套到他身上[注]［笑声］……这条路会为精神分析家带来太多绊倒、甚至沦为笑柄的危险，所以我不会沿这个方向走远。

> [注] grilles 是分析或阅读所用的"框架、格栅"，在声音上又嵌入作家姓氏 Robbe-Grillet。拉康借人名作双关，讽刺把现成的神经症诊断框架机械套到作家作品上的心理传记式解读。

不过，我要强调，我们所处理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某种选择。在这个场合，我的选择是：把逻辑学家能够围绕 cogito ergo sum 提出的全部问题悬置起来[注]。

> [注] Cogito ergo sum 可直译为“我思，故我在”：cogito 是“我思”，ergo 是“因此 / 故”，sum 是“我是 / 我在”。这里不把 sum 直接译作“我存在”，因为拉康下文正要拆开并追问 sum，又会把它同 existo［我实存］相区分；因此保留“我在”，以显出这一区别。

也就是悬置这里究竟涉及哪一种蕴含秩序的问题。如果它只是实质蕴含，你们已经看见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如果它是实质蕴含……

按照我上次写在黑板上的公式——只要有人重新给我腾出地方，我愿意再写一遍——，既然“故”会表明这里涉及蕴含，那么只有当第二个命题“我在”为假时，两个词项之间的蕴含联结才可以遭到拒绝。

换言之，唯一重要的是知道“我在”是否为真；“我思”为假并没有任何妨碍——我是说，要让这个公式作为蕴含而可以接受。

“我思”：这是我自己说的。归根到底，我也许自以为在思，其实并没有思。这种事甚至每天都发生，而且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因为“我在”这项蕴含——也就是“故我在”；我再次提醒你们，在单纯的蕴含、所谓实质蕴含中——只要求一件事：结论为真。

换言之，诉诸真值函数的逻辑把这些函数置于若干矩阵中；为了同自身保持一致，它只能把蕴含之类的某些操作定义为更应该称作“后承”的函数。“后承”在这里仅仅意味着：在一条能指链中，我们可以在

多大范围内标上真值。我们可以把真值标记放在一个从假开始、随后接真的联结上，却不能反过来。

当然，这仍然远离我们对笛卡尔 cogito 本身及其固有秩序必须说的东西。后者无疑蕴含并牵涉主体本身的构成；也就是说，它使书写作为逻辑操作之运作规则的问题复杂化，并且恰恰超出了这项书写。因为这里的书写本身无疑只是在表征某种东西更为原初的运作。正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完全值得被设置为书写功能；主体的真正地位取决于它，而不取决于主体直觉到自己是“思考者”。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这项直觉凭什么得到证成？无非凭借某种此刻向主体深深隐藏的东西：他在这块场地上寻找确定性时，究竟想要什么？而这块场地正逐步撤空、清理并扫除一切就知识功能而言摆在他手边的东西。归根到底，这个 cogito 又是什么？

- Ago：我推动——正如刚才所说——我的羊群；我待在这里时，这属于我的工作；

我独处时不一定做同样的事，坐在分析家的椅子上时也不一定；

- Cogo：我把它们推到一起；

- Cogito：这一切都动起来了。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归根到底，如果没有笛卡尔的欲望如此决定性地为这番思索确定方向，我们就可以像在任何发生思索的地方那样翻译 cogito，把它译成：我瞎鼓捣[注]！

> [注] 从词法上说，cōgitō 是 cōgitāre 的直陈式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即“我思考 / 思量”。通行的构词分析把 cōgitāre 追溯到 co-［合在一起］+ agitāre［反复驱动、翻动］，而 agitāre 又是 agere （第一人称 agō）［驱动、做］的反复 / 强意形式；瓦罗《论拉丁语》6.43也用 cōgere［聚拢、使集中］解释 cōgitāre：心灵把多个事物“聚到一处”，以便从中选择。因而，cōgō（不定式 cōgere）来自 co- + agere 的缩合，cōgitō 则保留了 agitāre 的词干；后者不是前者的普通变位或“反身式”。拉康从 agō 说到 cōgō、再说到 cōgitō，抓住了它们共有的“驱动 / 聚合 / 翻动”意象，却把严格构词关系压缩成了一条可以听见的谐音链；je trifouille［我瞎翻弄 / 乱鼓捣］正是把哲学上的“我思”重新拉回这种操作性动作。参见瓦罗《论拉丁语》6.43与 Logeion：cogito。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为什么用 cogito 而不例如用 puto？后者在拉丁语中也有自己的意义，甚至意为“修剪”[注]；对我们分析家来说，它有一点回响……总之，puto ergo sum［我修剪 / 判断，故我在］也许会有另一种劲道、另一种风格……也许还有另一些后果。

> [注] Putō 同样是直陈式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来自 putāre。这个词族的深层印欧语词源仍有争议，但拉丁语内部的语义链很清楚：较新的词源研究多把形容词 putus［纯净的、无杂质的；其更早的意象可能是“被剪净的”］视为这个词族的基础，putāre 最早的具体意象是“剪掉不要的枝条、使之清爽”，再延伸为“清理”、“把账目算清 / 核算”，最后是“估量、判断、认为”。古罗马人已明说这条联系：奥卢斯·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7.5.6 – 8把修剪树木、结清账目和表明判断联在一起，并把“判断”解释为剪除错误意见、留下看来真实而纯净之物；他对 putus / putāre 派生方向的判断与现代词源分析不同，但两者所保留的“剪除——清理——判断”意义联系是一致的。因此，cōgitō 的词源意象偏向把东西“聚拢并反复翻动”，putō 则偏向通过“剪除、清算”得出判断；一个是聚合与搅动的思，一个是减除与甄别的思。拉康的 puto ergo sum 正是用同一个动词中仍存的“我判

> 断 / 我修剪”双义改写“我思”；下一句把上帝也“修剪掉”，就是把抽象的判断重新拉回它的农事动作。参见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7.5。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谁知道呢？如果他一开始就在修剪——取“修剪”的真正意义——，也许最后连上帝都会被修剪掉！但 cogito 是另一回事。况且，cogito…… cogito 首先是被写出来的；只要我们已经发现 cogito 可以被写出来。

“Cogito: ergo sum”——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抓住直觉，并使人把握［……］某种［……］内容；这种液体填满了严格源自结构、源自语言装置的东西[注]。关于某些功能，我们不要忘记，它们也许……

> [注] 此句在本项目底本与罗德里格斯·蓬特所校诸本中均有明显缺文，现存词组只能确认“内容 / 液体 / 填满”与“源自语言装置的结构”之间的比喻关系。译文逐项保留可辨部分与缺文标记，不据上下文虚构句法。

我说“也许”，因为我才开始把问题带进来，以后还必须回到这里…… 它们也许就是这样一些功能：主体不只是处在行动者的位置，而且处在主体的位置；主体不仅受到有关行动的牵涉，而且从根本上由这项行动本身决定。

古代语言还有另一个语态，研究这块领域并掌握相应词汇的人称之为“语态”（diathèse）：它叫作中间语态。正因此，在所谓语言这件事情上——语言决定着主体借以构成言说存在者的另一件事——，人们说 loquor［我说话 / 我进入言说］[注]。

> [注] Loquor 是拉丁语异相动词 loquī（说话）的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直陈式。按古典拉丁语的通常分类，它具有被动形式而表达主动意义“我说话”，并非字面上的“我被说”或“我对自己说”。拉康在此沿着本韦尼斯特对主动语态与中间语态的区分，把拉丁语异相动词视为中间语态的遗存：说话者不是从言说过程之外单向地“操作”语言，主体自身也处在这一过程内部，在言说中受到语言的规定，并构

> 成为言说主体。因此，“我进入言说”是对这一结构功能的提示，不是 loquor 的另一项字典义。

相关知识卡 中间语态：主体处在行动过程之内

况且，我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向那些前来听我讲话的人解释这一切；无论是什么关切使他们多少对此充耳不闻。让他们回想，我曾花时间向他们解释“celui qui te suivrai”与“celui qui te suivra”的差别。

“Je suis celui qui te suivrai”［我是那个“我将跟随你”的人］同“Je suis celui qui te suivra”［我是那个“他将跟随你”的人］意义不同[注]。如果有两个表达……

> [注] 两句都是简单将来时；严格说来，差别不在时间，而在关系从句动词的人称一致。Suivrai 是第一人称：主句中说话的 je［我］越过 celui qui［那个……的人］这层第三人称的指称屏障，在关系从句中继续承担“跟随”的行动。Suivra 则是第三人称，同先行词 celui 一致：说话者把自己指认为一个可从外部描述的“那个人”，再把“将跟随你”作为这个人的规定。两句可以指向现实中的同一个人，但主体在陈述中的位置不同：前者显出说话的“我”对行动的亲自卷入，后者则把“我”第三人称化为被指称的对象。中文关系从句不标动词人称，正文补出的“我 / 他”只是为了显示这项差异；法文并没有另加一个独立的 il［他］。这一区分也为下文的 sequor［我跟随］与中间语态作铺垫：“跟随”并非主体之外的中性动作，主体会在跟随中受到行动本身的规定，跟随之后已经不再等同于尚未跟随时的主体。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 中间语态：主体处在行动过程之内

在关系代词与指称主体的 celui［那个人］所造成的晦暗之后，两者只凭这项时态—人称差异得到辨认……那是因为法语中没有中间语态[注4]；人们因此没有看见，就“跟随”这项行动而言，只能说 sequor［我跟随］，因为仅仅由于已经跟随，主体便不再同尚未跟随时相同。

> [注4] 中间语态是动词变位中除主动与被动以外可能存在的第三种语态；印欧语原初并无独立被动语态。其特征是，行动主体受该行动影响的程度高于对象，对

> 象在某种意义上只构成情境。中间语态与主动语态的区分有时表达同一行动的两个方面：希腊语主动式 daneizô 意为“借出”，中间式 daneizomai 意为“借入”。多种印欧语言中传统上使用中间语态的动词包括“进食”“跟随”等；“跟随”在希腊语与德语中都支配与格。拉丁语以“异相动词”表达中间语态；法语中的中间语态则演变为带直接宾语的主动结构（如“吃”），或反身动词（如“进食 / 滋养自己”）。

这些事情并不复杂。它们同我们如何谈论一种真正称得上思想、货真价实的思想有关！

它用拉丁语的中间语态会怎样说？最好能找到一个属于所谓 media tantum［仅有中间式］的动词，也就是像我刚才引用的两个动词那样，只以中间语态存在。这是一道谜题！[注]

> [注] 这里的“它”承接上一段“一种真正称得上思想的思想”：问题不是怎样把现成的“我思”逐字改写成被动句，而是“思”能否像 loquor、sequor 那样，由一个只以中间 / 异相形式存在的拉丁动词来表达。Media tantum 指的正是这种只具中间形式的动词；它所凸显的，不是主体把思考当作外在对象主动操控，而是主体处在思的过程之内，并由这项过程受到规定、发生改变。拉康当场把答案保留为“谜题”。在下一年度《精神分析行动》第十一课，他明确把笛卡尔所用的主动式 cogito 同异相动词 meditor［我沉思 / 思量］相对照；因此，meditor 可视为这里所指向的候选答案，但并不是本段已经明说的谜底。下一段把答案延后到讨论分析家的解释行动，也提示同一问题将被移到精神分析行动上：解释并非一个既成主体从外部施加的工具，分析家的位置也由这一行动本身规定。

相关知识卡 **中间语态：主体处在行动过程之内**

没有人举手提出答案吗？真遗憾。我会告诉你们。

不过，现在就说也许有些太快。或许，等到谈精神分析家进行解释时所做的事情，我才会被引向告诉你们答案。总之，我们仍须像现在这样一步一步前进。为了至少向你们提供一点关于这个语态（voix）的提

示[注]，我请你们查阅本韦尼斯特[注5]最近出版的论文集中那篇文章；你们明白，这一切并不完全是我自己发明的。

> [注5]　埃米尔・本韦尼斯特：《动词中的主动与中间语态》，原刊《心理学杂志》，1950 年 1—2 月，法国大学出版社；后收入本韦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66，第十四章，第 168—173 页。[注] voix 是语法“语态”，同 voie（道路、途径）完全同音。拉康刚说自己一步步推进，随即说“在这条 voix 上给一点提示”；ALI/2 校注因此保留“语态 / 道路”的双听可能，中文正文按眼前主题译作“语态”。

他在那里收录了一篇我们幸而很久以前都已经在《心理学杂志》上读过的文章，主题是主动语态与中间语态。文章会向你们解释一件事情；我现在想到，它也许可以稍稍打开你们的思路。

听说在梵语中，“我献祭”有两种说法。这个动词既非 media tantum［仅有中间式］，也非 activa tantum［仅有主动式］；两种语态都有，拉丁语许多动词也同样如此。那么，“献祭”这个动词在什么时候使用主动语态？

就是祭司为某个委托人向梵天——或者随你们说向任何神——献祭时。他对委托人说：“来吧，必须向神献祭。”这个人说：“很好，很好……”把自己的东西交给祭司，然后，嘿！一场祭祀完成了。这就是主动式！

这里有一项细微差别：当祭司以自己的名义主持祭祀时，就使用中间语态。

相关知识卡　中间语态：主体处在行动过程之内

我现在向你们提出这一点有些复杂，因为它牵涉的不只是必须放在陈述行为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某处的一道裂隙——就 loquor 而言，这样

处理立刻可行——；这里还要更复杂一点，因为有大他者：人们借祭祀把大他者诱入圈套。以自己的名义诱大他者入套，同仅仅替一个必须向神尽义务、因而前来寻找技术人员的委托人这样做，并不是同一回事。

再来一道谜题——我感觉自己从一道谜题走向另一道谜题——：在所谓精神分析情境的关系中，同这种差别相对应的是什么？

是谁主持，为谁主持？这是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我提出它，只是为了让你们感觉到：在精神分析技术内部，言语具有一种被降格的功能。我的意思是，一项技术性的人为安排把这番言语置于后承关系的法则之下；人们不信赖任何别的东西，只要求它一环接一环地串下去。

经验告诉我们，这并不十分自然。正如某人所说，人们不会立刻学会这个行当（métier）；否则，他们就必须真正想要主持（officier）仪式。因为要求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像一种职事（office）[注]：一个熟练的好婆罗门就应当这样做，一边一条条念出自己的短祷文，一边想着别的事情。

> [注] métier 是行当与熟练技艺，officier 是主持宗教仪式，office 则兼指职分、仪式与礼拜。拉康用这组近邻词把分析技术比作祭司替委托人例行主持的仪式，同时追问分析家究竟“以谁的名义”行动。

Cogito ergo sum：这个 sum［我在］里，究竟是什么在“sum”[注]？这足以使我们听见：无论我们围绕笛卡尔这一步的反思如何得到正确定位——当然，绝不是要缩减这一步；你们知道，我已经给予它足够

的历史位置，所以你们很清楚，这里只是在使用它，而且这种使用仍然切中要害——，情形总是如此。

> [注] 拉康把拉丁语第一人称动词 sum（我是 / 我在）临时当成可由某个东西执行的动作："什么东西在 sum？"这种句法故意拆开"我"与存在断言，中文只能保留拉丁词并加引号显示这项反常用法。

也就是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的，正是从这里开始：从人们开始把思想当作某种东西处理的时刻开始。思想有自己的过去，也有自己的高贵头衔。我很清楚，此前人们并不打算——从来没有任何人打算——让"我，我就是我！"成为同世界之关系的轴心。把自我与非我分开，是直到近几个世纪才有人想到的事情！这是一项代价，是人们为了什么付出的代价？也许是把思想扔进垃圾桶所付出的代价。

归根到底，笛卡尔那里的 cogito 就是废余物（déchet）[注]：他确实把自己在 cogito 中考察过的一切全都扔进了纸篓。

> [注] déchet 既是被丢弃的垃圾，也是筛除之后留下的余项。笛卡尔把一切可疑内容投入"纸篓"，cogito 正作为这项清除操作的剩余而出现；只译作"废弃物"会遮住"余项"的结构意义。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我想，跟随我到这里的人已经多少看见了：这一切同我正在提出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关系。

从新逻辑的书面公式出发，人们陈述了一些此前并未明显显现、却自有其意义的东西。例如：如果你们想否定"$a$ 且 $b$"，我就在它上面加一道横杠；按照约定，这就构成否定：

$$\overline{\text{a et b}}$$

这些书面程序的优点众所周知：它必须像一台绞切机（moulinette）[注]那样自动运转，无需思考！只要写成“非 $a$”或“非 $b$”，就是这样。

> [注] moulinette 是带旋转机构的小磨具或绞切机，也可比喻机械程序。拉康强调德 · 摩根变换一旦写成规则便能“转动”执行，无需诉诸直觉推理。

相关知识卡 德 • 摩根律与对称差：否定的集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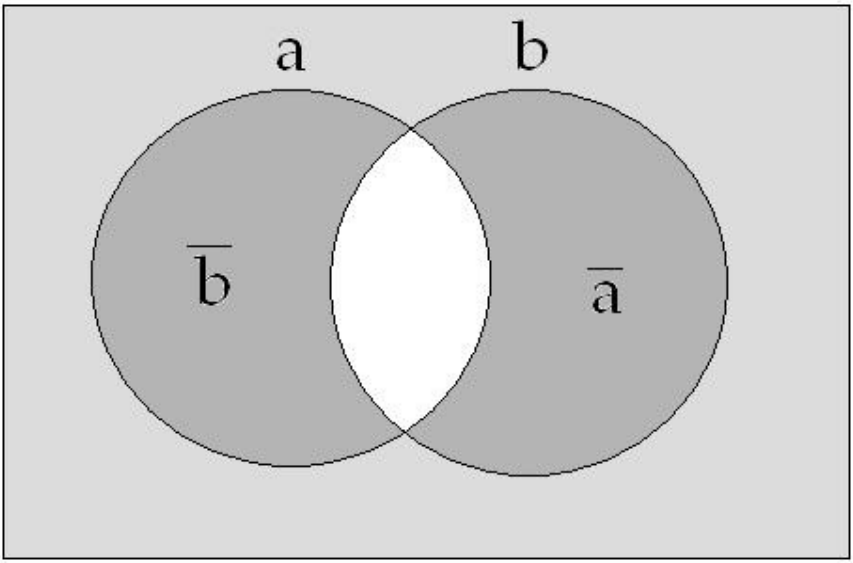
$$\overline{\text{a et b}} = \overline{\text{a}} \text{ ou } \overline{\text{b}}$$

你们可以到发现这项规律的德 · 摩根先生，以及重新发现它的布尔先生那里，查一查它对应什么。

好吧，我还是会——非常遗憾地——替你们把它画成图像，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做，有些人会不耐烦。但我感到遗憾，是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会得到满足，并以为自己理解了某种东西。

我也正因此才要把它展示给他们；不过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彻底陷进错误！

尽管如此……这意味着什么？




这里有两个集合 $a$ 与 $b$：或者一个，或者另一个。内部要么是“非 $a$”，要么是“非 $b$”。那当然被排除了。

这个［深灰色部分］，也就是所谓对称差，是在这个集合 $a \cup b$ 内，交集 $a \cap b$ 的补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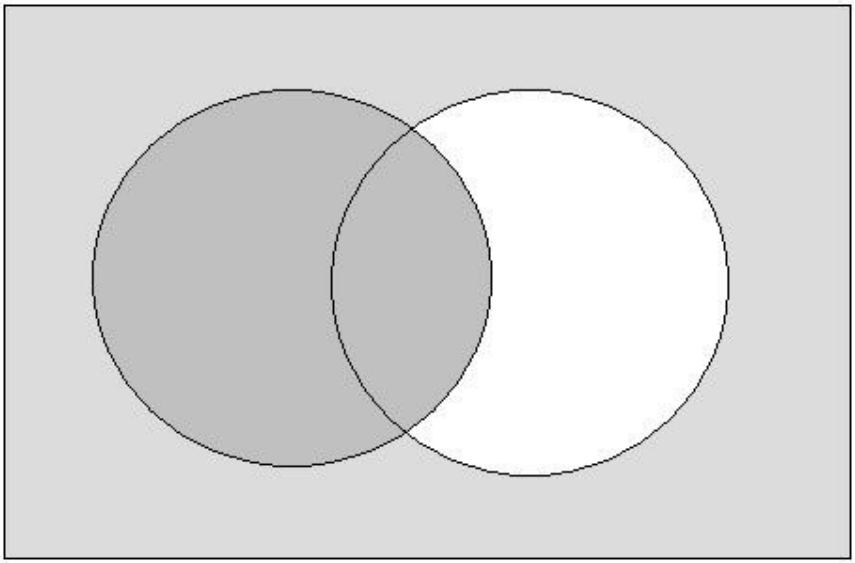
> [注] 多个见证本只记“补集”，容易误读成相对于整个话语宇宙的补集。ALI/2 与罗德里格斯・蓬特据图说明：阴影是 $a \triangle b = (a \cup b) \setminus (a \cap b)$，即交集在并集内部的补集；正文据图补明参照集合。

相关知识卡 德・摩根律与对称差：否定的集合图

这就是在集合层面得到解释的否定功能。否定既然是并非“$a$ 且 $b$”之物，就由两个集合中另外两块区域来承担；正如你们看见的，这两个集合有一块共同区域，而另外两块区域无差别地——我说，无差别地——履行这项功能。

为了把问题留到下一次——因为已经两点了——，我先向你们宣布：我们会考察可以寻找的所有操作方式，让它们作用于这个“我思，故我在”，并在其中界定一些操作。它们首先让我们把握该公式同其证伪形式“我思而我不在”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把握另一种同样可能的变换。等我告诉你们它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立场——“我不思或我在”——时，你们会看见它具有何等迫切的意义。

然后还有第四种形式；它恰好覆盖下面这个区域，并这样写出：



我既然选择给出一项支撑，让你们今天至少记住我结论中的某种东西，这些圆便全都在进行符号化：“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我会尝试把这套装置推进为我们能够赋予笛卡尔 cogito 的最佳实用翻译，让它成为无意识主体的一处结晶点。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这个［cogito 的］反转式[注]……

> [注] ALI/2 与斯塔费拉本作 inverse（逆式、反转式），GAO、ALI、FD 等作 envers（背面、反面）。下文又说它只有相对于特定集合才构成“否定”，故正文避免把它先验地译成绝对“反面”，并在此记录异文。

而你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个反转式只有相对于我们让它在其中运作的整体才是否定……“要么我不在，要么我不思”实现了 cogito 的这个反转式；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询问它，借此发现：

- 把两项联结起来的这个 vel［“或”］具有怎样的意义；
- 这里的否定可以取得何种确切范围，从而让我们说明无意识主体究竟如何。

这就是我会在 12 月 21 日进行的工作。我希望——如果我坚持得到那一天——它会恰到好处地为这一年收尾，使我们此后能够从正确的位置出发，走过今年应当以“幻想的逻辑”之名走过的道路。

- 。

# 第6课 · 1966年12月21日

我想，上次已经向你们证明，我能够经受不少小考验：那盏灯就这样一亮一灭，对吧！从前，在那些有关吓人魔怪[注]的故事里，人们会向你们说明，某些地方用什么办法迫使人们作自我批评。这盏灯就是干这个的。

> [注] croque-mitaine 是法国人用来吓唬儿童的虚构魔怪，类似英语 bogeyman，并非某一则具体童话的角色。这里“故事”也是反讽说法：拉康把上次课堂上忽明忽灭、直射听众的灯，比作恐怖传闻中以灯光折磨、迫使人作“自我批评”的手段。“某些地方”原文没有点名；“自我批评”这一政治语汇使它很可能影射当时关于共产主义国家审讯与思想改造的叙述，但不能落实为某一国家或事件。

总之……我必须说，这对我倒没有对你们那么难受；灯在我的头顶，却正照进你们眼睛。你们已经能够看见，这类小麻烦不足以使我的话语偏转。

正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今天不会欢庆这件事——尽管现在正是节庆时节——联系到任何徒劳刺痒我个人的事情上。我立刻通知你们：今天，我不会讲原先为你们准备的那一课。

如果有人为了来听这一课，推迟了自己的某项假期计划，我向他们致歉。

至少，没有人完全白跑一趟；因为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拿到了我赠送的那本小册子，作为年终礼物。我没有做到在每一本上写赠言，因为实在不知道太多人的姓名；不过，赠言随时可以再补！

我们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刻：我要围绕无意识表述一些自己认为具有决定性的公式，也就是一些逻辑公式。上次，你们已经看见其中的书写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黑板上：

“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注]

> [注] 原文：« ou je ne pense pas, ou je ne suis pas »。

但必须保留一点：这里的“或”既不是：

- vel，并集的“或”：一个、另一个，或者两者都有；
- 也不是 aut：至少一个，但不能超过一个；必须选择。

它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

我希望借此机会，以一种能够被逻辑演算接纳的方式，引入另一项函数。在真值表中，这项函数将由下面这种操作得到刻画；我们本应使用一个新词来称呼它，尽管已经有一个词……

我以前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但它还有其他用途，可能产生歧义——不要紧！——我会把两者联系起来。

我不会故弄玄虚，直接告诉你们：这无非就是我曾在这里以异化一词标出的东西。不过这不重要！要由你们作出选择。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目前，让我们把这项操作称为 Ω［欧米伽］，并在真值表中用下面这点刻画它：在它所作用的命题中，如果两个命题都为真，操作结果就为假；

其他一切组合——“假与假”“假与真”“真与假”——都为真[注]。你们可以查看手边的真值表；

从合取（conjonction）、析取（disjonction）一直到蕴含（implication），拉康说现行使用的表格中没有一个满足这项条件。

> [注] 这里按经典二值逻辑理解。设 $p$、$q$ 各自只能取真（T）或假（F）：合取 $p \wedge q$ 即“$p$ 且 $q$”，只有两者都真时才真；析取 $p \vee q$ 在这里是包容性的“$p$ 或 $q$”，只要至少一个为真就真；蕴含 $p \to q$ 在这里是实质蕴含，只有“$p$ 真而 $q$ 假”时为假，其余都真，等价于 $\neg p \vee q$，并不自动表示因果关系。四种输入的运算结果如下：
>
> | $p$ | $q$ | 合取 $p \wedge q$ | 析取 $p \vee q$ | 蕴含 $p \to q$ | $\Omega = \neg(p \wedge q)$ |
> |---|---|---|---|---|---|
> | T | T | T | T | T | F |
> | T | F | F | T | F | T |
> | F | T | F | T | T | T |
> | F | F | F | F | T | T |
>
> 按现代真值函数命名，拉康在这里规定的 $\Omega$ 正是“与非” $\neg(p \wedge q)$，也称 NAND 或 Sheffer stroke：只有 $p$、$q$ 同真时为假。因而“没有现行表格满足”不能理解为逻辑史上没有这种函数；更可能是指拉康刚列举的合取、析取、蕴含几张常用表。这里的 $\Omega$ 是他为“异化”暂设的名称。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这同无意识的本性有何关系？我希望能够在 1 月 11 日向你们表述；无论如何，我们就约在那一天。你们当然明白，我今天没有这样做——我想，在这件事上你们信任我——，是因为我的表述尚未准备好，甚至还没有准备到今天可以先给出一个有限版本的程度。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不过，如果说我确实有些害怕在你们面前以全部严谨性提出它，那是因为我今天陷入某种困窘；过去几个小时里，我一直思考一件绝非小

事的问题：目前让我们全体相聚、并被称作我的研讨班的这件事情，是否还适合继续。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值得被提出。我刚才交给你们的这本《语言与无意识》小册子[注1]……

> [注1] 《语言与无意识》是 1960 年第六届博讷瓦尔会议第二部分，收入塞尔日·勒克莱尔与让·拉普朗什《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康拉德·斯坦《语言与无意识》，以及拉康一篇概述会后讨论发言的文本（1964 年重写，第 159—170 页）。参见亨利·艾主编：《无意识》，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1966。

相关知识卡 博讷瓦尔会议与《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就在我即将带来一条逻辑公式以前，这本册子似乎理应重新引起你们的注意；那条公式将以某种方式牢固而确定地说明，被纳入无意识现实的主体作出怎样的反应……对于那些以栖居其中为实践、为职能的人，这本册子会向你们证明这项栖居有何困难。也许正因为没有衡量这种“身在其中”同某种必要的“不在其中”之间的关系……这本册子会向你们证明，一场围绕无意识主题的相遇曾经是什么样子。

我的两名学生参加了这场会议并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曾经［原文如此］属于我最珍视的人。还有其他人……一切人都在那里，甚至包括国家科研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

你们会在第一页以极小的字体看见一种非常奇特的表现。在座任何分析家都会从中认出技术上所谓的某种东西；弗洛伊德曾在五大病例分析的某处提到它……

相关知识卡 博讷瓦尔会议与《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我把找出这个位置的工作留给你们；这样你们也可以重新翻一翻这些病例……弗洛伊德与警察异口同声地把它称作“礼物”或“名片”。

如果有一天，有人在你们不在场时造访你们的公寓，你们也许会发现，来访者留下的痕迹是一小坨屎。我们在这里处于小对象(a)　的层面。你们通过话语沿无意识的道路追猎一些主体；同他们发生关系时出现这种事情，毫不奇怪。

说实话，今天的精神分析家没能维持其实践所要求的理论高度，有许多强而有力的理由可以为他们开脱。对他们而言，阻抗的功能是一种你们将会看见的东西……

等到我尽可能确信自己、并尝试以公式本质而真实的效力把它们交给你们时……你们会看见阻抗所具有的必然性，也会看见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局限于尚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

我将尝试向你们提供一幅关系图式；它涉及的不是未思之物与非存在——不要以为我正在走向神秘主义——，而是“我不在”与“我不思”的关系。我相信，这幅图式会第一次以可感方式标出所谓“阻抗”与所谓“防御”之间的差别与不重合；它甚至会以一种绝对本质、尽管迄今未曾提出的方式标明“防御”究竟是什么：防御严格说来就是圈定并准确保存“我不在”的东西。

正因为不知道这一点，人们围绕无意识现实可能如何所形成的各种幻想，其目标全都发生了位移与偏离。

这项我们所欠缺的东西，使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变得危险；而我们并不是出于某种偶然才面对它，也就是面对：

- 存在与知识的这项新结合；
- 这项对真理一词的独特接近……它使弗洛伊德的发现成为一种绝不能通过还原为任何意识形态而被缩减和批评的东西。

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在这里选取……我宣布这一点，并不是出于虚荣，要在这个场合向你们挥舞某件吸引人的破衣，而是提醒你们：重新打开笛卡尔不会让你们有任何损失。笛卡尔正是我借以让问题围绕主体之起源的必要返回运转的枢轴；凭借这项返回，我们可以重新把握主体，以主体的术语把握它。

为什么？因为弗洛伊德恰恰以主体的术语表述了他的格言、他的根本格言……

我不仅学会让自己，也学会让听我讲话的人围绕它运转……也就是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注]。

> [注] 按拉康此处的重读，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可译为“它曾在之处，我必须来临”（werden 本义为“成为 / 生成”，拉康以 advenir 将它读作主体的来临）；按弗洛伊德第二地形学的术语，则通常译作“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当到来”。原句出自弗洛伊德1933年《精神分析新论》第31讲《心理人格的解剖》（Die Zerlegung der psychischen Persönlichkeit）结尾（维也纳初版第111页）：弗洛伊德先把分析治疗的目标说成强化自我、使它较少依赖超我、扩大其知觉范围与组织，从而取得本我的新部分，随后以须德海围垦比喻这项“文化工作”。
> 拉康在这里引它，不是要把分析理解为“自我征服 / 驱逐本我”：本课正从笛卡尔的 cogito 转向“我不思 / 我不在”的异化逻辑，紧接着便规定 Ich 不是第二地形学的 das Ich（自我），而是必须在自己原先缺席、却已有“它”运作之处来临的主体。

> 之后，拉康更进一步明确表示，“我”不是去赶走本我，而是去“住进它的逻辑”。
> 弗洛伊德原文与初版页影

相关知识卡 Wo Es war，soll Ich werden 的译法与伦理读法

在这个公式中，而且在它得到表述的那个日期——你们知道，是在《精神分析新论》中——，Ich 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理解为第二地形学（seconde topique）[注]中所表述的“自我”（das Ich）功能。正如我曾这样翻译它：

- “它曾在之处，我必须……”——我加上了“作为主体”，但这是同义反复；德语的 Ich 在这里就是主体——“……来临”。

> [注] 本项目将弗洛伊德的德文 Topik / 法文 topique 统一译作“地形学”：第一地形学区分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第二地形学区分本我、自我与超我。这里的“地形”是对精神装置中“精神地点”及各系统 / 审级关系的比喻性刻画，不是脑部的解剖定位。与此相对，拉康的 topologie 译“拓扑学”，处理连续变形下的邻接、边界、内外与切割等结构关系；莫比乌斯带、环面、克莱因瓶、交叉帽与结属于这一层面，不能同弗洛伊德的第二地形学混译。参见迪伦·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拓扑学”条，第 392—394 页，以及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相关知识卡 Wo Es war，soll Ich werden 的译法与伦理读法 ·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正如我曾在你们面前重新点燃 cogito 的意义，给“我在”加上使它得到照明的引号，我也会以同样方式处理弗洛伊德的格言。

我们可以［刻下？］一个比他曾梦想的“这里发现了梦的秘密”更值得刻在石头上的公式：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如果你们把它刻下来，千万要去掉逗号[注]……正是在那里，如弗洛伊德所希望的，Ich 必须来临。

> [注] 德语通行印本通常在从句 Wo Es war 后加逗号。拉康要求去掉逗号，是要阻止读者把前半句只当作一个已经封闭的地点状语，并让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整体保持为主体来临的连续书写；这是他的句法操作，不是一般德语标点规范。

这意味着……

在弗洛伊德放置这个公式的位置，也就是他某篇文章结尾的位置……这意味着……

这项提示所涉及的，绝不是希望有一天所有人身上都会突然发生下面这件事——用一种虫豸式语言来说，“自我必须把本我赶出去”……这意味着，弗洛伊德在那里所指出的，正是其著作所必需的那场思想革命。

很清楚，这是一项挑战；对任何像我一样上前、在适当位置承担它的人来说，这都很危险：Odiosum me mundo reddidit logica［逻辑使我为世人所憎］[注]。某位阿伯拉尔[注2]——你们有些人也许还听说过——有一天写下这些词：“逻辑使我为世人所憎。”我正打算在这块场地上提出一些决定性的术语，让人再也不能混淆谈论无意识时究竟涉及什么。到时候会看见——也可能看不见——是否有人能够表述说：我在

这里滑出了无意识，或者企图偏转它……为了把握无意识究竟如何，我要标明……

> [注2] 参见皮埃尔·阿伯拉尔：《通信集》，R. Oberson 编，巴黎：Hermann，2007；拉丁句意为“逻辑使我招致世界的憎恨”。

> [注] 本项目底本转录为 Odiosum mundo me fecit logica。罗德里格斯·蓬特核对阿伯拉尔《我的苦难史》，原句作 Odiosum me mundo reddidit logica；正文据原著校正词序与动词，同时不改变拉康随后的法语释义。

相关知识卡 里卡多·E·罗德里格斯·蓬特与拉康研讨班批校本

这样，你们多少可以通过某种练习预先准备自己的思想……在无意识那里，恰恰受到禁止的，就是严格属于 cogito 的这种思想运动；而精神分析同它一样需要大写的大他者。这丝毫不要求某个蠢人在场。

笛卡尔发表自己的 cogito，在《方法谈》的运动中表述它、以书写展开它时，是在向某个人说话；他沿一条表述越来越紧迫的道路引导这个人。随后，某种事情突然发生：运动从这条已经划出的道路上脱离，让另一个东西——“我在”——从中涌现出来。

这里有一种运动，我会尝试为你们作出更精确的规定。它只会偶尔在历史进程中出现；我可以向你们指出：

-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九卷命题 20[注]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运动；直到今天，我们仍受制于那里的一项证明，因为没有找到别的证明。无论你们能够——假如真能——给出何种素数生成公式，都必须证明：必然还会有这条公式无法命名的其他素数。没有人找到过这条公式；但即使找到，也必然会推出这一点。

- 正是在这种结中，某种主体同思想的关系之根本要点得到标记。如果我去年触及帕斯卡的赌注，也是出于同一目的。

- 如果你们参照现代数学中所谓“对角法”（appréhension diagonale）[注]，换言之，参照康托尔借以确立不同无穷之间差异的东西，也会看见同一种运动。

- 说得更简单些，请你们在下次以前设法取得某种版本的圣安瑟伦《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寻求理解的信仰”]，阅读第二章——这样我就不必亲自念给你们听。哪怕需要费一点力气，也请找来这本小书。这是柯瓦雷的译本，由 Vrin 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存货，而且很快肯定不会再有！请阅读第二章，把它当作一项练习，重新走一遍那个被大学的愚蠢以“本体论论证”之名贬得一文不值的东西。人们以为圣安瑟伦不知道：我们能够思考最完满者，并不意味着它存在。你们会在这一章看见，他完全知道这一点；他的论证却有截然不同的范围，属于我正在向你们标示的这种步骤：把对手沿一条道路引导到某个位置，使此前未被看见的维度恰恰从他突然脱离这条道路之处涌现。

> [注] 本项目底本及罗德里格斯·蓬特校勘本均记“第七卷”，但欧几里得关于“素数多于任何给定的素数集合”的证明实际见《几何原本》第九卷命题 20。第七卷提供数论定义与若干前置命题；正文据原著校正卷次，并保留底本异文于此。 [注] appréhension diagonale 不是今天常用的固定术语；这里指康托尔的对角论证：从一份假定穷尽的列表中逐项取对角位置并作变换，构造出不在列表中的新项。“对角把握”过于字面，正文按数学惯例作“对角法”。

同无意识维度发生关系，具有这样一种恐怖，以至这项运动在其中不可能发生：

无意识什么都可以做，唯独不能表述“故我在”。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别

的进路，也就是我将尝试在你们面前画出的逻辑进路；它们把围绕自我分析、以心理学家的泥泞术语表述的一切，统统打回其虚无与无聊之中。

当然，在这样一个场域里，理论接近无意识的各种困难——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称作“理智性”困难——使自身功能得到确认并结晶；我在重新激活这套场域时遇到困难，再容易理解不过。不过，这不排除我们在技术层面同这套环境建立接合，并提出一些精确问题；例如，完全可以要求重新打开精神分析教学分析用来证成自身的那些术语。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一番话语所产生的后果、各种情势，以及我借这些情势强加给我的绕道，将这番有关弗洛伊德的话语向更广大公众开放的意图来提出。

那位在我所谓“礼物”下方署名的正人君子[注]写道：

- “以自由为借口，容许论坛变成马戏团，合适吗？”

> [注]“正人君子”（le galant homme）是反讽，指让·拉普朗什。1960 年博讷瓦尔会议上，拉普朗什与塞尔日·勒克莱尔提交了《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整理会议录时，编者允许参与者依后来的思考修订发言，甚至换成全新文本。拉康应亨利·艾之请，于 1964 年将自己在讨论中的发言重写为一篇文本，后以《无意识的位置》为题收入《文集》。拉普朗什在 1965 年为二人报告增加的补记中，紧接着上述编辑自由，指责一位分析家把“理论的精确性”同“清算个人恩怨”混在一起，继而写出这里所引的“论坛变成马戏团”；补记末署“JEAN LAPLANCHE (1965)”。拉康因此把它视为冲着自己而来的攻击，并承接前文的“一小坨屎 / 名片”，把这篇补记称为“礼物”；“正人君子”也是同一反讽的延续。参见亨利·艾主编《无意识》，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1966，第 95 – 96、159 – 170 页。

相关知识卡 博讷瓦尔会议与《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如果说这份礼物对我很珍贵，那是因为即使失禁（incontinence）[注]也会让真理涌现。按照他的说法，恰恰是我在这本册子里用“马戏团”取代了论坛：要是我真的成功了，愿上帝保佑我！

> [注] incontinence 既指身体失禁，也指言语缺乏节制。它承接前文匿名批评者留下的“一小坨屎 / 名片”，又把批评信本身说成无法自制的泄露：真理正从这种双重“失禁”中出现。

相关知识卡 博讷瓦尔会议与《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当然！撰写这篇关于无意识的短文时，我确实感觉自己正在进行某种既严谨又冲破界限的练习；即使没有冲破马戏团帐篷顶的界限，至少也冲破了杂技的界限，甚至为什么不说冲破了小丑戏的界限——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我要用它替代某种同我在博讷瓦尔论坛[注3]上所说内容确实毫无关系的东西；那个论坛同所有论坛一样，是一场集市！［拉康把册子扔到桌上］

> [注3] 博讷瓦尔会议（196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论文集收入亨利·艾主编《无意识》，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1966；拉康的发言见第 159—170 页，后以《无意识的位置》为题收入《文集》，第 829—850 页。

马戏表演的精确性并非人人都能达到。我向你们谈 cogito 时正在论证的东西，确实具有马戏场（cirque）的形状；只不过，环路（circuit）[注]并不闭合。某处有一道小小的跃升，让“我思”过渡到“我在”，也使历史上少之又少的一次次主体革命在某个日期跨出关键一步。

> [注] cirque（马戏场）与 circuit（环路）在声音和词形上相接。拉康把批评者所谓“马戏团”转成一幅结构图：它近似圆环，却在“我思”跃迁为“我在”之处不能闭合。

我刚才采用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康托尔。请知道，人们曾向他吐下足够多的唾沫［拉康再次把册子扔到桌上］，以至于他在精神病院中结

束一生。放心，这不会是我的结局！［笑声］同康托尔相比，我对同事与其他人的表述稍微不那么敏感。不过，我在问自己……

既然《文集》惊人的销量所承载的维度如今正在传播我的表述，我正在表述这番话语……我是否必须去操心这场集市。

因为我当然不能模仿那些把自我推销当作职业的人……

他们顺手抓住挂在拉康话语、或者任何其他人话语中的某个小东西……写成一篇文章，由“他”在那里证明自己的独创性。

从博讷瓦尔会议［196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到我来到这里的时刻［巴黎高师乌尔姆街，1964 年 1 月 15 日］，我一直生活在一场集市中间。

在那场集市上，我就是那头牲口：我自己在市场上出售。这并没有打扰我。首先，这些操作同我无关——我的意思是，同我的话语无关。其次，它们也没有妨碍那些经营这项“服务”的同一批人前来参加我的研讨班，把我所说的一切飞快记下——我的意思是，小心写下来。他们记得格外仔细，因为按照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研讨班已经时日无多。所以，这里谈的不是随便哪一种集市。

现在将要来到集市上的，会是各种其他东西：它们会像早已发生过、甚至在我的《文集》出版以前就发生过的那样，抓住我的任意一条公式，让它去服务于天知道什么东西！

有人本来要向我证明，我不会阅读弗洛伊德！……而三十年来，我做的只有这件事！

［拉康第三次把册子扔到桌上］

那么，必须怎么办？由我回应？还是让别人替我回应？多么烦人的吵闹！也许我还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

比如去关注这些事情能够结出果实的位置，也就是那些在实践中跟随我的人。

无论如何，正如你们看见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无动于衷。恰恰因为它没有让我无动于衷，我才以最高的尖锐程度发现自己正在提出它。

我必须说，只有一件事阻止我按照你们已经看见在此勾勒出的方式作出决定。它不是诸位先生女士的素质；尽管在今天或其他时候的听众中，有一些受过最充分训练的人，而我能够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他们判断并非徒劳，这份荣幸绝非没有让我感动。

不过，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成某种同样可以通过书写传递的东西吗？尽管如此，在书写层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时会浮上来。当然，在法国大学体制这样一个近百年来一直信奉康德的体制里，负责的人——正如我已在一条注释中提醒过你们——并没有……

在他们为成群学生作出标记并把学生赶向前方的这一百年中……没有设法出版一套康德全集。

使我犹豫、也许还会让我——也许只要我高兴——继续这番话语的，并不是你们的素质，而是你们的人数。归根到底，这才是令我吃惊的

东西。正因此，今年我放弃了往年对研讨班实行的封闭；一小段试行时间已经足以显明这种封闭没有效果。

因为这个人数，因为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这些人……

我要向他们致意，因为他们在这里，恰好向我证明：我所说的东西中有某种内容产生了回响，而且回响强到足以使他们前来听我讲话。他们本来也可以去听某位教授围绕他们感兴趣之事所作的讲授，因为那是课程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却来听我，而我不属于他们的课程计划。

这终究向我提供了一项征兆：我所说的东西当然不能被视作煽动性话术；其中必定有某种使他们感到受到牵涉的东西。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我当然可以凭这一点证成自己继续这番公开话语。

当然，正如它已经持续的十五年一样，这番话语绝不是一番一切都预先给定的话语。

我已经建造的东西，有整片内容仍零散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天哪，他们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过，其中有些部分理应得到更多、更好的处理。

等我向你们说明刚才所谓“欧米伽操作”的公式时，我会参照“诙谐语”。我曾经连续三个月在一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怀疑我是不是在开玩笑的人面前谈“诙谐语”。

既然你们就要放假，我建议你们设法找来——如果碰巧还能找到……

因为谁也说不准……弗洛伊德的著作同样无处可寻……设法找来《诙谐语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让自己沉浸其中。如果我自己也必须休假，那么在过去的研讨班中，我会首先尝试把关于它的研讨班转写成一份书面文本。

就这样，在这段间歇期里，你们已经拿到了我想说的东西：并不总是“欢庆”。

至少对我来说，并不总是如此。我上次提到欢庆，是在一篇短文中；但它根本不是一篇书面文章，因为我坚持让它恢复我面对一个相当广大的医学听众所作话语的状态。

这番话语得到的接待，是我一生中的一项经验。不过，这项经验并没有令我意外。

我不再更频繁地重复它，是因为早已知道结果。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忍不住在那里作了一处同话语本身毫无关系的修改：那就是对欢庆、对《会饮》中欢庆场面的暗示……如果它确实是一项暗示，读者无疑会在我这所小小学派的会刊中比在同样会刊登这篇文章的医学学院公报中更容易辨认出来。

这里涉及的欢庆场面中，有两个人物来到现场，一个行乞，一个迷失；这两个你们熟悉的寓言人物[注4]，名叫 Πόρος（Poros，通路 / 资源）与 Πενία（Penia，贫乏）[注]。在精神分析的 Πόρος 与大学的 Πενία 之间，我正在追问，自己可以让猥亵走到多远。无论赌注为何，

这件事都值得多看一眼；我的意思是，即使赌注就是“另一个人”颇为滑稽地称作“哲学的爱欲”的东西。

> [注4] 参见拉康 1960—1961 年研讨班《移情》，1961 年 1 月 18 日一课末尾。

> [注] 在柏拉图《会饮篇》的神话中，贫乏女神 Penia 前来行乞，并趁资源之神 Poros 酒醉睡去而受孕，生下爱欲。poros 本义还包括通道、办法与资源，不能只固定成一种人格名；拉康借“精神分析的资源 / 大学的贫乏”重排这则寓言。

相关知识卡 Poros、Penia 与 Metis

**节日愉快！**

# 第7课 · 1967年1月11日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把你们留在我定义为“异化”的操作那里。它采取一种被迫选择的形式；在图像上，这项选择仿佛针对一个最终造成根本欠缺的二选一。至少我已经宣布：我会围绕自己用来翻译笛卡尔 cogito 的那个二选一，重新讨论这种形式：“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一个受过符号逻辑训练的逻辑学家会认出这项变换……

他会认出，它表征一条在符号逻辑语域中得到揭示的公式；德·摩根在上世纪中叶第一次揭示了它……这项公式所陈述的东西是一项真正的发现，此前从未以这种形式得到揭示。它最初是这样表达的：在由两个命题的合取构成的命题关系中……

相关知识卡 德·摩根律与对称差：否定的集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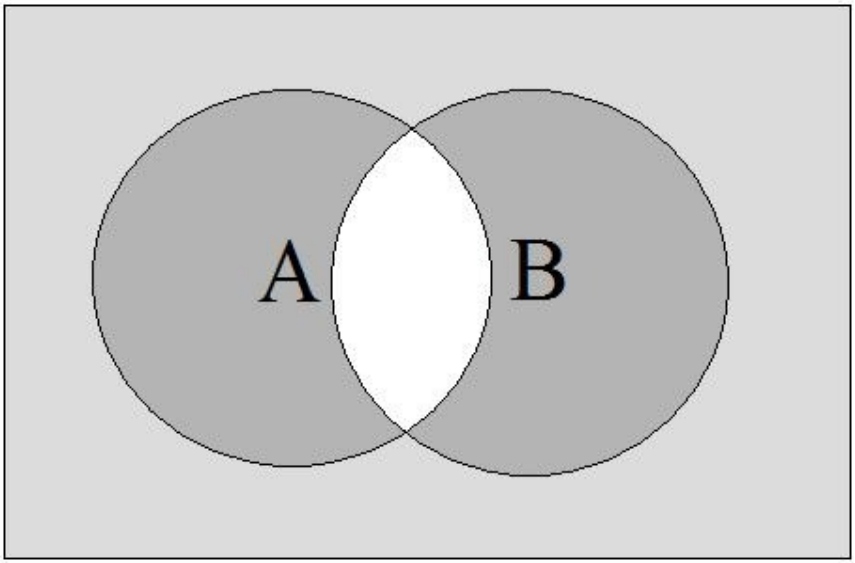
在这些白纸的右上方，我为了让内容更加清楚而用黑色写出了 A 与 B 的合取：$A \cap B$。如果你们把它作为合取加以否定：

$$\overline{A \cap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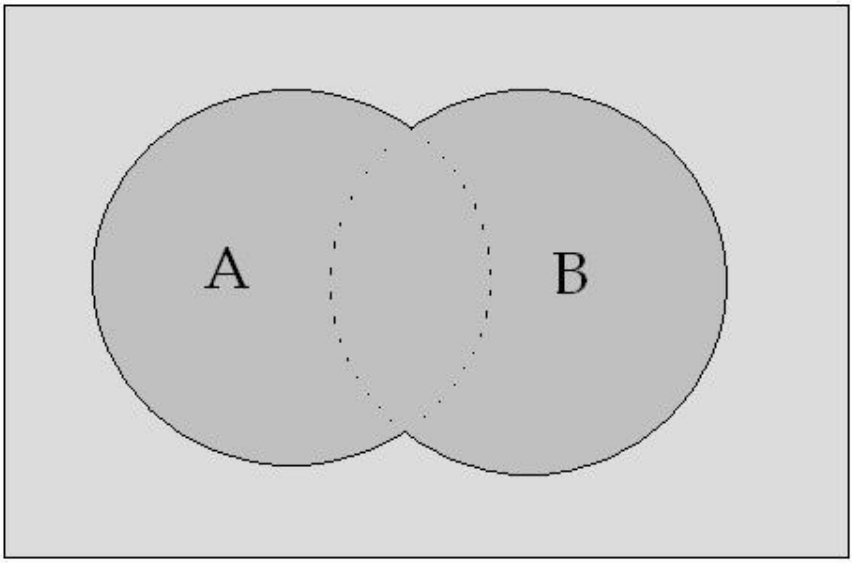
；例如，如果你们说 A 与 B 不可能同时成立，这就等值于并集：

$$\overline{A \cap B} = \overline{A} \cup \overline{B}$$

并集不同于交集。如果用一个覆盖某块区域的圆来表征、图示每个命题所陈述的场域，那么交集就是这个［白色部分］：




并集则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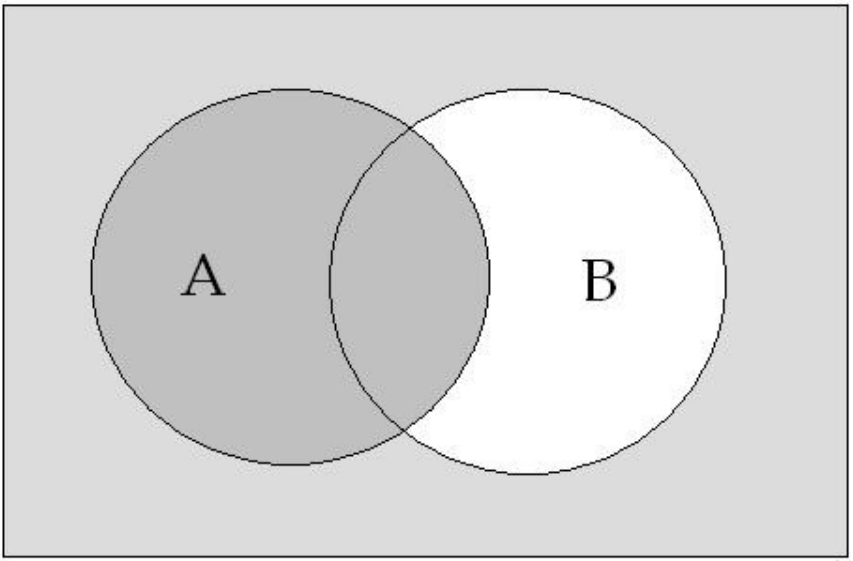



正如你们看见的，它不是加法，因为两个场域可以有一个共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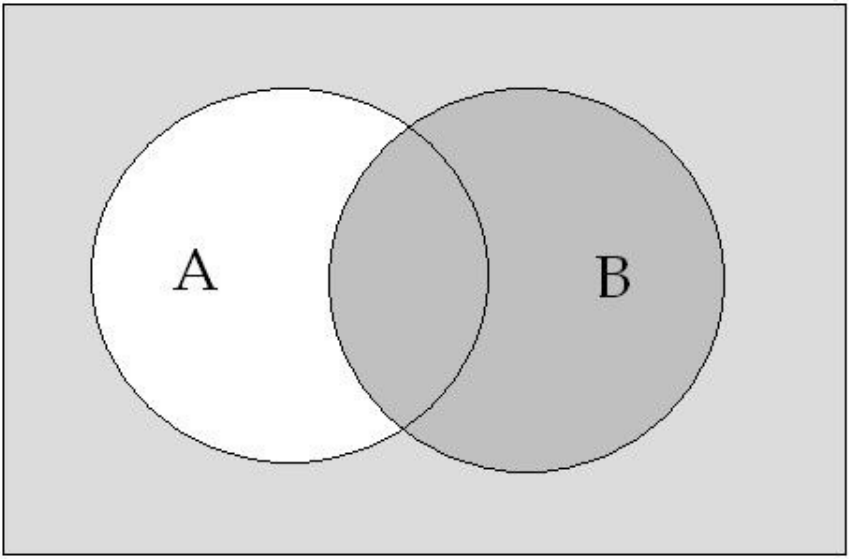
德·摩根的命题就是这样表达的：

$$\overline{A \cap B} = \overline{A} \cup \overline{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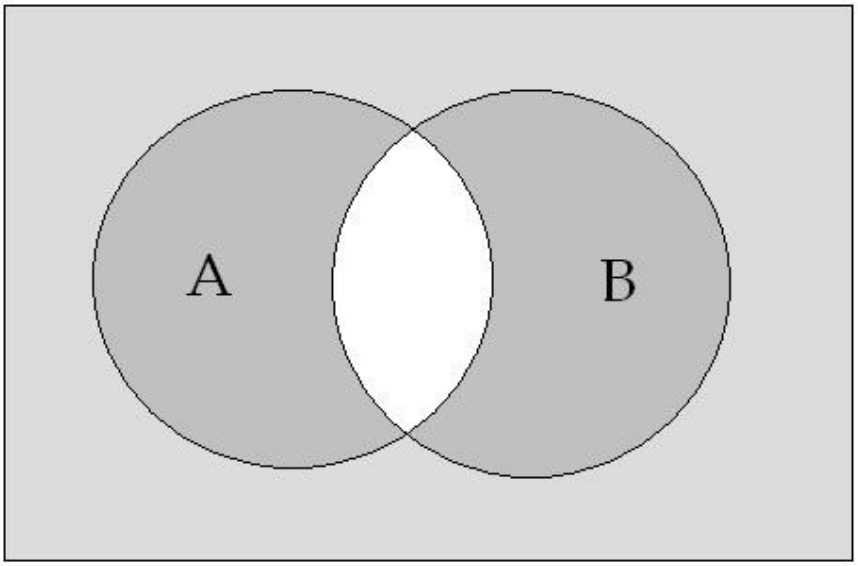
。在由这里两个有关命题所覆盖的场域构成的整体中，对交集的否定——也就是对 A 与 B 同时成立的否定——由对 A 的否定之并集来表征。把 A 写在这里：它的否定就是 B 的这个部分［白色］：




……再并上对 B 的否定，也就是 A 的这个部分：



你们看见，中间还剩下某种被排除的东西：




……它是这两个否定之并集的补集；严格说来，它对应于遭到否定的东西，也就是 A 与 B 的交集场域。

这条如此简单的公式在符号逻辑的发展中取得了如此重要的范围，以至它以所谓对偶原理的名义被视为一项基础。对偶原理最一般的形式可以这样表达：如果我们不把问题放在这项用字母书写命题逻辑操作的尝试上，而把它放到数学展开之表述的基础层面，也就是集合论层面，那么集合论会以一种隐蔽形式引入某种东西；而恰恰是这个东西，使集合论能够成为数学思想发展之基础。

可以说，我曾教你们把陈述行为的主体同陈述主体区分开来；前者以一种隐蔽方式出现在最初命题中、出现在集合本身的定义中——陈述行为的主体仿佛被冻结在那里。它在那里受到操持并保持受到蕴含；

当然，集合论正是使我们能够铺开数学思想发展的表述、确保其连贯性的东西。

当然，发明的进展与数学推理自身的步骤又是另一回事。无论人们怎样说，后者并不是同义反复；它具有自身的丰产性，会从纯粹演绎层面挣脱出来，依靠的是它所必需的那套机制，也就是所谓“数学归纳推理”，或者用庞加莱的术语说，“完全归纳法”[注]。

> [注] 法语 raisonnement par récurrence 在数学中不是计算机科学意义的“递归”，而是数学归纳法；庞加莱称之为 induction complète。下文同。

为了凸显这一点，必须诉诸时间性，诉诸推理自身的步骤；这项步骤由数学归纳法的构成要素所切分，展开为一种可以无限重复的步骤。不过，在集合论层面，我们只须寻找一套装置，使我们能够符号化数学展开中已经得到保证的东西。为此，必须符号化在陈述行为中作为主体分离出来的东西：陈述行为的主体，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在陈述内部能够辨认出来的那个尖点。

正是在集合概念中，而且确切说来只要集合概念奠基于空集本身的可能性，陈述行为主体的存在就以一种被遮蔽的方式获得保证。

在集合论层面，德·摩根变换这样表达：在任何包含下面这些项的公式中：

- 一个集合，任意集合；

- 空集；
- 并集符号；
- 以及交集符号；只要逐对交换它们，也就是作出下面这些替代：
- 用空集替代作为全集的参照集合；
- 用作为全集的参照集合替代空集；
- 用交集替代并集；
- 用并集替代交集……我们就会保留第一条公式已经建立的真值[注]。

> [注] 速记底本在这组对换中只说 un ensemble（一个集合）；但集合论的对偶原理要求交换的是固定全集与空集，而不是任意集合。这里据该原理补明“作为全集的参照集合”；罗德里格斯·庞特的校勘本与现存 J.L. 速记稿均保留了口述中的 un ensemble。

相关知识卡 德·摩根律与对称差：否定的集合图

这从根本上就是下面这项替代的意思：我们用某种东西替代“我思，故我在”；虽然必须更加仔细地考察它如何受到操持，但它首先可以——我要说，以完全粗暴、整块而盲目的方式——被表述为：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并集之“或”，把“我不思”同“我不在”联结起来。

而从引入空集维度的那一刻起，这两个“不”也并没有得到正确听取……[注]

> [注] Entendre 同时有“听见”与“理解”两义。这里既指没有听清口语中否定落点的差别，也指没有理解否定在陈述主体与陈述行为主体之间的不同取值。

空集支撑某种由陈述行为界定的东西；即使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对应，它仍作为这种东西被建立起来……空集既然表征陈述行为的主体，就迫使我们以一种尚待考察的取值来理解否定功能。

就取“我不欲望”。很清楚，这句“我不欲望”本身已经迫使我们追问：否定落在什么之上？

- 如果它是及物的“我不欲望”，就蕴含不可欲之物，也就是由我造成的不可欲：有某种东西是我特意不欲望的；
- 但否定也可以意味着，并不是我在欲望；这蕴含我卸下某项欲望，尽管这项欲望也许正在推动我，却并不是我；
- 还有一种可能：这项否定意味着“我在欲望”并不是真的；无论“欲望”属于我还是不属于我，都同问题毫无关系。

这足以告诉你们，这套主体辩证法……

只要我们尝试在陈述主体与陈述行为主体[注]之间安排并勾勒它……就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工作。尤其当我们今天重新询问笛卡尔的 cogito 时，它使我们能够赋予弗洛伊德所作的修改以真正意义和准确位置。直接说来，这项修改以两种太容易彼此叠合、混淆的形式向我们提出，它们分别叫作无意识与本我；我们正要在这项从考察 cogito 出发的询问照明下区分两者。

> [注] 法语 énoncé 是已经形成的“陈述”或“所说内容”，énonciation 则是使这项陈述得以发生的“言说行为”。因此，陈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是在句中由“我”等能指表征、可被辨认的主体位置；陈述行为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是在说出这句话的行动中被预设并起作用的主体位置；后者不等于经验说话者的自觉意图，也不必同句内的“我”重合。上文“我不欲望”中，句内的“我”属于前一位置；但否定可以分别落在所欲对象、“是我在欲望”上，或整个命题的真值上，这种错

> 位显出言说行为中的主体并不透明地等同于陈述中的“我”。拉康正借这道裂隙重读 cogito，并为下文区分无意识与本我建立逻辑位置。

Cogito 在哲学话语中仍受到讨论，这是一个事实。也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进入它……

我们会按照希望让它发挥的用途进入；因为其中仍可能保留的某种浮动，恰好证明它还应当由某种东西补全。如果 cogito 是哲学史上的一项基础，原因何在？

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它取代了一项充满情感张力的关系、一项曾经构成整个哲学询问传统的艰难关系；那无非就是思想同存在的关系。

请不要通过评注家，而要直接打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你们如果懂希腊语，当然会更容易；如果不懂，也有一些好译本，以及可靠的英语译本[注]。

> [注] 底本所附英文链接实际指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此处所说《形而上学》不符；译文已改接同一著作的英文文本。

相关知识卡 古希腊语中的“存在”：einai、hyparchein与 existence

法语有特里科的译本[注1]；说实话，它不断以托马斯主义评注为文本蒙上一层面纱和面具。

> [注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特里科译，Vrin 出版社，2002。

不过，只要你们穿过这些变形，尝试重新触及亚里士多德向我们传达之物的原初运动，就会在事后发现：围绕这部文本累积起来的一切批评与训诂……

例如某位注释家告诉我们，某段值得商榷，或者各卷次序遭到打乱……对初次阅读而言，所有这些问题在某种直接而清新的东西面前都会显得真正次要。只要把这次阅读带出学院氛围，这种东西就会以我刚才所谓“充满情感张力”的语域击中你们。

你们会看见，某种仿佛仍带有最初表述它之话语痕迹的东西，不断重新发生、重新涌现：思想同存在的关系究竟如何这项询问。你们还会看见 τὸ σεμνὸν（to semnon）这样的词项出现；它指有尊严之物、尊严，也就是必须为“思”保存的尊严，使思想能够达到它试图把握之物的高度：这不仅是“存在者”或“存在着的东西”，而且是存在借以在其中显现的东西。

人们以不同方式把它译成“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于我特意写在黑板左上方的三个词项，这是一种很差的翻译。严格说来，它们是：

- 第一，Τὸ τί ἐστι（to ti esti），它无非意味着：“这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种翻译同人们通常以为必须局限于使用的拉丁语 quid［何物］同样有效。

- 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to ti en einai）[注2][注]。天哪，它确实是亚里士多德语言之鲜活性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因为这里更加不能把它译成“作为存在的存在”。只要你们稍微懂一点希腊语，就可以读出这是希腊语的一种常见句式，并不只在文学中使用；它鲜明地显示了希腊语动词的原初特征，而这个特征恰好同法语未完成过去时所表达的东西相通。我在自己的书面文字中留下的那些说明里，经常停

留在这个未完成过去时上：“它曾是”既意味着“它刚刚消失”，同时也可以意味着“它差一点就会是”。

[注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七卷，1029b。
[注] 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 常被逐字释为“它曾是的那个所是”，通行哲学译法则是“本质”或“其所是”。拉康在这里刻意重新激活 ἦν 的未完成过去时色彩；“存在曾是什么”保留了他的读法，却不能当作这个亚里士多德术语唯一或中性的译法。

相关知识卡 古希腊语中的“存在”：einai、hyparchein与 existence

这个 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to ti en einai）[注3]，同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第 359 行中的说法是同一回事。那里写道：Κύπρις οὐκ ἄρ’ἦν θεός，也就是：“居普里斯—阿佛洛狄忒，对你来说，曾经不是一位女神。”这意味着：

- 由于她刚才那样行动，她曾经是什么，无疑正在逃离并躲开我们；
- 同样，我们必须重新质疑女神或神究竟是什么。

这个 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存在曾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存在曾是什么”？严格说来，是在我谈到它以前。

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本身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存在仍未受到侵犯；但思想已经凭借 νοεῖν（noein）触及它。围绕这项思想提出的全部问题，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得上存在，也就是上升到存在的高度［τὸ αὐτό νοεῖν καὶ εἶναι（to auto noein kai einai）：“思与在是同一回事”[注4]］。

第一条哲学命题就系在这条原初踪迹上；你们不可能感觉不到，它的根属于神圣秩序。我们甚至可以说，提出这条命题的人迈出了实证科学的第一步。[注]

- 至于 τὸ ὂν ᾗ ὄν（to on hei on）[注5]，最后这个词项同样确实意味着："存在者，就其作为存在者而言"；也就是说，它仍然指向存在。

> [注3] 字面义为"存在曾是什么"（拉丁语：quod quid erat esse）。
>
> [注4] 参见巴门尼德《诗篇》，马塞尔・孔什编译，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另见拉康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2 年 3 月 14 日一课。
>
> [注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Γ）第一章，1003a21。底本作 1023a，页码有误；希腊文也据通行文本校为 τὸ ὂν ᾗ ὄν。
> 这里的 τὸ ὄν（法语 l'étant）是"存在者 / 存在着的东西"，ᾗ ὄν 则是"正就它是存在者这一点而言"，因此整句的通行义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不是把"存在者"与抽象的"存在"（l'être）说成同一个东西，也不是考察某一特殊种类的存在者或它偶然具有的性质；它是暂时撇开"运动的""活的""数量的"等特殊规定，只就存在者的"是"来考察它。拉康没有照通常法语说成 l'étant en tant qu'étant，而说 l'étant, par où il est étant，即"存在者由何而为存在者"，又补充它"仍然指向存在"（pointe vers l'être）；这把标准公式中的考察角度进一步读成了从"存在者"指向"存在"的关系。它也不同于前两个词项：τὸ τί ἐστι 问"这是什么"，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 追问某物"其所是 / 本质"，τὸ ὂν ᾗ ὄν 则规定考察存在者时所取的层面。
>
> [注] 法语 c'était 既可指"方才还是、如今已不是"，也可在语境中带出"原本将会是"的临界意味。中文无法用一个时态同时保存这两层；正文依拉康的展开分别译出。

相关知识卡 古希腊语中的"存在"：einai、hyparchein与 existence

每个人都知道，哲学传统的自由运动无非是逐渐远离这项发现的源泉、这项最初发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派相继出现，它最终只围绕逻

辑表述收紧最初询问中仍可以保留的东西。而笛卡尔的 cogito 有一项意义：它干脆用“我”的存在之建立取代了思想与存在的这项关系。

我要在你们面前提出的是：某种经验本身只是思想这次跨越的后续与效果；而这次跨越终于表征了一种可以称作“拒绝存在问题”的东西……

正是这项拒绝产生了它的后续，产生了那种接近世界的新方式，也就是科学……如果在这次跨越的效果内部，某种名叫弗洛伊德发现的东西出现了——无论是在把这项发现引入其中的那个人的层面，还是在他的思想、甚至他关于思想的思想层面——，那么关键在于：这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回到存在思想”。

弗洛伊德所带来的任何东西，无论是无意识还是本我，都没有在思想层面回到某种使我们重新处于存在询问平面的东西。弗洛伊德所带来的东西只在这道跨越界限、这次断裂的后续内部并始终停留其中，才获得意义；在这次断裂中[注]，对“思想向存在提出的问题”的拒绝，以“‘我’之存在的唯一肯定”取代了那项问题。无论无意识一侧还是本我一侧的内容，都在这项断裂内部取得意义。

> [注] “这次断裂”（法文：cette cassure）指笛卡尔 cogito 造成的转折：它不再沿着“思想如何关联并通达存在”的询问前进，而是以拒绝这项存在问题的方式，用 cogito 所肯定的“‘我’之存在”取代它。上文把近代科学说成这项跨越的后续；因此，无意识与本我也只在这项断裂开启的思想条件内获得意义，并不构成向“存在思想”的回归。这里的断裂不是指无意识与本我之间的区分，也不是指弗洛伊德另行发动的一次断裂。

为了向你们展示并说明这一点如何表述，今年我进入了逻辑领域；现在我们继续前进。在 cogito 本身中——它值得在这里再走一遍——，

我们会找到某项悖论的开端。这项悖论由我首先向你们提出的德·摩根公式引入：在话语之外，存在“我”的存在吗?

相关知识卡 德·摩根律与对称差：否定的集合图

笛卡尔的 cogito 确实裁决了这个问题，但还必须看它如何裁决。

为了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给“ergo sum［故我在］”加上了引号；这些引号颠覆了它的所谓天真范围，把它变成一个受到思考的“ergo sum”。归根到底，它唯一的存在维系于这个 ergo；而在思想内部，对笛卡尔来说，这个 ergo 呈现为他本人反复表述的那种东西的标记……

无论在《方法谈》《沉思录》还是《哲学原理》中……也就是一种必然性的 ergo。

但是，如果这个 ergo 只表征这项必然性，我们是否能够看见下面这件事产生的结果：“ergo sum 无非是对从‘思’通向‘存在’的艰难道路、以及必须走过这条道路之知识的拒绝。”

这个“ergo sum”走了一条捷径：成为思考者。

它认为甚至不必沿存在者维系自身存在的道路询问存在者，因为问题本身已经向自己保证了自身的存在。这样一来，它不就是把自己设置成一个 ego［我］，置于存在能够抓住思想的把握之外吗?

把 ego、“我思”设置成纯粹的“思—在”，设置成持续存在的存在替代物，也就是一个局部“我不在”中的“我”；它意味着[注]：

“只有删去你的存在问题，我才在；我不需要存在，我……不在”…….

- 除了我由于能够说出它而必然在的地方；
- 或者说得更好：我由于能够让你们说出它而在的地方；
- 更准确地说：由于让大他者说出它……因为，当你们紧贴笛卡尔文本追随这一步骤时，它正是如此。

> [注] Pense-être 是拉康把 penser（思）与 être（在 / 存在）压合而成的造词，同时在声音和字形上逼近 pense-bête（备忘提示）。“思—在”只能保留前一层构词，无法重现后一层回声。

此外，这也正是它丰产之处；严格说来，它同数学归纳推理具有相同轮廓。可以说，它的做法是：让大他者在一条道路上走很久；这里严格说来，就是逐一放弃某条知识道路、并很快放弃所有知识道路的道路；随后，在一个拐角处突然使他承认：至少在那里，既然让他走过了这条路，“我就必然在”。

然而，这个大他者的维度如此本质，以至可以说，它处在 cogito 的神经中枢。严格说来，正是它构成了某种东西能够得到界定与保证的界限；在最佳情况下，这个东西就是“我在”所构成的空集。在这项参照中，“我”作为“我在”，恰恰通过不包含任何元素而构成自身。

这道框架只有在下面的范围内才有效：“我思”是我思考的；也就是说，我同大他者一起论证 cogito。

“不在”意味着：这个以“我”为词项的集合中不存在任何元素——Ego sum, sive ego cogito［我在，亦即我思］，但没有任何东西填充它。这次相遇清楚表明，“我思”只是一套类似的装束。

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为承认空集作准备的“我思”层面，那么所涉及的就是另一个集合的排空。

笛卡尔检验了所有通向知识的道路以后，才严格说来奠定了这种以存在之明证性为根据的思想；因为它只渴求确定性。由此产生了我们已经称作“排空”的东西，而这个词通过这项询问留下一个尚待知道的问题：这项操作本身是否已经足以为 ego 提供唯一真正的实体？

只有从这里出发，而且只有把握它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沿着一条引导线索思考弗洛伊德将要带给我们的东西。什么东西？

还能是什么？就是在弗洛伊德用自己的术语称作 das psychische Geschehen——心理事件 / 心理发生过程——的东西中由此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把德语译成英语时错误翻成的“心理运作”[注]。

> [注] Geschehen 指“发生着的事情 / 发生过程”，不是一套静态机能。底本省去德语冠词 das；译文补出，并用两个并列译项保留事件性与过程性。

正如我们将要看见的，在弗洛伊德询问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 cogito 此后为存在思想规定的界限之外，重新激活或点燃这种思想。事实上，存在被排除在一切可能涉及的东西之外；为了进入这项说明，我甚至可以重新采用自己一个熟悉的公式——Verwerfung［拒斥］。

这里确实涉及这种秩序的某种东西；如果今天表述出某种可以称作人本主义终结的东西……

它当然不是从昨天或前天才开始，也不是从米歇尔·福柯先生或者我本人能够表述它的时刻才开始；它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

……那恰恰是因为有一个维度向我们打开，使我们能够发现我用下面这条公式说明的 Verwerfung、这项对存在的排斥如何运作：“遭到象征界排斥的东西，”我从教学之初就这样说，“会在实在界中重新出现。”

如果某种叫作“人的存在”的东西，确实从某个日期起遭到了排斥，我们就会看见它在实在界重新出现，而且采取一种完全清楚的形式。“人的存在”既然是我们人类学的基础，就有一个名称；“存在”一词正好处在这个名称中间，只须给它加上括号：d(être)itus[注]。

> [注] 拉康把 détritus（废弃物、残渣）拆写为 d(être)itus，在词的中央“发现”être（存在）。中文无法在“废弃物”中嵌入“存在”，故正文保留法语拆字。

要找到这个名称以及它所指称的东西，只须有一天走出家门，到乡下散步。穿过道路时，你们会遇见一处“露营地”；在露营地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它周围，有一圈泡沫般的东西为它画出圆周。
你们在那里遇见的就是这个“人的存在”：它作为遭到 verworfen［拒斥］的东西在实在界重新出现。它有一个名字：叫作 d(être)itus。［笑声］

我们并不是从昨天才知道：“人的存在”作为遭排斥之物，会以这些扭曲的小铁圈形式再次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在露营者惯常停留之处周围发现它们有所堆积。

只要我们是史前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就必须推测：这种对存在的排斥并不是随着笛卡尔或科学起源才第一次出现；它也许曾标记每一项关键跨越，使人类的各个阶段能够以终将消亡且始终不稳定的形式构成。

有些区域留存着史前文明形成的贝壳堆积，人们用一个我不会使用的语言中的词来标记这种技术发展阶段的信号；这个词对我来说非常难以发音，我无需尝试在你们面前重新说出它[注6]。

> [注6] 参见拉康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5 年 12 月 8 日一课：“……它在丹麦语中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可我念不出来——这是一堆废弃物；那么，我们在那里得到了对象(a)！”这里所指为 Kjökkenmödding，即由中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人群长期食用软体动物而形成的贝冢，见于波罗的海、苏格兰、法国、葡萄牙、南美洲等地。

必须抓住的要点正是废弃物；它表征……

而且不仅作为一项信号，而是作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对这项异化的询问将围绕它运转。

异化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侧面：它并不在于我们就是大他者，也不在于人们所谓“其他人”通过重新接管我们而使我们变形或畸变。异化事实并不是我们在大他者中被重新接管、重做和再现；恰恰相反，它从根本上奠基于对大他者的排斥。我用大写 A 标出的这个大他者，前来取代了存在询问；今天，我主要让 cogito 的界限与跨越围绕这项询问运转[注]。

> [注] 法语把 repris, refaits, représentés 排成连续的 re- 链：再次被取用、重制、再呈现。中文以“重新 / 再”勉强保留这一节律；重点不在主体被大他者重新占有，而在大他者自身遭到排斥。

但愿异化只意味着我们舒适地发现自己处在大他者的位置！对笛卡尔来说，这无疑是他的步骤何以充满欢欣的原因。在青年时期未完成的《指导心智的规则》中——其原稿已佚，文本曾借一份为莱布尼茨制

作的抄本流传——，sum, ergo Deus est［我在，故上帝存在］恰好就是 cogito ergo sum 的延伸[注]。

> [注] 现存 J.L. 速记稿及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均作 sum ergo Deus est，项目底本漏去 est。这句话见《规则》第十二条，笛卡尔把它列作一种常被误当成偶然关系的必然联结；拉康在此把它读作 cogito 的延伸。口述中"手稿在莱布尼茨文件中重新发现而又仍然失落"混合了原稿与抄本的历史，正文据现代文献史作了区分。

当然，这项操作很有利：它把一切完整地交给一个大他者负责；这个大他者只凭借把存在确立为另一个"我"的存在而获得保证。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上帝恰好使事情变得容易，因为祂曾亲自这样呈现自己："我是我所是。"

然而，这项在十七世纪思想中仍然深深扎根的信仰主义基础，恰恰已经很难由我们维持；它在主体层面遭到划去，才真正使我们发生异化。我已经用"自由或死亡"[注7]说明过这一点。无疑，这是一道奇妙的命令……面对这道命令，谁会不拒绝那个最卓越的大他者——死亡？可代价正如我曾向你们指出的：他只剩下死亡的自由。斯多葛派早已在下面这句话中作出同样表述：

> [注7] 参见拉康 1964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瑟伊出版社，1973，第 185 页，1964 年 5 月 27 日一课；另参见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5 年 12 月 8 日一课末尾。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注8]［以及为了保全生命而失去活着的理由］。

> [注8]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第八篇，第 83—84 行。项目底本、J.L. 速记稿及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均在 et 后多出 non；通行拉丁文本没有这个 non。否定力来自上一行 summum crede nefas（"要把……视为最大的罪恶"），所以连同上句可译为："把为了生命而失去活着的理由视为最大的罪恶。"

不过对我们来说，“失去它们”——你们会因此失去生命吗？事情在这里已经无法清楚读出。我们必须知道，在“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之间会发生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作为“不在”会发生什么。结果会怎样？这是一个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的结果！从这个“我”作为存在之确立被选择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没有选择余地：必须走向“我不思”。

因为把“我”确立为存在的唯一基础，恰恰从此终结——我是说，画上句点——了对 νοεῖν（noein）的一切询问，也终结了任何使思想成为弗洛伊德与其时代、与科学所造之物以外之物的步骤。

他在有关心理事件双重原则的表述中写道，Das Denken［思想］无非是一条公式，一条试验公式，也是某种开路方式；

它始终以最低限度的心理投注进行，使我们能够询问、衡量并画出一条道路。那些压迫并刺激我们的东西将通过某项运动步骤，沿这条道路在实在界中找到满足。

我们必须在这个本质性的“我不思”那里提出问题：由选择造成的损失——“我不在”——会产生什么？“我不在”本身已经由我们奠定为“我”本身的本质；

异化的损失仅仅可以归结为它吗？当然不！某种作为否定形式的东西恰恰显现出来；但这项否定并不落在存在上，而是落在“我”本身上，因为“我”奠基于“不在”。

同“我不思”的选择相连，某种其本质在于不是“我”的东西涌现出来；它恰好出现在 ergo 的位置，也就是必须放在“我思”与“我在”之交集的位

置、唯一作为思索之存在得到支撑的位置。因此，某种凭借“非‘我’”获得维持的东西，就在这个 ergo 的位置出现。这个“非‘我’”必须如此按其本质得到表述；它就是弗洛伊德在其思想的第二步、也就是所谓第二地形学层面带给我们的本我[注]。

> [注] Pas-je 不是通常的 non-moi（非我）。Pas 既是否定词，也可作“步、一步”讲；同句的 second pas（第二步）使“第二步”与“非‘我’”彼此回响。中文分别译出两义，无法保留同一个词的双关。

但最大的错误危险恰恰在这里。我自己接近它时——例如谈论 Wo es war… 时——，由于缺少使它取得真正价值的逻辑表述，也没能充分让人感觉到：构成本我的这个“非‘我’”之本质在哪里。凡是在这个问题上仍停留于心理学道路、从而继承古代哲学传统的人，都仿佛必然会落入一种极其可笑的做法：把灵魂或 Ψυχή（psuché）制造成某种存在着的东西。

对他们而言，本我总会是那个同我比邻十年、不断向我耳中鼓吹的蠢人[注]所谓的“本我是一个坏自我”。绝不能表述这种东西！要构想本我，极其重要的是看见：这个本我取得一种奇特、异常的肯定性，因为它是这个“我”的“不”［非“我”］，而这个“我”按其本质“……不在”［我不在］。必须知道这会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个“非‘我’”会涉及何种奇特的补集。

> [注] 此处影射丹尼尔·拉加什。拉康未在本段点名；但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从罗马53到罗马67：精神分析，一项失败的理由》中重提“本我归根结底就是坏自我”这一说法，并把自己对它的批评指向《文集》第647—684页；该页范围正是《关于丹尼尔·拉加什报告〈精神分析与人格结构〉的评注》。因此，“比邻十年”应指二人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时期约十年的共事；“蠢人”是拉康在论战中对拉加什的贬称。

必须知道如何表述并说出它；围绕本我所涉及之物的全部勾勒[注9]，事实上就是这样向我们表述它的。

> [注9] “勾勒”（délinéation）指以对象所要求的精确程度从各方面表征它的行动，也指由此得到的图形或线迹。

这里所涉及的本我当然绝不是“第一人称”；把它理解成第一人称是一项真正的错误……

必须把这项错误降到荒诞可笑的等级；尽管出于历史缘故，我们无论如何尊重提出它的作者［乔治·波利策］……他竟然提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第一人称心理学。[注]

> [注] 这里不是在转述波利策的一句孤立原话，而是在概括他 1928 年《心理学基础批判》的核心主张。波利策一方面肯定弗洛伊德把梦、症状重新理解为具体个人生活中的行动及其意义，另一方面批评精神分析把无意识重新实体化为在幕后运作的“第三人称”装置。他所谓的“第一人称”并不是说每个无意识过程都会直接说出“我”，而是说心理事实必须被放回具体个人所经历的“戏剧”，由这个人的言行和叙述来理解；心理学不能把“我”的行动与连续性拆解成脱离主体的抽象机制。参见《心理学基础批判》1928 年初版，第 38 – 46、68 页。
>
> 拉康在本段反对的是把这套框架套到弗洛伊德的本我上：本我在这里恰恰以 passje（非“我”）出现，不能被收回为一个连续的“我”或第一人称人物；下文说本我“既不是第一人称，也不是第二人称，甚至不是第三人称”，正是把这一反驳推进到语法人称层面。紧接着提到拉普朗什，是因为他与勒克莱尔在《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中从波利策出发讨论“意义与字母”，并以“无意识不以第一人称衔接”回应波利策；拉康认为，仅作这种人称上的倒转仍未触及这里本我的逻辑位置。句中“出于历史缘故”的尊重，主要指波利策后来投身共产主义抵抗运动，1942 年 5 月 23 日在蒙瓦莱里安被德军作为人质枪决。参见 乔治·波利策与具体心理学。

而我的某位学生[注10]……

> [注10] 指让·拉普朗什。他与塞尔日·勒克莱尔合写的《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曾提交 1959 年 10 月博讷瓦尔会议讨论；第一部分 α 节以"意义与字母：考察波利策的批评"为题讨论波利策。见亨利·艾主编《无意识》（第六届博讷瓦尔会议），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1966，第 95 页。

在上次分发给你们的小册子所收录的那份短报告中……我的这位学生竟然以为自己有义务再走一遍这条路，一度怀着一种幻觉，以为我甚至曾沿这条路引导你们去作出这种表述——当然，他听过我的教学以后，自然不得不表述相反的东西，不是吗？——这本身就是一种虚张声势和欺诈，因为它同这里的问题毫无关系。

本我既不是第一人称，也不是第二人称，甚至不是第三人称——如果遵循本韦尼斯特的定义，把第三人称理解为人们谈论的那一位。

在 Ça brille［它在发光］、Ça pleut［它在下雨］或 Ça bouge［它动起来了］之类的陈述中，我们稍微接近了一点本我[注]。

> [注] 三句中的 ça 都可只是无明确指称者的口语代词，而 Ça 同时又是弗洛伊德 Es 的法语术语"本我"。中文的"它"与"本我"不共用一个词，因此须保留法语。

但如果以为这个本我就是某种自行陈述自身的东西，仍然会陷入错误！

这种理解仍不足以凸显这里真正涉及的东西。

严格说来，本我就是话语作为逻辑结构时一切不是"我"的东西，也就是结构的全部其余部分。我说"逻辑结构"时，请把它理解为语法结

构。幻想既然是驱力所涉及之物的支撑，它能够被这样表达，并不是一件小事：Ein Kind wird geschlagen——一个孩子正挨打[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稿均作 Ein Kind ist geschlagen，但弗洛伊德 1919 年论文的题名及其中的幻想公式是 Ein Kind wird geschlagen（“一个孩子正被打”）。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也据弗洛伊德原文改为 wird；译文从之。

相关知识卡 幻想的语法结构与公理位置 ・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 ・ 里卡多・E・罗德里格斯・蓬特与拉康研讨班批校本

没有任何评注、任何元语言能够说明这样一条公式向世界引入了什么！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加倍或者解释它！“一个孩子正挨打”这句话的结构无法得到评注；它只是展示自身。没有任何 φύσις（physis，自然）可以说明一个孩子……正挨打。在自然中，也许有某种东西会使他必然撞到什么，但让他挨打则是另一回事！

而且，这个幻想对于驱力的运作如此本质；它只是在提醒你们，我曾围绕窥视驱力或施虐—受虐驱力向你们论证的东西：驱力是一条“线迹”，是一种“装配—线迹”、一种语法装配。它的倒置、反转与复杂化，只能依照各种不同的 Verkehrung［翻转］以及局部而经过选择的否定[注]来安排。“我”作为在世存在同世界的关系，只有通过这套语法结构才能运作；而这套语法结构无非就是本我的本质。

> [注] Verkehrung 在这里沿用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中的用法，指驱力目标及语法位置的倒转，如“看 / 被看”、“折磨 / 被折磨”；在拉康对驱力回路的表述中，还要把它理解为“让自己被看”等回转。“局部而经过选择的否定”不是否定整个命题，而是让否定选择性地落在句中的某个位置或身份上；“经过选择”指否定作用域的结构性选择，不是“我”的自觉决定。以“一个孩子正挨打”为例，施动者和“我”可以从句面中消失，“挨打”这一关系却仍由被动句保留下来。这两类操作共同说明：驱力通过语法装配而运作。

当然，今天我不会重新讲这堂课。还要走过的场域已经够大，所以只能满足于标出本我的本质：就本我不是“我”而言，它就是语法结构的全部其余部分[注]。

> [注] 这句话的主干是 J’ai un champ suffisant à parcourir pour qu’il faille que je me contente de marquer…：suffisant… pour que 引出虚拟式 il faille（无人称动词 falloir），意为“还有足够大的场域要走，因此我必须只限于标出……”；se contenter de 表示“只满足于 / 只限于做某事”。ce qui est l’essence du Ça 是 marquer 的宾语，即“什么构成本我的本质”；en tant qu’il n’est pas « je » 中的 il 回指 Ça，en tant que 表示“就……而言 / 在……这一限度内”。冒号后的 c’est tout le reste de la structure grammaticale 对“本我的本质”作出界定：tout le reste 不是笼统的“其他内容”，而是从语法结构中排除第一人称“我”之后留下的整个余项。
> 结合上文，拉康并非把本我设想成另一个会自行说话的人格或“坏自我”，而是把它定位在话语与幻想中一切不等于“我”的语法关系和位置上；下文《一个孩子正挨打》中，“我”虽须在重构中取得位置，却不在幻想的显式陈述中出现，正是这一界定的例子。

弗洛伊德在分析 Ein Kind wird geschlagen、分析“一个孩子正挨打”时注意到下面这件事，绝非偶然：主体、Ich、“我”尽管必定在其中取得位置，却从来没有……

对我们来说，在我们所作的重构中，在我们将赋予它的 Bedeutung［指称］中，在必要的解释中，也就是在某个时刻必须由这个主体挨打……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幻想的陈述中，这个时刻从不被承认；原因显而易见，因为“我”本身恰恰被排除在幻想之外。只有标出下面两项补集的分界线，我们才能说明这一点：一边是“我打”，或者说那个作为对存在之拒绝而倾覆自身存在的“非‘我’”；另一边是作为思想剩余表述的句子语法结构。

当然，只有把这一点同二选一的另一项——也就是将在其中失去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才会获得自己的范围与意义。

异化的真理只在失去的部分中展示自身；如果你们跟上了我的表述，这个部分无非就是“我不在”。

现在，重要的是把握：无意识所涉及之物的本质正在这里。因为一切属于无意识的东西，都由某种特征来刻画；无疑只有弗洛伊德的一名弟子——只有一名弟子[注]——懂得把它维持为一项本质特征，也就是惊讶。

> [注] 这里没有点名的“唯一一名弟子”指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拉康在 1964 年 1 月 22 日的《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已经明确说，是赖克从弗洛伊德那里特别提炼出“惊讶”这一重音；1965 年 1 月 6 日又点出赖克的《惊讶的心理学家》（Der überraschte Psychologe），并把 Überraschung 说成向分析家标示无意识之物刚刚显露的一项信号。因此，seul un disciple — un seul disciple — de Freud 强调的不是“弗洛伊德只有一个弟子”，而是“在弗洛伊德的弟子中，只有这一位始终保存了惊讶的本质地位”；a su maintenir 也不只表示“理解了”，而是“懂得并做到了持续保留”。
> 紧接下一段，拉康又把赖克的临床重音纳入“我不在”的逻辑：真正的解释之所以带来惊讶，不是因为分析家故意制造出人意料的效果，而是因为说出的东西超出了自觉的“我”原先的预期与掌控，显示无意识正从“我不在”的位置起作用。参见《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第 2 课 s11-02-0067，以及《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第 4 课 s12-04-0006—0013。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这项惊讶的基础——它在一切真正解释的层面显现——无非就是“我不在”的维度；在这套现象学中，必须把它作为一种可以说具有揭示作用的特征保存下来。

正因此，诙谐语最能揭示、也最能刻画我所谓无意识的形成[注11]之效果。这里涉及的笑发生在“我不在”的层面。随便取一个例子；就取翻

开书时首先出现的 famillionnaire。希尔施—亚辛特说，自己同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处于一种“完全 famillionnaire 的”关系；这句话的嘲弄效果，难道不是同时回响着两种不存在吗？一边是富人位置的不存在，因为它只是一项虚构；另一边则是说话者或主体在这项不存在本身中的位置——他自己被缩减成一种无处容身的存在[注]。

> [注11] 参见拉康 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
>
> [注] Famillionnaire 是海涅故事中由 familier（亲近的、熟络的）与 millionnaire（百万富翁）压缩成的诙谐造词。它既说“像家人般亲近”，又让这种亲近被财富关系吞没；中文没有能同时容纳两词的对应压缩，故保留法语。

Famillionnaire 的嘲弄效果显然就在这里。但这里的情况恰恰同我们界定本我时完全相反；在界定本我时，你们可以从对语法结构的参照中认出，那涉及一种 Sinn 或意义效果。可在这里，我们所处理的是 Bedeutung［指称］[注12]。

> [注12] 参见弗雷格《意义与指称》，载《逻辑与哲学论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71。

也就是说，在“我不在”之处发生的某种事情，必须借助刚才引导我们的同一类倒置来定位。“我不思”中的“我”发生倒置，也异化成某种“思—事物”[注]。

> [注] Pense-choses 是仿照 pense-bête（备忘提示）一类法语复合词造出的“思—事物”，把“思”从第一人称行为改写成一个由事物表象运作的装置。译文用连接号保留构词痕迹。

正是这一点赋予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陈述以真正意义：无意识由事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构成。这丝毫不妨碍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因为这里涉及的并不是 Das Ding[注]、不可言说的“物”，而

是得到充分表述的部分；不过，只要它作为 Bedeutung［指称］优先于任何能够安排它的东西，就确实如此[注]。

> [注] Das Ding 字面是德语“物 / 东西”。拉康在《研讨班 VII · 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 年 12 月 9 日）把它固定为 la Chose，本项目译作“原物”；他也提到 Ding 的旧词义同集会及司法审议有关，但随即说明，这项理论区分并不单靠词源建立。它的精神分析出处是弗洛伊德 1895 年的未刊手稿《科学心理学纲要》（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德文手稿及档案信息）：在对 Nebenmensch（身旁之人）复合体的判断中，可理解、可比较的属性同一个恒定而不可理解的部分分开，后者称为 Ding。拉康据此把 das Ding 读成表象与意指网络不能吸收、却组织欲望绕行的“原物”；它不是康德“物自体”的简单同义词，也不是藏在表象背后的完整实体。本段因此把它同 Sachvorstellungen（事物表象）对举：后者可以进入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并得到表述，前者则是“不可言说的物”，不能化约为这些表象。参见 《研讨班 VII》第四课 s7-04-0002—0003、s7-04-0072—0073。

> [注] 各速记本在此多作 Sachevorstellungen；弗洛伊德《无意识》（1915）的德文术语是单数 Sachvorstellung、复数 Sachvorstellungen，与 Wortvorstellung(en)（词表象）相对。译文据弗洛伊德原文校正拼写。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为了标示无意识在存在语域中、在它同“我”的关系中如何，我会这样说：

- 正如我们已经看见，本我是一种被某种东西咬住的思想；这个东西并不是存在的返回，而仿佛是一种“去存在”[注]；
- 同样，无意识层面的不存在，被一种并非“我”的“我思”咬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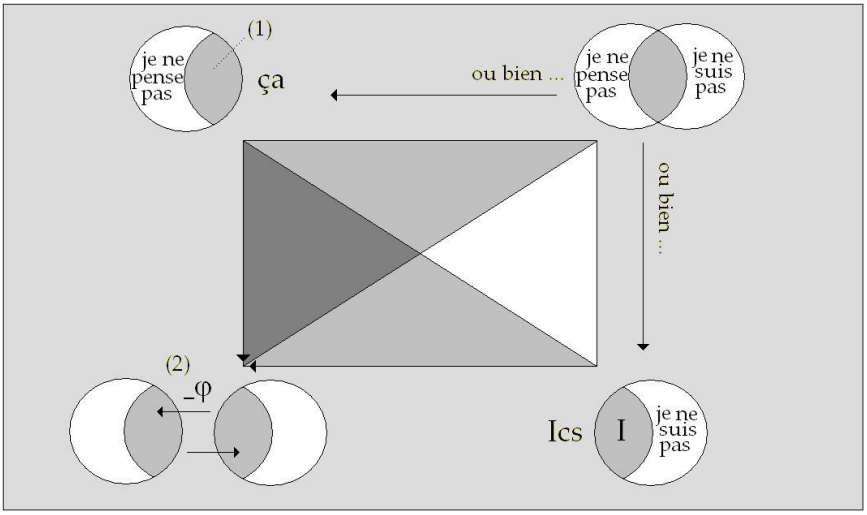
> [注] Désêtre 是拉康以否定 / 剥离前缀 dés- 加 être（存在）构成的术语，不是“另一种存在”，而是存在的撤除、失存。正文暂译“去存在”，并保留法语概念边界。

这种并非“我”的“我思”，我为了暂时把它同本我汇合起来，曾把它标示成“本我在说话”；但你们马上会看见，这其实是一条短路、一项错误。无意识的模型无疑是“本我在说话”，但条件是必须清楚看见：这里不涉及任何存在。也就是说，无意识同柏拉图以及其后很久的人仍懂得保存为“灵感”层面的东西毫无关系。“本我在说话”中本可以有神；但无意识功能的特征恰恰在于，其中没有神。

如果我们必须圈定、定位并界定无意识，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已经同例如品达[注13]的诗毫无关系。在一切划出新诗歌踪迹的作品中，无意识之所以扮演如此重要的参照角色，恰恰源于一种思想的关系：

这项思想只因不是“我不思”中的“我”而成为无；而它前来咬入“我”作为“我不在”所界定的场域。

[注13] 品达《皮托颂》第八首，第 95 行：“短暂的存在者啊！一个人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人只是一道影子的梦。”



那么呢？……刚才我把这里［（1）］的本我画成完整场域；“本我在说话”这个说法可能使人觉得它同无意识有所重合。今天我恰恰要以这个要点结束：

两者并不重合。

我们刚才把两个圆、两个场域对置起来，使之表征两项词项；在异化的实在通道中，只有一项能够抵达。如果两项彼此对置，构成“我”同思想及存在的不同关系，那么，只须更仔细观察现在前来圈定这一点的圆，你们就会看见：在稍后的一个时刻，这项操作会在第四项中完成。

这个二次型项将位于这里［（2）］：“我不思”作为本我的相关项，注定同“我不在”作为无意识的相关项相结合；但它们会以某种方式在重合时彼此遮掩、彼此隐没[注]。

> [注] Terme quadrique 是数学词，指与二次型 / 二次曲面有关的项，同时紧接 quatrième terme（第四项），在听觉上带出“四”的回声。译作“二次型项”保留技术义，双关只能由注释说明。

本我当然会来到“我不在”的位置，把它肯定化为“我就是本我”；但这只来自一道纯粹命令，严格说来，就是弗洛伊德在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中表述的命令。如果这个 Wo es war［它曾在之处］是某种东西，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但如果 Ich 必须（soll）在那里生成（werden）——要不要说在那里“变绿”（verdir）？——，那正因为它不在那里[注]！

> [注] 这里同时叠加两组不可直译的双关：ça 既是“它 / 那”又是“本我”；德语 werden（生成、成为）又被牵到近音的法语 verdir（变绿）。译文保留原词，并把第二组笑语直译出来。

我刚才提醒你们施虐—受虐的示范性质，并非毫无缘故。请确信，今年结束以前，我们必定会更加仔细地询问："我"的这项关系作为受虐结构的本质，究竟如何。

我这里只提醒你们：我曾把萨德式意识形态同康德命令并置起来。

这个 soll Ich werden 也许同康德义务一样无法实践，恰恰因为"我"不在那里；

"我"被召唤，不是像人们可笑地写出的那样——至少让这里的参照发挥一点作用！——去"赶走本我"，而是住进那里；请容许我利用这个歧义：住进本我的逻辑[注]。

> [注] 法语连续使用 déloger le ça（把本我逐出住所）、s'y loger（住进去）和 se loger dans sa logique（住进它的逻辑）；loger 又嵌在 logique 的声音链中。中文只能用"赶走 / 住进 / 逻辑"显示这条链。

反过来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形：在这个通道中，一个圆仿佛被另一个遮掩和隐没；这项运动可能沿相反方向进行，使无意识按其诗性与 Bedeutung［指称］的本质，来到"我不思"的位置。

它这时向我们揭示的，恰恰是无意识的 Bedeutung 中某种在思想里受到失效性标记的东西。

在第一种遮掩中，我们在"我不在"的位置得到的是某种结构真理的揭示；我们以后会看见并说出这个因素是什么：它就是对象(a)。

同样，在另一种遮掩形式中，这道裂隙、这项思想缺陷、Bedeutung 中的这个孔洞——我们只有走过弗洛伊德完整画出的异化过程道路以后

才能抵达它——，其意义与揭示就是：任何 Bedeutung 都无力覆盖性之所是。

阉割的本质在这另一种遮掩与隐没关系中这样显现：性差异只能由某种欠缺之物的 Bedeutung［指称］来支撑，而这个欠缺之物采取阳具的形态。

因此，今天我已经为你们画出一套装置的线迹；围绕它，我们将能够重新提出若干问题。希望你们已经隐约看见，对象(a) 作为算子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它是今天的说明中唯一仍然隐藏的元素。

# 第8课 · 1967年1月18日

今天，我要再次回到上次以“异化”一词引入的那项操作，以便再度、也更加强调地把它表述出来。在我向你们讲述的内容中，异化是一个枢纽点……

首先是因为，这个术语改变了人们迄今对它的用法……它是一个枢纽点，借助这个枢纽，我们才能而且必须维持从主体角度看所谓弗洛伊德式奠基的价值，维持其决定性的一步：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更多地说，那项在他的旗号下以精神分析之名延续的实践，一经纳入我们的考量，所具有的决定性。

我们将谈论一种不是“我”的思想；无意识首先便以这样一种模糊面貌出现。

这个公式当然并不充分；它的价值在于：它把“我”这个词置于弗洛伊德为我们带来的决定性成果的枢纽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满足于那个如此含混、尽管颇具诗意的公式；况且，人们每次把它从诗的语境中抽取出来，都难免带有一点滥用：仅仅提出“‘我’是一个他者——Je est un autre”，还远没有把一切说尽[注]。

> [注] 兰波在 1871 年两封“通灵者书信”中故意写 Je est un autre，用第三人称 est 取代第一人称 suis；不合语法本身就在切断“我”与说话主体的自同一。中文“‘我’是一个他者”无法显示这个人称错位，故并列保留法语。

因此，有必要给它一个更精确的逻辑表述。

你们知道，大他者的功能……

我把它写成大写 A；今天，这个 A 位于我们图表的左上角……正是这一功能起着决定作用。

- 不仅不可能表述弗洛伊德经验所确立的那种思想逻辑，
- 也不可能理解在一直传到弗洛伊德这里的哲学传统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得到了呈现，
- 更不可能定位那一步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把主体本身的功能置于反思的中心……除非我们让大他者的这一功能参与进来——我以大写 A 标记并作出定义的功能；除非我们记住：我所谓这样标记的大他者，就是发挥言语场所之功能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点再怎么重提也不为过，尽管我相信自己已经反复强调过：当弗洛伊德谈到“这种不是我的思想”时，例如在他所谓“梦思想”，即 Traumgedanken 的层面上，他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这种思想奇特地独立于一切逻辑。

他首先强调：这个系统不受矛盾的妨碍。他还表述了不止一个特征：乍看之下，这些特征告诉我们，否定本身不可能在其中得到表征；同样，因果表述、从属关系与条件制约似乎也避开了这些思想表面上的衔接，而这些思想的线索只能沿着最自由的联想途径重新找回。我之所以提醒这一点，只是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他们对于无意识秩序中所涉之事的一般看法。

事实上，说我们在无意识层面辨认出来的那些思想——它们确实属于一个主体，或者说必须属于一个主体——彼此松散；说这些思想不遵循逻辑规律，这不过是一种初步进路。

它预设的东西，与其说是同一个预先设定的实在相矛盾，不如说是对任何思想同实在应当有何种关系的一种先入之见。我们以为，实在应当强加于思想；这才是一切有效思想的正当而良好的秩序。

诚然，这一点过分从属于一种以适应模式为基础的教学逻辑之预设。因此，一方面，弗洛伊德面对的那些听众并未受过其他方式的训练，他诉诸这种预设自有其理由；

但另一方面，对任何考虑到某个主体同实在之间关系之差异的反思来说……

……由于这一事实：主体只有在语言的力量已经存在于实在之中、并作为语言的力量在那里发挥作用时，才得以奠基和确立……我们便不得不把追问推进得更远。

弗洛伊德促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当然仍然令人惊异；确切地说，只有当我们更精确地表述他如何更新思想与存在的关系时，这一步才会获得那种足以奠定我们应有惊异的价值。诚然，由于某些当代哲学家的话语，这一主题后来已被提上议程，而海德格尔首当其冲。

然而，在围绕他所作表述的喧闹声中，若把他所谓“思想”翻译成下面这种东西，恐怕是最天真的做法……

仿佛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转折点上，必须有某种来自存在本身的召唤抵达思想，

思想才会得到更新，才会同自己大约三千年来一直沿循的路线决裂；那条路线仿佛已把思想带入某个它不再能从自身本质上把握自己的死胡同，以至人们可以像海德格尔那样追问：Was heißt Denken?——“什么叫作思？ / 什么召唤思？”[注]……仿佛“思想”一词之意义的更新，只能等待某种超形而上学的偶发事件；那将意味着思想所勾勒的一切发生彻底翻转。

> [注] 德语 heißen 既可指“意指、叫作”，也可指“召唤、命令”。海德格尔借书名同时追问“思是什么意思”与“什么在召唤我们去思”；只译成“思想意味着什么”会丢掉拉康上文“来自存在的召唤”所回应的第二层。

当然，这并不是海德格尔文本的意义。对那些会停留在这种理解上的人，我们可以唤起一个既滑稽又可笑的比喻：一个女孩不知道还能怎样献出自己，只会四肢东倒西歪地摊在床上，等待主动权来自那个她以为自己正以此向之献身的人。在一个文明平庸的时代，这种遭遇并不罕见；每个人都知道，置身于这种场面的那个人，并不会因此格外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

思想不宜对自身抱有同一类形象；它应当愿意记起，真正的结合从来不是毫不费力便能实现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开辟的道路带给我们的，正是某种必须为存在问题作出贡献的东西。但我再说一遍：只有衡量这个决定性步骤、这个一刀切开的步骤之联结及其后果，才能如此。出于一种具有历史根据的约定，我们把它称作笛卡尔的一步：它把存在本身的奠立限制在 cogito 的“我思”上。

换言之，它限制在“我思”主体的纯粹运作所蕴含的“我在”上；因为这个运作呈现出一种表象——而那仅仅是表象——仿佛主体对自身是透明的，仿佛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自思”（sui-pensée）[注]。

> [注] Sui-pensée 是拉康临时造出的词：用带有拉丁语色彩的 sui（自身的）同 pensée（思想）拼合，漫画式地替代“自我意识”。“自思”保留构词，却没有德语 Selbstbewusstsein 那种一词复合的自然感。

请允许我用这个新词，以一种略显漫画式的方式翻译或承载通常所谓的“自我意识”。同德语复合词 Selbstbewusstsein 所允许的用法相比，“自我意识”这个词听起来既不贴切，也不充分。

然而，在笛卡尔和 cogito 的层面，所涉及的恰恰就是一种“自思”：那个“我思”只定位于它除了表述“我思”之外不再有任何支撑的时刻。问题正在于这件事所产生的后续及其结果，因为这是那个决定性的进路。我的意思是：

弗洛伊德的发现正被铭写在由这第一步所决定的思想之中。

我谈过大他者。很清楚，在笛卡尔 cogito 的层面，这一步的后果被重新交由大他者承担：

- 如果“cogito ergo sum”并不蕴含笛卡尔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在那部书里，我们可以清楚读到把他的思想完全规定下来的那些条件，
- 如果 cogito 不由“sum, ergo Deus est”（我在，故上帝存在）来补足——这当然会使事情容易得多……那么它便站不住脚。

然而，即使它作为一种——我是说哲学的——表述站不住脚，所取得的收益仍然保留了下来。

那项进路把存在缩减到思想之物的一条狭窄边缘，而思想之物以为自己能够仅凭“我在”这一思想奠定自身；某种成果仍由此得以取得，而且它的后果很快便可以从一连串矛盾中读出来。

例如，正应当在这里指出：那个据称以单纯直观为基础、并由此把广延之物［res extensa］同思想之物［res cogitans］彻底区分开来的做法…….[注]

> [注] 这是一处由下一段续足的口语悬句，法文重心落在 le fondement prétendu（“所谓基础”）。La simple intuition 呼应笛卡尔的 simplex intuitus，即凭“清楚而简单的观念”之自明性作直接把握，并非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直观”。Prétendu（“所谓 / 据称”）表明拉康正在质疑这种直观基础：它仿佛让人直接看到有空间广延、可分割的 res extensa 与不具广延、被设想为统一且对自身透明的 res cogitans 在存在方式上根本分开。
> 下文从两侧动摇这一图式：牛顿的普遍引力使彼此外在的质量处于普遍关联之中；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则表明思想并非对自身透明的统一体，而是“碎裂且造成碎裂”。拉康并非据此断言二者属于同一实体，而是指出，它们的根本区分不能再以这种自以为不证自明的直观作为充分基础。第十二研讨班第二十二课（s12-22-0068—0069）亦将笛卡尔的 simplex intuitus 同“清楚而简单观念的自明性”并置，并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迫使人们重新审查它。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广延与牛顿引力的超距难题

前者以各部分彼此外在为基础，以 partes extra partes（部分在部分之外）作为广延[注]的特征；但这个基础很快便被牛顿的发现消灭了。我认为，人们还不够强调牛顿发现赋予广延的那个特征：

可以说，在广延的每一个点上，没有任何质量会“不知道”同一瞬间在所有其他点上发生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令当时的人，尤其是笛卡尔主义者，极难接受。

> [注] 此处的“广延”（étendue）是笛卡尔意义上物体的空间性：物体具有长、宽、深，并可分成彼此外在的部分；拉康所说的“牛顿的发现”主要指万有引力：在经典牛顿框架中，任一质量都按同一时刻同远处其他质量发生引力关系，因而每一点仿佛都“知道”其他点的状态。这并非说牛顿取消了空间或物体的可分性，而是说，单凭各部分的彼此外在与接触传递，已不足以刻画物质世界；
> 这种超距引力也正是笛卡尔主义者难以接受的地方。牛顿本人也没有把无中介的超距作用当作已经解释清楚的物质本性，而是将引力的原因保留为问题。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广延与牛顿引力的超距难题

这项阻抗并未枯竭；它向我们证明了某种东西，而弗洛伊德经验迫使我们面对的思想之物，无疑从以下一点把它补足了：

- 它不再是那个始终指向一种不可破坏的统一之物，
- 恰恰相反，它受到碎裂的标记和规定，甚至本身产生碎裂；它携带着同一个标记，而这一标记在现代逻辑的整个发展中展开，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证明。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机器，就其根本运作而言，最接近一种记号的组合系统；而这种记号的组合系统，对我们来说正是思想发展最珍贵、最有指示性的成果。弗洛伊德在这里作出的贡献，是证明思想这一面的实际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是说，它的关系并不是同数学证明的主体——我们马上会重申它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一个

康德所谓的“病理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同主体会因这种思想而受苦这一点之间的关系[注]。

> [注] 康德语境中的 pathologisch 不是现代医学的“患病 / 病理学”，而是“受感性、欲望和苦乐所触动”。拉康随即用 pâtir（承受、受苦）接续这个词，因此正文保留“病理性的”字面，同时由此处注释限定其含义。

主体受思想之苦；弗洛伊德说，这是由于主体压抑思想。这种遭压抑的思想既碎裂又造成碎裂；精神分析中的日常经验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因此，把某种对原初统一的怀旧、某种纯粹而简单的满足搏动呈现为我们经验的根基，乃是一套粗俗而不诚实的神话。这种怀旧被放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在这里，唯有这项关系才重要——而这个大他者又被想象和表征为滋养关系中的大他者。

下一步甚至比第一步更加骇人听闻，却必然成为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中到处都在发生、都在得到表述的东西：把这个滋养性大他者同性的大他者混为一谈。

可以说，若不远离这一粗俗的诱饵、这一骇人听闻的滥用，思想便确实无从获救，弗洛伊德所引入的真理也不可能得到保存，我还要说，甚至技术上的诚实也无从建立。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教导法，是蓄意利用某种捕获、某种幻觉；对任何正眼看待精神分析经验之所是的人而言，这种幻觉都尤其站不住脚。

把大他者重新安置到唯一有效的地位——言语的场所——上，这是必要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我们分析经验中的每一件事才能重新各归其位。把大他者定义为言语的场所：

- 就是说，它无非是断言作为真实断言得到设立的场所；
- 同时也是说，它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存在；
- 但说出这一点，就仍然是在诉诸它以定位这项真理，也就是每当我说话时都使它再次涌现。

因此，“它没有任何种类的存在”这句话，我不能说，但我可以写。

所以我写下 $S(\not{A})$：被划杠的大他者的能指 S。它构成这个网络的一个纽结点；整个欲望辩证法都围绕这个网络得到表述，因为欲望辩证法正是在陈述与言说行为之间的间隔中掘出自身。

断言书写 $S(\not{A})$ 在我们的思想中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这绝不是什么不足，也绝不是把问题缩减成某种无缘无故的姿态。因为所谓“数学真理”并无其他基础，只有诉诸大他者：我所面对的人被请去参照它——我是说作为大他者的它——以便在那里看到我们最初约定的记号得到铭写；这些约定涉及我在数学中操持的东西。关于这件事，此中专家伯特兰·罗素先生甚至敢于这样说：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究竟有没有丝毫真理。

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不呢？我们只是诉诸大他者：在一个对应于某些记号之有限用法的场域中，一旦说过，我便可以写下并维持我所写下的东西，这一点无可争议。如果在数学推理的每一个时刻，我都无法在通过话语表述的东西与作为既定之物铭写下来的东西之间往返运

动，那么所谓数学真理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这就是数学中所谓“证明”的全部本质[注]。

> [注] 上文罗素的名言出自《数学与形而上学家》：“数学可被定义为这样一门学科：我们从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也不知道所说的是否为真。”拉康借它强调形式推演依赖记号规则，而不是说数学证明可以任意成立。

这里所涉及的东西与此完全属于同一个秩序。在思想的一切效果中，诉诸大他者都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

笛卡尔“我思”中的“我在”不仅没有避开大他者，反而奠基于大他者；甚至在大他者被迫把它安置到神圣本质的层面之前，就已经如此。

仅仅为了使对话者跟上“我在”中的那个“所以”，大他者便已经受到直接召唤。笛卡尔正是把自己交给它，交给对这个场所作为言语场所的参照，以便使一段话语获得同意：这就像我此刻在你们面前所做的那样——当我劝诫自己进行怀疑时，你们不会否认我存在。

论证从这一步起便是本体论的。当然，它不像圣安瑟伦的论证那样锋利，更为节制；但它同样包含着我们现在将要触及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恰恰来自这一必要性：必须用一个能指写下大他者并非别的东西。

圣安瑟伦……

我曾请你们在假期里回头阅读某一章。为了不让事情悬在半空， 我要在此重申这个著名论证属于什么秩序。它受到了不公正的贬低，却恰好可以充分凸显这个大他者的功能。这个论证绝不是像教科书所说的那样， 以“最完满的本质蕴含存在”为内容……《寻求理解的信仰》第二章把论证表述为：向它所谓的“愚人”讲话。

这个愚人——《圣经》说——在心里说：“没有上帝。”[注]

> [注] 这句出自《诗篇》14:1（《七十子译本》和《武加大译本》的编号为13:1；同一句又见《诗篇》53:1/武加本52:1）。希伯来文是 ’āmar nāḇāl bəlibbô, ’ên ’ĕlōhîm，拉丁文为 Dixit insipiens in corde suo: Non est Deus，即“愚昧者心里说：没有上帝”。紧接着的经文是“他们都已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因此原篇中的“愚”首先是宗教—伦理意义上的昏昧与悖逆，而不只是智力低下；“在心里说”也指向一种内在立场，其后果是像没有上帝及其审判那样行事，不是在展开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无神论论证。安瑟伦在《Proslogion》第二章中把这个“愚人”当作对话者：他既然听懂“不可设想有比之更大者”（aliquid quo nihil maius cogitari possit），这一对象就至少存在于他的理智中；若又断言它不存在于现实，就还可设想一个“同样而又实在”、因而更大的对象，同最初的界定相矛盾。拉康把这一公式概括成“最完满的存在者”，但他此处的重点既不是重复《诗篇》对悖逆者的谴责，也不是简单宣告上帝作为实体存在；
> 他要突出的是，“没有上帝”一旦被说出，就已经进入语言及大他者这个“言语场所”，说话者也会受自己所调动的能指及其逻辑后果约束，不再完全掌握自己“说了什么”。所以下文才说，安瑟伦的论证暴露的是思想的无能与无效：一种言说可以产生意义和逻辑效果，而说话之人未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个用例因而服务于拉康对大他者之结构功能的说明，不等于为大他者补上一种神学的实体存在；他紧接着反而说，任何建立在大他者某种存在形式上的哲学都站不住脚。

论证在于说：“愚人！一切都取决于你所谓的上帝是什么；既然显然是你把上帝称为最完满的存在者，那么你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圣安瑟伦说：“我，圣安瑟伦，当然知道：最完满存在者的观念作为观念而存在，并不足以使这个存在者存在。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权拥有这个观念，同时又说这个存在者不存在，那么，倘若它碰巧存在，你又成了什么样子？

因为那时你恰恰证明：当你形成最完满存在者的观念时，你形成的是一个不充分的观念；它同这一点分离了：这个存在者能够存在，而作为存在者，它比一个不蕴含存在的观念更为完满。”

这是一项关于思想本身无效性的批判，从某个侧面证明表述这一思想之人的思想无能。它向他证明：当他表述某种有关思想的东西时，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此，需要重新检视的东西在别处，恰恰位于这个大他者的地位上：每当言语场域中的某种东西得到表述时，我不仅能够，而且不得不把自己确立在那里。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所写的，没有人相信这个大他者：在我们的时代，从最虔诚的人到最放荡的人——假如这个词仍有意义——人人都是无神论者。从哲学上说，任何以这个大他者的某种存在形式为基础的东西都站不住脚。因此，跟在“我思”之后的“我在”，其全部范围都归结于这一点：“我思”产生意义，但方式恰好同任何一种非意义一样。

你们表述的一切都会产生意义，唯一条件——我已经教过你们——就是保持某种语法形式……

我还需要回到“无色的绿色观念疯狂地睡着”（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之类的例子吗？[注1][注]……凡仅仅具有语法形式的东西都会产生意义。这无非意味着：从这里出发，我无法再往前走。

> [注1] 《关键问题》研讨班（1964—1965），1964 年 12 月 2 日课次；例句出自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1957）。 [注] 项目底本及速记稿只记作 green colourless ideas, etc.，把乔姆斯基原句前两词倒置并略去后半句；译文据原始例句补正。它在句法上成立、语义上反常，正是此处“语法形式仍会产生意义效果”的例子。

换言之，对一切语言操作所包含之逻辑范围的严格考察，肯定了所谓异化的根本而确定的效果。异化绝不意味着我们把自己交给大他者；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看见：凡仅仅建立在诉诸大他者之上的东西

都会失效。

其中唯一能够存留的，只是为数学证明过程奠基的东西，也就是数学归纳推理。其典型形式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某件对 n 成立的事也对 n+1 成立，那么，只要知道 n=1 时的情形，就足以断言同一件事对整个正整数序列都成立[注]。然后呢？……这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别的后果，只有一种真理的性质，而我刚才已经用伯特兰・罗素的评价充分标明了这种真理。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设定……

> [注] 项目底本作 n-1，这会使从 n=1 推向全部正整数的论证失效；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据数学归纳法改为 n+1，译文从之。“递归推理”亦据术语改为“数学归纳推理”。

- 因为有某种东西前来向我们揭示隐藏在这一后果背后的真理，
-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在这项要点面前退缩……

思想的地位——就异化作为大他者的坠落在其中实现而言——由以下东西构成：S 左侧这块白色场域。它对应于“我”的地位；这个“我”毫无争议地支配着我们大多数同时代人，并且以一句“我不思”来表述自身，而这项断言不仅骄傲，甚至还引以为荣！

由此，补足它的就是我在那里以 S 指出的东西。上次我把它表述成一个补集，当然，但这个补集来自异化中坠落的部分，也就是：来自已经消失的大他者场所中所剩下的东西，作为“非‘我’”来到它这里；我把它称作——因为必须如此命名——仅仅这一样东西：语法结构[注]。

> [注] 本课底本在此作 non-je，上一课的关键词则是 pas-je。两者都不是想象性“自我 / 非我”的 moi / non-moi；译文同样写作“非‘我’”，但不把两种法语写法默认为完全等同。

当然，以这种方式理解事情并非弗洛伊德主义者的特权；请读维特根斯坦先生的《逻辑哲学论》。[注2]

> [注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伽利玛出版社，1993。

不要以为，因为一个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学派不断拿一系列最乏味、最平庸的反哲学思考来聒噪我们，维特根斯坦先生迈出的这一步就无足轻重。这项尝试要表述的是：对逻辑作出一种能够完全不依赖主体存在的考察，会产生什么结果。它值得人们逐一跟随其全部细节，我建议你们阅读它。

而对我们弗洛伊德主义者来说，语言的这一语法结构所表征的东西，恰好也使弗洛伊德在表述驱力时不得不经由语法结构。只有语法结构才为事实上支配弗洛伊德驱力论述的东西提供完整而有序的场域；我的意思是，它构成了作为驱力而实际运作的仅有两个例子，即窥视驱力与施虐—受虐驱力。

- 只有在一个语言世界里，“我想看”才可能取得支配性功能，同时把我从哪里、为何受到观看的问题悬置在那里。
- 只有在一个语言世界里，正如我上次只是顺带指出的，“一个孩子正挨打”才具有其枢纽价值。
- 只有在一个语言世界里，行动的主体才会使支撑它的问题涌现出来，即：它为谁而行动？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结构之所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然而，我们的经验向我们断言，正是它们居于支配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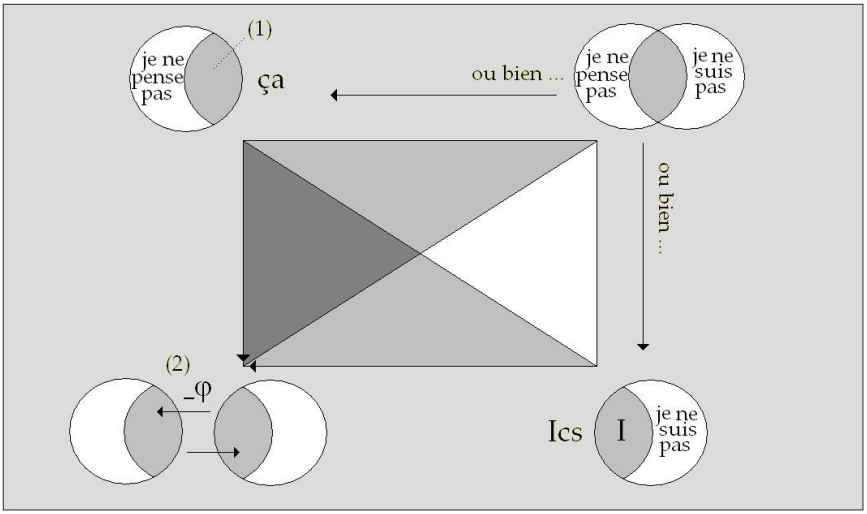
而不是在不知哪个“分析大会”的走廊里徘徊的东西，即一种谁都完全无法把它本身定义出来的“生殖器”驱力……正是这些结构为欲望的功能制定规律。但这一点无法被说出，除非我们复述构成它们的那些语法表述，也就是在奠定它们的句子中展示：主体能够以各种不同方式栖身其中，并由此可以推导出什么。

我说，关于它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除了我们事实上听见的东西，也就是处于其抱怨中的主体。主体在其中找不到自己；它据此奠定的欲望对它具有这样一种暧昧价值：那是一个它并不承担、却又不由自主地想要的欲望。

我们在这里、在你们面前展开的一切，正是为了回到这个要点。

正因为事情如此，也因为人们已经敢于把它说出来，我们才必须考察这段话语能够从哪里出发。

它能够从这一点出发：经验中有一个点，我们由此可以看见真理的情形，看见我可以随你们怎么称呼的东西——主体情境的晦暗、扼缩或僵局——如何处在某种奇特作用下，而这项作用的最终动力必须奠基于语言的地位。它处于思想作为“不是‘我’在思”而存在的层面。




这里的这项思想，由左下方那个承载大写 I 的小梭形所支撑；它具有无意识思想的地位，并蕴含这一点：它无法说出以下两句话——这正是它自身的地位：

- 既不能说“所以我在”，
- 甚至也不能说“所以我不在”，尽管后一句补足了它，并且是在大他者层面上它的潜在地位。

因为只有在那里，这个大他者才维持着它的权能。只有在那里，“我”本身才实际上以一句“我不在”得到铭写。这句“我不在”由以下事实支撑：

- 它以构成一个梦所需的众多他者为支撑，
-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在根本上是自私的，
- 在梦呈现给我们的一切之中，我们都必须在一张面具下认出 Ich 的权能。

然而，也正因为它没有作为 Ich 在其中得到表述，因为它在那里戴着面具，它才在场。

所以，所有梦思想的位置都在这里［图式］的右侧部分，由这块白色区域标示出来。这一区域指出：我们当然被告知，要在每一项梦思想中找回 Ich；但真正构成弗洛伊德所谓 Traumінhalt，即梦内容的，是梦通过无意识的各种机制——凝缩、移置，Verdichtung、Verschiebung——构成的能指总体。

如果“我”、Ich、自我在所有能指中都在场，恰恰是因为它在所有能指中，也就是说，它彻底分散在其中。

这是什么意思？构成这个无意识的思想还剩下何种地位，难道不就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那种地位吗？也就是：它们是一些记号，而每一件事物都借这些记号……

按我上次所说的意义："Sache——事情，遭逢之物"[注]……彼此相对地发挥转引功能；在精神分析操作中，这使我们一度迷失在它们的繁茂之中，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序世界。

> [注] 德语 Sache 既可指"事物"，也可指"事情、所涉之事"；这里不是拉康以 Das Ding 标出的不可言说之"物"。译作"事情，遭逢之物"是为了保存这一区分。

然而，弗洛伊德所实行的操作将是什么……

尤其是在《梦的解析》中题为"梦工作"，即 die Traumarbeit 的那一部分……[注3]难道不正是向我们表明他所表述的东西吗……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

他在这一章开头以最清楚、白纸黑字的方式作出的表述——尽管最近那些第一次读我的人对此感到惊讶，惊讶于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表述"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Der Trauminhalt——梦内容——ist gleichsam，仿佛以一种图像文字被给出；这指的是象形文字。其中的记号只能 zu übertragen，即被翻译到 in die Sprache——梦思想的语言——之中[注]。

> [注] 项目底本把弗洛伊德原句误排为 its gleichsam；此处据《梦的解析》第六章德文原文校为 ist gleichsam。完整句意不是把梦图像逐幅"解释"，而是把每个记号按其记号关系转译进梦思想的语言。

["梦内容仿佛以一种图画文字被给出，其中每一个记号都应当逐一转译到梦思想的语言里。显然，如果人们不按照这些记号之间的关系，而按照它们的图像价值来阅读，就会被引入歧途。例如，我面前有一则图画谜语（画谜）：一座房屋，屋顶上可见一条船；接着是一个单独的字母；然后是一个奔跑的人形，其头部被一个省字符号删去，等等。"]

以及接下来的全部内容：

- 关于 Zeichenbeziehung［记号关系］[注]，
- 关于同画谜的比较，
- 关于这一事实：只有阅读并表述一则画谜，才能理解它；否则，正如他告诉我们的，看见一幅图像由一座屋顶上有船的房屋，或者一个正在奔跑、头部却被省字符号删去的人组成，便是荒谬的。所有这些只有在一种语言中才有意义[注]。

> [注] Zeichenbeziehung 由 Zeichen（记号、文字字符）与 Beziehung（关系、关联）构成。弗洛伊德在这里把它同 Bilderwert（图像价值）对举：梦中的房屋、船、字母或人形，不应按画面所描绘的事物及其现实合理性来读，而应像画谜的字符那样，按它能够替代的音节或词语，以及它由此同梦思想建立的语言关联来读。因此，“记号关系”不是图像自身携带的固定象征义，也不只是图像之间的外观关系，而是梦图像作为记号进入转译与组合时的关系；拉康借此强调，梦内容必须像文字一样在语言中被阅读。

> [注] 口述底本在复述时说人物头部位置是 une virgule（逗号），但紧邻所引弗洛伊德德文原句作 deren Kopf wegapostrophiert ist，即“其头部被省字符号删去”。译文按直接引文校正。

在告诉我们梦思想的世界具有非逻辑性质之后……请你们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这不仅是为了向你们作证，说明每一页上都如此明显而粗重地展示着一件事，即那里谈论的从来只有语言；更是为了让你们看见，弗洛伊德所表述的是所有这样一些方式：在这个“事物”的世界里——无疑是事物，但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一些“Bedeutung”，也就是这则画谜的意义所指向的东西。而它所指向的东西，也就是事实上构成画谜的图像；弗洛伊德所做的，不正是向我们表明：恰恰通过以

某种方式改变这些图像，例如对它们加以变形，我们如何能够标出一个索引，并借此在图像的序列中重新找回最初被消除的全部语法功能吗？

他由此向我们表明：

- 从句同主句的关系如何表达——请读“梦工作”那篇篇幅巨大的第六章全文，
- 因果关系如何能够得到表达，
- 否定形式又如何重新进入其中。

恰恰在那里，你们会发现一些东西，它们同我在这里交给你们的那些图式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例如，他谈到“要么—要么”的功能：由于无法以其他方式做到，它被用来表达一项合取。

仔细查看以后，你们会准确发现我关于悬在两项否定之间的“要么—要么”所说的东西：你们所得到的，恰好与这项合取之否定中的价值相同。

当然，可以说，这些“小把戏”的结果在你们看来会比弗洛伊德交给你们的结果稍微往前一些；但弗洛伊德已经提供得足够充分，足以促使你们走上同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当你们考察“Sezerno”之梦，或者那个“必须闭上一只眼，或者两只眼”的梦时，你们会看见它意味着什

么：梦中的“要么—要么”并不排除其中一项，而要求把两个选项都纳入解释[注]。

> [注] 在“Sezerno”之梦中，模糊地址的 via / villa / Casa 都是有效联想起点；弗洛伊德明确要求把表面的“或”按“和”处理。“闭一只眼 / 两只眼”同样不是让解释者择一，而是让宽宥与尽责两条思想链同时成立。

总之，幻想逻辑的正当性恰恰是弗洛伊德整整这一章——这里只谈这一章——促使我们准备面对的东西。他向我们表明，他所开辟的道路是一种这些思想的逻辑；这意味着：它要求以大他者的场所为支撑，而这个场所在这里恰恰只能用一句“所以我不在”来表述。于是，在这一功能层面，我们就悬在一句“你不在，所以我不在”上。

这难道没有以某种方式让你们耳朵发痒吗？这难道不正是——我要说，是最纠缠人的——爱本身的话语吗？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的意义推进得更远，而这个意义也正给出它的真理：“你只是我之所是”？每个人都知道并能认出，如果爱的意义的确由这个公式给出，那么，无论是在它的激动、天真冲动中，还是在它的许多言辞里，爱都绝不以一种思想功能自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在，所以我不在”这样的公式生出了那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后果已十分熟悉的怪物，恰恰是因为这个真理——“你不在，所以我不在”——在爱中遭到了拒斥（verworfen）[注]。

> [注] 法语从 Tu n’es pas（你不在 / 你不是）滑到 Tu n’es que ce que je suis（你不过是我之所是），只把否定结构 ne…pas 的 pas 换成限制结构 ne…que 的 que。中文必须改写整句，无法保留这一微小替换。

爱在实在界中的种种显现，恰恰具有我对一切拒斥（Verwerfung）所陈述的那个特征。

也就是说，它们产生最不便、最令人沮丧的效果——这里无疑又是一个例证——而爱的道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说成如此容易勾画。当然，在笛卡尔的时代，这些爱的道路无人不晓。那是安杰勒斯·西莱修斯的时代；他敢于对上帝说："如果我不在这里，那么事情很简单：你，上帝，就你作为存在的上帝而言，也不会在那里。"[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稿在"这些……"处作 lois（规律），另一些版本作 voies（道路）；罗德里格斯·庞特据紧邻的 les voies de l'amour 采用 voies，正文从之。末句是对西莱修斯《基路伯旅人》的转述，并非逐字引文。

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可以谈论我们时代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可以把自己重新放回那个时代，以判断是什么使我们陷入僵局。当弗洛伊德进一步考察他的逻辑时，他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你们对这项颠覆的性质仍保留丝毫怀疑——这项颠覆使 Bedeutung……

当我们在它本身受到改变、扭曲、截断乃至切除的时刻把握它时……成为使我们得以在那里认出逻辑功能已被恢复的动力。

如果你们仍有丝毫怀疑，那么，只要看见弗洛伊德如何把梦中一切以判断形式出现的东西重新纳入梦里，这些怀疑便会消散：无论这些判断内在于梦的亲历，还是——尤其是——它们表面上在醒来之际作为判断出现。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当做梦者的叙述中某种东西显示为一个游移、间断或空缺的时刻——就像过去我还颇看重"空缺"这个词时所说的那样——，即 Lücken、Unterbrechung，叙述中的一道断裂；我作为做梦者

能够给出的叙述中，这一断裂本身也必须被重新确立为梦文本的一部分。

这指明了什么？我只须回到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某个例子："我同 K 小姐一起走进人民公园餐厅——in das Volksgartenrestaurant，"一位做梦者说……接下来是 dunkle Stelle［黑暗处］，也就是再没有任何东西可说的段落：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梦又继续："……接着，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妓院的客厅里——in dem ich zwei oder drei Frauen sehe——在那里我看见两三个女人，其中一个穿着衬衣和短内裤。"

分析：K 小姐是他先前老板的女儿。具有特征意义的是他得以同她谈话时的情形；他用这些话来描述："人们相互认出——man sich erkannte——仿佛处在某种平等中——gleichsam——按照各自的性别资格——in seiner Geschlechtlichkeit——，仿佛是要说：我是一个男人——Ich bin ein Mann——而你是一个女人——und du ein Weib。"

这正是选择 K 小姐来构成梦之入口的原因；但她无疑也决定了这次中断。

因为梦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被证明会扰乱男人与女人之间这种充满确定性的美好关系。也就是说，同这家餐厅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代表他在妓院客厅里发现的那些人的三个人，分别是他的姐

妹、他的嫂子，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位姻亲男子的姐妹。总之，是三个女人；不能说他同她们的关系带有坦率而直接的性接近[注]。

> [注] 口述底本在第三人处含混地说“一位属于她或他的女性朋友”；但本段随后直接引录的《梦的解析》德文原文列作 seine Schwester, seine Schwägerin, … die Schwester seines Schwagers。正文据直接引文校正人物关系。

［《梦的解析》第六章：“另一位做梦者以极其相似的形式包装了一段类似的回忆。他梦见：我同 K 小姐一起走进人民公园餐厅……接下来是一个黑暗处，一次间断……然后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家妓院的客厅，在那里看见两三个女人，其中一个穿着衬衣和短内裤。

分析：K 小姐是他先前老板的女儿；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她是姐妹的替代者。他很少有机会同她交谈，但有一次两人进行了一场谈话，在其中‘人们仿佛按照各自的性别资格相互认出，仿佛是说：我是一个男人，而你是一个女人’。他只去过上述餐厅一次，当时陪着他连襟的姐妹，一个他完全不在意的女孩。另一次，他把三位女士送到这家餐厅门口。她们是他的姐妹、他的嫂子，以及刚才提到的他连襟的姐妹；三个人都令他极其无所谓，却又都属于姐妹系列。他很少去妓院，一生大概只有两三次。

解释建立在梦中的‘黑暗处’和‘间断’之上，并断言：出于男孩式的求知欲，他曾几次——诚然并不经常——窥察比他小几岁的姐妹的生殖器。几天以后，梦所暗示的这项冒犯行为以有意识的记忆形式出现了。”］

换言之，弗洛伊德向我们证明：Traumінhalt［梦内容］的这一中断、能指的这一欠缺，始终而且严格地同以下时刻相关——恰恰一旦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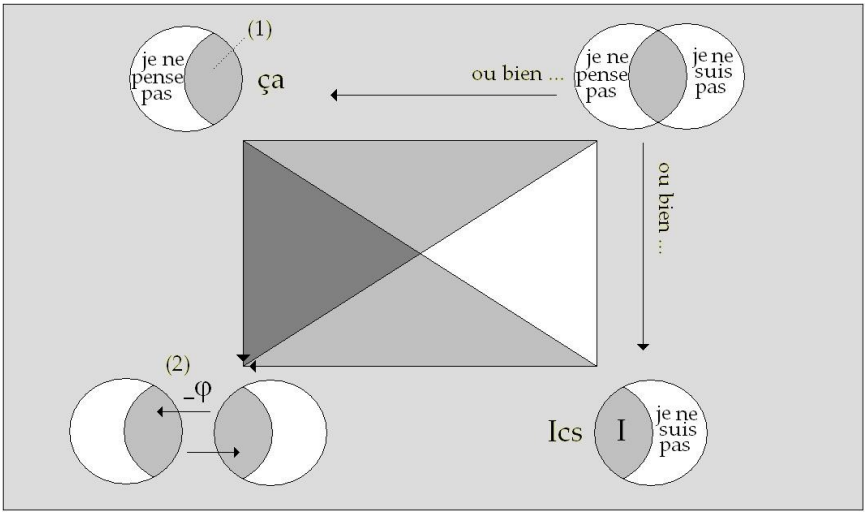
触及任何会在语言中牵涉性关系本身之所是的东西，而不只是两人四目相对的幻景。

分析发现了阉割的维度；阉割原初的逻辑意义正在于：在 Bedeutungen［各种指称］、各种意指的层面，语言——正因为是语言把主体本身结构化——以一种极其数学化的方式发生欠缺。我的意思是：它把两性之间的关系缩减成某种我们只能勉强指称的东西，缩减成语言把性之两极性归约到的东西，也就是“有或没有”阳具内涵。

这恰恰是分析的效果所表征的东西——也只是它所表征的东西。

对一个人类主体而言，除非重新启用以下功能，否则不可能从任何角度接近阉割本身……

在另一个层面上，同我在这里画出的这个矩形隔着全部高度……也就是我刚才称作异化的这项功能：大他者的功能作为大他者本身在那里介入，而我们必须把它标记成被划杠的：$\not{A}$。




分析通过自身工作，恰恰前来倒转这项关系：凡在“我不在”中属于主体地位秩序的东西，原先都被这项关系变成一块空场域、一个无法识别的主体；而正因为这块场域将在这里——左下角——得到填充，性之 Bedeutung 表述失败的 $-\varphi$ 才会反过来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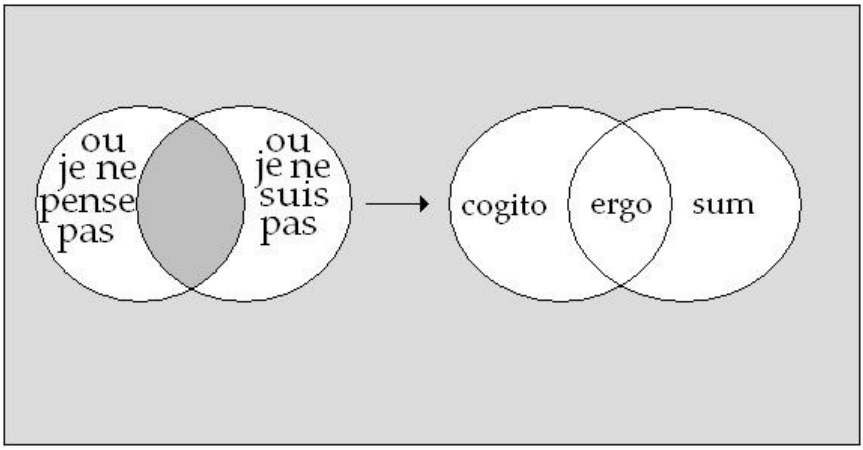
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阳具的意指］……

我曾这样命名自己那场关于《阳具的意指》的报告——因为我是用德语作这场报告的……从这里出发，我们必须提出：是什么把下面这两项同样造成异化的操作拉开距离[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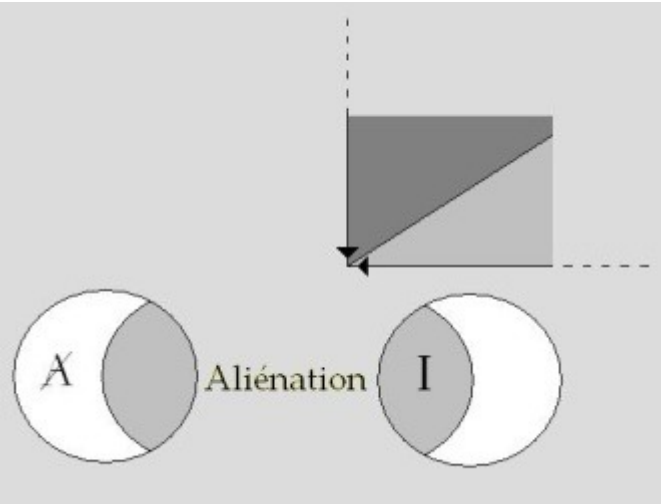
> [注] 法语 prononcée 指“以德语发表演讲 / 宣读”，不是“出版”。这场报告于 1958 年 5 月 9 日在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作，后以《阳具的意指》（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收入《文集》。

- 一项是纯粹而简单的逻辑异化，
- 另一项则是在无意识思想的 Bedeutung 中重新阅读同一项异化必然性。

你们看，在这两种情形中结果不同；就它们在这里的阴影图示来看，两者甚至似乎严格彼此对立。这两项操作之间的全部距离，存在于它们各自的出发场域中。其中一个场域是经由重构而来的；我从它出发指明一切逻辑操作的基础，也就是“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这项选择，并把它作为笛卡尔 cogito 的真实意义。



这项操作最终抵达“我不思”，并且为人类主体中使其尤其服从我所指出的两种驱力——窥视驱力与施虐—受虐驱力——的一切奠定基础。




而如果另一种同“性”有关的东西从无意识思想出发显现出来，这恰恰就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意义；但它同时也是思想同“性现实”之间根本不相称之处获得标示的方式。

问题不在于跨越这里不可思想的东西——它不可思想，却又有益健康——，因为这正是弗洛伊德如此根本地坚持力比多的性理论的全部关键。我们必须读一读荣格那真正萨满式的、受到神启的笔触——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读他从弗洛伊德口中听到某件事时的震惊与愤

慨。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仿佛采取了某种严格反科学的偏见；当时弗洛伊德对他说：

- “还有，尤其要记住，荣格！你不要忘了：必须坚持这个理论。”
- “但为什么？”荣格问他。
- “为了阻止——”弗洛伊德说，“那场 Schlammflut，那股污泥洪流！”[注]
- “哪一股？”
- “神秘学的。”……弗洛伊德这样告诉他[注]。弗洛伊德非常清楚，没有触及这条得到精确标示的界限会带来什么；因为这条界限无疑构成语言的本质：语言并不支配…….

> [注] 德语 Schlammflut 是由 Schlamm（污泥、泥浆）与 Flut（洪水、潮水）组成的复合词，因而不仅是一般的“洪流”，还带有污浊、泛滥的贬义。 这不是说性理论已经解释尽了“性现实”，而是要守住一条方法上的界限：语言与思想无法充分支配性现实，但也不能因此用神秘学来填补这一不可思想之处。
> [注] 底本明确作 occultisme，即“神秘学 / 秘术”，不是 mysticisme（神秘主义）。

性的这一基础——它也许同死亡的本质有着最深的联系……语言并不支配性现实之所是。这就是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节制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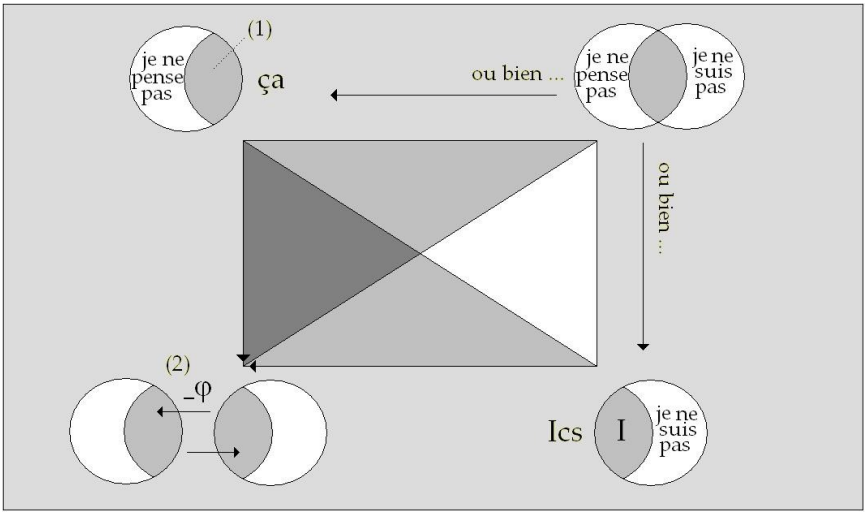
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条道路和两种进路？无疑，在我们尚未谈及的那项操作中，存在着某种值得命名的东西；这项操作使我们从无意识思想的层面过渡到这种理论性的逻辑地位。

反过来，还有一种操作能够使我们从主体作为窥视驱力与受虐驱力之主体的地位，过渡到受分析主体的地位；对后者来说，阉割功能具有意义。

- 这一点，我们将称作“真理操作”，因为它像真理本身一样随意吹动，并在说话时于自己所愿之处实现自身[注]……
- 这一点同无意识的发现、无意识的闯入以及遭压抑者的返回联系在一起……
- 这一点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何能够在对象核中——用英语说就是object-core——重新找到阉割的权能；语法主体的地位正围绕这个对象旋转[注]……
- 这一点可以从这个角落出发得到指明和翻译；这个角落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语言依其地位本身，可以说同性现实不相容（antipathique）[注]。
- 这一点无非就是那项操作的场所；围绕这项操作，我们将能够在逻辑地位上定义对象(a)的功能。

[注] “在自己所愿之处吹动”借用了《约翰福音》3:8 中“风 / 灵随意吹”的句式；拉康把 souffle（吹动）同真理“说话”并置，使真理同时占据风、灵与言说的位置。
[注] Objet-noyau / object-core 不是另一个既定理论术语，而是同一表达的法英并置，突出对象作为结构旋转所围绕的“核”。这里尚未把它等同于经验对象；下一段才把这一位置收束为对象(a)的逻辑功能。
[注] Antipathique à 在这里不是说语言像人一样“讨厌”性现实，而是说二者在结构上相逆、不相契合；故正文不用心理化的“怀有反感”。

# 第9课 ・ 1967年1月25日




上次结束时，我们刚刚第一次走过这里再次画出的矩形。它在这里作为一个支撑，提醒你们：关于我们今年试图建构的幻想逻辑之基础，始终需要回到这幅图。

在其逻辑操作展开的原理处设下的选择，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二选一；我试图用它的专名——异化——来表述它：一边是“我不思”，另一边是“我不在”。这个选择包含着一种强制性，而它强加的选择不言而喻地落在“我不思”上。我们就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们当然已经走过足够长的路，现在知道分析对无意识发现的参照如何得到定位：这个发现给出了这项异化的真理。

支撑这项真理的东西，已经在我多次向你们重复的小对象(a)一词下得到了充分指明。当然，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只因为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向你们谈论这个小对象(a)，它已经能为你们提供某种支撑。

不过，它同这套逻辑之间的表述还远远没有推进到底！我只是在上次谈话结尾想要指出：阉割当然并非同这个对象毫无关系；它所表征的是这一点：

- 这个对象作为欲望之因，支配着主体可能圈定为一个场域、可能把握和掌握的一切，而这种东西严格说来就是人的本质中的欲望。无需告诉你们，这里的“人的本质”是一个斯宾诺莎式参照；对于“人”这个词，我并没有赋予比平常更多的重音，

- 欲望既然受限于由小对象(a)造成的这项因果关系，那么，恰恰是同一个点要求：在性这一层面，欲望必须以一种欠缺的标记来表征自身，

- 一切都在性关系中得到安排并获得起源；当性关系发生在说话存在者身上时，它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性关系围绕阉割的记号，也就是首先围绕阳具组织起来，而阳具表征着对象欠缺的可能性。

因此，阉割近似于醒悟到：性……

我的意思是，在心理事件中由性实现的一切……就是这样的东西，即以一个欠缺的记号为标记的东西。

例如：大他者——儿童生命之初始体验中的大他者——必定会在某一时刻显现为受到阉割的。

毫无疑问，最初把握到阉割时的恐惧，同我们在分析语言中指为母亲的东西支撑着阉割这一点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不能纯粹而简单地把母亲理解成某种典型化关系中承担各种功能的人物；

这项关系处在人类幼儿生命的开端。母亲也应当被理解成同大他者有着最深关系的某种东西，而整个逻辑操作之初受到质询的正是这个大他者……这个大他者受到阉割；可以说，同这项发现相伴而规律出现的恐惧，把我们带到主体与大他者之关系的核心，带到这项关系如何在其中奠基的核心。

在我们分析经验所辨认的一切之中，得到亲历并发挥作用的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这里针对一项真理进行“自我防卫”；这项真理就是“没有大他者”。

这就是我今天要向你们评说的东西。因为我当然是从哲学传统入手，才说出：

“这个大他者不存在”，并就此提到这项信条所包含的无神论相关项。

但我们当然不能停留于此。我们必须追问，还要沿着这一方向走得更远，提出问题：大写 A 的这次坠落——$S(\not{A})$……

我们把它设定成在逻辑上等值于异化的初始选择……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在这里作为 A 的东西才能坠落；如果 A 不存在，我们便设定：不存在任何场所可以担保由言语构成的真理。

如果空洞的并不是词语；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必须说，词语没有一个场所可以使其获得担保——而普通意识始终因此质疑所谓“只不过是词语”的东西——，那么我交给你们的 $S(\mathcal{A})$ 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又增添了什么？它是一把钥匙，使我们得以迈出一步，以正确而足够持久的步伐开始处理幻想的逻辑。既然我用一种数学式算法来承载这个 $S(\mathcal{A})$，无疑正是为了断言：还有一种更深的意义有待发现。

如果确实如我所说，现代意识——无论宗教人士还是非宗教人士的意识——整体上都是无神论的，那么，仅仅断言大写 A 不存在，是否就像只是对着一道影子吹气？在这背后，问题难道不在于另一件事吗？

我们有许多方式可以觉察：问题的确在于另一件事。被一道横杠标记的大写 A——$\mathcal{A}$——意味着什么？

好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无需再去别处寻找：它受到了标记。

## 帕斯卡所谓“哲学家的上帝”之意义……

笛卡尔那里对大他者的这一参照如此根本，使我们得以从它出发，确保迈出第一步……难道它的意义不正是：大他者……

帕斯卡所谓“哲学家的上帝”这个大他者；事实上，一切哲学的构筑都如此需要这个大他者……最能、也最恰当地刻画它的，难道不是以下这一点吗……

我们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去看那些同对大他者主题的反思阶段同时代的神秘主义者……最根本地刻画它的，难道不正是它不受标记吗？这就是否定神学……

而“本体论论证”所诉诸的那种完满，意味着什么呢？不正是没有任何标记能够损伤它吗？

就此而言，符号 $S(\mathcal{A})$——大写 S，括号里是被划杠的 A——意味着：我们只有从大他者受到标记这一点出发，才能推究我们的经验。事实上，从一开始，这项触及母性存在的原初阉割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大他者受到标记。我们很快就从一些微小的迹象觉察到它。

在我以教导者的方式于此、在你们面前宣告它以前……

这样做总会略微滥用人们对教师之言的信任……不妨试着从翻译时所做的事情里看见这类微小迹象。假如我用德语讲话，你们可以问：我会怎样翻译这个大他者……

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容忍我谈论它，因为我已经把它说得让你们耳朵起茧了……是“das Andere”，还是“der Andere”[注]？

> [注] 项目底本、J.L. 速记稿和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均记作 das Anderes；按标准德语，在定冠词 das 后，名词化形容词应为 das Andere（中性“他者”），同阳性 der Andere 对举。译文校正词尾，但保留拉康借两种语法性属提出的问题。

你们看，仅仅以下事实便造成了困难：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某些语言中，中性就构成性属方面的无标记项。这完全荒谬！语法性属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男性—女性的两极性。

中性同样是一种性属，而且恰恰是受标记的。某些语言中的特征在于它没有得到标示；无标记项通常可以藏在阳性下面。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向你们谈论大他者，而你们无需追问究竟应当译作“das Andere”还是“der Andere”。

这会造成——你们可以注意到——如果必须作出选择……

我就得同某位英语使用者谈谈——我的听众中并不缺少这样的人；但在为你们构筑今天这些思考之前，我没有时间这样做……昨晚我本来想做，却没来得及……为什么在英语里，把它译成“the Other”会有某种阻力——我上次在巴尔的摩演讲时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看来，这在英语里并不顺理成章。我想，这是因为英语定冠词“the”的价值完全不同；为了谈论这个大他者、我的大他者，我只得借道“the Otherness”[注]。

> [注] 拉康所指是他 1966 年巴尔的摩报告；正式英文题名为 Of Structure as an Inmixing of an 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其中实际使用的是 an Otherness。本课口述作 the Otherness，显示这仍是一次不稳定、令他本人也不满意的翻译尝试。

问题始终是朝无标记项的方向走。在英语里，人们只能走一条能走的路：借道一种性质，一种不确定的性质——otherness；它是某种从根本上逃避把握的东西，因为无论在哪里触及它，它始终都会是另一个。

我不能说，自己很自在地从中找到一个能够代表我赋予“大他者”之意义的东西；那些向我建议这个译法的人当然也不自在！

然而，这本身已经相当清楚地标示了问题所在：人们不愿把标记的功能引入大他者范畴。可是，当你们面对“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时，[注1]标记可一点也不少！正因为如此，事情才不会顺理成章；

而那些仍然以间接、亲身、相关的方式同这类大他者打交道的人，也有一份受到深刻标记的命运。

> [注1] 参见帕斯卡《纪念文》：“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而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我曾设想为围绕在我身边的这个部族的几个“小辈”做点好事，稍微澄清他们同名字——同上帝之名、同那个名字不可发音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必须说，这位上帝是在“我”的语域中表达自己的。他说的不是“我是那位‘我是’”——这是普罗提诺式思想的苍白转置——而只是：“我是我之所是。”[注]

> [注] 口语停顿 le nom — au Dieu 同 le nom odieux（可憎的名字）近乎同音，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明确标出这层双关。后半又在《出埃及记》3:14 的 Je suis celui qui suis 与 Je suis ce que je suis 之间作区别；这是拉康的读法，希伯来文 ehyeh asher ehyeh 本身可有多种时态和关系译法。

是的，我曾想过——我说过，也会不断回到这里——为他们做这件事；但在我重新拾起父之名的问题以前，我们总会停在这里……我谈到了“小辈”，当然也有“大人物”，那些无需我帮助便能面对他们上帝的大犹太人。

不过，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作为真理场域的大他者。无论作为哲学家我们是否愿意，这个大他者都受到了标记；它首先受到阉割的标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东西；自从分析存在以来，没有什么能够压过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在某个地带完全有理由同以往决裂：有些思辨，我们不能放任自己沉溺其中；甚至不是去评判它们——尽管有人这样指责过我，而只是去那里寻找它们无意中为自己所错过的真理提供的见证，我们也不应如此。

因为若在那里向它指出这一点……

例如在某位当代哲学家的思想中……指出某一点上有某种东西恰好前来取代一项欠缺，并以多少有些窘迫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自身的设定意识”；对于它确实无话可说，只能说它不是一种 Unsinn［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Unsinn 并不是“就 Sinn［意义］而言什么都没有”。但严格说来——我说的是“自身的非设定意识”，对吧——它是 sinnlos［无意义的］；可就连这样也说得太多，因为这等于承认：这个点有可能是某个场所本身的标记，而那个场所被指明有某种东西欠缺[注]。

> [注] 未点名的哲学家是萨特，“自身的非设定意识”（conscience non-thétique de soi）是《存在与虚无》的术语；拉康先口误为“设定意识”，随即自我纠正。德语 Unsinn 是仍可产生效果的“无稽 / 悖谬之言”，sinnlos 则是“没有意义”；正文保留这项对比。

然而，这个点不在任何地方，不在任何类似的东西中，也不在作为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之点得到奠立者那不可思想的先在性中。我们不应在那里寻找这个纽结点。倘若需要定义它——确实需要，因为你们马上会看见，它是可以找到的——，那么在我们所采取的位置上，这个纽结点将成为让我们重新找到 cogito 之联结的转折点。

不过，例如在我这里援引的这种思辨中，大他者重新出现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我谈论它，是为了表明：即便追踪到细节，也只有决裂才能回应此前勾勒的探究。

例如，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觉察到我在这里援引的这种思想……

我不想给它贴上标签，恰恰是为了明确标示这里所涉及的东西：

关于我们必须在这条思想道路上作出裁断的东西……它绝不能得到任何标签的授权；我的标签比任何其他标签更不能授权它。

请看，当问题涉及窥视者的挫败时，这种思想把我们引向何处：它强调这个目光；为了给窥视者的惊讶提供根据，它把自己导向窥视者恰好被另一个人的目光——一个来者、一个突然出现者的目光——惊到；当时他正把眼睛贴在门上。

于是，宣告这个人到来的细小声响，已经足以唤起那道目光。然而，就窥视者行为的地位而言，问题的确在于某种我们也必须称作目光的东西，但它应当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寻找：恰恰在窥视者想看的东西里。他误认了：问题在于最切身地看着他的东西，在于把他凝固于窥视者的迷恋中、直至使他本人像一幅画那样静止不动的东西。

我不在这里重画自己已经充分展开过的线条。然而，这种根本性的迷失同《禁闭》中以下公式表达的迷失完全相同：地狱就是我们永远固定在大他者中的形象[注]。

> [注] 萨特《禁闭》的原句是“地狱就是他人”（L’enfer, c’est les autres）。这里“我们永远固定在大他者中的形象”是拉康对它的概括，不是剧本文字；他随即明确反驳这一定位。

这是错的：如果地狱在某处，它就在“我”之中。

在这一整套迷失中，根本无需援引什么“自欺 / 坏信念”（mauvaise foi）；它归根结底同基督教护教术中“真诚 / 善意”（bonne foi）的诡计一样宽宥，后者本来就是用来驯服罪人的自恋[注]。

> [注] Mauvaise foi 是萨特的核心术语，通常译作“自欺”或“坏信念”；拉康随即把它同日常及护教意义的 bonne foi 对举。只译成“自欺 / 真诚”会看不见两者共享的 foi（信、信念）。

只有正确道路，或者错误道路。两者之间没有过渡；只要尚未得到分析，错误道路上的绊跌便毫无价值，而在眼下，只有从一个彻底不同的起点出发，才能分析它们。

就眼下来说，这个起点就是：承认无意识处在基础和原理的位置，并探究什么东西构成了无意识本身的地位。

补充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之欠缺的东西，绝不能被定位成自我意识自身的不可能性。

可以说，我们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它的功能；因为它甚至不会是那个“母功能”。

关于我现在要离开的这条踪迹，我不得不沿它走一段，因为某种混淆似乎使人几乎必然卷入其中……

因为我曾从分析家的口中听到：人们试图从外部建立某种联结，把某种思想的出现，同一个据称遭它攻击乃至颠覆的哲学背景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结多少仍有可取之处……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类参照的可能性竟会被接受，例如甚至被一位分析家接受，被当作眼下所谓异化可能产生的简单效果之一。

我确实听见有人这样说，而且说话者当然并非总是出错。那无疑是在一个时间点上：也许我当时还没有在他耳中充分敲响警钟，让他听明白“异化”一词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异化同一切交流中由变形和损失所造成的结果绝对毫无关系……

我甚至要说，归根结底，即便采用最传统的方式——既然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充分确立——来理解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是如此。

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同严格说来只属于混淆的东西毫无关系。

况且，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本身绝不预设大他者的存在；它仅仅在于这一点：例如，我没有在这个东西中认出自己的劳动……

这同意见绝对毫无关系；任何社会学说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它……也就是说，我的劳动——属于我自己的劳动——以某种方式回到我这里，而我必须为它支付某种代价。

任何直接辩证法都无法解决这一点；如果想要改变的不是链条本身，也不是那种不可能打破的机制，而是它最有害的后果，就必须让各种非常实在的环节参与运作。

这里所说的异化也是如此。因此，我在此就异化所作陈述的重要性，并不因某某人对我所表述的意义或多或少充耳不闻而凸显；它恰恰凸显于这些陈述对那些完全理解它、但同时又首先受到它牵涉的人所产生的效果。

所以，恰恰在分析家那里，我有时会从自己最前沿的陈述中收获焦虑的迹象，甚至可以说会发展成不耐烦。例如就在上次，我以一种仿佛从侧面切入、旨在真正照亮问题的方式，把“我不在”的位置定义成同无意识功能相关，并在这一点上把一个公式表述为爱在这里容许自己说出的真理。爱说：“如果你不在，我就死。”我们都知道这声呼喊；而我把它翻译成：“你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之所是。”

这样的公式难道不奇怪吗……

它在为爱勾勒的开口上当然走得更远，因为它在那里指出：这个公式所构成的拒斥（Verwerfung）恰恰只源于爱并不思……

但它并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纯粹而简单地表述：Verliebtheit［爱恋］、爱的基础就是 Lust-Ich［快乐—我］，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因为弗洛伊德确实如此断言——即自恋的效果……那么，为什么一个公式……

人们立刻便可以看出，它远为开放；它甚至一直走到这样一项意见，而这项意见蕴含在一条我想你们并不陌生的诫命中：[注2]爱邻人的动力必须在你自身最隐秘之处寻找……为什么这样一个公式——我要强调，是在分析家的耳朵里！——竟会唤起某种不知所谓的警报，仿佛我的话是在贬低什么，仿佛——正如我亲耳听到的——我犯下了下面这种冒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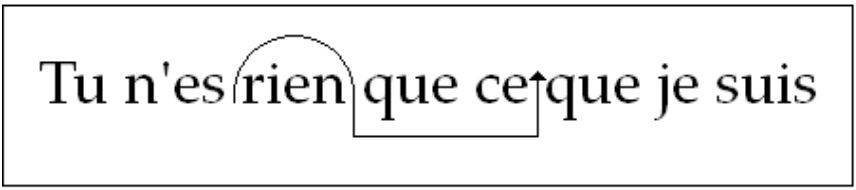
> [注2]　“你要爱邻人如同自己。”参见《马太福音》22:39；《马可福音》12:28—31。

“我竟容许自己向二十五岁的听众提出一种把爱贬得一文不值的论点。”奇怪的是，对于二十五岁左右的人，我这次播送……

当然是就我所知而言；其中有几个人会在接下来一周里前来向我吐露心事……只引起了格外振奋的反应，我要这样说。这个公式尽管严峻，许多人却觉得它有益健康。

那么，什么东西可能引发分析家的不安呢？不正是我在这个公式上标出的东西吗：这个小钩子把“无物”稍稍挪动了一点——“你只是我之所是的这个无物。”[注]

> [注] 图中实际把 Tu n’es rien que ce que je suis（你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之所是）里的 rien 移到 ce 前，变成 Tu n’es que ce rien que je suis（你只是我之所是的这个无物）。法语只移动一个词，便把对“你”的否定改成对对象(a)之“无物”的指认；中文只能改写整句。




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比前一个公式少一点真实，因为它把我们带回一项关键功能：在“我在”之“我”的地位中，这项功能落到这个小(a)身上；而它事实上构成了整个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还想稍加停留的地方……我们也不难理解，它的确同分析家利害相关。

因为在分析操作中……

只有分析操作让我们能够在“我”的层面，把这项思想与存在的关系推进得足够远，从而由它引入阉割功能……在这项操作中，小(a)必须接

上一条能指尾巴才得到补全：在分析所勾勒的道路上，小(a)就是分析家（a-nalyste）！[注]

> [注] 法语 analyste（分析家）在字形上可以拆成 a-nalyste：对象(a)接上一条 -nalyste 的“能指尾巴”。这不是词源学，而是用拼写把“分析家应占据对象(a)的位置”演示出来。

正因为分析家必须占据小(a)的位置，这个公式才会在他那里——而且完全正当地——激起恰如其分的焦虑，只要我们还记得我对焦虑所作的表述：“焦虑并非没有对象。”

这也表明，这份焦虑越发有其根据：分析这项能指操作所召唤的人同这个对象一起被唤起，恰恰要在这个位置上同它发生牵连；至少，他必须知道自己如何承担这个位置。不过，这些事情同我们此刻能够在这里引入的考量仍相距颇远。

我们怎能不承认，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比很久以前已经得到表述的东西更让我们迷失方向……

一种无疑已经失落、却并非全无回声的智慧，借格言式捷径把它表述成 तत् त्वम् असि（tat tvam asi，你就是那个）[注]：认出你自己吧，你就是这个。

> [注] 这句梵文见《歌者奥义书》6.8—16，反复出现，通常译作“你就是那 / 彼即是汝”。“认出你自己吧，你就是这个”是拉康把它引向主体与对象(a)关系的再释，不是原文的逐字翻译。

当然，从哲学传统的某一侧面出发，这句话只能始终晦暗不明。

如果这个“这个”确实能够以任何方式同表象的相关项相认同——在这项传统中，主体越来越多地被奠立于表象之中——，那么没有什么比

这个公式更空洞。“我”就是我的表象；这不过是某种人们太容易说成败坏了整个现代思想发展的东西，并被冠以唯心主义之名。对我们来说，表象本身的地位仍须重新讨论。

当然，如果这些词有意义，无论它们叫作“结构主义”——我不想再举别的名字——，还是“新批评”，它们都显然必须从表述某种有关表象的东西开始。

这一点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

只要翻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最近出版的那一卷《神话学》……我们便可以看见，如果书中呈现的神话分析有意义，那就在于它彻底使表象功能偏离了轴心[注]。

> [注] 所指为《神话学》第二卷《从蜂蜜到烟灰》（Du miel aux cendres，1966）；书名中的 cendres 既是灰、烟灰，也为下文烟草之烟准备对项。正文沿既有书名译法作《从蜂蜜到灰烬》时，应注意这一语境。

当然，我们面对的是死去的材料；面对这些材料，我们不再有任何“我”的关系。

这项分析是一场游戏，一场迷人的游戏，因为它让我们想起某种东西。仅看这部题为《从蜂蜜到灰烬》的新卷，你们就能在开头几页找到证明：我们看见，在若干神话中，蜂蜜的关系得到表述……

蜂蜜被理解成一种由人以外的存在准备的滋养物质，

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自然与文化之分以前……它同某种在烹饪的生与熟之外发挥作用、最终化为烟雾的东西发生关系，也就是烟草。

我们在作者笔下发现一项奇特的东西，它附着在作者对某些文本——例如中世纪文本——作出的几个简短评论上：在烟草来到我们这里以前，“灰烬”这个蜂蜜的对立项便已经以某种方式为它准备好了位置；可以说，“蜂蜜之物”很久以来——自古以来——一直在等待“烟草之物”！

无论你们是否沿这条路跟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它难道不是要向我们提示精神分析实践中已经知道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把对弗洛伊德以 Sachvorstellungen［事物表象］一词表述的东西之批判推进得更远吗[注]？

> [注] 项目底本和多种速记本作 Sachevorstellungen；弗洛伊德《无意识》（1915）的规范复数是 Sachvorstellungen。此处同第七课一样据弗洛伊德原文校正。

从唯心主义视角来看，人们会认为——毕竟，弗洛伊德为什么不能沿这个意义书写呢——“事物的表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到表象的是事物。但我们为什么不愿把事物之间的关系设想成支撑着某些属于事物自身的表象呢？

既然事物彼此成为记号、相互示意……

你们可以把这个表述的全部歧义放进来：“彼此成为记号、相互示意”[注]……事物可以相互召唤、相互等待，并且把自身安排成事物秩序。毫无疑问，每当我们作为分析家进行解释，使某种类似 Bedeutung［指称］的东西运作时，所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 [注] Les choses se font signe 同时可以理解为“事物彼此打手势 / 发信号”和“事物彼此使对方成为记号”。中文用两个并列短语保留其主动交流与结构生成两层。

当然，这就是陷阱。无论这场游戏多么有趣，在无意识中重新找到古老神话的网络和经纬，也不是分析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永远不愁没有材料！

只要问题涉及 Bedeutung，我们想要什么神话时代的结构都能找到。

正因如此，经过一段时间，分析家对这场游戏厌倦了：他们发现它太容易。

当问题涉及收集在案、得到证实的文本和现存的神话时，这场游戏并不容易；它们恰恰不是任意材料。

但在分析中主体的无意识层面，“我”灵活得多。为什么[注]?

> [注] 此处 J.L. 速记稿与项目底本作 le « je » est beaucoup plus souple；ALI/2 及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作 le jeu（游戏）。下句立即以“我不在”和梦中“我”的功能解释，故正文保留 je；异文同时说明口语中 je / jeu 极易混听。

恰恰因为“我”在那里解开了联结，前来同一句“我不在”结合；正如我上次所说，在梦中那些无所不在、却始终无法得到完全识别的形式里，“我”的功能充分显现出来。

但应当留住我们的，是另一件事！恰恰是这场 Bedeutung 游戏中的孔洞。

为什么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尽管耀眼地在场的事实？也就是说，所有属于小对象(a)的东西，都从 Bedeutung 仿佛被“堵住 / 塞住”（bouchée）的这一面显现出来[注]。

> [注] Bouchée 在此首先是“被堵住”，但它紧接着把论述引向口腔驱力、乳汁与乳房；同一词形还可让人听见 bouche（嘴）及 bouchée（一口食物）。中文无法在“堵住”中保留这条口腔联想链。

分析家当然竭尽全力，要把它连接到某种他们以为已经在有机体中奠定的原初功能。例如，当问题涉及口腔驱力的对象时，他们便会完全错误地谈论好乳汁或坏乳汁；而问题根本不在于乳汁，因为问题在于乳房。

不可能把乳汁同一个爱欲对象联系起来，而这一点对于小对象(a)本身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很明显，就乳房而言，反对意见并不相同。然而，谁看不见乳房是一种——朋友们，你们是否想过？——无法表象的东西！

我想，在这里，能够把乳房当作爱欲对象的人不至于只占极少数；但是，你们能否以表象的方式定义它凭什么成为爱欲对象？例如，什么是美丽的乳房？

虽然这个说法很常见，我却要向任何人发出挑战：请为“美丽的乳房”这个说法提供任何支撑。

如果乳房构成某种东西，要把它说出来，也许只能像某位离这里不远的见习诗人有一天所做的那样。他在自己写下的一首短短四行诗末尾，用这些词表述：“云朵”……“乳房那耀眼的云团。”

在我看来，除了运用这套云雾般的语域，再添上一点更属于反光秩序、也就是更加难以把握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在 Vorstellung［表象］中支撑这个对象之所是；而这个对象更确切地说没有其他地位，只有我们可以用这些词的全部晦暗性称作的：一个享乐点。

但这意味着什么？我要说，这就是我先前略微说过的东西……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让这些说法通过的，但这并不重要；也许我在别处用其他措辞写过……当时我努力集中问题，让你们感受到眼下所谓的这次“Bedeutung 的中断”……

因为我要向你们表明，这就是 Sinn［意义］前来填补的那个点……我突然想到，最适合承载对象—乳房在幻想中的这项角色的东西——它才真正是口腔驱力之“我”的特殊支撑——无非就是这个公式[注]……

> [注] 这里也存在校勘分歧：J.L. 速记稿与项目底本作 du « je » de la pulsion orale（口腔驱力之“我”），ALI/2 与罗德里格斯・庞特作 du jeu de la pulsion orale（口腔驱力的游戏）。本课始终追问对象(a)如何补足“我”的地位，故正文采用前者，不悄然抹平异文。

因为在座各位或多或少都是我这套话语的入门者、实践者，甚至是它的爱好者……我曾无数次用这个公式来形象说明纯结构性的“Sinn——Colorless green ideas…”……

这些无色而绿色的观念，为什么不呢？……sleep furiously［狂暴地睡着］！这就是乳房（les seins）！[注]［笑声］

> [注] 拉康先说德语 Sinn（意义），随即落到法语复数 seins（乳房）；两者并非严格同音，却在口语节奏中形成显著回声。他又把乔姆斯基例句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的复数主语换接到“乳房”上。中文只能在注释中复原这次跨语言滑动。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表达这个对象的特权，也没有什么能以更恰当——也就是眼下更诗意——的方式表达它：让它们睡吧，必要时还狂暴地睡着；对我们来说，唤醒它们可绝非小事。当问题涉及乳房时，所涉及的正是这一切。

这要把我们引上一条踪迹：它将使我们接近一个暂且悬置的问题——什么能让我们补充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因为答案当然无非是小对象(a)。

只是，我们必须知道到它所在之处寻找。事先知道它的名字，并不意味着就会碰见它；况且，碰见它本身毫无意义，顶多是一个取乐的机会。

但如果我们在梦的层面考察事情，弗洛伊德前来向我们表述了什么？

我们一定会被他仿佛随口抛出的一句话打动：他指出主体恰恰在睡眠中还保留着某种警醒的一面。

- 如果有什么东西充分刻画了这个大他者，或我指为异化之根本的大他者欠缺[注]，

> [注] 法语在此先说 cette faute（这个过错 / 欠缺），随即改说 faute d'Autre；后者既可读作"大他者的欠缺"，也可按固定结构读成"由于没有大他者"。中文正文取结构义，无法复现同一个 faute 的转折。

- 如果"我"无非是逻辑结构的不透明性，

- 如果真理的不透明性赋予了弗洛伊德发现自身的风格……那么，看见他这样说难道不奇怪吗：某个同他的欲望理论相矛盾的梦，无非意味着梦者想要证明他错了的欲望[注]？

> [注] 这里指《梦的解析》第四章"美丽女屠夫"之梦：梦者以一个表面上不满足愿望的梦反驳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把"证明弗洛伊德错了"本身读作梦所满足的欲望。

难道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同时……

- 表明我所表述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个公式何其准确，

- 并表明：如果恰恰可以说大他者不存在，欲望的地位就会被置于怎样的悬置之中？

然而，看见弗洛伊德以下面的方式说话，难道不是更加引人注目吗……

在我上次坚持讨论的第六章某一节结尾……他明确说，梦者以一种非常确定的方式武装并防卫自己，使自己免于面对这一点：他所梦见的不过是一场梦。

就此而言，他甚至坚持说：始终有一个机构知道——他说的是“知道”——主体正在睡觉。即便这可能令你们惊讶，这个机构也不是无意识；恰恰是前意识，而它在这里代表的，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就是睡眠欲望。

这会促使我们思考醒来时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睡眠欲望以睡眠为中介，如此参与欲望本身的功能——欲望反对现实——，那么有什么能保证主体走出睡眠以后，会得到更充分的防卫，免受那个为其所谓“现实”镶上框架的欲望影响？醒来的时刻也许始终只是一个短暂瞬间：换幕的那一刻。不过，我们暂且放下这第一次悬置；以后我会再回来，但今天仍然想碰一碰它，因为你们已经看见，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个词：觉醒。

让我们跟随弗洛伊德：梦见自己在做梦必定承担一项非常确定的功能，否则我们就无法说，这每次都标示着对现实的迫近！某种东西能够觉察到，它正用一种错误功能筑起壁垒，以便不去辨认现实；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这里存在着……

尽管走的是同“观念对自身透明”这项断言恰好相反的道路……某种值得追踪之物的踪迹吗？

为了让你们感受到应当怎样理解它，我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沿一则寓言给我提供的道路前进。这则寓言出自一部中国古代文本，出自《庄子》，因此广为人知。天知道人们让可怜的庄子说过多少东西，

尤其是围绕这场著名的梦：据说他谈到自己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时，曾问弟子如何区分：

- 庄子梦见自己是蝴蝶，
- 与一只蝴蝶自以为已经彻底醒来，却只是在梦见自己是庄子。

无需告诉你们，在《庄子》文本中，这绝对不是人们通常赋予它的意义；紧接着的句子已经充分表明问题是什么，又把我们带向何处。

问题所涉及的不折不扣就是“物化”，即事物的转化。也就是一些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这里逃脱的事物与道路；我的意思是，我们已很难确切知道那些留下文字痕迹的人当时究竟怎样思想它们[注]。

> [注] 《庄子·齐物论》原文结尾是：“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里的“物化”不是现代汉语的商品化或客体化，而是庄周与蝴蝶之间仍有分别、却发生事物转化。法语 transformation des choses 正在转述此词。

不过，请允许我假定这场梦遭到了不准确的转述。当庄子梦见自己是蝴蝶时，他对自己说：“这只是一场梦。”这完全符合他的心性。他丝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克服这个关于“他是否是庄子”的小小身份问题[注]。

> [注] “这只是一场梦”并不见于《庄子》原文；原文是庄周醒后“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拉康已先说“请允许我假定转述不准确”，随后有意改写寓言，以便把“梦中知道自己在梦”同遮蔽目光之实在联系起来。

他对自己说：“这只是一场梦。”而他恰恰由此错过了现实。因为，作为庄子之“我”的某种东西，依靠的是对一切主体条件都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即：对象受到观看。不存在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更好地克服视觉世界的背叛性；这个视觉世界仿佛支撑着某种聚合——无论我们把它

称作世界还是广延——，而主体似乎是这一聚合唯一的支撑和唯一的存在方式。

这个主体作为观看者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它只有自己视觉的几何学，它可以对大他者说“这在右边”“这在左边”“这在里面”“这在外面”——靠什么维持？除了我当时已经向你们强调过的这一点，还有什么能使它把自身定位成“我”：

- 它本身就是这个可见世界中的一幅图画，
- 蝴蝶在这里无非把它自身指为一个斑点；当有机体层面上某种将会形成视觉的东西涌现时，这个斑点本来就具有原初地位。

恰恰因为“我”本身就是背景上的斑点，它向自己所见之物询问的，才恰恰是它无法找到、不断逃避把握的东西：这道目光的起源。为了开启窥视关系中属于“我”之秩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把这道起源表述出来，比太阳之光更加可感、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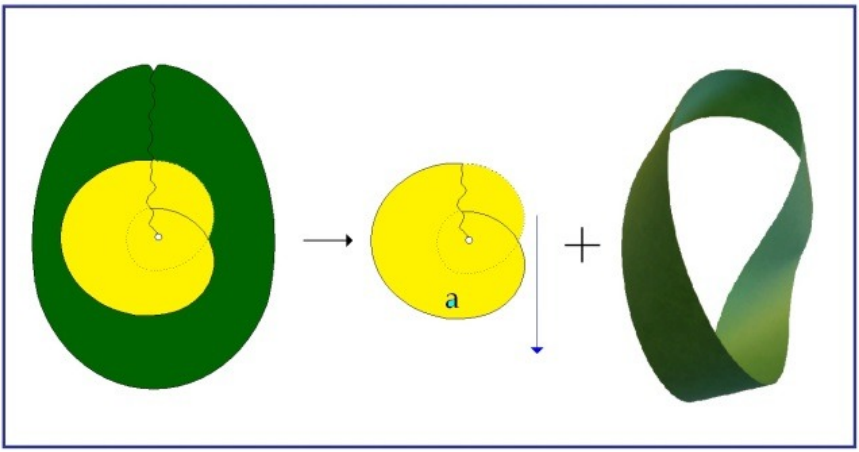
“我只是在做梦”难道不正是在这里掩盖了有待发现的目光之现实吗？今天我想把你们带到的正是这一点，以重申对象(a)的功能及其同“我”的紧密相关。

然而，无论一切幻想的“我”承载并指示——仿佛为之镶框——的是何种联结，难道事实不是：面对这些小对象(a)的多样性，我们仍然无法把握究竟是什么赋予它在“我作为欲望设立自身”这一地位中的特权？

只有诉诸重复，才能使我们以更精确的方式指明并铭写这一点。

主体能够把自身铭写在某种关系中；相对于那个勾勒出一条特征、让主体在重复中获得保证的场域，这是一种损失关系。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场域具有一种结构；我们已经用拓扑学一词预先提出了这种结构。

要严格确定对象(a)相对于一个曲面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形象接近过它：在某些具有特权的曲面中，某种东西受到切割，从而让某样东西掉落。




这个曾留住我们的掉落对象，我们认为应当把它形象化成一小片曲面；这当然仍是一种粗糙而不充分的表象。但曲面的概念不应被抛弃，特征与切割之效果的概念也不应被抛弃。

不过，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某块碎片的形状，无论把这一形象同分析话语里以部分对象一词通行的东西拉近看起来多么合适。

对于我们所定义的曲面，不能从空间角度把它们当作某种东西来考察；恰恰相反，它的每一点都见证着一种不能从中排除的结构——我是说每一点。只有在我们能够于其中表述某些切割效果时，我们才会对那些可以描述为小对象(a)的消逝点有所认识。

# 第10课 · 1967年2月1日

雅各布森

现在是十二点半。今天是罢工日——这一点已经无人不知——，感谢你们仍有这么多人前来。我越是感谢，就越觉得还应当向某些人道歉，因为直到最近一天、最近一个小时，我还一直宣布今天会举行所谓我的研讨班；这里的一部分人肯定正是因此而来。

我的确原本打算举行，而且要围绕一个诙谐主题来讲；我已经把它写在几张白纸的上方——我用这些白纸弥补黑板照明不佳……我写的是“cogito，ergo Es”。你们可以从墨水颜色的变化猜到，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它利用拉丁语 es 与德语 Es 的近似同音。德语 Es 指的是你们从弗洛伊德那里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法语译作本我（Ça）功能的东西。[注]

> [注] 拉丁语 es 是 esse（是）的第二人称单数：“你是”；所以 cogito, ergo es 可以读成“我思，故你在”。拉康把末词大写为德语 Es，又使它成为弗洛伊德的“本我”，即“我思，故本我在”。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所引 ALI/2 注还说明，纸上 Cogito, ergo 用红墨，Es 用黑墨；“换墨”把同一句话内部的语言转换直接显形。

关于一种逻辑……

它并不是一种既有逻辑，而是一种全然未曾出现的逻辑。毕竟，在它尚未确立以前，我还没有、也不愿给它一个名称。我心里已有一个似乎有效的名字，不过我仍觉得，最好等它获得足够展开以后，再赋予它这个称谓……这种逻辑有一个奇特起点：从“我不思”到“我不在”的异化选择。既然我们在这里，人们仍可追问：某种也许可以称作“我们

思！”的东西会占据何种位置？这个问题已经会把我们带得很远，因为你们肯定感受得到：在我沿被划杠的大他者 Ⱥ 开辟的道路上，这个“我们”本身就提出了问题。

无论如何，我所做的事情非常像是在把你们引上思想的道路；这同如此众多的听众前来，肯定并非毫无关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思想的地位至少值得被指明为一个问题。

但今天我只谈这一点：像所有致力于——至少想象自己致力于——思想操作的人一样，我非常热爱秩序；而我们秩序的一项最根本基础……

既存秩序始终是我们唯一需要参照的秩序……就是罢工！然而，我不幸稍晚才知道，整个公共部门都响应了这次罢工；我不打算成为例外。［笑声］

所以，今天我不会讲你们原本可能期待的那堂课，尤其不会讲“Cogito, ergo Es”，除了把它作为题目预告给你们。不过，我并不后悔自己来到这里……这是由于一个原因……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比应当的时间略晚一些才看见，最好不要讲这堂课……这个原因就是：罗曼·雅各布森教授今天在我们中间。你们都知道，眼下在这里展开的教导欠他多少。

他原定昨晚抵达巴黎；在巴黎，他给我面子，做了我的客人。我当然很高兴能在他面前照常讲课。不过，他赞同我的决定，而且完全赞同：我最好不要讲。

至少，他已经来到这里。如果在座有人想向他提问，他很愿意回答；这是一项礼貌之举，同今天继续举行我们的聚会并无关系。

所以，我再说几句，给你们一点回过神来的时间。如果有人头脑灵光，已经准备好一个专门向罗曼·雅各布森教授本人提出的问题——他就在第一排——，那么趁我再说几句话活跃一下场面时，他还有时间细细酝酿。若它确实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眼下便可能为所有人带来极大兴趣。就是这样！

为了让你们继续屏息等待，我要指出我们正走向哪条道路。想必你们已经感觉到了：如果不能预见我们接下来的话语正把人引向哪个或多或少灼热的时刻，你们又何必如此勤勉地来到这里！

另外，我原先已经决定，下周三也不举行研讨班——这是出于个人安排的理由。它同所谓的暂停时间有关，也就是今年变成了一段相当长假期的狂欢节。所以请你们记住，而且这一次提前记住：下周三我不讲课。

因此，我们二月十五日再见。

我希望，那条今年把我们联结在同一条注意力线路上的线索不至于松弛太多。

不过，还是应当标明问题所在：你们很清楚，这句“Cogito, ergo Es”会把我们引向什么方向。

它是重新提出那个著名 Es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的一种方式。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理所当然；因为我甚至曾把那些太容易在其中找到门路的人

称作蠢货：他们在本我中看见某种另一个主体，归根结底，看见一个以不同方式构成、品质可疑的自我，一个自我的“法外之徒”，或者像某些人直截了当所说的“坏自我”。

当然，要为这样一个实体赋予地位并不容易！如果以为只须用某种来自内部的晦暗推动把它实体化，就能解决 Es 的地位问题，那就错了。因为说实话，如果本我就是这种东西，它无非就是那个从来都十分正当地构成所谓自我之主体的东西。

你们很清楚，我们将从这里所涉及的被划杠的大他者 $\mathcal{A}$ 出发，不是重新思想本我，而是头一次真正思想它。既然我们从这个被划杠的大他者出发，把它视为言语肯定得到定位的场所，那么，它也正是某种让我们质询第二人称地位的东西。

从很久以前开始，某种歧义便已经确立；这是那个使我经由《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文集》，第 237 页］引入无意识问题的进路本身所必需的。

主体间性一词当然仍在徘徊，而且还会徘徊很久，因为它白纸黑字地写在我教导曾经走过的路程里。我每次使用主体间性一词时，都会附带一些保留意见；但对我当时的听众来说，那些保留意见还无法理解。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太容易被接受；而它当然会继续充当那一切我恰恰以最精确方式反对之物的堡垒。主体间性一词维持着心理学秩序中的各种歧义，其中首要的一项正是我一贯指出必须警惕的最危险歧义之一，即相互性的地位。相互性是心理学中最适合为关于心理发展的所有误认奠基之物的壁垒。

我曾想用一个既鲜明又粗重的形象来象征和标出它：我要说，相互性的地位……

它仿佛标示着一种法定界限：主体的成熟将在发展过程中的某处确立……如果你们同意，可以用下面这个东西来表征它。看过它的人——我想在座应当足够多，我的话才能产生回响；其余人请自行了解——，无论读过小说还是看过电影……

《少年托尔莱斯的迷惘》……我要说，相互性的地位正是那个督察全局、却归根结底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愿触碰的教师团体得以安坐的东西；面对那场骇人听闻的故事，他们的态度反而更清楚地表明，就培养而言……

无论一个人的培养，尤其一个儿童的培养……教育者最好先去探究：儿童依其存在本身作为小伙伴们幻想的猎物，能够通过哪些最佳途径定位自己；然后再去查看儿童在哪个阶段、哪个时期能够认为“我”和“你”具有相互性。

显然，这正是我们今年以幻想的逻辑之名向前推进时所涉及的东西。

问题牵涉的利害十分重大。当然，这绝不朝向一种唯我论，[注1]而恰恰朝向弄清这个大他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大他者的位置，在哲学传统中一直由那位空洞的神性大他者形象支撑；帕斯卡把它称作“哲学家的上帝”，而我们再也绝不能满足于它。

> [注1] 唯我论：思想主体的一种态度；对它而言，自己的意识是唯一现实，其他意识和外部世界都只是表象。类比而言：把主体性设为原初事实，并对关于客观现实的一切判断采取彻底怀疑的哲学进路。引申而言：一个人在表达、创作或世界观中偏重自身主体性之孤独的态度。

这并不是出于思想或自由思想的理由：自由思想就像自由联想，还是别谈为好。［笑声］[注]

> [注] Libre-pensée 不只泛指“自由地思想”，在法国还指自由思想 / 反教权传统；libre association 则是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拉康把两个都带 libre 的固定名称并置，再以“别谈为好”反讽其中的“自由”。

如果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追踪弗洛伊德思想的线索和踪迹，我要借机说明：这不是历史哲学家能够定义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即便他借助最细致的文本批判——，也不是那种归根结底会把它最小化的意义。我这样说，是为了处理某种不知所谓的牛虻（taon；拉康逐字母拼作 t-a-o-n）；必要时，我可能被指定成为它的受害者。[注]

> [注] 拉康特意拼出 taon，是要把“牛虻”同口语中近乎同音的 tan（鞣质）、tant（如此多）和 temps（时间）分开；这项说明见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注。中文没有这组同音异词，只能保留法语拼写。

也就是说，人们会指出：

- 在某某点上，弗洛伊德没有走得更远，
- 在他表述的某个转折点，人们只能归咎于某种裂隙、孔洞或完成得不好的“补接”，而不能赋予他别的东西。

弗洛伊德之所以留住我们，并不是由于他作为个人在自己实际人生的某个迂回处思想过什么。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思想，而是弗洛伊德发现的对象。

弗洛伊德的思想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要重新找到这个对象的棱角，没有比追踪弗洛伊德思想的踪迹更好的道路。然而，

真正使我们赋予它这一位置的理由在于：这些踪迹时时刻刻都只是在向我们标示……

而且这些踪迹越是撕裂，这种标示便越发撕心裂肺……问题涉及的是何种对象；它们把我们带回这一点，带回问题本身：不要误认这个对象。

当然，在当前状态下，这项误认正是一切已经构成的主体性无法抗拒的自然倾向。

这使所谓"探求 / 研究"的戏剧性加倍；你们当然也知道，在我看来，它的地位并非不可疑。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里，重新提出"探求 / 研究"一词可以获得何种地位的问题——我想下次会这样做——；在我们这里，最严重的自欺通常藏在这个词背后。

探求 / 研究是什么？要奠定弗洛伊德面对其对象的进路之根本起源，能够向我们提供答案的，只有弗洛伊德创新中不可还原的出发点，也就是重复。或者，这项探求 / 研究本身又被我所谓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以某种方式重复：一个教导假定存在某些主体，弗洛伊德对象所蕴含的新主体地位已经在他们身上实现。换言之，它假定分析家存在。[注]

> [注] 法语 recherche 同时是"寻找、探求"和制度化的"研究"。这里先追问弗洛伊德如何寻找其对象，随即又质疑以"研究"自居的话语；只译作其中一义，会削弱它同下文 répétition（重复）的关系。罗德里格斯 · 庞特校勘本也专门标出这组双义。

也就是说，存在某些主体，他们能在自身维持某种尽可能接近这项新主体地位的东西；而弗洛伊德对象的存在与发现规定了这项新地位。

这些主体应当足以承担这一点：大他者、传统的大他者不存在，却又确实有一种 Bedeutung［指称］。这项 Bedeutung……

对于所有迄今一直充分跟随我的人来说——从而我所使用的词，我说的是我所使用的，对他们具有意义——，只须在这里用一个名称标明这项 Bedeutung：结构，就其是实在的而言。

如果我把这些原本供今天课程展开的小图［钉在黑板上的纸质图式］铺陈出来，你们会再次认出莫比乌斯带：

- 莫比乌斯带被切成两半，却并未因此分成两件，
- 莫比乌斯带切成两半以后，仿佛从自身上滑过，以最简单的方式加倍自身；只要你们懂得如何照着我费心绘制的图复制，便可以看到，
- 最终得到某种完全闭合、具有内外的东西，也就是这里的第四幅图：一个环面。[注]

> [注]“环面”对应各转录本一致的 tore。口述并不是说沿中线切开莫比乌斯带这一步本身就等于环面；在“切开而不分成两件”之后，还依次说到条带在自身上滑移、加倍并最终闭合。缺少拉康当场展示的四幅图时，不能把这些中间操作省成一个普通切割结论。

结构意味着：某种像这样的东西是实在的。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单凭自身就是结构。我要告诉你们：

- 以结构之名成为实在的东西，其性质恰好就像这里画出的东西，
- 可以说，存在一种结构性实体，
- 这不是一个隐喻，
- 正因为通过它，某种我们可以聚合到“切割”一词下的东西成为可能，我们所面对的东西才是存在着的。

一种同样假定某种无疑并不存在之物存在的教导，又是什么情形？因为看起来，仍然没有任何分析家能够声称自己在自身维持着这个主体位置。这至少提出了以下问题：是什么授权我开口，向这些尚不存在的主体讲话？

你们看，事情并非没有依靠某些假定来支撑——正如人们会讥笑着指出的那样——；至少可以说，这些假定颇具戏剧性，但这并不是要把它们做成心理剧！

因为我们必须用一道逻辑闭合把它封闭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对象。当然，无论是什么授权我，也许以后我们还能多说一点；不过很清楚，我并不孤单。

如果我本人要向罗曼·雅各布森教授提出一个问题……

我向你们保证，刚才同他坐车前来时，我甚至没有向他透露丝毫风声。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在我脑中，只是我现在才想到要向他提出……我要问他：他的语言教导对我们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那么他是否也认为，这项教导的性质要求追随者在构成所谓主体的层面发生一种根本性的位置变化？

我还要问他——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针对他本人（ad hominem）的问题——：鉴于这项变化所包含的种种转折……

我不想使用夸张的词，并且避免那些会带出"苦修"一词所附歧义的词，甚至避免科幻小说里到处出现的"突变"一词……［拉康笑着加重语气］

我们当然不是在谈这些胡话！……问题涉及逻辑主体，也涉及这种主体位置给那些由自己的思想被引入其中的人带来的思想纪律。

雅各布森教授所教导之物的后果是否也走得这样远？"弟子"这个词对他来说是否有意义？就我自己而言，我要说它没有意义：这种思想开启的关系模式，按其规定已经把"弟子"这个词彻底溶解、蒸发了。我的意思是，弟子（disciple）必须同纪律（discipline）一词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确立一门纪律，而它同时开启思想中的一个新时代，那么我们同先行者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言语并不要求弟子。罗曼若愿意先回答我，只要他高兴，那就请吧！[注]

> [注] Disciple（弟子）与 discipline（学科、纪律、训练）属于同一词族，中文却把它们拆成毫无字面联系的两个词。拉康借近乎同词根的回声提出反差：新的 discipline 可以传递，却不应要求对某位大师保持 disciple 身份；雅各布森在本课结尾会再次接起这组词。

罗曼·雅各布森——您觉得，或许让大家先提几个问题，然后我一起回答，会不会更好？

拉康——好。谁有问题要问罗曼·雅各布森？

奥布里女士［自我介绍］——奥布里医生，精神分析家。

拉康［对罗曼·雅各布森］——而且是您认识的人……也是儿童精神病学专家。

奥布里女士

我想请教雅各布森先生……

我特别关心阅读和书写困难、进入书面语言及其象征价值的问题……在这些困难中，除了可以辨认成口误或笔误的错误以外，他是否认为某些语言结构同主体本身的结构，或更确切地说，同主体相对于大他者的位置有关？我用几个临床例子来说明：我不懂德语，无法阅读《儿童语言》，[注2]我想这本书很快就会有译本。

> [注2] 罗曼·雅各布森：《儿童语言、失语症与普遍语音规律》；法译本《儿童语言与失语症》，午夜出版社，1969。

据别人向我介绍的内容，我记住了这样一点：例如 B—P、D—T、M—N 等音位的混淆会在学习说话时出现。儿童按确定顺序学习音位，首先掌握所有语言共有的最小辅音与元音系统，再根据母语特征，以恒定顺序扩展自己的音位库。[注]

> [注] 项目底本作 B-P, D-P, M-N，其中第二组显然重复了 P。J.L. 打字速记稿的原页可辨作 b-p, d-t, m-n，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也作 B-P, D-T, M-N；正文据两者校正。这里说的是音位对立 / 混淆，“音位库”也比容易让人想到音高范围的“音域”更准确。

根据某些临床迹象，我认为：到学习阅读的年龄仍然持续这类混淆，可能标示着儿童想要维持在幼儿位置的欲望。例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没有进入镜像阶段有关；这里把镜像阶段理解成在“我”出现以前发生的第一次自恋认同。

而母性照料的欠缺——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六个月到十八个月期间大他者话语的缺席——会决定儿童无法进入镜像阶段、无法形成自身身体的形象，自然也无法形成认同。与此持续相伴的是往往不可逆的语言缺陷，以及语言结构的某些特殊之处。

当口语和书面语都没有遵守声音、词和句子的统一时，如果这项断裂并非口误或笔误，它难道不会唤起碎裂的身体形象和那个前自恋阶段吗？

同样，人称代词使用方面的错误，可能源于无法区分“我”与他者；无法区分状态动词与动作动词、存在与行动，则对应于这样一种地位：不是主体，而是受到大他者驱动的对象。

这就是异化本身的定义。我不仅针对阅读障碍提出这些问题，也针对其他问题，尤其是语言阶段以前的儿童精神病。最后还有一件事：音节中两三个字母的次序颠倒，的确标示着时空组织困难，因为放在右边的字母应当稍后阅读，不同于……好吧！……任何无法辨认自己和他人身体左右的儿童，都很可能有书写困难；不过，对于镜像书写的儿童，这一点更加明显。

我们还可以假定，左利手儿童总是以镜像方式面对另一个人——因为他的优势手以镜像方式、而非对角方式，面对右利手者的优势手——，因而在跨越这个关口时会遇到更多困难；而在书写层面，也许

不只在书写层面，左利手倾向会促进颠倒。最后，进入书面语言的时刻原则上同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处于同一时期；在三角情境中，儿童接受并承认父亲的法则及其象征表征，同时将其承认为社会法则。

当这项发展没有完成时，这难道不正是对进入知识与象征表征的拒绝或无能吗？以上就是我很高兴能向雅各布森先生提出的问题；它们也许更加实际，更接近日常临床。

拉康

还有谁有别的问题？既然雅各布森先生更愿意把问题全部收集起来……露西·伊里格莱小姐？夫人！抱歉……露西·伊里格莱——我想请教雅各布森先生，他怎样……［声音消失］

拉康——尽量大声说，把声音全放出来，否则他听不见！

露西·伊里格莱

我想请教雅各布森先生，他如何表述陈述行为的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产生讯息的主体与在讯息中实现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拉康［为雅各布森教授复述］——……陈述行为的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陈述中指示自身的那个主体……等等。总之……露西·伊里格莱［继续］

另外，我还想问他：是否可以依照陈述行为同陈述之间的这一表述，对“shifters［转位词］”作出区分？

拉康［为雅各布森教授复述］——……他是否认为可以在……之间引入一种区分？您刚才说的是什么？

露西·伊里格莱——“shifters［转位词］”！依照陈述行为同陈述之间的这一表述，运用并区分它们。

拉康［为雅各布森教授复述］——……您是否认为，在“shifters［转位词］”中，可以看出某一个更偏向陈述行为的主体，其他一些则更偏向陈述主体……让·乌里[注]

> [注]　项目底本把英语术语误拼作　schifters，此处依雅各布森通行术语校作 shifters。它指“我、这里、现在”一类随言说情境而改变指称的表达；“转位词”保留了 shift 的动态，却不如原词直接显出其指称依赖陈述行为这一点。

我只想请雅各布森先生澄清一个问题。因为近来，在通过机构分析群体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工具和理论概念，有时也许会冒险使用语言学概念。最近我试着引入语境概念，以便更清楚地考察群体内部所谓的意义效果。不过，我希望“语境”这个概念能得到更精确的说明。

我只想给出几个参照点。我曾经……例如，您的诗学文章可以得到相当实际的运用，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这篇诗学文章对于理解群体中发生的事情非常有用。但另一方面……拉康——稍微说说是怎样有用的，因为有一部分听众不……哪怕只给一点提示……让·乌里

例如，我觉得机构中发挥作用的是一些诗性讯息，也就是对音系主义的某种批判，以及对兼顾句法的讯息之设置；换言之，就是句法讯息这一概念。它把语义层面与句法层面的关系作为问题提出。

这里存在一个真正的问题，还是一系列假问题？尤其是如今所有那些置于语义层面与句法层面之间发挥作用的算子概念。换言之，对群体结构作句法式改组——这是一个形象说法——会改变讯息，并赋予我们在机构中的行动某种意义。

沿着这个视角，是否可以更精确地说明陈述行为主体的概念？

陈述行为的主体这个概念，是否能同语境概念以及句法讯息概念分别得到清楚表述？

吕西安·梅莱兹

我想稍微借用雅各布森先生在场的机会，向他询问一个资料性问题。它多少围绕具体音乐，也就是听见许多事先未曾预料之物的可能性——问题涉及声音载体。如果撇开声音陈述中可能属于画谜的东西，例如一段哼唱或明显借来的语调，那么，是否有人曾在某处研究声音载体，把它当作主体相对于大他者身体之位置的表征？［……］这是一个资料问题。[注]

> [注] Musique concrète 是皮埃尔·舍费尔一系以录制声音为材料的“具体音乐”这一专名，不是泛指“具体的音乐”。问话由这种对既有声响材料的聆听转向嗓音、哼唱与语调中的主体位置。

［拉康刚在黑板上写下“LA GRÈVE N’AUTORISE LA FUMÉE”（罢工〔不〕准许烟雾——法语否定少了 pas）。笑声］

拉康——这是写给抽烟者的。

奥布里女士——那里少了“pas”……拉康

“……N’autorise pas la fumée（不准抽烟）”，对。应当让人把它改成“N’autorise pas la fumée”。[注]

> [注] 拉康本想写“罢工期间不准抽烟”，却只写了否定成分 ne，漏掉同它配对的 pas。奥布里说 Il n’y a pas le « pas »，一句里前一个 pas 完成否定，后一个则把 pas 当作缺失的词来谈；若中文一开始直接译成顺畅的“不准抽烟”，这次书写口误及元语言笑话都会消失。

或者写：“那些并非绝对离不开烟的人，请务必克制，暂时别抽。”

还有谁要提问？

斯托亚诺夫医生——从历史上看，一个族群长期依附于另一个族群，是否会影响前一个族群的语言，以至产生您所描述的那种十分特殊的间接话语？例如在保加利亚语中，一方面说一艘船“swaminer”，换言之，就是说“据说它已经离开”；另一方面说“swaminer？”：它确实已经离开。总之，是否存在某些历史依附因素，可以解释语言中引入这样一种中介性的看法？[注]

> [注] Swaminer 是法文速记对保加利亚语例词的不可靠拟音；项目底本、J.L. 速记稿和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都没能恢复两个实际应有差别的词形。上下文只能确定二者对举“转述 / 传闻所得”与“亲见、确定”的过去事件，故正文不擅自补造保加利亚语形式。

拉康

看来大家都这样利用罗曼·雅各布森先生在场的机会，拔掉几根扎在自己身上的刺。［笑声］

还有谁要提问？［罗曼·雅各布森用手势表示已经够了］

这样就够了，因为罗曼·雅各布森先生有不少话要对你们说。

如果您愿意，也许可以到上面回答？［拉康邀请罗曼・雅各布森走上讲台］

就像要去主持弥撒一样。［拉康把麦克风系到罗曼・雅各布森颈上］这是新式器械。［笑声］

［罗曼・雅各布森走上讲台。］

罗曼・雅各布森

我必须说，我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颇为困难的位置，因为我没想到要讲话。首先，我没想到自己竟要充当“strike-breaker［工贼］”。既然今天罢工，就轮到我讲话，可我又在语境之外。［笑声］我不知道这个 strike 是什么，也不知道罢工是什么。[注]

> [注] 雅各布森故意先用英语 strike-breaker，再换到法语 grève；他这个外来访客因代替罢课的拉康发言，字面上成了“破坏罢工者 / 工贼”，同时又自称“在语境之外”。这也给他稍后关于语境与多语语码的回答预先作了示范。

好吧……我会尽力回答，而且会更倾向于合在一起回答。我要说，在我看来，真正使语言学问题与精神分析问题彼此接近的，首先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问题。这里有一些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两个领域各自看见“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处在一种互补关系中。好吧，我们必须交换观点，必须把握两个方面。

因为现在进入儿童语言领域以后，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普遍现象的数量很大，比例很高；普遍性占支配地位。这甚至彻底改变了语言教学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每个儿童都已经准备好把握任何一

种语言、学习任何一种语言，而且由某种先天模型使他获得这种准备。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由此改变了位置。

人们过去认为，动物交流中只有本能现象，只有自然现象；而在人类这里，问题只有教学，只有文化。现在显示出来的是，问题要复杂得多：学习在动物那里发挥着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先天模型、这些倾向以及学习语言的可能性，在人类儿童那里也发挥着巨大作用。这种可能性在某一年龄存在于儿童身上，在出生几个月以后便已存在：也就是习得一套语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这也许是一项远为奇特、远出意料的现象——儿童到某一年龄便会失去学习第一语言的能力。如果儿童处在一种人为情境中，生命最初几年没有接触人类语言，那么，只要在大约七岁以前把他放回正常情境，他仍能完整地重新获得语言。七岁以后，他就再也无法学会第一语言。

所有这些现象都很重要，它们告诉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心理学和内在语言学现象的角度，分析语言习得的每一个阶段。

请允许我停留在这里触及的两三个问题上。当儿童开始说话、开始使用词语时，会发生两项从儿童心智角度看完全革命性的现象。其中一个阶段就是习得人称代词的阶段。［……］这是一次巨大的概括，一次巨大的交换：我能够在一个瞬间成为“我”，也能听见大他者变成“我”。

你们都知道，儿童学习代词时会这样争论：成为“我”的不是你，是我才是“我”，而你只是你，等等。另一方面，有些儿童学会第一人称代

词以后，无法用自己的名字谈论自己，因为对儿童自己来说，儿童只不过是“我”。

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彻底改变儿童。

我记得，上次大战初期，德国心理学家卡茨教授和卡茨夫人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大量研究过儿童心理……他们让我看过一个以惊人方式自我中心的儿童：他想支配一切，所有房子都归他居住，所有玩具都想占为己有，等等。于是，我从语言学角度稍微研究了这个儿童。我发现他没有任何人称代词的踪迹。我说：教他人称代词；他会知道自己的边界，因为他会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的人。那里存在交换，存在不同的时刻：这一个是“我”，另一个又是“我”，等等。“我”只不过是眼下这则讯息的发出者。事情确实奏效了。

还有另一项操作；在我看来，它构成儿童语言生活变化中的另一个问题，也是一项巨大的变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在各个国家极其不同的描述中都能看见：一个三岁儿童跑向父亲，说：“猫在叫汪汪——或者随便什么！——猫：汪、汪。”

- 如果父亲很“虔信”、很“迂腐”，就会说：“不对，是狗汪汪叫，猫则喵喵叫。”儿童哭了，因为他的游戏遭到了摧毁。

- 相反，如果父亲说：“对，猫汪汪叫，妈妈喵喵叫……”，儿童就会非常高兴。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听；不久以后，他当时三岁的儿子碰巧也说了同样的话。列维-斯特劳斯想做一个开明父亲。他

说……［笑声］结果没有成功！因为他儿子把这场游戏看作儿童的特权！［笑声］父亲只好换一种说法。

现在让我们分析：这里涉及什么？那里涉及什么？涉及儿童到某一年龄作出的巨大发现：述谓的发现。人不仅可以用句子或一个词命名既定情境，还可以把一个谓词附着在一个主词上。关键在于：可以把不同谓词附着在同一个主词上，也可以把同一个谓词用于不同主词——猫会跑、会睡、会吃，那么猫也可以汪汪叫。

是的，问题很简单：儿童懂得，述谓不再取决于语码，述谓已经是一项个体自由。因此，儿童夸张地运用这项自由。儿童不知道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给出的自由定义：自由就是有权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于是，猫会汪汪叫！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们在失语症中会重新碰到同一个问题，在人类学中也会重新碰到：在许多民族那里，把人类行动赋予动物，或者把某类动物的行动赋予其他动物，会被视为一种罪。例如在达雅克人那里，这种罪会像乱伦一样受到惩罚，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自由都打破、都想要打破法则。

因此，如果讨论音系发展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类问题，面对这些不同阶段的问题。在更详细的讨论中，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有哪些阶段、有哪些普遍规律，以及什么地方可以发展某种自由，因为那里没有普遍规律。这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习得先后的时间秩序，而是序列、系列、群组的时间秩序，也就是音位换位（métathèse）不可能发生之处的规律。

现在谈阅读。阅读把我们带入一个新领域。不要忘记，阅读和书写始终是一座上层建筑，是一种寄生性的次级结构。一个人不会说话，这是病理；不会阅读或书写，则是文盲。根据他所援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最新统计，这种现象存在于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中。[注]

> [注]“最近的统计”是雅各布森在 1967 年 2 月发言时的表述，不能当成今日数据引用；正文补出“当时”，只限定时间指向，不改动他给出的百分比。

所以，不要忘记这些是完全不同的现象：书写与阅读已经回指作为基础的口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只是口语的一面镜子。这里会出现大量新问题；正如刚才说得很好的，其中之一就是空间问题：书写不仅属于时间，也属于空间。

于是会出现上—下、右—左等问题，并引入大量新原理。例如，从书写结构角度看，最有意思的恰恰是分析各种不同形式的阅读障碍与失写症；它们非常清楚地显示整个机制、个体的个人偏离，以及这些偏离同哪些其他心智偏离相关。

现在谈语义问题与句法问题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两种现象的对立有变得过于僵硬的危险。句法领域涉及组合的秩序。一项组合已经形成，但每一项组合都同另一项可能的组合相对立；而这两项句法现象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项语义现象。

因此，在这里，我们必然同时处于语义、句法和语法的领域。它们不可能被分开。我要说，对于一般语言学家来说，语言中不存在任何不具有语义面向的现象。意指是一种关乎语言任何层面的现象。

你们知道，有一个问题曾在古代印度语法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学说中得到极其优美——也许直到今天仍是最优美的——表述，例如钵颠阇

利[注3]等人：语言具有多重分节；依照这套古老的印度术语，其中尤其存在元素的双重分节，即那些本身不具意指、却是建构有意义单位所必需的元素。

> [注3] 钵颠阇利：约公元前 200 年写作《大疏》（Mahābhāṣya）的语法学家。《大疏》评注了语法学家波你尼约公元前 400 年编成的八卷《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

这些不具意指的元素，正如波你尼[注4]、钵颠阇利与其他印度学者说得非常好的那样，也正如中世纪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现代语言学所重申的那样，具有区别性，因此它们参与意指。如果不尊重这些元素，就会产生同音异义等效果。所以，意指从一开始便已发生；音位或区别性特征同样也是记号，是另一个层次的记号、辅助记号，但仍然是记号。好吧，以上就是关于句法现象与语义现象的回答。[注]

> [注4] 波你尼：一般认为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或五世纪，著有一部对当时梵语作出高度系统化说明的论著。该书以语言学基本概念之深刻、梵语分析之准确精密以及表述之严谨见长；其描述的形式化程度极高，运用大量术语、缩写、符号、陈述约定和解释规则，堪称一套真正的元语言。［《环球百科全书》］

> [注] 此处底本有两重讹误。J.L. 原页先打成 Devanagari，随即将它删去，并手写改为 années vingt（二十年代）；项目底本却把被删词误录成无法识别的 Mahanagari。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删除这个伪词，但把手写年代读作“三十年代”。正文采用 J.L. 原页较清楚的“二十年代”，并保留异读。下一句 J.L. 明确作 le phonème ou le trait distinctif，校勘本同样作“音位或区别性特征”；底本的 phénomène（现象）是另一处形近讹字，正文据此校正。

我完全同意：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语言学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什么是它面对心理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领域的跨学科问题，那就是语境问题。语境有两个面向：

- 一是已经言语化的语境，也就是话语中给出的东西，
- 二是尚未言语化的语境：情境，也就是尚未言语化、却始终可以言语化的语境。

好吧，我认为正是这个言语化问题——我不会说精神分析可以归结为言语化问题，但这正是精神分析同语言学的共同之处——；言语化问题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发挥着根本的首要作用。

现在谈陈述行为的主体与陈述主体。是的，要抵达这项区分，就必须……我们恰恰……

儿童需要掌握人称代词，但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这是一个一般的陈述行为问题，它蕴含引语。事实上，当我们说话时，或者会明确说出："让（Jean）说过这件事""正如让（Jean）所说，事情是这样又那样……""据说……"；或者我们不明说引用，却谈论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某些陈述必须为此使用特殊后缀、特殊动词："我们听别人这样说""我们没有看见尤利乌斯·恺撒怎样遇刺"，但既然我们谈论它，就正在引用。

分析我们的陈述行为便会看见：引语问题发挥着首要的根本作用。oratio directa［直接引语］与 oratio obliqua［间接引语］的问题，远比

古典语法为它们规定的位置广阔。这是尚未得到彻底澄清的问题之一，也是精神分析家与语言学家必须共同研究的问题。[注]

> [注] 项目底本作不合拉丁语性数格配合的 oratio direct / oratio obliquae。J.L. 速记稿在这里也已残损；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恢复为规范拉丁语 oratio directa / oratio obliqua，即“直接话语 / 间接话语”，正文据此校正。

现在，正如刚才有人提到的，保加利亚语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它用不同动词形式标示说话者确定、亲眼见过的现象，以及说话者推测或从传闻得知的现象。

刚才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套形式恰恰在保加利亚语中得到发展？

是的，它有历史原因，也就是这项现象如何出现的问题。这里恰好是一种语言影响另一种语言的现象：土耳其语影响保加利亚语以及其他一些巴尔干语言。我必须说，这个问题不仅从历史角度看很有意思，从结构角度看也很有意思。

每一种言语语码、每一种语言都不是铁板一块；每一种语言都预设若干次级语码。[注]

> [注] 项目底本作 chaque conte verbal（每一个言语故事 / 叙述），但 J.L. 原页清楚作 chaque code verbal；而且下一分句立即说每种语言包含多个 sub-codes。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也据下文判断应为 code。正文据 J.L. 校作“言语语码”。

双语者可以说两种不同语言；而他们使用的两种语言之间没有铁幕，只有两种语言的互动和游戏。

还有一种非常常见、十分重要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象：双语者的一种语言如何在另一种语言的影响下发生改变。这里存在大量可能性。问题涉及我们对自己所说各种语言的不同态度。

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谈到我这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我必须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可以说俄语和德语、俄语和英语等等；但俄语语码不容许在同一则讯息中同时使用俄语与英语，或者俄语与德语。把德语词句引进俄语句子，会被视为一种滑稽现象。相反，你们也许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知道，人们可以在这个俄语句子中引进许多法语词。这在法国有时会让人震惊，但我要说："从我这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法语不是一门语言，只是俄语口语的一种风格。"［笑声］

语言之间的这些关系很重要！它们显示出不同的态度。不言而喻，它们不仅对人面对这些语言及其结构的全部态度，也对人面对文化、面对国家的态度发挥着巨大作用……好吧，我认为语码复杂性的问题发挥着非常根本的作用。例如，保加利亚语的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它改变了什么？

请听，在我们使用、在我们语言中出现的语法现象中，每一项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说另一种语言时，我们完全可以表达第一种语言的语法中缺少的东西。如果我不说保加利亚语，而说法语或俄语，我完全可以说："我看见船驶来"，或者"我认为船已经抵达"。这是两个不同句子；然而，被语法直接给出，同只是能够用词汇手段加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为了说明这项差异，我总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用英语说，昨晚是同"a neighbour"一起度过的，那既可以是一位男邻居，也可以是一位女邻居，因为英语这里没有性属差别。要是有人问："对方是谁：男人还是女人？"我有权回答："It is our affair and not your business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与你无关］。”［笑声］而如果我用法语说，就必须说那是一位男邻居还是女邻居：我必须彻底坦诚！［笑声］[注]

> [注] 英语 affair 与 business 都可译成“事情 / 事务”，但固定说法 none of your business 是“与你无关”，而 our affair 又可能暗示“我们之间的私事 / 关系”。笑话一面拒绝交代邻居性别，一面利用两个近义词的语用差别；汉译无法在同一“事”字上完整复现。

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你们知道，我们在一种语言里始终必须说出的东西，与可以省略的东西之间……我无需在这个讲堂里向你们解释，这两类现象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笑声］

现在谈我那位令我如此钦佩的朋友。他的工作对我始终是一项教益来源；而且，借用拉康医生的词，我觉得自己是他的“弟子”。不过我必须说，要回答他的问题，我确实有很大困难。我希望他能把问题表述得更简短一些；否则，按照刚才的表述方式，［笑声］回答它至少需要写一本同他的新书一样厚重的书。要不然，我答应下次来巴黎时回答他。[注]

> [注]“他的新书”在 1967 年 2 月这一时间点应指拉康刚于 1966 年底出版的《文集》（Écrits）。雅各布森一面称自己是拉康的“弟子”，一面笑说这个问题需要一本同《文集》一样厚的书来回答，接回了前文 disciple / discipline 的讨论。

拉康

您是否认为，您的学生中一位深受语言学训练的语言学家，会由此带上某种标记，以至他处理一切问题——包括道德问题——的方式，都带有一种绝对独创的印记？

第二，正因为您是传递这门纪律的人，也正因为它不是随便哪一门其他纪律——它恰恰是最接近我们精神分析家的纪律——，那么，由您

传递这门纪律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关系模式，是否为您带来了“做一名弟子究竟是什么”的维度？它对您而言是否根本、是否可以要求、是否具有分量？

罗曼·雅各布森——我必须说，我可以像刚才回答不同语言之语法结构差异问题那样，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语言学家可以尝试在某些时刻不再仅仅做语言学家，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面向看待问题：从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等人的面向看问题。这一切都可能，但一门纪律施加的压力是巨大的。

语言学家的心智类型是什么？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语言学家……几乎……几乎不存在一个人后来才变成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已经表明，数学、音乐、语言学都是在很早的幼儿年龄便会出现的激情、关注或能力。

阅读语言学家的传记便会看见，他们在六七八岁时已经显出成为语言学家的倾向。

许多语言学家、很大一部分语言学家的情形似乎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什么？

好吧，请允许我这样说：绝大多数儿童都很会画画，但到某一年龄，多数人会失去这种能力；那些成为画家的人，则保留了某种幼儿期的习得、某种幼儿特征。

我认为，语言学家就是一个对语言保留幼儿态度的人。语言本身像吸引儿童一样吸引语言学家；可以说，它在一团复杂线索中成为对他最

根本的现象，而这使语言学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语言的内部关系与结构规律。

但这里也存在一种危险：恰恰因为对语言施加的重音有些过于单向，语言同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受到扭曲。我认为，这正是所谓跨学科工作的重要必要性；“跨学科”这个词颇为含混、颇为模糊，却同时十分重要。

自从上次大战期间我在纽约有过那些经验、遇见精神分析家以来——当时精神分析家、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人类学家、我以及另外几位语言学家一起讨论各自的问题——，我便明白：暂时成为这些其他学科的弟子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从外部看见语言，就像乘坐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升空以后从外部看见地球。

［长时间掌声］

拉康

罗曼·雅各布森讲完以后，我不再继续发言，只代表大家感谢他，也就是重新向他表达你们刚才已经用掌声给予的感谢。我说：二月十五日见！

# 第11课 · 1967年2月15日

我必须向前推进，并在这个运动中证明分析知识属于何种性质。更确切地说，必须证明这项知识如何进入实在界。

我们已经设定：随着“我”越来越强烈地声称自己是存在的“fons et origo”［源泉与起源］，分析知识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实在界”。这是我们已经设定的东西。

不过，这当然丝毫没有澄清我刚才所谓这项知识“进入”实在界的情形。我在这里只是指向自己为 Verwerfung，即“拒斥”给出的公式：“凡从象征界遭到拒斥的东西，都会在实在界重新出现。”

“我”在某种东西的顶端占据支配地位；如果不引发误解，这东西极难把握。说“时代”，甚至像我们说过的那样说“科学时代”，始终都会为某种可以用“斯宾格勒主义”一词标出的调子留出侧门。“人类阶段”的观念当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而且会引发许多误解。

我们只从这一点出发：话语确实拥有自己的帝国；我相信已经向你们证明，只有把科学话语列入精神分析的先行条件，精神分析才是可以思想的。问题在于知道，它位于这套话语的效果中的哪里：内部，还是外部？你们知道，我们试图把它把握成一道颤动的边缘，类似于有机体通过其最敏感的形态显露自身的方式。我说的是作为边缘的东西。

不过，在那里认出有生命之物的特征以前，还要跨出一步；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思想并不是“有生命之物”。

思想是能指的效果，也就是归根结底“踪迹”的效果。所谓结构，就是这个。我们循着踪迹追踪思想，除此以外什么也不追踪，因为踪迹始终造成思想。只要人们稍能想象，甚至亲身体验过，这套进路同精神分析的关系便立即可以感受到。

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就是引入一种方法：在思想通过用另一种方式认出自身而把踪迹掩盖起来的地方，探测思想的踪迹——这里的“另一种方式”不同于踪迹对它的指示方式。这就是我一直推进的东西。

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弗洛伊德主义怎样铺陈，都无法压倒这一点。例如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近，一些以“精神分析家”身份为自己授权的人，把这个属于哲学史的视角推到前台。这会使我开头所提问题需要的答案更加精确：“分析知识如何进入实在界？”

我所教导的东西进入实在界的道路，颇为奇怪地无非就是Verwerfung，就是我们在精神分析家位置的某个传承层面上看见的实际拒斥：这个位置对某种尽管是它唯一知识的东西“什么也不想知道”。从象征界遭到拒斥的东西必须在某处聚焦于一个主体场域，才能在实在界的相关层面重新出现。在哪里？无疑就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这里”触及你们；也就是说，记者们已经用“结构主义”标签辨认出的东西正在为这个点作证。而它无非就是你们的兴趣：你们对这里所说之物产生的兴趣，一项实在的兴趣。

当然，你们中间有精神分析家，也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精神分析家；分析行动所必需的正确主体位置，将在他们身上获得体现。

等这一代人成熟之时，人们将通过阅读那些幸而被印刷下来的不可思想之物，衡量我们走过的距离；对懂得阅读的人来说，它们会为偏见作证，而分析的实现所要求的线迹必须从这些偏见中抽取出来。这些偏见与不可思想之物中也会包括结构主义；我的意思是，如今用这个标题挂牌、在沉思交易所里拥有某种行情的东西。

如果你们中那些亲历了本世纪中叶特征的人，也就是亲历了本世纪前半段的人……

我们经历的那些文明中奇特显现的考验……如果这些人在事后没有被一种只会继续摇响拨浪鼓的哲学哄睡，那么我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余暇，去尝试标出若干必要特征，免得你们在本世纪紧随而至的阶段彻底迷路。

**当弗洛伊德第一次在他自己的“Jenseits”［彼岸］——《超越快乐原则》——中引入以下概念：**

**“重复”作为一种强制；Zwang 是强制，Wiederholung 是重复，这种强迫性重复即 Wiederholungszwang；当他引入它，**

**以便赋予“无意识主体”的地位以最终形态时，人们是否充分衡量了这次概念闯入的范围？**

它之所以题为《超越快乐原则》，恰恰是因为它同此前一直作为心理功能范型的东西决裂：那种呼应着有机体实体所需稳态、把它加倍并重复的稳态。在被单独考察的神经装置中，弗洛伊德用“最低紧张”规律来定义它。

Wiederholungszwang［强迫性重复］所引入的东西，同那项在快乐原则中得到陈述的原初规律显然相矛盾。弗洛伊德正是这样把它呈现给我们。于是，假定我们已经读过这篇文本，便可以立刻走到它的极端：弗洛伊德把它表述成所谓“死亡驱力”（Todestrieb 的译法）。[注]

> [注] 项目底本误拼作 Toddestrieb；J.L. 打字速记稿作分写的 Todes Trieb，规范德语合写为 Todestrieb。正文校正拼写，不改变拉康把 Wiederholungszwang 推到死亡驱力这一极端的论证。

也就是说，他无法不把这个 Zwang、这项重复强制扩展到一个不仅涵盖生命显现、而且溢出生命显现的场域，把生命括在回到“无生命之物”的括号中。因此，他要求我们把某种东西维持成“有生命的”……

而我们必须在这里为这个词加上引号……也就是一种把自身规律延伸到生命持续时间以外的倾向。

让我们仔细查看，因为这正是思想起初反抗的异议与障碍——当然，只要事情还没有得到理解。惯常思想习惯于为“倾向”一词赋予某种支撑，恰好就是我刚才给“有生命的”加上引号时唤起的支撑。因此，在这种思想中，生命不再是毕夏所谓“抵抗死亡的诸种力量之总体”，而是这样一套力量：死亡在其中被指为生命的轨道。

说实话，如果问题只涉及生命的存在者，而不涉及我们初步可以称作生命之意义的东西，这一点不会把我们带得多远。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一些表面上具有生命自发性的记号中读出某种东西，因为主体并未在其中认出自己；但那里必定有一个主体，因为问题不可能只是——可以说——生命气泡破裂以后落回原处的简单效果，把位置留在生命气泡出现以前的状态。相反，无论我们在哪里追踪它，它都不被表述成这种简单返回，而被表述成一种返回的思想，一种重复的思想。

弗洛伊德在临床经验中循着踪迹把握的一切，正是他前往寻找它、问题对他露出尖端的地方：也就是他所谓负性治疗反应，或者他在这一层面上作为一项事实——带问号——处理的原初受虐情形。它是在一段生命中坚持停留于某种介质里的东西……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停留在疾病或失败的介质里。

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握成重复思想的东西。重复思想属于一个不同于记忆的领域。

毫无疑问，记忆也会唤起踪迹。但我们凭什么认出记忆的踪迹？它的效果恰恰是不重复。如果我们试图在经验中确定微生物凭什么拥有记忆，就会从这一点看出来：面对同一种刺激，它第二次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反应。毕竟，在某些无生命的组织层面，这有时也会使我们谨慎、感兴趣而又有所保留地谈论记忆。

**但重复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把重复设为一个场域的指导原理，就其严格属于主体而言，我们便不能不表述：是什么像一项系词那样，把相同者与不同者联结起来。**

这再次迫使我们为此运用那个一元特征；我们已经在认同问题上认出了它的优先功能。

我要用简单话语重申其要点，因为我曾亲身发现：在一群哲学家或所谓哲学家的语境中，这样简单的功能竟显得令人惊异。最近一次经验中，人们甚至觉得下面这项极其简单的意见晦涩乃至不透明：一元特征发挥着象征参照点的作用，恰恰排除了以相似性或差异为差异化的原理。

我已经在这里充分强调过“1”的用法……

这个“1”不同于具有统一作用的“一”，它是可以计数的　1……它能够把像一种思想、一块面纱或任何我们手边的对象这样彼此异质的东西，各自指为一个“1”。既然我列举了三个，就把它们数成“3”；也就是：

- 把它们之间直至最极端的性质差异视为无效，
- 从别的东西出发确立它们的差异化。

这给出了数的功能以及建立在数学归纳操作上的一切。你们知道，归纳证明依靠这项唯一范型：如果命题对 n 为真，并且可以由此证明它对 n+1 也为真，那么只须再知道 n=1 时的情形，定理的真理便得到保证。[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稿都把归纳步骤说成“对 n+1 为真便对 n 为真”，但紧接着又以 n=1 为起点；按这个倒置方向无法向上推出任何后继项。正文依数学归纳法的必要结构校正为“由 n 推 n+1”，并把法语 récurrence 译作“数学归纳”，不译作计算机意义的“递归”。

这奠定了一种完全处在滑动中的真理之存在。可以说，这种真理是“数的影子”，[注1][注]它对任何实在都无从把握。但如果我们下降到时间中，回到今天要求你们重新考察的异化认同图式并观察它如何运作，就会发现：数学归纳操作的基础“1”并非“已经在那里”，它只由重复本身确立。

> [注1] 品达：“人是影子的梦”（σκιᾶς ὄναρ ἄνθρωπος，skias onar anthrôpos），《皮托颂》第八首，第 96—97 行，艾梅・皮埃什译，巴黎，美文出版社，1977。

> [注] “数的影子”并非品达原句，而是拉康的改写。法语 l’ombre du nombre 又让 ombre（影子）与 nombre（数）押出近乎同形同音的回声；中文只能保留概念替换，无法复现这个声音层面的“数中有影”。

让我们重新开始。这里无需指出，重复不可能在动力学上从快乐原则推导出来。

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你们感受到问题的凸起。作为快乐原则的最低紧张之维持，绝不蕴含重复。相反，同仅仅沿最低紧张的方向走相比，要在同一性中重新找到一种快乐情境，只会成为代价越来越高的操作之来源。

可以说，如果像沿着一条等温线那样追随它，它最终会从一个快乐情境走向另一个快乐情境，抵达对最低紧张的理想维持。如果它蕴含某种闭环、某种返回，那也只能来自一种外部结构；这绝非不可思想，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等温线的存在。然而，弗洛伊德的 Wiederholung［重复］中 Zwang［强制］的存在，绝不是这样从外部得到蕴含的。

一种不断重复的情境——例如失败情境——所蕴含的坐标，不是紧张程度的"更多"或"更少"，而是作为必须重复之物记号的加号（+）或减号（−）的能指同一性。但第一个情境本身尚未携带这个记号。

请听清楚：第一个情境没有重复的记号，否则它就不会是第一个。更进一步说，它后来成为——它成为——遭重复的情境，并由此丧失了作为起源情境的地位：某种东西因重复这一事实而丧失。这不仅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完整表述，而且早在他写出《超越快乐原则》以前，他就已经表述过它：从《性学三论》开始，我们便看见重新寻回的原则作为一种不可能而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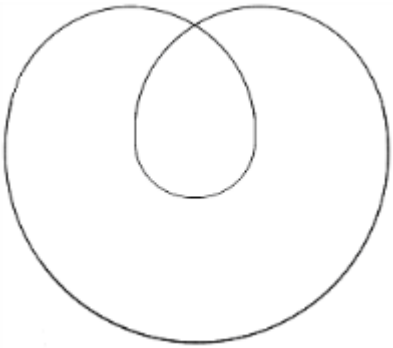
在驱力的新陈代谢中，失落对象本身具有这种功能；仅仅初步接近临床经验，就已经向弗洛伊德提示了这项发现及其功能。它赋予以 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为标题涌现的东西以真正意义。

所以必须承认，弗洛伊德思想在这里远没有发生跳跃或断裂；倒不如说，一种已经被隐约看见的意指准备了某种终于找到最终逻辑地位的东西：它以一条构成性规律的形式出现，尽管不是反身规律，却构成主体本身。这条规律就是重复。

可以说，这项功能的图形，我想你们所有人都见过我给它的形式。我把它用作这套返回拓扑学的直观、想象性支撑，使同其引导效果一样

重要的部分，同这一得到形象化的效果本身连成一体，也就是它的追溯性效果。刚才我把它称作：当“重复者”的效果使有待重复之物成为“遭重复者”时发生的事情。

遭重复之物作为重复者所依靠的那条特征必须闭合，必须返回起源处；正是这条特征随后以自身效果把遭重复之物标记成遭重复之物。这道线迹无非就是双环，也就是我第一次引入它时所谓的倒置的八字；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它在这里返回自己所重复的东西；在作为重复之初次、根本、开创性操作中，这就产生了无法从中分离的追溯性效果。它迫使我们思想第三项关系：从 1 到构成返回的 2，再闭环返回这个 1，从而给出那个不可计数的元素——我所谓“多出来的 1”。而它恰恰……

既不能还原为自然数序列，也不能同先后相继的这个 1 与这个 2 相加或相减……还配得上“过多的 1”这个称号。我已经把它指为一切能指规定的根本要素；而且，只要进行计数的主体（comptant，c-o-m-p-t-a-n-

t）必须把自己数入其他人之中，它就随时不仅会出现，还会让自身以逃逸的、可在亲历中探测的方式受到把握。[注]

> [注] 拉康逐字母拼出 comptant（正在计数的），因为它在口语中同 content（满足的、高兴的）完全同音。这里的主体不是“满足的主体”，而是必须把自己也计入数列、却又作为“多出来的 1”从计数中逃逸的“计数主体”。

请注意，这是最根本的拓扑形式；要引入弗洛伊德那里那些以退行之名为人熟知的多形态形式，它必不可少。无论地形学退行、时间退行还是形式退行，都不是同质的退行；它们的共同根源必须在这次返回中、在重复的这项返回效果中寻找。

当然，我能够把这些退行功能的考察推迟这么久，并非毫无理由。

只须翻阅最近在某个中立的医学场域上发表的一篇退行论文，就能看见它留下的真正裂口：一种习惯于光线不太充足的思想，试图把理论同精神分析实践向它提示的东西结合起来。

退行在某些最新理论研究中得到一种奇特评价，无疑回应着分析经验中的某种东西。因此，退行可能包含何种进展性效果，确实值得追问；众所周知，退行对治疗过程本身至关重要。

然而，只须看见、亲手触及那段距离：一边是这些研究重新援引的弗洛伊德公式；另一边则是由此推导出来的实践用途。两者之间的距离仿佛把有关问题全都敞开着……

只须翻阅最新一期《精神病学的演变》中的那篇文章，[注2]就能感受到：这里所说的退行多么容易促使我们追问，它是否无非就是一种理论退行。

> [注2] C. H. 诺代：《关于退行》，《精神病学的演变》第 31 卷第 3 辑，Privat Didier，1966，第 515—535 页。

说实话，这恰恰是我指为当下某种精神分析家位置之根本的拒斥所采取的主要模式。

把某些问题重新带回起源，仿佛它们从未在某处得到裁决，人们就能让快乐延续下去！不过，在这件事里得到延续的当然不是那些由我们承担责任之人的快乐。

以后我会再回到这里。因为所有这些效果中当然有某种属于笨拙秩序的东西，但这并不消除一切诉诸某种不诚实的可能：当这样的公式彼此联结，为一种掩盖最粗重自我幻觉的治疗目的提供正当性时——也就是为最反对分析革新之物提供正当性时——尤其如此。

当我们开始用重复的这套能指回折装置——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来照亮问题时，我们以异化一词带来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提出，异化就是大他者的能指，因为它使大他者——大写 A——成为一个受到与主体本身相同之有限性标记的场域，即 $S(\not A)$：S，左括号，被划杠的 A。这里涉及怎样的有限性？[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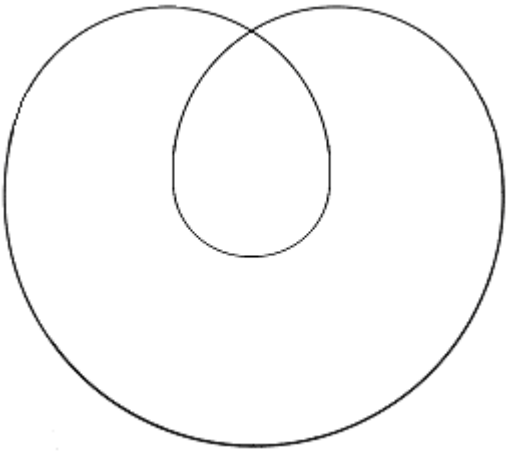
> [注] 项目底本的行内公式显示成 S(A)，但同一句口头拼读明确说的是 A barré（被划杠的 A），相邻图式也如此；正文因此恢复为 $S(\not A)$。这里的横杠是论证“大他者自身受到有限性标记”的必要部分，不能当作排版装饰漏去。

就是由主体依赖能指效果这一事实在主体中定义的有限性。

大他者本身……

我是说大他者的这个场所，因为对一项真理之担保的需要唤起了它……大他者本身是……

如果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们允许我即兴使用这个词……断裂的。就像我们在主体本身那里把握到的那样。［拉康指向图式］：



重复的拓扑双环以这种方式标记大他者；非常确切地说，大他者同样受到这项有限性的作用。于是，分裂被置于真理条件的核心。可以说，这使一切莱布尼茨式的要求——在替换中保存上述之物，也就是保存真理——变得更加复杂。

对一切哲学思想秩序都至关重要的“salva veritate［保持真理不变］”，对我们而言……

而且不只是由于精神分析；这在数学逻辑层面展开的论证中处处显现……变得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它彻底排除一切形式的“直观绝对性”；例如，排除把“永恒”这个维度赋予大他者场域，无论你们愿意用多么斯宾诺莎式的方式来修饰这个维度。[注]

> [注] Salva veritate 字面是“真理保持不变”，在莱布尼茨语境中指同一项替换以后命题真值仍获保存。这里不是笼统赞美“永恒真理”：拉康恰恰说大他者场域受到分裂与有限性标记，使这种保持真值的要求复杂化。

大他者这种持续的降格，不可能从主体经验的既定材料中根除。正是它把信念现象及其歧义置于这种经验的核心。这项歧义由以下事实构成：真理在可争议的维度中呈现，并不是偶然或出于无知。

因此，这个现象不应当被视为欠缺的事实，而应当被视为结构的事实；这正是我们必须保持谨慎的要点。

我们在这里受到要求，要以最谨慎、也就是最具辨别力的步伐前进，指明这套结构的实体性要点，以免引发一种混淆：人们无疑并非无辜地急着投入其中，暗示这里出现了某种更新版的实证主义。

我们倒更应当从传统留给我们的怀疑主义练习之零碎遗产中寻找模型；它们如此不受理解，却仍然如此鲜活。[注3]这些练习并不仅仅是在相互对立的学说之间进行的耀眼杂耍，恰恰相反，它们是真正的精神操练，必定对应于一种伦理实践；也正是后者赋予怀疑主义名下留给我们的理论材料以真正密度。

> [注3] 参见马塞尔·孔什：《皮浪或表象》，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皮浪主义纲要》，皮埃尔·佩勒格兰双语译本，瑟伊出版社，1997。

可以说，现在的问题是用我们的逻辑来说明：这个“大他者的场所”为何必然作为一个如此分裂的场所涌现。因为对我们来说，正是在那里，我们不仅必须定位这个“大他者的场所”……

作为“真理不骗人”这一点的完美“担保者”……更确切地说，还必须说明：在临床强加给我们的各层主体经验中，那些只能表述成大他者的要求的机构，如何可能嵌入这项经验。这就是神经症。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揭露：我们引入并凸显的术语——例如要求——遭到了多么滥用。当我们看见某位新手在分析理论层面练习时重新使用这个词，并强调必须把一种眼下实际的要求置于整个历程的中心和开端——这位小年轻在这里展示了自己的洞察力——，问题尤其明显。

人们从来都在这样主张，使分析围绕“挫折与满足”旋转。

这里使用借自我的要求一词，只会搅乱问题根本之处的踪迹：主体来到分析中，并不是为了以一种眼下实际的要求去索求任何东西，而是为了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这会非常精确地把他引向以下道路：要求大他者向他要求某种东西。

- 要求的问题位于大他者层面。
- 神经症患者的欲望围绕大他者的要求旋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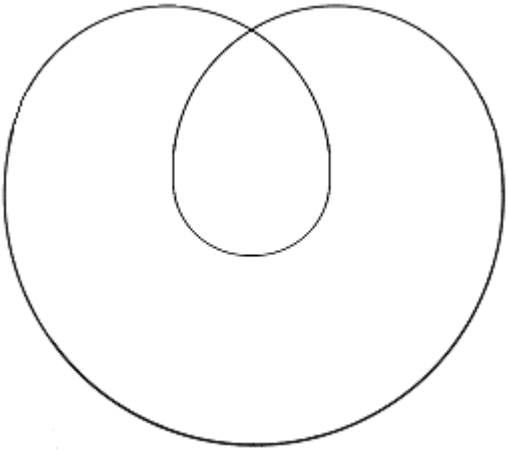
这里的逻辑问题在于：既然纯粹而简单的大他者本身就是 $\mathcal{A}$，我们如何在这个支撑上定位大他者要求的功能？

还有许多其他术语也应当被唤起，并在大他者那里找到位置：大他者的焦虑，它是主体作为受虐位置之真正根源。还要说明，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一个“享乐点”在根本上可以被辨认为“大他者的享乐”。没有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性倒错所涉及的东西。然而，也只有这个结构参照点，能够说明传统中以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把握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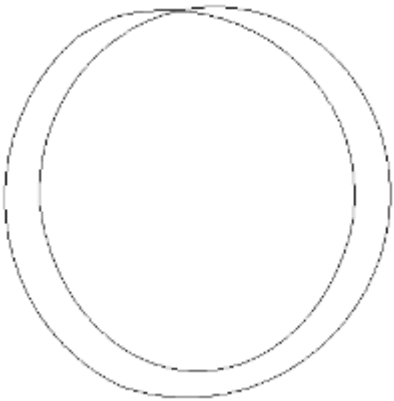
在主体中，没有别的东西会真正穿越自身、可以说把自身穿透……

有一天，我会尝试为你们画出某个幼稚的模型……没有别的，只有那个把享乐变成“大他者的享乐”的点。

我们不会一步就直接进入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必须画出重复图形同我们作为异化之根本选择加以断句的东西发生关系时，应当推导的后果。



→



从这个双环很容易看出：它越是同自身贴合，就越趋向于分裂。

假定这里一条边到另一条边的距离不断缩短，很容易看出，最终会分离出两个圆片。

这次异化的付诸行动同重复本身有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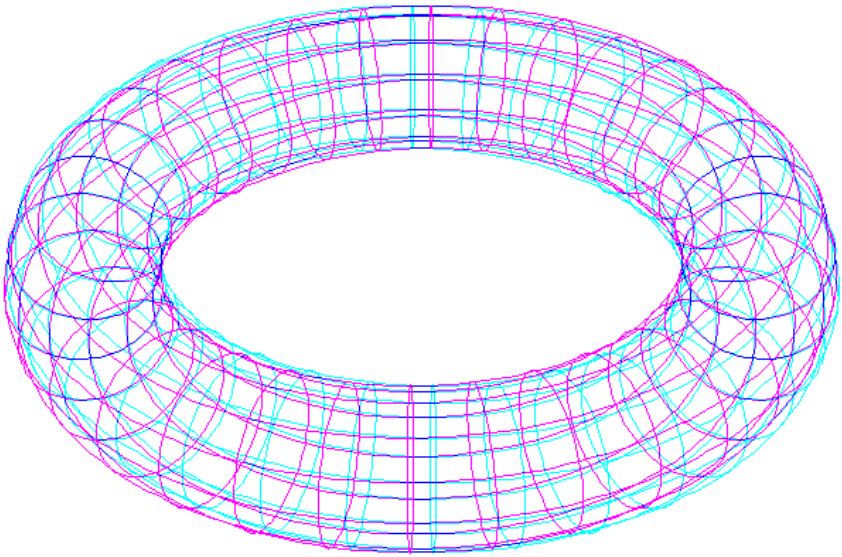
很确切地说，就是可以、也必须称作“行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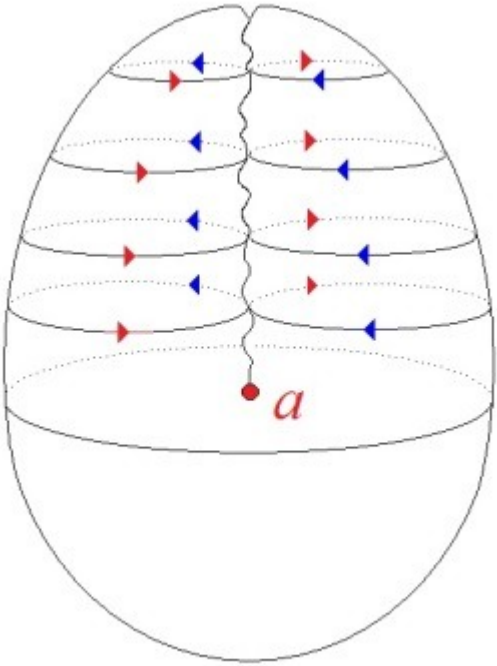
今天，我要提出行动本身之逻辑位置的前提。

这个双环是重复的线迹；它之所以强迫我们引入一套拓扑学，是因为它并不能在随便哪种曲面上发挥边界功能。

请试着把它画在球面上；我很久以前已经展示过了，你们试过以后再告诉我结果！让它回到这里，并尝试把它闭合成一条边界，也就是说，不让它同自身交叉：这是不可能的！

正如我很久以前已经指出的，这些事情只有在某一类曲面上才可能，例如这里画出的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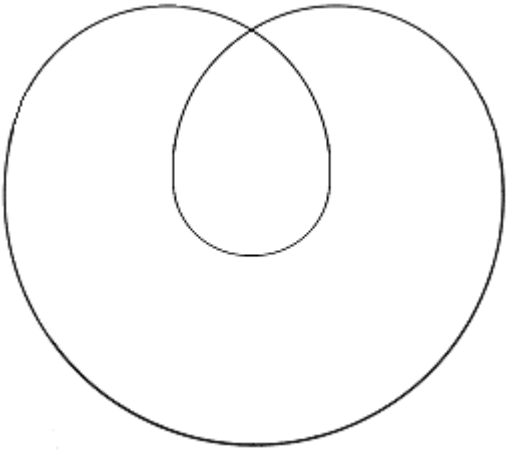

a

环面　　交叉帽　　克莱因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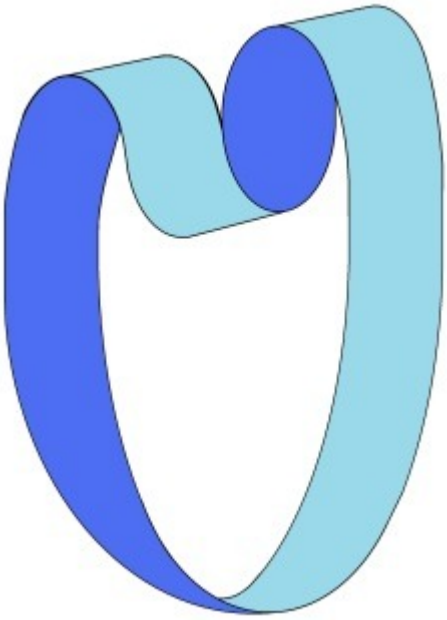
- 例如环面，
- 我曾称作交叉帽或射影平面的曲面，
- 还有第三种克莱因瓶。我想，如果你们还记得曾经用来形象说明它的小图，就知道克莱因瓶当然没有什么东西把它特别绑定在这一种具体表象上。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每一种曲面中，由双环构成的切割会产生什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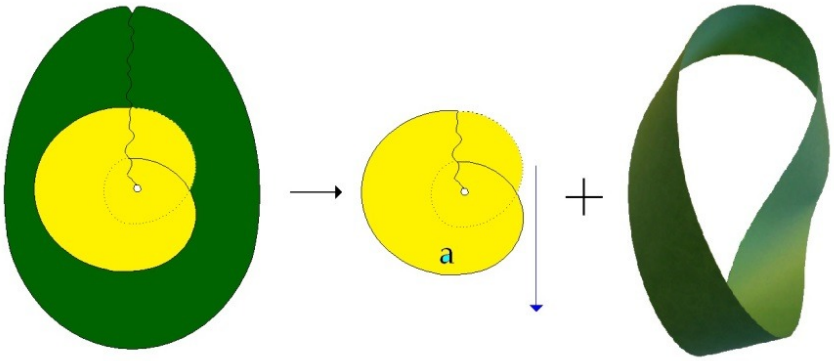
- 在环面上，这项切割会产生一个具有两条边界的曲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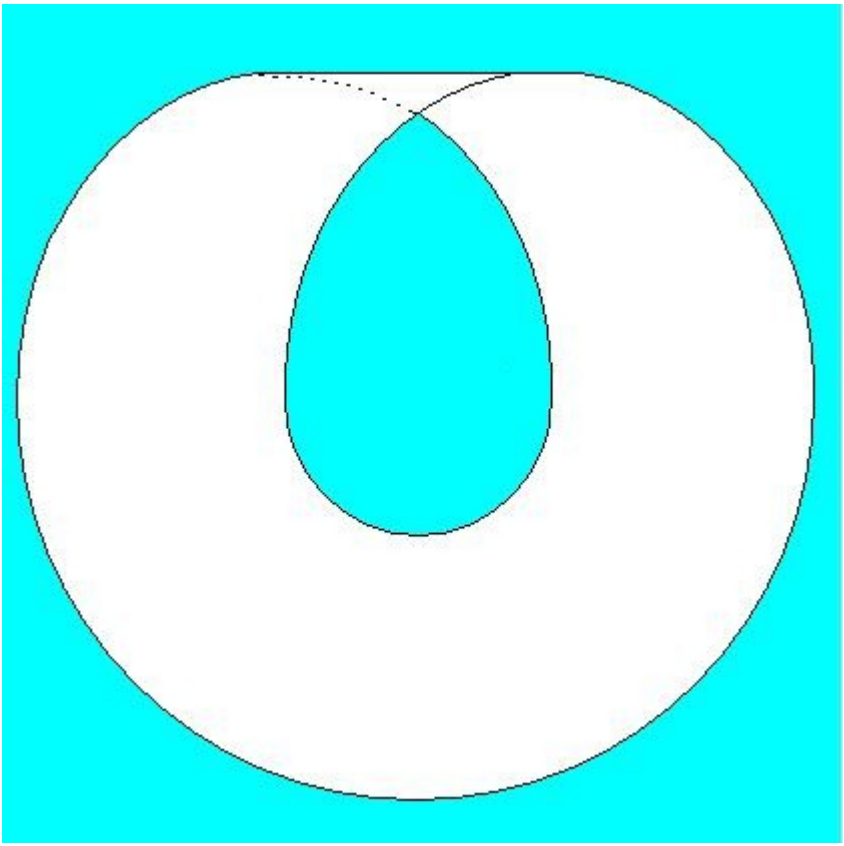
• 在交叉帽上，它会产生一项只有一条边界的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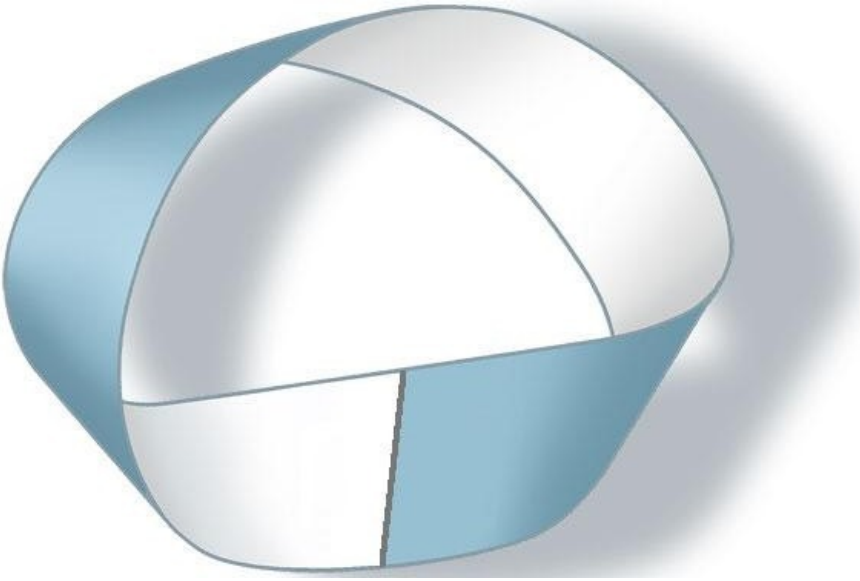

重要的问题是：以这种方式确立的曲面具有怎样的结构？左边的图像［黑板左上方］……

我上次已经引入它们，以便你们能够记下图形……它们向你们展示了一个曲面；为了形象说明我们赋予双环的功能，这个曲面最具特征。

左上方是莫比乌斯带。它的边界就是这幅图中的一切，除了下面这个作为轮廓的部分：



这条线仿佛只是为了在你们的想象中唤起曲面支撑本身的形象，表明曲面在这里转到了另一面；它当然不属于任何边界。因此，只剩下双环作为这个曲面的边界——唯一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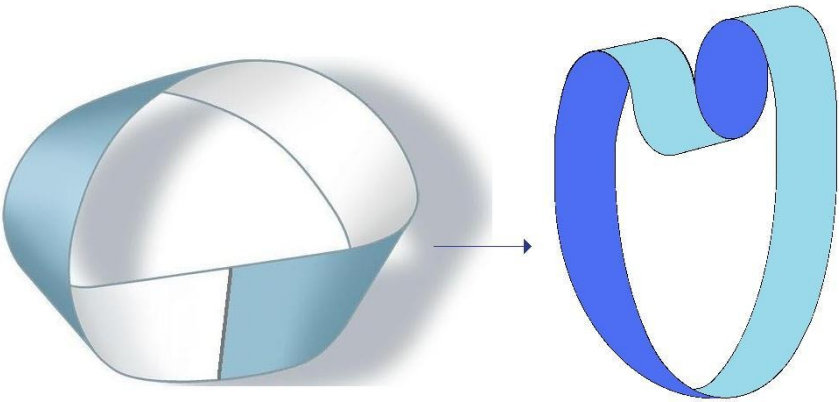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把这个曲面当作主体的象征，条件当然是：你们要认为只有边界构成这个曲面。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如果从这个曲面的中部作出一道切割，这道切割本身便把双环的本质集中于自身。可以说，这是一道在自身上“翻转”的切割；单凭这一道唯一切割，它本身就是整个莫比乌斯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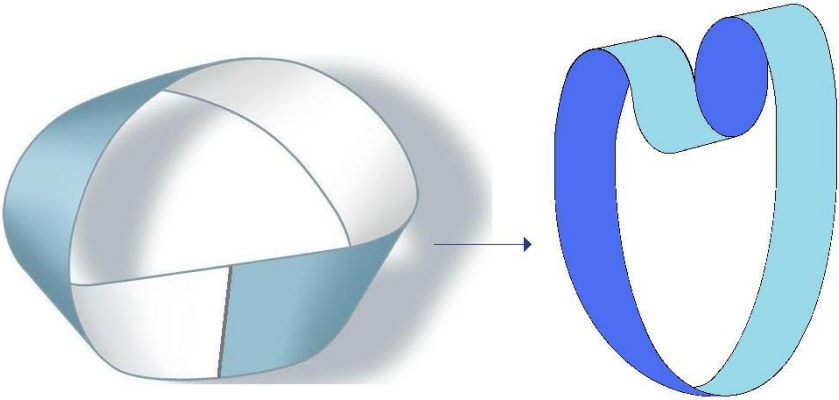
证明就在于：一旦作出这道中线切割，莫比乌斯曲面便完全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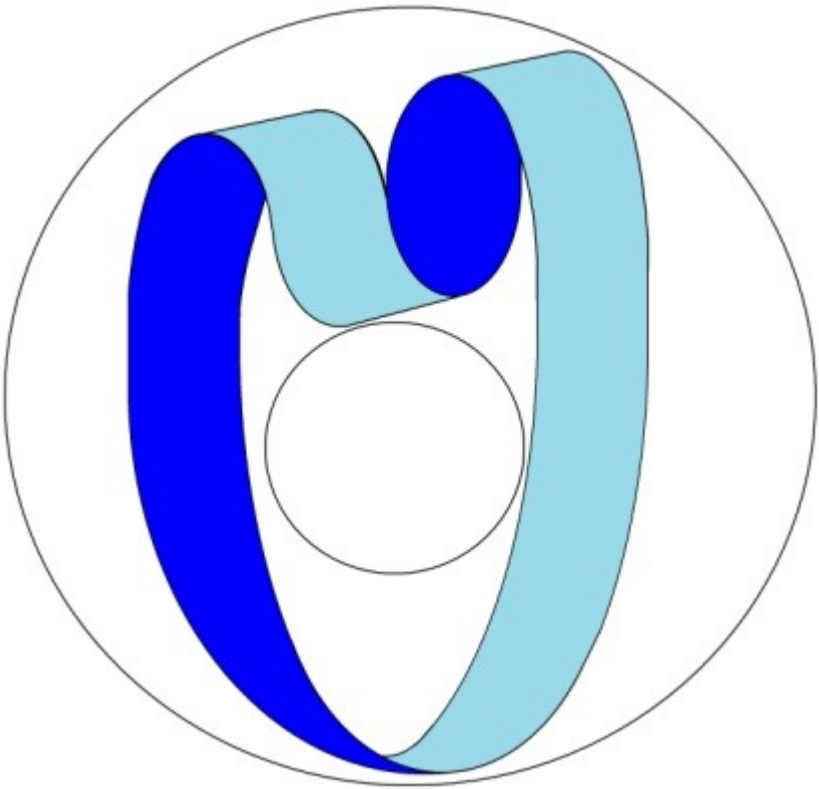
可以说，这道“中线”切割把莫比乌斯曲面从你们以为自己在那里看见的曲面形式中取走了。

右边的图正向你们展示这一点：沿中部切开以后，这个原先没有正反面、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界的曲面，现在具有了正面与反面；你们看见，它们在这里用两种不同颜色标出。



你们当然只须想象：在两种颜色因切割而延续之处，每一种颜色都会通向另一种颜色的反面。换言之，切割以后，莫比乌斯曲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某种可以贴合在环面上的东西。另两幅图会向你们证明：如果让切割后得到的这个曲面以某种方式滑过自身反面——如果可以这样说——，当前这幅图就极好地形象说明了这项运动：





可以说，只要以另一种方式放平这里所涉及的边界，你们便能构成一个新曲面，即环面；同一道切割仍然标在上面，而它由重复的根本双环构成。

这些拓扑学事实非常适合帮助我们形象说明问题：异化曾以两种不同操作方向得到形象化，同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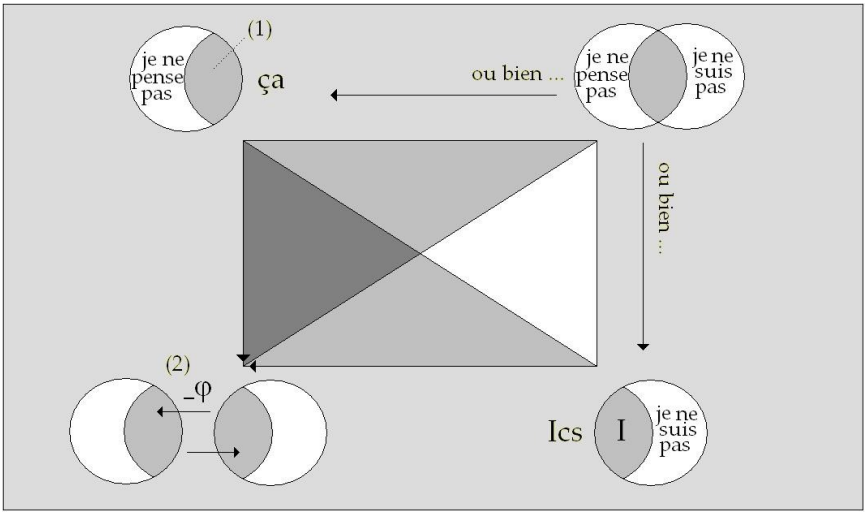
- 一个方向表征对“我不思”的必然选择；它被逻辑结构的 Es［本我］削去了一角，

- 另一个方向则是这个二选一中无法选择的词项。它同前一项对置，又把无意识的核心同一句“我不在”结合起来；在这个无意识核心中，问题绝不是任何能够归属于那个由主体统一性确立之“我”的思想。这个“我不在”在我针对梦结构定义为主体混入的东西中得到清楚标示，也就是：承担无意识思想的主体具有无法固定、无法规定的特征。

重复使我们能够把主体以不同面貌出现、在其时间制约中显现的两种模式彼此关联并对应起来，使之对应于已经定义的两种地位：

- 异化之“我”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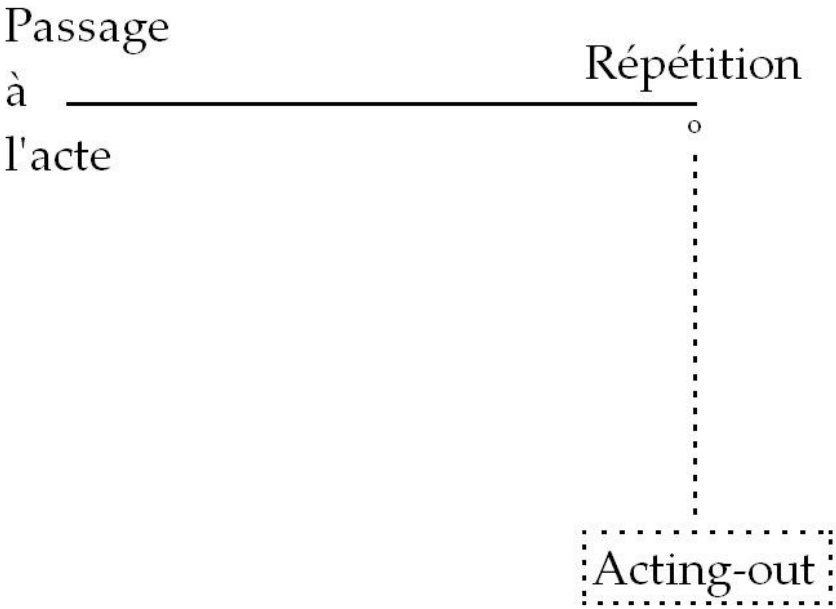
- 以及无意识的位置在特殊条件下揭示的地位；这些条件无非就是分析的条件。




在时间图式层面，我们得到以下对应关系：

- 付诸行动是异化操作中得到允许的东西，
- 同另一个词项——原则上在异化二选一中无法选择的词项——相对应的，则是行动化。[注]

> [注] 本课必须区分三项：acte 是拉康正在界定的主体性“行动”；passage à l’acte 字面含有从场景中“越入行动”的 passage，本项目固定译作“付诸行动”；英语 acting-out 则保留为另一结构范畴，译作“行动化”。汉语三个词都带“行动”，但后二者既不是普通动作，也不是 acte 的两个强弱等级。




这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行动，不是运动的某种显现。正如理论层面的说法，运动、运动释放绝不足以构成一项行动。请允许我用一个粗糙形象：反射不是一项行动。

不过，当然必须把这片“非行动”区域延伸得远远超出反射。研究高等动物的智能时，人们会考察迂回行为；例如，当一块玻璃隔在猴子与香蕉之间时，猴子看出必须怎样才能抓到香蕉。这同一项行动绝对毫无关系。说实话，我们的大量运动——你们不会怀疑，包括今天结束以前还会完成的大量运动——当然也同行动毫无关系。

但怎样定义一项行动？除非以双环、换言之以重复为基础，否则行动无法定义。恰恰在这一点上，行动奠定主体。行动本身正是重复的等值项。

它是以单独一条特征完成的重复；我刚才用那道可以从莫比乌斯带中央作出的切割来指明它。行动本身就是能指的双环。

人们可能会说，在这种情形下，能指意指它自身；但这样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不过，事实仍然是：它尽可能接近这项操作。可以说，主体在行动中等值于自己的能指。

然而，主体仍然是分裂的。

让我们稍微照亮这一点，并置身于这项异化的层面："我"以一句"我不思"奠定自身，而这越发有利于把整个场域留给逻辑结构的 Es［本我］。"我不思"……如果"我"存在——而且我越是不思就越存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仅仅是逻辑结构所确立的"我"——，那么，能够把这两个词项结合起来的介质和特征就是"我行动"。正如我已经说过，这个"我行动"不是运动实现。要使"我走路"成为一项行动，"我走路"这一事实就必须意味着：我的确走路，而且我把它作为走路说出来。

一切行动内在地包含重复；只有置于行动核心的能指作用所施行的追溯性效果，才使这种重复成为可能……而这项能指作用又追溯性地作用于所涉的任何所谓"案例"。

当然，仅仅宣告我正在走路还不够！不过，这已经是行动的一种开端。

这只是一种轻歌剧式的“动作”：“前进，前进……”某种意识形态也把它称作介入，而这正赋予它广为人知的滑稽特征。[注]

> [注] 法语在这里有意从严格界定的 acte 转为较一般的 action：仅仅高喊“前进”可以成为一场舞台“动作 / 行动”，却还不是奠定主体的 acte。中文若一律译成“行动”，这次降格会消失；正文因此在此处暂用“动作”并加引号。

要探测行动之所是，关键应当到这样一个地方寻找：在那里，“逻辑结构”把一种可能性——而且正是作为逻辑结构——交给我们，使某种乍看只能是纯粹被动承受的东西转化成行动；例如“我摔倒在地”或“我绊了一跤”。

请思考能指加倍这一事实：在我的“我摔倒在地”中，包含着我摔倒在地的肯定；“我摔倒在地”于是把我的跌倒转化成某种有意指的东西。我摔倒在地，并由此完成一项行动，证明自己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倒地 / 惊呆（atterré）”。[注]

> [注] 上句 passion 在“行动 / 承受”的古典对举中首先指被动遭受，不只是情绪“激情”。紧接着的 atterré 又同时是字面的“被打倒在地”和惯用的“惊呆、震骇”；拉康让一次被动跌倒经由“我摔倒”这一能指加倍，转成主体承担其意义的行动。中文须拆成两义。

同样，“我绊了一跤”——甚至是本身如此明显带着失败被动性的“我绊了一跤”——也可以在由“我绊了一跤”这项肯定重新拾起并加倍时，标示一项行动，因为我亲自承担这次绊跌本身的意义。

这里没有任何违背弗洛伊德启发的东西。只要你们记得《梦的解析》某一页——恰恰是他为我们指出认同研究之最初轮廓的那一页——，就会看见他本人强调过……

这预先赋予我把笛卡尔公式引进无意识理论的做法以正当性……在同一个句子“Wenn ich daran denke, was für gesundes Kind ich war”［当我想到自己曾是一个多么健康的孩子］中，ich 具有两个不同意义。

第一处是“我想到”（ich denke daran），或者用拉康的改述 ich bedenke：我沉思、反思，反复品味；第二处则是“我曾是”（ich war）一个健康的孩子。[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稿都把引句残录成不合德语语法的 Ich denke was gesundes Kind Ich war。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梦的工作”章原句是 Wenn ich daran denke, was für gesundes Kind ich war；正文据弗洛伊德原文恢复。两次 ich 分属“现在正在想到的我”与“过去曾是孩子的我”，正是拉康援引此句的理由。

行动本身所具有的根本能指性质与加倍性质、重复在行动中的内在反复作用，使我们能够以原初方式联结行动的定义，并使这个定义随后足以分析行动的一切变体。

我在这里仅能顺带指出——因为以后还要回来——：同定义行动相比，更重要的是行动的后果。我的意思是，行动作为曲面变化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刚才已经谈过切割对我画成莫比乌斯带的拓扑曲面所产生的作用；如果行动以后：

- 曲面在某种情形下具有另一种结构，
- 在另一种情形下具有又一种不同结构，
- 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可能并不改变……那么，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些模型，以区分行动的作用并不主要表现为主体的规定，而表现为主体的变异。

近来，我把一个术语留给身边人去尝试和品味，却从未正面回应一项很久以来就有人向我提出的异议：Verleugnung［否认］才是应当用来指称那些我保留给 Verwerfung［拒斥］之效果的术语。

从今天的讲述开始，我已经充分谈过后者，无需再回头。我在这里仅仅指出，属于 Verleugnung 秩序的东西，始终同作为行动本身之效果所产生的歧义有关：[注]

> [注] 项目底本在本段第一次把两词的法译区别写明：Verleugnung 是 déni（否认），Verwerfung 是 forclusion（拒斥）。前者在这里关涉行动改变主体以后，主体无法直接认出其效果；后者则关涉从象征界遭拒斥者在实在界返回。正文固定译名，不把二者都泛化成“否定”。

- “我跨过卢比孔河”：这可以自动发生。只须在切塞纳搭上一列方向正确的火车；一旦坐上火车，你便无能为力，你会跨过卢比孔河。但这不是一项行动。

- 当你一边想着恺撒一边跨过卢比孔河时，[注4]这也不是一项行动；这是对恺撒行动的模仿。但你们已经看见，模仿在行动维度中取得了一种同人们通常假定的结构完全不同的结构。它不是一项行动，却仍可能成为一项行动！况且，对于另一些同样过度的建议，例如那部题为《效法基督》（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的书，也不可能有别的定义。

> [注4] 卢比孔河（今菲乌米奇诺河）曾是山南高卢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任何罗马将领未经元老院命令，都不得率武装部队越过此河。

围绕这项行动，无论它是否属于模仿，无论它是否就是原初行动本身……

恺撒的史家告诉我们，跨过卢比孔河以前的梦已经指明这项行动的意义，而那个意义无非就是乱伦……问题在于知道，在这些层面的每一层，行动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注]

> [注] 普鲁塔克《恺撒传》32.6 确实把"同母亲乱伦"的梦放在渡过卢比孔河前夜；苏维托尼乌斯《恺撒传》7.2 则把同一梦置于恺撒早年在西班牙任职时。拉康采用前一种叙事，把"母亲 / 大地 / 祖国"的乱伦意义同越界行动联结起来；这不是古代史料一致的年代记载。

一个主体不可能认出这些效果，因为他作为主体已经被行动彻底改变；辨认这些效果本身构成一座迷宫。凡是 Verleugnung 一词得到恰当使用的地方，这个标题指的都是这些效果——就是这些效果！因此，行动是唯一一个让能指呈现出意指自身之表象——至少发挥这种功能——的场所。

也就是说，让能指在自身可能性以外运作。

主体在行动中被表征为纯粹分裂。可以说，分裂就是主体的占位者（Repräsentanz）。Repräsentanz 一词的真正意义必须在这一层面理解；因为只有从主体作为根本分裂者获得这种占位作用出发，才能感受到 Repräsentanz 的功能如何影响所谓表象，如何使 Vorstellung［表象］依赖于 Repräsentanz 的效果。[注]

> [注] 两个德语词在法语里都容易被拉平为 représentation。这里 Vorstellung 是呈现于心灵的"表象"，Repräsentanz 则是某物缺席时替它占据位置、发挥代表作用的结构功能；所以正文暂译"占位者 / 占位作用"，不把两者都译成"表征"。

时间让我们停下……下次，我们要讨论：异化中无法选择的元素如何能够得到呈现。这个问题完全值得留给一场专门的话语，因为它无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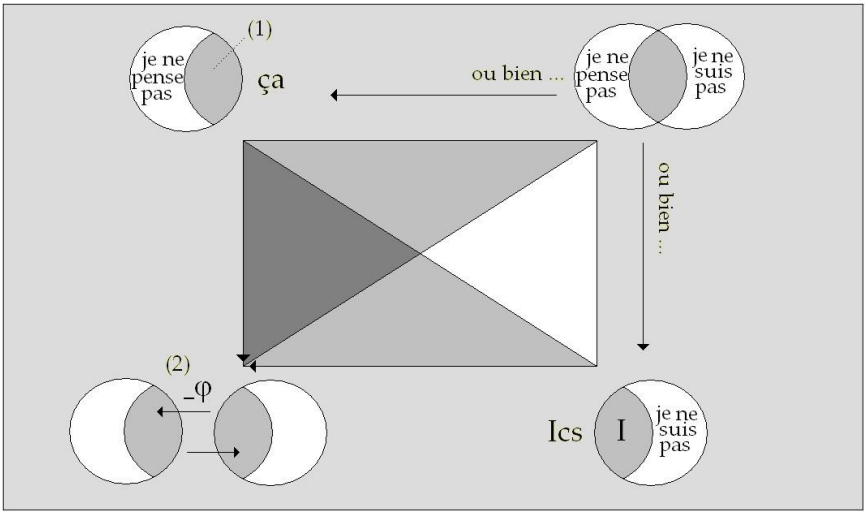
涉及大他者的地位，而且是在最迫切地向我们唤起这一地位、最不容许仓促和错误的地方：分析情境。

不过，行动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模型——行动作为分裂与主体的最终支撑，作为真理点——……离开以前让我们在括号里说一句……它正是推动存在功能上升到哲学顶峰的真理点。存在功能无疑无非是一种受到遮蔽的形式；行动在主体功能中具有原初性质，正以这种形式向思想呈现。

为什么行动在其权能中仍然受到遮蔽，甚至在那些最懂得标出存在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之自主性的人那里也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理所当然地对此毫无概念；我所指的是圣托马斯。

这无疑是因为，另一种切割可能性位于异化中无法选择的部分；而分析这条侧路仍然把它放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同一道切割介入另一个顶点，也就是这里指出的、对应于“无意识—我不在”之合取的顶点。




这就是所谓行动化；下次我们会尝试定义它的地位。

# 第12课 · 1967年2月22日

奥托·费尼切尔：《神经症性行动化》（“Neurotic Acting Out”），《精神分析评论》第 32 卷第 2 期（1945），第 197—206 页。

F. R. 亚历山大：《神经症性格》（“The Neurotic Character”），《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1 卷第 3 期（1930），第 292—311 页。

海因茨·哈特曼：《升华理论札记》（“Notes on the Theory of Sublimation”），《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第 10 卷（1955），第 9—29 页。[注]

> [注] 课首书目在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稿中均有讹误：费尼切尔一文被误归入 Yearbook of Psychoanalysis，实际刊于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J.L. 板书又把亚历山大一文的年份记成 1950，实际为 1930；哈特曼条目则把期刊名重复、截断成了文章题名。正文依据三篇论文的实际刊载信息校正，原转录读法不改入法文底本。

我们继续，并先提醒自己从哪里出发：异化。为了那些已经听过我们、尤其为了其他人，概括一下：异化……

就我们把它作为今年试图勾勒之逻辑道路的起点而言……是对大他者的通常消除；“消除”必须取其本义：拒之门槛以外。

哪一道门槛以外？这里涉及的门槛，就是由构成语言本质的切割所规定的门槛。

语言学之所以为我们所用，根本上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项切割的模型。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被放在语言学中那个大致称作结构主义的一边。

语言学的全部发展，尤其——颇为奇怪地——可以称作符号学的东西……

也就是近来以这个名字出现、指称并展示自身的东西……并没有同等程度地引起我们的兴趣。这乍看或许令人惊讶。

因此，是对大他者的消除……

大他者：这里遭消除的这个大写 A 的大他者是什么意思？……它作为一个闭合而统一的场域遭到消除。这意味着，我们出于最充分的理由断言：不存在话语宇宙，这个词下没有任何可以承担的东西。

然而，语言在其根本实践——精神分析——中同某种东西连成一体……

请注意，我也可以说：它的医学实践。今天我惊讶地没有在惯常座位上看见的某个人，曾问我那个被我留作谜面的记号：我本来可以用哪个更严格的拉丁语词来称呼“我思”？如果没人猜到，我今天就揭晓。我曾指出，它只能设想成一个中间语态动词：[注1]就是 medeor；我刚才提到的医学（médecine）与沉思（méditation）都从它而来……语言在其根本实践中同某种我们现在必须重新纳入的东西连成一体；从我

们不得不把大他者场域视为脱节之物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必须用某种方式，把这东西设想成从该场域中流溢出来。[注]

> [注1]　中间语态是除主动与被动以外的第三种动词语态；其特征在于，行动主体比对象更多地受到行动影响，而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情境因素。

> [注] 拉康把拉丁语 medeor 称作“中间语态”动词；按通常的拉丁语语法分类，它是异相动词（deponent）：形式为被动、意义为主动，意为“医治、补救”。法语 médecine 经拉丁语 medicina 而来，méditation 则经 meditari 而来；词源学通常把 meditari 视为 medeor 的反复体。因此拉康把“医学 / 沉思”接在一起有词源依据，但并非说两个法语词直接由同一个现成词形派生。

相关知识卡　中间语态：主体处在行动过程之内

这个某种东西并不难命名。它就是大他者场域以一种不稳固的方式为自己授权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语言自身的维度”：真理。为了定位精神分析，可以说，只要真理仅仅通过令我们惊讶并强加于我们而使自身得到承认，精神分析便在那里构成。举一个例子，说明我刚才的话：“除了我身体的享乐以外，我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别的享乐。”

这不会立刻强加于人，但人们有所怀疑，并围绕这份享乐——它从此确实是我唯一的善——建立起一道保护栅栏，也就是一套所谓普遍的法律：《人权宣言》。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按照意愿支配自己的身体！其极限结果，我们精神分析家已经亲手亲脚触及：每个人的享乐都枯竭了！

这是我那篇题为《康德同萨德》的短文之反面。当然，文章没有从正面这样说——它写在反面。像萨德那样说出来，并不会因此少一点危险。萨德本人就是充分证明。

不过，我在那里只是在解释萨德，所以对我来说危险较小！

真理以谜样的方式在症状中显现。症状是什么？一种主体的不透明性。把清楚的东西放到一旁……谜已经在这一点上得到解答：它只是一则画谜……让我们暂时依靠下面这一点；走得太快，很可能把它搁置：

- 主体可能是不透明的，
- 明证也可能是空洞的；今后最好把“明证”（évidence）同过去分词“挖空”（évidé）重新接在一起。[注]

> [注] Évidence 是“明证、显而易见”，évidé 则是 évider（挖空）的过去分词。拉康利用两词开头相同的字形与近似音响，把“显明”翻成“空心”；这不是通常语义上的词源派生，中文只能并列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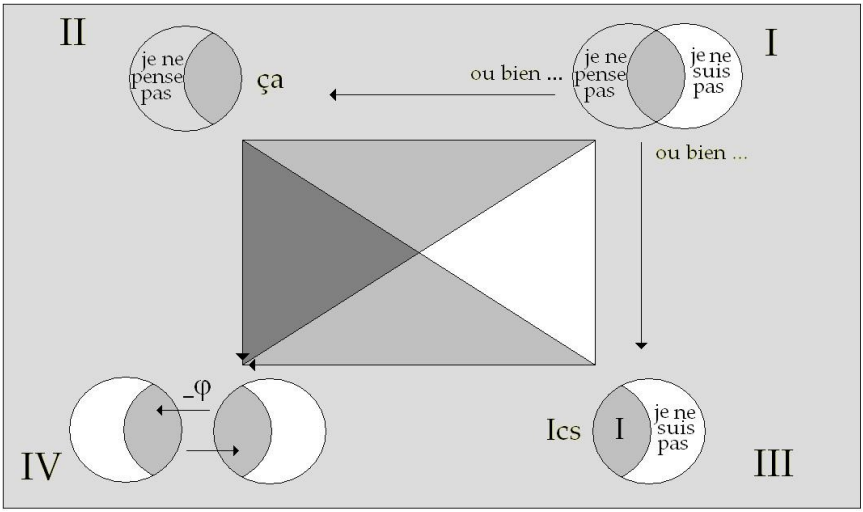
主体完全具有物性，而且是最糟糕的一类物：恰恰就是弗洛伊德之物。

至于明证，我们知道它是一只气泡，可以被戳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亲身体验。现代思想正在走向这个层面；首先是马克思，随后是弗洛伊德为它定下基调。如果弗洛伊德所带来之物的地位没有那么明显地取得胜利，也许恰恰是因为他走得更远。这需要付出代价。

例如，这份代价表现在我建议你们关注的两篇文章所展开的主题中。如果你们有足够余暇，希望你们研读它们；它们应当在这里构成背景，供我把上次停下的内容重新拾起并加以补足。我已经开始把它画成一个四边形，而这套四边形在根本上围绕重复得到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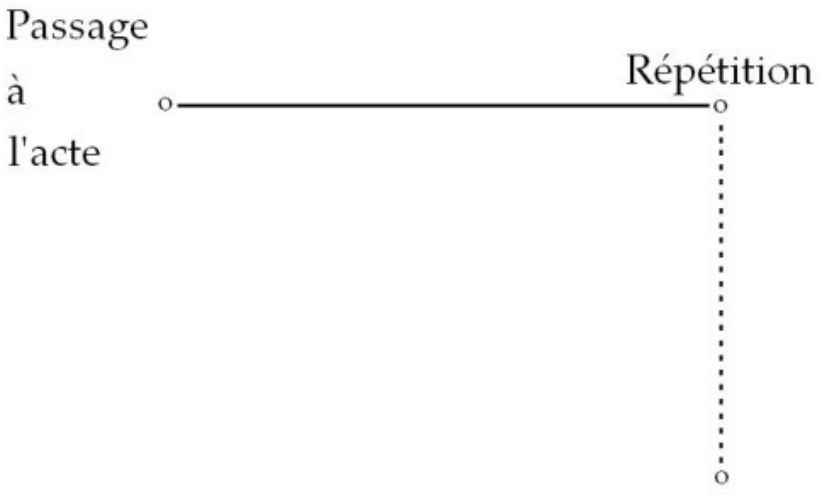
重复：一个时间场所；我最初围绕异化的纯逻辑词项悬置的东西，会在那里得到行动。我曾为四个极点断句：

- 一边是异化选择［I］，
- 另两个极点则分别确立 Es、本我［II］与无意识［III］，
- 第四个极点放置阉割［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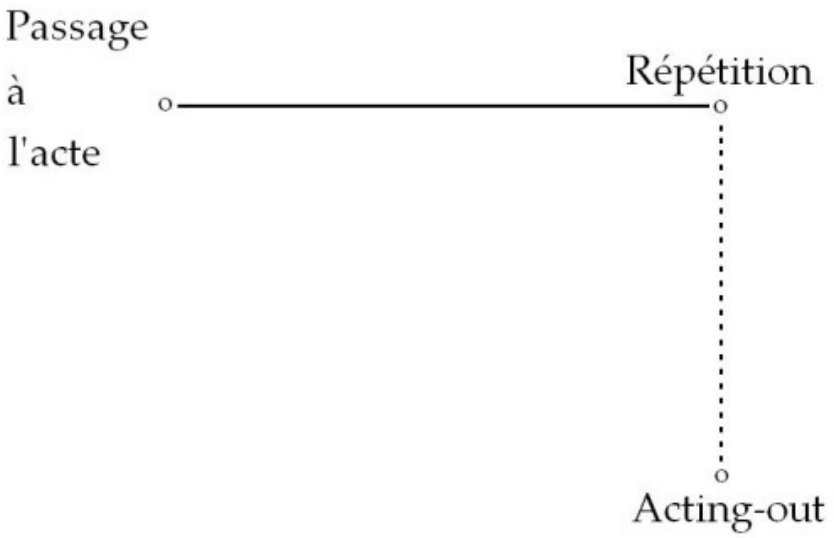



这四个词项也许曾把你们悬置在那里；它们同我上次开始表述的内容彼此对应。当时我向你们展示了以下根本结构：

- 一边是重复。为了定位它：在四边形右侧；
- 另一边——右方极点——则是这项具有特权且堪作范例的主体确立模式之功能，也就是付诸行动。




我现在必须讨论的另两个极点是什么？上次已经向你们指明了其中之一：行动化。我要把它表述为位于这个被省略的位置；某种来自刚才所说遭消除之大他者场域的东西，以真实显现的形式在那里显现。这就是行动化的根本意义。




在这里，我只请你们耐心跟随；因为我只能把这些词项——它们所参照的东西，可以说那套结构——“单刀直入”地带到你们面前。[注]

> [注] Bille en tête 是口语习语，意为“一头直冲、毫无铺垫地正面进入”。下句把这种进路同循序渐进地回顾既有理论相对照；原词保留了“头 / 球在前”的具象感，汉语“单刀直入”只能保存其语用力度。

如果试图沿渐进、乃至批判的道路，追随分析理论中已经得到表述、并初步勾勒出这类公式的东西，我们就只会原封不动地迷失于这些理论自身构成的同一座迷宫。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拒绝它们的材料或经验；而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带来的新公式置于一项检验下：看看是否恰恰是我们的公式，能够同时定义那些已经开始的工作的充分根据与意义。

因此，我提出行动化。你们大概已经感觉到，把它放在这个我们必须重新结构化的大他者场域位置上何其切题。历史以及仍在继续的经验至少向我们表明：这个术语同分析经验所确立的东西之间存在某种整体对应。

我不是说只有分析过程中才会发生行动化；我是说，正是从分析及其中发生的事情出发，问题才会涌现，根本区分才会涌现，从而使人们能够把行动化同一般行动和付诸行动区分开来……

付诸行动可能向作为精神病学家的我们提出问题，并被确立成一个自主范畴……我到目前只提出一个相关项：行动化同症状相近，因为两者都是真理的显现。

这当然不是唯一相关项，还需要其他条件。

所以，我希望你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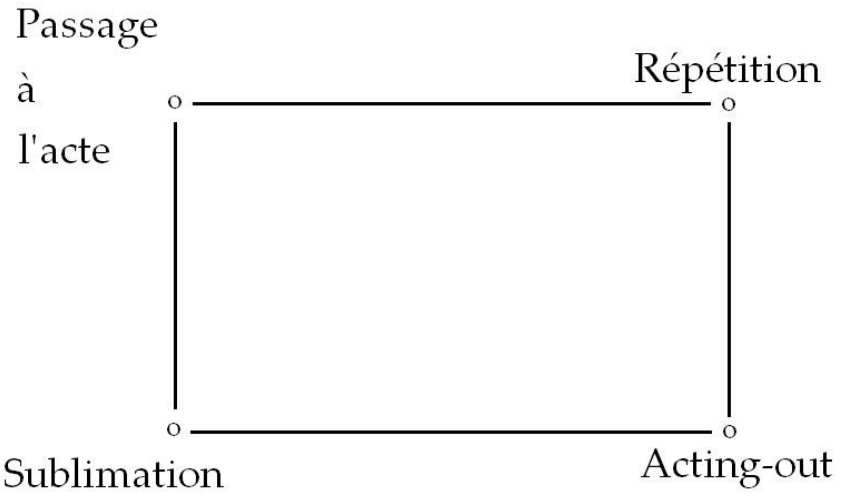
在我即将交给你们的这些陈述之外，也至少去读一读奥托·费尼切尔的《神经症性行动化》；《精神分析年鉴》约从 1947 或 1948 年——上次大战以后——开始出版，这篇文章便在其中给出行动化的公式。

我继续……这些决定我们以重复为基础所作表述的操作功能，汇聚于第四个点；你们将看见哪个词项写在那里？即使答案可能令你们惊讶……

我想自己能够在你们的评判面前尽可能充分地支撑它……这个东西奇怪地一直悬置于分析理论中；它无疑是积聚了最多云雾与假象的概念点。

现在把它说出来……

它已经写在黑板上，因为我请你们回头阅读海因茨·哈特曼的这篇札记，以把握分析情境本身的一个典型产物……它就是升华。




升华这个词项——我不会称它为中介项，因为它不是——使我们能够铭写主体基底的支撑与接合：重复是它的根本结构，并且包含一个根本维度；迄今分析作出的一切表述都把最大的晦暗留在这个维度上。它叫作满足，弗洛伊德称之为 Befriedigung。[注]

> [注] 法文在一句内并置 assise 与 assiette：两词都可指支座、基础或安置状态，后者还带“坐落位置”的意味。译文用“支撑 / 主体基底”保留这层回响，不能只把它们抹成两个抽象的“基础”。

请在这个词中感受 Friede 的在场，它的常义是和平。我想，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少这个词在你们看来不会自带明证。弗洛伊德以最根本形式把什么样的满足同重复结合起来？[注]

> [注] 德语 Befriedigung（满足）在词形中显出 Fried-，与 Friede（和平）同源，并含有“使平息、使安定”的历史构词意味。普通汉语“满足”看不出这层字形；拉康把它拆出来，正是要追问驱力满足是否真等于恢复和平。

因为他正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出 Wiederholungszwang［强迫性重复］的功能；它不仅涵盖生命在快乐原则名下某种可以清楚定位的运作，而且支撑这个生命本身。如今，关于生命我们可以承认一切，直至这项已经变得真实可触的事实：生命所搅动的材料，最终无一不是死的——我是说，依其性质是无生命的——；但同样清楚的是，生命把这些材料聚拢起来，而只会“以自己的方式”把它们送回无生命领域，弗洛伊德这样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一切都在这份满足中：生命重新走过并再次勾勒自己以某种方式——怎样的方式？——铺设的同一条道路，而且它确实向我们证明，其本质就是再次走过这些道路。让我们非常谦逊！从这道理论闪电到它的验证，其间隔着整个世界。弗洛伊德不是生物学家。如果我们以为，只须在他的思想中把生命力量放在主导位置，就足以建构任何类似所谓生物学的科学，那么，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也会令人失望。

我们分析家没有为任何类似生物学的东西作出丝毫贡献。这毕竟非常引人注目！

然而，为什么我们仍然如此坚定地确信：当问题涉及重复时，我们面对的那份满足背后存在着某种东西，而在生物学研究的当前阶段，我们带着一切笨拙和冒失用一个词来指称它……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意义与锚点，我甚至会把它称作信仰主义的锚点……我们称之为性满足。

理由正是弗洛伊德面对惊呆的荣格时提出的理由：阻挡“污泥洪流”。如果不在这里坚守，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走到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个词项，也就是诉诸“神秘学”。[注]

> [注] 这句话见于荣格后来在《回忆·梦·思考》中对约 1910 年谈话的追忆：他记得弗洛伊德要求把性理论筑成抵挡“神秘学的黑色污泥洪流”的堤坝。因此它是荣格的回忆性转述，并非现存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直接引文；底本也省去了荣格版本中的“黑色”。Occultisme 是“神秘学 / 秘术”，不宜混同一般的 mysticisme（神秘主义）。

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如此简单？我的意思是，这么多断言是否足以构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表述？

我今天试图向你们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它使我把升华推到前台。这个场所迄今一直荒芜，或者只覆盖着粗俗涂鸦；然而，它将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份根本满足所涉及的东西。弗洛伊德把它表述成一种主体不透明性，表述成重复的满足；这个联结对于整个逻辑何其基础。

因为我们把逻辑的要求一并带进思想的这个边缘场所——一个半暗之地、帷幕之地、twilight［暮光］之地，分析行动在那里展开——，那

么我们被引向的工作终于值得用一个我认为最恰当的名字标明：次逻辑（sub-logique）。今年，我们正在这里尝试开启它。[注]

> [注] Sub-logique 是拉康在此临时造出的词：前缀 sub- 可表示“在……之下、较低层”，同时在紧接着讨论 sublimation（升华）时形成词首回声。“次逻辑”保留了“逻辑之下”的构词，却无法同时显出它与“升华”的音形牵连。

我在我们即将定位这项升华时，说出了这个词。

弗洛伊德尽管没有以任何方式展开它……

而我附加的展开之所以必要，理由也正在这里……弗洛伊德以自身思想的进路模式断言；这套模式在于……

正如另一个也叫雅克的人——雅克-贝尼涅・博叙埃——所说［笑声］……牢牢握住链条的两端：[注]

> [注] 博叙埃的全名是 Jacques-Bénigne Bossuet。拉康特意先说“另一个”，再报出同自己相同的名 Jacques，笑声由此而来；若把 Jacques-Bénigne 误当成普通修饰语，这个自指玩笑便会消失。

第一，升华是 zielgehemmt［目标受抑制的］；而他当然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尝试向你们标明 zielgehemmt 一词本身固有的区分。为了更容易理解，我采用英语参照：aim［瞄准点］与 goal［目标］之间的差别。

试着用法语说出来：意思就没那么清楚，因为我们被迫采用哲学中已经通行的词。

不过，我们仍可以尝试这样说：终点（fin）是力度最弱的词，因为必须把 aim、瞄准点所涉及的整段行程重新纳入其中。aim 与 goal 之间、德语 Zweck 与 Ziel 之间，都有同一段距离。

Zweckmäßigkeit，即性目的性；弗洛伊德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在升华中以任何方式受到 gehemmt［抑制］。[注]

> [注] 精神分析英语通常把 zielgehemmt 译作 inhibited in aim（目标受抑制的）。拉康却在这里刻意拉开 aim / goal、Zweck / Ziel 与法语 fin / cible / objectif，并断言受抑制的是 Ziel，不是作为性目的性的 Zweckmäßigkeit。这些词在日常用法中高度重叠，中文无法逐一制造同样距离。项目底本误拼作 Zweckmdssigkeit；正文按现代德语拼写 Zweckmäßigkeit 校正。

Zielgehemmt——正是在这里，这个词非常值得留住我们……我们对所谓"神圣生殖器驱力的对象"津津乐道；然而，即便它从性驱力之所是中被毫无妨碍地抽取出来，受到完全抑制乃至缺席，性驱力也丝毫不会丧失自身获得 Befriedigung、满足的能力。

从 Sublimierung［升华］一词出现之初，弗洛伊德就用毫不含糊的术语这样定义它：一方面是 Zielgehemmt，另一方面却是不经任何转化、移置、托辞、压制、反应或防御而获得的满足。

弗洛伊德就是这样把升华功能引入并摆到我们面前。

## 你们会在这些文章中的第二篇看见……

黑板上写了三篇文章，但我所谓第二篇，就是我刚才第二个提到的海因茨·哈特曼文章；第一个提到的是费尼切尔，而亚历山大只是费尼切尔的参照——我是说，费尼切尔把那里指为行动化一词进入精神分

析表述的主要引入点……所以，请你们阅读海因茨·哈特曼关于升华的文章；它堪称典范。

它以典范方式展示了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中某种在我们看来绝未过时的东西：当精神分析家作为思想责任接近自己所面对之物时，总会从某个侧面被逼到下面两个词项之一；我要用最温和的方式称它：平庸。

每个人都知道，很久以来我一直把费尼切尔指为平庸最卓越的代表。愿他安息！

他的著作对我们极有价值，因为它们确实以非常审慎的方式汇集了经验中可能作为孔洞涌现的一切。唯一缺少的是：在这些孔洞的位置上添上必要的问号。

至于海因茨·哈特曼，以及他用来支撑问题的方式……

如果我没记错，他用了大约十四五页，而且其中带着疑问语调……他以这种方式支撑升华问题。我想，任何以新鲜头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出：这样的话语……

我请你们亲自回到这篇文章；我已经告诉你们它在哪里、怎样可以轻易找到……严格说来，是一段谎言话语。

围绕某种所谓“能量主义”布置的整套装置，向我们提出一种恰好倒转问题进路的做法……

升华最初被呈现成同某种东西保持同一、未发生移置，而这个东西严格说来——在这个层面使用“驱力”一词必须加上引号——毕竟就是“性

驱力”……哈特曼倒转这一点，以最强的断句追问升华如何同人们向我们提出的东西联系：也就是自我的功能……

人们以最不正当的方式，把这些功能设定成自主的，甚至设定成来自另一种不同于这套混乱语言所谓“本能来源”的来源——仿佛弗洛伊德那里曾谈过这种东西！……于是，问题变成这些完全纯粹的自我功能如何……

它们按照现实来衡量，并在根本上把现实作为现实给出；这就在分析思想核心重新确立了一切分析思想所拒绝的东西：纯粹思想同一个它能够接近的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孤立、直接、自主、可以识别的关系，而思想本身仿佛没有被欲望功能彻底贯穿……那么，在别处那个所谓本能焦点中，某种不知怎样的反光、绘画或染色，怎样会抵达这些自我功能，并被原文称作“自我功能的性化”？问题一旦这样提出，便彻底无解；无论如何，它从此永远被排除在分析实践提出的一切以外。

为了接近升华之所是，我们必须引入一个首要词项；它使我们能够在问题中获得方向。上次我正是从它出发定义行动：行动是能指性的。

- 行动是一个重复的能指，尽管它只在一个姿态中发生；拓扑学理由使单独一道切割创造的双环得以存在。

- 行动是主体本身的确立。

- 也就是说，主体会从一项真正行动中以不同面貌涌现：由于切割，其结构发生改变。

- 第四，它的误认相关项——更确切地说，主体对它的认识受到的限制；或者也可以说，这项行动在 Vorstellung［表象］中的 Repräsentanz［占位者］——就是 Verleugnung［否认］。也就是说，主体从来不会按照行动真正的开创性范围认出它，哪怕可以说，主体已经能够犯下这项行动。

好吧，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当看见一项东西；它对于理解弗洛伊德赋予性在无意识中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应当记起语言已经让我们知道的东西：人们会谈论性行动。

性行动至少可以向我们提示……

况且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想到，立刻便能触及……性行动显然不只是纯粹而简单的交媾。

行动具有我刚才重申的全部特征；我们操持它，而它带着自身的症状沉积以及一切使其多少有些黏滞和绊跌的东西，前来向我们呈现。

第一，性行动确实作为一个能指呈现，而且是一个重复某种东西的能指。因为这是精神分析最先引入性行动的东西。它重复什么？

当然是俄狄浦斯场景！令人奇怪的是，竟然还必须提醒你们这些事情；它们正是我建议你们在分析经验中觉察之物的灵魂。一项性行动能够为主体确立某种不可逆的东西；某些具有特权的性行动，也就是所谓乱伦，简直使我们亲手触及这一点。

我的分析经验足以使我向你们断言：一个同母亲上过床的男孩，在分析中绝不是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主体！即便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也无法改变这项事实：在分析上，它同这张摆在这里的桌子一样可以触及！［拉康用手拍桌子］他个人的 Verleugnung、他对于这件事具有决定性跨越价值所能提出的否认，都不会改变它。

当然，这一切都值得得到论据支撑。我之所以有把握，是因为这里有一些拥有分析经验的听众；如果我说了什么过分离谱的话，我想他们会懂得大声抗议。但请相信我，他们不会反驳，因为他们同我一样知道这件事，仅此而已。这不表示人们懂得从中推导后果，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样表述它。无论如何，这会把我们引向尝试在其中引入一点逻辑严谨性。

行动奠基于重复。乍看之下，还有什么会比这一点更适合性行动呢？［拉康微笑］让我们记起神圣母亲教会的教导！原则上，人们不会一起干这件事，不会来上一发，除非是为了把……一颗新的小灵魂带到世上！［笑声］[注]

> [注] Tirer son coup 是粗俗口语，字面含“射出自己那一发”，意即性交或射精。拉康把它夹进“神圣母亲教会 / 新灵魂”的教义腔调中，形成语域冲撞；“来上一发”保留粗俗程度，却不能完整兼顾“射出”的性双关。

做这件事时，想必真有人这样想！［笑声］这是一项假定！它尚未得到证实。即便这种思想完全符合——我是说天主教——教义，它在实际发生之处也可能只是一项症状。

当然，这要向我们提示：也许应当尝试更加贴近地把握，看看背后那项生殖功能从性行动的哪一面坦白自身。因为，当我们讨论重复这个问题时，面对的是作为思想前提条件的能指。

照这门被我们极好地留给自身资源发展的生物学目前的速度，有趣的是，我们看见能指在根部层面——染色体层面——露出了鼻尖。眼下，那里挤满了携带明确特征的能指。人们向我们断言，DNA 或 RNA 链都像一串排列整齐的小讯息；它们当然先在大瓮里以某种方式混合以后［笑声］，才会产出某个不知怎样的东西……家里每个人都在等待的新一代怪家伙，好围成一圈为它欢呼。问题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吗?

好吧，我想在这里引入某种东西；它当然不是我今天为了你们才发明的。在某处，有一卷所谓我的《文集》，其中一篇文章题为《阳具的意指》。在第 693 页第十行——今天早晨我费了一点力才重新找到——，我写道："阳具作为能指给出欲望之比；这里'比'一词的用法——我说的是如同调和分割的'中项与极项之比'。"[注]

> [注] 法语 raison 同时可指"理性 / 理由"和数学上的"比、比率"；正文取"欲望之比"以接入随后的公式，却会损失"欲望之理由"这一层。《阳具的意指》原句通常写作 moyenne et extrême raison，而欧几里得传统术语的次序是 extrême et moyenne raison（极项与中项比，即黄金分割）。译文保留拉康原有次序，不把这项倒置静默改正。

这要向你们表明，我今天即将说的东西……显然，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我才能把它引入；当时我只在那里放下一颗“白色小石子”，告诉你们：《阳具的意指》已经是这个，这个位置已经得到标出。

现在，让我们尝试把一种秩序、一种尺度引进性行动同重复功能的关系中。立刻映入眼帘的，并不是我们误认了什么——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俄狄浦斯——，而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认出它意味着什么：性行动作为行动，所产生的重复产物……

也就是说，就我们服从性行动的能指性质而参与其中而言……其影响会以另一种说法体现在这个事实中：我们所是的主体是不透明的，它有一个无意识。

好吧，应当指出，生物性重复——生殖——的果实早已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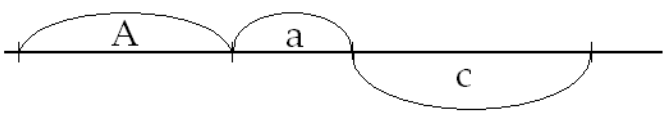
它早已位于一个为完成行动而明确规定的空间中，也就是所谓的“床”。

性行动的行动者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儿子。正因如此，对我们精神分析家所关心的性行动，人们一直把它关联到俄狄浦斯。现在，让我们尝试在我刚才所谓“中项与极项之比”所定义的能指词项中，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

假定我们用最简单的支撑承载这项能指关系，也就是我们已经赋予重复双环的支撑：一条简单线段。为了更加方便，让我们直接把它这样展开：

Passage
à l'acte

我们可以赋予这条线两个端点。双环可以在任何地方切开；切开以后，我们将尝试利用它。让我们在上面安置四个点［起始点］，也就是定义“中项与极项之比”的另外两道切割的点。




Passage
à l'acte

- 小(a)：上一次交媾的可爱产物；那场交媾既然是一项性行动，便创造了此刻正在这里表征性行动的主体。[注]

> [注] Petit (a) / l'aimable produit 在字母 a 与 aimable（可爱的）之间形成轻微的音形牵连；“可爱产物”还以家庭庆贺新生儿的口吻，把抽象对象(a)暂时叠到“上一次交媾所生的孩子”上。这个对应只服务于本段构图，不等于对象(a)通常就是儿童。

- 大写 A。大写 A 是什么？如果性行动正如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是一项能指，那么它就是母亲。

我们将赋予她……

因为在分析思想本身中，我们到处都能重新找到它的踪迹；母亲这个能指词项带来一切有关融合与伪造统一性的思想。我们只关心作为计

数单位的统一性，以及从这个计数单位到统一之“一”的过渡……我们将赋予她大写“一”的值。

作为统一之单位的大写“一”意味着什么？我们正处在能指及其对思想之影响中。

母亲作为主体，就是伴侣结合成“一”的思想。“二人将成为一个肉身”，这是一项属于母性大他者 A 秩序的思想。[注]

> [注] 这句话化用《创世记》2:24，并由《马太福音》19:5 等处重引；法文 une seule chair 字面是“一个肉身”。常见汉译“二人成为一体”更顺，却会抹去拉康此处把统一性安置到身体 / 交媾上的 chair。

这就是性行动中把行动者同受动项及容纳处联结起来的“中项与极项之比”。[注]

> [注] 这里的 patient 取“承受行动者作用的一项”这一哲学—语法旧义，并不是医疗语境中的“病人”；它又同 réceptacle（容纳处、承载者）并列。正文用“受动项”避免误读成临床对象。

我的意思是：就它是一项行动而言，换言之，就它同主体的存在发生关系而言。

伴侣统一性的大写“一”是一项思想，在真实伴侣中的一个词项层面得到规定。

这是什么意思？某种东西必须以主体方式从这次重复中涌现，在这对真实伴侣的层面重新确立我刚才定义的比，即中项比。

换言之，某种东西必须出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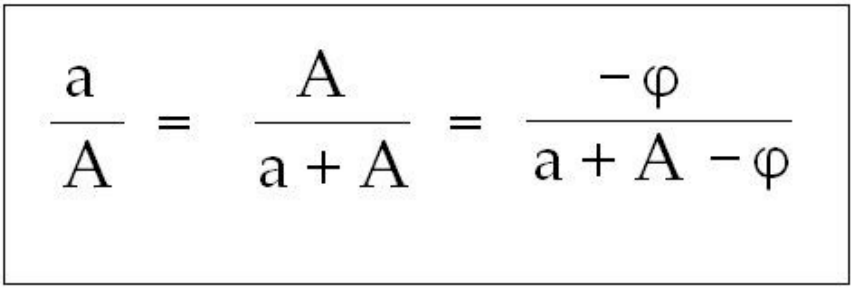
就像调和关系这项根本能指操作中发生的那样……显现成以下关系：这个量——称为 $c$——同另外两个量之和的比，等于较小量同较大量的比。

$$\frac{c}{a+A} = \frac{a}{A}$$

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个关系的范围在于：较小量同较大量的比，也等于较大量同最初两者之和的比。换言之，$a$ 除以 A，等于大写 A 除以 $a$ 加（+）大写 A；又等于什么？

$$\frac{a}{A} = \frac{A}{a+A} = ?$$

……等于我在那里使之涌现、并且拥有一个名称的另一个值：无非就是指明阉割的负 phi，即 $-\varphi$，就它指明根本值而言。我在稍远处重新写出：$\frac{a}{A} = \frac{A}{a+A} = \frac{-\varphi}{a+A-\varphi}$：




[注]

> [注] 此处各见证本不能完全叠合。J.L. 速记稿第 20 扫描页的总结图在 $\frac{A}{a+A}$ 后还单独写有“$= -\varphi$”，项目所据 Staferla 重绘图则只保留最后的 $\frac{-\varphi}{a+A-\varphi}$。索瓦尔对出版后米勒定本的逐课对读又指出，米勒本不收“就它指明根本值而言”这一短语。就通常黄金比例而言，$\frac{c}{a+A} = \frac{a}{A} = \frac{A}{a+A}$ 会推出 $c = A$；而随后把 $c$ 的位置改写成 $-\varphi$，混合了线段量、比值与阉割记号。译文因此保留当前底本公式，同时标出异文，不把它重写成一条无歧义的现代代数恒等式。

也就是阳具功能作为性关系同其主体实现之联结中根本欠缺的意指关系；它在性行动自身的根本能指中指明这一点：统一性的影子尽管处处受到召唤、却不断逃逸，仍笼罩着伴侣，而那里必然出现一道标记……

这是由于 $-\varphi$ 本身被引入主体功能……也就是某种必须在那里表征一项根本欠缺之物的标记。

这就是阉割作为能指的功能。男人只有通过一种并不直接铭写在性结合中、并且只在同一个外部得到表征的关系，才能进入伴侣功能；你们看见，正是在这个外部勾勒出因此被称作“极项比”的东西。

相对于性结合这项行动，阳具象征的支配地位所保证的关系，同时给出：

- 行动者同承受者之关系的尺度，
- 以及同一个尺度：承受者那里伴侣的思想同真实伴侣之所是的关系。

正是由于能够精确再生产同一种重复，一切属于升华秩序的东西才得以成立……

我宁愿不被迫在这里以所谓“艺术创造”的形式专门唤起它；但既然必须，我就把它引进来……恰恰只要某种东西、某个对象能够前来占据 $-\varphi$ 在性行动本身中占据的位置，升华就能够持续，并提供同性行动所提供的完全同一秩序的 Befriedigung［满足］。你们可以看出：这份满足非常确切地悬系于伴侣内部纯粹而简单的东西并不令人满足这一事实。[注]

> [注]“对象占据 $-\varphi$ 的位置”不是说艺术品替代某个解剖学器官；$-\varphi$ 在这里标记阉割所引入的欠缺。升华对象复现的是这项欠缺在结构中的位置，因而能够给出同一“满足秩序”，而不是把性满足搬运到一个表面更高尚的对象上。

这件事如此真实，以至人们以“生殖器成熟”之名引入理论的那种粗俗说教，只提出了一种什么东西？非常明显，就其文本本身而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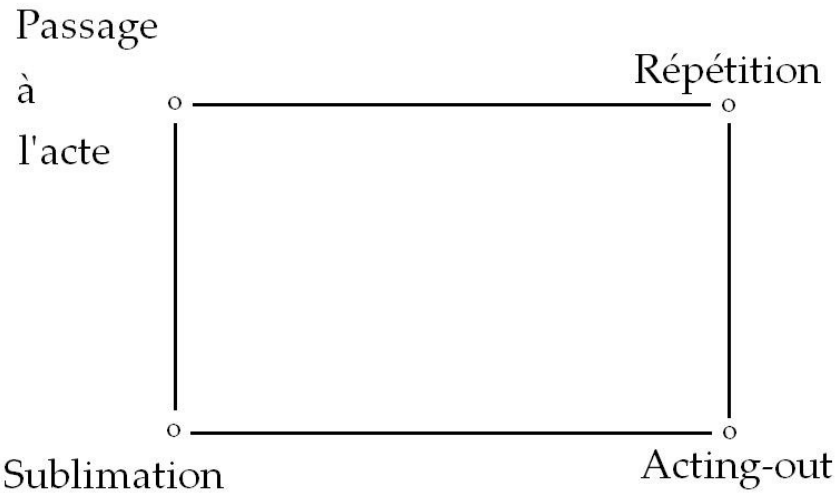
是说在任何试图陈述它的人那里——，它只是一种大杂烩、垃圾场；那里没有任何东西真正指出，什么足以联结以下事实：

- 第一，一次交媾——人们还会加上“成功的”，但这是什么意思？
- 以及那些被称作温柔、承认对象的元素——什么对象？我倒要问你们。

人们已经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对象背后都会浮现大他者；这个大他者就是那个庇护了染色体结合与降生于世之间九个月间隔的对象。既然如此，对象在那里难道真的那么清楚吗？

我很清楚，一切蒙昧主义都会藏身于此，拼命攀附在分析论证周围；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不揭露它的理由。只要这种揭露使我们能够在一套逻辑中更加严格地前进，那么下次你们会看见，这套逻辑如何集中到分析行动本身的层面。

如果这个四边形表象有什么有意思之处：




那就是它还使我们能够确立若干比例：如果付诸行动相对于重复发挥某种功能，那么这个排列至少向我们提示，把升华同行动化分开的也应当是同一项功能。反过来说：升华相对于付诸行动，应当在把重复同行动化分开的东西中具有某项共同之处。

当然，这里存在一道大得多的gαp［裂口］，[注2]而它确实使分析行动……

> [注2] Gαp：空洞、裂缝、间隙、空缺。

正如我们下次将尝试在讲述中把握的那样……成为某种同样值得被定义为行动的东西。

# 第13课 · 1967年3月1日

昨晚，我在某处读到一个奇特标题——也许你们中有些人也已经看见——：“先认识弗洛伊德，再翻译他”。[注1]

> [注1] J. 拉普朗什、J.-B. 蓬塔利斯：《先认识弗洛伊德，再翻译他》，《世界报》第 6884 期，1967 年 3 月 1 日，《书籍世界》副刊第 VIII 页。

不得了！……

正如一位我并不声称与之相像的先生所说；我不像他那样拄着手杖四处走动，尽管偶尔也戴帽子……不得了！[注]

> [注] 此处未点名的“先生”尚无可靠定论。Staferla 底本与 J.L. 速记稿都只录出手杖、帽子和感叹语等线索；ALI 转录曾猜作福楼拜，并把 énorme 拼为福楼拜式的 hénorme，但这只是版本编者的推测，故译文不将人名补入正文。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很清楚，尝试翻译弗洛伊德必定是一条先于任何声称认识他的道路。精神分析家说自己认识精神分析，姑且还说得过去；但在翻译弗洛伊德以前就认识他，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这样一件蠢事：还没读过就认识他。当然，这预设了对翻译概念作出一切必要的扩展。

因为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天真能提出任何近似于“认识弗洛伊德”这项主张的东西。你们是否充分衡量过以下事情意味着什么……

从一种已经抵达自身发展终点的思想视角，看弗洛伊德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你们是否充分衡量过，他竟向我们提出把性结合作为主体满足模型，这意味着什么？

经验——弗洛伊德本人出发的经验——不正非常确切地表明，那里是主体不满足的场所吗？对我们来说，情况改善了吗？……坦率说，在一个由个体就业功能支配的社会语境中……

无论就业按照纯粹维持生存的尺度安排，还是按照生产力的尺度安排……这个语境为一套爱的教养所特有的时间留下了多少余地？

一切难道不都向我们证明，爱的教养恰恰是从我们共同主体性中遭到最彻底排除的现实吗？

当然，并不是这一点决定弗洛伊德把满足功能表述为一项真理；但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觉得，这项表述不会冒他曾向荣格承认的风险：一套稍微深入的心灵理论重新陷入他所谓“神秘学的污泥洪流”的车辙。[注]

> [注] 法语 occultisme 指神秘学、隐秘学说及相关实践，不等于更宽泛的 mysticisme（神秘主义）。“污泥洪流”对应荣格回忆录中弗洛伊德所说的 black tide of mud of occultism；此处是继上一课再次提及。

正因为性……

在几个世纪中，性恰恰曾主持那些如今在我们看来如此疯狂、如此妄想的诺斯替主义事物：贤者同 σοφία［sophia，智慧］的交媾——通过怎样一条道路！……正因为在我们的世纪、在主体统治之下，性绝无可能声称自己是认识的任何模型，他才无疑唱起了这首领路人的歌。

格林童话中那个他喜爱的《花衣魔笛手》极好地形象说明了它：吹笛人把一群听众引在身后；就任何智慧道路而言，完全可以说这群听众代表着人间渣滓。

当然，在我刚才所谓弗洛伊德为我们勾勒的线路中，我们必须从它的终点——重复公式——出发。必须充分衡量古代思想家的 πάντα ῥεῖ［panta rhei，万物流变］同它相隔多远；[注2][注]古代思想家告诉我们：

> [注2] 赫拉克利特，残篇 91：“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 [注] πάντα ῥεῖ（“万物皆流”）是后世用来概括赫拉克利特思想的传统语句，不能毫无保留地当作现存残篇的逐字原文；“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则经普鲁塔克传下，通常编为 DK B91。正文保留拉康在口语中对两者的连用。

- 任何东西都不会再次踏过自身的踪迹，
- 人绝不会在同一条河流中沐浴两次，
- 这意味着思想发生一种深刻撕裂：它只有依靠某种东西才能把握时间；而这东西唯有以不断同缺席决裂为代价，才走向不可规定者。

在这里引入重复功能，又增添了什么？好吧，如果它只是不断重新再转若干圈，当然不会带来多少更加令人满足的东西。快乐原则肯定不会导向任何东西，尤其不会导向重新把握任何对象。

单纯的释放概念，会把已经建立的回路当作模型：从 sensorium［感觉装置］通向另一个定义同样含混、被称作“运动端”的东西。所谓刺激—反应回路能够说明什么？

谁看不出，若停留于此，感觉装置只能引导受刺激的蛙腿在最简单层面上做它实际所做的事情：缩回去……它不会前往世界中抓住任何东西，只会逃离伤害它的东西。

什么保证了由快乐原则在神经装置中定义的恒定性？

就是刺激相等；为了仿照我前几天谈过的等压线或等温线，我要称之为“等刺激”（isostime），或者先截短作 isorespe，再说“等反应”（isoréponse）。[注]

> [注] Isostime、isorespe 和 isoréponse 都是拉康临时造出的词。他仿照 isobare（等压）和 isotherme（等温）的 iso- 构词，又把 stimulation（刺激）截为本不独立成词的 stime，把 réponse（反应）截为 respe；下一句正借“stime 根本不是一个词”继续这场语言游戏。原译把两词次序颠倒，又把 isorespe 误拼成 isorépe；正文据项目法文底本与 J.L. 速记稿共同的 isorespe, l’isoréponse 校正。

很难在等刺激上奠定任何东西，因为等刺激已经根本不再是“刺激”。等反应——对阻力相等的“摸索”——倒可以在世界中定义这条快乐原则会引导有机体沿之前进的等压线。这一切中绝没有任何东西会推动对对象的寻找、把握与构成。有机稳态装置的整套构想完全没有触及对象本身的问题。迄今竟无人指出这项裂隙，实在令人惊讶。

弗洛伊德在这里当然有一项功劳：他指出，只有引入满足维度，对象的寻找才是可以设想的。

在这里，我们再次撞上一个奇特事实：尽管存在如此多的有机满足模型……

从消化充盈开始，还有人们提到的其他一些需要；不过后者属于不同语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图式中，满足被定义成不受主体审级转

化。口腔满足到极限处可以让主体睡着，而这场睡眠当然可以设想为满足的主体记号……然而，若要指出主体满足的真实秩序应当到性行动中寻找，问题就会复杂无数倍，因为性行动恰恰是满足显得最为撕裂的点。

甚至，其他一切满足秩序……

就是我们刚才列举、并确实出现在弗洛伊德论述中的那些满足……只有被置于某种依赖关系中才取得意义……

我向任何人挑战：除非以结构术语表述，否则请把这项依赖定义出来，使它成为可以设想的……我是说，粗略地说，它们在象征上依赖于性满足。

我用这些词向你们提出今天重新拾起的问题：尝试交给你们性行动中所蕴含之重复的能指表述——如果性行动确实像我所说、像语言为我们推进而且我们的经验当然没有否证的那样，是一项行动。

我已经强调，行动本身首先受到其内在重复制约。关于性行动，我要走得更远；至少，我认为必须走得更远，才能把握它的范围。按照弗洛伊德的指示，它所蕴含的重复带有一种尺度与和谐元素；这无疑是弗洛伊德赋予它的引导功能所唤起的东西，但我们仍须加以精确说明。

因为，如果所有分析公式都推出了某种东西，那就是：这种和谐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被设想成互补秩序，也就是雄性与雌性的结合；民众用钥匙与锁相合的模式，或者任何以通常交合符号［♂、♀］呈现的方式，把它想象得如此简单。

一切都向我们表明……

我在这里仅须提到那个围绕阳具与阉割旋转的第三元素之根本功能……一切都表明，性行动所蕴含的尺度与比例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直说就是更加复杂。上次结束以前，因为问题涉及和谐，我已经援引所谓非调和比，开始表述这一点：在一条简单线段上，一段线段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分割：

- 一种通过内部点：$a$ 与 $b$ 之间的 $c$ 点给出某个比，例如 1/2；
- 另一种通过外部的 $d$ 点；这个 $d$ 点同 $a$、$b$ 两点——也就是原线段——之间规定的线段，可以实现同一个比，例如 1/2。

这已经显得更适合保证我们全部经验所涉及的东西：一个词项同另一个词项的关系；后一个词项向我们呈现为统一性的场所——我是说伴侣统一性。

正是相对于伴侣的观念，主体必须把自身置于某种比例中——我是说这个观念实际存在于主体语域的地方；而主体通过引入一种外在于自身同伴侣观念之对抗的中介，才能确立这项比例。

这只是一项初步近似，是一个简单图式，使我们能够指明必须保证的东西：这个第三元素的功能。在性关系的所谓主体场域中，我们看见它处处出现；无论是上次已经指出的、在主体上显得最遥远之物，也就是始终可能出现的有机产物，不论它是否被视为可欲的。

还是那个乍看如此不同、如此对立，却又立即被分析经验同它联结起来的元素：阳具的要求。在我们的经验中，阳具要求仿佛如此内在于以主体方式亲历的性关系。

“儿童—阳具”等值难道不是某种东西吗？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在必须发现的某种共时性中指明它的切题性；而共时性当然不表示同时发生。

更进一步，这个第三元素同我们指为大他者自身的分裂——$S(\mathcal{A})$——难道没有某种关系吗？[注]

> [注] 项目底本的纯文本在此显示为 S(A)，但语句明说“大他者自身的分裂”，所指是拉康固定写作 $S(\mathcal{A})$ 的记号；横杠应是在扫描或转录中丢失，译文据记号与上下文恢复。

为了把你们引上这条道路，我今天带来一种关系；它的结构同上次讲述结束时指出的简单调和进路完全不同。

也就是构成真正“中项与极项之比”的东西：它不仅是一个线段同另一个线段之间可以得到双重定义——从结合内部或外部——的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就设定较小量同较大量之比（$a/1$），等于较大量同两者之和的比：

$$\frac{a}{1} = \frac{1}{1+a}$$

非调和比具有不确定性和完全自由；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对建立一套结构毫无作用，因为我要提醒你们，去年我们已经把非调和比作为一切

所谓射影结构的基础加以讨论。现在暂且放下它，集中于“中项与极项之比”；后者不是一个任意比……[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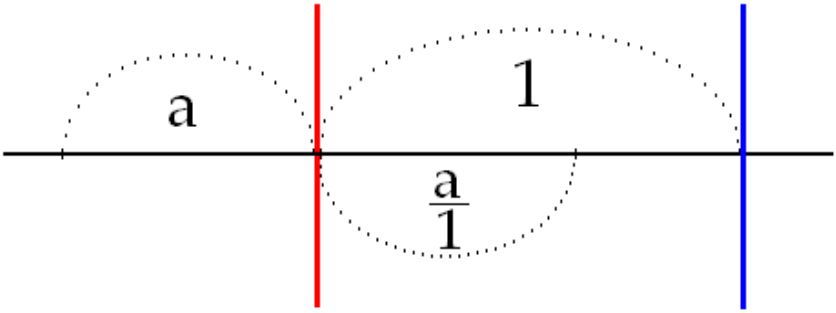
> [注] Rapport anharmonique（历史上也称“非调和比”）是射影几何中四点或四直线的交比（cross-ratio），不是日常语义上“不和谐的比率”。此处将它的可变性同随后唯一确定的“中项与极项之比”对照。

我再说一遍，即使非调和比可能对射影不变量的显现具有如此重大的引导作用……中项与极项之比仍是一个完全确定且唯一的比；我是说，从数值上而言。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图，使刚才的陈述获得支撑。

这里右侧是相关线段：第一段我称作小 a；如果赋予它的对应线段——你们在这里看见，从这个点［红线］到那个点［蓝线］……——一个条件，我们只须依靠小 a 这一个元素，就能建构这套尺度或比例关系的全部内容。

我不想用字母为这些点命名，以免造成混淆，也免得它们的读音让你们转不过耳朵……我指出，从这里［红线］到这里［蓝线］的值为 1。



只要赋予这条线段数值 1，我们就可以在所谓“中项与极项之比”的关系中，纯粹而简单地给它 $a/1$ 这个值。眼下，这意味着我们设定 $a/1$ 还等于、等同于 $1/(1+a)$。

$$\frac{a}{1} = \frac{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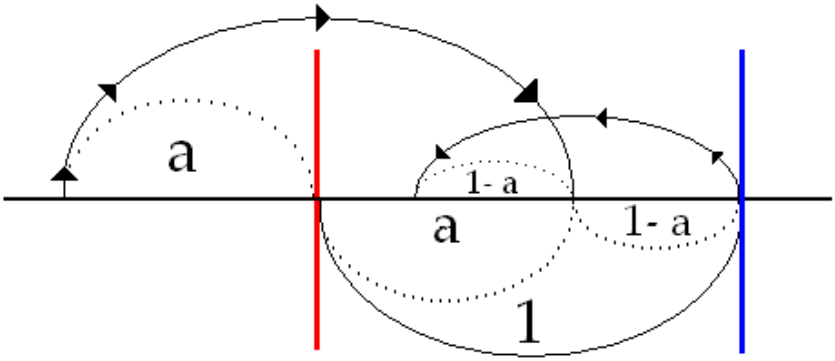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完全固定的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数学性质；我今天既没有时间，也无意向你们展开。只须知道，它在希腊数学中的出现，同为可公度与不可公度之所是建立秩序的决定性一步相重合。事实上，这个比是不可公度的。

人们尝试定义：两个彼此不可公度的度量单位形成的分级序列，它们所给出的各个点如何彼此覆盖；最难想象的是，既然它们不可公度，又如何彼此交织。

可公度的特征就在于：两种度量总能在某一点重新以同一步幅一起落下。

两个可公度的值最终总会分别经过某个不同倍数，构成同一个量；两个不可公度的值则永远不会。

但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沿着这项探究，人们定义了一套进路：把较小量折入较大量的场域，然后追问从度量角度看余数会怎样。对于这里明显等于 $1-a$ 的余数，我们以同一种方式处理：把它折入较大量内部。




这样无限继续；我的意思是，这个过程永远不可能结束。一个如此简单的关系却不可公度，恰恰就在于此。在所有不可公度数中，这一个……

可以说，在可公度数之有理数所定义的间隔中……始终留下最大的间距。这只是一个我无法在此继续评说的提示。[注]

> [注] 拉康的“留下最大间距”可以用连分数理解：此处的 $a = (\sqrt{5}-1)/2$ 具有无穷连分数 $[0;1,1,1,\ldots]$，其收敛分数由斐波那契数给出；它因而是最难被有理数逼近的无理数的典型。这是对这句口语提示的数学展开，不是把“间距”解作普通线段长度。

无论如何，你们看见，它始终属于不可公度的秩序，却又由某种极其特殊的重音与关系纯度得到明确规定。令我非常遗憾的是……

因为我想，一切神秘学的肠子都会为此颤抖……出于诚实，我不得不告诉你们，这个“小 a”之比就是所谓黄金数。[注]

> [注] 依上文 $a = 1/(1+a)$，这里的 $a = (\sqrt{5}-1)/2 \approx 0.618$，是现今常记为 $\Phi = (1+\sqrt{5})/2 \approx 1.618$ 的黄金比之倒数；两者在不同传统中都可被称作“黄

> 金数”。Occultisme（神秘学）与随后的大教堂、丢勒、炼金坩埚构成一段讽刺：拉康先界定严格数学性质，再嘲弄围绕黄金比的审美神秘化。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接下来，在你们文化修养的深处，尤其在美学方面，你们想唤起的任何东西当然都会开始震动：大教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炼金坩埚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折腾！

不过，我希望……

我以严肃方式引入了这件事严格的数学性质，尤其指出它的难题根本不会给人一种容易设想之尺度的印象……我希望这已经让你们感受到，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小 a 的若干显著性质。我已经用黑色把它们写在左侧。

你们可以看见，$1+a$ 等于 $a$ 的倒数，即 $1/a$ 这一事实……

$$1 + a = \frac{1}{a}$$

……已经由这个比的定义所给出的前提充分保证，因为“小同大之比，等于大同总和之比”这个概念已经给出上述公式，而它同下面这个根本公式相同：

$$\mathrm{a} = \frac{1}{1 + \mathrm{a}}$$

从这里出发，很容易看出其他等式；它们那种可以暂且搁置的性质……

说实话，眼下对我们并不太重要……由我用红色写出后续等式这一事实标明。唯一需要标出的要点是：

- 这里的一减“小 a”可以等于 $a^2$：$1 - a = a^2$；这很容易证明，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 另一方面，可以多么容易地推导出 $2 + a$ 表示以下关系：
  $2 + a = 1/a + 1$，

- 也就是不把线段折回自身内部，反而向外展开时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向外展开时得到的是 $\frac{1+a}{2+a}$……

它对应于刚才那个比式中的外部线段：它表示旧总长 $1 + a$ 同向外扩展后的新总长 $2 + a$ 之比。这个比值同我们的初始值相同，也就是“小 a”，也就是 $1/(1 + a)$：$\frac{1+a}{2+a} = a = \frac{1}{1+a}$。[注]

> [注] 项目所据 Staferla 底本与 J.L. 打字速记稿在此都录作 $1/(2 + a) = a = 1/(1 + a)$，但这在 $a = (\sqrt{5} - 1)/2$ 时不成立：$1/(2 + a) = a^2$。Recherche Lacan 的校订转录恢复为 $(1 + a)/(2 + a) = 1/(1 + a)$，且与拉康所说“旧总长同新总长之比”及直接代

> 数验算一致，故正文据此校正，并保留底本异文。这里的 rapport anharmonique 亦有疑问：本节主题实为中项与极项之比，故译文不在正文重复这一可能的口误。

以上就是“中项与极项之比”的性质；它们将使我们能够理解生殖器满足所涉及的某种东西。我已经告诉你们，“小 a”是这项生殖器关系的任意一个词项。

我说“任意一个词项”，不论它属于哪种性别。在性关系中，女孩和男孩……

分析把性关系的主体经验定义成俄狄浦斯式经验……女孩与男孩首先都作为儿童进入其中。

换言之，作为从一开始便代表产物的东西……

我并非随意选用这个词；以后还要重新讨论……它使我们能够把如今以生产之名到处——你们知道，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流通的东西，同所谓创造区分开来。

主体本身同生产之所是的关系——一种仍有待定义的关系——正是摆在思想面前最迫近、最现实的问题。无论在怎样的主体辩证法中，只要看不见主体本身如何能够被当作产物，向我们提出的一切便毫无价值。

这并不意味着从这条根源出发保证生产之所是非常容易。

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有什么会使不抱成见的头脑惊讶，那就是精神分析对这个微妙问题保持的惊人沉默——面对所有“如何”（comment）都只说 No comment。这个问题毕竟在我们的新闻、政

治、家庭、日常乃至商业生活中到处“小跑”，它叫作 birth control［节育 / 生育控制］。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分析家说出自己对此有何看法！一套声称能对性满足说点什么的理论竟会如此，着实奇怪！[注]

> [注] 法语 comment 是“怎样 / 如何”，拉康立即接上英语惯用语 No comment（无可奉告），把“沉默”变成跨语言双关。Courotte 是从 courir（跑）戏造出的诨谐小称，既说节育问题在各种社会领域中流转，也故意使语气变得滑稽；“小跑”只能近似保留这一层。

这一侧必定也有某种东西同所谓“圣言（Verbe）的宗教”具有最紧密——而且我必须说并不方便——的关系。教会中与保罗世代相对应的时期，曾对从律法中解放抱有惊人希望；此后，许多教义陈述似乎发生了转折。以什么名义？当然是生产，是灵魂的生产！人们曾以“灵魂生产”之名宣布，人类很快就会过渡到至福；但在我看来，这件事遭遇了某种延期。[注]

> [注] 此处 Verbe 首字母大写，指基督教语境中的“圣言 / 道”（Logos）；Loi 则是保罗书信中的“律法”，不是泛称的规则。Génération paulinienne 表层是“保罗世代 / 时期”，但 génération 同时可指生成、生育，于是预先牵出下文的“灵魂生产”。中文正文只能保留“世代”，双义在此补出。

不要以为问题只限于宗教领域。另一项有关人类解放的宣告出现以后，从废除人剥削人的某种观念出发，无产者的生产似乎也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就这种生产而言，人们似乎也没有在所生产之物的问题上取得更加清楚的尺度。

- 正如基督教领域以“灵魂生产”之名继续让一些存在者出现在世界上；至少可以说，他们身上充分混合着贫血的品质……

- 同样，以无产者生产之名诞生的，似乎也只是某种当然值得尊重、却具有自身限度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干部的生产。

因此，生产以及主体作为产物的地位问题，在某种作为大他者第一次呈现的东西——也就是母亲——的层面上向我们呈现出来。

这位母亲在场所具有的统一功能之价值，人们十分清楚；清楚到了整套分析理论与实践都简直向它倾倒，并彻底屈服于它的迷人价值。其原理从一开始便……

你们曾在去年结束时的一场讨论中听见有人在这里捍卫它……整个分析情境都被设想成一种理想生产；我是说，它建立在这项“融合性统一”或“统一性融合”——随你们怎样说［笑声］——的理想上。据说，这项融合把儿童与母亲联结了九个月，正如我上次提醒的那样。当然……[注]

> [注] Fusion unitive / unification fondante 把“融合”与“统一”交叉换位，是拉康对分析理论套语的调侃。Fondante 既可听成“融化的”，又接近“奠基的”；中文用两组词序对称的表达保留交叉，但无法同时复制这一语音双关。

一位女性——听不清，很听不清……拉康：很听不清我的声音……很抱歉，今天一切设备都运作得很差，但非常感谢您告诉我。我会尽量大声一点。谢谢。

同一位女性——麦克风！

拉康：今天它完全不工作。

……把儿童与母亲联结起来。因此，我们的理论努力恰恰不是要把这项儿童—母亲的联合——无论如何定性，无论把它当作原初自恋的功能，还是仅仅当作挫折与满足的优选场所——置于中心；问题不是抛弃这套语域，而是把它放回恰当位置。

正因为在某处——我是说在性对峙层面——存在着伴侣统一性的第一次肯定，宗教陈述才把它表述成"一个肉身"。何等可笑！谁能断言，在所谓生殖器拥抱中，男人与女人以任何方式成为一个肉身？除非宗教陈述在这里诉诸分析探究放进性结合中的东西，也就是由母性一极所表征的东西。[注]

> [注] Une seule chair（"一个肉身 / 成为一体"）是《创世记》2:24 的圣经固定表达，并在《马太福音》19:5 与《以弗所书》5:31 中重述。译作普通的"一体"会隐去拉康正在嘲弄的宗教原句，故正文保留"肉身"。

我再说一遍，这个母性一极在俄狄浦斯神话中看似同女性伴侣重合，仿佛纯粹而简单地把伴侣交给小男孩；但它实际上同男性—女性的对立毫无关系。

女孩和男孩都必须面对母性统一的这个场所；当他们接近性结合之所是时，它向他们表征的正是所面对的东西。男孩和女孩作为产物、作为小(a)的所是，都必须同由儿童—母亲联合观念确立的统一性相对峙；$-\varphi$ 正是在这场对峙中涌现，并带来第三元素。它同时发挥欠缺记号的功能，或者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用"小小差异"这个诙谐词；这个小小差异在关乎主体的性结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当然，普通幽默——或者常识，随你们怎样说——把这个小小差异理解成俗话所谓：“一些人有一个”，“另一些人没有”。实际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因为你们知道，对女人来说，没有它同样在爱中发挥一种根本的中介与构成作用，正如拥有它对男人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注]

> [注] 原文说 les uns en ont une（一些人有“一个”），用阴性不定代词 une 却故意省略它所代替的名词；它可顺着上文回指 différence（差异，阴性），也模仿俗语中对性器官的隐语。阳具（phallus）在法语中却是阳性名词；这正是拉康紧接着否定纯解剖式读法的理由，不应擅自把省略词补成“阳具”。

更进一步，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她实际缺少它，似乎还给了她若干优势。

这就是我现在要尝试向你们表述的东西。

事实上——事实上！——我们看见什么？正如刚才所说，这项关系的“极项比”——换言之，在外部再生产它的东西——将在这里以“一”的形式为我们所用；在由小(a)定义为性关系的关系外部，这个“一”给出并再生产恰当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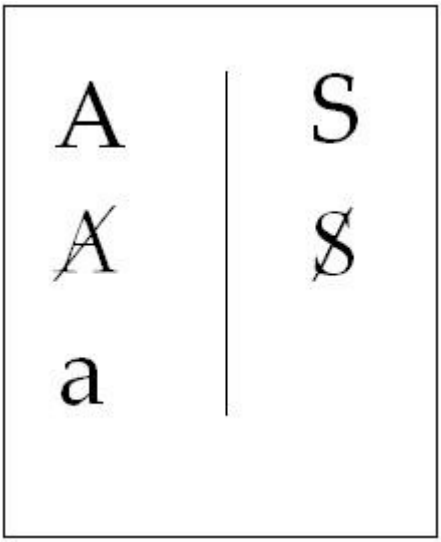
为了使伴侣中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把自己设定成一个平等的“一”……

换言之，为了确立伴侣的二元组……我们在这样铭写的关系中，在“中项与极项之比”的尺度里拥有一个支撑：右侧写出的第二个“一”。只要第三项小(a)得到维持，它便相对于整体重新给出比例。

这当然正是以下事实所在：我们可以说，在性关系中，主体只要能够使自己等同于大他者，或把重复——1 的重复——引入大他者本身，实际上就会再生产初始关系；这项关系始终维持着这里由小(a)本身表述

的第三元素。换言之，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同一套进程；过去我曾把它写成一道除法线，作为主体同大写 A 之关系的一部分。

在这种除法模式中，被划杠的 A，即 $\not{A}$ 得到给出；相对于这个大写 A，一个被划杠的 S，即 $\not{S}$ 前来确立；余数则由小(a)给出，它是其中不可还原的元素。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开始能够设想：阴茎这样一个可以说如此局部、表面上纯属功能性的器官，怎么会在这里发挥一种作用，使我们得以隐约看见性关系中满足的真正性质。

在性关系中的某处，确实有某种东西可以说能够象征这份余数的消除。作为疲软发生的器官，阴茎使主体能够在某处产生一种当然具有欺骗性、但并不因此较少令人满足的幻觉：余数不存在；至少，只存在一份完全消逝的余数。

说实话，这本来只属于喜剧秩序，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它同时为所谓享乐设下界限——假如享乐就是性满足问题的中心。

关于驱力紧张的释放，整套以幻想支撑其观念的图式，实际上都由这样一套图式支撑：疲软功能为享乐强加了一道界限。

如果问题纯粹而简单地只在于享乐，这无疑是人们能够为满足设想的最令人失望的一面。不过每个人都知道，性关系中若有什么在场，那就是大他者享乐的理想；这也构成性关系的主体独创性。

因为有一个事实：如果把我们限制在有机功能上，没有什么比两种享乐的交会更不可靠。经验向我们揭示的如果真有什么，就是男性享乐与女性享乐的根本异质性。

正因如此，才有如此多的好心人或多或少审慎地忙着核实自己的享乐同伴侣的享乐是否严格同步。这会造成多少失败、诱饵与欺骗，我今天当然不会在这里逐一铺陈。

不过，问题也完全不同于这项小小的爱欲杂技。如果某种东西……

人们对此十分清楚，也知道它在某种精神分析废话中占据过怎样的位置……如果某种东西围绕大他者的享乐奠定自身，那是因为我们今天陈述的结构使赠予的幽灵涌现出来。正因为女人“没有”阳具，她的赠予才相对于“是”阳具取得特权价值；这种赠予叫作爱。正如我定义的，爱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注]

> [注] Don 同时是“礼物”和“赠予”；下文又使 avoir（有）与 être（是）构成结构性对置。因此这里说的不是一份现成物品，也不是对经验中所有女性的属性判断，而是性化结构中“没有 / 是阳具”的两个位置。

在爱的关系中，女人找到一种可以说恰恰属于 causa sui［自身之因］秩序的享乐，因为她以自己所没有之物的形式给予的东西，同时也是她欲望的原因。她成为自己以纯粹想象方式创造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使她成为对象，因为在爱欲幻景中，她可以是阳具，既是又不是。她因为没有而给予的东西——我刚才告诉过你们——成为她欲望的原因。可以说，仅仅因此，女人才以令人满足的方式闭合生殖器结合。[注]

> [注] Causa sui 是拉丁语“自身之因 / 自因”。拉康在此借它标记一个结构回路：主体所赠予的“自己没有之物”，同时又成为欲望的原因。这不是把“女人”形而上学化为实体性的自因，而是对前述“没有 / 是”位置的逻辑推演。

但这当然是在她提供自己没有的对象以后，并不消失在这个对象中的限度内。我的意思是，只有通过男性阉割的中介，这个对象才会消失，并把她留给自身根本享乐的满足。

所以总的来说，她在那里没有失去什么，因为她只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放进去，而且简直是她创造了它。

正因如此，升华总是通过对女人的认同，产生一项创造的表象。

它总是采取某种生成模式；在我于此向你们展示其轮廓以前，这种生成当然晦暗，但它同女性之爱的赠予具有非常严格的联系。女性之爱的赠予创造了这个消逝的对象——甚至还恰恰因为她缺少它，而把它创造成一种“多出来”之物——，也就是全能阳具。由此，在某些人类活动中……[注]

> [注] 这里 et en plus, en tant qu’il lui manque 把 en plus（此外、多出）同 manquer（缺少）的加 / 减方向并置：对象之所以被“多”创造出来，恰恰因为它在这个位

> 置上“少”了。中文用引号显出这一反差；它仍然是结构位置的描述，不应读成对女性本质的判断。

我们以后仍须考察，它们是否属于幻景……才可能出现所谓创造或诗。

因此，如果你们愿意，从一个侧面看，阳具确实就是阴茎；但正是阴茎相对于享乐的不足，定义了生命再生产被交付于其中的主体满足。

事实上，在交合中，主体无法真正占有自己拥抱的身体。主体不知道可能享乐的界限——我是说，他可能从大他者身体本身获得的享乐——，因为这些界限并不确定。

窥视欲与施虐正定义了构成这一彼岸的一切。

阳具失灵总会一再取得主体存在消逝的价值；这就是男性经验的根本，并使这种享乐被比作所谓“一再来临的小死亡”。这项消逝功能……[注]

> [注] La petite mort（“小死亡”）是法语中指性高潮的固定婉语。此处的 retour 不只说一次“回来”，还承接 toujours renouvelée，强调每次疲软都令这场主体消逝重新上演。

它在男性享乐中远为直接，受到直接体验……赋予男人一种特权；纯粹主体性的幻觉正从中产生。

如果存在一个瞬间、一个地方，男人能够看不见第三对象的在场，那恰恰就是这个消逝的时刻：他因为失灵而失去的，不只是他的工具，也是在他同女人那里同样构成伴侣关系之第三元素的东西。从这里出

发，即使在我们这里所谓纯粹主体性地位出现以前，也已经构筑起……

一切认识的幻觉。

无论科学时代以前还是以后，认识主体的想象都是男性的一件伪造品——更确切说，是男性就其分有无能 / 性无能而言的伪造品；男性否认欲望的因果效应围绕其形成的“负某物”，并把这个负项当作零。我们已经说过：把负项当作零，正是主体所特有的；而“专名”在这里正是为了标记踪迹。[注]

> [注] Forgerie 是“伪造品”，同时保留了 forge（锻造）的词根；只译“锻造物”会丢掉虚构、伪造之意。Impuissance 既是无力 / 无能，在性语境中又是性无能。末句则把 le propre du sujet（主体所特有的）同 le nom propre（专名）并置；中文无法完全保留 propre 的重复，故在此标出。

对阉割的排拒标记着思想的妄想；我的意思是，“我”的思想本身进入实在界。这恰恰构成我们第一个四边形中“我不思”的地位，因为只有句法支撑它。[注]

> [注] 原文在此用的是普通名词 rejet（排拒、排除），并未明写弗洛伊德—拉康的德语技术词 Verwerfung（通常译作“拒斥”）。下文“进入实在界”确实使人联想到后者的结构，但译文不把这一回声直接升格为原文已明言的术语。

以上就是在结构层面，弗洛伊德围绕性满足及其同主体地位的关系所指出之物允许我们建构的东西。

今天就停在这里；下次我们要继续推进行动化的功能。

# 第14课 · 1967年3月8日

总的说来，我正在建立一整套方法……

若没有这套方法，在某个场域中，关于界定这些场域者的一切——也就是主体本身的在场——都会一直隐含不显。好吧，我所确立的这套方法，正是要防范主体被牵涉进该场域时从根基上带入的种种谬误与虚假。

只要稍稍退后一步，就会察觉这套方法确实具有这样的普遍性。当然，我出发时并没有如此普遍的目标；我甚至还要说——这是我事后才亲自察觉的事情——也许有一天，人们会用这套方法在事情最为有趣之处重新思考事情，例如在政治层面，为什么不呢？

可以肯定，只要作出充分的变通（amodiations）[注1][注]，我提出的某些图式也能在那里得到运用；甚至也许正是在那里，它们会最为成功，因为在我为之锻造这些图式的场地上，事情并非胜券在握。

> [注1] Amodiation：把地产、农村经营单位等以“租佃”方式出租，承租人定期以实物或金钱支付给付；亦指特许、租让。

> [注] Amodiation 并不是普通意义的“调整”，而是上注所说的租佃 / 特许。拉康把它隐喻地用于图式转用到政治领域时所需的“变通”；中文正文传达了功能，但无法同时保留“租让”这层诨谐。

因为也许正是在那里、在那个属于精神分析家的场地上，某种“一”会穿行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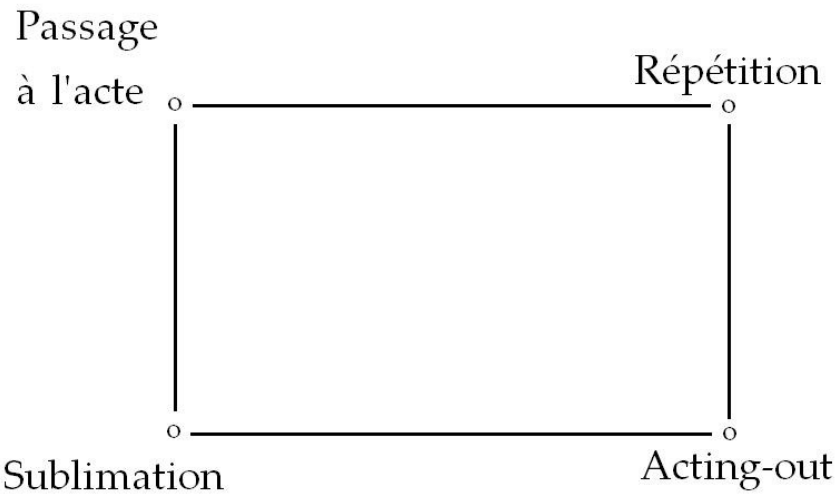
它恰恰是我所谓“主体的谬误”——而且这些谬误并非单义——所显现的那个“一”……它最能够进行抵抗。尽管如此，这些概念终究是在那里锻造出来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这场历险的一切偶然性，也就是这些概念不得不面对的东西本身的方式，亦即：

- 例如已经形成的分析理论，以及它们必须在其中引入的修正；
- 这套分析理论，以及这些概念被引入分析理论时所包含之困难乃至抵抗的辩证法本身——甚至是表面上完全偶然、外在的抵抗——这一切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决定了我收紧这些概念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可以称作精神分析家自身对其本有场域的抵抗，也许恰恰为有待解决的困难提供了最鲜明的见证。我的意思是：这些困难就在他们自身的结构中。

因此，今天我们来到一块更加切身的场地，因为我将要向你们谈论我置于四边形第四个顶点的东西；我们将把这个四边形称作……

我想，今天的听众都参加了此前两次课……我们将把这个四边形称作标示重复时刻的四边形。




我已经说过，作为主体之奠基者的付诸行动与重复相对应。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并着重强调——今天我还会回到这里，因为必须回到这里——在行动的这一地位中，性行动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若不把它界定为一项行动，就绝不可能定位并设想弗洛伊德赋予性欲的功能，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必须随他一起称为满足的东西之结构。主体性的满足，即 Befriedigung，只能从主体本身得到确立的位置来设想。唯有这一观念能够以一种方式运作，从而赋予这项 Befriedigung 以意义。[注]

> [注] 德语 Befriedigung 通常译作“满足”，但其词根 Friede 是“和平”，动词 befriedigen 本含“使平息、使得到满足”的过程性。拉康随即把它同主体被 instituer（确立 / 建制）的位置联结，所以这里不是普通心理上的“感到满意”。

为了给性行动提供结构坐标——离开这些坐标，我们便不可能设想它在这里所涉及的弗洛伊德理论中占据何种位置——我们不得不让数学思想中一种最具典范性的机制运作起来。当然，当我使用这类手段

时，不言而喻，它总会带有某种局部性：任何对数学理论只了解我本人拿来当作工具的部分的人，得到的都只是局部认识。

但对任何知道这套机制在整个数学理论中所占位置的人来说，情形当然可以不同。诚然，我以自己那一份缺乏经验把它抽取出来，但请你们相信：

**我并非不知道自己使用的东西在整个数学理论中有哪些分支，**

**我也并非没有确认：任何想更深入使用它的人，都能在整个理论中、在我为奠定某种结构而选取的那些确切点上，找到使它得到恰当扩展的一切延伸。**

我听说，当有人听见我谈论性行动，并借助黄金数比例提供的三项结构来组织其中的张力时，他从牙缝里挤出这样一句话：“下次我去操时，可别忘了带上我的计算尺！”［笑声］[注]

> [注] Foutre 是直截而粗俗的“操 / 干”，原译的“干那事儿”弱化了笑话的冲撞力。Règle à calcul 是对数计算尺，不是普通直尺。J.L. 速记稿与 Staferla 作 règle à calcul；米勒定本作 règle à calculer，字面更接近“用来计算的尺 / 规则”，但在这里同样指计算尺。

这句话当然具有通常归于诙谐语的全部滑稽意味；不过从说出这句妙语的人是一位精神分析家那一刻起，我还是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看待它。因为说实在的，我非常明确地认为，床上享乐之所以能够成功，

本质上就在于忘记计算尺上可能找到的东西——你们马上会看到，我还要把“i”上的点重新点清。为什么？[注]

> [注] Mi-figue, mi-raisin 字面是“一半无花果、一半葡萄”，惯用义是态度半真半假、褒贬参半；正文译作“半开玩笑半认真”。Remettre les points sur les i 则是“把 i 上的点点清”，意即把话说清楚；正文保留字面形象，以免它变成普通的“说清楚”。

忘掉它实在太容易了……

对此我稍后还会再次强调。归根结底，正是这套机制构成了另一面在主体上被转译为阉割的东西所含有的满足。

……然而很清楚，精神分析家不可能忘记这一点，因为他关注的是另一项行动……

为了今天引入它的名称，我们将称之为精神分析行动……因此，某种诉诸计算尺的做法显然可能是必要的。

当然，为免一切误解，在这个场合使用计算尺，并不是为了从两道小刻线的交会处读出什么——我们还没走到那里！——而是为了它自身承载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恰恰叫作对数。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并非同我所唤起的结构毫无关系的东西。

若参照整套理论，把精神分析行动这样命名，其中有一点引人注目；它将使我们能够提出一项也许有些人已经在我迄今陈述的边缘处察觉到的意见：我一直强调性行动所具有的行动性质。

我们可以就此指出，分析理论中的一切陈述仿佛都旨在抹去……

为了那些以不同方式受苦或不满足、并由我们承担照料的人……抹去性相遇这一事实所具有的行动性质。

整套分析理论都把重音放在性关系的方式上，并且不论有理还是无理地宣称……

至少以种种不同名目——我曾多次允许自己对这些名目提出一些异议……把所谓性关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评定为较为满足或较不满足。

人们可以追问，这是否正是一种回避乃至淹没真正尖锐、严格说来具有切割力的东西的方式……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同属于任何行动的结构一样，具有切割结构……也就是性行动本身。

这道切割并不会自行完成——我们全部经验已经过分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而且严格说来也不会产生一种单纯公平的结果；各种各样的结构异常……

它们在分析理论中其实已经得到充分表述和定位，只是尚未按照真正范围得到设想……都是这道切割的结果。因此很清楚，回避行动本身的凸显，肯定同我所说的理论“气质”、同理论向前推进时采用的那种温和方式相联系；它显然打算不把太多丑闻拖在身后。[注]

> [注] 法文在 tempérament （气质 / 秉性）与 mode tempéré （经调节的 / 温和的方式）之间复踏同一词根：理论的“气质”正体现为它把自己“调温”、削弱丑闻性的前进方式。中文无法同时保留词根回响与口语自然度。

最糟糕的当然是这一点，而且这种审慎似乎并未把它减轻：无论我们多么向往思想自由，性行动——与某些地带中可能作出的断言以及伦理学层面所提出的客观考察相反——好吧，我们必须说……

理论是否承认它、是否加以强调，对我们无关紧要……经验似乎已经过分充分地证明，这并非始于昨日。在许多多少继承了所谓“享乐之人的时代”那些更为复杂经验的尝试中，本世纪初某些自由主义圈子曾提出一些过火公式；它们还有几个样本浮浮沉沉地残存在其他更严肃的场域、也就是革命场域之中。人们在那里仍能看到这样一个公式维持下来：归根结底，性行动不该被看得比喝一杯水更加重要。

例如，在列宁周围的某些地带、团体和部门中，人们曾经这样说。[注]

> [注] 拉康的限定语是“在列宁周围”（dans l’entourage de Lénine），并未把“一杯水理论”归给列宁本人。克拉拉・蔡特金的回忆录记载，列宁提到过青年共产主义者中流行的这种比喻，但明确反对它，认为它既非马克思主义也反社会。因此这里只能理解为某些革命圈子的流行口号，不能当作列宁的主张。

我记得从前读过一本很漂亮的德文小册子，题目叫作 Wege der Liebe［《爱的道路》］——如果我还没记错标题的话……

那毕竟是在战前，是某种非常像平装本的东西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封面上印着科伦泰夫人那张迷人的“小兽脸”[注2][注]——那是第一批人——

如果我没记错，她后来当过驻斯德哥尔摩大使……书里是一些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迷人故事。

> [注2]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Wege der Liebe（《爱的道路》），Drei Erzählungen（《三个故事》），柏林，Malik-Verlag，1925 年。另参见《马克思主义与性革命》，La Découverte，2001 年。

> [注] Museau 本指动物的“吻部 / 嘴脸”，口语中也可戏称人的脸。拉康说 le ravissant museau de Mme Kollontai，语气比普通的“迷人面孔”更亲昵、也更调侃；正文姑且用“小兽脸”保留这层语感。

随着时间过去，社会主义社会又具有你们所知道的那种结构，性行动显然还没有降到可以在快餐吧得到满足的层次。总之，性行动仍然拖带着、而且很久以后还会继续拖带着一种古怪效果；我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是一种不协调、一种亏缺、一种无法顺利解决的东西，它就叫作罪疚。我不相信，我们周围那些高尚心灵写出的一切著作——例如题作《过错的病态宇宙》之类——已经从此把它驱散了！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写的，[注3]我总喜欢引用我喜欢的人。［笑声］

> [注3] A. 埃斯纳尔：《过错的病态宇宙》，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 年。

这一切丝毫没有解决问题，也不表示我们大概无需再长期处理仍然挂在这个宇宙上的东西：围绕性行动结构的那些失手——姑且这样说，但我们恰恰必须考察这些失手的地位，因为它们也许是性行动必不可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失手或未失手。[注]

> [注] 拉康把 ratés （失败、失手之处）与他临时造出的 pas-ratés （未失手之处）对举。Raté还会让人听见分析词汇 acte manqué （失误动作）的回声；这里不是简单地把性行动分成“成功 / 失败”，而是问失手会不会本就构成它的结构。

因此，我认为自己必须再次回到某种以祝祷式说教给出的定义何以不足；虽然只会很简短，却仍须重提。这个定义涉及所谓生殖器阶段以及它的对象应当具备怎样的理想结构。回头看看这类文献并非全无益处。说实话，我无意否认它所召唤的温柔维度确实值得尊重；但它竟被视作某种结构性维度——我认为对此提出异议并非徒劳。

我的意思首先是，它同样也并非绝对……

- 出什么事了？［录音设备的一根电线开始燃烧］

- 什么？

谈到这种著名的“温柔”……［笑声］这里倒值得想一想。温柔有一个面向——也许全部温柔都可以——用一句近似这样的话来标示：“面对无力去爱，我们应当怀有的怜悯。”[注]

> [注] Impuissance d’aimer 既是“无能 / 无力去爱”，impuissance 在当下性行动语境中又不可避免地回响“性无能”。正文保留“无力”，但不把它缩减成生理诊断。

要在驱力本身的层面上组织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为了说明面对行动和性满足时应当表述的东西，也许有必要回忆分析经验强加给精神分析家的那个暧昧性……

他们把这叫作矛盾情感（ambivalence）。这个词已经被用滥到彻底失去意义！……也就是爱的暧昧性。

一项性行动是否就不那么是一项性行动……

是否只是一项不成熟的行动，因而在我们看来必须归入某个尚未完成的主体的场域——一个仍然挂在某种古老阶段之迟滞上的主体……倘若这项性行动干脆是在仇恨中实施的？这种情形似乎并不让分析理论感兴趣。

很奇怪：我从未看见任何地方提出这种情形。

为了引入对这个维度的考察，我在一门很早以前的研讨班中[注4]——总之，那还是研讨班真正是一门研讨班的年代——不得不借助克洛岱尔那部著名戏剧，[注5]更确切地说，是从《人质》开始的三部曲。

> [注4] 1960—1961 年研讨班《移情……》，1961 年 5 月 3 日、5 月 10 日、5 月 17 日、5 月 24 日各次课程，瑟伊出版社，2001 年。

> [注5]　保罗·克洛岱尔三部曲：《人质》《硬面包》《受辱之父》，载《克洛岱尔戏剧集 II》，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6 年；亦见 Folio 第 170 号。

蒂雷吕尔与西涅·德·库方丹之间的爱情，究竟是不是一种不成熟的结合？

令人惊叹的是，我自认为已经充分彰显这部悲剧三部曲的价值和影响；但我也必须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听众领会它的范围。这不足为奇，因为我没有特意把重音放在这个确切问题上；而且从我听见的种种反响来看，一般听众很容易避开这一点。

听众分成两类：

- 一类人追随克洛岱尔进入他设置这部悲剧的宗教回响层面；相对于一种趣味高雅而情感温柔的基督教而言，这部悲剧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反基督教”的作品之一。

- 那些在这种氛围中追随他的人认为，当然，西涅·德·库方丹在这一切中始终完好无损。

但她本人在剧中表述的似乎并不是这样。不过这无关紧要：人们总隔着某些屏障去听。奇怪的是，那些看似不应受到这道屏障妨碍的听众

——也就是没有预先宗教化的听众——仿佛同样不愿听见这里确切涉及的东西。

无论如何，既然我们手边没有其他可用的参照——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在讲台上伸手可及的参照——我仍然保留这个问题：一项在仇恨中完成的性行动，是否因此就不再是一项具有充分范围的性行动？把问题推进到这个层面会通向许多并非没有成果的侧面，但我今天无法进入其中。

我只需在关于“生殖器阶段”的主导理论中标出另一个特征；它似乎同人们使用的那些特征衔接不良。这就是哀悼情感在那里所具有的——如果可以这样说——有限、适度、温和的性质。

生殖器成熟的记号就在于，配偶中实现的那个对象……

毕竟，这是一套力求适应尽可能合乎规范之习俗的公式……对于这个对象，在一个我们称为得体的期限内完成哀悼，才是正常和成熟的记号。

这里首先有某种东西让人想到：依照所谓情感成熟的规范，似乎应该总是另一个人先离世！这让人想起那个维也纳笑话；故事里的人物大概是某个“受过分析的人”，弗洛伊德曾在某处提到过。[注]

> [注] 项目底本、Staferla 与 J.L. 速记稿在 celle之后都留有缺文：celle […] dont Freud fait état。米勒定本第 236 页补作 celle de quelqu’un de psychanalysé（“某个受过分析的人的故事”）；正文据此补足，但故事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确切出处仍未确认。

那位先生——当然是维也纳人，因为这是一个维也纳故事……——对妻子说：“等我们俩有一个死了，我就去巴黎。”［笑声］

很奇怪，我通过这种粗糙的对照方式注意到，理论也从不提及——就“成熟主体”而言——他本人将留在身后的哀悼。

这同样可能成为我们能够非常严肃地考察的一项特征，因为它关系到主体的地位！

这大概不那么能吸引来访者……因此在这一点上：同样一片空白！

还有其他一些意见，但这场小事故［电线燃烧事故］耗去的时间迫使我缩短它们。

我只想说这一点：人们如此强调所谓分析“情境”或“关系”，有关它们的论述又如此繁多；这是否同样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避分析行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

当然，人们会说，分析行动就是解释。但就解释而言，理论仿佛越来越难以表述任何东西——而且是沿着日益衰落的方向。眼下，我们只会记取这项欠缺——这里正好可以说 prendre acte——并且指出……[注]

> [注] Prendre acte de 是“正式记取 / 确认某事”，字面却又可拆成“取得一项 acte（行动 / 行为）”。拉康用这个现成短语，让“我们只能确认理论的欠缺”与正在追问的“分析行动”发生双关。

我必须说，这一点并非不带有某种希望……理论毕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严格的东西，它把分析家的功能联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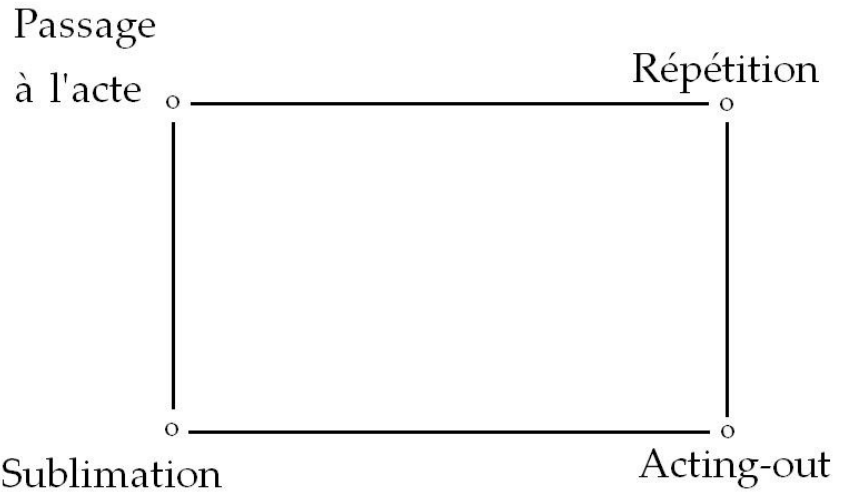
我不是说“分析关系”；我刚才非常明确地把食指指向它，说明它在这个场合具有屏蔽功能……因此，分析功能似乎接近某种属于行动语域的东西。

这并非没有希望，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理由是：如果确实要在这一点上精确规定分析行动……

对我们来说，当然最为切身、最值得规定的是有关四边形左下方的点，也就是涉及无意识和症状的层面……那么我要说，分析行动相当完整地具有压抑的结构，具有某种“在旁边”的位置。

如果容我这样说，恰恰是所谓行动化（acting-out）向我们提供了分析行动之欠缺表征的一个“代表”；今天我要把它引入这个图式。[注]

> [注] 原文紧贴着使用 un représentant de sa représentation déficiente：“代表”（représentant）替那项有所欠缺的“表征”（représentation）补位。这个同根词环扣也使句子听起来接近弗洛伊德关于压抑与“驱力代表”的词汇；不应把它消解成泛指的“一个例子”。




在座所有分析家至少都对这个术语有一个模糊概念。它的轴心与中心由以下一点给出：某些行动……

它们具有一种未必人人都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结构，但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可能在分析中发生，而且不同程度地依赖的并非分析情境或分析关系，而是分析家介入的某个确切时刻。因此，它们依赖的东西必定同我认为完全尚未得到界定的精神分析行动有某种关系。

在这样困难的场域中，我们不能像犀牛闯进瓷器店那样横冲直撞！

我们必须缓慢推进：借助行动化抓住某种东西；经验过分析的人似乎都能注意到它，因此有望形成共识。

大家知道，有一种叫作行动化的东西，而且它同分析家的介入有关。我已经指出《文集》中的页码……

那是在我同让·伊波利特围绕 Verneinung［否定］展开的对话中……我在那里凸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一份极佳而且值得信赖的见证，因为它确实是一份"无辜的"见证——这里正好可以这样说——也就是恩斯特·克里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我心理学与解释》一文中给出的见证；该文载于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第 XX 卷第 1 期，1951 年 1 月，第 15—30 页。

我在自己那篇很容易找到的文章中详尽标出了这一点。我甚至还说过它在书中的页码，[注6]是在最近一次研讨班中说的。[注7]那篇文章就是我同让·伊波利特的对话，接在《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场域》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罗马报告》之后。

> [注6] 《文集》第 393 页，《对让·伊波利特评论的回应》（或第 1 卷第 391 页）；另见《研讨班》第一卷，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 年，第 71—72 页：

> 1954 年 2 月 10 日课程“论弗洛伊德的 Verneinung”。另参见《治疗的方向……》，《文集》第 598 页（或第 2 卷第 75 页）。

> [注7] 参见《焦虑》研讨班，1963 年 1 月 23 日课程。

我在那里凸显了这样一件事所包含的东西：克里斯遵循自我心理学所提倡的方法原则，介入了他所谓的“表层”[注8]场域，也就是我们将称作现实评估场域的东西。

> [注8] 恩斯特·克里斯试图借此案例展示自我心理学特有的解释程序：从“表层”逐步探索到“深处”，并且“不试图通过解释直接而迅速地进入‘本我’”；克里斯，前引文，第 24 页。

这种“现实评估”在分析介入中发挥着作用。无论如何，在分析家的参照术语中，它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理论中一项绝非无足轻重的扭曲，例如就是主张：可以解释所谓移情表现，方法是让主体感觉到，据说构成这些表现之本质的重复，相对于——白纸黑字写下并印刷出来的！——分析情境的这个场域，有多么不适当、错位和不相称；也就是相对于被限定在分析家诊室之内、并且曾被明文写成“如此简单的一种现实”的场域。有人竟对主体说：“您没看出某某事情在这里重复有多么不合时宜吗？我们每周在这个场域里见面三次。”……

仿佛每周见面三次是一种如此简单的现实！……这种说法肯定很值得我们深思：应当怎样界定分析中的现实？

无论如何，克里斯先生采取的无疑也是类似视角。他面对一个给自己贴上剽窃者标签、指控自己剽窃的人；克里斯找到一份材料，在他本人——克里斯——看来，这份材料清楚证明主体实际上并不是剽窃

者。于是他认为，自己作为一项“表层”介入，应当明确告诉主体：他克里斯本人向主体保证，主体并不是剽窃者；因为克里斯亲自去寻找并找到了主体以为能在其中找到证据的那卷书，而克里斯在书中没有看到任何特别原创、可供主体——他的病人——取用的东西。

请你们参看我的文章，也参看克里斯的文章；如果你们能够找到，还请参看梅利塔·施米德贝格的文章，因为她曾在这个主体第一阶段或第一轮分析中接手过他。[注]

> [注] 拉康所指是 Melitta Schmideberg 1934 年的德文论文《知识性抑制与进食障碍》（“Intellektuelle Hemmung und Ess-Störung”）；其英译“Intellectual Inhibition and Disturbances in Eating”刊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第 19 卷（1938）。

你们将看见，对于一个根本什么都没有说清的案例，经过这种中介途径来处理包含何等极端的越界：关键绝不在于主体实际上是否剽窃，而在于他的整个欲望就是剽窃；理由很简单：在他看来，除非从别人那里借来，否则他不可能表述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

这才是本质性的动力。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坚决地把它图式化，是因为动力就在这里。

无论如何，在这次介入[注9][注]之后，正是克里斯本人告诉我们：主体沉默了一小会儿——克里斯把这理解为他受到了冲击——随后只陈述了这样一个小事实：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当他从克里斯那里出来，都会去吃上一小盘新鲜脑髓。［笑声］

> [注9] 参见《治疗的方向……》，《文集》第 600 页（或第 2 卷第 77 页）。

> [注] 此段保留拉康的案例转述，但 Kris 1951 年原文有数处重要差异：旧论文是病人自己在图书馆发现的；Kris 记述的是对文本与病人关系的长时间细察，并非

> 简单宣告“你不是剽窃者”；“新鲜脑髓”的话出现在一串关于“取用 / 吞食”别人思想的解释之后。病人原话是，他中午离开分析后会走过餐馆街并看橱窗菜单，“通常”能看到他偏爱的新鲜脑髓，而不是每次都去吃。这些是 Kris 原始记录与拉康论证性复述的差别，不用来私自改写拉康的话。

这是什么？我无需再说，因为早在我教学一开始，我就已经强调这是一场行动化。它何以如此……当时还不能像我现在这样把它完全表述出来……无非在于：口腔的小对象(a)以某种方式在那里得到呈现，由病人放到盘子里端了上来——这里正好可以这么说——而且同这次介入发生关联。

然后呢？然后呢？当然，这件事现在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

尽管它当然始终对所有分析家都有长久的意义……仅仅因为它能让我们在结构中稍微向前推进。

那么，人们把它称作 acting-out。我们要怎样处理这个术语？

首先，我想我们不会停下来纠缠这一点：落入使用所谓“法英混合语”的毛病。

就我而言，我必须说——无论我多么喜爱法语——使用“法英混合语”丝毫不会让我不适。

我实在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语言用法接纳那些偶尔采用、却不属于法语的词？我对此完全无所谓！何况我无论怎样都找不到它的译法，而它在英语中又是一个贴切得非同寻常的术语。

我顺便指出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它以某种方式证实了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那些作者……

时间紧迫，我不会向你们讲述引入这个词的作者史……如果那些作者采用英语的“acting-out”、采用英语术语 acting-out，那么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想说什么；我会向你们提出证明。

我并不是借助自己原以为能在一部优秀而基础的语文学词典中找到的东西来证明；我家里当然有这套十三卷本的 New English Oxford Dictionary，但其中没有 act out 的踪影。我只需翻开《韦氏词典》……

它同样是一件出色的工具——尽管只有一卷——而且在美国出版……就能找到 to act out 的如下定义；但愿我能找出来……找到了！：to……

请原谅我的……我的英语……我的发音，我那不太够用的英语“拼字”……to represent［表现］，括号里写着：as a play, story and so on, in action［把一出戏、一个故事等等表现为行动］——因此就是：像舞台剧那样表现，把故事变成行动；as opposed to reading［与阅读相对］。例如：to act out a scene one has read［把读过的一个场景行动出来］。所以，正因为是 act out——我不说“扮演”，因为这里是 act out，不是 to play［扮演］——也就是把一个读过的场景行动出来。因此，这里有两个时刻。[注]

> [注] Spelling 是“拼字”而非“拼读”。项目底本、Staferla 与 J.L. 速记稿都把例句末词录为不合语法的 readed；其他英文转写本作 read，也同英语动词 read 的过去分词形式一致。正文据此校正，不将速记误录当作拉康有意造词。

你们读过某个东西：你们读拉辛，但当然读得很糟——我是说，你们朗读得惨不忍睹——在场有人想让你们看见它究竟是什么：于是他把它演出来。这就是 to act out。

我想，在英语文献中选择这个术语来指称行动化的人，很清楚自己想说什么。无论如何，它完全吻合。我把某个东西 act out 出来，因为它被人读给我、翻译给我、向我表述、向我意指得不充分，或说到了“旁边”。

我还要补充：如果你们真碰上了我刚才描绘的那种遭遇，也就是有人想让拉辛在你们面前得到更好的呈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结果很可能和你们原来的读法一样糟。

无论如何，它一开始就已经带有某种失衡：由这种序列引入的行动化中，已经有某种在旁边、甚至遭到缓冲的东西。今天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打算围绕这项意见逐步接近它。

要谈论幻想的逻辑，至少必须对精神分析行动位于何处有一点概念。这将迫使我们稍稍回头。我们确实可以指出——这不言自明，但说出来就更加清楚——精神分析行动并不是一项性行动。

甚至完全不可能让二者相互干涉。两者恰好相反。但说“相反”，并不意味着矛盾，因为我们正在做逻辑！为了让你们体会这一点，我只需提到“分析卧榻”。

它毕竟不是无缘无故摆在那里的！在拓扑秩序中，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但这确实是个问题——神话很少提到它，然而“床”确实同性行动有关。

床并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谈到的东西；我提醒你们，他借床指明φύσις［phusis，自然］与τέχνη［technè，技艺］之间的差别。他把一张木床呈现在我们面前，仿佛它随时可能重新长出嫩芽！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仔细找过，却找不到把床看作……我也说不准……在我自己的语言中——它离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并不很远——我会称作大他者的场所的任何踪影！

当问题涉及自然秩序时，他本人也对 τόπος［topos，场所］有某种感觉。非常奇怪，他谈过……

如果我没记错，是在《形而上学》“艾塔卷”中，[注10][注]不过我不敢向你们保证……他如此真切地谈过这张床，却从未把它视作性行动的τόπος［topos，场所］。

> [注10] 底本原注指向《形而上学》第七卷第 5 章，与拉康口头所说的“艾塔卷”（第八卷）也不一致。

> [注] 拉康已当场声明他不保证记忆无误。木床若萌芽，长出的只会是木材而不是床的例子，实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 1 章（193a12－17，并见193b8－9），不在《形而上学》。正文保留拉康的现场误记，在注中校明实际出处。

人们会说“第一张床所生的孩子”，也就是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这里毕竟也应当从字面去理解。词语不会无缘无故被说出，也不会无缘无故彼此结合。在某些条件下，进入床的区域这一事实，也许能够把

一项行动规定为同性行动具有某种关系，正如贵妇才女们“举行床边会谈”（faire les ruelles）那样。[注11][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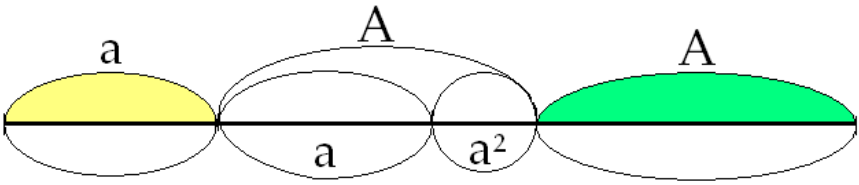
> [注11] Ruelle：在十七、十八世纪，指紧邻床铺的凹室，亦指某些上流女士的卧室；她们在那里举行文学与社交沙龙。

> [注] Ruelle 字面是“小巷”，在此则指床侧窄空间及由此引申的卧室沙龙。J.L. 速记稿、Staferla 与项目底本作 faire les ruelles des Précieuses，可理解为“走访 / 举行贵妇才女们的床边沙龙”，正文从此。米勒定本第 242 页则作 confer les ruelles des Précieuses，意为“参见 / 比较贵妇才女们的 ruelles”。两种读法都指向床侧空间的社交功能，但动词是明确异文。

因此，“分析卧榻”意味着某种东西：一个并非同性行动毫无关系的区域；准确说来，这是一种相反关系，也就是性行动绝不可能在那里发生。尽管如此，它仍是一张床，而且由此以一个空场域或人们在别处所谓空集的形式引入了性。

那么，如果你们参照我的那个结构小图式——因为我们已经把性的大他者放在这里——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分析行动无论如何都压根没什么可“干”的。[注]

> [注] N’a rien à foutre 是粗俗口语，意为“压根不该在这里 / 在这里无事可干”。其 foutre 与本课前文“下次去操时带上计算尺”是同一个粗俗动词；这里在性的大他者之场所内再次回响，中文用引号保留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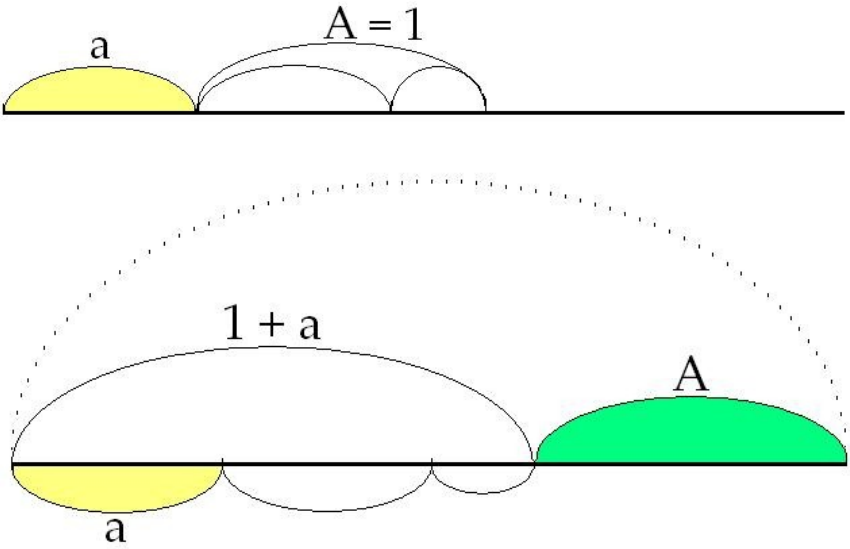
分析行动止于这里、止于右边这个大写 A；还涉及小(a)以及二者的关系……我说的是大他者（大写 A）。说到底，我偶尔也很想省掉这些沉重说法。不过，对于那些耳朵不灵、以前从未听过我的人，这里确实涉及大他者的场域；它与其说是自身加倍，不如说是一分为二，以至于在它内部恰恰又涉及一个大他者，作为性行动的场域。

既然这里这个大他者仿佛必不可少，而它又是大他者的场域——也就是异化的场域——那么，正是这个大他者场域把大写 A 的大他者引给我们；它同时还是大他者的场域，真理在其中向我们呈现，却以破裂、支离、碎片化的方式呈现，而这种方式严格说来把真理构成为对知识的侵入。

在我们甚至敢于提出“精神分析家在哪里？”这个问题以前，必须先回顾这里由小(a)线段标示的东西具有什么地位。我想你们已经感觉到：很清楚，这里的这个 a［黄色］同那里的大写 A［绿色］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相对于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们甚至具有同一种功能。

小(a)……

它是一种闭合形式，是分析经验从一开始就给出的形式；主体以这种形式呈现，既是自身历史的产物，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是这段历史的废余。我用对象(a)这个名称来指称这种形式……它同“性的大他者”之 A 的关系，等同于真理的这个 A——即某种以症状之名在主体中跋行、犯错的东西侵入其中的场域——所具有的关系；这个小(a)场域同什么具有同样关系？同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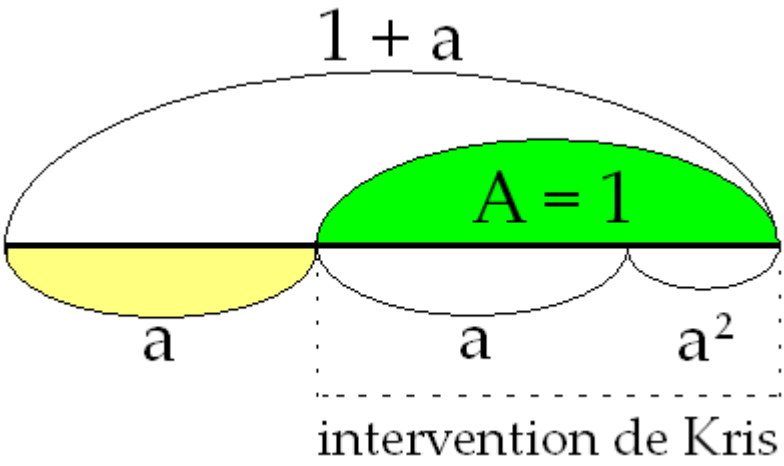



在这个场域中实施的任何切割……都不表示进行切割的分析家应当等同于大他者的这个场域……

尽管人们显然多少会受到诱惑而这样做；例如把分析家同父亲作粗陋类比，因为也可能正是在这里运作着一种尺度，它注定要规定整体的一切关系，尤其是小(a)同性的大写 A 场域之间的关系。我请求你们不要匆忙奔向这种草率公式，何况它们是错误的……但这不妨碍真实介入之大写 A 场域同主体如今呈现小(a)的方式之间存在最紧密的关系；哪怕……

正如你们刚才在取自恩斯特·克里斯的例子中表面看见的那样……主体只是以抗议一场提前发生的切割的方式呈现它。

只有一件麻烦事：克里斯的介入恰恰并没有落在这里，它落在这个场域中：




因为在分析中——我说的是在分析中——这个场域尤其是一个去性化的场域。我的意思是，在主体经济中，其他场域彼此之间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关系与回响，取决于性行动本有场域的去性化。

## 正因为如此，以下问题很值得……

在我继续推进以前先停留一下；我要到复活节假期以后才会继续，因为下一次课程将是此前的最后一次，我会把它留给一位请求就我至少从一月初以来围绕这套拓扑所提出的内容发言的人；这套拓扑既包括异化的四个词项，也包括重复的四个词项……在这些条件下，很值得停留于这个场域究竟是什么，因为在分析中，性行动的位置正是被保留在那里。

我要回到性行动之满足的基础，因为它同时也是赋予升华以地位的东西。

我回到这里，是为了今年不必再把我在这一点上引入的内容推进得更远。

性行动的满足究竟是什么？从分析经验中，我们知道它归属于以下一点：欠缺并不处在一个伴侣同另一个伴侣之间，而是处在任意一个伴侣同作为“一”的伴侣对观念之间：

- 这种欠缺可以由我们以不同方式界定：存在之欠缺，或者大他者之享乐的欠缺；

- 这种欠缺，也就是作为产物的主体在进入性行动场域时同自身并不重合；因为在那个时刻，主体无非就是一项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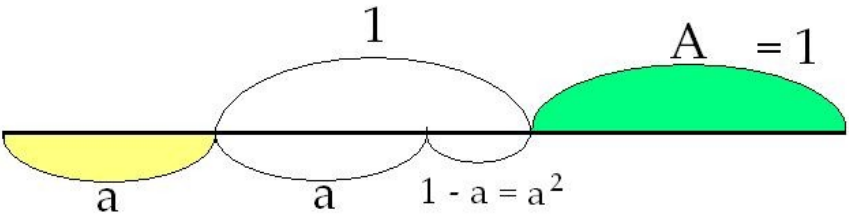
主体既不需要存在，也不需要思考，更不需要拿着计算尺……他进入这个场域，并相信自己足以承担自己必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论他处在男人位置还是女人位置，都是如此。在两种情形中，阳具欠缺——一种情形称为阉割，另一种情形称为 Penisneid［阴茎嫉羡］——都是象征本质性欠缺的东西。这里涉及的就是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阴茎恰好象征这项欠缺？恰恰因为它……

以疲软的形式把这项缺陷、这项享乐之欠缺物质化……它把一种源自——或者更确切地说，仿佛源自——快乐法则的欠缺物质化。

事实上，正因为快乐有一道界限、过多快乐会成为不快，它才在那里停止，并让人仿佛感觉什么都不缺。好吧，这是一项计算错误！同我们会犯的错误完全相同……而且我可以像变戏法一样让你们接受它：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围绕这个 a、这个 $1+a$、这个等于 $a^2$ 的

$1-a$，以及由此推出的一切，写出若干小方程，我会让你们在某一刻不知不觉地相信：你们在这里看见的 $2+a$——它采取这里这个 a 以及那两个各自等于 1 的项的形式……




……我当然会把它变成 $2a+1$，而你们完全不会看出我动了什么手脚。［笑声］今天我没有时间；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下次在我们一起举行小型讨论时做给你们看。这很容易，而且非常有趣。没有什么比这个称作黄金数的漂亮函数更有趣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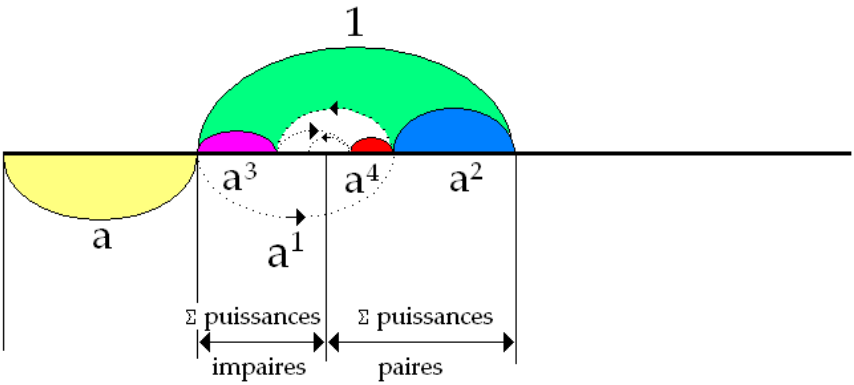
> [注] 前句的 faire passer la muscade 是变戏法般蒙混过关，字面含“把肉豆蔻递过去”的旧戏法形象；这里的 n'y voir que du feu 则指被彻底蒙住，字面是“只看见火”。正文用“变戏法 / 看不出动了什么手脚”连起两个惯用语，但无法保留它们各自的字面图像。

这里的 $1-a$ 很容易被证明等于 $a^2$；这就是性行动中令人满足的东西，也就是：在性行动中，人们不会察觉到所欠缺的东西。它同升华之间的一切差别就在这里。并不是说，在升华中人们始终知道这项欠缺，而是说，最终人们会把它作为欠缺本身取得——如果升华确实有一个终点的话。我要借助所谓“中项与极项之比”的关系，尝试向你们把它具体呈现出来。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在升华中会发生什么？无非是：这里以 $a^2$ 功能出现的欠缺，是相对于刚才按照你们在上方看见的方式被放到 1 上的那个小 $a$ 而言的。这项关系的意义——我上次已经告诉你们——在于它可以通过连续约化来处理，而约化以如下方式产生：你们把 $a^2$ 折回这里；对于剩下的东西，也就是这里的 $a$，你们便得到再一次减去 $a$ 的结果，即 $a - a^2$。正如 $a^2$ 等于 $1 - a$ 一样，这个结果也很容易证明等于 $a^3$；它被放置在这里。[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Staferla 文字版作 Loin que le manque qui est ici sous la fonction de (a)（“这里以 $(a)$ 功能出现的欠缺远非……”），句法断裂，也与紧接着的 $a^2$ 递推不合。J.-L. 速记稿此处清楚作 sinon que le manque qui est ici sous la fonction de a²（“无非是：这里以 $a^2$ 功能出现的欠缺”）。正文据 J.-L. 校正，且与前文 $a^2 = 1 - a$ 及本段图示一致。




因此，这就是你们不断取用余数时得到的东西；当然，取的并不是你们复制出来的 $a^2$。

如果你们这样折回 $a^3$，就会在这里得到一个值为 $a^4$ 的部分。随后再次折回，就会在这里得到 $a^5$。因此，一边是所有偶次幂，另一边是所有奇次幂。很容易看出，它们可以说会彼此相向而行，直到总和成为

1；而且奇次幂与偶次幂之间产生切割的点也很容易计算：这个点可以凭借它恰好等于最初在这里产生的 $a^2$ 而得到规定。只要你们在白纸上稍微摆弄这些比例，就能亲自检验。

这为升华功能带来怎样的结构？首先，与单纯的性行动相反，它从欠缺出发，并借助这项欠缺建造自己的作品，而作品始终是这项欠缺的再生产。

无论它是什么、无论从什么角度把握，升华作品绝不必然是艺术作品。它还可以是许多其他东西，包括我此刻同你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它同艺术作品毫无关系。

这种对欠缺的再生产不断逼近一点；在那个点上，最后一道切割严格等同于出发时的欠缺 $a^2$。任何完成的升华作品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当然，这意味着行动内部存在一次重复：只有以一种无限重复的方式反复加工欠缺，才能抵达为整部作品赋予尺度的极限。

当然，要让这一点运作起来，出发时的尺度必须正确。因为请你们注意：借助我们已经给出的、作为一种特别和谐尺度的小 $(a)$，你们会得到如下公式：$1+a+a^2+\cdots$。

（所涉及的幂一直延伸到无穷）等于：$\frac{1}{1-a}$。[注]

> [注] 项目底本的文字转写及其重绘公式图都多出一个 $1+$，写成 $1+a+a^2+\cdots=1+\frac{1}{1-a}$。J.L. 速记稿原页则清楚写作 $1+a+a^2+\cdots=\frac{1}{1-a}$，也正是 $|a|<1$ 时的等比级数公式。正文据 J.L. 与数学恒等式校正，而不保留明显错误。

$$1 + a + a^2 + a^3 + \ldots + a^n = 1 + \frac{1}{1 - a}$$

这不仅对尺度恰当的 $a$、对黄金数之 $a$ 成立；后者在理想情形中充当主体相对于性的尺度之形象。它对任意取值的任何 $x$ 都成立，唯一条件是 $x$ 位于 0 与 1 之间。也就是说，相对于 1，它同样包含某种缺陷或欠缺。不过，对于升华的重复功能，运算当然不会同样容易。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因此，问题恰恰在于：出发时的这个 $a$ 究竟是什么？在主体中，$a$ 不只同性功能有关；它甚至先于性功能，而纯粹而简单地同重复本身相联系。当划杠 S（$\mathcal{S}$）努力恰好相对于性满足得到定位时，$(a)$ 同它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就叫作幻想；今年我们希望处理的正是它。

但是，在考察我们如何通过分析行动抵达幻想以前，我必须以一种方式向你们作出表述；这种方式当然可能显得离事实很远——其实并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远，你们会看到——仿佛只是在拿口袋里有没有计算尺开玩笑……相反，你们会看见，正是把这些新东西引入结构秩序，才会使理论中的许多混淆、塌缩和纠葛得到疏通；而且这种疏通会在实效秩序中得到验证。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

Alexandra
Kollontai
Wege
der Liebe

# 第15课 · 1967年3月15日

格林

拉康

我希望把通常留给我们讨论的全部时间交给格林医生，也就是你们在我右边看见的这位。

因此，我稍稍提前一点开始，很快说几句自己为这个场合想好的开场白；当然，我事先并不知道——正如他刚刚告诉我的——他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会占满这一个半小时。就是这样。好。

由于我那隐秘而且一如既往极其可靠的超我所织出的经纬，既然今天我暗中给自己放了假，昨天傍晚五点、下午五点，我便设法又去圣安娜医院对年轻一代精神病学工作者讲了话。天哪，这也就是对分析家候选人的一代讲话。

不……我去那里做什么？说实话，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因为此前已经有人去过，尤其还有我的一些学生；他们最适合教给这些人能够照亮我教学的东西。例如奥拉尼耶夫人皮耶拉——在这块 pierra［“石头”］上，我们还不能奠立些什么呢？——；塞尔日·勒克莱尔，甚至夏尔·梅尔曼，姑且按字母顺序列出他们；还有其他人……是啊……好吧，除了有时让我在别人提出请求时随口答“好”的那份心不在焉，我终究也有一些理由到场。也就是说，这一切发生在我的老朋友、老

同伴亨利·埃的教学框架中。就是这样……我们这一代——因为亨利·埃和我是同一代——毕竟也发挥了某种作用。[注]

> [注] Piera 是 Piera Aulagnier 的名；拉康随口把它改造成 pierra，使人听见法语 pierre（石头）。“在这块石头上奠立”又仿照《马太福音》16:18 中对伯多禄 / 彼得（Pierre）的话；人名、“石头”与“奠立”的三重回声无法在中文正文中同时保留。

尤其是这位老同伴；若论一种无非可以称作文明教化者的功能，我愿意把桂冠授予他。当我们两人来到圣安娜医院值班室时，那里是什么样子，你们很难想象；当然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多少具有相同志向，但他们终究半途而废了！

既然这里涉及逻辑，那么就逻辑禀赋而言，那里的欠发达程度——大约在 1925 年，啊！可不是昨天——确实非同寻常。好吧，从那时起，亨利·埃引进了他那部庞大机器：器官动力论。这是一套学说……是一套错误的学说，但它无可争议地具有文明教化作用。

从这方面说，它完成了自身职责。可以说，在精神病院场域里，没有任何一个头脑不曾受到这套学说放到前景中的问题触动；而这些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相对于这项效果，学说本身错误几乎只是次要问题。

首先，因为它不可能不错误。它不可能不错误，因为它是一套医学学说。

医学地位受到一套学说支配，是必要而且必不可少的。这历来如此。

等到不再有学说那一天，也就不再有医学了。另一方面，经验已经证明，同样必不可少的是：这套学说必须错误；否则它就无法支撑医学的地位。

等到各种科学……

如今医学用它们包围自己、借助它们，并从四面八方向它们敞开……等到这些科学在中心汇合，好吧，就不再有医学了！那时也许还会有精神分析，由它构成医学。不过这会非常遗憾，因为它将成为精神分析变成一门科学的决定性障碍。正因为如此，我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好吧，昨晚面对这样选出的听众，我不得不谈论异化操作。我想，其中大多数人不会轻易专程赶来——从圣安娜医院到高等师范学校［于尔姆街高师］，路可长着呢！——因此，我认为自己应当为他们……

为这些构成召唤人们承担精神分析责任的地带的人，换句话说，为那些将要培养精神分析家的人……标明所谓开端选择如何提出；我认为自己必须为他们把它钉牢，因为那里确实正是合适的地方。你们知道，这是一项假选择，因为它是一项强制选择。

在未来负责人这个核心地带，应当怎样命名这项选择？

为了让他们竖起耳朵，我就把适当的名称、恰如其分的名称放到了上面。

我不得不提到这件事，因为即使是这类范围有限的谈话，也很少能够保密；尤其是在“值班室”里。那些名称也许会以群起嘲弄的形式传到你们耳中。

当然，这些名称未必客气。不过，在“我不思”与“我不在”之间，这也没有……

对于更加广阔的地带来说，两者已经被提出作为这项原初异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对我在人类场域中划出的整个主体场域而言，这同样谈不上客气：或者他不思，或者他不在。

不过，一旦改成第三人称，意思就变了。这里确实涉及“我不思”或者“我不在”。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我昨晚所用那些词的分量；尤其只要想到，凭借异化操作，两个词项中总有一个遭到排除。

随后我指出，保留下来的词项会取得一种完全不同、以某种方式变得肯定的价值：它把自身提出——甚至强加——为一个尺度词项，恰好交由我当时召唤的批判来检验。我召唤人们考虑：候选人本有的位置就是批判。这非常紧迫。

因为，如果从前的处境是逻辑上的欠发达，那么这一代人的当前处境……

由于一种悖论，也由于恰恰来自分析的一项效果……即便是最好的乐观主义，它的落点——casus——在许多“情形”中也可能变成pessimus，最坏的一种。[注]

> [注] 拉康在法语 incidence（落点 / 发生）后插入拉丁语 casus（落下、事件、格 / 情形），随即又用法语 cas（情形）回声；pessimus 是拉丁语“坏”的最高级，将“最好的乐观”突然翻成“最坏”。

从前那些人在逻辑上欠发达，而这一代却倾向于成为逻辑的修士。我的意思是，他们像修士退隐尘世一样，也从逻辑中退隐；他们等着分析结束以后才去思考逻辑。

我强烈敦促他们放弃这种观点。当然，并不只有我这样做；还有其他人，例如我身边就坐着一位，他同样属于那些试图趁还来得及唤醒人们的人……

我的意思绝不是非得等到教导分析结束，而是也可以在过程中进行，而且这样也许更好……唤醒那些他偶尔必须向其灌输学说的人的批判警觉。

尽管如此，我必须说，格林先生今天从我这里取得发言权，是以精神分析家的名义、以这个场域之代表的名义……

这个场域仍有问题，而精神分析的整个未来目前仍在其中押上赌注……而且，天哪，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他亲自提出要在这里发言。我的意思是，他今天要告诉你们最近那些有关幻想的逻辑的词项在他那里激起的思考；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学生，甚至也不是因为他追随我。

现在我把发言权交给他，时间完全由他决定；至于我，会把他今天提出的内容拿来供你们和我自己使用，并从中获益。

请讲，格林。

安德烈·格林

在一场令我思考良多的研讨班以后，我曾向拉康表达自己对封闭研讨班遭到取消的遗憾；他于是再次给我机会，让我今天向你们讲话，我对此感谢他。不过，从一开始就必须把事情说清楚：立法选举已经结束，今天我要做的并不是你们可能已经从广播中听过的那种交锋。

我主要会依据拉康上周交给我的研讨班讲稿，尝试标出若干问题点；我将围绕这些点，相对于弗洛伊德理论考察拉康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拉康曾在一场研讨班中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思想，而是他发现的对象。"

这项立场确实非常重要，它防范一种伪弗洛伊德正统主义；但比较精神与文字时仍然会出现问题，而且不用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拉康对文字比对精神更为执着……不过，这里恰恰要做的是构成弗洛伊德的文字，并尝试将它形式化。去年，我已经在一场围绕对象(a)问题举行的封闭研讨班中发过言；可以说，当时是在小研讨班面前，今天则是在大研讨班面前。我认为这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面对由拉康亲自挑选的小研讨班听众，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对谁说话；而今天，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不知道自己在对谁说话。由于我的话主要面向分析家，这给我带来了问题。

我会标出今天要处理的问题；它们可以归在五章之下：

- 我首先会谈“本我”及其同无意识发生关系时的语法真理；
- 随后讨论重复同历时性的关系；
- 再讨论驱力同语言的关系；
- 接着考察我所谓“驱力类别”：也就是所谓“目标受抑制的”驱力同目标未受抑制的驱力之间的问题，因为它们也许能告诉我们大他者 A 同 $(a)$ 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 最后，我会用几项有关主体统一性的意见收尾，也就是讨论结构同主体的关系中，统一之“一”与计数的 1 之间的关系。

在 1967 年 2 月 1 日的研讨班中，拉康说：“思考 Es［本我］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 1 月 11 日的研讨班中，拉康给出了有关本我的最完整表述。

它是什么？那是（本我是）。那刚刚消失。差一点，那就要存在了。[注]

> [注] 法语 ça 既是普通指示代词“那 / 它”，又是弗洛伊德 Es 的法语译名“本我”。Ça est 还故意不用常规缩合形 c’est；这组句子一面在问“那是什么”，一面又把“本我”推向“存在”（être）。正文只能用括注显出双层读法。

拉康说，这是某种指向存在的东西。在《文集》第 517 页，拉康明确说：“这里涉及一处存在之所。”

这项立场同拉康本人称作前苏格拉底式的命题相衔接：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它曾在之处，我必须来临］。[注]

> [注] 弗洛伊德的德语原句是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项目底本误录为 Wo est War Soll ich verden，其中 est 和 verden 都不是正确德语；正文据原句校正。Es 与 Ich 的大写同时标示“本我”与“自我”，后面列出的几种译法正是拉康对这句话的持续改写。

拉康曾给出多种译法：

- 在《弗洛伊德之物》中：“本我曾在那里，我必须在那里出现。”
- 随后在《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中：“本我曾在那里，我必须在那里来临。”
- 最后还有一处遗漏，我要向他指出：他本人署名的索引第 864 页没有列出最后一个定义；既然它是最后一个，我认为有必要给出来：

“它曾在那里，我必须在那里作为主体来临。”

因此，就本我而言，这涉及思想同存在的关系：“它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去存在’（désêtre）”（1 月 11 日研讨班）［“……本我是一种被某种东西咬住的思想；这个东西并不是存在的返回，而仿佛是一种‘去存在’。”］[注]

> [注] Désêtre 不是普通的“不存在”；它在 être（存在）前加上表示解除、撤去的前缀 dés-，说的是一种从存在中被撤去的运动。译作“去存在”是为了保留这个造词动作，不把它归约成静态的“虚无”。

最后是一个可以说处在枢纽位置的要点或定义——借用近几年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严格说来，本我是话语中作为逻辑结构的东西，也

就是‘一切非“我”之物’；换句话说，是结构的全部其余部分。而我说逻辑结构时，你们要把它理解为语法结构。”（1 月 11 日研讨班）

我们必须围绕本我问题圈定的难题，集中在这里：

-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
- 因此，相对于无意识，本我是“一切非‘我’之物”，是逻辑结构作为语法结构的全部其余部分；这正是本我的本质。（1 月 11 日研讨班）

从这方面看，拉康从前围绕“那 / 本我在说话（Ça parle）”提出的立场，即使没有遭到驳斥，也至少正在被重新安置。“那 / 本我在说话”把本我—无意识关系短接起来，但有一个条件——拉康明确指出——必须充分看见，这里不涉及任何存在。这就是拉康关于本我的立场。[注]

> [注] Ça parle 可以是技术性的“本我在说话”，也可以像日常法语那样是“那在说 / 话从那里说出来”。格林正在质疑的是：一旦把前者直接等同于无意识在说话，就会把本我与无意识的区别“短接”掉。

现在我要转向弗洛伊德，考察三篇重要文本。我认为，我们在这里面对极其困难的问题；无论如何，就弗洛伊德理论的文字而言，必须进一步思考，才能检验拉康理论同弗洛伊德立场相容还是不相容。

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给出了本我的定义。为此，他先提出如下推理：存在听觉性的词表象和视觉性的视觉表象；词表象具有听觉性，而视觉表象显然没有听觉性。

随后他会说，这些无意识表象要进入意识，必然经过前意识阶段；另有一类现象永远不会经过前意识状态，而会直接从无意识状态进入意识状态。这就是情感。回顾这一点有什么意义？

恰恰是为了明确：无意识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即表象部分和情感部分；表象会支撑词表象或事物表象的组合，而情感则无法进入任何组合。不过，如果我们维持我曾在这里捍卫的立场，把情感视为能指，就会看见：就情感而言，我们在缝合问题上遇到了阻碍。

那么，相对于语言，情况究竟怎样？

在语言方面，被分析者的话语中会有一些元素发挥作用；它们不是组合中的元素，而是话语的标点、停顿、切断、韵律和重音。对一位分析家来说，在复述一次会谈时，用两种方式说出两个字词实际相同的句子，当然并不是一回事。第一次，他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

“可是这样一来，那会是我死去的父亲——梦里我是在对他说话。”

同一个强迫症主体又会说：“可是这样一来，那会是我死去的父亲——梦里我是在对他说话。”[注]

> [注] 法文两句的词序与字面内容相同，差别只由原转写的斜体传达：说话者把重音、停顿与感情压在不同词上。旧译为求顺口而改换了第二句的词序，反而破坏了格林要证明的“字词相同而韵律不同”；正文现将两句统一，只移动斜体重音。

1932 年，弗洛伊德在第三十二讲中给出了有关本我最广泛、而且无疑最具澄清作用的定义。我认为，语法真理问题尤其会围绕这个定义或描述提出来。本我是我们人格中幽暗、无法进入的部分。[注]

> [注] 这里保留格林现场说的“第三十二讲”，但他所摘述的“幽暗、无法进入的部分”、“沸腾的大锅”及本我的逻辑特征，实际出自《精神分析新论》第三十一讲《心理人格的解剖》。格林在下文也改口说“第三十一讲（？）”，因此应将此处视为口误，不宜在正文中悄然删改。

我们通过类比接近本我，把它称作“充满沸腾兴奋的大锅”；我们想象它的一端向躯体影响敞开，并在那里把驱力需要接收到自身之内。这些需要在本我中取得心理表达，但我们说不出它以何种基质为基础。来自驱力的能量充满本我，但本我没有组织，不产生任何共同意志，只尝试让驱力需要在遵守快乐原则的条件下得到满足。

思想的逻辑规律不适用于本我；这首先适用于不矛盾律。弗洛伊德随后会用完全相同的措辞，重新拾起自己描述原过程和无意识时提出的那些为你们熟知的不同特征，也就是：

- 对立项并存；
- 否定缺席；
- 不存在时空参照；而且弗洛伊德极为强调这种无时间性。

他的结论大致如下：经济因素——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数量因素——同快乐原则密切相连，支配着所有这些过程；驱力投注寻求释放。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中所有的东西。[注]

> [注] 项目底本与可得的另一份法文转写均作 tout ce qu’il y a dans le temps（“时间中所有的东西”），但这与正在摘述的弗洛伊德原文相冲突。《心理人格的解

> 剖》此处的意思是“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所包含的全部”；正文据弗洛伊德原典校正，并在此记录转写异文。

弗洛伊德仍然坚持，这些释放特征完全不顾及被投注者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在自我中会称作观念的东西。好吧，我请你们去看那几页；但我还想提醒你们，谈到第三十一讲（？）时，弗洛伊德说：我们将不再以系统意义使用无意识一词，而会给迄今描述的东西一个更好的、不再引起误解的名称；依照尼采的用词，并采纳格罗代克的建议，从今以后，我们将把它称作本我。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立场。我们只能说，去世前几年写作《精神分析纲要》时，他会沿着我所谓更加激进的方向重新采用这些表述。弗洛伊德甚至明确说明本我包含什么；他说：遗传而来之物、出生时已经在场之物、在体质中固定之物，首先就是起源于躯体组织、并以我们所不知道的形式取得心理表达的驱力。

那么，弗洛伊德实施的这项操作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们在这里重新看见弗洛伊德用于原过程与无意识的完全相同术语，就可以说本我包含三个极性：

- 我称作构成象征界的极性：凝缩与移置；
- 一个姑且称作范畴性的极性，也就是相对于否定概念以及时间或空间来界定本我；
- 最后是我称作能量性的第三个极性；对此无需解释，也就是本质上朝向释放与数量过程的倾向。

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第二地形学的这项重组同死亡驱力的引入彼此连带；我甚至要说，两者几乎同质共体。事实上，若要谈论象征化，就必须谈论结构；这也是我将在整个报告中展开的中心点：结构诞生于一项同行爱欲与死亡驱力的对抗相联系的行动。

语法真理、连锁和缝合，都是一项工作的结果；而这项工作包含死亡驱力的反向工作。

缝合、能指链：计数的 1 同 0 相等同，因为 0 是这个过程必不可少的要素。不过——我尤其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到这里——0 可以消解这项操作、阻止它再次发生；一切都可能停留在这个 0 上，不再向前迈出一步。

我重新回到大锅这个隐喻，肯定不是为了耍滑稽。我会围绕它展开联想，提出弗洛伊德那里另外两个谈到大锅的场合。第一个来自诙谐语。A——这是弗洛伊德说的——向 B 借了一口铜锅；归还时，B 抱怨锅上有一个大洞，已经无法使用。A 作出如下辩护：

1. 我从未向 B 借过锅；
2. 我向 B 借锅时，锅上已经有洞；
3. 我归还的锅完好无损。

我想，A 的这套辩护最适合让我们思考逻辑问题、无意识的逻辑，尤其是拉康所捍卫的次逻辑。这个例子难道比不上“green ideas［绿色观念］”吗？

不是格林（Green）的观念，而是绿色（green）的观念，或者说绿的观念。[注]

> [注] 这里首先是报告人 André Green 拿自己的姓做文字游戏；同时，green ideas 明显回响乔姆斯基《句法结构》（1957）用来说明句法合法而语义异常的著名句子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观念狂怒地沉睡”）。格林稍后对生成语法排除“语义异常”的批评，也由此预先铺开。

第二个例子：《麦克白》。弗洛伊德在《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中谈到元心理学这位女巫；当我们寻求理解时，若没有她，就不可能再向前迈出一步。[注]

> [注]“女巫元心理学”（die Hexe Metapsychologie）出自弗洛伊德《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其中借用了歌德《浮士德》“终究还得请女巫出马”的话。格林紧接着转向《麦克白》的女巫与大锅，于是两组原本来自不同作品的“女巫”叠合在一起。

让我们恰恰去询问《麦克白》中的这些女巫；弗洛伊德在讨论例外的文章中分析过她们。女巫俯身围着大锅作出预言；这恰好是反过来的俄狄浦斯情境：不是俄狄浦斯——也不是麦克白——回答一道谜题，而是一个答案被交给他；但它是一个谬误答案，我们马上会看到怎样如此。

因为她们说：“for none of woman born / Shall harm Macbeth［因为凡女人所生者，无人能伤害麦克白］。”[注]

> [注] 《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原句是 for none of woman born / Shall harm Macbeth。项目底本作 for /.../.of woman born shall arm Macbeth，既缺掉决定句义的 none，又将 harm（伤害）误录为 arm（武装）；正文据莎士比亚原文校正。这句预言的陷阱正在 woman born：剖腹取出的麦达夫得以被说成“并非由女人所生”。

你们知道，麦克白正是以此为依据。只要留意女巫的这段话语，就会发现它由两个不同范畴或两种不同风格组成：

- 第一种是谜语与预言的风格；
- 第二种风格则是纯粹的咒语式风格。

在我看来，第一种风格属于语法真理的场所；第二种恰恰可以称作本我本有的风格。两者相互依存。

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弗洛伊德面对米开朗琪罗的《摩西》时发生了什么。这里同样有两个部分：一道谜题，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弗洛伊德感觉自己被摩西雕像注视；他无法把目光移开。他走进圣伯多禄锁链堂（San Pietro in Vincoli），仿佛成为组成以色列部族的那些小犹太人之一，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群不配之众中的一员，试图承受摩西愤怒而轻蔑的目光。[注]

> [注]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位于罗马圣伯多禄锁链堂，并非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项目底本的 soufflant le regard de Moïse 不成句；弗洛伊德在《米开朗琪罗的摩西》中说，他常试图“承受 / 支撑”这位英雄愤怒、轻蔑的目光，自己有时仿佛也是那群不配之众的一员。正文据弗洛伊德原典恢复这层意思。

犹太人看着犹太人；随后的阐明恰恰是对组合的阐明，也就是阐明手指、食指插在胡须中的意义。不过，我还要坚持：如果弗洛伊德没有先感觉到自己被情感牵涉其中，没有先面对我可以称作情感的明证——或者更确切地说，情感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进行这项分析。

弗洛伊德问：我是什么？他取得一个答案，恰如摩西曾经取得的答案：“我就是我所是。”

我并不是捍卫情感、反对组合。我只是捍卫情感的能指地位；在我看来，组合无法说明这个地位。在这里，我们将得到另一种视角，也就是无时间性与重复概念。

转向重复以前，我先给你们念一小段自己编的对话：

- “那是什么？”
- “那什么都不是。那就是一切。”
- “那在哪里？”
- “在它曾经在的地方。”
- “怎么会那样？”
- “就是那样。”
- “那是什么意思？”
- “那 / 本我在欲望。”
- “怎么欲望？”
- “那 / 本我在重复自身。”
- “重复？”
- “重复。”
- “重复到什么时候？”
- “直到那。”[注]

> [注] 这段自拟对话故意密集复踏 ça：它时而只是“那 / 这样”，时而又是精神分析的“本我”；ça est rien、ça désire、ça se répète、jusqu’à ça 使两种用法不断相互翻

> 转。中文无法靠同一个词完成这组语法游戏，因此在技术性最强的两句中并列“那 / 本我”。

现在让我们考察重复问题。重复是驱力的一项本质规定。

拉康说，重复是一处场域的主导原则，因为它严格说来属于主体；他还在这里提出计数的 1 同能指之“一”的关系。递归的 1 只有凭借重复才得到建立：在重复者产生的效果下，有待重复者变成遭重复者，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

重复同大他者具有什么关系？异化作为大他者的能指，使大他者成为一处带有同主体本身相同之有限性的场域；这就是你们熟知的算法：$S(A)$。

拉康指出，在分析理论中并没有哲学家之神；这是一套有关主体的理论，主体在大他者之所——也就是言语之所——服从语言规律。弗洛伊德那里已经存在这种根本他异性；我们当然必须到阉割中寻找它，因为阉割恰恰是有限性的记号。不过，按照弗洛伊德，原初幻想是先天的；正如拉康所说，它们处在钥匙能指的位置：诱惑、阉割、原初场景，它们组织着人类欲望。

但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另一项材料；在法国整个精神分析运动中，无论哪个派别，它似乎都受到忽视。它有一个难听的名字：种系发生。我认为，要理解 1920 年以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切，种系发生、死亡驱力和第二地形学是绝对不可分离的材料。

这种种系发生并不具有“序列学”功能，因为它组织欲望；事实上，它的功能是说明个体经验同因果之间可以称作裂隙的东西：对于一定数量的经验，最少的事实和原因会带来最大的效果。因此，所谓“发生学

式”的发展观无论如何都无法回答，因为从数量上说，那会是什么？[注]

> [注] 现有法文转写都作 fonction sériologique。Sériologique 在普通法语中本指“血清学的”，放在此处显然难通；它也可能是格林临时从 série（系列）造出的词，或是未能复原的听记误差。因没有足够独立的见证可供校定，正文仅作字面处理，不擅自换成另一个术语。

正如我刚刚离开的一位病人所说；她谈到自己幼年的性好奇，以及把垫子塞在肚子上假装怀孕的游戏：“这实在微不足道。”的确，如果没有钥匙能指在结构中赋予它全部组织性分量，那确实微不足道。不过，这并没有解决我们应当怎样思考种系发生的问题。按照弗洛伊德，这也就是说：主体的时间中存在着某种不属于个体时间的其他东西。

重复是驱力运作的本质；它在主体层面重新拾起一种我称作非人格的时间，也就是属于生殖者的时间。因此，一切仿佛是这样发生的：在共时性时刻，我们重新找到同主体那里一样的分裂；也就是弗洛伊德在主体的时间中引入了另一种并不相同的时间。为了同拉康词汇衔接，我把它称作大他者的时间。

正如我的朋友罗索拉托所说，要形成俄狄浦斯，需要三代男人；因为俄狄浦斯就是双重差异：

- 生殖者彼此之间的差异；
- 生殖者与被生者之间的差异。

因此，它既是结构，也是历史。

［前文缺失……］自死亡驱力开始，在种系发生层面给事物留下标记；我们会在重复—记忆关系中看见这一点。[注]

> [注] 项目底本和辅助转写在此都只留下缺文标记，而且现存半句没有可补足的主语。正文保留这一断裂，不用译者推测将语法补齐。

这里必须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引入一项改变；引入它的人不是我，而是弗洛伊德。这项改变恰恰依照三个机构，区分出分别属于每个机构的三类不同现象。他会这样说：驱力之于本我，正如知觉之于自我。不过，我们此刻已经来到一个问题点：是否有某种东西也以等同或对应的方式为超我运作？

事实上，我们找到了一种东西；弗洛伊德以极其明确的方式描述它，而在我看来，它一直遭到严重忽视。他把它称作理想功能。理想功能涉及什么？

它本质上涉及围绕图腾构成的死去父亲之功能。丧葬仪式重新建立同逝者的联系；死亡曾取消这些联系，而记忆则对它们表示尊崇。死亡是使贫乏的记号能够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从经济角度看，这项操作产生的效果，可以同弗洛伊德赋予思想运作的效果相比较；相对于感官投注或力比多投注，思想具有大幅节省的优势。

主体通过记忆及仪式对联系的维护而同逝者联结；这些联系非常脆弱，因此同样要求大幅提高投注水平，才能对抗它们始终面临的消解威胁。

换句话说，正如拉康提醒过的，这涉及思想运作中特有的少量能量问题；但只有当系统的一般投注水平在整体上受到偏置时，这些少量能量才可能得到维持。

图腾不再是物，也不满足于充当见证；它是由下层过程所神圣化的缺席。凭借幻觉——也就是欲望——的权能，对逝者的放大……lerguhätgung［德语转写无法复原］，格林说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术语……填满整个场景，甚至成为哈姆雷特的父亲或俄瑞斯忒斯的父亲。但与此同时，死去的父亲也受到自己位置的约束；无限延长其在场，同他必须给予的保护、善意——或者更确切地说，善意的中立——结成了同盟。因此，理想功能构造幻觉场域；它恰恰可以通过死亡、父亲之死与母亲的阉割，同拉康的大他者发生联系。驱力中重复的既有生命驱力的强迫，也有死亡驱力的强迫。[注]

> [注] 项目底本、Staferla 与辅助转写均留下 lerguhätgung 一类不成德语的字形，无一见证可靠到足以在几个可能的德语之间作出选择。正文只翻译上下文可确定的 l'agrandissement du disparu（“对逝者的放大”），不伪造一个弗洛伊德德语术语。

拉康在一场研讨班中明确规定了语言同死亡的这项关系。他说：就性基础而言，语言并不能支配性现实；因为这个基础也许在更深处同死亡本质相连。

本章可以作出结论：重复确实奠定了统一之“一”同计数的 1 之间的区别。

我要把这个统一之“一”记在个体经验账上；计数的 1 同主体的 0 相等同，我则要把它同环绕每项操作的理想功能之踪迹联系起来。不过，0 有两种用法。

它是主体结构的 0，也可能是主体实际上面临被归约成的 0，也就是一片不通向任何操作的沉默。火箭计数器倒数：5—4—3—2—1—0；它出发了，它结束了。

“……当弗洛伊德试图表述驱力时，他只能经过语法结构……”（1967 年 1 月 18 日研讨班）

拉康以《驱力及其命运》为参照，并举出 Ein Kind wird geschlagen［一个孩子正挨打］的例子，最终得到如下思考：[注]

> [注] 弗洛伊德的德语题句是 Ein Kind wird geschlagen。项目底本误录为 Ein kin wind schlagen；正文据弗洛伊德原文校正格变、助动词与过去分词。

- “唯有在语言世界中，‘我想看’才能取得主导功能，同时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我从哪里、又为什么受到注视。
- 唯有在语言世界中，正如我上次顺便指出的，‘一个孩子正挨打’才具有枢纽价值。
- 唯有在语言世界中，行动的主体才会让支撑它的问题涌现出来，也就是：他为谁行动？”（1967 年 1 月 18 日）

第一项意见是：人们一旦试图把驱力功能同语言联结起来，就总会把这种联结保留给死亡驱力以前的著作——这里涉及的是 1915—1919 年的文本。语言世界同表象的组合相联系。然而，在《驱力及其命运》中，弗洛伊德从未提及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占位者］；它只随压抑出现，也就是出现在《论压抑》中。《驱力及其命运》完全以

对部分驱力的分析为基础：窥视欲和施虐—受虐。驱力的命运有四种：

- 转回自身；
- 转化为其反面；
- 压抑；
- 升华——这一章弗洛伊德始终没能写出来……［……］这里把占位者问题放在一旁。你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小练习，正如拉康曾在你们面前多次做过的那样：拿一条纸带，让它朝外，再把它转向自己，随后转化成反面，也就是把上下翻转。这样得到的就是经常有人向你们谈起的莫比乌斯带。

因此，双重翻转是结构的条件，缝合则是占位者组合的先决条件；问题于是变成：究竟有哪些东西被放到同一条回路中？

现在让我们追问语言环面究竟是什么。我会参照夏尔·巴利的《普通语言学与法语语言学》，读出如下命题："未传达的思想是综合性的，也就是整体而未经表述。综合，是全部在话语中违反线性、在记忆中违反单义性的语言事实。"

因此，请牢牢记住：线性与单义性相伴而行。一个形式越满足线性和单义性要求，就越具有分析性。巴利说：我们希望证明，实际上，句法错置（dystaxie）——也就是非线性——才是通常状态；它同多义性

相关，因此所指同能指之间的不一致才是规律。遗憾的是，我认为阅读巴利便会发现，他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的计划。[注]

> [注] 此处转写有一组连锁误录。项目底本与辅助转写作 contraints / monoscénie / polyscénie（“受制约 / 单场景性 / 多场景性”）；巴利《普通语言学与法语语言学》刊本第 215 节实作 contraires / monosémie / polysémie（“违反 / 单义性 / 多义性”）。格林把这组命题统称为“第 214 节”，而其中的定义与后续论述实在第 215 节；正文据巴利原典统一校正。Dystaxie 由表示异常的希腊语素 dys- 与“排列” taxis 构成，在巴利这里特指语言符号未按线性相邻排列，不是泛称语法错误。

尽管如此，我们要指出线性同能指链之间、非线性同凝缩之间的关系。若转向更近的潮流，我们怎么可能认同一套生成语法观？它声称要以语义异常为名排除歧义或误解，而遭到排除的恰恰是那些事实和情境；对我们来说，它们反而是分析——不，是精神分析——赖以立足的最坚实地面。

这种语言学的目标是话语——也就是主体结构——绝对透明。

1915 年，弗洛伊德给出驱力定义时，心理之物由于同躯体相联系而被强加了一项工作要求。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分离出三个词项：躯体之物、心理之物、心理工作，亦即：源头、对象、目标。

后来，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会提出另一项重要得多——也许并非更重要，但必须纳入考虑——的命题：从源头走向目标的行程之间，不论我们愿不愿意，驱力都会在心理上开始运作。我们在这里见证源头—对象的缝合：它从身体出发，又通过 Befriedigung［满足］回到身体；驱力凭借缝合操作在这个间隔中得到心理构成。

最近一篇文章把这种东西称作“生物学实体化”，并视作弗洛伊德思想的不连贯；在该文作者看来，这是弗洛伊德没能摆脱过去、没能摆脱医生偏见的错误。对我、对我们而言，它却是一项必要性。仅仅谴责它并不够；直到《纲要》，弗洛伊德仍不断回到这里，让那些想摆脱这个碍眼见证的人大为不快。我来读一段：

“然而反过来说，弗洛伊德把生物学看作一套本质上临时的分析理论所无法企及的科学性模型，并因此抵达纯粹思辨；只需这一点便足以表明，这种生物学是一则意识形态神话，是精神分析的末世论。”

继沙尔科之后，弗洛伊德说：“这并不妨碍它存在。”哲学家不爱自己的身体；他把爱献给了智慧，如果要折腾身体，也必须为了某项正当事业。相反，真正需要说明的是：为何一种哲学倾向如此执着地排除生物学。我们又一次见证了拒斥、对大他者的排斥；这里为什么不能同样涉及一场拒斥，而且其后果至少会同样灾难性？

我多么遗憾，这位作者没有分享我的经验。十五年前，我在一家郊区精神病院担任住院医，那还是神奇药物尚不存在的年代；我接触过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紧张症病人。我记得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在十七岁左右以前一直正常；到了精神病院，他不得不全身赤裸地待在一块木板上，用手指吃东西，咕哝几句无法理解的话，因为他会毁掉手里的一切，而且已经倒退到一种让我们联想很多东西的状态。

无论如何，弗洛伊德谈到精神病、谈到生物学之墙时，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他尤其清楚这一点；我想，如果我告诉这位作者：文本训诂固然有好处，但同文本要求相对照的实践无疑具有启发性效力，他不会反驳我。

这就是拉康谈到修士式退隐时所说的东西。我想，正如拉康提醒我们的，尽管我们作为分析家没有为生物学进步作出任何贡献，却仍然不得不思考生物学；也许我们无法谈论它，但必须通过语言效果来表述身体同思想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把这种语言称作“智性进步”；必须提醒的是，这种智性进步以一场幻觉为代价才得到建立。引自《摩西与一神教》：“我们假定，思想的全能是人类骄傲的一种表达；语言的发展使智力活动取得如此非同寻常的进步，而这种骄傲正是在语言发展中出现的。”

生物之物怎样向我们重新表明自身？只通过起源神话吗？不，它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尤其是在最关键的阶段：潜伏期结束之际。这个时刻在主体中建立一道切割：潜伏期断裂，青春期更新并出现。只要亲眼见过一次这个年龄的男孩或女孩发生躯体性变，就会明白：他们满脸通红，不只是因为有些思想令自己窘迫，还因为这些思想化身在身体中，化身在一种结构中——一方面是受到强烈结构化的身体结构，另一方面是思想结构；两者之间就是本我。

这里涉及怎样的身体？是被能指推开的身体吗？无疑是，但并不完全如此。

并不只是服从能指结构的身体。是生物学的身体吗？无疑是，但同样不完全如此；也不只是服从生命组织结构的身体。

那么呢？“半是肉、半是鱼”——也就是非驴非马？我要在这里采用拉康本人曾经使用的一个类比；它涉及“两死之间”。[注]

> [注] Mi-chair, mi-poisson 字面是“一半是肉，一半是鱼”，惯用义接近中文“非驴非马”。格林紧接着把这个身体称作“两种身体之间”，所以正文先保留“肉 / 鱼”的肉身图像，再补出习语意思。

我可以把它称作“两种身体之间”。它不完全处在一种身体中，也尚未完全处在另一种身体中；能指在自身回路中穿过它，但这条回路仍有待构成，而且它的构成不断受到威胁。

缝合、连锁、转喻和线性，是主体把自身套入的链条；但主体若迈出“意义之步”，也会周期性地打断这些链条，而无意义同样不断威胁着他。[注]

> [注] Le pas de sens 在这个句法中是“意义的一步 / 意义之跃”，但听觉上又与 pas de sens（“没有意义”）完全同形；后面紧跟的 non-sens（无意义）把这个双关显明出来。

让我们作出结论：必须把力量同意义联结起来。

不要把二者对立起来，而要表明它们同质共体。它们在法律中结合：“力量应当留在法律一边”；一项不依靠任何执行机关的法律并不是法律。它们也在权力中结合：父亲拥有实施阉割的实在权力，每个父亲都是杀婴者。

只须重新阅读《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便能理解力量同意义相互渗透；而这同时也是自然同文化相互渗透。正因为如此，工作概念才必

不可少：它既是向意义转化的条件，也是意义以“强义”返回的条件。[注]

> [注] 此段连续环扣 force（力量）、sens（意义）与 sens fort（强义 / 强势意义）：力量转化为意义，意义又携带力量返回。“强义”不是现成中文术语，而是为保留这条词语链所作的局部直译。

工作——这个词就在弗洛伊德那里：梦工作、哀悼工作、治疗工作；而凡说工作，也就是在说价值。

索绪尔谈论的价值；他指出，并非所有科学场域都有价值，只有几门科学享有这种特权：语言学、经济学，我们还可以加上精神分析。

按照索绪尔的定义，一切价值都由以下因素构成：

1. 一种不相似之物；它可以同价值尚且未定的东西进行交换；

1. 或者一些相似之物；它们可以同价值正受考察的东西进行比较。

如果你们有时间思考这些定义，就会发现，它们非常直接地涉及对象(a)以及它同大写 A 的关系。

工作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展开一大张画有图式的纸］你们什么也看不懂，这不重要，我自己也什么都没看懂。一位已经进入第七年分析的病人坚持要给我看，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坚持给我看，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说法，正如她本人所说，她异化在其中。原来这是一台锅炉：又一口大锅……她一直对我说：“多么可悲，我永远不会看见这台锅炉；我只是在画它，永远不会知道它实际上长什么样。”

但既然这里涉及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异化，我会说，她不知道自己给我看的是她的身体，是她的性；因为她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和阴茎。她是我的病人之一；我之所以说她已经进入第七年分析，是因为她存在这种对身体的拒斥，使她近乎愚钝，并表现为工作抑制。正如弗洛伊德始终教导我们的，应当把这种工作抑制联系于对幼年手淫实施抑制的结果。[注]

> [注]　格林先说病人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异化在她的工作中”，随即把同一个 aliénation 转入精神分析中主体与身体、性的异化。此处的效果不是两个无关的“异化”概念，而是格林故意让同一个词跨越两套话语。

时间已经很晚，我来到第五章，也就是驱力类别同大写 A 及 $(a)$ 的关系。

这是我报告中最危险的一点；我担心无法取得拉康赞同，我可以承受这一点，但我不知道他能否一路跟随并仍然同意。所谓驱力类别，是我随弗洛伊德区分出的两类：一边是部分驱力，另一边是目标受抑制的驱力。我并不质疑部分驱力的地位；它已经得到完美表述，我完全同意。

我主要想处理所谓目标受抑制的驱力；只能很快带过，请你们参看我在《无意识》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它。我想说明，目标受抑制的驱力远不只是一种同其他命运无异的驱力命运；事实上，它们构成一种驱力类别，从一开始就应当同目标未受抑制的驱力相对立。

我本来可以给你们作出非常精确的论证。这里只说一点：从 1912 年到 1932 年，弗洛伊德始终给它们留有位置。1932 年，所谓目标受抑制的驱力怎样得到界定？

“此外，我们有理由区分目标受抑制的驱力：这些驱力运动来自我们熟知的源头，具有毫不含混的目标，却在通往满足的道路上停顿；结果便产生持久的对象投注和恒定的倾向。例如温柔关系就是如此；它们无疑起源于性需要，却始终放弃这些需要的满足。”（《新编精神分析引论》）

如果尝试围绕这两个驱力范畴加以表述，我们能说什么？可以回忆弗洛伊德的另一段话：儿童正是在失去乳房之际，才有能力看见提供满足的器官所归属的完整人物；而弗洛伊德说：“这时，驱力变成自体性欲的。”

也就是说，就作为部分对象的对象(a)而言，这项丧失在这里成为决定性的；正是在丧失发生之际，儿童才能看见作为整体的母亲。总而言之，要么是乳房，要么是母亲，从来不能同时得到二者。

就母亲而言，我想说明：正如丧失的对象是从部分驱力出发重新发现对象的源头，也是对象间交换、对象与目标置换的源头——乳房可以由别的东西、另一个局部、一块手帕或任何东西替代——

在另一个部分中，当母亲同儿童分离时，我们面对的恰恰是目标受抑制的驱力在那个时刻开始发挥作用；它可以说让主体折回自身。不过，这项操作本身以我曾围绕对象(a)尝试表述的东西为支撑，也就是母亲的负性幻觉概念。

总而言之，在主体身体中重新发现或寻求重新发现失去的乳房，与之相对应的，是大他者范围内母亲的负性幻觉。这种幻觉很少能在临床材料中遇到；我们面对的是一道绝对无法还原的临床—理论裂隙。

我本来想更加精确地展开这一点。

总的说来，乳房对象丧失之际被内化的恰恰是作为丧失对象的乳房，也就是一项被内化的丧失；而当看见完整母亲的可能性出现时，被内化的则是在神话意义上先于这个时刻的东西：同驱力相连的快乐活动所具有的沉默框架，因为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快乐本身。

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结构的母亲之沉默框架前来创造原初认同的认同模具，并由母亲的负性幻觉提供支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弗洛伊德把同母亲的关系作为同“感官”（les sens）的关系，与同父亲的关系作为同“意义”（le sens）的关系相对立。

感官性，意指作用。[注]

> [注] 法语把复数 les sens（诸感官）与单数 le sens（意义）靠一个冠词区分，格林随即又将它们展开为 sensorialité / signification（感官性 / 意指作用）。中文无法复制“感官 / 意义”的近乎同音，因此在正文中将两层都明示出来。

一切仿佛是这样发生的：这个辩证阶段，也就是母亲的负性幻觉，在插入感官与意义之间、并构成主体认同模具时，成为象征界的构成要素。

如果把这一点同主持莫比乌斯带作为主体结构之形成的翻转操作相联系，就会看见：谈论母亲的负性幻觉，同谈论这场双重翻转的效果是一回事；它也许对应于拉康思想中所谓双环的东西。

不过，主体的这种闭合、这种缝合，只有在目标受抑制的驱力已经运作时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投注流没有到外部寻找对象，而是通过转

回自身、通过活动转化为被动这个向反面的翻转，转回主体。主体由此变得被动，而且从那个时刻起始终如此。

因此，正是在这两个驱力范畴的结合中，我们会得到大他者同 $(a)$ 的关系：$(a)$ 是部分驱力的支撑，大他者则是目标受抑制的驱力产生的结果。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对立两个范畴：丧失的范畴与欠缺的范畴。丧失范畴同对象(a)相关，欠缺范畴则同大他者相关；这个大他者总是以这种方式受到蚀损，因此总是遭到划杠。但我也想到，拉康也许会在这里提出异议，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形曾引起他如此激烈的批评：那个著名的生殖器驱力。

为什么？

我不得不围绕大他者捍卫的也许并非生殖器驱力；而是说，既然这项操作的结果是自体性欲——也就是形成持久而恒定的投注——，那么自体性欲同温柔之间便存在一条联系。弗洛伊德把相互亲吻的嘴唇作为自体性欲的典型，并不是毫无理由；我们还熟知其他表现：儿童卷弄自己的头发，抚摸耳垂。这些现象同温柔的联结非常重要。

因此，它促使我作出一项假设：即使不是捍卫那个著名的生殖器驱力，至少也要假定对象从一开始便有一种生殖器召唤。对象的这种生殖器召唤是一股投注流，同所谓目标受抑制的投注流相回应；它会沉睡在那里，直到青春期。此时它会停留不动。

场域会留给部分驱力；我们将有两股流：温柔流与感官流。感官流支撑主体的组合，并使目标和对象可以置换；而目标受抑制的驱力之特

性则在于，它不会更换对象，也不需要丧失对象，只需把自己从对象那里截断。

把自己从对象那里截断同丧失对象是两件不同的事；两个范畴由此产生：欠缺与丧失。它们带来不同结果，而且到了青春期，两者关系发生倒转。原本占据前景的部分驱力被带到一种为快乐作准备的位置——每个人的经验显然都很能说明这一点；最后项此时则变成同生殖器驱力相联系的场域。它在那个时刻当然不再抑制自身目标，而是仿佛第一次那样真正发现目标。

这就是我围绕大他者同 $(a)$ 的关系所尝试表述的内容；这里还需要更加充分的说明。

最后，我要从主体统一性问题得出结论，因为它关系到原初自恋。

拉康曾批评当代作者关于融合的立场；我同意这项批评，并认为他提出的统一之“一”同计数的 1 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回路的闭合向我们表明，它是一条此后能够从这个词的一切意义上进行计数的链之支撑；原初自恋儿童的 0 同母亲的“一”相联系。

母亲的这个“一”受到标记，因为儿童作为她的 $(a)$ 已从她那里截断；儿童对于母亲同时是 0 和 $(a)$，因为他通过一道在妇产科中有个漂亮名称的切割——“胎盘娩出”（délivrance）——从她那里掉落。母亲同儿童一样不知道，这个儿童就是她对于从自己父亲那里取得一个孩子之欲望的 $(a)$。因此，父亲隐喻确实是原初的；付诸行动（passage à l’acte）也十分重要：主体通过切割从 0 过渡到 1。[注]

> [注] 在妇产科中，délivrance 不是泛指整个“分娩”，而特指胎儿娩出后胎盘等附属物的娩出；日常语义又是“解脱 / 解放”。后一句的 passage à l’acte（付诸行动）

> 随即被拆回字面的“过渡”：主体从 0“过渡 / 通过”（passe）到 1。正文保留标准术语，由注释补出这两组双关。

从母子相遇中这条回路藉双重翻转闭合的那一刻起，这场双重翻转便随着回路闭合，导致母亲与儿童之驱力极性的倒置，并产生一种我称作“原初交叉”的现象；它是这场双重翻转、这场母亲与儿童之驱力极性交叉的相关项。以这种方式得到建立的是主体的原初差异，即生殖者同被生者之间的差异。“是我在计数”，儿童说。结果是作为诱饵的统一之“一”，这一点不言而喻，因为对象已经丧失；但对象一旦丧失，欲望会留下来，而欲望变成对象、把自身做成对象。[注]

> [注] 项目底本开头作 À partir du nom et où，在语法上无法成句；据上下文可判定是 À partir du moment où（“从……那一刻起”）的听记误差，正文据此校订。Décussation 是解剖学中两束纤维呈 X 形交叉的“交叉”；格林用它命名母子驱力极性在双重翻转中的交叉，不是普通的“相遇”。

我很感兴趣地在本维尼斯特那里读到存在与拥有之间的关系；本维尼斯特指出，其实并没有两个助动词，只有一个，也就是动词“是”；“有”就是“对于某人而是”。这让我想起弗洛伊德的一段话：儿童那里有与是的关系；儿童通过认同来评价对象关系。“我就是对象”；“有”比“是”出现得晚。对象丧失以后，儿童重新落回“是”。例如乳房：乳房是我的一部分，我就是乳房；只有后来我才拥有它，也就是说，我不再是它。

统一之“一”是什么？我要用拉康的词汇提出一个定义：统一之“一”作为主体原初自恋之“一”、作为主体构成统一之“一”的统一性，就是在“一”的欲望中抹去他者的踪迹。当然，“一”的欲望在这里取最广泛意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注定失败、注定陷入精神病性异化的过程。

那么，结构同主体究竟具有什么关系？

我要说，作为结构的主体不断被夹在 0 与 1 之间；统一之“一”是诱饵，0 则作为计数的 1。不过，这个 0 还必须具有双重地位，也就是说，它可以是：

- 从 0 向 1 的过渡，即链条的生产以及组合对 0 的必要需求；
- 或者作为彻底去主体化的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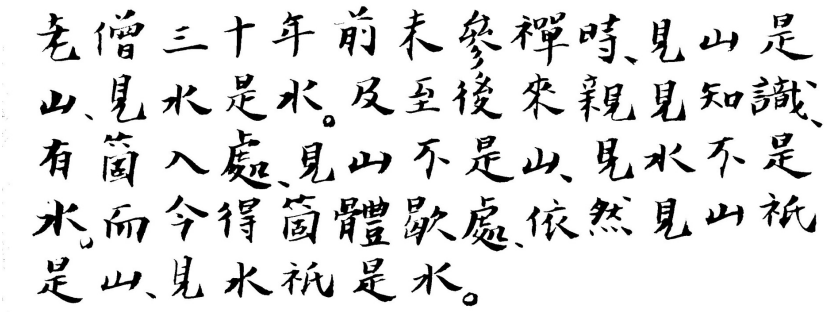
刚才谈到那个精神分裂症病人时，我会说，谈到德·萨德笔下女主人公的原初受虐狂，这个男孩根本不需要学习任何东西。彻底去主体化使这里的 0 把主体带回身体的 0 或死亡的 0。

只有采取冲突视角、真正从字面把握 0，把它理解为弗洛伊德所谓爱欲同死亡驱力的对抗，才同主体作为结构的构想相容。如果生命的一切喧嚣都来自爱欲，那么死亡驱力会说出最后一句话。

为了让大家都高兴，我会用一段禅宗语录收尾（转写本作“TCHI NUAN，卒于 740 年”）：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Il y a trente ans, quand je ne pratiquais pas encore le zen, les montagnes étaient des montagnes et les rivières étaient des rivières. Quand j'arrivai quelque temps plus tard à entrevoir la vérité du zen, j'en vins au point où les montagnes n'étaient plus des montagnes et les rivières n'étaient plus des rivières. Aujourd'hui que, vieux moine, je réside dans la quiétude, les montagnes sont à nouveau des montagnes et les rivières sont à nouveau des rivières."




底本原注："CH'ING Yuan（660—740），《传灯录》，载《直截了当的禅》（Carrément Zen），Moundaren，1997 年，第 54 页。"[注]

[注] 底本把人名、年代与文献混在了一起。"见山是山"这段话在汉文禅籍中归于青原惟信禅师，见《五灯会元》；青原行思的年代是 660—740，但他并非这段话的讲说者。法文的 Avant d'étudier le zen pendant trente ans 还把"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误分析成"研习禅宗三十年以前"；正文据汉文原典恢复并校正归属，同时保留底本原注以供对照。

## 拉康

我万分感谢格林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贡献。我想，对训练有素的耳朵来说，无需由我强调，他的报告中有多少内容令我深为满意。

他在不同层面提出了许多问题：涉及我同弗洛伊德一致或相距之处，也涉及对这里仍在进行中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之某个问题点的澄清与质疑……

也就是某种正在你们面前、并为你们而建造和发展的东西……因此我还要为此感谢他。因为他的发言构成一个阶段，借助这个阶段，问题已经被提到一个应有的层面；它使我们以后不仅能够——我当然会这样做，并且始终指出自己同哪一点衔接——回应他，而且能够继续这项建造。我可以说，我们会以他今天在你们面前作出的这项如此深入、如此充实的研究所达到的层次为坐标继续推进；这项研究参照了我的话语——我可以这样说，而且我想，他会感受到其中的敬意。

我还必须称赞他在这场小小考验中表现出的宽厚耐心；我们所有人都经受了这场考验，而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致歉，因为当时针对的当然并不是他本人。那么，我们下次见……下次聚会在星期三……四加七，也就是 4 月 11 日。

4 月 4 日不会举行研讨班；有些人也许原本以为会举行。

会场里：十二号！……十二号！

拉康——十二号！4 月 12 日。

# 第16课 · 1967年4月12日

Non licet omnibus adire… [不是人人都能前往……] 既然没有人把它说完：……Corinthum [科林斯] 。

我按照拉丁语读了第一个词，为的是向你们暗示这样一种翻译："没有一班公共汽车（omnibus）开往科林斯。"[笑声]

这句由希腊公式传给我们的拉丁谚语，我想，不只是说科林斯的娼妓价格高昂！她们价格高昂，因为她们会引导你入门。因此我要说，仅仅付出价钱并不够。这才更接近希腊公式想表达的东西。[注]

> [注] 拉康采用的是通行的简化句 Non licet omnibus adire Corinthum（并非人人都能前往科林斯）；贺拉斯《书信集》I，17，36 的文本则是 Non cuivis homini contingit adire Corinthum。Omnibus 在拉丁语句中是"所有人"，在法语中却又是"公共汽车"，所以拉康故意把整句听成"没有公共汽车去科林斯"。古希腊谚语及斯特拉波的转述常把它同科林斯生活奢靡、名妓索价高昂联系起来；"付钱仍不足、还须得到入门"则是拉康在这层传统之上的发挥。

同样，也并非人人都能成为精神分析家。几个世纪以来，成为几何学家也是如此："唯有——后面的话你们都知道——几何学家方可入内。"

这项要求铭刻在古代最著名哲学学园的门楣上，清楚表明这里涉及什么：进入某种思想方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精确地说，它涉及的是诸范畴——复数形式。[注]

> [注] 传统所传的希腊文是 Ἀγεωμέτρητος μηδεὶς εἰσίτω，意为"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拉康把它当作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实物铭文；但古典学家 Henri-Dominique

> Saffrey 对见证谱系的考证表明，并无柏拉图时代的同时代证据，所谓门楣铭文应视为后世形成的传说。正文保留拉康的现场陈述，注释在历史事实上作出限定。

你们知道，希腊语的“范畴”相当于拉丁语 praedicamenta［谓述范畴］：也就是为了界定一处场域而可以作出的最根本谓述。这会随之带来一种具有明确规定的证明语域。

正因为如此，在柏拉图这项要求之后，人们一再声称要“more geometrico［按照几何学方式］”作出证明；这表明这种证明方式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种理想。

我们知道——也希望你们知道；我在自己能够做到的范围内，也就是在留给我的场域界限内，尽力向你们指出——现在出现的元数学……

在历史上为几何概念划分阶段的各种范畴重建谱系中……我说，这套元数学进一步把可证明者的地位推向根本。

你们知道，几何学日益远离奠定自身的直观——例如空间直观——而努力只成为一种可以明确规定、并且具有不同层级的证明形式。最终，元数学只再处理这些层级的秩序，希望由此抵达证明最根本的要求。

假定有一门科学，它只能从刚才提到的某一场域之重建工作的终点开始。对这门科学来说，无需先结结巴巴地测量土地、由此建立对可度量者的最初熟悉；也无需传授那些孕育着最广大未来、却奇特地以秘密计算形式涌现的公式。

我的意思是：停留在几何学的巴比伦阶段，对它来说没有必要——至少既有欺骗性，又属徒劳。

因为你们在出发处遇到的每一种度量标准，都携带着一种无法消除之幻象的污点。

**这就是我们最初在教学中指出的东西：在尚未用后来钉牢的“想象界”一词命名它时，我们便通过确立镜像阶段的功能，揭露了自恋的欺骗。**

事实上，许多科学都曾遭遇这种障碍。几何学的特权也正位于这里。

当然，量这个概念的纯粹性几乎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呈现出来。它并非“浅薄民众所想象的那样”，[注1]这里无需为此停留。对于我们假定的那门科学，谱表完全不同：不只度量标准在那里无法运作，就连单位概念本身也跛行不稳，直到人们实现一种确立其元素的等同性，也就是看见其中隐藏的异质性。

> [注1]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270）：《致美诺伊克斯书》：“首先要相信，神是一种不朽而幸福的存在，正如神性的一般观念所表明的；绝不要赋予他任何同其不朽和幸福相反的特性。相反，要相信一切能维持其幸福与不朽的东西。众神存在，我们对此具有明证；但他们的本性并非浅薄民众所想象的那样。”另见伏尔泰《俄狄浦斯》第四幕第一场：“我们的祭司并非浅薄民众所想象的那样：正是我们的轻信构成他们的全部学问。”

请回想马克思——以防有人不知道这里说的是谁［笑声］；谁知道呢，也许真有人心不在焉——《资本论》开篇几步中的价值等式。这项等式表面上显出的东西，是由两种商品价格得出的比例：若干这种商品等于若干那种商品，也就是价格同取得之商品数量的反比关系。

然而，问题不在表面，而在它所藏匿、并保留在自身之内的东西：这样联结起来的价值在性质上彼此不同，而且这种差异是必需的。价格

当然不可能以两种使用价值的比例——例如紧迫程度——为基础；更不可能以两种交换价值的比例为基础——理由不言自明。在价值等式中，一个词项作为使用价值介入，另一个则作为交换价值介入。众所周知，谈到劳动价值时，同样的陷阱会再次出现。[注]

> [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把“$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分析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两极：B 的使用价值或自然形态成为 A 的价值表现形式。拉康把这项不对称压缩成“一项作为使用价值、另一项作为交换价值介入”。正文照录他的论证，但不把这个压缩说法冒充为马克思原文中的术语配对。

重要的是，那部标题本身就称作批判著作的《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证明：若不认识这些陷阱，一切证明都会始终贫瘠或误入歧途。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贡献——完成这项工作的当然不是我——在于揭示：这种“潜在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出发处就是必需的；我的意思是，从最初的出发处就是如此。**

精神分析同样如此。这类潜在者就是我所谓——就我而言，我称作——结构的东西。我必须同时对一切试图淹没这个概念的努力作出保留……

这个概念圈紧某一场域的必要出发点，而这处场域只能被界定为批判场域……有人企图把它淹没在一个我无法清楚辨认、仅仅被模糊称作“结构主义”的东西中。

当然，不要以为几何学中没有这种“潜在者”！但历史证明，几何学只在自身终点处才看见它：如今人们能够满足于察觉它，因为在实在中操持量而产生的量概念偏见，并没有碰巧损害几何学的逻辑进展。不

过，直到现在我们才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已经形成的几何学不再需要度量、度量学，甚至不再需要所谓实在空间。

正如我告诉你们的，其他科学并非如此。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科学若不先把这些事实制作出来，就无法起步？"

我说的是这些事实；作为结构事实，它们可以被称作最终事实。如果我们知道怎样让自己的问题同这些事实同构，也许现在就可以提出这个切题的问题。说实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遇到并实践这种结构时，已经对它作出记录；而且我们的意见……

即使从一些其实十分平常的看法把它们引入——我只是在科学秩序中推开敞开的大门……我们的意见仍然指向一些结果，以至于这种秩序——我说的是科学秩序——必须迁就它们。

我从开始教学以来——不是开始写作以来，而是开始教学以来——一直教导：结构就在于主体是一个语言事实，是语言本身的事实。这样得到指称的主体，通常被赋予言语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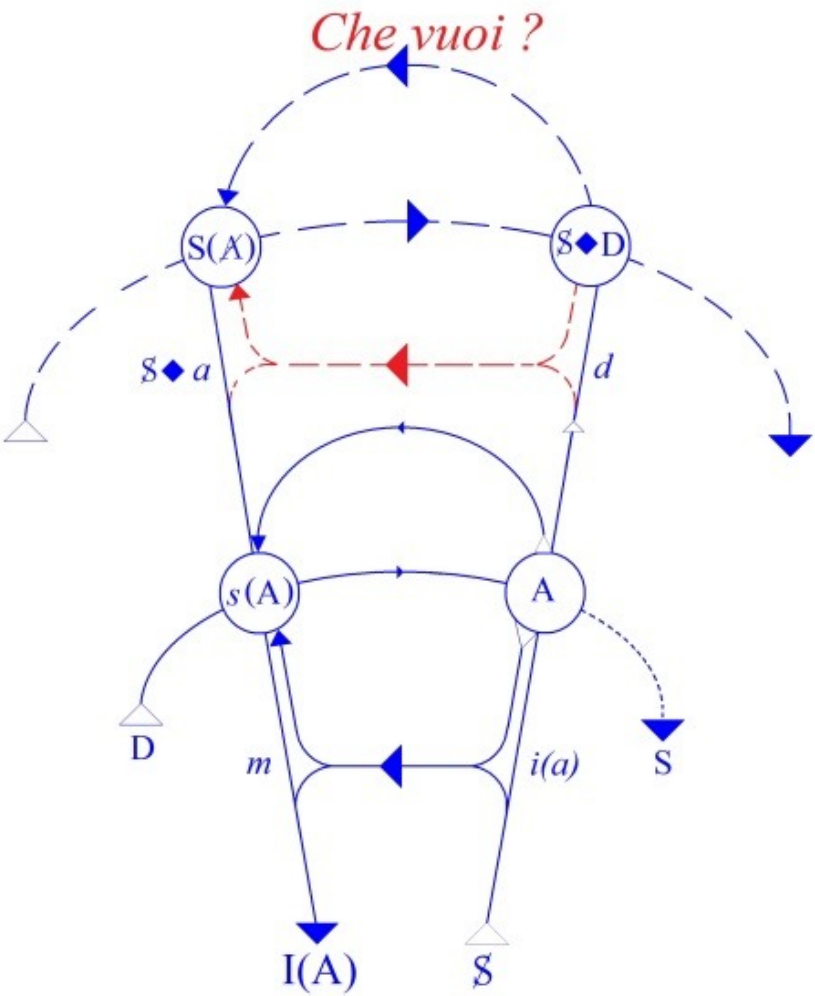
主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引入一种存在方式，也就是它自身的现实活动——我是按亚里士多德意义使用 ἐνέργεια［ energeia，现实活动 / 实现］这个词——；这种方式就是主体缄口不言时的行动。Tacere［缄口］并非 silere［静默］，[注2]然而二者在一道幽暗边界上彼此重叠。

> [注2] Silere：什么也不说，处于静默；Muta silet virgo［哑女静默］。Tacere：本应说话时缄口不言。"Sileteque et tacete atque animum aduortite［请保持静默、缄口并集中注意］"，普劳图斯：《小迦太基人》，序言。

有人竟写道，在我的《文集》中寻找任何有关沉默的暗示都是徒劳；这是蠢话。

当我把驱力公式写在图表右上方，写成划杠主体菱形要求 D，即 $\not{S} \lozenge D$ 时，我要指出的是：正当要求不再言说时，驱力才开始。[注]

> [注] 法文 quand la demande se tait 的主语是 la demande（要求）：不是“有一项让人缄默的要求”，而是“要求本身缄口 / 停止言说”。米勒定本第 256 页同样作此句，并在第 257 页接以“缄口这项行动并没有让主体摆脱语言”；因此这里承接的是 tacere 与 silere 的区分。




但如果我没有谈论沉默，恰恰是因为 sileo 并不是 taceo。缄口不言这项行动并没有让主体摆脱语言。

即使主体的本质在这项行动中抵达顶点——即使它把自身自由的影子行动出来——这种“缄口不言”仍然承载着一道谜题；它曾使动物世界

的在场显得无比沉重。如今我们只在恐惧症中留下它的痕迹，但请记得，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曾把众神安置在那里。

无论什么东西的永恒沉默——你们都知道，是哪一些东西[注3]——如今只让我们感到一半恐惧；因为科学向普通意识呈现一种表象，仿佛自身是一套拒绝依赖语言的知识。然而，这个所谓意识并没有受到如下相关性的触动：它由此同时拒绝依赖主体。

> [注3] 参见帕斯卡：“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

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科学无需主体，而是它把主体从语言中“掏空”——我的意思是，把主体驱逐出去——，并为自身创造出由一种被抽空主体的语言构成的公式。它从一项对语言之主体效果的禁令出发。

这只带来一个结果：它实际上证明主体无非是语言的一项效果，但这是一项空洞效果。

于是，空洞最严格地圈定主体的本质，也就是让主体显现为纯粹语言结构；这正是无意识发现的意义。无意识是一个时刻：纯粹语言在主体的位置说话；那里出现一个句子，而问题始终是：谁在说它？

无意识及其地位——完全可以说是科学地位，因为它起源于科学事实——就在于主体……就在于遭到象征界排斥的主体在实在界重新出现，并在那里呈现……

我指的是科学史中如今已经完成的事情……在那里呈现它唯一的支撑：语言本身。新语言学在科学中的出现，意义就在这里。

语言以这种方式同主体脱锚，却又由此在主体被根本化的结构空洞中代表主体时，语言本身谈论什么？我们知道：大体上说，它谈论……谈论性。它以一种言语谈论性；我要开始质问的性行动代表这种言语的沉默。

也就是说——你们将看见这是何等必然——那是一种顽强、固执地要强迫这份沉默开口的言语；这样顽固自有其理由。

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花时间驱散此处出现的第一个偏见；我认为这样做并非无用。当然，这个偏见并不新，但从新的角度照亮它始终具有意义。

心理学化语境中出现的第一个偏见……

相对于我们刚才对无意识作出的陈述——唯一真实的陈述——差异就在这里……这个偏见可以由我们的陈述中一个结构所必需之指标的掉落来表述。

正如我说的，无意识会“以性之名”（au nom du sexe）说话！轻浮的头脑——天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吞掉这个“的”（du）：于是无意识说性，它吼叫、呻吟、咕咕叫、喵喵叫！这不再属于言语的一切声音秩序，而成了一种“性冲动”……精神分析反刍在最好的情形中使用“生命本能”一词，预设的正是这层意思。围绕主体错误使用话语，会把这套话语本身贬到它在主体位置幻想的东西之层面；我所说的这套精神分析话语本身也成了呻吟。[注]

> [注] Parler au nom du sexe 是“以性的名义 / 代表性而说”；去掉介词冠词 du 后，parler sexe 就变成“说性、发出性的声音”。拉康把一个微小的语法删节写成理论

> 滑移：从能指对性的代表，滑向把无意识想成动物性的吼叫。中文正文无法只靠一个“的”完整复制法语句法，故同时保留原短语。

它呻吟着召唤一个爱欲形象：爱欲仿佛是一种统一力量，而且发挥一种普遍影响。有人竟认为，使一个有机体的细胞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说的是具有相同本质！——同推动由此组成的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交媾的假定力量具有相同本质；在一个已经能够——至少在显微镜下——充分区分减数分裂与有丝分裂的时代，这严格属于妄想的领域！［笑声］我是指它们所代表之代谢各阶段预设的一切解剖过程。

把 Ἔρως［Éros，爱欲］想象成一颗灵魂，它同 Θάνατος［Thanatos，死亡］具有相反目的，并通过性发挥作用；这是一套“春日里的巴黎时装小工姑娘”式话语——现今早被遗忘的已故朱利安·邦达从前这样说。他毕竟曾一度代表那种由变得无用的知识阶层产生的论战剑客。［笑声］[注]

> [注] Midinette 由 midi（正午）与 dînette（小餐）构成，原指午间只能匆匆吃点东西的巴黎时装业年轻女工或女店员，后来又带上“天真、多愁善感的年轻姑娘”这一刻板色彩。若只译作“小女工”，会丢掉邦达所调用的巴黎社会类型；若只译作“少女”，又会抹去其阶级与职业来历。

若需要某种东西把迷失者重新放回“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这条轴线上，那么下面这些过去从未像我们如今这样得到明确规定的对象所提供的明证，难道还不够吗：

- 阳具；
- 各种部分对象？

我们还会回到这些对象擅自闯入我们思想后产生的结果，回到某种多少有资格称为存在主义的当代朦胧哲学所采取的形态。对我们来说，这些对象证明：无意识既不会说出性欲，也不会歌唱性欲；但无意识产生这些对象时，恰恰——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在谈论性，因为这些对象正是通过同性欲发生隐喻和转喻关系而构成的。[注]

> [注] Immixtion 不是中性的“混合”；它带有未经授权而插手、介入他人事务的法律与日常语感，故译作“擅自闯入”。本句末尾的 sexualité 是“性欲 / 性”，不是 copulation（交媾）；旧译“同性交发生关系”混淆了两者，现据原文改正。

这些真理如此有力、如此简单，却似乎引起极大反感；因为正是为了阻止它们停留在中心、阻止它们从此成为主体一切表述的枢纽，才产生了我在最近几句话中已经不止一次暗示的那种苍白自由，而它的特征就是缺乏严肃性。

无意识对于性行动说了什么？

如果我想在这里模仿巴尔贝·多尔维伊，可以这样说：“什么是……”

有一天，他想象让一位自己极善于虚构的魔鬼神父说……“教会的秘密是什么？”“教会的秘密……”

你们知道，这一招非常适合吓唬外省老太太……“就是根本不存在炼狱。”［笑声］[注]

> [注] 这则“教会的秘密”并非出自巴尔贝·多尔维伊，而出自维利耶·德·利尔-阿当（Villiers de l’Isle-Adam）的短篇《赌注》（L’Enjeu），收入《新残酷故事》；故事末尾的执事揭晓赌注：“秘密……就是没有炼狱。”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本都保留了拉康现场的误署，因此正文不把他说出的“巴尔贝”静默换掉，而在此校正作品归属。

我也可以这样逗你们，说出也许终究会让你们受到某种触动的东西；而且我这样为即将说出的阶段划分节拍，并非毫无理由："精神分析的秘密，精神分析的大秘密，就是不存在性行动。"[注]

> [注] Il n'y a pas d'acte sexuel 不是说"没有性交"或"没有性欲"，也还不是后来那句"并不存在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的直接替换。拉康紧接着把 acte 规定为一种能指性的加倍：行动被说出、重复并在链条中铭写主体。所谓"不存在性行动"，是说没有一项二元行动能以这种方式把双方分别铭写为互补的男性与女性主体；本课第 69 段因此才会说，正因为性欲存在，性行动才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这项说法可以得到辩护和说明；只须回忆我所谓的行动：一个像"我走路"那样简单的运动效果发生加倍；仅仅以某种重音说出它，它就得到重复，并通过这次加倍取得能指功能，从而能够插入某条链，在其中铭写主体。

在性行动中是否存在某种依照相同形式运作的东西，使主体把自身铭写为有性者，并通过同一项行动建立自己同所谓异性主体的结合？

很清楚，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一切都反对这种说法：这项行动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见证，它只能建立一套把第三项计算在内的话语；刚才我已经通过阳具和部分对象的在场充分预告这个第三项。现在，我们必须以一种方式表述它的功能，从而证明这项功能在这项行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种功能始终滑动、始终替代，几乎等同于某种杂耍；它无论如何都不允许我们在行动——我指性行动——中把男人和女人设定为两种彼此对立的永恒本质。

不过，我会抹去自己刚才所谓“大秘密”——即不存在性行动——的说法，理由恰恰是：

- 它并不是什么大秘密！
- 它显而易见！
- 无意识不停地放声高喊它；
- 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家才会说：

“当无意识说出这件事时，我们赶快堵住它的嘴；因为如果随它一起重复，就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们了！”［笑声］

如果不存在性行动，精神分析还有什么用？

于是，人们强调性欲确实存在。没错，正因为性欲存在，性行动才不存在！但无意识也许是说，人们总是错失它！无论如何，看起来确实如此！……不过，要让这一点取得充分范围，首先必须强调：无意识确实说出了它。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你们还记得那个神父布道的故事吧？他讲的是罪。讲了什么？他反对罪……［笑声］

好吧，无意识也以自己的方式围绕性行动这个主题布道；而它呢：并不赞成！

要设想无意识所涉及的东西，首先就应当从这里出发。

不过，在这个层面值得指出无意识同神父的差别：神父说罪就是罪，而无意识也许恰恰把性欲变成了罪。这里有一点小差别。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主体不得不面对成为有性主体的困难，这件事怎样向我们提出？

正因为如此，我在最近的逻辑学论述中引入了一项参照……

我想，自己已经充分强调它的目标是确立小对象(a)的地位……也就是所谓黄金数，因为它以一种易于操持的形式，恰当地赋予问题所涉及的东西——即不可公度者——以地位。

为了引入它，我们从如下观念出发：在性行动中，我们用来标示某种可以说是主体实体的小 $(a)$，绝不是……

如果你们按照亚里士多德用 οὐσία［ousia，实体］指称的意义理解实体；人们总忘记，它的明确特性恰恰在于，绝不能把它归属于任何主体——这里的主体取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承载者］之义……这个小对象(a)充当模数，使我们能够质问由它支撑的东西；它无需在二项中寻找自身补集，也无需寻找自己为了构成二而欠缺的东西，尽管这当然很令人向往。[注]

> [注] 项目底本把希腊文误排成 ὑποχείμενον，正文据通行拼写校为 ὑποκείμενον。这里的“主体”还是亚里士多德范畴论意义上的 hypokeimenon：置于下方、承载谓词而自身不作为谓词归属于别物的基底；它不能同拉康所谓由能指代表的主体直接等同。

使“二”能够确立的关系，其解答完全取决于小 $(a)$——即黄金数——同“1”的参照关系；因为 1 产生一项欠缺，而这项欠缺通过一次简单移置、同时也通过差异效果被铭写成 $1-a$；经过计算……

这是非常简单的计算，我已经在黑板上写过许多次，请你们亲自重新找到它……会写成 $a$ 的平方：$1 - a = a^2$。[注]

> [注] 拉康这里称作“黄金数”的小 $a$ 是黄金比例的小根 $a = (\sqrt{5} - 1)/2 \approx 0.618$，不是通常记作 $\varphi = (1 + \sqrt{5})/2 \approx 1.618$ 的大根。正因为取的是前者，才同时有 $1 - a = a^2$ 与 $1 + a = 1/a$；后文 $(1 + a)(1 - a) = a$ 也依赖这项约定。

我在这里重提它，只是为了在自己即将引入的东西之门槛处，放上我必须首先从我们这门科学的出发处向你们表述的要点；正如刚才所说，它必然却又悖论式地把我们引向这处性纽结。使我们目前加以质问的那项行动，恰恰在那里躲开并逃离我们。

这个小 $(a)$ 的联结在于：

- 正如你们在这里看见的，它首先再现、darstellt［呈现］、支撑并把主体本身呈现在场；

- 同一个小 $(a)$ 还会在交换中出现；我们马上会给出交换公式。它可以充当我们在治疗辩证法中以“部分对象”之名触及的对象……因此，这涉及小 $(a)$ 功能的两个面向，同那项处在阉割原则位置的指标、那种对象形式之间的关系。

我今天不会结束这个循环，因此先用两条公式引入它；这两条公式回应我们先验地提出的一类问题：必须赋予这个小对象(a)怎样的值……

如果它确实在那里，必须在性二项中代表差异……才能产生我们今天问题悬置于其间的两种结果？

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我引导你们采取的道路来处理，因为它是一条逻辑道路——我的意思是逻辑学的道路。只要知道怎样追踪源头，就会看见逻辑学本身从一开始制作的就是二项及其悬置。

我并不是来为你们重述逻辑史的；只须唤起逻辑开端处的一点：只要懂得怎样深入探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就远不只是简单形式主义。在谓词逻辑的第一点上，反对项与矛盾项之间的对立得到建立。你们知道，此后我们已经取得许多进展；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无需关注它们进入历史之际具有的意义与地位。

此外，我顺便告诉那些偶尔翻阅逻辑书的人：当我们追踪亚里士多德的陈述时，完全不必禁止自己同时——甚至不是在旁注中——引入例如卢卡西维茨后来对它作出的补充。[注4]

> [注4] 扬·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Éclat 出版社，2000 年。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尼尔夫妇那本其实十分出色的书中[注5]看见一项抗议；它突然出现在某一页转折处，仅仅因为卢卡西维茨先生在转

述亚里士多德时，把矛盾律同同一律及二值原理区分开来！就是这样！

> [注5]　威廉·尼尔、玛莎·尼尔：《逻辑学的发展》，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6 年（初版 1962 年）。另参见克洛德·安贝尔：《为了逻辑史：一份柏拉图遗产》，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同一律就是 A 是 A。你们知道，A 是否就是 A 并不清楚。幸好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样说，但有人指出这一点终究是有意义的！
- 第二，一件事能否同时、在同一时刻既是 A 又是非 A，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 至于二值原理，也就是一件事必须为真或者为假，这又是第三件事！

我认为：

- 指出这些区别反而照亮了亚里士多德；
- 至于指出亚里士多德肯定从未想过这些小花样，则同问题毫无关系！

因为正是这些区别赋予我现在重新出发之处以意义：也就是这件粗陋的反对项事务。

首先，对我们而言……

我的意思是，不是指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东西，而是指我以往教学已经标出的东西……我们会用“并非没有”来指称它。以后会用到。别担心！请允许我稍稍引导你们……

反对项引起整个逻辑问题：特称命题是否蕴含存在？这历来让人极为震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无可争议地蕴含存在；他的逻辑甚至正是以此维系。

奇怪的是，全称命题并不蕴含存在！

我可以说：“所有半人马都有六条肢体。”

这绝对为真，只是半人马并不存在。这是一项全称命题。

但如果我依照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半人马失去了一条肢体。”那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便蕴含半人马存在。[注]

> [注] 这组例子用的是现代量词语义下的“空真”：当论域里没有半人马时，“所有半人马都有六肢”形式上仍为真；“有些半人马……”则含存在量词，承诺至少有一个半人马。拉康把后一项存在承诺归到亚里士多德名下，是在借传统逻辑与现代谓词逻辑的接缝推进自己的论证，并非在主张神话动物真实存在。

我正在尝试重建一套在半人马这边不那么跛脚的逻辑。［笑声］不过，我们目前并不关心这一点。只说“不存在没有雌性的雄性”；这属于实在秩序，至少如今同逻辑毫无关系。随后还有矛盾项，它意味着：如果某物是雄性，那么它就不是非雄性。

［拉康在黑板上写下“如果是雄性，那么是非雄性”，随后划去“非雄性”中的“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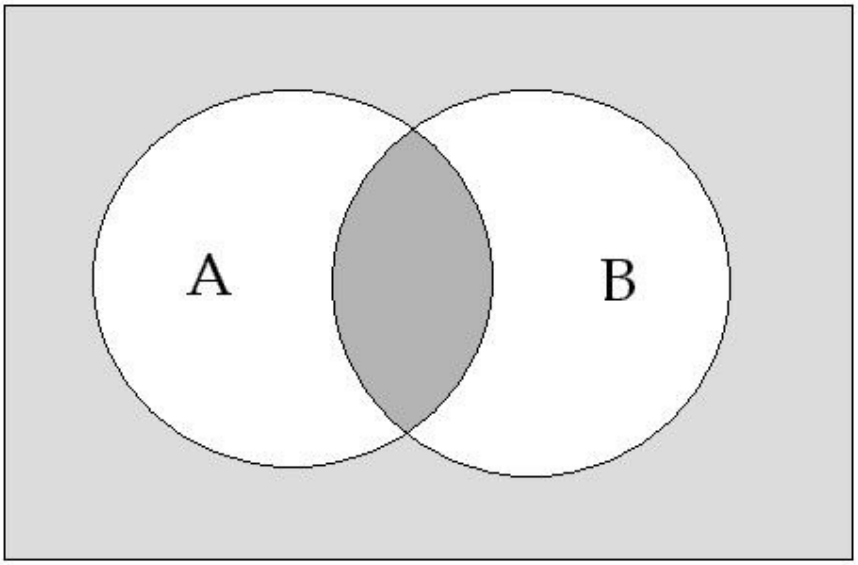
# non mâle

这里要在这两条不同公式中找出道路。第二条属于象征界秩序，是一项象征约定；它恰好有一个名称：排中律。这应当足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解决问题；因为从出发处开始，我们已经充分强调差异功能对性二项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果性二项能够——我的意思是，在主体上——得到奠定，我们就会需要这个第三项。

让我们尝试——不，不必假装尝试我们已经引入的东西，作出徒劳表情——也就是反对项的逻辑地位。这里的“一个与另一个”，同那里的“一个或另一个”相对立。

| pas sans | si mâle , alors non mâle |
| --- | --- |
| l'un et l'autre | l'un ou l'autre |

“一个与另一个”就是交集；我指逻辑交集：雄性且雌性。如果想按照布尔代数中的交集形式铭写这个“一个与另一个”，它表示空间上这道重叠的小弯月形［灰色］：




我不得不再次把这个图形呈现给你们，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你们显然看得出，它丝毫不能让你们满足。你们想要的是：其中一个是雄性，另一个是雌性，而且他们偶尔会踩到彼此的脚！

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一项逻辑乘法。重新向你们展示这幅布尔图形之所以重要，是为了提醒你们注意它同这里的差别；这里是“正面或反面”游戏极其重要的场所……

我最初几年曾至少花整整一季，试图用这个游戏训练追随我的人，好让他们听懂能指是什么……与“正面或反面”游戏相反……

后者干脆铭写成一连串的正号或负号……“一个与另一个”的关系则铭写成乘法形式；我指一项逻辑乘法、一项布尔乘法。

必须给差异元素假定怎样的值——因为问题就在这里——才能使结果干净利落地成为二项？当然，任何人其实都能知道。你们多少都保留了一点学校所教的数学知识；如果已经超过三十岁，那些数学大概教得非常愚蠢；如果只有二十岁，也许有机会听到略微不同的教法。不过这无关紧要！

面对公式 $(a+b)(a-b)$，你们人人都处在同一起点。这就是差异：

- 一个多出它；
- 另一个少了它。

把两者相乘，会得到 $a^2-b^2$。怎样才能让 $a^2-b^2$ 干净利落地等于2、等于二项？

非常容易，只须把这里写出的东西设为：

**$b=\sqrt{-1}=i$（原稿写作：$b=\sqrt{-1}=i$），也就是一种称作虚数的数值函数。如今，它以最常见的方式介入各种计算，并且通过实数的扩展奠定所谓复数。**

**至于 $a$——若要用相反的两种方式规定它，一种加上某物，另一种减去某物，并由此得到 2——只须把它设为 1。**

通常，人们就是用 $i$ 作为 $\sqrt{-1}$ 的缩写；这样当然方便得多（原稿中的根式字形：$\sqrt{-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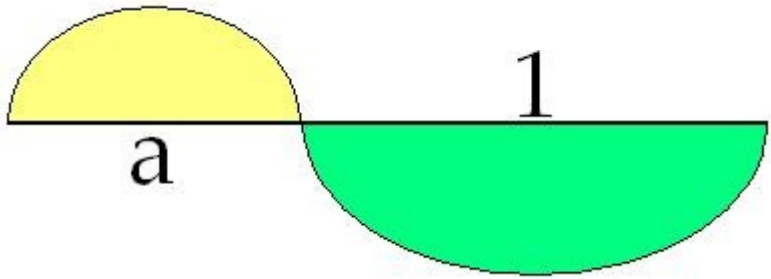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解释的东西对我们毫无用处！我把它放在自己必须向你们指出的东西之门槛处，因为以后会用到；而且它是另一项向我们呈现之可能性的核心比照：如果我们预先追问应当得到什么，情况会怎样。这对我们而言也许同样很有意义！

因为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就性行动而言，为什么在无意识中，那个收紧并标示差异的东西——主体本身就在其中居首位——不仅到最后仍然留下，而且要让它成为一项性行动，还必须让它到最后仍然留下！

换句话说：$(a+b)(a-b)=a$！

要让它等于 $a$，当然，这里的 $a$ 并不是上面那个 $a$ [$(a+b)(a-b)=2$]；同刚才为了得到 2 时一样，我们要把这里的 $a$ 设为 1。

不言而喻，$(1+i)(1-i)=2$。




只要 $a$ 等于我用来向你们引入小对象(a)功能的那个黄金数——这里正好再次这样说——，$(1+a)(1-a)$ 就会得到 $a$。请检验：当小 $(a)$

等于黄金数时，$(1+a)(1-a)=a$。［$1+a=1/a$；$1-a=a^2$；$(1+a)(1-a)=(1/a)a^2=a$］

在我结束本次课程所需的这段时间里，我暂且把自己想向你们提出的逻辑格架悬置在这里。

现在让我们考察性行动所涉及的东西。我们刚才引入马克思公式的理由，恰好会帮助我们处理它。下面这个表述出自马克思思想上的先师费尔巴哈：人的对象无非就是其本质本身被当作对象；一个主体依其本质而必然与之发生关系的对象，也无非是该主体自身的本质，只不过它已经对象化。[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本均作："马克思在《Manifestes philosophiques》某处告诉我们。"这里有两层转写问题。第一，Manifestes philosophiques（《哲学宣言集》）是阿尔都塞辑录费尔巴哈 1839—1845 年文本所用的书名，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手稿》；这两项命题实际出自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米勒定本第 223 页已把过渡校作"下面这个表述出自其先师费尔巴哈"。第二，底本句末的 non objectivé（未对象化）同费尔巴哈原句 mais objectivée（而是已经对象化）意思正相反；正文据原典一并改正。下一段仍称它为"马克思主义近似"，则保留拉康随后作出的理论归类。

一些人——其中包括在座的几位——已经充分揭示这种马克思主义近似所具有的初步性质。要是我们远远超前于这项表述，倒会很奇怪。这里涉及的对象、主体自身却又对象化的本质，难道不能由我们赋予它真实实体吗？

让我们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支撑我们的要点出发：精神分析有关性的根本规律所陈述的东西，同乱伦禁令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对我们来说，这项禁令是任何性行动中第三元素在场的另一道、而且已经何等充分的反映；因为性行动要求主体在场并得到奠定。没有任何性行动

——这就是进入精神分析世界的入口——不携带所谓创伤场景的踪迹；这种说法并不恰当，换句话说，它携带同父母之偶的一项根本参照关系。

事情在另一端如何呈现？你们都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奠定亲属秩序的交换秩序，由女人付出代价；人们交换的是女人。

无论亲属秩序是父系还是母系，都无关紧要！铭写逻辑迫使民族学家观察女人如何在不同世系之间流动。从一端到另一端，那里仿佛存在某道裂隙。

好吧，今天我们将尝试指出，这道裂隙对我们而言怎样得到表述；换句话说，它怎样在我们的场域中得到填补。

刚才我们已经指出，经济学揭露与祛魅的起源，可以在两种性质不同之价值的结合中看见。这里面对的正是这种事情。对精神分析家来说，全部问题在于察觉：性行动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出于社会方面；因为社会原则恰恰在那里、在一项交换规律中构成。

女人的交换，或者……不，这还不归我们处理。因为，只要察觉问题属于价值秩序，我会说，仅仅给它冠上名称，一切就已经开始变得足够清楚。

在无意识层面，价值的结构发生加倍、发生分裂；其原则处有某种东西占据交换价值的位置，而它同使用价值发生虚假等同，由此奠定了商品—对象。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只有资本主义出现，这件早于资本主义很久的事情才能得到揭示。

同样，只有科学锻造出主体的地位——这个主体被归约成自身的间隔功能——我们才能察觉：这里所涉及的两种不同价值之等同，发生在使用价值与——为什么不呢？

我们稍后会看到——享乐价值之间。我要强调：享乐价值在这里扮演交换价值的角色。

你们一定立刻感觉到，这项享乐价值功能确实触及分析教学的核心；也许正是它会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表述阉割。

因为归根结底，在理论中那个仍然如此混乱的驱力成熟观念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受到强调，仍然就是这一点：没有任何性行动——我指按照刚才表述的必然性所说的性行动——不包含一项古怪的东西：阉割。人们把什么称作阉割？它毕竟不是……

像“小汉斯”如此可爱地提出的公式那样……把小水龙头拧下来！它当然必须留在原位。

问题所在——而且分析理论到处都把它摊开来——是：主体不可能在自身那里取得自身享乐。

今天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因此请不要怀疑，我在这里作了缩短。下次我会回到这里。

不过，我只想强调自己希望从中出发的一点：所谓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的等式，在我们的材料中具有怎样的根本意义。

**假定人被归约成我们不得不说的那种功能——制度从未真正这样归约过人——，也就是家畜中种公畜的功能。换句话说，让我们借助英语；你们知道，英语用 a she-goat 来说母山羊；若依照我在这里的法语谐拆，它便成了 un elle-bouc，即“一只她—公山羊”。[注]**

> [注] 英语 she-goat 的构词只是 she（雌性的）加 goat（山羊）；goat 在这里不是专指公山羊的法语 bouc。Elle-bouc 因而不是正确词源，而是拉康为了制造“她—男人 / 人—她”这一后续系列而作的跨语言误拆。正文把真正的英语意义与拉康的法语谐拆分开呈现。

好吧，让我们恰如其分地把男人称作一个 he-man［他—人］。从工具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设想。事实上，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清楚说明使用价值，就是人们牵来一头公牛，让它完成一定次数交配时所做的事情。极其奇怪的是，从未有人设想把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铭写在这个全能阳具的流通中！

奇怪的是：正是我们发现，这项阳具价值由女人代表！如果享乐——我指阴茎享乐——带有称作阉割的标记，那么仿佛正是为了以我们随边沁称作“虚构的”方式，使女人成为遭享用之物。这是一项奇特主张，它向我们开启“享乐”一词本有的全部歧义；因为从此以后，这个词所包含的法学发展意味着占有。[注]

> [注] 法语 jouir 不只表示获得快乐或性高潮；jouir de quelque chose 也可以是依法使用、支配某物，jouissance 在法律语汇中相应指使用、占有并取得孳息的权利。拉康从“阴茎享乐”滑到“女人成为 ce dont on jouit”，正是在同时调动性与财产权两层意义；“遭享用之物”这一略显生硬的译法，是为了保留主动者与被占有之物的语法不对称。

换句话说，某种东西发生了倒转：不再是我们那头公牛的性器——即使用价值——服务于建立性秩序的这种流通；而是女人，因为她在这个场合亲自成为一种价值转移之所，这项价值从使用价值层面遭到扣除，并采取享乐对象的形式。这非常奇怪！

这非常奇怪，因为它把我们带向如下结果：我刚才为你们引入了 he-man，现在则要……而且非常符合英语语言的天才；英语把女人称作 woman，天知道文学围绕这个不预示任何好事的 wo 作过多少嘲弄［笑声］——我要把她称作 she-man［她—人］。或者用法语，就使用这个从我引入起便会激起嘲弄、而且我想会造成大量误解的词：l'homme-elle［人—她］。我在这里引入人—她！［笑声］我把她介绍给你们，我牵着她的小指；以后她会对我们很有用。［笑声］[注]

> [注] 这一串仍是故意的伪词源。英语 woman 实际来自古英语 wifmann（wīf，女人 / 妻子；mann，人），wo- 不是表示"不祥"的否定前缀；拉康只是借耳朵把它听成近似 woe（祸患），再造出 she-man。He-man / she-man / homme-elle / homme-il 都是本课为交换价值、阳具价值与享乐位置临时搭出的构词，不是英语或法语的真实词源，也不是把现实中的男人、女人或同性恋者归结为固定性别本质。

整个分析文献都在那里见证：有关女人在性行动中位置的一切表述，只有在女人发挥人—她功能时才成立。在场的女人们不必皱眉，因为说实话，我提出这项意见，恰恰是为了把我们从一开始一直谈论的那个大写的女人之位置保留在它所在之处。

也许，一切有关女性性欲的指示……

而且依照永恒经验，假面舞会在那里发挥如此突出的作用……也就是女人使用阳具对象之等价物的方式；这使她从来都是珠宝的佩戴者——

狄德罗有一部《泄密的珠宝》（Les Bijoux indiscrets）；也许我们终于能够让它们开口说话。[注]

> [注] Bijoux 字面是“珠宝”，在狄德罗这部 1748 年的小说中却又是女性生殖器的委婉语：魔戒指向一名女人时，她的“珠宝”会越过本人而泄露情事。因此，“珠宝佩戴者”“泄密的珠宝”与“让它们说话”组成连续双关，并把作为饰物的阳具等价物同发声的性器官叠在一起。

非常奇特的是：某种享乐仅仅因为便于操持而被选中——如果我敢这样称呼阴茎享乐——，它在某处遭到扣除；于是，我们看见马克思和我们自己所谓的“拜物”由此得到引入，也就是这项被抽取并冻结的使用价值——某处的一道洞——，它成为一切性意识形态唯一必需的嵌入点。

某处发生的这项享乐扣除，就是枢纽。

但不要以为女人……

她是分析理论发生异化之处，就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是如此；不过，他是这套理论足够伟大的父亲，能够在自己反复提出的问题中察觉这项异化：“女人想要什么？”……不要以为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因此过得更糟！

我的意思是，她自身仍然能够以一种完全逃脱这种意识形态把握的方式支配自己的享乐。

为了充当人—她，女人从来不缺手段；就此而言，即使女权主义诉求也不包含任何特别新颖的东西，它仍是同一场假面舞会，只是顺应当日风尚继续上演。

她作为女人仍然不可攻破之处，处在所谓性行动系统之外。

我们必须从这里衡量所涉困难：性行动建立一项行动，并可能由此奠定一个主体；在这个问题中，两个原初性别——男人与女人——各自具有什么地位？我今天把你们带到的点，使他们抵达最大的分离。

因为，如果我刚才谈到“人—她”，那么“人—他”呢：已经消失！啊！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本身恰好以这种身份从使用价值中遭到抽取。当然，这并不妨碍它在实在中流通。男人作为阴茎价值，流通得十分顺畅。

但这是地下流通！无论它在社会上升中发挥多么肯定而且根本的价值。［笑声］

通常还是经由“左手”！[注]

> [注] 法语 de la main gauche 不仅是“用左手”，还指旧时身份不等者之间不能传递正式名位的“左手婚姻”，并可泛指不被正式承认的结合。它在这里同时回扣上一句的“地下流通”和“社会上升”；正文保留“左手”的字面突兀，由注释补出不合法 / 不获承认的联盟这一习语层。

我要更进一步说，我们不应遗漏这一点：如果“人—他”没有在性行动的地位中得到承认——因为性行动在社会中具有奠基作用——，却存在一个“人—他保护协会”。这甚至就是人们所谓的男性同性恋。[注]

> [注] “保护协会”（société protectrice）戏仿法国“动物保护协会”一类机构，好像已经从正式性秩序中消失的“人—他”成了需要保护的物种；它不是某个真实组织的

> 名称。末句把男性同性恋称为这种“协会”，属于拉康在本段构词系统内的挑衅性笑话，不能反过来当作对同性恋的临床或社会学定义。

我今天就在这个多少有些边缘、以幽默方式钉牢的点上停下来；仅仅因为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为你们准备的内容。

# 第17课 · 1967年4月19日

上一次，我向你们提出了若干陈述。其中有一些采取例如这样的公式：“不存在性行动。”

我想，这条新闻正在全城流传……不过，我并没有把它当作绝对真理交给你们……我说的是：严格说来，无意识话语表述出的正是这件事。

说过这一点以后，我把这条公式和其他几条公式嵌在一次回顾中；我必须说，那次回顾相当密集，同时交代了它们的意义与前提。

那堂课仿佛是一个由若干汇合点标出的阶段，也许可以充当一份书面导论，引向我正在继续、而且今天想要继续的东西。我会用一种也许更加容易进入的形式来进行；至少，它被设想成一条容易走的道路，是初次理清我将要进入的那些联结的方式。这些仍是两三堂课以来我一直向你们呈现的三项联结：

- $(a)$；
- 一个值为 1 的项；它在那里只是为了赋予 $(a)$ 的值以意义，因为后者是一个数，严格说来就是黄金数；
- 以及第二个值为 1 的项。

当然，我可以再次以一种堪称必然论证式（apodictique）的方式重新表述它们，表明它们的必然性。

我会采用另一种做法：先举例说明我要怎样使用它们，随后再按照必然方式重新拾起我此刻将要偏离的内容。我要采用一种可以称作论争式（éristique）的方式，因为我想到那些不知道这里涉及什么的人。[注]

> [注] Apodictique 指从必然性出发、旨在作出证明的论证方式；éristique 则指以争论、驳难为路径的论辩方式。拉康并不是把后者贬成单纯“好争吵”，而是说他暂时不从必然演绎起步，要先针对尚不熟悉精神分析话语的听众举例争辩。

这里涉及精神分析。即使不知道精神分析所涉及的东西，也可以从我的话语中获益；不过，仍须对这套话语实践过一段时间。我必须假定，并非人人都具备这种情形，尤其是那些并非精神分析家的人。

我如此关心那些必须被引入我所谓“我的话语”的人，当然并非没有想到精神分析家；但另一个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面向刚才首先界定的那些人……

有一天，我碰巧把他们钉上“多数者（le nombre）”这个标签……我必须面向他们，使我的话语能够以某种方式经过一处反射点，重新回到精神分析家的耳中。

事实上，一件引人注目、而且属于问题内部的事情是：精神分析家并不会直接飞入这套话语；恰恰因为这套话语关系到他的实践。可以证明的是——我这套话语后续的展开，包括今天的话语本身，将会明确指出原因——，精神分析家会在自己的地位中，也就是在把他建立为精神分析家的东西中，找到某种产生抵抗的东西；尤其会抵抗我在上一次话语中引入并开启的那个点。

直说就是：引入享乐价值，会在能够冠以真理话语之名的一套话语、乃至一切话语的根部提出问题。至少——请理解我——如果这套话语将要同无意识话语竞争；而且如果正如我上次告诉你们的，无意识话语确实由这项享乐价值作出表述。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奇特的是，精神分析家总会对这套竞争性话语稍作修补。

他的某项陈述恰好说中真相之处，总能被他找出来重新修改。只要略有经验就会知道：每当这种争议可以衡量时，它总是同某种贪食严格相关；这种贪食以某种方式同精神分析机构相连，由一种要让自己在知识层面得到承认的观念构成。

我已经说过，享乐价值处在无意识经济的原则位置。我还说过——并强调法语里的“du”——无意识“谈论性”（parle du sexe）。不是无冠词地“说性”（parle sexe），而是“谈论性”。无意识向我们指示的是一套知识的道路。若要沿着这些道路前进，就不能尚未走过便预先想要知道。[注]

> [注] 底本称 du 为“冠词”；严格说，它是介词 de 与定冠词 le 的缩合。这里不能只靠中文“的”字对应：parler du sexe 是“以性为谈论对象”，而刻意省去 du 的 parler sexe 则仿佛无意识直接“说出性本身”。下一段从“谈论性”追问到“说出性 / 说出有关性的真理”，正由这处小小语法差异展开。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无意识谈论性。可以说它说出了性吗？换句话说：它说真话吗？

说它在谈论，会把它说了什么悬置起来。

人可以开口却什么都没说，这甚至十分常见；无意识并非如此。

人也可以不说话却表达一些事情；无意识同样并非如此。

这正是“无意识——‘它 / 本我’——在说话”（l’inconscient « ça parle »）这个出发点所带来的突出之处；当然，和依赖这项表述的许多其他特征一样，它始终没有受到察觉。只要稍有一点耳朵，就会由此推出：无意识为了说出某件事，非开口不可！[注]

> [注] Ça parle 在日常法语中是非人称的“它在说 / 有话在说”，其中 ça 又可承接弗洛伊德的 Es（本我）。译文并列“它 / 本我”，是为了保留普通代词与精神分析术语的重叠；若只译成“本我在说话”，便会抹去拉康刻意利用的非人称语气。

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把这一点提炼出来；尽管在我的《罗马报告》中，它至少以十种形式得到陈述。最近，我同一些十分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至少紧紧抓住了我话语的一部分，又向我提出其中一种形式。那涉及我那条享有盛名的著名公式……

它当然因为是一条公式而格外流行；凡想用一条公式收拢一切，始终都要警惕……我曾说：“当被分析者同你——分析家——说话时，他谈论的是他自己；等到他把自己谈给你听时……一切都会好起来。”[注]

> [注] 这句话可核实的早期出处不是《罗马报告》正文，而是研讨班第三卷 1956 年 3 月 14 日课：“主体开始时谈论自己；等到他把自己——其间已经明显改变——谈给你听，我们就抵达分析的终点。”关键不在“谈论自己”这一题材发生变化，而在言说最终抵达分析家所占据的大他者位置；本课压缩成公式以后，法语只靠 parler de lui / parler de lui à vous 的语序差异来标示这一转变。

像这样幸运地流传下来的公式，都必须重新放回自身语境，否则就会产生混淆。

那么，无意识是否说出了有关性的真理？我没有这样说；你们记得，弗洛伊德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当然，必须明确他在什么地方提出：那是围绕一个梦，他一位女病人的梦。这个梦显然是为了戏弄弗洛伊德本人，让他“把膀胱当灯笼”、把假象当真。[注]

[注] 米勒定本第 274 页保留了 mener en bateau（把人耍得团团转）与 prendre des vessies pour des lanternes（字面“把膀胱当灯笼”，意为把假当真）两层口语。这里指弗洛伊德《梦的解释》第四章“聪明的肉商太太”之梦：病人以一个愿望未能实现的梦向“每个梦都是愿望满足”的命题提出反例；梦中只剩熏鲑鱼，商店又关门，电话也坏了，晚宴只得取消。

当时那一代弟子还相当稚嫩，以至于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桩丑闻向他们解释。

说实话，很容易摆脱困难：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王道……但梦本身并不是无意识。

在无意识层面提出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已经把这双袖子翻过来——我的意思是，把所谓袖子翻过来——，一如既往，翻得很快而且不留任何歧义；那是在……

我 1956 年为纪念弗洛伊德百年诞辰写作的《弗洛伊德之物》中……我让一个实体涌现出来，它说：“我，真理，我说话。”[《文集》第 409 页]

真理在说话。既然它就是真理，它无需说真话。我们听见真理，而只有知道怎样表述它的人，才能听懂它说的东西。它在哪里说？在症状中，也就是在某种出故障、走得不对劲的东西中。[注]

[注] 米勒定本第 274 页同样连写 La vérité parle / dire la vérité / quelque chose qui cloche。第一句让“真理”占据说话者位置，第二句才是命题意义上的“说真话”；

> clocher 则既是“出毛病”，也带有“跛行、不平衡”的具体感觉。因此，症状之“真”不等于它说出的每个命题都正确。

这就是无意识作为言说者同真理之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仍有一个我已经开启的问题……去年第一堂课中开启；它已经出版……我说“去年”时，不是指去年十一月，而是再前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发表在《分析笔记》上、标题为《科学与真理》的那篇文章。[注1][注]

> [注1] 《分析笔记》第 1 期，S.e.r. 出版社，1966 年，《科学与真理》；这是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5 年 12 月 1 日开场课，第 1—31 页。

> [注] 项目底本此处把篇名口述为 la Vérité et la Science（“真理与科学”），但实际发表于《分析笔记》第 1 期的标题是 La science et la vérité（《科学与真理》）。正文据已刊文本校正词序，并在此保留现场转写的异文。

那里仍然悬置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这期杂志作开篇的列宁陈述会说，“理论会获胜，因为它是真的”？[注2][注]例如，我刚才有关精神分析家的说法，并不会立刻让这项陈述取得令人信服的认可。

> [注2]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全能，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给予人们一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辩护的言论都不相容的完整世界观。它是十九世纪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成果——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合法继承者。我们将简短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 [注] 列宁原文的通行法译是“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无所不能，是因为它正确”（La doctrine de Marx est toute-puissante, parce qu’elle est juste）。拉康在已刊《科学与真理》中已经改写成“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无所不能，是因为它是真的”，本课又进一步口语化成将来式“理论会获胜，因为它是真的”。正文保留拉康此刻的说法，不把它倒改成列宁原句。

马克思本人——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也在这里让某种不无谜团的东西溜了过去。

事实上，同他以前的许多人——从笛卡尔开始——一样，他对待真理采取一项奇特策略；他在某处用如下尖锐话语作出表述："我的辩证法有一个优点：我一点一点说出事情；当他们以为——复数的'他们'！——我已经说完，便急着反驳我，结果无非是把自己的愚蠢全都摊开来。"[注3][注]

> [注3] 参见马克思 1867 年 6 月 27 日致恩格斯书信；拉康此处采用 L. 阿尔都塞、É. 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一卷第 30 页的浓缩转述（Maspero 小型文库，1971 年）。

> [注] 项目底本注作"6 月 26 日"，但当天是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的回信日期为 6 月 27 日。原信的完整意思更接近："如果我预先反驳所有这类异议，就会破坏整套辩证的阐述方法；相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断给那些家伙设下陷阱，诱使他们过早暴露自己的愚蠢。"正文保留拉康经由阿尔都塞使用的短句，注中校正日期并区分转述与原信。

某个提出"理论会获胜，因为它是真的"这一观念的人竟这样表达自己，似乎十分奇特。

一项真理政治；说到底，它还有一个补充观念：归根结底，只有我刚才所谓的多数者……

也就是那些被归约成无非只是人数的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语境所谓"阶级意识"，因为它是"作为人数的阶级"（la classe du nombre）……不会犯错！[注]

> [注] Nombre 首先是"数 / 数量"，带定冠词时又可指人数、多数人或大众。拉康先用它给非分析家的听众贴标签，继而把无产阶级称作 la classe du nombre：既

> 是“人数众多的阶级”，也是在理论之外被还原成纯粹计数单位的阶级。正文依语境分别译作“多数者”“人数”，而不统一成抽象的“数量”。

然而，这是一项奇特原则；所有值得被称作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道路前进的人，都从未偏离它。为什么阶级意识在方向上会如此可靠……

我的意思是：即使它对理论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照理论家们的说法，当阶级意识发挥功能时，即便在未受教育的层面上也同样可靠；而严格说来，它却只被归约到那些属于此处所谓“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利润之外的阶级”的人。何以如此？

**也许，有关真理力量的问题，必须到我们已经进入的这处场域中寻找；**

**这是一处隐喻场域，我们可以——我重申：通过隐喻——把它称作真理市场。**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如果你们已经从上次课隐约看见，这个市场的动力是享乐价值，那么真正发生交换的是某种并非真理本身的东西。换句话说，“说话者”同“真理”之间的联结，会随他从哪里支撑自身享乐而不同。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之全部困难就在这里：他在自己占据的位置做什么？他在那里享用什么？这就是一个我刚刚引入的问题之视野；我用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一词，在其裂隙点标出它。[注]

> [注] 米勒定本第 275 页把这一段整理为同一条推论：“真理市场”的动力若是享乐价值，交换的就不是“真理本身”；说话者与真理的关系取决于他从何处支撑自己

> 的享乐。这里的“市场”始终被拉康限定为隐喻，并不是把真理等同于商品，而是追问分析家在言语交换中占据的位置及其收益。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因此，在一项通过言语传递、并以分析经验为视野的交换中，真理本身并不是交换对象。实践已经表明这一点。在场的精神分析家也用自己的实践作证。当然，他们到场并非毫无目的；他们来，是为了从这张桌上掉下来的那部分真理，甚至为了稍稍作假以后能够用它做成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被迫如此，是因为同自身精神分析家位置相连的享乐价值地位受到阻碍。我已经取得可以称作“证实”的东西；以后肯定还会再次取得。我举一个例子。有个人并不是精神分析家——就点名德勒兹先生吧——他推介（présente）了一本萨赫-马索克的书，题目正是《萨赫-马索克推介：冷与残酷》（Pré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 : Le froid et le cruel）。他写出了有史以来无可争议最出色的受虐狂文本！[注]

> [注] Présente / Présentation 在句中既是“介绍、推介”这一本书，也是书名自身。德勒兹这部书由午夜出版社于 1967 年初版，原版还附有奥德・维尔姆翻译的萨赫-马索克《穿裘皮的维纳斯》全文；拉康在同年 4 月谈论的是这部刚出版的新书。中文保留“推介”的动词与题名回环，而不把前一个词泛化成“写了一本”。

我的意思是：同精神分析中围绕这个主题写下的一切相比，这是最出色的文本。

他当然读过那些文章；他并非凭空发明主题。他首先从萨赫-马索克出发……谈到受虐狂，马索克本人毕竟有几句话可说！我知道，人们已经稍稍从他的名字上“切掉”一块，如今只说“maso”。不过，仍要由我们标出“maso”同“masochiste［受虐狂者］”之间的差别，甚至

同“masochien［马索克作品式的］”或干脆同马索克本人之间的差别。[注]

> [注] Trancher sur son nom 在这里被拉回字面：把 Masoch 的名字截短成法语口语 maso。拉康继而排开四个层次：截短的俗称 maso、指人的行为标签 masochiste、从作家姓名派生而指其作品世界的 masochien，以及作为作者的 Masoch。这个区分也呼应德勒兹从文学文本而非临床标签重新出发的方法。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还会回到这篇文章，因为严格说来，我可以说……

对这个主题我并非保持沉默，因为我写过《康德同萨德》；但在那里确实只提出了一项概观，尤其是：施虐狂与受虐狂是两条严格不同的道路，尽管二者当然都必须在结构中定位……并不是每个施虐狂者都会自动成为 maso，也不是每个 maso 都是未察觉自己的施虐狂者。这不是一只能够翻面的手套。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德勒兹先生也许从这些文章中获益——他大量引用我，因此我更加敢于断言。

不过，难道不引人注目吗？在我们今年开启的道路上，这篇文章真正预先抵达了我现在将要谈论的一切；而没有任何一篇分析文章不需要从这套新视角彻底重新处理和改写。我特意向自己引用的作者本人确认过：他完全没有精神分析经验。

这就是我想在此按日期标出的几个点；因为它们毕竟可能随时间改变。那些取得典范价值、值得保留的点，至少会要求我为它们作出完整说明——我的意思是，详细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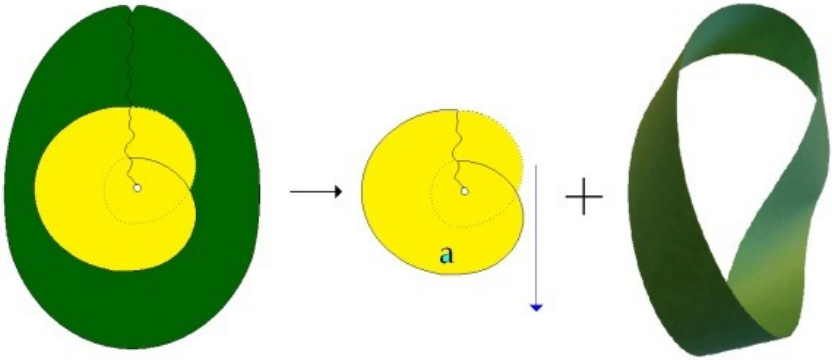
接下来，必须进入这项结构的表述；黑板上那条非常简单的线为它提供基础和根基。至于它将怎样使用，你们已经并非没有从我口中得到某种澄清。不过，我仍要重申：这里的小 $(a)$，就是我围绕这样指称的对象已经让你们感觉到的东西；它可以说被称作主体的“镶座”（monture）。

这个隐喻意味着：主体是珠宝，镶座则是承托、支撑主体的框架。[注]

> [注] Monture 可指骑乘的坐骑、眼镜框或珠宝的镶座；下一句明确说“主体是珠宝”，所以此处取珠宝工艺义。比喻的方向也因此不能倒置：小对象 $(a)$ 不是被主体佩戴的宝石，而是让主体这颗“宝石”获得支撑与位置的镶座。

不过我还要提醒：我们已经把小对象(a)界定并形象化为结构中掉落的东西；它在主体存在最根本的行动层面掉落，因为主体本身正是从这项行动中产生，也就是从重复中产生。能指事实——能指进行重复——产生主体，而某种东西由此掉落。

请回想双环切割怎样把已经成为一个名为射影平面的思想对象切分成分别如下的两个元素：




- 莫比乌斯带，对我们而言，它构成主体的支撑图形［“莫比乌斯式”结构］；

- 必然剩下的圆片［$(a)$］［“球面式”结构］；它无法从射影平面的拓扑中消除。

这里的小对象(a)由一个数值参照支撑，用来表现它何以不可公度；当主体的这项运作发生在无意识层面时，它同所涉及之物——无非就是性——不可公度。［$a$ 位于并不存在的性关系之位置］

当然，这个黄金数只是作为一项经过选择的支撑在那里，因为它具有如下特殊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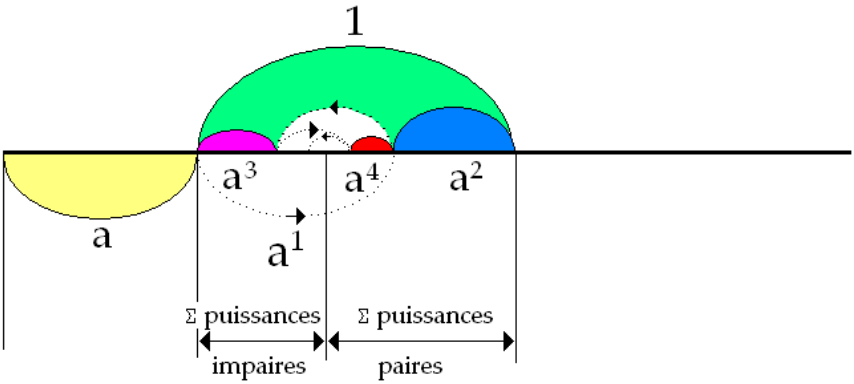
这个性质使我们保留它，但只把它当作象征功能……它具有如下特殊性质……

我已经尽己所能向你们指出它；如果要给出最现代、最严格的数学理论，就会把我们带得实在太远……可以说，它是让自身可能所在的区间收紧得最慢的不可公度数。

换句话说，要抵达某项近似极限，在不可公度数的一切形式中……

它们为数众多，我想几乎无穷无尽……它需要最多次操作。[注]

> [注] 这里的 $a = (\sqrt{5} - 1)/2$ 是通常黄金比例 $\varphi$ 的倒数。用现代连分数语言说，它的展开是 $[0; 1, 1, 1, \ldots]$；在有理数逼近的极值意义上，它属于“最难逼近”的无理数，收敛分数逼近它时改善得最慢。拉康所谓“区间收紧得最慢”“需要最多次操作”是在口语化地指这项性质，而不是说其他无理数只有有限多个。




我提醒你们这里涉及什么：如果把小 $(a)$ 投射到 1 上，它同 1 的差 $1 - a$ 便会由 $a^2$ 标出。这来自小 $(a)$ 自身的特性：$1 + a = 1/a$；由此很容易推出 $1 - a = a^2$，只须做一次小乘法［乘以 $a$］，你们立刻就会看见。

随后，$a^2$ 被投射到位于 1 之内的这个 $a$ 上——例如这里……——并产生 $a^3$；这个 $a^3$ 又被投射到 $a^2$ 上，使差值层面产生 $a^4$；再把它这样投射，便会在这里出现 $a^5$。

你们看见，两边逐项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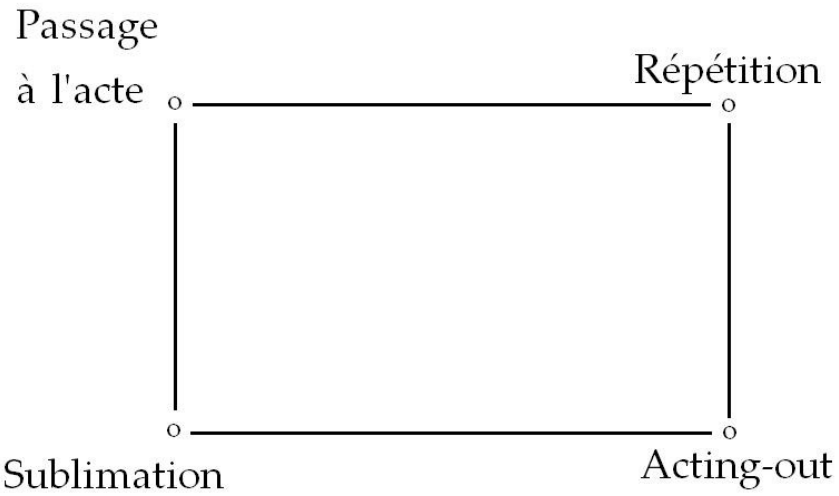
- 一边是 $a$ 的所有偶次幂；
- 另一边是所有奇次幂。

如果这样把它们延伸到无穷——因为这些操作永远不会停止，也没有终项——，它们的极限仍然是：

- 对于偶次幂之和，是 $a$：$a^2 + a^4 + a^6 + \cdots = a$；
- 对于奇次幂之和，是 $a^2$，也就是最初的差值（$1 - a = a^2$）：$a^3 + a^5 + a^7 + \cdots = a^2$。

因此，操作结束时会在这里铭写最初操作中作为差值标在此处的东西。$a^2$ 最终会加到这个 $a$ 上；两者之和实现这里的 1，也就是 $a$ 得到 $a^2$ 补足而构成的 1。在另一边，把所有余数相加构成的东西，则等于我们出发时的第一个 $a$。

我想，这项操作的启示性不会逃过你们；何况早在很久以前——至少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前——，我就已经让你们注意到：它怎样能够支撑并形象说明性驱力道路中以升华之名实现的操作。




今天我不会回到那里，因为必须继续推进。这样指出它，只是为了告诉你们，借助这项支撑，我们接下来将要做什么；正如你们将会看见、而且已经能够预感到的，它不可能让我们得到满足。

一切都表明——它向我们呈现的成果本身如此升华，这里正好可以这么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升华使我们抵达位于性之视野中的这个完美的 1［原文如此］，那么这个 1 已经谈论了这么久，在我看来，人们早就应当知道它了。

在神奇小 $(a)$ 的这两列奇次幂与偶次幂之间，必定仍然存在某种裂隙、某个间隔。至少经验中的一切都这样表明。

不过，采用最有利于这类传统表述的支撑，却仍然已经看见一种复杂性的必要，这并不是坏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这种复杂性出发。

不要忘记：如果第一个 1——我刚才把连续操作投射到它上面的那个 1——在那里，它只是为了表现主体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这个主体就是在无意识中得到表述的主体，这个问题就是：性。在我那个袖珍小尺的三个元素中，中间这个 1 就是性欲的场所。让我们停在这里！我们还在门口。

性欲，嗯！它像是那么一团东西：一片水波纹、一摊水，乃至一场人们近来所谓的“黑潮”。[注]

> [注] Une moire, une flaque, une marée noire 从朦胧的水波纹推进到水洼，再推进到黏稠的海上油污，刻意把泛称“性欲”说成一种只能蘸取、嗅闻的模糊物质。“近来所谓的黑潮”还有即时新闻背景：Torrey Canyon 油轮于 1967 年 3 月 18 日搁浅，泄漏油污在 4 月 10 日抵达布列塔尼海岸；本课讲于 4 月 19 日。这里的 marée noire 因而不宜抽象译成一般“污染”。

把手指伸进去，再凑到鼻尖闻闻，你们就会感觉这里涉及什么。人们说“性欲”时，它带着一点性的味道。但若要真正成为性，就必须能够表述某种稍微更加坚实的东西。

我不知道，在这里这个岔路口究竟应当走哪条路，因为这是一个争议极大的点。

我是否应当立刻向你们提出一个观念：如果事情能够运作，性的主体化会是什么？

当然，你们可以梦见它。你们甚至整天只做这件事，因为它正构成你们梦的文本！

但问题不在那里。如果它存在，它会是什么？……如果它存在……

如果我们赋予我正在你们面前展开的东西以意义……它会是一个能指；在这个场合，就是人们所谓……

你们马上会看见我们多么为难，因为如果我说“雄性”或“雌性”，啊？……这实在太动物了！那么好吧……说“男性”或“女性”。

在这里，弗洛伊德的态度立刻显得毫不含糊；他是第一个沿着无意识这条道路前进的人：绝无任何办法……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要问在我面前的你们：“你有多少剂量是男性，多少剂量是女性？”

问题并不在这里，同样也不涉及生物学或者沃尔夫管和缪勒管……不可能赋予“男性”与“女性”这两个词任何意义——我的意思是任何分析意义。[注]

> [注] Canaux de Wolff et de Müller 是胚胎发育中的沃尔夫管与缪勒管，并非两个完整“器官”。拉康提到它们，正是为了排除把分析中的男性 / 女性位置还原成生物剂量或胚胎结构；接下来追问的是能指能否把一个有性主体代表给另一个能指，而不是为生理性别重新命名。

然而，如果一个能指代表主体面对另一个能指，这里本来应当是最佳场地。因为你们看，如果我们能够在“雄性”这个词下放进某种纯粹而有效的主体化，事情会多么美好、多么纯粹。我们便会得到恰好所需的东西：一个显现为雄性的主体，会以这种身份——我的意思是，以主体身份——面对什么而得到代表？面对一个指称“雌性”词项的能指；而这个能指完全无需规定任何主体！反过来也同样成立。

我要强调：我们从可能的主体化角度质问性，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过分的主体间性要求。事情本来可能就这样成立。

这不只是值得向往的状态，而且十分清楚……

如果你们去询问我刚才所谓的阶级意识——也就是所有相信男人与女人确实存在之人的阶级……它不可能设想成其他样子。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会非常美好。我的意思是，如果所谓“性关系”的原则真能成立……这个说法十分滑稽，我必须说，它的喜剧性实在无法抗拒——

在这种逐渐让我熟悉的集会中，我可以恰如其分地让人听见“不存在性行动”；它表示在某个层面上不存在行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寻找行动如何构成……如果我能够让“性关系”这个说法在你们每个人头脑中都取得它应得的滑稽内涵，我就算有所收获！[注]

> [注] 米勒定本第 281 页明确并置 acte sexuel 与 relation sexuelle：前者是拉康正在考察能否构成的“性行动”，后者则被他说成带有不可抗拒的滑稽意味。这里还不是后来那条固定公式“性关系并不存在”的简单预告；拉康先由“不存在能够保证主体性别位置的行动”，逼问一种能指间的“关系”何以同样不能成立。

如果性关系存在，它会表示：每个性别的主体都能在能指层面触及另一个性别中的某种东西。我的意思是，另一个性别那里既不需要意识，甚至也不需要无意识，只需彼此协调。每当能指同能指之间存在这种关系时，它肯定就是某些引人惊叹的小小触点——动物那里的一些趋性——令我们惊奇的东西。

谈到人，我们远远没有达到那里。甚至在动物那里也许同样如此；因为事情只能借助某些体表附属物的标记发生，而这些标记肯定会造成一些失手！[注]

> [注] Phanères 是毛、羽、鳞、爪等由表皮形成并显露在体表的附属结构；拉康想到的是动物求偶中依靠这类可见标志触发的定向。它们仍会“失手”，所以动物的趋性也不能直接充当人类两性之间能指配对的模型。

无论如何，我这样表述的内容也并非完全令人失望。我的意思是，那些被造来让一方把异性以纯粹状态呈现并代表给另一方的能指，确实存在——存在于细胞层面！

人们把它称作性染色体！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以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建立：语言的起源——也就是语言产生主体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同这些在生殖细胞结合中向我们呈现不同面貌的物质游戏具有某种关系，那将会十分惊人。

我们还没走到那里，而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只须不要感到惊讶：我们距离那个层面还很遥远；而那个层面会显现某种绝非无法吸引我们的东西，也许能指明一种我称作“物质的超越性”的东西……

请相信我：这不是我的发明，已经有其他一些人提出过它……不过，如果我要指出这个极端点……

同时明确强调它仍然完全没有解决、桥梁尚未建立……只是为了向你们标出：相反地，在那个多少不太恰当地称作思想的秩序中，整个世

纪进程——至少是我们知道的那些世纪——始终无非像这个点已经得到解决那样说话！

几个世纪以来，知识以多少受到遮掩、多少得到形象化、多少偷运夹带的形式，不断模仿性行动假如存在会是什么；直到我们能够用印度人的说法把它界定为 Purusha（原人）与 Prakriti（原质）、animus［男性灵魂］与 anima［女性灵魂］，以及“整把里拉琴”那一套陈词滥调！[注]

> [注] Et de toute la lyre 是对惯用语 et de tout le tremblement 一类说法的戏谑变体，字面是“连同整把里拉琴”，实际相当于“以及诸如此类的一整套”。正文把“里拉琴”保留下来，是因为它让这些宇宙论式男女互补成了一套反复弹奏的老调；拉康是在讽刺这类配对，不是在认可其中任何一种性别本体论。

对我们的要求是从事一项更加严肃的工作。之所以需要这项工作，仅仅因为：原初意指游戏本来可以写成一些蕴含某个主体的词项——我要强调这一点——；但我们同它之间隔着某种东西的全部厚度。你们爱怎样称呼都行，叫作“肉身”或“身体”都可以，只要把我们的哺乳动物条件给它带来的特殊东西包括进去。

这是一项得到完全明确规定、却绝非必然的条件；整个动物界的丰富性已经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性功能的主体化在我们这里采取的形式，并不由任何东西必然推出；其中以象征名义发挥作用的东西，也绝非必然以相同方式同它联结。只须思考昆虫那里可能发生什么；而且，我们并不禁止自己使用依赖这种情形的形象，让幻想中我们与性之关系的某些独特特征显现出来。

好吧，我走上了刚才摆在面前的两条道路之一。我不确定自己选得对。

现在必须重新拾起另一条。另一条道路要向你们指明：为什么 1 会出现在 $(a)$ 的右边，出现在这样一个点上——在此，性的事实局部地由一个能指来代表。

这里存在一种惊人汇合：一边是问题真正涉及的东西，也就是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另一边则是我所谓精神分析之卑贱的主要点。我必须说，你们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份按字母排序的索引，完全归功于雅克-阿兰·米勒；他为我的《文集》制作了一份分析索引。我曾经想象那份字母索引会从“卑贱”（abjection）一词开始，不得不说，自己多少为此暗自欣喜［微笑］。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但这并不表示这个词不应取得自身位置。[注]

> [注] Abjection 既是“卑贱、可鄙状态”，又以字母 A 开头；若《文集》采用普通字母索引，它几乎可以成为第一个醒目的词条。米勒实际编制的是按概念组织的 index raisonné，而非机械字母表。拉康的笑话因此同时攻击某种“精神分析之可鄙”，又拿自己的书可能以 abjection 开篇自嘲；这里不是“卑贱化”这一过程术语。

我放在这里的 1 纯粹出于数学参照；我的意思是，它只表示：要谈论不可公度者，我必须拥有一个度量单位，而没有什么比 1 更适合象征度量单位。主体以自身支撑——小 $(a)$——的形式，拿性来度量自身——度量自身。请像听见“拿蒲式耳或品脱来量”一样理解这句话。这就是 1，也就是性单位，仅此而已。好吧，这个 1 绝非无足轻重。[注]

> [注] Se mesurer au sexe 可以听成“同 / 以性衡量自己”，拉康随即故意把它降到量器层面：boisseau 是蒲式耳一类容积单位，pinte 是品脱。这里的 1 只是使不可公度性得以书写的“性之度量单位”（unité sexe），不能偷换成让两性合一的“性之统一体”；下一段正要批判这项偷换。

问题在于知道：正如刚才所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同一个“一”汇合；直到今天，这个“一”仍以统一之德性的形式，统治着精神分析家思想的根基，而后者又处在他们展开的一切性欲话语原则位置。

仅仅提出性会“结合”这条虚妄公式还不够；他们还必须从“享乐狂欢”（jouissade）的享乐者据说得到的融合那里，取得这个原初形象。［笑声］小 baby 在母腹中——迄今没有任何人能够向我们证明，它在那里比承载它的母亲本人更加舒适——；去年，你们还在康拉德·斯坦先生的话语中听见，他认为这个形象对于精神分析家的思想必不可少。遗憾的是，此后我们再没见过他。这个形象代表自我与非我融合的失乐园；我重申，按照精神分析家的说法，它是“corner stone［基石］”，没有这块基石，就无法思考任何力比多经济。[注]

> [注] Jouissade 不是稳定术语，而是拉康从 jouissance 临时造出的夸张、略带贬意的行动名词；它同前面的 jouisseur 形成“享乐狂欢的享乐者”这一滑稽叠词。Dans le sein de sa mère 可兼指母亲怀中与母腹，语境是胎儿，故译“母腹”，但不把法语较宽的 sein 硬化成解剖学“子宫”。

因为问题恰恰在这里！我认为这是一块真正的试金石；请允许我把它指给任何愿意追随我的人：凡是仍以任何方式依附于这种“原初自恋”图式的人，尽可在自己的纽扣孔里插上想要的任何“拉康式康乃馨”（œillets lacaniens），但此人无论近处还是远处，都同我的教学毫无关系。我并不是说，原初自恋在理论经济中的问题不值得有一天专门强调。[注]

> [注] Œillet 是康乃馨，也可指纽扣孔、扣眼；se mettre à la boutonnière des œillets 则是把康乃馨佩在衣襟扣眼上。拉康把“拉康式”变成可佩戴的花饰，嘲讽只把他的标志别在身上、理论上却仍坚持原初自恋融合图式的人。译成单纯“拉康标签”会丢掉花与扣眼的连续笑话。

今天我恰恰开始指出：如果享乐价值起源于阉割情结标出的欠缺……

换句话说，对某个明确器官实施的自体性欲禁令；这个器官只在这里发挥一种作用与功能：在交换地位的开端引入单位元素，此后有关性中言说存在的一切经济都依赖于它……那么很清楚，重要的是看见由此产生的反转。

也就是说，阳具指称某种由阉割情结构成的减号抬升到价值层面的东西；这个东西恰恰拉开小 $(a)$ 同性单位的距离。正是从这里开始，正如全部经验教给我们的，在性行动把主体放入的这场考验中，将要被推到伴侣功能上的存在——为了形象说明我的话语，就说女人——会取得享乐对象的价值。

但请同时立刻看看发生了什么：不再是“他在享乐”（il jouit），而是“他享用……”（il jouit de…）。[注]

> [注] 法语 jouir 不及物时是主体“享乐”；接上 de 后又可表示“享用、享有、占有某物”，并保留法律语汇中享有权利或财产的色彩。拉康借这一处最小的语法增补，让享乐从主体的发生滑向对对象的占有；下一句所谓“从主体层面过渡到对象层面”正是对这个句法转折的解释。

享乐从主体层面过渡到对象层面，甚至在占有意义上发生滑动；我们必须把这项典型功能视作可以从阉割情结的作用中推出。上次我已经把这一点带给你们：这场转折把性伴侣构成为一个阳具对象。

我在这里凸显从“男人”到“女人”的方向——两个词都加引号——，只是因为操作在这个方向上可以说最为骇人。当然，它完全也可以沿反方向表述；只不过女人无需作出同样牺牲，因为从一开始，这项牺牲就已经记在她的账上。

换句话说，我强调一种我称作男性虚构的立场；它大致可以这样表达："人就是'那里有的那个'"（on est c'qui y a）……

没有什么人比一个从未看得比自己鼻尖更远的家伙更加满足；

他会挑衅地向你提出这条公式："有它还是没有它"……"人就是'那里有的那个'"……"那里有的那个"：你们知道是什么。[注]

> [注] 这一串话靠口语声音运转，无法用一个顺畅汉语句子同时保全：est 是"是"，a 是"有"，il y a 是"那里有 / 存在"，而 en avoir ou pas 的"有它还是没有它"又把省略的 en 指向阳具。"你们知道是什么"使这个没有明说的对象更加清楚。正文故意保留略显别扭的"那里有的那个"，让"是—有—存在"仍可在下文继续交换。

然后还有："人有着'存在的那个'"（On a ce qui est）。两句话彼此相连。"存在的那个"就是欲望对象：也就是女人。[注]

> [注] 前一句是"人是那里有的那个"，此句把动词倒转成"人有着那个是 / 存在的"。拉康把男性虚构压缩成两项互相扣合的命题：以"有"阳具来规定自己的"是"，又把女人放到被拥有的欲望对象位置。这里的"男人 / 女人"随后都被加上引号，指的是阳具之"有"与"是"的结构位置，不是关于现实男女本性的判断。

我必须说，这项非常简单的虚构正在受到认真修订。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察觉，事情要复杂那么一点点。

不过，尽管我曾在题为《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的报告中仔细重新表述它，人们似乎仍没有充分看见：我用上次造出的一个词，把什么同这项男性虚构对立起来；那就是人—她的价值："人不是自己所拥有的那个。"

请注意，这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句子："人就是'那里有的那个'"，但"人不是自己所拥有的那个"。

**换句话说，男人正因为拥有阳具器官，才并不是阳具。**

这意味着，在另一边，人可以——甚至可以说——“人是自己所没有的那个”。[注]

> [注] 项目底本此处作句法残缺的 on peut et même « on n’est pas ce qu’on a » : ce qu’on n’a pas。J.L. 速记影印本可辨为 on peut et même on est ce qu’on n’a pas，rue Claude-Bernard 转写也保留同一读法：“人可以，甚至人是自己所没有的那个。”正文据这两个见证恢复 est；这样才同前句“男人因为拥有阳具而不是阳具”及后句“女人因为没有阳具而可取得阳具价值”构成完整对称。

**也就是说，女人恰恰因为没有阳具，才可以取得阳具的价值。[注]**

> [注] 这里谈的是阳具作为能指价值时“拥有”与“成为”的不对称，并非把任何身体直接等同于主体位置。拉康在前文已经排除用生物“剂量”界定男性 / 女性；因此，本句的“女人”必须连同引号下的结构位置来读，不能扩写成女性本质或现实女性必然如此。

从无意识对于性所说的东西作出任何归纳以前，极有必要在出发处表述这些点；因为这严格说来正是我们已经学会从无意识话语中读出的东西！

不过，我谈论阉割情结时，当然也带来它包含的一切争议；因为至少可以说，它多少会让人弄错人物，尤其在男性一边。恰如《创世记》出色描绘的那样，女人被设想成男人身体遭到剥夺的某种东西；你们熟悉的那一章把它称作“一根肋骨”，这只是出于羞涩……无论如何，需要看见的是：我把阉割情结说成享乐经济的起源，而精神分析家却津津乐道于“对象力比多”一词。重要的是看见：如果确有某种东西配得上这个名称，它恰恰就是阉割情结所奠定的这项否定功能的转移：

在由阳具构成的确切器官点上遭禁止的享乐价值，被转移成所谓“对象力比多”。[注]

> [注] 《创世记》2:21—22 说女人由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拉康却戏称“肋骨”只是出于羞涩的替代说法，把神话反读成男人的身体被拿走了阳具性碎片；这不是对经文本义的考据，而是接续本段“男人拥有阳具所以不是阳具、女人没有阳具却可取得其价值”的阉割逻辑。

这同人们通常的说法相反；后者认为，所谓“自恋力比多”是一个蓄水池，日后成为“对象力比多”的东西必须从中抽取。你们也许觉得这只是一处细微差别。“因为归根结底，”你们会对我说，“既然就自恋而言，力比多投注在自身身体上，那么——尽管您作了更加精确的说明——这里涉及的仍是这份力比多的一部分。”但在我现在的陈述中，完全不是这样！

确切说来，理由是：要说某物从另一物中遭到抽取，就必须假定它通过一道所谓切割从后者那里纯粹而简单地分离；但不只需要切割，还要有某种随后发挥边界功能的东西。而这恰恰值得讨论……

不只值得讨论，而且如今已经可以裁定……二者之间没有同态，不存在一种结构，使所谓“阳具碎片”能够像自恋投注的一部分那样遭到把握。

这块“阳具碎片”并不构成那道边界。我们必须维持两边之间的区别：一边，是让自恋把二者虚假同化的东西——这构成传统爱情理论的学说；另一边，是真正涉及的关系，即享乐经济。传统爱情理论确实把善的对象留在自恋界限内，但享乐经济与此不同。

对象力比多所引入的东西，让那项自称为性行动的行动所应奏出的确切音符始终“有待欲望”；它的性质——此处正好可以这样说——是截然切开的、彼此有别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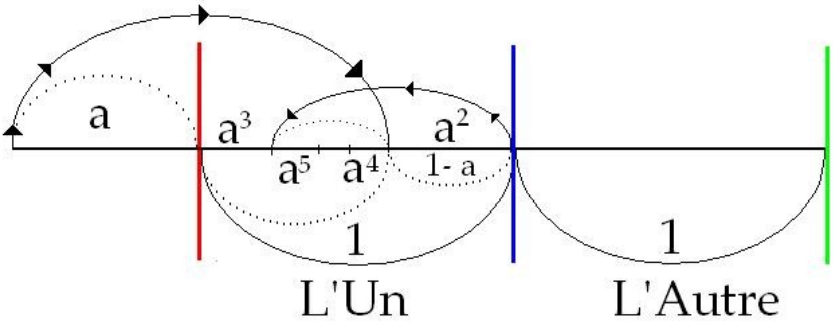
> [注] Laisser à désirer 是“尚不理想 / 大有欠缺”的固定说法，字面却是“留下来让人欲望”；la note exacte 又把性行动写成尚未奏准的一个音。紧接着的 tranchée, distincte 同前文切割、边界以及从 Masoch 名字上“切掉”一块的 trancher 回响。正文以“有待欲望”保留成语的字面层，而不是只译作“很不令人满意”。

关键点就位于这里；围绕它，绝不能退让。因为你们随后会看见，唯有围绕这个点，尤其是分析行动场域中发生的一切——无论被分析者—分析家关系还是退行效果——才能取得恰当位置。

很抱歉把它留在悬置中：我的话语规律不允许我在自己始终希望的落点上把它裁定。

今天时间在这里打断我们。下次我会继续。

# 第18课 · 1967年4月26日




这幅图还不完整，但不要浪费时间。说它不完整，是因为尚未画完：这里［大他者之“一”的 1 中］还应当复现那段界定小 $(a)$ 场域的相同长度［统一之“一”的 1 中］。

我已经充分向你们指出，这两条线段——尤其是这一条［统一之“一”的 1］和尚未完成的那一条［大他者之“一”的 1］——可以分别称作一与大他者。这里的大他者取我通常使用的意义：大他者之所 A，也就是能指链得到表述、并支撑真理的场所。它们构成根本二项的词项，而性的主体化之经纬必须在这个二项中锻造。一个半月以来，我们谈论的正是这件事。

“根本的”：有些人的耳朵已经适应海德格尔术语——你们将会看见，这些术语并没有取得优先参照地位——；不过，我要对他们说明：这里说根本二项，不是指“存在着的东西”，而是指——不得不用德语来

说——“west［本质化着 / 临在着］”的东西。海德格尔本人这样说，不过相对于德语而言已经有些勉强。[注]

> [注] West 是古旧动词 wesen 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并非名词 Wesen 的普通“本质”义；海德格尔重新把它动词化，用来表示某物如何持续临在、如何展开其本质。这里译作“本质化着 / 临在着”，意在保留这种过程性，不能理解成静态的“具有某一本质”。

让我们说：作为 Sprache［语言］运作的东西；也就是把语言一词留给海德格尔的那项内涵。

这里无非涉及无意识经济，乃至通常所谓的原过程。

不要忘记，就这些词项——也就是我刚刚提出、作为我们从中出发之二项的词项，一与大他者——而言……

- 一，正如我上次已经明确表述、而且稍后还会重新拾起的；
- 大他者，正如我始终使用它的那样……不要忘记，我说的是：我们必须从它们产生的效果出发。

这种效果有一个可笑之处，因此可以借助一个粗陋隐喻：它就是孩子。性的主体化什么也生产不出来，除了不幸。但它已经生产出的东西、精神分析经验以单义方式交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从中出发的这份废余；它是重建这个二项全部逻辑的必要支点。

为此，我们要让这个对象作为原因所引起的东西引导自己；严格说来，你们知道，它是某种东西的原因，也就是：幻想。

如果我确实能够把自己提出的命题——不存在元语言——设为逻辑的初始论题，那么逻辑就在于：我们可以从语言中抽取一些场所和点；可以说，语言在那里谈论自身。

逻辑如今正以这种方式蓬勃展开。我说“如今蓬勃展开”，是因为这一点显而易见：只须翻开一本逻辑书，就会发现它并不声称自己是其他东西。

无论如何，其中没有任何存在者层面的东西，甚至几乎没有本体论层面的东西。既然我要给你们留下十五天的空档，请去读《智者》——我指柏拉图的对话——，看一看我这条有关逻辑的公式何等准确，也看见它的出发并非始于今天或昨天。

你们将会明白，马丁——我说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事实上正是从这篇《智者》出发，重新建立存在问题。此外，阅读他的《形而上学导论》[注1]，对你们而言也是一项同样健康的训练。由于我消息不灵，直到最近才收到出版社赠阅本，所以今天才向你们推荐吉尔贝·卡恩的优秀译本。

> [注1]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58 年。

我说它“优秀”，因为译者实际上没有追求不可能之事：凡是无法给出等价词、只能给出歧义对应的词，他就尽己所能，坦然锻造或重新锻造法语词；随后在书末用词汇表给出准确的德语参照。不过，这一切只是插话。

这本书读起来……很容易。其他海德格尔文本也许会使人质疑这个说法，但我向你们保证，这一本极其容易，甚至容易得轮廓异常鲜明：

再没有什么能比它更透明地展示，他打算怎样在我们的历史转折点上重新提出存在问题。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除了训练性阅读和我刚才所谓健康训练以外，还涉及任何其他东西。

它确实清理了许多事情，却仍然因为只给出“回到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这条指令而误入歧途；无论它多么天才地定位二人，都把他们置于我所谓内在于语言的元话语层面。

这并不是元语言。我称作逻辑的，正是内在于语言的元话语；这种阅读当然值得用来刷新逻辑。[注]

> [注] 这里须区分 métalangage 与 métadiscours：前者是假定有一种位于对象语言之外、能够完整谈论它的语言，拉康否认其存在；后者则是语言内部对自身运作所作的话语化处理。因而“内在于语言的元话语”并没有撤回“不存在元语言”的命题。

你们可以注意到，我丝毫不使用海德格尔借以出色复活所谓前苏格拉底公式的词源学化程序。这也是因为我要指明的方向同他的方向不同；差异恰好就在《智者》所标出的不可逆之处……

《智者》同样极其容易阅读，而且也参照巴门尼德……它恰好标出，自己如何敏锐地走到如此之远，反对巴门尼德在以下两行诗中表达的禁令：Οὐ γὰρ μήποτε τοῦτο δαμῇ εἶναι μὴ ἐόντα ·

ἀλλὰ σὺ τῆσδ′ ἀφ′ ὁδοῦ διζήσιος εἶργε νόημα · [残篇 VII，第 1—2 行]

“不，你绝不能用强力迫使非存在者存在。

宁可让你的思想避开这条探究道路。”[注]

> [注] 两行出自巴门尼德残篇 B7.1—2；柏拉图在《智者》237a 引述它们，随后让“异乡人”冒“弑父”之名反驳巴门尼德：非存在并非绝对虚无，而可以作为“不同于”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拉康所谓《智者》开启的“不可逆道路”，指的正是这一步。

恰恰是早在《智者》中开启的道路，严格说来强加给了我们——只要我们这些分析家知道自己在处理什么。如果我成功造就一位有文字修养的精神分析家，就算赢得了这场较量。

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不是精神分析家的人便会因此成为一个没有文字修养的人。

满座众多有文字修养的人不必担心，你们仍有一点剩余！精神分析家必须把自己操持之物的性质设想成：这块“存在的矿渣”、这块“遭拒的石头”变成“墙角石”；它严格说来就是我用对象(a)指称的东西。它是语言操作的一项产物——我说的是产物；自亚里士多德以来，ἔργον［ergon］这个维度——准确说来就是工作——的开启，使我们的论述必须使用“产物”一词。[注]

> [注] “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墙角石”来自《诗篇》118:22，后又见于《马太福音》21:42 等处；拉康把“被弃之石”同“存在的矿渣”并置，使分析经验中的废余对象反过来成为逻辑的支点。希腊语 ergon 可指工作、行动及其成品，因此正文以“工作 / 产物”两面保留其语义。

必须从这个小 $(a)$ 出发重新思考逻辑。因为，即使我为它命名，却没有发明它；它严格说来是在分析家跨越性之事的经验以后，掉进分析家手中的东西。他们都知道我的意思，何况他们谈论的只有这个。

自从分析以来，这个小 $(a)$ 就是你们自己——我说的是你们每个人——的根本核心。

它让你们重新站稳脚跟——正如人们所说——，从天球、认识主体的妄想中重新站稳。

说到这里，这解释了——也是唯一有效的解释——为什么众所周知，分析从儿童出发。

理由严格说来是隐喻性的：因为小(a)是一与大他者的隐喻儿童；它作为开端重复的废余而诞生，而开端重复为了成为重复，要求一同大他者发生这项关系；主体正是从这次重复中诞生。

因此，精神分析参照儿童的真实理由，绝不是“G.I.”之种子，也不是那朵许诺成长为幸福混蛋的花；埃里克·埃里克森先生[注2]似乎认为，这足以成为他冥思与辛劳的理由。真实理由只在于这个有问题的本质：对象(a)。当然，并非在任何地方，而是在幻想中；儿童对它进行的演练充分到令人惊叹。[注]

> [注2] 埃里克·埃里克森：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Lecture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tic Insight，W. W. Norton，1964 年（Norton 平装版 1994 年）。

> [注] 各听课稿都留下 G.I.，本课本身没有展开；但拉康在下一年度《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7 年 11 月 15 日）谈到埃里克森时再次说“一个完全自信的 G.I.”，可见这里指二战以后作为“标准美国人”形象的美国士兵（G.I.，通常释作 government issue），而非某个精神分析缩写。“种子—花—幸福混蛋”讽刺的是把儿童发展预设为生产适应良好的标准成人。

正是在儿童层面，人们能够看见对象(a)游戏和道路最为畅通的形态；为此必须取得一些儿童心理学家无从取得的隐私陈述。总而言之，在

儿童最细微的性嬉戏、所谓“性倒错”中，“灵魂”一词才取得我们应当赋予它的唯一、独一而且唯一配得上的在场：我说的就是“灵魂”这个词。[注]

> [注] 此处底本与 rue Claude-Bernard 文本作 perversion（“性倒错”），J.L. 速记本却清楚作 perfection（“完善 / 完美状态”）。两词首尾音形相近，在速记和听写中容易混淆；语境又容许拉康把儿童性嬉戏的“倒错”反讽为它的“完善”，故正文依底本保留“性倒错”，同时记录这一无法裁定、也可能带有谐音效果的异文。

因此，正如我上次所说，在这套逻辑中，1 只是在语言操作中引入度量操作，为小 $(a)$ 赋值；而这套语言操作归根结底无非会尝试把小 $(a)$ 重新整合到什么里面？整合到这个“语言宇宙”里；但早在今年开始时，我便已经提出：它根本不存在！

它为什么不存在？恰恰因为小对象(a)本身作为效果存在。

因此，这是一项矛盾而绝望的操作；幸而算术本身——即使只是初等算术——的存在已经向我们保证，这项事业仍会产生成果。因为人们最近才发现，即便在算术层面，话语宇宙也不存在。那么，这项尝试在出发处怎样呈现？[注]

> [注] Univers du discours 是逻辑术语，指量词所遍历的“论域 / 话语宇宙”，不是日常意义的“语言世界”。拉康借现代逻辑中总体无法自我封闭的问题说明：语言不能把包括其余数小(a)在内的一切收编成一个完备整体；这里不宜把这句话缩减成对某一条单独数学定理的指称。

$$\frac{1+a}{1} = \frac{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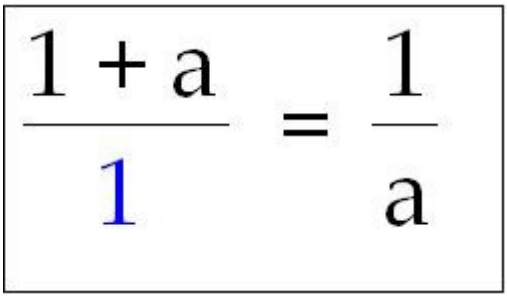
既然我们需要这个 1，而且会满足于用它度量小对象(a)，那么写出 $1+a=1/a$ 意味着什么？

你们不难想到，等到逻辑学家开始认真质询我的理论时，围绕这里引入的三个符号——它们看起来分别是加号、等号，以及 1 与小 $(a)$ 之间的横线：$(+)$、$(=)$、$(-)$——，会有许多话可说。

这些都是我必须经受的检验。为了不让课程无限延长，眼下你们必须相信我已经亲自完成这些检验；这里只让它们的尖端显露在能够为你们所用的层面。

不过，必须指出：由于它自然而然出现，也确实更加方便——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在这里直接写出覆盖我所谓最大不可公度数、也就是黄金数的公式。严格说来，它表示：在两个量之间，较大者同较小者之比——这里就是 1 同 $a$ 之比——等于二者之和同较大者之比。我这样操作，当然不是要让某些假设过快通过；如果你们把它们当作决定性假设、过于相信这套范式，就非常糟糕。这套范式只是要暂时为你们让小对象(a)作为同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即它对性的参照——不可公度而运作。

1——也就是性及其谜团——负责以这种名义覆盖这些东西。不过，公式其余部分并没有表明，我们可以立刻把比例这个数学概念放进去。只要尚未明确写出下面这个蓝色的 1，这项书写对于按照日常数学方式阅读它的人便意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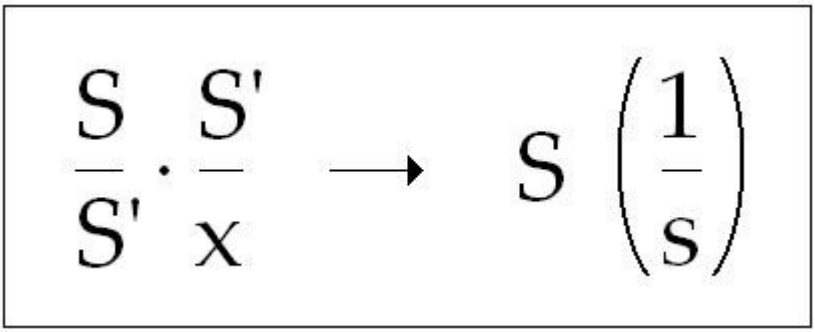



只要这个 1［蓝色］尚未写出，公式就可以被视作没有如此收紧。它无非表示：我们打算从 1 同小 $(a)$ 的靠近中，看见某种东西涌现。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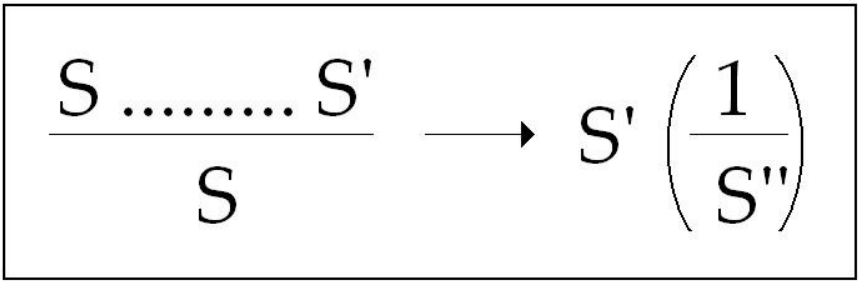
例如，为什么不可以是由 1 代表小 $(a)$？［能指 / 所指形式］我很少随意使用符号化。

如果在场有人还记得我为隐喻给出的那些符号化，[注3]

> [注3] 《文集》：《对一切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先决问题》，第 577 页。



他们会记得：当我写出一串能指，并指出这条链的下方包含一个经过替代的能指时，这项替代使新能指取代大写 S——姑且称作 S′ 。由于 S′ 把自己所取代的能指藏在内部，它取得某种东西的价值——我已经这样命名过——，也就是成为一个新的所指维度的起源；这个维度原本既不属于这里涉及的第一个能指，也不属于第二个能指：



那么，难道没有显现出某种类似的东西吗？严格说来，它在这里无非是度量或比例维度作为一项原初意指出现……它蕴含在这个间隔时刻中：写出 $1+a=1/a$ 以后，又补入原本缺席却内在其中的 1；由于它在第二时刻得到区分，便取得性能指在这里作为遭压抑者的功能形态。

神秘的 1 同 $1+a$ 纯粹结合时发生的关系，可以在我们的符号系统中蕴含 1 的一项功能：它代表作为遭压抑者的性之谜；而这个性之谜将向我们呈现为能够完成替代、完成隐喻，并以自身比例覆盖小 $(a)$ 本身。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会反驳：1 并没有像这里这样遭到压抑；在我用近似公式制作的能指链中，确实应当没有任何能指会复现遭压抑能指——正因为如此，我必须把遭压抑者区分出来。第一行中的这个 1，是否会抵触我正在尝试给出的表述？

当然不会。你们已经知道——而且曾花一点时间练习我向你们展示的、小 $(a)$ 相对于 1 应当怎样使用——：标出它同 1 的差并从 1 中减去它，就会发现，正如我告诉你们的，$1-a$ 无非等于 $a^2$，即 $1-a=a^2$。随后，只须把这个 $a^2$ 折回第一次操作带到这里的 $a$ 上，就会产生 $a^3$；再用相同操作把它复现在这里的 $a^2$ 上，就会得到 $a^4$。

一边的所有偶次幂 $[a^2+a^4+a^6+\cdots]$，同另一边排列的奇次幂 $[a^3+a^5+a^7+\cdots]$ 相遇；它们的整体实现总和，也就是数值 1。$[\sum_{k=1}^{\infty} a^{2k}=a;\ \sum_{k=1}^{\infty} a^{2k+1}=a^2;\ a+a^2=1]$ [注]

> [注] 底本的编辑性方括号把前两式写到有限项 $a^{2n}$、$a^{2n+1}$ 却直接令其等于 $a$、$a^2$；严格说来，这两个等式只在无穷级数取极限时成立，有限部分和还各有余项。正文据拉康紧接着说的“直到无穷”补明求和上限。

因此，这项比例上方的东西，无非就是：$a+(a^2+a^3+a^4+\cdots)$，如此等等。

从 $a^2$ 开始延伸到无穷的部分，严格等于大写的 1。由此，你们便得到一个相当好的图形，表现我在能指链中所谓的转喻效果；我早已用小 $(a)$ 形象在这条链中的滑动说明它。

还不止如此。如果这场书写游戏——它无非就是书写游戏——给出的度量准确，那么立刻可以推出：只需把 $1+a$ 这个完整块移到它作为替代而强加于其上的 1 的功能位置，就会得到：

$$\frac{1+(1+a)}{1+a} = \frac{1+a}{1}$$

我完全可以奢侈一把，不写最后那个 1——我的意思是，继续逗你们——，从而在它的层面复现刚才的操作；这会使我能够在 $1/a$ 后面写出：

$$\frac{1+(1+a)}{1+a} = \frac{1+a}{1} = \frac{1}{a}$$

如果你们沿同一条道路继续，会接上公式 $a/(1-a)$；由于 $1-a$ 等于 $a^2$，板书便把它继续写成 $a/a^2$，最后写成 $a$。[注]

> [注] 底本、J.L. 速记本及公式图都把 $a/a^2$ 的结果写成 $a$；按通常代数应为 $1/a = 1+a$。拉康在下一课开头承认自己把链末写成了 $a$，并说应改成 1；但

> 这个口头订正同样不能由图中的 $a/a^2$ 直接推出。正文保留板书，注中分别记录通常代数结果与拉康自己的后续订正。

$$\frac{1+(1+a)}{1+a} = \frac{1+a}{1} = \frac{1}{a} = \frac{a}{1-a} = \frac{a}{a^2} = a$$

最终的等同以某种方式确认：经过这些迂回——这些迂回绝非无足轻重，因为我们正是在这里学习怎样精确运用小 $(a)$ 同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纯粹而简单地回到小 $(a)$ 的这项同一性。

对那些仍然觉得这有些困难的人，请不要忘记：这个小 $(a)$ 是一种完全存在着的东西！

我迄今没有这样做，但可以为你们写出它的值；人人都知道，对不对？

它是（$\sqrt{5}-1$）$/2$。如果你们想把它写成数字，而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2.236068\ldots$。[注]

> [注] 图中符号是 $\sqrt{5}$；所以拉康当场报出的 $2.236068\ldots$ 是 $\sqrt{5}$ 本身，不是 $(\sqrt{5}-1)/2$。下一课开头他明确说明：前一课写的是小 $a$ 的公式，随后报出的却是 $\sqrt{5}$ 的值，并强调小 $a$ 小于 1、略高于 $0.6$。因此本研讨班的小 $a=(\sqrt{5}-1)/2\approx 0.618034$；现代通常记作 $\varphi$ 的黄金比则是 $(\sqrt{5}+1)/2\approx 1.618034$。Staferla 底本附加的方括号却把（$\sqrt{5}-1$）$/2$ 误算成 $1.618\ldots$，又把黄金比写作（$\sqrt{5}+1$）$/2$；前一数值判断本身错误，故只在注中记录。

总之，我不能保证这个数字，只是凭记忆……在我那个年代，人们会背下一定数量的数字。十五岁时，我能背出对数表开头六页。下次我会向你们解释这有什么用；不过，可以肯定，用它来筛选精神分析家

职位的候选人，绝不会是最差的方法之一。我们还没走到那里……要让任何东西进入这个微妙主题都如此困难，以至于我迄今甚至没有建议采用这项标准。它完全比得上如今使用的一切标准！

因此，我们会重新拾起这条公式中的这些时刻；严格说来，要在 $1+a$ 中指出这些表述里最适合标示所谓性主体的点。如果 1 在最初的谜团时刻指称性的能指功能，那么从 $1+a$ 进入等式分母的时刻起——正如我们看见它在这里展开——

$$\frac{1+(1+a)}{1+a} = \frac{1+a}{1}$$

仍是同一公式；正如你们看见，那个著名的二项之 2 在上方层面涌现，尽管我没有轻率地把它写出来。我们不能把它写成一个普通的 2，而不先警告：这里所谓加法结合律还需要若干补充意见。换句话说，我把这个括号中的第二个 1 分离出来，同前一个、但功能不同的 1 放进同一组括号。

不难在这三个词项——这个 1、那个 1 和小 $(a)$——中看见这里涉及的三个间隔，也就是相对于另外两个 1 让小 $(a)$ 成为问题的那些间隔。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要把小 $(a)$ 同单位相对照——这无非是在建立度量功能——，好吧，首先必须把这个单位写出来。

这就是我很久以前以一元特征一词引入的功能。我说的是“一元”；因为有时我的声音会变低。

那么，为了相对于性度量小对象(a)，这道必不可少的一元特征应当写在哪里？当然不能写在小对象(a)背上，因为没有任何小对象(a)拥有背面。恰恰是我所谓“大他者之所”发挥这项作用；我想你们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它在这里得到代表，因为整套逻辑步骤都召唤它。

也就是说，“大他者之所”首先通过自身引入 1 的场域加倍；换句话说……尽管严格说来，我们在这里无非是形象呈现我所谓原初重复……第一个“一”——这个让哲学家如此珍爱的“一”，却又给他们的操持造成一些困难——只有从某次重复作为能指得到引入的时刻起，才以某种方式追溯性地涌现。

这道一元特征……

我记得自己只是在弗洛伊德文本中把它拾取出来时，一位极其敏锐的听众发出绝望喊声；它就是 einziger Zug［单一特征］，此前从那位听众眼前溜过，而他本来很想亲自发现它……不过，不要以为它只存在在那里；弗洛伊德并没有发现一元特征。

例如，如果你们愿意——我稍后当然会谈到希腊人，不过暂且留在当下——，只须翻开优秀杂志《亚洲艺术》最新一期，便会看见一篇非常精美的绘画论翻译；幸好我有幸收藏了作者的几幅小型挂物，[注4]

这位画家名叫石涛。[注5]他非常重视这道一元特征：寥寥数页中，他谈论的只有这个；是的，只有这个。[注]

> [注4] Kakemono（挂物）：字面义为“悬挂之物”，形如卷轴；上端由一根细的半圆柱形木条支撑，下端则由一根直径更大的圆柱形木条压重，并悬挂在墙上。

> [注5] 皮埃尔·吕克芒译注：《石涛画语录》（“Les propos sur la peinture de Shi Tao. Traduction et commentaire”），《亚洲艺术》第 14 卷，1966 年，第 79—150 页。

> [注] Staferla 底本注释后补的是 2007 年 Plon 版，但拉康说的是当时“最新一期”《亚洲艺术》；与授课日期相合的文本其实是吕克芒发表于 1966 年第 14 卷的译注。正文所说“寥寥数页”是口头概括，不是对该文实际篇幅的书目描述。

它在中文中叫作——而且并不只供画家使用，因为哲学家谈论它很多——yi，意思是“一”；sua，意思是“画、笔画”。这就是一元特征。我向你们保证，早在我不断向你们唠叨它以前，它就已经发挥了大量作用。[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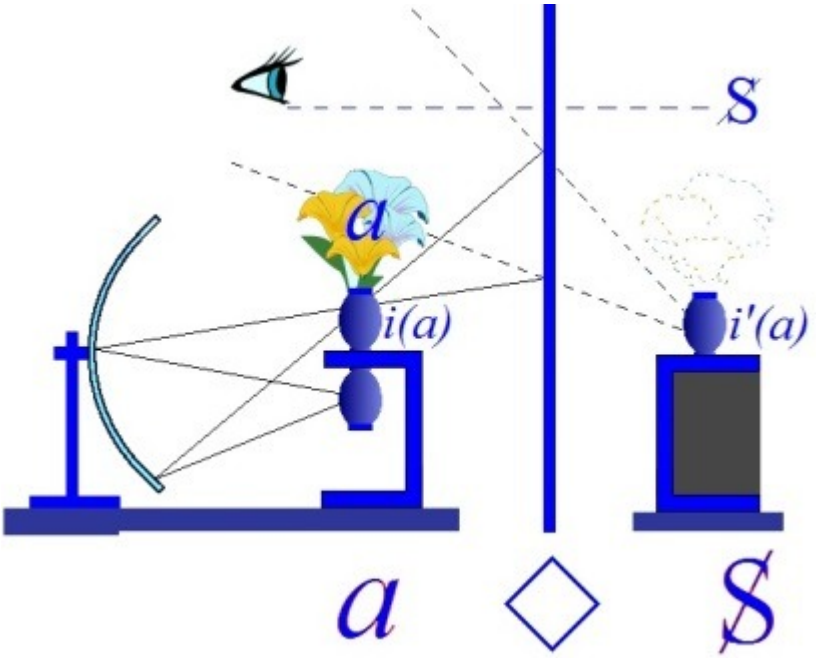
> [注] 各听课稿都把拉康的记音传作 yi, sua；石涛《画语录》的实际术语是“一画”（yī huà），吕克芒译作 l’Unique Trait de Pinceau［唯一的一笔 / 独一笔画］。因此 sua 不是另一个中文词，而应是对 huà 的误听或转录变形。拉康借“一画”对读弗洛伊德的 einziger Zug，译文保留他的现场记音，同时在此校明汉字与读音。

因此，另一项重要事情是在这项根本功能中辨认出某种东西：它要求大他者场域仿佛镜像般同神秘之 1 的场域相对立；严格说来，这就是很久以前已在我的图表中由“划杠大他者的能指”这一标记表现的东西：$S(A)$。

这也使我能够在《关于丹尼尔·拉加什报告〈精神分析与人格结构〉的评注》一文中[注6]给出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文本所谓认同的一种形

式：向自我理想认同。我恰恰把它的特征放在大他者中，用来在大他者层面标出这项镜像参照；主体的一切认同脉络都从这里出发。

[注6] 《文集》第 647 页，或第 2 卷第 124 页。




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谈论的二项场域中，必须把它专门区分并定位为不同于另外两个功能：一边是重复，我们把认同放在中间，最后则是关系。至于任何可能从性二项取得正当性的所谓关系，我上次已经告诉你们应当怎样看待。我把人们说得仿佛在涉及性时多少具有一点实质的这种关系称作“滑稽的”。

我只想在这里向你们提出一项意见。就在《智者》之后、亚里士多德介入的时代，他以一种方式奠基了逻辑；尽管后来我们已经能够消解

逻辑操作，仍应当说，他的《范畴篇》保持着不可动摇的性质。我已经强烈敦促你们重新阅读这部小论著。

凡是能让你们练习赋予“主体”一词以意义的内容，它都精彩无比。范畴的列举[注7]——我不会重新列一遍：场所、时间、数量、怎样、为什么……——如此穷尽无遗；但引人注目的难道不是，亚里士多德恰恰没有在诸范畴中引入一种可以这样写出的关系吗？……你们不妨试一试，再告诉我结果……也就是性关系。[注]

> [注7]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工具论〉第一篇）》。

> [注] 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中其实明确包括“关系”（πρός τι，pros ti）；拉康不是说《范畴篇》完全没有关系范畴，而是说其中没有一种能够按“男人—女人”写出并奠定性二项的关系。正文保留他口头上的省略，避免把它误读成范畴史事实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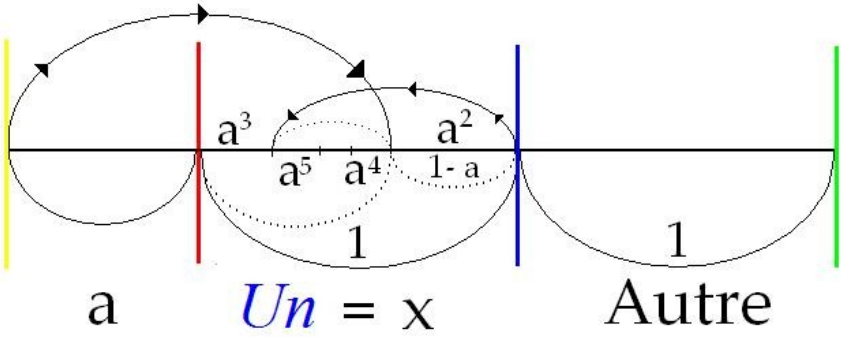
逻辑学家习惯用亲属称谓说明自己区分的各种关系类型，如传递关系、非传递关系与自反关系：如果某人——如果 A 是 B 的父亲，那么 B 就是 A 的儿子，等等。[注]

> [注] “若 A 是 B 的父亲，则 B 是 A 的儿子”严格说来展示的是一对互逆 / 逆关系，并不是传递性或自反性的例子。拉康在口头列举关系性质后，随即改用亲属称谓说明关系的反向改写；译文不替他重排论证，注中标明两者不可等同。

同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没有性关系至少一样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敢说，如果 A 是 B 的男人，那么 B 就是 A 的女人。

不过，这种关系当然属于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所涉及的是：怎样的地位能够奠定我刚才用男人与女人形式提出的这些词项？

为此，把标记大他者场域的 1 投射进我现在称作 $x$ 的地方——这里使用一个精神分析家滥用得无所不至的词“投射”——完全是徒劳的；称作 $x$ 是为了清楚标出：直到目前，这个 1 无非是一个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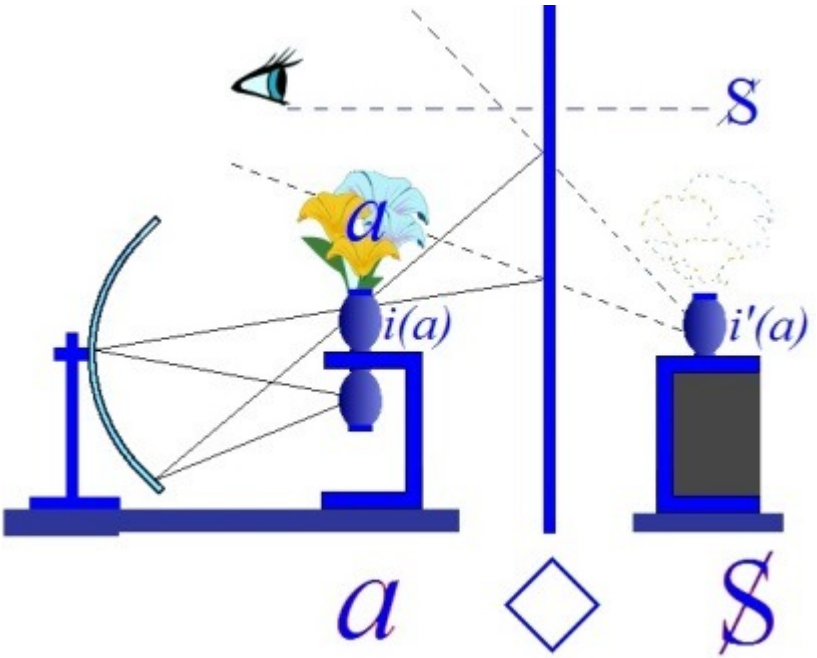



用一元特征之 1 命名位于小 $(a)$ 与大他者之间的东西，绝不表示我们可以把这个 $x$ 场域视作统一化者；更不能把它变成统一力量！当然，这种滑动并非始于昨日，也不是精神分析家的特权！把某个存在——什么存在？——最高存在同“一”本身混为一谈，例如在普罗提诺的笔下得到突出体现。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项中间功能绝非无足轻重，因为它确实运作；我把它称作自我理想的根本功能。一整串次级认同都依赖它，尤其包括作为自我核心的理想自我。

这一切都已经得到阐述，并在恰当时间留在恰当位置；仅凭这些内容，便足以使一个问题涌现：为什么这些认同必须是多重的？

只须参照我围绕它给出的那个小型光学图式；这个图式本身只是一项隐喻，而这里则丝毫不是隐喻，因为在结构中运作的恰恰就是隐喻！




总而言之，通过认同把“一”同大他者联结起来，尤其是当这种联结采取可逆形式、使“一”成为最高存在时，严格说来就是哲学错误的典型。如果我让你们读柏拉图的《智者》，当然是因为它远远没有掉进这个“一”中；而普罗提诺正是检验这一点的最佳参照。

我只想把神秘主义者同它对立；我们可以把神秘主义者界定为那些自负代价、从小 $(a)$ 走向这个存在的人。这个存在无非宣告自身不可发音，其名称不可发音；它只借助那些神秘字母来宣告，而这些字母——有人知道吗？——复现“我是……”的一般形式；不是“我是那个我

所是者”，也不是“我是存在者”，而是“我就是我所是”。也就是说，继续寻找吧！[注]

> [注] 此处牵连《出埃及记》3:14 的希伯来语 ehyeh asher ehyeh；其中动词既可按现在时译作“我是我所是”，也可按未完成体译作“我将是我将是”。拉康有意排除法语 celui qui［“……的那一位 / 那个人”］所制造的实体化主语，只截取 ce que je suis［“我所是的东西 / 我就是我所是”］，把不可发音之名留作继续追索的语法空位。

你们在这里看不出有任何东西特别规定——尽管人们将它参照父亲时，值得在另一个层面明确规定——犹太人的上帝。事实上，正值如今禅宗遍地流行，你们也一定在某个角落捡到过这句道家表述：“可以被命名的道不是真正的道。”不过，我们并不是来对这些陈旧玩笑津津乐道的。我谈论神秘主义者时，只谈他们遇到的洞。[注]

> [注] 拉康原话是 Le Tao qui peut se nommer n’est pas le vrai Tao，重点落在 se nommer［被命名］，所以正文不译成泛泛的“可以说出”。《道德经》第一章原文则分成相互平行的两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拉康的法语把“道”与“名”两半压合成一句，是流行转述而非逐字引文。

例如，我说的是《灵魂的暗夜》；[注8]它证明：受造物同任何东西之间的关系里无论有怎样的统一因素，即使采用最精微、最严格的方法，也总会碰见一根硬骨头。

> [注8] 圣十字若望：《灵魂的暗夜》，瑟伊出版社，1984 年。另参见黑格尔：“人就是这个黑夜，这个空洞的虚无［……］当我们凝视一个人的双眼时，就会发现这个黑夜［……］目光沉入一个变得骇人的黑夜；世界之夜在这里朝每个人迎面而来。”《精神哲学》，法国大学出版社，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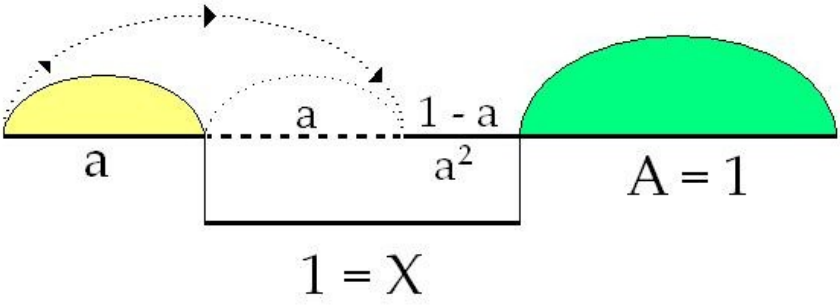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这也是神秘主义者令我感兴趣的唯一一点。我不是要围绕性行动向你们提出一套加引号的“神秘主义”理论——我想你们已经充

分察觉——；谈论神秘主义者，只是为了指出他们没有哲学家那么愚蠢，正如病人没有精神分析家那么愚蠢。

这只取决于我已多次作为异化公式给出的选择之一再次出现："钱袋还是生命？""自由还是死亡？""愚蠢还是无赖？"例如如此。根本没有选择！[注]

> [注] 这里的"选择"不是两个完整选项之间的自由择一，而是拉康所谓强迫选择：在"钱袋还是生命"中，若选钱袋，生命也会丧失；若选生命，钱袋已经失去。所得总带着一项结构性损失，所以他紧接着说"根本没有选择"。

一旦"愚蠢还是无赖？"这个问题在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家层面提出，总是愚蠢胜出，绝无办法选择无赖。



总之，来看小 $(a)$ 与大写 A 之间的这个场域；你们看见我画了两条线：

- 一条先是虚线，随后是实线；这只是为了标出，小 $(a)$ 的第一部分等同于外部的小 $(a)$，并且还有 $a^2$ 这项余数。

- 但我还画了第二条线；它完全可能是唯一的一条，用来向我们标出：这一个点、这处场域，应当——我说的是对我们分析家而言——整体被视作某种至少有理由怀疑参与了洞的功能的东西。

哪怕只是为了感谢格林先生大约两次课以前愿意为我的工作带来的贡献，我也必须在这里引入——为什么不呢？——他愿意附加的参照。我要说，请不要因此失去节制，他以非常出色的方式引入了这个本我的大锅；他从弗洛伊德《新编精神分析引论》第三十一讲或第三十二讲那里把它取出来，而我们中已经有足够多人熟悉那个地方。[注]

> [注] 拉康当场不确定是第三十一还是第三十二讲；确切出处是第三十一讲《精神人格的分解》（Die Zerlegung der psychischen Persönlichkeit）。弗洛伊德把本我写成“一个混沌、一个装满沸腾兴奋的大锅”（ein Chaos, einen Kessel voll brodelnder Erregungen），下一段“里面正煮得沸腾”正从这一比喻而来。

按照人们可能形成的某种形象，大锅大概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里面正煮得沸腾。”

说实话，弗洛伊德文本涉及的确实是这件事。弗洛伊德以怎样的讽刺让这种形象通过？这当然值得研究，但不是我们眼下力所能及的。首先必须——总之……——进行一次彻底除垢，正如我经常指出的，清除覆盖文本的东西：那场黑色油污……关于这一点不必多说，只须记住：最有必要区分的事情之一——我希望你们记住这条公式——就是

腐烂与粪便之间的差别。若不精确区分二者，人们例如就无法察觉，弗洛伊德指称的是享乐中某种腐烂的东西。[注]

> [注] Pourriture 是腐败、朽坏或变质的过程与状态，merde 则是粪便这一肛门对象及其粗俗称谓；二者在法语中并非同义词。拉康随即批评当时理论用“粪污煤焦油”覆盖“腐烂”场域，正是在阻止人们把“享乐的败坏”直接还原成肛门对象理论。

这个词并不是我的发明：Terre Gaste［古法语：荒芜之地 / 败坏之地］早已在宫廷文学中游走，《圆桌骑士》故事使用的就是这种诗性词语；而且我们在 T. S. 艾略特这个老反动派的笔下重新找到它——我们在哪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去哪里取——，也就是标题《荒原》。[注9]请读《荒原》，它仍然非常值得一读；我必须说，虽然不如海德格尔清楚，却十分有趣！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谈什么！[注]

> [注9] T. S. 艾略特：The Waste Land and Other Poems，企鹅图书，2003 年；法译《荒原及其他诗歌》，瑟伊出版社，1976 年。

> [注] Staferla 底本在此留下缺文，J.L. 速记本则保存了 Terre Gaste。古法语 gaste 是 gast 的阴性形式，意为“荒芜的、遭毁坏的”，与英语 waste 同源；“荒芜之地”又是亚瑟王圣杯传奇的重要母题。拉康借这个词把“腐烂的享乐”、圆桌骑士文学和艾略特的 The Waste Land 接在同一条语词链上，故不能把缺文只补成泛泛的“荒原”。

它从头到尾无非都在谈性关系！显然，最有用的事情之一是把腐烂场域从当代理论覆盖其上的粪污煤焦油中澄清出来；我严格按字面这样说，因为肛门对象在这项操作中发挥特殊功能。

因此，在我界定为语法之本我的位置——你们随后会看见这涉及怎样的语法——，格林先生提醒我：不能忘记大锅存在。大锅会发出“咕噜、咕噜、咕噜，噗嗤……”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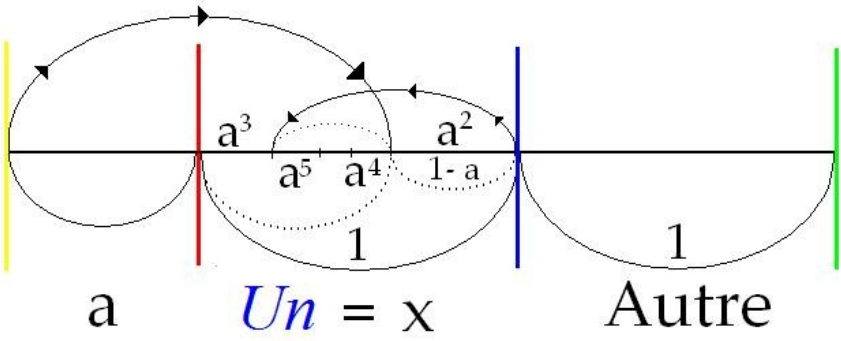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说实话，我完全愿意赞扬他采取一条非常属于我的道路：他立刻让自己谦称为观念联想的东西运作起来，而且参照了Witz［诙谐语］，从而提醒我们弗洛伊德对大锅的另一项使用。人们指责我们归还的那口著名大锅已经破洞，而典型主体通常回答：[注]

> [注] “借来的大锅”辩解最早见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对伊尔玛注射梦的分析，后来又收入《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没借过、借来时已有洞、归还时完好无损，三个理由彼此抵消，却共同服务于否认债务。拉康看重的正是这种不服从无矛盾律、却把欲望位置暴露出来的无意识逻辑。

- 第一，他从未借过大锅；
- 第二，借来时大锅就已经有洞；
- 第三，他归还的大锅完好无损。

这套公式当然具有全部讽刺和 Witz 价值；不过，一旦涉及分析家的功能，它在这里尤其具有典范意义。因为分析家确实会使用这个位置；我很愿意承认，应当用大锅之类的东西代表它，但条件恰恰是：知道这是一口破洞的大锅。因此，借它来熬果酱完全徒劳；而且我们本来就没有借它。

分析技术恰恰就在于让这口大锅的位置保持空着；人们错误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据我所知，分析诊室里不会做爱！恰恰因为这个位置和我们必须在那里度量的东西，是通过左右两侧的小 $(a)$ 与大写 A 来操作，我们也许才能围绕它说出一些东西。




因此我要说，有关大锅债务人困境的这三个有趣参照，无非覆盖了分析家拒绝承认问题之真正所系的三重否认：

- 第一，他们没有借这口大锅：他们否认这个“不……没有……”，并想象自己实际上借了大锅。

- 第二，只要有可能，他们仿佛就想忘记——尽管自己非常清楚——大锅上有洞，而且许诺完好无损地归还它，实在是一场冒险。

- 只有从这里出发，人们才能察觉那些真理现象层面涉及什么；我曾尝试用这条公式钉牢它们：“我，真理，我说话。”

无论精神分析家怎样想，这都是真的。即使他们想要思考某种不会迫使自己堵住耳朵、拒听真理之言的东西。精神分析理论自身的元素在这里教给我们什么？无非是：抵达性行动，就是抵达一种有罪的享乐，即使、而且尤其当它是无辜的！

忒拜之王与人民拯救者的完整享乐——他在不知怎样掉落的权杖之后重新拾起它——没有后代。为什么？人们已经忘记。总之，这种享乐

覆盖什么？覆盖腐烂；它最终在瘟疫中爆发。没错，俄狄浦斯王实现了性行动，国王统治了。[注]

> [注] 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明明生有子女，所以 est sans descendance［没有后代 / 无所传衍］不能读成“俄狄浦斯没有孩子”这一传记判断。法语语法上它首先归属于 la jouissance pleine［完整享乐］：这种被神话构造成圆满的享乐不能建立可传承的性关系，只以瘟疫和腐烂的形式显出后果。

不过，不必担心，这是一则神话。它同希腊神话中几乎所有其他神话一样是一则神话；还有其他实现性行动的方式，它们通常会在冥界取得判决。俄狄浦斯的方式最为“人性”——按我们今天的说法——；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尽管人文主义的衣柜正安置在那里。[注]

> [注] L’armoire à linge de l’humanisme 字面就是“人文主义的衣柜 / 衣橱”，不是固定成语。拉康以一个故意家常而突兀的容器比喻说：近代人文主义不断从希腊古典世界这只“衣柜”中取用现成衣料，然而希腊语本身并没有与现代 humain 完全重合的词。正文保留这个怪异形象，不把它顺译成抽象的“人文主义宝库”。

我问你们，必须有多大一片女性享乐的海洋，才能让俄狄浦斯之船一直漂浮而不沉没，直到瘟疫终于表明他的幸福之海由什么构成？最后这句话也许让你们觉得神秘。

这是因为，围绕我在这里以洞标出的跨度，有一种特定知识；而我们确实必须尊重这项知识应当保持的谜团性质。

若不跨过谜团，就不可能进入这处场域。你们知道，俄狄浦斯神话指称的就是这一点。谜语是这项知识唯一的形象，无论谜语是否经过推理；如果不知道这项知识对于真理而言不可忍受——因为每当真理成为问题，斯芬克斯就会呈现——，就不可能理解：俄狄浦斯裁断谜语时，真理便投身深渊。这意味着，他在那里严格展示了某种优越性、

某种希腊人所谓 ὕβρις [ hybris，僭越]，而真理无法忍受它。这是什么意思？[注]

> [注] Trancher l'énigme 在法语中既可指"解开 / 裁定谜语"，又保留 trancher"切断、一刀解决"的动作感；斯芬克斯随即从悬崖跃下，于是"裁断"与"真理投身深渊"形成连续动作。若只译成"答对谜语"，这层切断知识之谜、以确定答案压倒真理的双关会消失。

- 它意味着享乐，因为享乐处在真理的原则位置。
- 它意味着在大他者之所得到表述的东西，使享乐——问题在于知道它位于哪里——以真理之名提出质问。

享乐必须处在这个场所才能质问——我指大他者之所——，因为质问不会从其他任何地方发出。

这向你们表明：我作为真理话语铭写之所引入的这个场所，当然不是某些人可能理解的那种斯多葛派所谓"无形体"的场所。我以后必须说出它是什么，准确说来：它就是身体。不过，我今天还不准备走到那里。无论如何，俄狄浦斯相当了解向他提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形式同样应当吸引我们的洞察。

多少世纪以来，答案的简单形象——四条腿、两条腿，再到最后加上老家伙的手杖——是否一直欺骗着我们？这些数字中是否还有某种其他东西？沿着小对象(a)的功能向我们指示的道路，我们将会找到更好的公式。[注]

> [注] Croulant 是对衰老者带嘲弄色彩的口语称呼，近于"老家伙 / 老朽"，不是中性的"老人"。它使斯芬克斯谜底中庄重的"人生三阶段"突然降格成一幅带手杖的滑稽形象。

因此，知识对性行动的建立必不可少。俄狄浦斯神话说的就是这一点。

那么，请衡量伊俄卡斯忒必须调动多么强大的遮掩力量：在相遇、τύχη［tukhē，偶遇］的道路上——这种相遇一生只有一次，也是唯一能把俄狄浦斯引向幸福的相遇——，俄狄浦斯竟然能够不更早知道真理。

因为归根结底，在他的幸福持续的这些岁月中，无论晚上在床上做爱还是白天，俄狄浦斯难道从来、从来没有提起过十字路口发生的那场古怪冲突，以及在那里倒下的老人？

何况还有那个幸存的仆人；他看见俄狄浦斯登上王位时，拔腿就跑！

得了，得了……这整个故事、所有记忆的逃离、这种始终无法遇见它们的情形，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想到某种东西吗？而且，索福克勒斯当然把仆人的整个故事放在那里，免得我们去想伊俄卡斯忒至少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如此，他仍无法避免——我把原文带来给你们——无法阻止伊俄卡斯忒在告诉俄狄浦斯停下来时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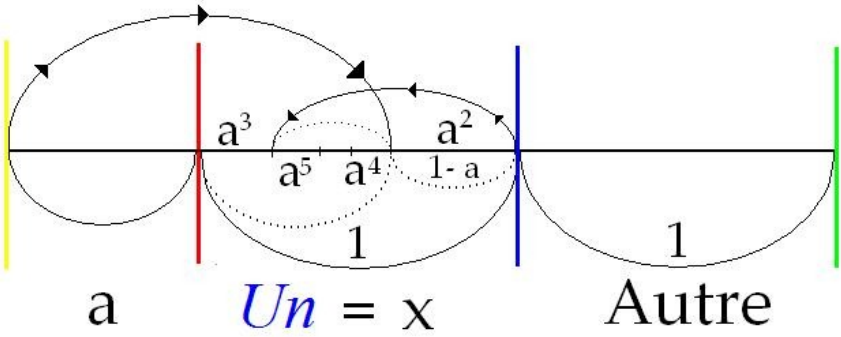
- “为你好，我给你最明智的劝告。”
- “我开始受够了！”俄狄浦斯回答。
- “不幸的人，但愿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注]

> [注] 米勒整理本第 308 页保留的三句法文与此处底本一致；但它们是拉康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约第 1060—1068 行的压缩转述，并非逐行的校勘译文。尤其末句对应希腊文大意“可怜的人，但愿你永远不知道你是谁”；中间那句“我开始受够了”则带有拉康现场重述的口语色彩。

她知道，她当然已经知道。正因为自己造成儿子的毁灭，她才自杀。但伊俄卡斯忒是什么？

好吧，为什么不说，她是性行动中得到化身的谎言？即使迄今没有任何人看见或说出这一点；人唯有排除享乐的真理，才能进入那里。真理无法在那里让人听见；因为只要真理让人听见，一切都会退去，沙漠随之形成。不过，这个地方通常人口众多——你们知道——，我说的是沙漠！[注]

> [注] “化身的谎言”在这里是拉康给伊俄卡斯忒安排的神话结构位置：她知道而遮蔽，使俄狄浦斯得以维持性行动及王权。它不是“女人本身就是谎言”的一般性判断；若脱离俄狄浦斯神话中“知道而不让真理被听见”的位置，就会把结构命题误写成性别本质论。




也就是这个只有我们的度量能够进入的 $x$ 场域。通常里面熙熙攘攘：受虐狂者、隐修者、魔鬼、幽灵、恩普萨妖魅与拉尔瓦鬼魂。[注10]只要有人开始在那里布道——尤其是精神分析那套絮絮叨叨的说教

——，这群家伙立刻全都跑光！问题正是如此。应当从哪里谈论它？[注]

> [注10] 恩普萨（Empuse）：神话中的幽灵，赫卡忒使人产生对它的幻视。拉尔瓦（Larve）：恶灵，以丑陋幽灵形式重返人世，折磨活人。

> [注] Mensurations 通常指身体各部位的尺寸，并非纯抽象“测量”；un monde fou 又可同时听成“人多得不得了”与“一个疯癫世界”。紧接着的 prêchi-prêcha 是由 prêcher［布道］衍生的押韵重叠口语，兼有絮叨、装腔和道德说教的贬义。正文用“絮絮叨叨的说教”补偿其声音效果；它与前面的 prêcher 构成同词根回声，不只是一般意义的“精神分析论述”。

好吧，就从所有人真正让享乐进入那里的地方谈。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享乐并不在那里！在那里的是享乐价值。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不过，弗洛伊德通过神话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因为神话揭示了俄狄浦斯神话的最终意义：无疑是有罪的享乐、腐烂的享乐。然而，如果不引入享乐价值的功能——也就是把享乐转化成另一秩序之物的东西——，这样说仍然等于什么都没说。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弗洛伊德锻造的神话中，那位主人享有怎样的享乐？据说，他享用所有女人。这意味着什么？

这里难道没有某种谜团？我上次告诉你们，“享乐”一词有主体与对象两个意义面向：

- 他是否在本质上就是进行享乐的人？如果这样，所有对象便以某种方式逃离这处场域。
- 或者，在他所享用的东西中，重要的是对象——也就是女人——的享乐？[注]

> [注] 法语在这里调动 jouir 与 jouir de 的语法两面：绝对使用的 jouir 强调主体“正在享乐”，jouir de quelque chose 则可指享用、占有或从某物获益；而 la jouissance de l’objet 又既可读成“对象自身的享乐”，也可读成“对对象的享用”。中文无法用同一词形保存全部歧义，正文分别译出两条路径，注中保留这项语法问题。

这一点并没有说出，反而退隐了，理由很简单：这里是神话。神话要在这个点、这处场域中标出一种绝对享乐的原初功能；神话已经充分说明，它只有作为遭杀死的享乐，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作为无菌享乐，才能运作。还可以借用我从道扎先生或勒比杜瓦先生[注11]那里读到的一个加拿大用词：他们使用 can 一词，例如英语 jerrycan［油桶］中的 can；把装罐叫作 canner，装好的则叫 cannée［罐藏的］。[注]

> [注11] 阿尔贝·道扎：《法语的天才》，Payot 出版社；G. 与 R. 勒比杜瓦：《现代法语句法……》，A. Picard 出版社，1967 年。

> [注] Staferla 底本从 can 直接跳到 canné，J.L. 速记本则保存了中间动词 canner，因而显出 can → canner → cannée 的现场造词链；cannée 的阴性词尾与 jouissance 配合。它既有装罐、灭菌、保存之义，声音上又可能牵动俗语 caner［死掉］，回应前面的“遭杀死的 / 无菌的享乐”。

这又是很不错的法英混合语！一种“罐藏享乐”；弗洛伊德在原初父亲及其谋杀的神话中，把它指为原初功能。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开始设想接下来将成为我们问题的东西。

也就是在各项操作中发挥作用的东西；正是借助这些操作，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不得不面对的享乐功能发生交换、节约和回转。

经过今天向你们提出的内容，我想自己已经结束这个准备性阶段；从 5 月 10 日起，我们将向下一步前进。

# 第19课 · 1967年5月10日

首先我要通知你们：非常遗憾，下周三我不讲这堂课——或者说不举行这次研讨班，随你们怎么称呼。理由是那天有罢工；无论如何，我本人打算尊重罢工。此外，据说届时全部电力都会切断，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便：连续许多次课以来，我费了那么大力气才让这里的设备运转起来，既方便你们也方便我自己，到时便全无用处了。

所以在本次课程结束以前，必须再把这件事写出来，好让迟到的人也知道：下一次研讨班——既然大家这样称呼它——要到十五天以后才有。今天，我想，是 5 月 10 日，那么下次就是 24 日。

5 月 24 日见。

对于我上次课向你们讲的东西，有没有人要提出什么意见？或者，有没有人作过什么思考，尤其涉及——我也把自己的灯拨亮一点——我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注]

> [注] 法语 j'éclaire ma lanterne 字面是"我把自己的灯照亮"，同时牵动惯用语 éclairer la lanterne de quelqu'un（给某人说明白、使某人开窍）。拉康在谈黑板和教室照明时，把"澄清问题"的惯用义重新落实为点灯的字面动作。

看来没有……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松一口气！……是不是因为大家接收我写下的东西时心不在焉得太厉害？总之，我回到家以后急得血都快变成墨了[注]，因为我当时在黑板上写出了小 $(a)$ 的公式，即

（$\sqrt{5}-1$）$/2$，紧接着却又写出 $\sqrt{5}$ 的值：$2.236\ldots$，总之还有一些小数。

> [注] Se faire un sang d'encre 是“忧心如焚”的固定说法，字面却是“让自己的血变成墨水”。此处错误正出在黑板书写上，“墨血”这一字面层因而也参与了笑话。

随后我又拿对数表开了几句玩笑。不过，我本来最好明确告诉你们：我写在那里的当然不是小 $(a)$ 的值，而是 $\sqrt{5}$ 的值。

千万不要以为小 $(a)$ 等于二点几！恰恰相反，小 $(a)$ 小于一。它是一个略高于十分之六的数。知道这一点并非无用：当你们想画出我所使用的这些长度或线段，并把小 $(a)$ 的长度同被规定为等于单位一的长度并列起来时，便能使二者的比例大致准确。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在一长串等式之后——例如从 $1+a/1$ 这一项开始写出的等式——我最后写成了“等于小 $(a)$”，其实那里应当写 $1$。好了……抄下这些公式的人，请把它们改正！[注]

> [注] Staferla 本与 J.L. 速记本都记录了拉康把链式等式末项由 $(a)$ 口头改作 $1$。但按上一课写出的 $a/a^2$ 作通常代数化简，结果应为 $1/a=1+a$，仍不能直接得到 $1$；因此这里保存拉康自己的更正，同时不把它误当作已经成立的代数推导。

我们继续推进今年的对象。当然，我在你们面前以“幻想的逻辑”之名建构的这套逻辑，有一个我已经多次界定过的目的；现在，它终究应当得到应用了。

应用于什么呢？当然只能是一项筛选工作，甚至严格说来是一项批判工作，针对的是在经验的某个层面以理论形式提出、却有时暴露出缺陷的东西。

为此，我为你们打开——更确切地说，重新打开——了一部著作。它问世时，我就认为它颇为重要；而且你们人人都能读到，因为它已有法译本，题为《基本神经症》。作者是贝格勒先生[注1][注]，他无疑既有才华，也有分析洞察力。

> [注1] 埃德蒙·贝格勒：《基本神经症：口欲退行与心理受虐狂》（La névrose de base : régression orale et masochisme psychique），亚历山大·科尔尼耶译，Payot，“Bibliothèque scientifique”丛书，1963 年；英文原著 The Basic Neurosis: Oral Regression and Psychic Masochism，Grune & Stratton，1949 年；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重印本出版于 2000 年。

> [注] Staferla 原注只列 Payot 2000 年重印本，时间上不可能是拉康 1967 年正在推荐的版本。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及医院馆藏目录均著录科尔尼耶所译的 1963 年法文本；此处据此校正，同时保留原注所指的后期重印信息。

我向你们推荐这部著作——你们面前正好还有十五天——，把它当作一个例子，当作一个临时支点，借以说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可以有什么用途。

当然，我把它作为例子推荐给你们，并不是把它作为典范推荐……

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但沿着它所走的道路，我们绝不可能看清神经症的本性。话虽如此，这也不表示它没有察觉某种根本机制。

这里被推到前台的结构观念……

况且，就我眼下使用“结构”一词的意义而言，它们并不是这位作者独有的……通常，人们用“层次”这个观念来表述它们……

并且出于同样的理由，把这些层次排列为表层与深层，或反过来说，深层与表层……作者正是从这类观念出发。他认为，在自己所考察的病例中……

不过还应补充说，在他看来，这类病例占神经症的绝大多数……这些病例由他所谓的“口欲退行”来界定。既然下面几行已经作了概括，我没有理由不直接引用他的文字，这样会更可靠：

“口欲型神经症患者不断制造出由以下三重口欲机制构成的情境：第一，我会在自己身上制造一种想要被母亲拒绝的受虐欲望……”

请哪位把它写下来［写在黑板上］：

1）“被拒绝”，写在最靠边的右上角。

缪丽尔？劳驾您帮我这个忙。请拿那些粗家伙［马克笔］，它们就是派这个用场的。

“第二，我不会……”我先把第一段念完——“我会在自己身上制造一种受虐欲望”，也就是“想要被母亲拒绝的欲望；为此，我制造或歪曲一些情境，使母亲的前俄狄浦斯形象的某个替代者拒绝我的欲望。”

这是最深的一层，也是最难接近的一层；主体会最强烈、最持久地防御这一层被揭示出来。我这句话是说给这间教室里资历最浅的听众听的。

“第二，我不会意识到自己想被拒绝的欲望，也不会意识到正是我造成了这次拒绝。我只会看见：我有充分理由保护自己，我的愤慨完全正当；面对这些拒绝时，我表现出的伪攻击性也完全正当。”

2）伪攻击性。

请只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第三，随后我会顾影自怜，因为‘这样的不公’”——这里有引号——“偏偏只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将再一次享受到受虐式的快乐。”

贝格勒接着补充的东西，我暂且略过。他称之为“临床观点”。他在自己认为概括了障碍发生过程的部分——即发生学要素——与临床形式或面向之间作了一项颇为奇特的区分。对他而言，后一种形式由一个超我的介入来界定；超我的警戒恰好在于维持这里被他称作受虐式要素的在场，使它始终作为维持防御的活跃要素。

这第二种观点本身值得讨论，但我今天不谈。

今天，我要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是：下面这一点从未在任何地方得到说明……

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在口欲位置上，可以说，主体想要被拒绝……可是，为什么说口欲驱力就在于想要获得某物、尤其是乳房，并不正确？

假如这个观察在其根本位置上是有根据的，那么贝格勒的整部著作却从未说明：就一项被界定为口欲的驱力而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的起点来看，驱力那种可称作自然的趋向竟被如此颠倒。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主体恰恰会援引自己的自然位置，以支撑贝格勒非常正确地称作“伪”的那种攻击性——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攻击性。

当然，这仍然把另一个问题留在开放状态：一种并非“伪”的攻击性究竟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引入一个严格说来属于自恋的层面……

它等同于通常通行的理论所谓的“次级自恋”……我把攻击性放在这个层面，视为它的构成维度，并因此把攻击性同单纯的攻击区别开来。于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观念：

- 首先是粗朴的攻击观念，它几乎从来不适用；
- 谈到神经症现象时，则是自恋性攻击性；
- 最后，还有贝格勒所明确提出的伪攻击性；它在口欲型神经症的某个层面上显现出来。

我眼下只是标出这些区别，暂不作完整展开。

无论如何，问题仍然是：口欲驱力的某个阶段迄今一直被界定为“攻击性的”，我们应当如何维持它的地位？又为什么在口欲型神经症中，贝格勒把“被拒绝”这一重音设定为最根本的东西？

我的评论并不是要对事实作出裁断……

何况，要作裁断，当然就必须查明他究竟谈的是哪一种神经症，又是在以何种方式接近神经症的哪个时刻……我指出的是理论文本里缺少

的东西：事情恰好在这里停了下来，我们是否应当俯身考察，“被拒绝”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又为什么切中要害：

- “被拒绝”暗示着一种悬置中的追问。
- 以什么名义“被拒绝”？
- 作为何物“被拒绝”？

假如我们把自己设想在分析理论的门槛上，那么，当我们把自己呈现在一种譬如会被称作“主体间的”关系里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毕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某种思想方式——即黑格尔式思想——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萨特本人从中折下一根枝条，突出了它在某个层面上可能取得的重音：所谓“意识彼此彻底而相互排斥”，它们的共存具有不相容的性质；严格说来，主体维度一旦出现，便会涌现“要么他，要么我”。

这也足以说明，这个突出的观点如何落入我们可以提出的批判范围：它把起源置于“殊死斗争”；而“殊死斗争”的地位，来自把主体设想成绝对自主的东西，即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

这里涉及的是这种秩序的东西吗？肯定不像。因为分析经验就所谓口欲阶段带给我们的东西，牵涉到完全不同的维度，尤其是口欲攻击性的身体维度：咬噬的需要，以及被吞食的恐惧。

那么，在这种场合，“被拒绝”是否应当被理解为关涉对象呢？说实话，我们很容易在下面一点上看出这种理解的根据：在这个层面，“被

拒绝”严格说来就是把自己从母性伙伴的吞没中拯救出来。不过，以这种方式回答“被拒绝”的地位问题，或许还是有些过于简单。

我说它过于简单，贝格勒刚才那几行文字中两度出现的一点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把受虐狂维度同这种口欲型神经症联系起来，并视之为后者的根本部分。

这里的“被拒绝”是一种作为败北而经历的拒绝[注]，是作者在别处所写的“羞辱性的拒绝”。正是在这里，他容许自己引入受虐狂这个标签，并在此把它称作“心理受虐狂”。这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受虐狂一词的一种通俗用法。我并不是说，弗洛伊德的某篇文本没有给出引入这种用法的借口；但是，这种用法一旦得到扩展，并像今天这样日益流行，严格说来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这种拒绝的层面上，只有对对象参照的暗示，才可能为引入受虐狂的维度提供理由。

> [注] 三种底本都作 un refus de défaite，而不是 un refus de la défaite。结合紧随其后的 refus humiliant，这里指拒绝被主体体验为一次败北或羞辱；若译成“拒绝承认失败”，会把关系方向倒转。

如果说，受虐狂的特征就是把一种情境中令人痛苦的一面作为痛苦来承担，这并不准确。

从这个角度着手，会导致一种滥用：有些人把施虐—受虐狂维度当作例如整个分析关系的根本层面。这既是对弗洛伊德思想、也是对理论与实践的一场真正的倒错 / 歪曲[注]，完全无法成立。因为受虐狂维度得到准确界定，无疑正是由于主体承担了一个“对象”位置；这里的“对

象”取我们赋予它的最强意义：它是主体来临过程中掉落、废余与剩余的效果。

> [注] Perversion 在这里既可指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倒错”，也可指对弗洛伊德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歪曲”。原句故意让临床范畴反过来指认一种理论操作，单译作“歪曲”会抹去这层回声。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受虐者预先设定一个情境，并规定好其中的细节，甚至可能让自己像狗一样待在桌子下面：这属于一种场面调度、一种脚本；它有自己的意义与收益，而且无可争议地构成某种享乐收益的根源。至于快乐原则是否因此得到维持、尊重并保持完整，我们可以另作评论，也可以不作评论。

我要说的是：这种享乐同对大他者的一项操弄紧密相连；这种操弄最常以契约的形式表达出来……

我说“契约”时，指的是书面契约……它规定了大他者的全部行为——对大他者的规定丝毫不亚于、而且远远多于对受虐者本人的规定。[注]

> [注] Une manœuvre de l’Autre 的属格可以读成“由大他者实施的操弄”，也可以读成“围绕 / 针对大他者的操弄”。紧接着的书面契约规定的主要是大他者的行为，说明受虐者通过脚本来调度大他者；因此不能把这里的受虐狂简化为“享受疼痛”。

这一点应当让我们懂得：究竟是哪种关系赋予受虐型性倒错以特殊性和独创性。它极其适合从根本上照亮我所谓的大他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指的是：

- 大写 A 的大他者；
- 大他者：在这个场合，一种契约话语在那里展开的场所。

在此之后，如果仍把“受虐式的”这个词缩减为某种单纯的例外或偏差，仿佛它只是偏离了最简单的快乐通路，那就势必造成种种滥用。

首要的一项——首要的一项！——就在这里。我的天，我不认为自己下面用的词过重或不恰当：贝格勒这部杰出的著作充满深入细致、处处富有启发的观察；但贯穿全书，我们仍能发现某种我愿称作“恼怒”的东西。它几乎形成了一种对病人的刻薄态度：他把这些人称作——仿佛这是他们的重大过错——“不公收藏者”！

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正义如此司空见惯的世界里，以至于一个人真得自己多做些什么，才有东西可以抱怨！

这些不公收藏者最隐秘的操作，无疑正是在被拒绝中得到贝格勒的揭示。然而，我们难道不能反过来向贝格勒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吗：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被拒绝……

正如我们已经充分表明的，在幻想中是一回事；我这里谈的是现实……有时，被拒绝或许胜过太快被接纳！你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一个巴不得收养你的人；这时，不设法逃脱未必总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它仿佛暗含一种泰然自若的信念：按照秩序、按照事物的本性及其良好趋向，人总该竭尽所能让自己获准进入；而它又假定，“获准进入”总是获准坐上一张施惠的餐桌。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担忧，也值得我们在适当时刻把它标示出来，以便注意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某些事情。譬如就在眼下，在西南亚某个不大的地区，究竟发生着什么？[注]

> [注] Staferla、Valas 与 J.L. 速记本都记作 Asie du Sud-Ouest（西南亚）；米歇尔·鲁桑校本则提示，这很可能是拉康把 Sud-Est（东南）说成了 Sud-Ouest（西南）的口误。1967 年 5 月的语境既可能牵涉 5 月 5 日开始的香港工潮，也可能泛指越南及东南亚的反资本主义冲突，但原话没有给出足以唯一定位的地名；正文因此保留各速记本共同记录的“西南亚”，不作无声订正。

那里正试图让某些人相信：他们不愿接受资本主义的恩惠，实在大错特错！他们宁可被拒绝！看起来，正是从这一刻起，我们应当开始追问某些意义。尤其是下面这一点，它或许会向我们表明……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就是政治：命题方向与关系场域

它无疑会向我们表明一些东西，但我今天连沿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都不会……弗洛伊德曾在某处写道“解剖即命运”。也许有一天，当人们重新健全地理解弗洛伊德为我们发现的东西时，会说——我甚至不是说“政治是无意识”，而只是说：无意识就是政治！[注]

> [注] 拉康明确排除了倒装句“政治是无意识”，才给出 l’inconscient, c’est la politique。这里不是可以任意互换两项的同一式，而是把“政治”置于“无意识”据以发生并取得结构的关系场域；句法上的方向性应当保留。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就是政治：命题方向与关系场域

我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结、彼此对立的东西，恰恰必须由我们眼下试图表述的这套逻辑来说明其动因。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就是政治：命题方向与关系场域

因为缺少这种逻辑表述，才会发生种种滑移，使人迟迟看不到：若要被拒绝——若要让“被拒绝”成为神经症患者的根本维度——无论如何必须先有一点：他有所供给——把自己供出来。[注]

> [注] Staferla 本作 qu’il s’offre（他把自己供出来），J.L. 速记页这一处作 qu’il offre（他有所供给）；下一段各本又一致出现 lui s’offre。译文把两层并列保存。此处反复使用的 offre/demande 既是“供给 / 需求”的经济学词对，也是分析中的“提供 / 要求”：拉康要说的正是，供给会反过来制造大他者的要求。

正如我在某处写过的：无论神经症患者，还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如此；理由也很清楚，因为我们走的正是这些道路。它恰恰在于，试图以供给造出要求。当然，无论在神经症中，还是在分析治疗中，这样的操作都不总能成功，尤其在操作得笨拙的时候。

## 此外，这一点本身也足以……

因为任何分析话语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只要对它加以询问，我们便有机会觉察，它在某种天真的进程中究竟暗含着什么；它自身——我说的是分析话语——从来不知道自己所表述的东西会走到哪里……这就能让我们看见：如果神经症位置的关键，就在于它同大他者的要求有一种紧密关系，而且神经症患者试图让这项要求涌现出来，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因为他本人把自己奉上。与此同

时，我们也看见了那个由分析说教引入、名叫奉献性的神话具有怎样的幻想性质，因而又是怎样注定失效。那是神经症患者的神话。[注]

> [注] Oblativité 是战后精神分析常用的价值词，指不求回报地把自己给予他人的能力。拉康称它为“神经症患者的神话”，因为这里并没有纯粹赠予：主体的自我奉上恰恰以激起大他者的要求为结构。Prêcherie analytique（分析说教）还延续了上一课 prêchi-prêcha 那种对道德训诫腔调的讥刺。

然而，究竟是什么推动着这些需要，使它们沿着如此悖谬、又总是界定得如此糟糕的迂回路径表达出来？

- 如果只是按照它们随后在现实中取得或没有取得的收益来衡量它们；
- 如果遗漏了这个最初而根本的步骤——我说的正是这个步骤——，而只有借助它的光照，才能判断这些需要在实在界中产生的结果；

那么，我们遗漏的就是这个位置的逻辑表述——眼下是神经症位置，而其他一切位置也是如此。

若没有一种不引入任何成见、不预先规定主体应当希望什么的逻辑表述，你们又知道些什么？

- 你们怎么知道主体是否有这种需要……是否需要同某一个特定的人结婚？
- 又怎么知道，他在某个转折处把婚事搞砸，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好运？
- 换句话说，这关你们什么事？

你们唯一要处理的，是这里所涉之物的逻辑结构；尤其是在一种可以称为“想要被拒绝”的位置上，更是如此。你们首先必须知道，在这个层面上，主体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对于神经症患者，被拒绝有什么必然性，又或许有什么益处？

如果还在上面贴上“受虐式的”这个标签，那么在这里就只是引入一种贬义色彩；正如我刚才标出的，这种色彩立刻会带来分析家的指导性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甚至会变成迫害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完全有必要像我今年打算做的那样重新处理这些问题。既然谈到这里，我要提醒你们：今年我从具有行动结构的性行动出发，是因为主体只有通过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才得以来到世间，而这要求有能指的材料。实施一项行动，就是引入这种能指关系；借助它，特定情势被确认为具有意义，也就是被确认为一个思想的契机。

人们把重音放在对情境的掌控上，因为他们设想，譬如儿童那场著名的 fort-da 游戏，是由意志所主导。这里的根本维度并不是运动机能的主动方面。运动机能的主动方面只在游戏——jeu，j-e-u——的维度中展开。[注]

> [注] 拉康特意逐字母拼出 jeu（j-e-u），使它同少一个字母的 je（“我”）分开：主动性不来自一个先在的“我”的意志或运动控制，而来自能指“游戏”自身的结构。

让这次 fort-da 的出现区别开来的是它的逻辑结构；它曾被视为典范，如今却已经成了陈词滥调。[注]

> [注] 法语 bateau 在口语中指“老套、陈词滥调”，本义却是“船”。译文取其惯用义；拉康把这个已被讲“滥”的游戏称作一条“船”，仍带着突兀的字面音像。

正因为这是对某个情境的首次能指性主题化——采取音位对立的形式——，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作主动的；但也只是在如下意义上：从此以后，只有在场的确包含我所界定的行动结构，我们才称它为“主动”。而在那种极为扭曲的关系中，对行动的追问却遭到排除，被置于阴影之下！

两个属于不同类别的存在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这两个类别在户籍登记和征兵委员会那里被视作界限分明[注]；可是，我们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看见：例如在家庭生活中，它们根本不再不言自明；而在隐秘生活中，它们更是混乱不清。换句话说，这里涉及的正是男人与女人的界定。

> [注] État civil 是登记出生、婚姻等身份事项的民事户籍体系；conseil de révision 则是当时审查适役资格的征兵委员会。拉康用行政制度要求的男女二分，反衬家庭生活与隐秘生活中这种分类并不自明。

理论——也就是分析经验——在这里引入了“满足”这个观念；我的意思是，它对于这项行动至关重要。弗洛伊德文本中的满足，即 Befriedigung，引入的是一种和平到来的观念。这种满足是释放的满足、疲软的满足吗？它表面上很简单，完全容易被接受。

不过很明显，我们展开的一切——无论所用词语妥当与否——都暗含着：满足……

既然我们把譬如前生殖器秩序的满足同生殖器满足区别开来……就必然包含另一个维度，也就是这种区别本身所包含的维度。当然，“对象关系”这样的术语最先在这里占据位置，实属顺理成章。但这丝毫没有减轻随后发生之事的滑稽性质：人们试图在这个术语下登记对象关

系，并按照关系建立得比较轻松还是比较困难，让它发生变异、分层排列。

因为，人们用下面两个特征区分生殖器关系时，谈的无非就是这种东西：

- 一方面，是所谓的“温柔”；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并以能做到这一点而自负——主张，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过是轻蔑的反转；
- 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在其中加以强调的、所谓断裂乃至哀悼的本质。

**因而，一旦这种关系——我是说加上引号的“性关系”——变成生殖器的，它的进步……**

**就在于一个人越来越容易在心里对伴侣说：“你可以去死了”！[注]**

> [注] Tu peux crever 是粗厉的口语，近于“你去死吧”，而 crever 本义又是“胀破、爆裂”。这句话故意刺破以“温柔”、断裂和哀悼标示所谓生殖器成熟的体面说法。

让我们从另一个比较确定的层面重新讨论：性行动满足什么？首先显而易见，我们可以正当地回答：满足快乐。我只知道一个层面，在那里，这个回答能够完全成立。那是一个禁欲主义层面，历史上由第欧根尼占据。他公开作出手淫的举动，以此标示一种享乐主义在理论上的肯定；这种享乐主义恰恰由于这种表现方式而被称作“犬儒主义

的”。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欲望的一种治疗，即 Behandlung，一种医学处理；它并非不以某种代价换取。[注]

> [注] 第欧根尼公开手淫的轶事属于古代犬儒派传统；“犬儒”对应希腊语 kynikos（像狗一样），所以这里保留的是犬性、公开性与无羞耻，而不只是现代汉语所谓“愤世嫉俗”。德语 Behandlung 同时可指治疗、处置或处理。

既然我刚才引入了政治维度，这里有一点很奇特，也非常清楚：这种哲学人物把自己排除在城邦之外。这不只见于那些轶事，也见于他住在木桶中的人物位置——哪怕来访者是亚历山大——；这种位置以被排除出城邦维度为代价。我再说一遍：这件事不可一笑置之。严格说来，这是一个禁欲主义面向，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恐怕不像看上去那么常见。

我对此无话可说：我没有试过。

- “哦！”教室后面有人惊呼。

- “你们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听不见吗？那这些家伙摆在这里有什么用？”［拉康指着扩音设备］

- “哦，总不至于吧！”又有人说。［笑声］

因此，我们不应忘记快乐这个位置，也就是最小……张力的位置。好。不过很明显，这个位置并不足够；在性行动所包含的探索层面，会出现许许多多别的满足方式。我们的论题——今年课程正是要让它取得形体——是：若不进行逻辑审查，就不可能把握这些方式的总体；只有这种审查才能在多样性和广度上汇集满足的各种不同方式。这里涉及的总体，在我们今年话语开头提到、并称为性行动的那项奠

基行动中，建立了我们暂且有所保留地称作男性存在与女性存在的东西。

如果我说“不存在性行动”，那是说：这项行动不可能通过一种简单分配把二者结合起来。技术领域——例如锁匠等通常技术——所说的“阳件”与“阴件”，正让人想到这种分配。这种简单分配本应构成一项创始契约，使主体性本身作为男性或女性得到产生。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我曾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谈到著名的“你是我的女人”。很清楚，仅仅由我说出这句话，并不足以让我继续做她的男人。可是，就算它足够，也什么都解决不了！我把自己奠定为“她的某个东西”。

这是一项归属的愿望，内含一份契约，至少是一份优先选择的契约。

它丝毫没有定位男人或女人。我们至多只能说，二者是两个相对的词项，而且不可缺少地必须有两个；但是，它们各自是什么，乃至任何一个是什么，都完全被排除在言语的奠基作用之外。

至于婚姻结合——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或其他任何结合：某个维度即使把这种结合提升到圣礼的维度，也丝毫不会改变——丝毫不会改变——这里的问题，即男人或女人的存在问题。

尤其是，它把女性性这个范畴彻底留在一旁。既然我举了“你是我的女人”这个例子，那么，把它联系到精神分析大师本人的例子总不是坏事。可以说，这项契约对他具有极不寻常的优先地位……

所有接近过他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英语叫 uxorious[注2]；拉康顺势把它法语化成 uxorieux，即过度宠妻、顺从妻子；琼斯继许多人之后也这样形容他……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直到最后都在“女人想要什么？”这个主题面前碰壁，这同样不是什么秘密。[注]

> [注2] Uxorious：过度宠爱妻子或顺从妻子的（Robert & Collins 词典）。

> [注] Uxorious 与拉康现场造出的法语词 uxorieux 都来自拉丁语 uxor（妻子）。后者不是通常法语词；这次半英半法的造词，把弗洛伊德作为丈夫的“宠妻”位置同紧接着的“女人想要什么”故意并置。

换句话说：“成为女人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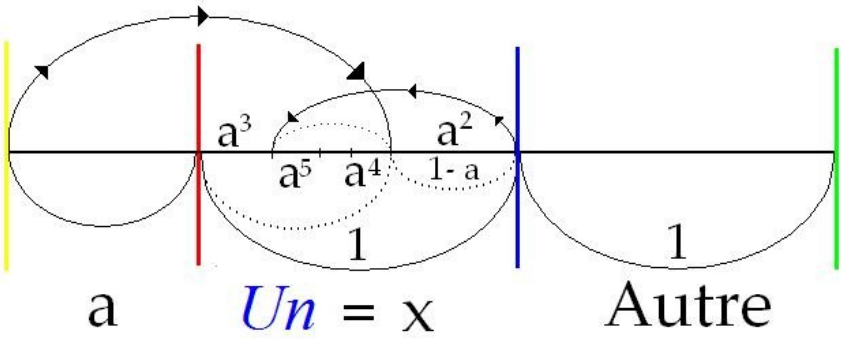
还应补充：此后 67 年的……精神分析 surgery，并没有让我们对女性享乐知道得更多；尽管我们不停地谈论女人或母亲——究竟该怎样表达，我们也不很清楚。[注]

> [注] 英语 surgery 既指外科手术，也可指英国医生的诊疗室或门诊时段；拉康刻意把这个外来词嵌进法语，“67 年”则大致从 1900 年《梦的解析》算到 1967 年。J.L. 速记本在“我们知道得更多”后还记有“［女性笑声］”，Staferla 本省略了这一现场反应；恰因这里谈的是女性享乐，这一异文值得保留在注中。

无论如何，这件事值得指出。

所以，觉察下面一点很重要……我曾用三条线向你们给出那幅启发式图式：小 $(a)$、随后那个“一”——穿孔的“一”——以及大他者。它只是提醒我们一件在日常表述中早已成了“通货”的事情：性行动在所有层面都包含一个第三要素。[注]

> [注] La monnaie de ce que nous articulons à cours de journée 是一处不稳定的口语组合，J.L. 与 Staferla 都照录；à cours de journée 很可能混合了 au cours de la journée（一天当中）与 à longueur de journée（一天到晚）。Monnaie 既是“货币”，也指到处流通的套话；译文传达整体句意，同时不把这处口误伪装成规范法语。




例如：

- 所谓的母亲，即俄狄浦斯中的母亲；爱情生活中的一切贬抑都挂在她身上，而且由于这一点，她无论如何始终在欲望中在场；

- 还有阳具：拥有它的人必须欠缺它，也就是男人必须欠缺它——只要阉割情结确实意味着什么。这一点还完全没有得到揭示，因为它要求我们为此发明一种特殊否定的效力：说到底，如果他没有阳具——就性行动可能存在的层面而言——也并不因此等于说他失去了阳具。（我希望今年结束以前能处理这种否定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个阳具又成为没有阳具的伴侣之存在。

无疑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何以如此行事的理由。正如我上次提醒的，据说他那么服从语法，却展开了《范畴篇》的整个扇面、清单与目录。奇怪的是，在说完了一切以后——性质［ποιον，poion］、数量［ποσον，poson］、ποτε［pote，何时］、που［pou，何处］、το τι［to ti，是何物］，以及那一整套家当里的其余项目——他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尽管希腊语同我们的语言一样，都完全服从皮雄所谓的“性似相”；也就是说，有阳性的“扶手椅”［le fauteuil］，也有阴性的“照片”［la photo］……顺便说一句，你们不妨把拼写颠倒过来玩玩；这会让你们对分析关系中一个完全隐蔽的维度懂得不少：把阳性的 le fauteuil 写成 le photeuil（p-h-o），把阴性的 la photo 写成 la fauto（f-a-u），很有意思……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从未想过就任何一个存在者主张——这个问题在他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一样迫切——是否存在一个性的范畴。[注]

> [注] Sexuisemblance 是达穆雷特与皮雄为语法性别现象造出的词，可直译为“性之仿似 / 性似相”：语法上的阴阳性只是借性差异来作类比。Fauteuil /fotœj/ 与 photo /foto/ 都以 /fo/ 起音，却分别写成 fau- 与 pho-；交换成 photeuil/fauto 并不改变起首发音，却让书写中的性别分配显得可以搬动。中文无法复制这组同音换拼，只能保留法语形式说明。

两者必居其一：

- 要么，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语法引导；
- 要么，这项遗漏就有某种理由。

它或许同下面一点有关：我刚才谈到男性存在或女性存在时，用法本身有误。也就是说，或许存在——仍按皮雄的说法——是“不可性化的”；或许 το τί［to ti］、性的何所是本身有所欠缺；或许只有阳具。无论如何，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事情。[注]

> [注] Insexuable 不是说身体没有性，而是说“存在”本身不能被性差异划定或获得一个性化的本质。希腊语 to ti（“是什么”）及经院哲学的 quiddité（何所是）追问事物“是什么”；拉康说欠缺的正是一个能把男性或女性写成存在之本质的能指。

尤其是由此建立起来的那场野蛮斗争；它无疑为所谓的“性别斗争”提供了看得见的理由，即便不是最终理由！不过我还认为，精神分析师中最肤浅的人才会停留在性别斗争上，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仍然有某种 ἀλήθεια［alétheia，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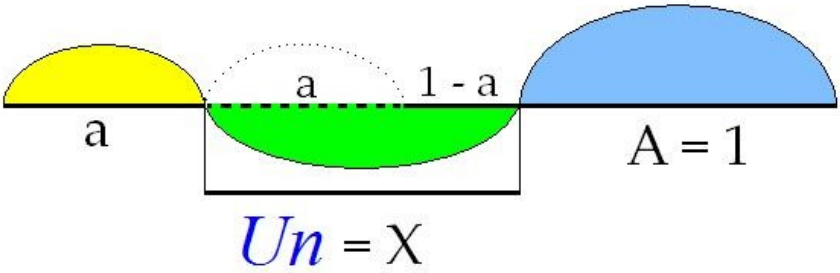
这里应当按这种意义来理解它，并突出海德格尔赋予它的 Verborgenheit［隐匿、遮蔽］重音……就性行动所涉及的东西而言，这种真理或许严格说来尚待建立。[注]

> [注] 原文把 ἀλήθεια（ alētheia，不遮蔽、真理）同海德格尔所强调的 Verborgenheit（隐匿、遮蔽状态）并置；后者比一般意义的“秘密”更接近“仍被遮蔽着”。底本文字把希腊词误排成 ἀλήθηια，译文按标准拼法校正，但不改动法文原文件。

正是这一点证明我使用这幅图式是正当的。顺便强调一下，以免它同我在其他场合说过的东西混淆，尤其不要同有关切割的结构与功能的论述混淆……

我有时告诉你们：当我让切割在所谓“射影平面”上发挥作用，并以这种方式将它符号化时，我并不是要制造一个隐喻，而是严格说来要谈论所涉之物的实在支撑……这幅非常简单的小图式当然并非如此：

- 上次我画成“虚线的”和“穿孔的”这个一；
- 这个大他者；
- 以及这个小 $(a)$。




围绕这个非常简单的三项结构，可以也必须展开若干我们需要在这里凸显的要点；它们关涉同性有关的东西，也关涉症状的一切。今年，我打算反复奠定那些将为我们充当基础的东西；而一旦涉及新范畴，这些事情怎样重复都不为过。

让我们从中间开始："一"是最有争议的。"一"涉及所谓的性结合，也就是这样一个场域：我们要追问，是否可能产生一种划分行动，以便完成被界定为"雄性"和"雌性"的功能分配。

我们已经借助那口大锅的隐喻——上次我又提到了它——说过，至少在这里，也至少暂时地，存在某种我们可以称作一个 gap、一个洞的东西。有某种东西无法贴合，它并非不言自明；我刚才已经提醒，这正是把任何对雄性与雌性两极性的提升和宣告，同经验就奠定这种两极性的行动交给我们的一切分隔开的深渊。

今天，在中午分配给我的这段时间内，我想说的是：正是从这个"一"的场域——这个虚构的一，这个整套分析理论紧抓不放、而你们最近几次课已经多次听我揭露其谬误的"一"——出发，我们必须设定：正是从这个被指称为"一"、编号为"一"、但尚未被当作统一者承担

的场域——至少在我们证明它以前不能如此承担——，一切真理都从这里说话。[注]

> [注]　这一段延续上一段的词链：Un/union（一 / 结合）、partition/répartition（划分 / 分配）、mâle/femelle（雄 / 雌）。中文难以复制其中的音形回声。这里的“一”并不是“男女结合为一”的结论，而正是尚待检验、被拉康称为虚构的统一性。

对我们分析家而言……

而在我们出现以前，许多人就已经这样认为了；尽管这并不很久远，它属于一种可以直呼其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转折……真理除症状以外没有别的形式。所谓症状，就是实在界同它冒充之物之间种种不协调所产生的能指效力。

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把知觉本身也包含在这个术语之内。

知觉是意识形态的模型，因为它是现实面前的一张筛网。况且，这又有什么可惊讶的？

自从世界上到处都是哲学家以来，曾经存在过的一切意识形态，说到底，不都是建立在某种首先针对知觉的反思之上吗？

我再回到这一点：关于最广阔的知识场域，弗洛伊德称作“泥浆洪流”的东西，就是知识中那片绝对泛滥、而我们才刚刚从中浮现的部分；为了给它一个标签，我称之为神秘知识。在世界上显现的一切这

类知识的根基处，都是：只有性行动存在。这正是我的公式——不存在性行动——的反面。[注]

> [注]“神秘主义的黑色泥浆洪流”（schwarze Schlammflut des Okkultismus）不是弗洛伊德已发表著作中的原句，而是荣格在回忆录中转述弗洛伊德的一次口头警告。拉康把它缩成“泥浆之河 / 洪流”，并把“神秘主义、神秘学”扩大为“神秘知识”；此处据实际传承关系校正归属。

若不是逐字严肃对待下面这一点，那么声称自己以任何方式参照弗洛伊德立场，完全是多余的：迄今为止，知识——我的天——带来过满足的一切东西，其根基……

我说的是知识；我给它贴上“神秘的”标签，是为了把它同今天以科学形式诞生的东西区别开来……一切知识的原则中，只有性行动。

在弗洛伊德那里读到，心理中存在去性化的功能，意思是——在弗洛伊德那里——必须到这些功能的起源处寻找性。这并不表示存在某些地方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出的著名“无冲突领域”，譬如一个或强或弱、或多或少“自主”的自我，可以对现实形成一种或多或少无菌的领会。[注]

> [注]“无冲突领域”（conflict-free sphere）指海因茨・哈特曼自我心理学关于自我自主功能的概念。拉康的批评是：即便某些功能后来表现为去性化，也不能据此把它们的起源理解为真正脱离驱力冲突的中性区域。

若说有些同真理——我说的是真理——的关系不牵涉性行动，这严格说来并不是真的。根本没有这种关系！这些公式的锋刃或许让人感受得过于强烈，我为此抱歉；不过，我曾对自己作过如下观察：

- 首先，只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一切就暗含在我历来提出的一切陈述中。

- 但还有一点：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并不够！这不足以让你们从我的话里辨认出这一点。因为归根结底，证明“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唯一凭据，正是我没有说出的东西！这并非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之人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交流才极其困难。一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把它说出来；但在许多情况下，必须认为这并没有用，因为谁也没有注意到：你们需要让人听见的核心，恰恰是你们从未说出的东西。

继续制造噪声、而且不断产生效果的，反倒是其他人说的东西。这迫使我们不时地——甚至比轮到我们的次数更多——投身清扫工作。人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工作会有终点。

从前有个名叫赫拉克勒斯的人；据说，他在一个名叫奥革阿斯的人的马厩里完成了自己的劳动。

至少在某个领域中，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次把马厩打扫干净的事例！

似乎只有一个领域——我对此也没有把握——同作为真理问题之所系的性行动无关：这个领域就是数学与逻辑汇合之处。不过我认为，正

是这一点让罗素可以说：我们从来不知道数学中提出的东西是否是真的。我不是说“不是真正地真”，而是根本不知道它是否为真。[注]

> [注] 罗素 1901 年《数学原理的近期研究》中的完整说法是：数学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个学科——我们既从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也不知道所说的是否为真；该文后来收入《神秘主义与逻辑》。拉康只取后半句，并随即把它解释为公理蕴涵与系统一致性的问题。

事实上，从真理的一种定义性位置出发，它就是真的：如果如此这般的这些公理是真的，那么一个系统便展开出来，而我们需要判断它是否一致。

这同我刚刚说的话，即同真理——只要真理要求性行动本身在场并遭到追问——有什么关系？好吧，即使说到这里，我仍然不确定：现代数理逻辑或逻辑数学这场奇妙而崇高的展开，是否真的同“性行动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毫无关系。

我只须听一听康托尔的呻吟就够了，因为他一生中有一次正是以呻吟的方式说出：人们不知道，数学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是自由的场所。

众所周知，康托尔为这种自由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注]

> [注] 康托尔在 1883 年《一般流形学基础》中写的是：“数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它的自由”（Das Wesen der Mathematik liegt gerade in ihrer Freiheit）。拉康把这句书面陈述戏剧化为“呻吟”，并影射康托尔后来反复住院的经历；这是一种修辞性联结，不应反过来声称其精神病史由这条数学原则所致。

因此，“真涉及实在界，因为性行动把我们牵涉在其中”这个公式……

我首先提出，我们并不确定这项性行动是否存在；尽管只有它才牵涉真理……在我们抵达的这个时刻，这在我看来是最准确的公式。

因此，症状——一切症状——正是在这个穿孔的一的位置上打结。也正因为如此，无论这在我们看来多么惊人，它总有一个满足的面向……我是就症状而言。

性的真理要求甚高；宁可多满足它一点，也不要满足得不够。

从满足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症状在这个意义上比读一本侦探小说更加令人满足。症状与性行动之间的关系，要比真理与那个根本的“我不思想”之间更为紧密。我在这些思考开头已经提醒你们：人正是在“我不思想”之中，异化了自己那过于难以忍受的“我不存在”。

与此相比，刚才作为托词的“被拒绝”，即使本身不那么愉快，也可能显得更容易忍受。那么，“一”的问题暂时到此为止。我必须把这一点指出来。

让我们转向大他者，也就是能指取得位置的场所。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你们：能指就在那里。

- 因为能指只作为重复而存在；
- 因为正是能指使这里所涉的事物作为真的到来。

在起点上，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冒出来。正如我上次告诉你们的，它无非是那个同时也是切割的特征；真理可以从它开始诞生。

# Autre

大他者是行动材料的储存处。材料不断积累，极可能正是由于行动不可能。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行动不存在。行动不可能，并不足以让我们说它不存在，因为不可能者就是实在界，仅此而已，就是纯粹实在界。对可能者的界定总是要求一次最初符号化。如果你们排除这项符号化，“不可能者就是实在界”这个公式便会显得自然得多。

有一个事实：在任何形式系统中，都没有人证明性行动的可能性。你们看，我坚持不放，对吧？我又回到这里！那么，不能证明它，究竟证明了什么？如今……

**我们非常清楚，“不可计算性”乃至“不可判定性”绝不意味着“非理性”；**

**人们能够界定并极其准确地圈定不可判定性的地位这个领域，还能就此写出整部整部著作；它完全可以得到逻辑界定。[注]**

> [注] “不可计算”与“不可判定”在数理逻辑中并非同一概念；拉康在这里只说二者都不等于“非理性”。而“没有形式系统证明性行动可能”是他借形式化语言建立的

> 类比，并不是一条现成的数学定理，因为这里没有给出具体形式系统及其对“性行动”的编码。

那么，在这一点上，它究竟是什么？

这个大写 A 的大他者，究竟是什么？

它的实体是什么，嗯？

我曾经听人说……

不过说实话，想必我越来越少听信别人了，因为现在再也听不到这种话……总之，是我再也听不到了：它不再传进我的耳朵……有一阵子，我听人说，我用这个大他者之所掩盖了那个被亲切地称作“精神”的东西——说到底，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麻烦在于，这并不是真的。

归根结底，如果你们还没有猜到的话：大他者——就像这里写出的这个大他者——就是身体！[注]

> [注] 米勒 2023 年版把本次课程编为第十六章，并以这句“L’Autre, c’est le corps”（大他者就是身体）作章题；J.L. 与 Staferla 的正文在此一致。这里的“身体”是能指铭刻的场所，并不是把无意识直接等同于生物学有机体。

为什么人们会把体积或对象——只要它一般而言服从运动定律——称作“物体”？为什么会说物体的坠落？“身体 / 物体”这个词的扩展多么奇怪！

从比萨斜塔落下的一颗小球，同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关系就在于：首先是身体，也就是我们动物身体的在场，构成刻下铭文的最初场所，构成最初能指。我们的经验所显示的一切都在向我们

暗示这一点；当然要除去一点：我们总是把事情渲染得激情四溢。一谈到创伤，人们就加上“自恋性”一词，立刻以为这件事一定让主体非常烦恼——主体当然是个傻瓜！

人们没有想到，创伤的要点在于瘢痕。《圣经》本来可以提醒我们这一点：雅各把剥去部分树皮、露出白纹的枝条放在水槽里，羊群前来饮水并交配时便看见这些斑纹。[注]

> [注] 《创世记》30:37—39 写的是雅各削下新鲜枝条，剥出白色条纹，放在羊群饮水、交配的水槽前，随后生下有纹、有点、有斑的幼畜。拉康口述时把它压缩并误记为“溪流底部的芦苇”及“吃草”；译文依经文校正事件轮廓，因为他的论点正在于标记如何在身体上繁衍，具体细节不能任意倒置。

相关知识卡 身体作为大他者之所：标记、瘢痕与诸身体

- 这说明，把标记施加到身体上的各种手段并不是昨天才有的，而且极其根本；

- 如果我们不从下面这个观念出发，就完全不必白费脑筋：癔症症状最简单的形式，也就是皲裂[注3][注]，不应被视作一个谜，而应被视为一切能指可能性的原则本身；

> [注3] Rhagade：一种创伤所致的线性裂伤，没有组织缺损，但形成于因炎症过程而发生改变的真皮组织中。

> [注] Rhagade 经拉丁语追溯至希腊语 rhēgnymi（裂开、折断），指皮肤或黏膜的线状裂隙。拉康借它把症状读成一道“切口 / 标记”的最简模型，并不是在作“所有癔症症状都是皲裂”的医学归纳。

- 身体就是为了铭刻某种叫作“标记”的东西而构成的。从这里出发，会让所有人省去许多烦恼，也不必反复咀嚼许多蠢话。

相关知识卡 身体作为大他者之所：标记、瘢痕与诸身体

身体就是为了受到标记而构成的。人们历来都这样做。爱的姿态刚一开始，也总会或多或少地、极其轻微地勾勒出这个动作。就是这样！

说完这些，当作为性行动占位者的这个 1 在身体层面闯入时，它产生的最初效果、最根本的效果是什么？

好吧，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比那些有关一与多之关系的对话式思辨［参见柏拉图《巴门尼德篇》《蒂迈欧篇》等］更占优势。我们知道，事情根本没有那么辩证：当这个 1 闯入大他者的场域，也就是闯入身体层面时，身体便四分五裂。

碎裂的身体：我们的经验向我们证明，它存在于主体的起源处。儿童梦见肢解；他打破母性身体帝国的美好统一。而他体验为威胁的，则是遭到母亲撕裂。

仅仅发现这些事情，再用一个小小机制、一场小球游戏［Fort-Da］来解释它们，并不够：攻击映现出来、反射回来、再次出发！可是，什么东西才是开端？

在此以前，最好先把碎裂身体的功能悬置起来；也就是说，把我们事实上唯一借以对它产生兴趣的角度悬置起来，即它同真理可能具有的关系——而真理本身又悬系于 ἀλήθεια［alétheia］与 Verborgenheit［隐蔽、秘密］，悬系于性行动的隐匿性质。

从这里出发，当然就会出现 Ἔρως［Éros，厄洛斯］这个观念，其形式正是我最近嘲讽过的那种……

它仿佛是一股力量，以不可抗拒的吸引，把我们这只皮囊中汇集的一切细胞和器官统一起来。这种观念至少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因为从皮囊里取出这些细胞和器官时，它们丝毫不抵抗，而余下的部分也并不会因此更糟！……很显然，这是对我刚才描述的俄耳甫斯式幻想所带来之恐惧的一种补偿性幻想。[注]

> [注] “俄耳甫斯式幻想”牵动俄耳甫斯遭肢解的神话意象：身体会裂解的恐惧，反过来召来一个把皮囊内各部分统合为一的厄洛斯。拉康称后者为“补偿性幻想”，并不是把它当成生物学的凝聚机制。

况且，它丝毫没有解释作用。因为恐惧的存在，并不足以让它解释任何东西。

为了在我称作逻辑上“一致的系统”这条道路上更好地前进，我们反倒需要解释这种恐惧。事实上，我们现在必须抵达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写 A 的大他者？

这个奇怪的双重者位置是什么？请注意，当问题在于解释那个奇怪的“一”——它在“两背之兽”中，也就是在两个身体的拥抱中打结——时，单一者竟采取了双重者的位置；因为大写 A 的大他者本身并不是二。[注]

> [注] La bête à deux dos（“两背之兽”）是法语和英语传统中的猥亵成语，指性交时相接的两个身体。拉康把它保留为字面怪物，是为了让据说在性结合中形成的“一”，显出其实由两个背、两个身体拼接而成。

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大他者自身那个奇怪的 1。更奇怪的是，二者之间——我是说“一”的场域与大他者的场域——没有任何联结，反而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大他者也是无意识；也就是没有其

意义的症状，被剥夺其真理的症状，但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知识却越来越多地装载其中。

恰恰是把“一”与“大他者”彼此切开的东西构成了主体。

除了行动——一般意义上的行动，也就是那项作为性行动或许无法存在的行动——以外，并不存在真理的主体。

这一点极其笛卡尔式：主体对自己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在怀疑。怀疑……怀疑，就像那个嫉妒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刚刚透过钥匙孔，看见一个臀部摆出迎战姿势，正对着一双他十分熟悉的腿。[注]

> [注] 笑话中的嫉妒者已经获得近乎亲眼所见的证据，却仍停留在怀疑的位置；它说明的不是伴侣是否背叛，而是笛卡尔主体能确知的首先只是“我在怀疑”。Position d’affrontement 又把性交姿势说成“对阵 / 迎战”的阵势。

准确地说，如果笛卡尔主体的基础并不是上帝及其灵魂，那么，主体同广延不相容，并不足以成为把身体等同于广延的理由；反过来，只要从我向你们提出的角度把握身体，身体被排除在主体位置之外，才由此获得根据。[注]　这样一来，主体同身体密切结合的问题——我说的是主体，而不是灵魂——也就不再是问题。

> [注] Son exclusion de sujet 是这段口述中最紧缩的一处，语法上更接近“身体作为主体而被排除”，而不是“身体把主体排除掉”。后文又把主体放在身体之标记所决定、且比身体低一个结构维度的位置，因此译为“身体不占据主体位置”。

只须想一想下面这一点：就能指、也就是结构而言——请注意，不习惯这些说法的人啊［笑声］——一个表面没有任何别的支撑，只有它的边缘所构成的洞；只有这个洞才能界定它。

把问题提高一个维度，从体积层面来考察：身体没有别的支撑，只有主导其切分的刃口。[注]

> [注] 这里的“支撑”不是物理底材：表面由边缘围出的洞来界定，体积 / 身体则由决定其切分方式的刃口来界定。拉康借拓扑学把身体写成切割和边界的效果，随后才说主体在结构上比构成其身体之物低一个维度。

这些都是拓扑学真理；它们是否同性行动有关，我在这里不作裁断。

不过，一切可能的所谓“边缘代数”建构，都要求下面这一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主体位于接合处的图像，而这个接合处就在我们界定的“一”与“大他者”之间：主体在结构层次上总比构成其身体的东西低一个维度。这也解释了，主体的被动性——即它依赖身体上一个标记这个事实——绝不可能由任何主动性加以补偿，哪怕这种主动性是在行动中肯定自身。

那么，大他者究竟是谁的大他者？

我很遗憾：时间、某种失度 / 过度，或许还有对切割的某种悖谬运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请把它当作有意为之……都使我今天只能在时间到点时把你们留在这里。[注]

> [注] Démesure 既是“过度、失度”，字面又是“没有尺度”，因而预告下一段小 $(a)$ 的“不可公度”。与此同时，coupure 既是本课反复使用的理论术语“切割”，也是讲课时间届满时真正发生的“截断”。

大他者只相对于下面这个东西才是大他者——它是我那三条线的第一个时刻——也就是这个小 $(a)$。

最近几次谈话中，我正是从这里出发告诉你们：它的本性是不可公度者；更确切地说，一切有关度量的问题，都从它的不可公度性中涌现。

下次谈话，我们将从这个小 $(a)$——无论它是不是对象——继续谈起。

# 第20课 · 1967年5月24日

今天，我要试着带你们进入这样一个奥秘：它在精神分析中虽已司空见惯，却仍不失为奥秘。你们处处都会遇见这一点：当受分析的主体、可分析的主体采取所谓退行位置，或某种“前”位置——前俄狄浦斯的、前生殖器的，总之是某种“前……”——时，据说他是在那里避难，以躲开阉割的游戏及其作用。既然是为了逃避阉割，人们倒不妨惊讶：为什么这个本来颇合适的位置只被称为“前……”，而不称作“后……”。[注]

> [注] J.L. 速记本、Staferla 本及 rue CB 本都照录 qu’on ne la désigne que « post »，字面反而是“为什么只称它为‘后……’”，同前文连续三次“前……”及整句论证相冲突。这里很可能脱落了否定词 pas，也可能是口述中的句法交叉；译文按论证方向处理为“既在遭遇阉割后退避，为何不称‘后……’”，并把底本的不稳定性留在注中。

今年，如果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勾勒一个显然属于逻辑的结构……

这套逻辑颇为冒险，或许极其脆弱；我也一直照顾着你们，没有过早抛出我自己涂涂画画时曾经信赖的形式，而是试着向你们显示这样一种表述何以可及。为此，我从其他形式中选取了一种容易的形式：非常简单地抓住相对于 1 最不可公度的东西，也就是黄金数……我这样做，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们切实感受到，沿着这样一条道路……

我要再说一遍，我既不声称向你们给出最终步骤，也不声称自己已经走完这些步骤……沿着这样一条确保能触及主体依存关系之某种真理的道路，远胜过投身普通分析散文的艰苦操练。那类散文的特色，就

是种种扭曲与荒唐绕行；为了说明力比多位置的这场游戏，它们仿佛总是必不可少。

人们调动一整群你们十分熟悉、到处游荡的主体性实体：自我、自我理想、超我、本我，甚至……

更不用说人们还可能增添某种新颖精巧的东西，譬如把理想自我同自我理想区别开来。这一切本身难道还不够吗？……甚至，近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献又添上了“self［自身］”。很明显，引入它是为了补救这堆可笑的多重实体；但它仍然失败了，因为按人们操作它的方式，它不过又代表一个附加实体。实体、理性存在物——一旦我们正确地引入主体功能，它们就总是不合适；因为主体无非是由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所代表的东西。

主体绝不是一个自主实体，只有专名才可能制造这种幻觉。至于“我”，说它可疑都已经说得太多——我同你们谈了这么久以后，它连可疑都不应当再是。严格说来，它无非是这样的主体：作为能指的“我”，向譬如“走”这个能指代表它——“我走［je marche］”；又或者，向“la boucle［环 / 扣］”这一对能指代表它：“je la boucle［我把它扣成环 / 我闭嘴］”！[注]

> [注] Boucle 是环、扣或回路，boucler 是扣合、闭合；但口语 la boucler 又是“闭嘴”。拉康故意不用较透明的 je me tais，而选择一个既可听成完整惯用语、又能拆成 je / la / boucle 三个能指的句子；中文须把“闭嘴”与“扣成环”并列，才能保留这个双层结构。

你们会感觉到，我采用这个公式，是为了避开“我沉默 / 我使自己沉默［je me tais］”这种代词式形式；因为只要追问在这种形式和许多其他

形式中“me［自己］”是什么意思，我们肯定立刻会被带到很远的地方。[注]

> [注] 法语 se taire 语法上是代词式动词，但其中的 me 并不稳定地指向一个真正承受动作的反身对象。拉康借此指出：所谓“我对我自己做某事”的一致主体，正是语法制造的表象。

你们会看见，它所谓的反身含义展开成一个扇面，使我们根本无法赋予它任何一致性。不过我当然不会沿这个方向详谈，这里不过是提醒一下。

因此，存在一种名叫阉割的功能，一种主体功能。必须提醒：人们告诉我们，它对于进入所谓“生殖器的”阶段至关重要——这种说法只能令人震惊；在精神分析以前，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说过。

如果这个表述真能贴切到“足金成色”——我的意思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贴切——，那么人们或许会惊叹于一种可以如此表达的事情。让我们说……[注]

> [注] Au dernier carat 是“达到最高成色、精确到极致”的旧式说法；carat 又是衡量宝石重量或黄金纯度的“克拉 / 开”。这里在进入“赋范、度量、不可公度”以前，先用一个衡量纯度的词来讽刺术语“生殖器的”并不够准确。

总之……从外部来看，这件事会呈现成什么样？说到底，我们人人始终都在外部……器官必须进入幻想——在某种从此无疑取得优先地位的功能中，也就是生殖器功能中——，竟然是这项功能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注]

> [注] Le passage au fantasme de l’organe 的口语结构可以拆成“器官进入幻想”，也可以拆成“向器官之幻想的过渡”。下文将区分阴茎器官、阳具对象与“阳具对象不存在”，所以这里不是解剖器官真的缺失，而是器官必须在幻想中取得一个功能位置。

在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走出僵局的方法，除非说……

一位在精神分析界政治版图上颇有分量的精神分析家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他在一句话的转折处，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说之话的效力，便向我们断言……说到底，阉割，“就是一场梦！”这里所取的意思是：“那都是病人编出来的故事。”然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注]

> [注] Topographie politique 指当时精神分析机构内部的权力版图，不是一般政党政治。拉康没有在此点名；他在 1970 年 3 月 18 日又提到一次论文答辩中的说法“对我们而言，阉割不过是幻想”。在没有更直接文献前，不宜擅自替这位分析家补上姓名。

正如我刚才提醒的，阉割是一项结构；它是主体性结构，而且对于主体的某种东西——无论多么微薄——进入精神分析贴上“生殖器的”标签的这件事，恰恰至关重要。关于这个僵局，我认为自己已经撬开了一条小缝，可以说，已经稍稍改变了问题；因为……

我的天，也就在不久以前：四五次会面之前……我提出，这里所涉及的只能是把主体引入这个“生殖器”功能……

如果我们把它这样命名时，确实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也就是从功能通向行动，开始追问这项行动是否配得上“性行动”之名。

不存在？存在？Chi lo sa［谁知道］？或许存在……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是否存在一项性行动。我还作过如下说明：性——我的、你的、你们的性——以一个能够在这项行动中操作的能指之功能为基础。

无论如何，人们绝不能逃避下面一点。它不仅得到学说的肯定，我们也在经验的每一个转折处遇见它：能够沿着性行动的方向进行操作的……

我谈的是某种类似性行动的东西，而不是我今天将试着参照并严格引入其层面的性倒错……能够以一种并不出错的方式操作的，只能是我们所谓遭到阉割的主体，而且……

让我们像词典那样重复自己：给“遭阉割”一词补上一个义项……合乎规矩、处置妥当……这样说并没有推进多远……也就是同所谓阉割情结相安无事。当然，这并不表示一个人“有情结”，反而恰恰相反……[注]

> [注] En règle 可指手续“合乎规定”，也可指某事“已经处理妥当”；être complexé 则是日常法语“有自卑情结、放不开”。拉康借词典增补义项的口气说，“遭阉割”不是又“患上一个情结”，而是相对于阉割情结取得了可运作的位置。

一切配得上这个名字的文献——我是说精神分析文献，而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之人的闲谈；这种事甚至会发生在最高权威身上——，一切健全的分析文献都明确表示……我要说，这个人相对于性行动已经“规范化”。

这并不表示他已经抵达性行动；至少表示他走在正确的路上！

总之，从仿射几何跨越到度量几何时，“赋范”具有极其准确的意义。[注]

> [注] Normé 在日常语言里可以是“合乎规范”，在数学中则是“赋予范数的”。拉康从“正常 / 规范”的临床语汇突然转入仿射几何和度量几何，正是为了把道德规范改写为能够规定距离与大小的结构；因此这里采用数学术语“赋范”。

简言之，我们进入某种度量秩序。我试图用黄金数唤起的正是这种度量；我再说一遍，黄金数在这里当然只是一项隐喻：请把它还原为相对于 1“间隔最开”的不可公度者这个词项。[注]

> [注] 这里的 le plus espacé 不能按普通数轴距离理解成“离 1 最远”，否则陈述在数学上显然不成立。拉康借用的是黄金比“最难被有理数逼近”的性质——其连分数各项全为 1——来形容同单位 1 最不容易公度的比值；他自己也再次声明，这在论证中只是隐喻。

因此，我的天，阉割情结绝不能满足于“爸爸说”这种小故事的支撑：“你若企图继承你父亲，我们就把它切掉……”我希望，在这里只须为初学者的耳朵说这句话。

首先是因为，正如所有人早已看见的，关于这个小故事、这句小话，多半其实是“妈妈说的”。她恰好是在小让、让诺确实“接替”父亲的时刻这样说；不过，这种接替十分有限：他只是躲在一个小角落，安静得像巴蒂斯特一样，摸弄自己的小家伙——显然，就像爸爸在他这个年纪时已经做过的一样！[注]

> [注] Succéder à son père 既是“继承 / 接替父亲”，在这里又被缩小为儿子重复父亲儿时的手淫动作。Tranquille comme Baptiste 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俗语，意为“若无其事、安稳得很”；“巴蒂斯特”常是市集滑稽戏里挨打也不动声色的呆角，并非这里突然出现的真实人物。

这同阉割情结毫无关系。它只是一个小故事；而我们所处理的种种障碍的发生过程中处处都能见到手淫罪疚，也并没有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可信。

只说手淫在生理上毫无危害，并说它由于在某种——我们会特别称作主体性的——经济中所占的位置而取得重要性，并不够。

我们甚至会说，正如我最近某次课提醒的，它可以取得非常明确的享乐主义价值；因为它可以——如我已经指出的——被推到禁欲主义的程度，某种哲学可以把它……

当然，条件是把它的实践同一整套连贯行为结合起来……可以把它当作自身安适的基础。请想起第欧根尼：他不仅熟悉这种做法，还把它提升为典范，展示应当如何处理在这种视角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器官瘙痒余量：刺激。

必须说，这种视角或多或少内在于一切哲学立场，甚至还侵入若干可以称作宗教的立场——只要我们认为，隐士退居独处本身就包含这种视角。只有在人竭力抵达性行动的地方，它才开始变得重要，并随之可能取得有罪的价值。

这时，下面一点就出现了：人们为身体某个部分本身的享乐而追求它，而这个部分发挥着某种作用。我说“发挥作用”，因为绝不能说某个器官是为了某项功能而造的。

我们拥有器官……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稍作推广，偶尔把自己想成贻贝或别的牲口，并试着想一想：假如你们处在那几乎不能称作它们皮肤的东西里面，会是什么情形？那么你们很快就会懂得：并不是功能制造器官，而是器官制造功能。不过，这个立场同我们沉浸其中、所谓进化论［transformisme］的蒙昧主义过于相悖，我就不再坚持。如果你们不愿相信我，请回到主流中去。[注]

> [注] Moule 既是“贻贝”，也是“模具、铸型”；在讨论器官是否由功能塑造时，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形状如何形成”的回声。十九、二十世纪法语 transformisme 泛指物种转化 / 进化学说。拉康这里是在作反目的论的挑衅性断言，不应把“器官制造功能”当成他已经给出的生物学证明。

因此，完全不能依照道德训诫传统来提出理由……总之，不能像人们借《神曲》所作的说明那样，声称手淫有罪，甚至是重罪，因为它不仅“使一种手段偏离其目的”……[注]

> [注] 《神曲》确实处理淫欲与“违反自然”的罪，却没有直接给出这句关于手淫的定义；把性器官的使用按生殖目的判为自然或反自然，更接近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中的自然法分类。拉康在这里把中世纪诗歌、神学和后来的道德训诫压缩在同一说法里。

所谓目的，是生产小基督徒，甚至——我要再说一遍，尽管我上次这样说时曾引起震惊——生产小无产者……好吧，把手段提升为目的，同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个问题是一项行动的规范；而“行动”一词应取我刚刚提醒的完整意义。它同为了延续动物而可能产生的那些繁殖性“排出物 / 后代”毫无关系。[注]

> [注] Rejet 可以是排出物、废料，也可以是植物萌生的分枝或后代；rejets reproductifs 把生殖产物故意说成“繁殖性的排出物”。它延续“小基督徒 / 小无产者”的讽刺：生儿育女并不会仅凭结果自动把一场行为提升为拉康所说的“行动”。

相反，我们必须相对于下面一点来定位它：主体在这个精确的位置通向能指功能……

这个位置完全位于通常让我们能够轻松使用“行动”一词的场域之外……它名叫性行动这个问题性之点。

享乐在可以被把握之处，经由这样一种禁令——我们暂且沿用这个词——通向某种负化……

为了更加谨慎，我们把下面一点悬置起来：也许我们能够用更准确的方式表述它……无论如何，这一过渡同把这种享乐引入一种价值功能具有最明显的关系：至少这样说并不冒失。

经验——一种可以说并不排除听者某种共情的经验——向我们宣告，从享乐通向价值功能的这项过渡，也就是享乐的深度掺假，同下面一点彼此相关……[注]

> [注] Adultération 是掺杂、变质、伪造；它同 adultère（通奸）具有同一词族和清楚的音形回声。在一段讨论性行动与对象的文字中，拉康把享乐一经“价值化”称为遭到深度“掺假”，这层性意味不宜完全消音。

我没有理由拒绝文献在这里提供的东西；因为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我们只能通过“共情”进入这个问题。它随后必须得到净化，但当我们处在困难地带时，也不能拒绝这种入口……所以，这项阉割同所谓对象在高潮结构中的出现关系最为紧密。这个对象被定位为同一种享乐彼此有别——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始终还处在共情层面……

啊！我们该怎么称呼这种享乐？自体性欲的？这是一次让步！……手淫式的——仅此而已！——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器官，而且是极其明确的器官。

因为说到自体性欲，天知道人们已经把它弄成了什么样，接下来又会把它弄成什么样……

你们知道，恰恰是这一点值得追问：这种自体性欲在这里实际上具有——或者本可以具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意义，即局部而且可操纵的

享乐，就像一切局部之物那样！……然而，人们很快就会把它变成海洋般的浴池，让我们必须在这片浴池中定位这一切！[注]

> [注] “海洋般的浴池”影射罗曼·罗兰所谓“海洋感”，以及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开篇对它的讨论。拉康讽刺的是：本来可以精确限定为某个器官的局部、可操纵享乐的“自体性欲”，后来却被扩张成无边界的原初自恋总体。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任何人……任何人若把任何东西奠定在原初自恋这个观念上，并从这里出发产生所谓的对象投注，他当然大可以继续——因为精神分析这门有罪的产业正是靠它在全世界运转——；但他也完全可以确定，我在这里表述的一切，都旨在彻底拒斥这种观念。

好！我说过——因而也承认了——高潮中有一个对象在场。从这里出发，最容易不过的，就是一路滑向“人格”维度那套庄严滑稽戏；人们当然也从未错过这种机会！我们这些已经达到“生殖器成熟”的人交媾时，会向人格躬身致以敬意：大约二十五或三十年前，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尤其是在法国精神分析家的圈子里；说到底，他们在精神分析史上自有其趣味。是啊……可是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确定。因为，提出性行动中所牵涉对象的问题，恰恰就是引入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对象究竟是作为普遍者的“人”［L’Homme］，还是某一个男人；是作为普遍者的“女人”［La Femme］，还是某一个女人？[注]

> [注] Mômerie 原指假面表演、宗教仪式式的滑稽戏，也指装模作样；révérence 既是“敬重”，也是实际的鞠躬礼。拉康把“尊重完整人格”的生殖器成熟学说演成一套庄严行礼的假面戏，再把问题转回分析对象究竟处于哪一个逻辑层次。

简言之，引入“行动”一词的意义，就在于打开这个问题……

说到底，这个问题很值得打开，因为让它在你们中间流传的肯定不是我……在性行动中——假定你们中的任何人曾经遇到过一项性行动——，它是否关涉这样一个能指的来临：它把主体作为有性者向另一个能指代表出来？还是说，它具有我在另一个层面称作“那场相遇”的价值，也就是唯一的相遇，即一旦发生便成为最终定局的那一场相遇？[注]

> [注] 原句把拉康的定义“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改写成“把主体作为性来代表”。这不是说主体先有一个完整的性身份再由能指表达，而是在追问：性行动是否可能让代表主体的能指本身作为性化的能指出现。

当然，人们谈论这一切，谈个不停；问题严重就严重在：人们谈得轻率。无论如何，请标明这里存在两个不同层面：在性行动中，男人是否以男人的地位抵达作为普遍者的“人”［L’Homme］，女人是否也如此，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遇见了自己最终的伴侣，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人们唤起“那场相遇”时，谈的正是后者。

真奇怪！……诗人越是唤起它，它在每个人的意识中作为问题就越不起作用，真奇怪。

至于对象会是“人格”，凡对女性享乐略有所见的人，都会为此莞尔！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首要问题，必须把它推到最前面，作为一切有关所谓“女性性欲”问题的引子；而这里真正涉及的，恰恰是“她的享乐”。

有一点非常确定，也值得注意：面对我刚才提出的这种问题，精神分析似乎使所有置身其经验中的主体——尤其是精神分析家——都变得毫无应对能力……男性精神分析家！证据已经多得不能再多：关于“女

性性欲”的问题，从来没有因为某个解剖构造显然被界定为男性的主体而取得任何严肃进展。

可是更奇怪的是：女性精神分析家接近这个主题时，显然会表现出种种失灵的迹象；这些迹象只让人想到一个事实：面对她们本来可能就此表述的东西，她们惊恐万分！因此，“女性享乐”这个问题看来不会在近期真正得到研究；而我的天，只有这里才是人们可能对此说出某种严肃东西的场所。[注]

> [注] 这是拉康在 1967 年作出的论战性判断，不能当作有关男性或女性分析家能力的经验事实。这里的 jouissance féminine 也不是所有解剖学女性都拥有的一项可观察属性；本课先指出它不能脱离阉割参照，拉康到 1972—1973 年《再来一次》才进一步以“非全体”与“另一享乐”重写这一问题。

至少，以这种方式把问题唤起，并向每个人——尤其是聚集在这里的听众中可能具有的女性性——提示：人们可以这样谈论“女性享乐”；只须把问题放到这里，我们就开启了一个维度。即使由于没有能力而无法进入这个维度，它对于定位我们在其他方面必须说的一切，仍然绝对必要。

因此，对象绝不是由伴侣的现实本身给出的！我指的是性行动中得到赋范、被称为生殖器维度所牵涉的对象。至少按我们得到的第一条进入途径来说，它更接近消胀（疲软）的功能。说存在阉割情结，恰恰就是说：消胀绝不足以构成这个对象。[注]

> [注] Détumescence 是勃起组织由胀大状态消退，重点在“胀势消下去”，不等同于阳痿，也不等同于射精。下文把“早泄”改称“过早消胀”，正是要把生理事件同它在主体那里承担的阉割、界限与保护功能区分开来。

我们先前已经颇费力气地谨慎肯定了一个经验事实；现在它当然已经很清楚：交媾同手淫并不是一回事。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略下面这个维度：享乐价值的问题勾挂在疲软可能发生的地方，以它为支点和枢轴。因为疲软的功能……

无论我们在生理层面怎样理解它——精神分析家当然把这个层面堂而皇之地撂在一旁；他们在这里连一点新的临床亮光都没有带来，所有东西都早已写在性生理学手册里，也就是说，在精神分析诞生以前早已随处可见。不过这并不重要！它只会加强这里所涉及的一点……也就是：疲软在这里仅供主体利用；换句话说，它用来提醒那条所谓快乐原则的界限。[注]

> [注] Royalement délaissé 字面是“被王者般地遗弃”，即“堂而皇之、毫不在意地撂开”。拉康并不是否认生理机制，而是讥讽分析家既未在生理学上增添新知，却又容易把已知生理过程直接当成精神分析解释。

疲软……

它是阴茎器官在生殖器行动中运作的特征，恰恰因为该器官所承载的享乐在那里遭到悬置……无论正当与否，它都在那里用来引入……

我说“正当”，意思是：把它作为某种实在之物，还是作为一个假定维度……用来引入下面一点：彼岸存在享乐。在这里，快乐原则作为界限运作，处于一个享乐维度的边缘；所谓“性行动”的结合让这个维度得到暗示。

经验向我们展示的一切——所谓早泄，而在我们的层面上最好称作过早疲软——都引出这样一个观念：疲软这个功能本身可以代表某种享乐的负项。

临床向我们过于清楚地表明，这种享乐正是主体在其面前退却、甚至逃避的东西；因为这种享乐本身同阉割维度过于一致，而阉割在性行动中被感知为一种威胁。

主体面对这个彼岸所作的一切仓促行动，让我们能够设想：在这些性行动的绊跌和口误中，阉割情结所涉及的东西得到准确显示，这并非毫无根据。也就是说，疲软本身作为一种好处遭到取消；它反而被还原为一种保护功能，保护主体免于某种令人畏惧的恶——无论你们称它为享乐还是阉割。疲软本身作为较小的恶发挥作用；由此，这个“恶”越小、越缩减，逃避就越彻底。[注]

> [注] Moindre mal 是固定说法“较小的恶 / 两害取其轻”；随后的 plus petit est le mal 又把“小”重新落实到消胀的器官上。于是“恶越小”既指保护性代价越来越低，也暗指器官越快、越彻底地缩小，主体对彼岸享乐的逃避就越成功。

在每天的治疗中，各种形式的阳痿——尤其围绕早泄组织起来的那些形式——所采用的机制，正是我们在临床上亲手触及的这一点。

因此，无论如何，唯一可以定位的享乐都是自身身体的享乐。[注]

> [注] Il n’y a de jouissance … que du corps propre 不是“主体只应享受自己的身体”这一规范，而是说在经验上能够定位的享乐总发生在自身身体；伴侣的享乐并不因此直接成为我的经验。米勒 2023 年版把这段收入“从阉割到对象”一章，正是为了突出身体享乐、消胀与对象之间的结构转换。

至于快乐原则为它施加的界限彼岸之物：它只在性行动这个结合中显现，并因此原样同对性之相关项的唤起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除此以外，我们无法再说更多。

换句话说，对于所有已经习惯精神分析常用术语的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Θάνατος［Thanatos，塔纳托斯］才可能以某种方式同 Ἔρως［Éros，厄洛斯］连接起来。

只有当身体——我说自身身体——在快乐原则彼岸的享乐被唤起，而且只在行动中得到唤起时，厄洛斯与塔纳托斯结合的可能性才会提出。这里的行动，恰恰把一个洞、一个空处、一条裂隙放在自身中心，围绕着被定位于享乐主义式疲软的东西。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设想精神分析在本能经济中引入的这个事实，而不把它当作粗陋的神话杜撰；精神分析用这两个专名指称它，并非偶然。[注]

> [注] 弗洛伊德确实用 Eros 指生命驱力一侧，却通常写 Todestrieb/Todestriebe（死亡驱力），并未把后者命名为 Thanatos；把“塔纳托斯”同“厄洛斯”对称配对，是费德恩等后继分析家推广的用法。因此“两个人名”是拉康所处分析传统的说法，不宜倒写成弗洛伊德自己的固定术语。

好吧，你们看，这一切仍然是在周围打转！

可是天知道，我已经下了多大力气不让事情变成这样！

所以必须相信，我们仍然只能在周围打转，是因为进去并不容易！至少，我们可以保留并收集这些真理：身体的性相遇，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通过快乐原则。

不过，为了在它所包含的享乐中辨明方向……

我说的是“它所包含的”假定的享乐，因为辨明方向还不表示进入其中；但我们极有必要在其中辨明方向……为了辨明方向，它没有别的参照，只有施加在交媾器官的享乐上的这种负化，因为这个器官界定了所谓男性，也就是阴茎。正是从这里，女性对象之享乐这个观念才涌现出来——这些字眼都是经过选择的。我说的是这个观念涌现，当然不是享乐本身涌现！那是一个观念，是主体性的东西。[注]

> [注] La jouissance de l’objet féminin 的属格故意悬而未决：既可以是“对女性对象的享用”，也可以是“女性这个对象的享乐”。拉康紧接着只肯定“这个观念”从男性器官享乐的负化中涌现，又在下一段改说 la jouissance féminine；译文用“女性对象之享乐”保留转换，不替他预先选定方向。

不过，精神分析肯定的一点颇为奇怪……

只是由于它没有以逻辑上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自然谁也没有觉察这是什么意思、包含什么！……这就是：女性享乐本身也只能通过同一个参照；而这就是人们所谓女人身上的阉割情结！

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体不容易得到表述；在某个层面上，我向你们提出了“人—她［l’Homme-elle］”。[注]

> [注] L’Homme-elle 是把阳性并可指普遍“人”的 l’Homme 同阴性代词 elle（她）硬接起来的造词，近于“man-she”。它显示女性主体在此只能经由同一个男性 / 阳具参照被说出，却不等于“女人就是男人”。

恰恰是说，并非每个女人都局限于这里。某处存在女人的某种东西：“odor di femmina［女人的气味］”；但它并不容易找到。我的意思是，不容易把它放到自身的位置，因为若要为它组织一个位置，就必

须借助这个参照；而器官上的偶然情形，使这个参照只存在于解剖学上所谓的男性那里。[注]

> [注] 这句话出自达·蓬特为莫扎特《唐璜》所写的唱词：Zitto! Mi pare sentir odor di femmina（“安静！我仿佛闻到了女人的气味”）。意大利语规范拼法是双写 femmina；Staferla 与 J.L. 速记本都少记一个 m。它不是抽象的“女性气质”，而是唐璜把女人当作可凭气味搜寻之对象的滑稽说法。

只有从施加在男性器官上的这项悬置出发，男人和女人两者才能找到一个方向。换句话说，功能通过相对于阉割情结的这个洞、这条裂隙占据一种反转位置，才取得自身的价值。反转就是一种方向 / 意义。反转以前，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主体化的方向 / 意义！[注]

> [注] 法语 sens 同时是空间中的“方向”和可以理解的“意义”。前文反复说 s’orienter（辨明方向），这里便让一次 renversement（反转）同时产生向量方向与主体可把握的意义；中文需并列两义。

说到底，我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或许必须联系到这里：女性精神分析家并没有让我们知道任何超出男性精神分析家就她们的享乐所能杜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所知甚少！

从一次反转开始，方向才出现；如果这就是女性在性行动中所牵涉的享乐能够获得的全部方向——无论多么有限——，那么可以理解，在得到新说法以前，我们不得不以此为足。

总之，这把我们留在一个具有自身特征的点上。我们会说，就性行动而言，目前能够得到表述的，是人们在其他层面所谓的善良意图这一维度。

关于性行动，具有一种正直意向——至少在我们抵达的这个时刻可以表述的东西中，按照精神分析家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能够、也应当合理地感到满足的东西。[注]

> [注] Bonne intention / intention droite 既属于道德神学的“善意 / 正直意向”，又延续刚才的方向词汇：droite 还是“直线的、朝对方向的”。拉康讽刺地说，当分析理论无法写出性行动时，剩下的仿佛只有方向正确、动机良好这一道德保证。

这一切在那个神话、那个奠基神话中得到很好的表达：当人们说父亲、原初父亲“享用所有女人”时，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女人也享乐哪怕一点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受到触动。我在这里唤起它，并不只是出于幽默意图；你们将会看见，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注]

> [注] 法语在这里利用 jouir de toutes les femmes 与 les femmes jouissent 的不对称：前者是父亲“享有、占有、享用所有女人”，后者才问女人自身是否“享乐 / 达到高潮”。同一个 jouir 换掉介词和主语，便暴露原初父亲神话只陈述了父亲的享用，没有陈述女人的享乐。

我的意思是，下次会面我要表述的一切，将重新拾起上次留在开放状态的问题……假如我们不得不让中心场域——“一”的场域、性结合的场域——保持荒芜，因为任何一种划分过程只要企图奠定所谓“角色”，也就是我们所谓男人与女人的能指，都会显得稍有滑脱……那么，上次我把你们留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合门槛上，即大他者的结合……

这整场历险都铭写在大他者的层面与铭板上；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层面和这些铭板不是别的，正是身体本身……因此，我们要考察大写 A 的大他者同剩给它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这个伴侣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把它称作小 $(a)$ 并非无缘无故。它就是你们的实体，也就是你们作为主体的实体；因为作为主体，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实体，只有这

个从能指铭写中掉落的对象。小 $(a)$ 因而是从大写 A 的归属中脱落、四处游荡的一类碎片；换言之，就是你们自己。此刻，你们的确作为主体性在场而待在这里；但我一讲完，这间教室立刻一扫而空、只剩清扫的景象，就会充分显露你们作为对象(a)的本性！［笑声］[注]

> [注] Tablettes 是书写板，也预告后文摩西律法的石版；身体正是能指刻写的“板”。速记本又把 en balade（四处游荡）拼成 en ballade（写成歌谣），结尾随即以 grand balayage（大清扫 / 一扫而空）接续相近的声音。笑点在于听众散场后，主体的“在场”只留下可被扫走的对象碎片。

好吧，我要把阳具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因为我必须剥除它作为对象得到支撑的方式——而这种必要性不只强加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样做，恰恰是为了让我觉察：它本身并没有得到支撑。这就是阉割情结的意思：不存在阳具对象。[注]

> [注] Dépouiller 是剥去外皮、解除装饰，也可指剥夺；它同连续两次 supporté（得到支撑 / 被承载）构成操作链：先剥掉阳具被当作对象的承载方式，才发现这个对象本身无所承载。米勒 2023 年版把本课编入“幻想的经济”部分、“从阉割到对象”一章，并把这一末段题为“性行动的法则”。

恰恰只有这一点，为性行动可能存在留下了唯一机会！性行动失败所围绕的，不是阉割，而是阳具对象——这个对象才是梦的效果！若要让人感受到我正在表述的东西，没有比圣书、唯一之书，也就是《圣经》本身提供的例证更美的了。[注]

> [注] 这里有意倒转本课开头那位分析家的说法：不是“阉割是一场梦”，而是把阳具设成一个可拥有、可补足的对象才是“梦的效果”；阉割结构反倒为性行动留下机会。米勒本第 345 页与 J.L.、Staferla 在这项对立上完全一致。

如果你们已经对《圣经》的文字充耳不闻，就去威尼斯所谓圣马可教堂——也就是总督礼拜堂，它无非如此——的前廊看看。单是那座前

廊就值得走一趟：没有任何地方能用图像把《创世记》文本中的东西表现得更加鲜明。[注]

> [注] 圣马可的前廊确有一整组十三世纪《创世记》马赛克，包括亚当沉睡、取肋与夏娃受造。它早期确是威尼斯总督的礼拜堂，但 1807 年起已成为宗主教座堂；拉康说它“无非”是总督礼拜堂，是强调其政治—宫廷起源的修辞，并非 1967 年的完整建制描述。

在其他图像之间，你们会看见我所谓的“上帝这个地狱般的主意”得到壮丽的放大：它发生在原初亚当——亚当·卡德蒙[注1][注]——身上……

> [注1] 亚当·卡德蒙（Adam Kadmon，希伯来语“原初之人”）是卡巴拉中的原型／宇宙之人。参见卡尔·古斯塔夫·荣格：《Aïon：自性现象学研究》（Aïon. Études sur la phénoménologie du Soi），埃蒂安·佩罗、玛丽-马丁·卢齐耶-萨莱译，Albin Michel，1983 年。

> [注] J.L. 打字稿正文误作 Adam-Cadmos，页边手写已改成 Adam-Kadmon；Staferla 本忽略页边更正，继续排作 Cadmos，米勒 2023 年版第 345 页则采用正确的 Adam Kadmon。同一处 Staferla 作 subtilement magnifiée（精妙地放大），米勒本作 sublimement magnifié（壮丽／崇高地放大）；译文依米勒本处理。

既然他是一，他就必须同时是二；他是具有男性与女性两个面孔的人……“他有一个伴侣是好的，”上帝心想［拉康笑］！[注]

> [注] 《创世记》1:27 同一句中先用单数说“按上帝的形象创造他”，又用复数说“创造他们，男和女”；古代拉比诠释中由此出现一个最初具有两面或两侧、后来才被分开的亚当。拉康把这一诠释同后出的卡巴拉“亚当·卡德蒙”叠合使用，二者并非《创世记》正文中的同一人物名称。

这本来也没什么，假如我们没有看到：为了完成这项添加……

这项添加更显奇怪，因为到那时为止，这个亚当——一个用红土捏成的形象——看来没有伴侣也过得相当好……上帝竟然趁他睡着［笑

声］，从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据说，上帝用它塑造了第一个夏娃！[注]

> [注] 《创世记》2:21—22 的希伯来词 ṣēlāʿ 可指“肋骨”，也可指“侧面 / 一侧”，希腊、拉丁传统则固定为肋骨。拉康另说“红土”，利用了希伯来语 adam（人 / 亚当）、adamah（土地）与 adom（红）之间的词族回声；经文本身直接写的是“地上的尘土”。

还有什么例证能够更加有力地显示下面这个事实给性行动的辩证法带来了什么：男人……

恰恰在神的介入作为附加之物标记到他身上的时刻……从此发现，自己作为对象所面对的，竟是自己身体的一块碎片。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摩西律法本身，以及割礼或许借强调这块碎片并不是阴茎而添加的重音——因为割礼以某种方式切入阴茎，用这个负性符号标记它——，难道不让下面一点显现在我们面前吗？在性行动的门槛上设立“他们将成为一体”这条诫命，本身具有某种倒错性的效力。[注]

> [注] J.L. 打字稿与 Staferla 都排作 porte perverse，字面是“倒错之门”，旧译即据此处理；米勒 2023 年版第 345 页校作 portée perverse，即“倒错性的效力 / 意涵”，语法和论证都更连贯。《创世记》2:24 原是叙述“二人成为一体”，并非以命令式颁布；拉康把它称作 Commandement，正是把婚合公式重新听成一条支配性行动的律法。

这意味着：假如存在某种可以名叫性行动的东西，而男人和女人在其中彼此取得效力，那么在我们同这种东西之间，预先横亘着一个场域——我们还须知道能否穿透这层厚度。在这个场域中，身体同某个已经从它分离、却曾经是它一部分的东西，保持着一种自主关系。

这就是那道谜一般尖锐的门槛；在这里，性行动的法则以关键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把遭阉割的男人设想为永远只能拥抱这个曾从自己身体分离的补充性碎片；他可能误把它当成阳具补充物——天知道，他丝毫不会错过这种误认。[注]

> [注] J.L. 与 Staferla 说的是“只拥抱这个补充物”，米勒本第 346 页收紧为“只拥抱那块曾从他身体分离的碎片”。后者把指代明确连回肋骨和对象 $(a)$，但随后的“误认成阳具补充物”仍保留了 complément；译文把两个见证合并呈现，不让“补充物”失去它来自身体切离的条件。

今天，在结束发言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指称这个补充物。暂且称它为“逻辑的”。虚构这个对象是某个他物，无疑必须以阉割情结为条件。

因此，下面的说法并不令人惊讶……

《圣经》周围的神话性附录——奇怪的是，它们见于拉比们添加在边缘的小补注——告诉我们：有某种东西，或许恰恰就是原初女人，是在夏娃以前便已存在的那个女人；他们把她称作莉莉丝——我说的是拉比这样称呼，我可没有插手这些故事！[注]

> [注] “莉莉丝是亚当在夏娃以前的妻子”并非《圣经》边栏原注，而以约九至十世纪《便西拉字母》中的故事为最早完整见证，后来才在犹太神秘主义传统中扩展。拉康用“拉比的小补注”笼统概括了几个时代、文类不同的传统，译文保留原话，注释则校正其文献层次。

或许正是她化作蛇的形态，并借夏娃之手向亚当递上了……什么？苹果！[注]

> [注] 《便西拉字母》把莉莉丝写成亚当的前妻，却没有把她等同于伊甸园之蛇；“莉莉丝—蛇—夏娃”的连续关系是拉康在这里所作的神话拼接。《创世记》3 也只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说苹果。苹果传统常被解释为拉丁语 mālum（苹

> 果）与 malum（恶）的双关，但近年的文献研究指出，仅靠这个流行解释不足以证明苹果图像的实际形成史。

这是一个口欲对象；它在这里或许没有别的用处，只是为了唤醒亚当，让他明白自己睡着时所遭遇之事的真正意义！

《圣经》确实正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亚当从那一刻起第一次进入知识维度！

精神分析在这个知识维度中产生的效果，恰恰就在于：我们至少已从这个对象的两种主要形式中定位了它的本性、本性与功能——也可以说从另外两种形式中定位了它，尽管其中的联系尚未建立。这个对象全部浓缩在苹果之中。[注]

> [注]“两种主要形式”及“另外两种”指对象 $(a)$ 的四种经典形态：乳房与粪便，以及拉康后来补出的凝视与声音；他说后两者同前两者的联系此时尚未完全建立。苹果在叙事中首先是口欲对象，同时又引出知识，因此才被说成把对象的本性和功能“浓缩”在一起，并不是第五种固定对象清单。

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并借助一系列对比效果，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说明这个对象——阳具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已经说过，为了最终表述它，我必须先剥除它。

## 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前廊

# 第21课 · 1967年5月31日

譬如，有些人在听过一段时间我的教导以后，今天又回到这里；我必须向他们指出，最近几次课中，我引入了哪些新的表述。

其中重要的一项可以追溯到倒数第三次会面：我可以说，我明确指明了……

因为对那些听我讲课的人而言，这件事并非无法理解……明确指明了大他者之所……

也就是从我开始教课以来，始终作为大他者之所表述的东西……我指明了身体中的大他者之所。

相关知识卡 身体作为大他者之所：标记、瘢痕与诸身体

身体本身从起源处就是这个大他者之所，因为作为能指的标记从起源处就在这里铭写下来。

相关知识卡 身体作为大他者之所：标记、瘢痕与诸身体

今天，在我们即将沿着这套幻想的逻辑迈出下一步时，我必须再次提醒这一点。随着推进，你们会不断得到确认：这套逻辑可以容纳某种逻辑松弛。

作为幻想的逻辑，它假定了所谓随想维度；在这个层面上，起点处并不要求精确。[注]

> [注] 原文在 logique du fantasme（幻想的逻辑）之后立即换用 fantaisie（随想、任意构拟），并以 exactitude（精确性）同它对照。两词在汉语中很容易都被译成

> “幻想”，但这里不能合并：前者是精神分析的 fantasme，后者说的是推演起点所容许的构拟余地。

即便如此，我们在配得上逻辑之名的表述操练中所能找到的最严格之物，本身也包含一种逼近的进程。我的意思是，一种自身不只包含增长，而且包含尽可能最好、最快增长的逼近方式；它趋向对某个精确值的计算。

因此，我们参照一个极其普遍的算法。它无非最适合处理一种理想的不可公度量——最简单、间隔也最疏的那一种——并通过自身进程不断收紧其中的无理性。

我的意思是，这个 $(a)$ 的不可公度性……

为了让文本容易阅读，我才把它写作黄金数的参数；因为那些“懂行”的人知道：这种由自身逼近进程构成的数，属于一整个数的家族，而且可以说……这种逼近可以从任何地方、从任何一组比值出发。唯一条件是：不可公度者要求逼近永远没有终项，同时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被清楚辨认为严格的。[注]

> [注] 这里有文本与数学两层不稳定。Staferla 排作 paramètre du Nombre d’or（“黄金数的参数”），J.L. 速记本第 2 页却打作近于 pour être le nombre d’or；译文从 Staferla，同时保留异文。按本研讨班的记号，小 $(a) = (\sqrt{5}-1)/2 \approx 0.618$，是通常黄金数 $\varphi \approx 1.618$ 的倒数，并满足 $1 - a = a^2$、$1/a = 1 + a$。所谓“从任何地方出发”较严格地说，是指满足同类二阶递推的相邻项比值可从不同初值趋近这一极限；它并不把黄金数本身变成“一个数的家族”。

所以，这里要把握的是：我们以幻想形式面对的东西，反映着一种必然性。

换句话说，对黑格尔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被限制在自我意识所包含的确定性这条简单边界之内……［扬声器传来外部讯息］

- 这种自身确定性，黑格尔可以容许自己……

由于某些我稍后将会提到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条件——，他可以容许自己追问这种确定性同某种真理的关系；

- 黑格尔那里的这种确定性：他用它为哲学探索知识的整个过程作结。如果他可以在其中引入 τέλος［telos］，也就是终点、绝对知识这个目标，那是因为他能够在确定性层面指出：确定性本身并不包含自身的真理。［扬声器又传来讯息］[注]

> [注] Staferla 把希腊词排作 τήλος，是误拼；应为 τέλος（telos，“终点、目的”）。现场扬声器的两次插话和随后停顿见于 J.L. 速记本，属于讲课事件，不是黑格尔引文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复述黑格尔公式，而必须把它复杂化。我们所处理的真理，系于这样一项行动：自我意识的奠基、主体确定性，要在其中面对某种就本性而言同它彻底陌生的东西；严格说来，这就是……能不能想办法让这场干扰停下来？［为排除干扰，不得不长时间停顿］

因此，今天要引入的是下面一点；由于我们的时间已经缩短，更须尽快提出：精神分析经验引入了这样的事实——性行动的真理在经验中成为问题。当然，只有从明确设定“性行动”这个词本身开始，这项发现的重要性才会凸显出来。我的意思是……[注]

> [注] 米勒 2023 年版第 351 页把这段口语压缩为：Ce qui fait question dans l’expérience psychanalytique, c’est la vérité de l’acte sexuel（“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构

> 成问题的，是性行动的真理”）。J.L. 速记本与 Staferla 保存了这里较长的现场表述；两者命题一致，译文保留口述层次，同时用正式版核定句法重心。

对于已经充分熟悉“能指在一切主体构成中占据优先地位”这个观念的人……应当看出下面两者之间的区别：

- 一种对性的含糊参照；我们甚至几乎无法把它称作功能，只能说是某种生命形式固有的维度——尤其是同死亡结合得最深，也就是同死亡彼此交织、纵横交错的生命形式。

- 这并没有说尽一切。从我们知道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之时起，事情便很清楚：在无意识中引入性秩序的一切，只能围绕对性行动的追问进入无意识。

性行动可能吗？是否存在这个可以被界定为行动的结？主体在其中把自己奠定为有性者，也就是自身即为雄性或雌性；或者，如果主体本身并非雄性或雌性，他是否能在这项行动中推进某种过程，使自己哪怕到终点时抵达“雄性”或“雌性”的纯粹本质？我的意思是，在恰恰把两者结合于某种东西的这项结合中，把雄性之物同雌性之物理清，并以两极形式加以分配……[注]

> [注] 此处原文连续用 mâle / femelle，不是后文的 homme / femme。译作“雄性 / 雌性”是为了保留拉康先把问题设成生物学两极、随后又证明性行动不能据此完成主体化的距离；若一开始都译成“男人 / 女人”，这一步转换便会消失。

我并非今天第一次、也并非现在才引入这个词……在某种我称作享乐的东西中。我很久以前就引入过它，尤其是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59—1960］中。实际上，我们必须说出“享乐”这个词，并严格把它同快乐区别开来，把它设为快乐的彼岸。

精神分析理论中，有一系列彼此汇合的词项指向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力比多。力比多代表对享乐的某种表述。今年这些谈话结束时，我们必须指出：这个词的用法可能何等容易滑移，以至于它不仅不能支撑、反而会让我们今天试图引入的根本表述溜走。所谓享乐，就是同主体具有某种关系的东西：在面对性行动这个可疑行动的层面所留下的洞时，主体被悬置在一系列不满足的方式或状态之中。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引入享乐一词是正当的。它每时每刻——尤其在症状中——作为某种同满足层面无法区分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一个只能靠不适与痛苦维系的结［症状］，为什么恰恰能够显出那项悬而未遂的满足仍在坚持？严格说来，症状就是主体维持自身、并趋向这项满足的位置。[注]

> [注] Instance 在这里不是“权力机关”，而是某物持续提出要求、坚持在场的作用。症状一面造成不适与痛苦，一面又是满足得以维持的位置；因此“满足”不能直接等同于有意识的愉快。

在这里，快乐原则的法则，也就是最小张力的法则，只是表明主体沿着探索之路——探索享乐之路——维持自身时必须作出种种绕行；它并没有向我们给出这条道路的终点／目的，即它自身固有的终点／目的。[注]

> [注] 原文反复说 fin，既是道路抵达的“终点”，也是这项运动自身的“目的”；紧接着又问它能否“完成”（achèvement）。译文并列两义，以免把享乐误写成一个已经知道在哪里的终点。

可是，这个终点的最终形式对我们完全隐蔽；因为它是否完成本身就极成问题，以至于我们既可以……

- 从“不存在性行动”这个基础出发；
- 也可以从“只有性行动存在”这个基础出发；正是性行动推动着这一整套表述。

正是在这里，我坚持引入那个人人都知道我长期使用的参照，即黑格尔；因为这个过程……

也就是他所谓《精神现象学》中自我确定性的不同层次所经历的辩证过程……悬系于一种他称作“辩证的”运动。在黑格尔的视角中，它无疑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辩证法：这种意识在自身真理逃逸的限度内，通过一个自我意识同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关系，即通过主体间性关系，而被表述为在场。然而，事情已经很清楚，也早已得到证明：哪怕只凭这道社会裂隙的揭示，我们也不能把以“斗争”——尤其“主人与奴隶的斗争”——形式呈现的东西，概括为“一个意识同另一个意识”的对峙。

甚至都不必由我们来批判黑格尔式发生过程留下的开放问题；别人已经做过这件事……尤其是另一个人，直呼其名就是马克思……而这种批判仍把发生过程的出路及其方式悬置为问题。

弗洛伊德到来并重新处理问题的方式，只在一点上同黑格尔立场形成类比；它已经充分铭写在黑格尔引入的享乐一词之中。黑格尔告诉我们，起点是“主人与奴隶的殊死斗争”；随后建立起这样一个事实：不

肯冒死亡风险、不肯拿死亡作赌注的人，会相对于另一方陷入依附状态，而这种状态仍然包含这场辩证法的全部未来。

享乐一词在这里介入：据说，在这场“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终结以后，享乐会成为主人的特权，而奴隶从此得到划定的道路则是劳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事情，看看黑格尔文本中这里所说的享乐……[注]

> [注] 法文 jouissance 在这一黑格尔段落中承接《精神现象学》“主人与奴隶”章的德文 Genuß，含有对物的消费、享用，而不只指性高潮。至于“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lutte à mort de pur prestige），是科耶夫式法语黑格尔解释的著名表述，并非黑格尔德文原句；拉康随后正要指出以它为起点的问题。

说到底，我无法在这里把文本拿出来，今天时间缩短，就更不可能了……主人究竟享用什么？

黑格尔已经相当充分地看到了这件事：由奴隶的劳动所建立的关系，使主人即使或许能够享用，也绝不是毫无限制地享用。走到极端并稍稍勉强地说——你们会看见，这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会说，他只享用自己的闲暇，也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支配。

事实上，情形远非如此——我们稍后还会再次指出——；不过我们暂且承认：主人本应享用的种种物，都被那个负责让它们任由主人摆布的人隔开了，也就是被奴隶隔开了。因此，我们可以说……

我无须为这个尖锐之点作辩护，因为黑格尔本人已经作了充分提示……奴隶以某种方式享用物：他不仅把物带给主人，还改造它，使它成为主人可以接收的东西。[注]

> [注] 这里的 jouissance de la chose 故意把“享用物”分给奴隶：主人消费成品，奴隶却在劳动中接触并塑造物。它不是说奴隶因此获得完整的享乐，而是先拆开“主人独占享乐、奴隶只有劳动”这组过于整齐的对立。

作过这番提醒以后，我应当同你们一起追问，也让你们追问："享乐"这个词在这一层面究竟暗含什么。最有启发性的办法，始终莫过于参照所谓词典；词典以表述意义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目标为己任。

在那部名叫《罗贝尔大词典》的杰作序言注释中，某处这样写道："每个词条所包含的词项……构成许多交叉参照和链环，它们最终应当通向思想的表达手段。"[注]

> [注] 拉康所称 Grand Robert，指保罗·罗贝尔主编的多卷本《法语字母与类比词典》（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953—1964），后来通称《大罗贝尔》。他引用的是该词典以星号和互见条目织成"链环"的编纂原则，随后却用能指效力反驳把词义最终归结为"思想表达"的目标。

"星号"——事实上，你们会发现，每个词条都很好地履行了它们的纲领——"把读者引向那些长篇展开某个由一词提示之观念的词条。"

于是，"享乐"词条以打着星号的"快乐"一词开头。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但这个词向我们呈现这些悖论，想必并非偶然。

当然，《罗贝尔词典》不是第一部处理"享乐"的词典。你们同样可以在《利特雷词典》中研究这个词；你们会看见，它最正当的用法在下面两端之间变化：

- 一端由词源指明，把它同喜悦联系起来；[注]

> [注] Jouissance / jouir 经古法语可追到通俗拉丁语中与 gaudere（欢喜）相关的一支，因而同 joie（喜悦）有历史亲缘；拉康用这条词源线同法律、财产意义上的"享有"形成张力，并不是说现代法语两个词可以互换。

- 另一端则是占有以及一个人最终能够处分的东西：譬如享有某项 titre 所带来的收益。

无论这个 titre 指法律上的权利凭据，还是一张代表股票价值的证券，享有某种东西——譬如股息——就是能够把它让渡出去。占有的标志，就是能够放弃它。“享有 / 享用某物［jouir de］”不同于“享乐［jouir］”。这些意义滑移在我刚才称作“词典式”的把握中得到圈定，也就是在词典编纂的实践中得到圈定；再没有什么比它们更清楚地表明：若要指明某个能指的根本功能，以思想为参照是何等不恰当。[注]

> [注] Titre 同时可以是法律上的权利名义、权属凭据，也可以是有价证券；jouissance d’un titre 因而横跨财产权与证券收益。更关键的是介词：及物结构 jouir de quelque chose 是“享有 / 享用某物”，不带 de 的 jouir 则可指主体自身享乐乃至达到高潮。中文无法靠一个介词复现这项转换，后文“被享用之物自身享乐吗？”正是把两种句法强行接在一起。

赋予能指有效而最终参照的，不是思想；这个参照来自把一个能指引入实在界所产生的效果与建制。只有当我以新的方式表述“享乐”一词同我们在分析中实际运用之物的关系时，这个词才找到并能够保持它最终的价值。

今天，我要让你们在最根本的点上感受到这一点的效力。

主人享用某种东西：可以是他自己——人们会说，他是自己的主人——，也可以是奴隶。

可是在奴隶身上，他享用的是什么？恰恰是奴隶的身体！正如《圣经》所写，主人说：“去！”他便去。[注]

> [注] 所指是《马太福音》8:9（并见《路加福音》7:8）中百夫长的话：“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拉康把百夫长的自述压成“主人说‘去’，他便去”，突出命令对奴隶身体的支配。

我曾经容许自己这样说——我不记得是写过，还是只讲过：

- 如果主人说：“享乐！ [Jouis！]”
- 另一个人只能回答：“我听见 [J’ouis]”；也就是“J 加撇号”[笑声]。我曾拿这个双关取乐。[注]

> [注] Jouis！（“享乐！”）与 J’ouis（“我听见”）在现代法语中同音；后者是古雅动词 ouïr 的第一人称，只有书写时的撇号才暴露差别。主人的命令要求奴隶“享乐”，奴隶能够作出的主体回答却只是“我听见 / 我服从了这个声音”。拉康后来在《再来》开篇又把超我的命令写作 Jouis !。

我通常不是随便取乐；这句话是有含义的……

听我讲课的人本来也可以把它指出来。我时常很遗憾：除了那些迫使我亲自去拾取的东西，我没有从你们那里收获更多……问题在这里：被人享用的东西……

如果确实有一种享乐开端于主体的“我”——这个“我”作为占有者……那么，被人享用的东西自身享乐吗？[注]

> [注] 问句 Ce dont on jouit, cela jouit-il ? 先以 ce dont on jouit 把某物放在“被享用”的宾语位置，随即以 cela jouit-il ? 把同一物推成“是否在享乐”的主语。它不是泛问物有没有感受，而是在语法上倒转主人 / 奴隶、占有者 / 被占有者的位置。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很明显，享乐绝不是主人的特征。

主人……

只要他是在城邦中占据这个位置的人——他绝不可能是随便什么人，而是受到主人功能标记的人……他有远比纵情享乐更重要的事情要

做。对自身身体的掌控——这里不只涉及闲暇——只有通过最严酷的纪律才能维持。在文明的每一个时代，身为主人的人都没有时间放纵自己，哪怕是在闲暇中！

不同类型必须加以区分。不过说到底，“古代主人”这个类型并不是一个纯粹理想的秩序，以至于我们无从定位。我要说，它已经充分铭写在最初哲学话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标记中，因此可以说，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见证。

问题恰恰在这里：是否……

说到底，这才公平，也符合这场游戏最初的赌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那个从一开始就无法承受可能丧失生命之风险的人——这确实是丧失享乐最稳妥的道路——，那个如此看重享乐，以至于甘愿服从并异化自身身体的人，为什么不能仍把享乐留在自己手里？

我们有无数证据表明……

某种短视、某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幻想，认为一切总在同一边，整束花总握在同一只手里……可是无数证据表明：一个人的身体一旦任由另一个人摆布，从这里开启的恰恰是可以称作纯粹享乐的东西；这正是这种位置的特征。[注]

> [注] Le bouquet complet dans une seule main 是把全部好处、权力和享乐都想象在同一边的“整束花”图景。拉康以此批评一种对称过度的读法：掌控身体者并不因此同时独占享乐，被支配的位置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没有享乐。

只要瞥见并追踪那些至少能彼此印证的迹象，某些关于悖谬位置——尤其受虐位置——之意义的问题或许就会消失。不过，有时最好不要

穿过那些最直接敞开的门；因为一扇门容易穿过，并不足以保证它是真的门。

我并不是说，这就是受虐狂的机制。远非如此！因为必须说：即使可以设想，奴隶处境是唯一能够通向享乐的处境，但只要我们恰恰能够把它表述出来，我们作为主体就永远不会对此知道任何东西。

而受虐者并不是奴隶。恰恰相反，正如我稍后会告诉你们的，他是个精明的小家伙，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受虐者知道自己置身享乐中。这整篇话语正是朝他推进的；最终是为了让你们听懂他身上究竟涉及什么。为了推进这篇话语，必须指出黑格尔的论述不只一处有缺陷。[注]

> [注] Petit malin 不是单纯称赞“聪明”，而是“精于算计、很会布置局面的小家伙”。拉康借此切断“受虐者 = 被动奴隶”的类比：受虐者会主动安排契约、场景和大他者的位置，后续课程正要分析这种经营。

第一个缺陷当然就是曾让我能够在听众面前提出的问题：早在我推进并谈论它以前，我们就借助镜像阶段标明，“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中执意在场的那种攻击性，绝不是别的，只是一场诱饵；从此，以它为最初表述的一切参照都已经失效。[注]

> [注] 这里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暴力，而是说镜像性的攻击关系本身属于诱饵，不能充当主体与社会关系的第一原则。拉康同时在修正由科耶夫传播的黑格尔发生叙事，而不是仅仅给“主人—奴隶辩证法”补一项心理学动机。

我只是在经过时再次指出，黑格尔有关主人社会的推导提出并敞开的那些问题：主人之间怎样相处？此外，我的天，只须参照事情本身：

- 奴隶若要被变成奴隶，他就没有死！
- “殊死斗争”的结果，恰恰是某种并未真正拿死亡作赌注的东西。
- 主人只有杀死奴隶的权利；但恰恰因为主人保全他——拉丁语 servat，即保全 / 救下——，他才被称作 servus［奴隶］。[注]

> [注] Servat / servus 是一则古老词源解释：《查士丁尼法学阶梯》1.3.3 与《学说汇纂》1.5.4.2 都说，战俘之所以称 servi，是因为统帅惯于把他们卖掉，从而“保全”（servare）而不杀死。拉康把这则罗马法词源变成“主人究竟保全奴隶身上的什么”的问题。现代历史语言学对 servus 的词源仍有争议，因此不宜把这条古代解释当作已经确定的语源事实。

- 从这里才提出真正的问题：主人保全奴隶身上的什么？

我们由此被带回原初法则的问题，也就是谁建立游戏规则：失败者可以被杀；如果不杀他，又要付出什么代价？什么代价？正是在这里，我们进入能指效力的层面。主人位置所涉及的是：把主体引入实在界所产生的后果——始终都是后果。

为了衡量它对享乐造成的效果，应当在这个词的层面设定若干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引入享乐，就是按亚里士多德所谓 οὐσία［ousia］、即实体的逻辑方式引入它；严格说来，它是某种不能……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就是这样表达的：它既不能被述说于任何主体，也不能存在于任何主体之中。它是某种不容许“或多

或少”的东西，不进入任何比较级，也不进入任何“小于或大于”、乃至“小于或等于”的符号。[注]

> [注] 这里合并引用了《范畴篇》两处：2a11—19 对“第一实体”的定义是“既不述说于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3b33—4a9 则说实体不容许“较多或较少”。所以严格说，前一条并非对一切 οὐσία 的无差别定义：种、属等“第二实体”可以述说于主体。拉康借这套逻辑规定享乐不可按量级比较，校注只限定引文范围，不替换他的论证。

享乐是快乐原则在其中刻画自身特征与界限的东西。但它也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重要的是把它提出来，并以我将用一项新原则表述的形式提出来：

“只有身体才有享乐。”[注]

> [注] 米勒 2023 年版第 358 页定文为：Il n’y a de jouissance que du corps — ce principe répond très précisément à l’exigence de vérité qu’il y a dans le freudisme。这同时核定了限制结构 ne…que：不是“身体只有享乐”，而是“凡可说的享乐都只能以身体为所”；正式版把下两段的首尾合成一句原则性命题。

请允许我说：维持这项原则，并肯定它绝对根本，在我看来比唯物主义具有更大的伦理效力。我的意思是，这个公式具有同“只有物质存在”这项肯定引入知识场域的效力完全相同的分量和突出程度。因为只须看看科学的演进：物质最终同它被分解成的元素游戏如此彻底地混同，以至于走到极限时，你们几乎无法辨别眼前运作的究竟是这些 στοιχεία［stoicheia，元素 / 字母］、这些最终的能指元素，还是原子的元素。换句话说，随着思想的推进和研究的运作，它们本身几乎无法

彼此区分；最终剩下的是一个结构，而你们再也无法把它同自己的日常物质经验联系起来。[注]

> [注] 希腊语 στοιχεῖα（复数，stoicheia）既指构成事物的“元素”，也指字母表的“字母、基本字符”；拉康正利用这项双义，让“能指的最终元素”同“原子的元素”叠在一起。原文 progrès de votre esprit 在这里是思想 / 认识的推进，不应译成灵性意义的“精神进步”。

然而，说“只有身体才有享乐”——尤其是这句话拒绝给你们永恒的享乐——，正是我所谓唯物主义之伦理价值的赌注：认真对待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如果享乐成为问题，就直面它，而不要把它推到那些“歌唱的明天”……“只有身体才有享乐”：这句话极其准确地回应了弗洛伊德主义中的真理要求。[注]

> [注] Les lendemains qui chantent 是法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中“歌唱的明天 / 光明未来”的固定说法，源自保罗・瓦扬—库蒂里耶 1937 年歌曲《青春》的著名句子，后来也常带反讽色彩。拉康把宗教许诺的“永恒享乐”与政治许诺的未来幸福并置，要求把享乐问题留在当下会死的身体上。

于是，我们完全任由下面这个问题漂泊：在某项本应是性行动的行动中，问题究竟是“是它”还是“不是它”，是成为男人还是成为女人。如果这正是主导享乐之全部悬置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必须在伦理上严肃对待它；我们可以称作自身察看权 / 过问权的东西正由此升起。[注]

> [注] L’être ou ne l’être pas 不是抽象的“存在 / 不存在”：其中 l’ 是代词，字面是“是它 / 不是它”，随后才展开为“是男人 / 是女人”；句式又远远回响“生存还是毁灭”。Droit de regard 既是查看、监督或过问某事的权利，也含有 regard（目光）；后文目光作为对象 $(a)$ 返回，使这项“察看权”并非中性观察。

俄狄浦斯不是哲学家。他是知识及其关系的典范；他显示出的知识，至少以谜语形式向我们表明，它是一种有关身体的知识。

借助这项知识，他打破了一种凶猛享乐的权力，也就是斯芬克斯的享乐。奇怪的是，斯芬克斯以一个隐约女性化、可以说半兽半女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注]

> [注] 斯芬克斯之谜以人的身体在一生中的四足、两足、三足变化为答案，所以拉康说俄狄浦斯的知识"有关身体"。希腊传统的斯芬克斯通常本就是女性头胸的怪物；vaguement féminine 在这里强调形象的暧昧拼合，并非在考证它究竟有没有女性性别。

此后，他进入的无疑是一种享乐；你们知道，这并没有让他更加凯旋。

在他进入享乐的那一刻，他已经落入陷阱。我的意思是，这种享乐从一开始、预先就用罪疚的符号标记了他。

俄狄浦斯不知道自己享用的是什么。我曾经问过：伊俄卡斯忒本人知道吗？

甚至还可以问：为什么不能如此——伊俄卡斯忒是否享受让俄狄浦斯对此无知？

让我们这样说：伊俄卡斯忒的享乐中，有多少部分同她让俄狄浦斯对此无知相呼应？

多亏弗洛伊德，有关真理的严肃问题从此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

我已经引入了异化功能；只要主体由能指效力的载体决定，异化就同主体的发生过程一致。这让我们能够针对最初提出、而且是我们所关心的一点——“只有身体才有享乐”——说：引入主体所产生的效果，恰恰把身体与享乐放入我用异化功能界定的关系中；而主体本身正是能指效力的效果。

我的意思是，正如我花了半小时在你们面前表述的：主体把自己奠定在身体上的这个标记中；这个标记使主体成为特选者，并使主体性标记从此主导这个身体所要经历的一切。身体去这里再去那里，而不去别处；主体是否有自由这样做——这无疑就是区分主人的东西，因为主人是一个主体。[注]

> [注] Cette marque du corps qui le privilégie 中阳性代词 le 可以回指主体，也可能被听成身体；后半句却明确说“主体性标记”主导身体。译文据此取“标记使主体成为特选者”，同时不把 privilégier 误解为身体天然拥有某种生物学优越性。

在身体主体化的这个最初基础中，享乐落入这项主体化的依存关系，并且说到底，消隐不见。

主人的原初位置——黑格尔已经瞥见了这一点——恰恰是放弃享乐；它把一切都押在能否支配身体上，而且不只押在自己的身体上，也押在大他者的身体上。

大他者就是身体的总体。一旦“社会斗争”的游戏引入下面一点，事情就成为如此：身体之间的关系从此由一种名叫法的东西主导。我们可以说，这项法同主人的来临相连；但只有在我们把它理解为绝对主人的来临时才是如此，也就是：死亡作为合法之物得到认可。[注]

> [注] Ensemble des corps 既可读作“诸身体的总体”，也带数学“身体之集合”的语感；它不是把大他者还原成某个单独的生物身体。米勒为 2023 年版所写的出版说明也把本书的一项新意概括为：大他者这个“言说之所”在这里被重新界定为“身体”、书写的原初场所。至于“绝对主人”，沿用黑格尔把死亡称作绝对主人的公式。

相关知识卡 身体作为大他者之所：标记、瘢痕与诸身体

由此，我们可以瞥见：假如作为能指效果的主体之引入，就存在于身体与享乐的这种分离中，存在于两个只能彼此依存的词项之间所设下的分割中，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从主体出发，享乐如何变得可以操纵？

好吧，答案……答案由分析所发现的、向这种享乐关系的逼近给出。它无疑发生在性行动的场域中。分析在其中发现了我所谓享乐价值的引入，也就是：最直接牵涉于性结合的享乐本身遭到取消；精神分析把这称作阉割。[注]

> [注] Approximation 在本课开头指无限逼近精确值的算法，此处又成为分析对享乐关系的“逼近 / 进路”。这个复现使阉割不是对一个已经完整掌握的享乐作经验描述，而是分析能够逼近该关系时所发现的负值或取消。

这什么也没有解决。

当然，这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性行动最简单、最清楚的法律形式——只要它在名叫婚姻的正规建制中得到确立——起初只是主人的特权。

当然，不只是主人相对于奴隶而言；如果你们稍懂历史，尤其是罗马史，就会知道，它甚至是主人相对于平民而言。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入婚姻建制，只有主人可以。

不过，人人也都知道……

我的天，人人都从经验中知道，这种从此变得人人可及的婚姻，至今还拖着多少撕裂……人人都知道，事情并不轻松！

如果你们翻开李维，就会看见在共和国并不很晚的某个时期，那些夫人……

那些罗马贵妇，也就是真正受到合法婚姻权［conubium］标记的女人……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广泛而持久的方式毒杀自己的丈夫；这件事并非没有在记忆中留下痕迹，李维把它记载了下来。她们这样做并非没有理由。[注]

> [注] 李维《罗马史》8.18 记公元前 331 年罗马发生大规模投毒案：多名贵妇被指制作毒药，二十人饮下自己声称是药物的制剂后死亡，最终有一百七十名妇女被判罪。李维把它写成一次前所未见的事件，并没有说投毒持续“整整一代”；后者是拉康现场的夸张概括。拉丁语规范拼法多作 conubium（也见 connubium），指缔结合法罗马婚姻的资格；把它概括为只有“主人”才有，同样是结构化叙述，不能替代罗马公民、贵族和平民婚姻权的具体历史。

必须相信，当婚姻建制在真正主人的层面上运作时，会带来一些不便。这些不便恐怕不只同享乐有关［笑声］；这些小事故更可能来自这个层面上的洞变得格外突出，也就是来自享乐同配偶选择毫无关系这个事实。

当我们分析家在自己关心的层面上谈论性行动时，恰恰是因为享乐成为问题。正如我上次提醒的，上帝没有不屑于对此加以照看。只须女人进入游戏，成为《圣经》神话向我们清楚指明的那个对象，成为那个阳具对象，男人便仿佛得到圆满。

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男人被彻底蒙骗，也就是只遇到自己的身体补充物。[注]

> [注] Comblé / floué 把“得到圆满、被填满”突然翻成“遭到蒙骗”：女人若只被安置为男人失落身体部分的阳具对象，所谓圆满就只是重新遇到自己的补充物。两词并非严格同音，却以相近的节奏完成讽刺性反转。

分析的发现恰恰在于：只有当男人没有受骗到只重新找到自己的肉身——既然那是他的肉身，那么那里“只有一个肉身（两人成为一体）”就毫不奇怪！——，也就是只有当这种蒙骗操作没有发生、阉割反而得到产生时，性行动才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次机会。然而，既然一项得到奠定的性行动，其特征恰恰在于某处有所欠缺于享乐，那么享乐在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注]

> [注]“一体 / 一肉”（une seule chair）引自《创世记》2:24；拉康把婚姻经文反读为：若女人只是从男人身体取出的补充物，两人成为“一肉”便只是男人重新找到自己的肉。米勒 2023 年版第 361 页把结论定为：性行动只有在蒙骗不发生、即阉割发生时才有机会；并明确说它的成立条件是某处“享乐有所欠缺”（manque à la jouiss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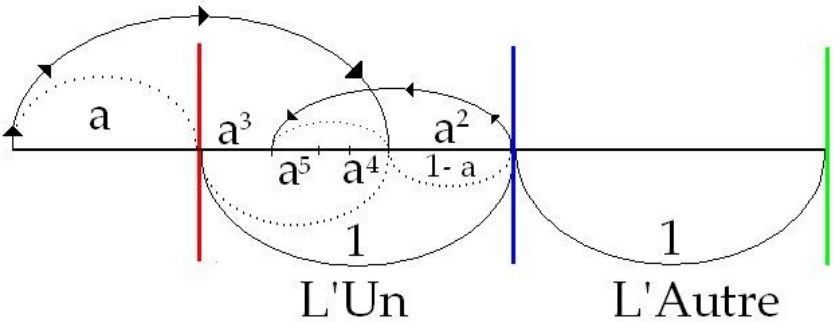
对享乐作为第三功能究竟是什么的这项追问，准确地在另一条进路中呈现给我们；这条进路名叫……

它同朝性行动方向迈出的这一步、这次跨越恰好相反……名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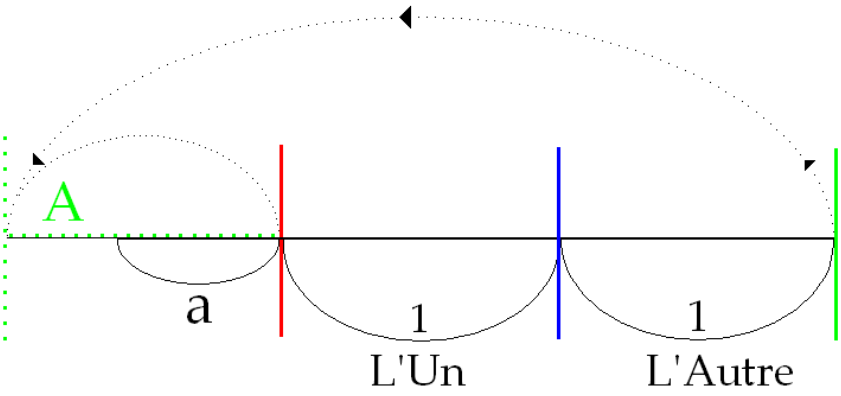
也正因为它在某种进展——逻辑进展——中沿相反方向进行……所以名叫：退行。[注]

> [注] Régression 在精神分析中通常译“退行”，容易被理解为发展阶段上的倒退；拉康在这里把它严格重定为相对于性行动那次“跨越”的反向逻辑进程。它仍是一种 progression logique，因此不能简单译成退化。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算法……这个算法把小 $(a)$ 同 1 对置起来：可以像我已经画过的那样朝向内部，也就是让小 $(a)$ 折回到 1 上，得到差 $1-a$，而这个差同时也是 $a^2$。




还有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这是大他者功能向我们提示的方式：也就是让这里这个 1……




在这里铭写入 $(a)$。这里涉及小 $(a)$，但不让它折回；也就是说，在它同大写 A 之间留下“一”的巨大间隔。你们不可能不看见下面这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事实：$1/a$ 恰好等于 $1+a$；正是它构成这个算法的价值。也正是通过这一点，享乐的场所、享乐的拓扑学得到交付给我们。[注]

> [注] 这里同第 111 段的 $1-a=a^2$ 使用同一个 $a=(\sqrt{5}-1)/2$。于是 $1/a=1+a=\varphi$；若把 $a$ 本身按通常约定误当作 $1.618\ldots$ 的黄金数，两条等式都会失效。J.L. 速记本第 17 页保留了图示和多处手改，Staferla 的公式在这一点上与之相合。

就奴隶而言：奴隶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体，我们怎样知道他的享乐是什么？

除了从他身体中滑出主体掌控的东西入手，还能怎样知道？

奴隶的一切——只要他的身体听凭主人一时兴起而来来去去——仍然保存了这些对象；它们恰恰从能指辩证法中涌现，并交付给我们：

- 这些对象既是能指辩证法的赌注，也是它锻造出来的东西；[注]

> [注] Forgerie 是少见词，既可指在锻炉中打造，也可指伪造物；这里同 enjeu 并列，表示对象既是能指辩证法所争夺之物，也是该辩证法自身制造出的产物。译文取“锻造”，但保留它并非预先完整存在的自然对象这一层。

- 这些对象取自边界；
- 这些对象在身体的边缘层面运作；
- 这些对象是我们在神经症辩证法中非常熟悉的；
- 我们还会多次回到这些对象，以便准确界定它们的价码、价值，以及它们的例外性质。

说到口欲对象以及所谓肛门对象，我无须再次提醒；但是还有那些位置更高、较少为人所知、属于更内在层面的其他对象。这个层面相对于要求被构成为欲望，它们名叫“目光”和“声音”。[注]

> [注] Supérieurs 是在当时驱力对象的排列与身体位置中“较高”的意思，不表示目光、声音比乳房和粪便更高贵。原句单复数衔接不稳，J.L. 速记本同样如此；可确定的对照是：口腔、肛门对象同要求关系更直接，目光与声音则在欲望层面被析出。

无论能指的统治采取何种形式，哪怕它已经完全构成为社会统治，都绝不可能把握这些对象；这些对象就其本性而言会从中逃逸。

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对奴隶而言，大他者一侧只有一种假定的享乐……

黑格尔在这里受骗了，因为只对奴隶而言，主人的享乐才存在……但是，真正值得提出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你们提出的：

“被人享用的东西自身享乐吗？”

如果享乐的某种实在之物确实只能在奴隶层面存续，那么它就存在于我刚才列出的那些对象构成的位置上；对奴隶而言，这个位置被留在自身身体场域的边缘。我们必须在那里、必须在这个位置提出享乐问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夺走奴隶的下列功能：

- 他的目光；
- 他的声音；
- 还有他在乳母功能中的存在——古代世界如此频繁地向我们显示奴隶承担这项功能；
- 乃至他作为被弃掷的对象、作为轻蔑对象的功能。[注]

> [注] Objet déjeté 是不常见的说法，接近被甩出、被弃置的废物对象，并预示拉康常用的 déchet（残余、废弃物）。它不只是说奴隶在社会评价上“被看不起”，而是把主体放到从身体与能指秩序边缘掉落的对象位置。

享乐问题就在这个层面提出。它是一个问题；正如你们看见的，它甚至是一个科学问题。

至于性倒错者……好吧，性倒错者正是这样的人：性倒错寻找这个透视点，因为它能够让享乐的重音涌现出来。不过，它以实验方式进行寻找。

性倒错同享乐具有最密切的关系，但它像科学思想一样，是 cosa mentale［心灵之物］。它是主体的一项操作：主体已经准确定位了那个分离时刻；主体通过它把身体从享乐中撕开。但是，这个主体也知道，在此过程中，享乐不只是已经成为遭异化的享乐；还有一点是，某个地方仍有机会存在某种幸免之物。我的意思是，并非整个身体都被卷入异化过程。[注]

> [注] Cosa mentale 是意大利语“心灵之物”；著名公式 la pittura è cosa mentale 出自列奥纳多绘画论传统。拉康并非把性倒错说成纯粹幻想，而是强调它像科学实验一样经过主体设计：从对象 $(a)$ 的位置搭建装置，追问哪个身体残余逃过异化、还能承载享乐。

性倒错者正是从这个点、从小 $(a)$ 的位置出发，询问——确实是在询问！——享乐功能究竟是什么。

人们始终只以局部方式把握享乐；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只能从某种透视把握——我不会说从性倒错者的视角，因为精神分析家真的对此一无所知……最近不就有一位分析家提出了这样一个等式吗？他说，性倒错者不可能同时既是主体又是享乐；只要他成为享乐，就不再是主体！[注]

> [注] Perspective 承接前文“透视点”，也暗合目光对象；它不是一般的个人意见。现存 J.L. 速记本和 Staferla 都没有给“最近那位分析家”署名，在没有米勒版注释或可核出处以前，不宜猜测其身份。

性倒错者在整个操练过程中始终是主体；他借这项操练向享乐提出问题。他瞄准的享乐是大他者的享乐，而他本人或许是其中唯一的剩余；但他以主体的活动提出这个问题。

若要由此向上追溯，只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看见，像施虐—受虐狂这类被捆在一起的词项，只有当我们把它们视作在“性行动是什么”这条道路上的探索时才有意义。[注]

> [注] Comme on les noue 字面是“人们怎样把它们打结在一起”。拉康暂用 sado-masochisme 这个复合词，却不承认施虐与受虐天然互补，更不把它们直接配成男性 / 女性；下一课要从各自搭建享乐场景的方式重新拆解这个“结”。

社会身体中某个界定含糊的单位与另一个单位之间，被我们称作施虐式的关系，只有在表现了某种涉及男人与女人关系的东西时，才具有意义。

正如我下次会告诉你们的——因为今天我的时间确实被缩短了——，你们将会看见：遗忘这个根本关系，就会失去一切把握施虐狂与受虐狂的手段。不过，这也绝不表示这两个词项描绘了可以同“雄性”和“雌性”关系相比的关系。[注]

> [注] 原文此处再次写 mâle / femelle，而上一句写 homme / femme。拉康明确否认两组词项之间可以作“施虐 = 雄性、受虐 = 雌性”的自然对应；译文恢复这项词汇差别，避免把他的否定重新翻成性别本质论。

一个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曾在某处写下这个真理："受虐狂没有任何特别属于女性的东西"；但他提出的理由却是：如果受虐狂是女性的，那就意味着它不是性倒错，因为女人天生就是受虐的。[注]

> [注] 这段是在转述并讥讽一个循环论证，不是拉康肯定"女人天生受虐"。J.L. 速记本与 Staferla 都只写"某个人在某处写道"，没有姓名和书名；在来源未落实前，校注不把它擅自归给弗洛伊德、海伦·多伊奇或其他作者。

因此，从这里出发很容易看见，女人当然不能被称作受虐者；因为受虐狂既然是性倒错，就不可能是自然的东西！这就是人们陷入泥潭的推理方式。

不过，这并非完全没有某种直觉；我指的是第一点：女人并不是天生受虐的。

女人并非天生受虐，理由很简单！因为假如她确实是受虐者，就意味着她有能力扮演受虐者交给一个女人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这会让所谓女性受虐狂取得完全不同的意义。

女人恰恰没有任何天职去扮演这个角色。正是这一点构成受虐行动之经营的价值。[注]

> [注] Entreprise masochiste 是受虐者主动筹划、经营的一整套行动，不是"受苦这项崇高事业"。所谓"受虐者交给一个女人的角色"，是场景中为女性伙伴编排的角色；女人没有天然使命去充当它，这反而迫使受虐者通过契约、指令和表演把角色制造出来。

所以，请允许我今天在这里结束，同时向你们保证……

作为终点，也作为引入性倒错所提出问题的尖点……我保证会向你们指出这个尖点；届时，我们终于会给受虐狂所涉及的东西带来一些秩序——至少希望能多带来一点清晰。[注]

> [注] 结尾反复以 point d'arrivée / pointe / point 组织"到达点—尖点—问题焦点"。这个 pointe 既是论证最尖锐之处，也预告下一课将从受虐场景的精确装置切入；不是泛泛说以后再补充几个例子。

# 第22课 · 1967年6月7日

近来所谓的各种“结构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就是让主体功能依存于能指表述。也就是说，这个辨识性标志毕竟可能或多或少遭到省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始终都遭到省略。

当然，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恰恰把这个中心点悬置起来；说到底，它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最近几年，只要这种分析以神话为中心……我们是否终究必须认为：蜂蜜一直在等待——我的意思是，从来就在等待——在烟草中等待它同灰烬之关系的真理？[注]

> [注] 这里影射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第二卷《从蜂蜜到烟灰》（Du miel aux cendres，1966）。标题中的 cendres 既是“烟灰 / 灰烬”，又通过烟草把蜂蜜这一“自然之甜”卷入烹煮、燃烧与文化转换的神话关系；拉康故意把结构分析拟人化成“蜂蜜早已在等待自己的真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康笑］……确实如此！所以，一切类似进路都会导致主体遭到悬置。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为某种东西作出贡献：它并不是一套学说，只是承认一种效力；这种效力看来同奠定科学的效力具有相同本性。

尽管如此，如果像复数的“结构主义”一词暗示的那样提出一种类观念，那么某种最低限度的特征绝不可能把若干研究结合成一个集合。譬如就我的研究来说，它最初只是在履行职责、作为辅助装置时，才不得不遇到主体在能指中得到表述这项必然性，并把它表述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我的研究的序言；若没有它，任何事情都无法得到正确思考。

可是，我们最终必须提出在同一场域中曾被过快表述的东西，这并非没有理由；它就是如此构成的主体同身体的根本关系。这一点……

正是由此才得出：象征主义最终［in fine］总意味着身体象征主义……我如今抵达的这一点，曾经被我搁置多年；恰恰因为人们从来都这样、传统上总是这样表述象征主义。而这种过于仓促的表述方式，像往常一样错失了根本之处。

“肢体与胃”！很久以前……可以说从来如此，我就一直把梅内尼乌斯·阿格里帕的寓言放在论述的远景中[注1][注]。

> [注1] 阿格里帕·梅内尼乌斯·拉纳图斯，罗马贵族，公元前 503 年任执政官。为了调和贵族与平民，他使用了著名寓言《肢体与胃》，试图借此证明：城邦不能没有平民，平民同样不能脱离城邦而生活：
>
> “有一天……人体的肢体看到胃闲着不动，便决定同它分道扬镳，拒绝为它服务。但这场合谋很快也使肢体自身陷入虚弱；它们这才明白，胃把自己收到的营养分配给每一个肢体，于是重新同胃和好。因此，元老院与人民如同一个身体：分裂使它们灭亡，和谐则使它们充满力量。”（据奥勒留·维克托）

> [注] 原注所据奥勒留·维克托是后出的转述；现存较早、也更完整的叙事见李维《自建城以来史》II.32：梅内尼乌斯以“肢体反抗胃”的寓言劝平民同贵族和解。拉康紧接着说这个比喻“走得太快”，正是在质疑把社会结构直接有机体化，而不是沿用寓言的和谐主义结论。

这个比喻并不算太糟！把贵族比作胃，胜过把它比作头；而且这样还把头放回肢体之中的位置……不过，终究还是走得稍快了一点。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分析家研究的中心，确实只能通过结构的道路抵达，也就是通过能指在实在界中的作用——只要能指把主体引入其中——抵达；可是，它的中心……

只有在我严格说来把自身话语安置于可以正当地称作“一套逻辑”的东西中时，我才能如此有力地再次提醒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志……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围绕着必须称作困难的东西旋转——不是另一位先生晚年所说的“存在的困难”[注2]——，而是性行动内在的困难。[注]

> [注2] 让·谷克多：《存在的困难》（La difficulté d’être），LGF—Livre de Poche，1993 年。

> [注] 原注列的是 1993 年袖珍本，不是初版：《存在的困难》初刊于 1947 年，谷克多后来修订，1963 年形成生前定本。拉康借书名作口头转折：这里的 difficulté 不是一般的生存困境，而是他正在逻辑化的“性行动之困难”。

还有其他困难预告了这个困难。引入这项困难功能绝非小事！社会和谐的困难有一天取得“阶级斗争”这个正当名称时，人们便跨出了一步。如果我们停下来考察性行动的困难，它也可能具有某种分量。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在这个场域必须表述的一切，确实都以这项困难为中心。

我怀疑，精神分析家之所以宁可认定：只要把大写的“物”置于中心，整个周边区域都会得到照亮，原因之一——除了我稍后必须指出的某件事——首先就是逻辑困难。

在这方面，可以把下面一点视作征兆：在我们的社会中，朝向性行动的一切渴望——按心理学家的说法——越是获得表述的权利，婚姻建制就越显得——我不会说“牢固”，而是远不止于此——抗拒变化。

如果说，人们确实曾经跨出某一步，澄清了社会和谐的困难，那么有一点十分醒目：朝向性行动的渴望并没有在那里特别获得更加开放的表述权；婚姻在那里——我不会说更加抗拒，它无须抗拒——比别处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建制化。而在渴望以千百种有效形式得到表述的场域中——各种艺术、电影、言语，更不用说文明中巨大的神经症不适——，婚姻当然仍然位于中心，其根本地位纹丝未动。

换句话说，可以这样概括这项建制：它只奠定在一句一旦说出的陈述上。我曾以另一种方式把它用作例子，以显示讯息本身的结构化："你是我的女人。"这句话甚至不需要另一项宣告来加倍回应；因此，询问她是否同意几乎成了纯粹形式。[注]

> [注] "你是我的女人"在这里被当作一种建制性的言说：主体从大他者那里以倒转形式收到"我是你的男人"这一讯息。末句是拉康对婚姻制度及其言语结构的批判性描述，不应转读成对现实同意程序的规范判断；法文 presque formel 直指制度中"同意"容易沦为形式这一问题。

这项建制至少目前仍以各种形式存续，而我们所谓的生产性伴侣正是由此开启。这不只是说伴侣构成性配对；当然，性配对不可缺少，但必须注意：我们可以说，它的产物不同于被还原为生物性后代、还原为生殖功能效果的孩子。我们用 $(a)$ 指称的，正是性行动一开始就必须询问的这个产物。[注]

> [注] Staferla 底本此处排作 rejeton symbolique（"象征性后代"），但 J.L. 速记本第 4 页清楚作 rejeton biologique（"生物性后代"），下一段又复现 non pas seulement comme rejeton biologique。后文的复述消除了歧义，故据 J.L. 校正；这里的对比是"生殖产生的孩子"与性行动同时产生的对象 $(a)$，不是两种"象征性产物"的对比。

它已经是性行动的产物，并不只作为生物后代。至于这个 $(a)$，如果你们绝对想把它塞进自己的哲学格子，我曾告诉你们，可以粗略地把它等同于哲学传统抵达终点时留下的余数：这个传统把主体功能的孤立推进到完美程度，却不得不在越过这一步以后沉默不语。

尽管如此，在哲学传统向我们挥手说："再见，再见；现在请航行到继承我的东西中去吧，你们已经多少沉浸其中；这个世界正在动荡，即将释放自己的最后一项矛盾，一切开始了……"以前，它终究还是告诉我们：那场有益的辩证法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余数。全部秩序、绝对知识早已被许诺给这场辩证法；这个余数名叫 Dasein［此在］。[注]

> [注] Dasein 在法语哲学语境中容易立即令人想到海德格尔，但本段的"辩证法—绝对知识"明确以黑格尔为坐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 Dasein 指经由规定而"在那里"的定在 / 此在。拉康把它转写为绝对知识完成后仍留下的"在场余数"，并随即把这项余数接到对象 $(a)$ 上。

只要这项在场余数同主体构成相连，它就是我们同哲学传统保持连续的唯一一点。我们从传统手中接过它，并恰好重新发现它是某种东西的副产品；这种东西一直被遮蔽在主体辩证法中，也就是：主体辩证法同性行动打交道。

当人们开始追问这项主体余数会怎样在性行动中发挥作用时，它就已经在那里。如果全部人类话语的结构，都让性行动所包含的主体建制之可能性保持敞开，那么全部人类话语都已经产生了——不是在每个主体中，不是在主体效果本身的层面——伴随这一过程所牵涉每个主体的这场余数之雨、这股余数的流淌［参见《Lituraterre》］。[注]

> [注] 方括号中的"参见《Lituraterre》"不见于 J.L. 速记本，是后出底本加入的编者互见；《Lituraterre》写于 1971 年，不可能是拉康 1967 年现场说出的书名。互

> 见的根据是两处都使用“雨 / 流淌”的书写意象，但它不是本段口述原文的一部分。

结果——我想你们还记得，因为我们已经沿这条进路接近过它——是：这项余数说到底构成主体同身体最可靠的接点，尽管它在本质上始终只是局部的接点。

这个小 $(a)$ 呈现出来；它当然作为身体呈现，却不是人们所谓的总体身体，而是作为掉落之物，相对于它所依存的身体迷失在外。若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牢牢维持这种结构。

只有参照中心，才能理解它。某些迹象所维持的正是这一点；譬如，我称作小 $(a)$ 的这些对象所产生的作用，全都联系着……

人们当然不会说联系着行动，因为第一个这样说的人是我……但总归联系着某种朝行动而去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围绕着……

不只是生物学上的早熟不足，因为它唤起身体朝行动之所发出的召唤……也不只是早熟不足或它的尝试。人们告诉我们，青春期前期是从中出现的第一次涌动，它指明未来与远景，并且凭自身……

但它并非不唤起一整套结合、一整套社会情势：压抑、评价，至少还有话语参照、要求与欲望……它已经“预成”主体，使主体作为小 $(a)$、作为这个中心困难之点的副产品，抵达困难本身。[注]

> [注] Préforme 借用了“预成论 / 预成形”的词汇，却被拉康加上口头引号：青春期前期的身体涌动并不独自预装一个性主体，而是在压抑、评价、话语、要求和欲望的整套结合中，把主体“预成”为对象 $(a)$ 这一副产品。

精神分析家的相对欠缺……

这项欠缺即使只是相对的，仍然不失其根本性——我说的是“也许”……就分析家的任务而言，或许源于他们没有把自己设定为亲身卷入者，去把性行动的困难体验到极点。

因为，训练分析当然不只可以要求，而且极其必要；它可以使这项困难在分析家身上——如同在每个人身上一样——偶然留下的效果结成瘢痕。但这并不表示训练分析本身就构成了对这项困难的亲身检验！[注]

> [注] Cicatriser les effets de hasard 不是把困难“缝合”成一个闭合整体，而是让它偶然造成的创口结疤。瘢痕意味着创伤留下痕迹，并不等于困难被消除；这也解释了拉康为何立即否认训练分析本身就是对性行动困难的最终检验。

一旦跨过——随你们怎么称呼——清扫或预先净化阶段，重新回到自己的拖鞋与居家安逸之中相当方便；但无论人们怎样说，拖鞋都不是性行动的特选场所！[注]

> [注] Retourner à ses pantoufles 是“回到拖鞋 / 回归安逸居家生活”的口语形象，不是字面“把脚穿回拖鞋”。拉康让“净化后的分析家回归安逸”同“拖鞋并非性行动的特选场所”相撞，笑点也在这里。

当然，能够思考欲望已经是一条入口。你们该不会以为［拉康笑］，我向你们下达的是“思考性行动”这条口令吧？一项行动——如果你们记得我是怎样引入它的，请注意——并不需要经过思考才成为行动。甚至可以问：它之所以是行动，会不会恰恰因为这一点！

我不会沿这个方向再走下去，因为这太容易助长行动的假象。事情并不方便；不过，无论是否必须思考行动，有一点很确定：只能在行动以后思考它！行动的本性就在于：必须先把它“犯下”。[注]

> [注] 原文不用中性的 faire（做），而用 commettre：它既可说“实施一项行动”，又常与罪行、过错搭配，意为“犯下”。译作带引号的“犯下”，保留行动先于其意义核定、并带有越界色彩的双关；不是把每一项行动都判作犯罪。

这或许不排除行动得到思考。我的意思是，如果从性行动的困难出发，并不会把思考它的时刻直接送到我们手边。

那么，让我们回到最贴近地面的层次，看看问题怎样提出：如果它是一项行动，也就是在行动中构成一个能指……

从某种运动出发——让我们这样说；这里只唤起运动的层面，唤起身体称量中某种可以测量的东西……假如能指被还原为最简单的链条，就必须存在这样一种对立。我曾在自己一篇文章[注3]中，把它写在两块意想不到的小牌子上；现在我们把它重新翻译成——我甚至不说“我”——“是一个男人”同“是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刚才以倒转形式的讯息呈现的东西。[注]

> [注3] 《文集》，“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第 500 页：“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一对兄妹——在一节车厢里相对而坐；列车沿站台停下，窗外的车站建筑从他们眼前展开。‘看，’哥哥说，‘我们到“女厕”了！’——‘笨蛋！’妹妹回答，‘你没看见我们到“男厕”了吗？’”

> [注] Je ne dis même pas le “je” 的意思不是省略一个无关紧要的代词，而是先只保留“是男人 / 是女人”这对能指铭文：说话的“我”尚未凭生物属性得到保证，反而要从能指对立及其倒转讯息中取得主体位置。厕所门牌的例子因此不是为两性提供定义，而是显示能指怎样先行切分场所。

难道不是完全不可思议吗？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法——完全无法！——说明这两个词项之间有什么联系，可以证明我们有理由把一项当作另一项的反面。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追问它们，也就是……

正如你们并非不知道、而弗洛伊德的每一行文字也都表述的那样……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为它们提供任何可靠的相关项。譬如主动与被动，都只是替代物；弗洛伊德每次使用它们，都会强调它们的性质——我不会说“不恰当”，而是可疑。

那么，让我们借助操纵主体的那套优良小传统为我们提供的装置，重新提出问题。

它应当能够在这里接受检验；即使完全派不上用场，对象排斥它的方式，或许也会让我们对对象本身——譬如对象的弹性——有所了解！

先从雄性存在说起——不过雌性存在也一样：在话语的这个层面上，二者处于完全相同的位置——，我们会在它身上找到某种类似于主体操作把我们带到的东西。这里肯定也有两个面，一眼就看得出来！[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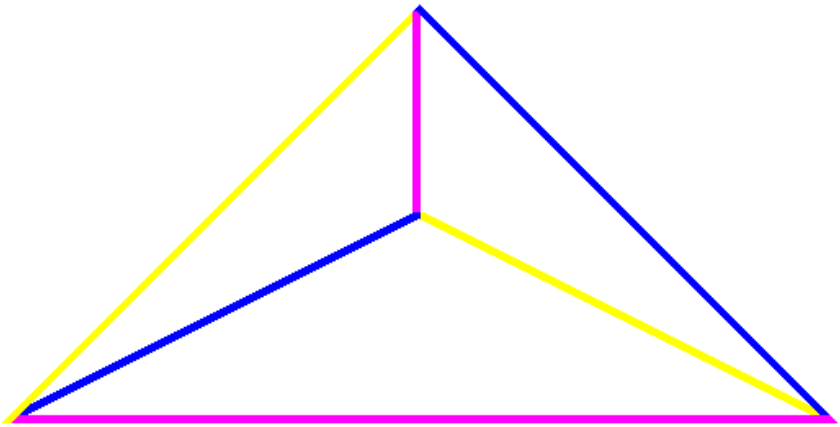
> [注] 本段先用 l’être-mâle / l’être-femelle，故译作“雄性存在 / 雌性存在”，保留生物学两极的语感；两段以后，法文却把后者换成 l’être-femme（“女性存在”）。J.L. 速记本第 7—8 页也保留这一换词，不是 Staferla 的排录误差。拉康正从雄雌配对滑向由能指“男人 / 女人”提出的主体位置，译文不把两层抹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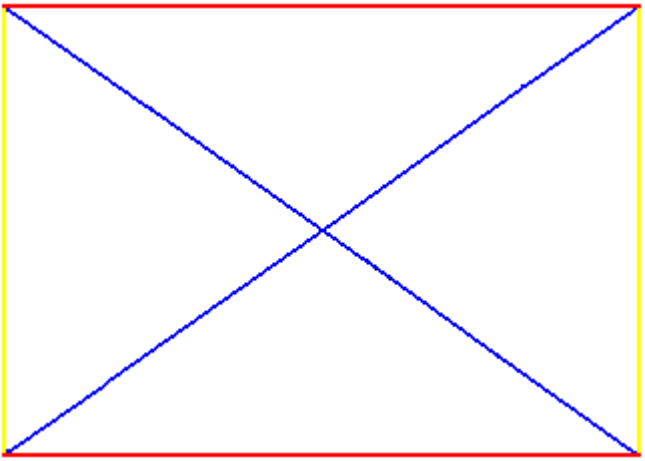
有一个“自在”，还有一个“为……”、一个“为了某物”！可是我们立刻就能看见，这里根本不是“自为”；原因正在于性行动的根本要求：它不可能停留在“为了自身”。不过，我们也不要说，它是“为了”同它配成一对的人！正是在这里，大他者功能的引入应当为我们所用。

在这里同我们的追问对应、并且同那个颇为容易滑脱的“自在”相对的，是一个“为了大他者”——自在对应雄性存在，而且更对应女性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最初不得不唤起的，就是讯息以倒转形式从中返回主体的那个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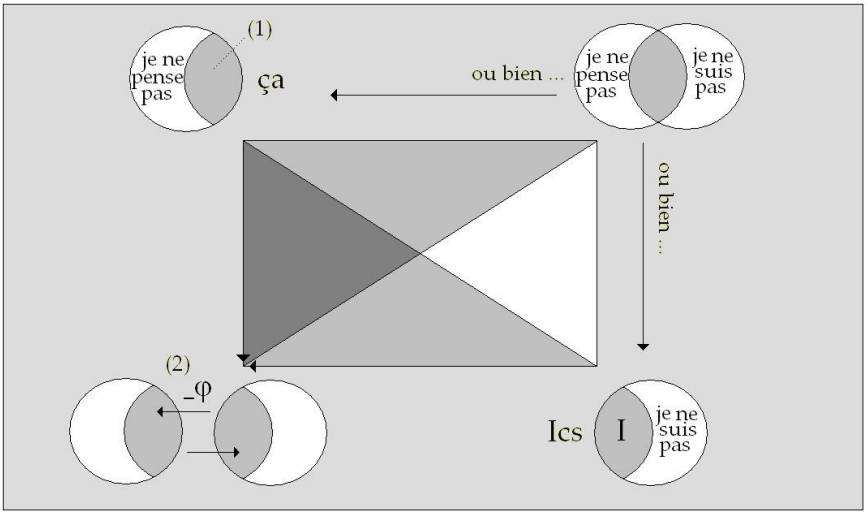
我要提醒你们一点。我下次会更加着重地讲，但这里经过时只能开个头：我曾扩展这个二择一的效力，表明它并不只是异化的二择一；因为在第一学期，它已经让我们把异化这项逻辑操作同另外两项操作联系起来。你们或许已经忘了，三项操作共同构成某种我曾仿照克莱因四元群加以追问的东西［参见 1966 年 12 月 21 日］。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四元群：对合运算与第十四期的逻辑借用





简言之，这个小矩形［参见 1967 年 1 月 11 日］的起点，就是我用来定位主体根本异化的位置；恰恰是在主体同一种可能性的关系中定位它，而这种可能性只是性行动以升华这种逻辑形式得到标记的位置。



这个二择一："我不思想"或"我不存在"；你们看，这是多么诱人的选择。一旦引入无意识这个视角，它就是提供给主体之物的起点，因为无意识由性行动的这项困难构成。你们看，这里怎样修正错误："我不思想"当然是为了……自在［拉康纠正自己的口误］，也就是雄性存在或女性存在——假如它们真的显现——的"自在"。"我不存在"则在另一边，也就是"为了大他者"一边。[注]

> [注] J.L. 速记本第 8 页保留了现场的断裂：拉康先说 pour…，随即改口为 en soi。这不是抽象术语的自由互换，而是他一边说一边把图式两侧重新归位："我不思想"置于"自在"，"我不存在"置于"为了大他者"。译文保留停顿和自我纠正。

性行动既然奠定在这里，它受召去确保的，就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作符号的东西；这个符号来自"我不思想之处"：来自我作为不思想者存在之处，以便抵达"我不存在之处"——在那里，我作为不存在者而存在。

因为，如果"我存在于我不思想之处"，而且"我思想于我不存在之处"——这里正好应当提醒这一点——，那么在这项关系中，即使我抵达了"我不存在之处"，也就是我这个男性抵达女人的层面，那里仍然是……

无论哲学家怎样试图把 τὸ φρονεῖν［to phronein，思想 / 理解］同 τὸ χαίρειν［to khairein，欣悦 / 享乐］分开……我的命运本身仍然在那里、在 τὸ φρονεῖν［思想 / 理解］的层面上得到决定。同苏格拉底对话，从来没有阻止任何人产生令人发痒的强迫观念，让他的 τὸ φρονεῖν 受到严重干扰！[注]

> [注] 两个希腊语都是带中性冠词 τὸ 的名词化不定式：τὸ φρονεῖν 是"思想、理解"，τὸ χαίρειν 是"欣悦、感到快乐"，并非第一人称"我思想 / 我享乐"。Staferla

> 在方括号里用 je cogite / je jouis 把它们拉回主体陈述；译文在正文校正语法，同时保留拉康借法语 jouir 把《斐勒布篇》的“快乐”接到“享乐”的解释方向。

于是，讯息功能向我们提供了下一步——我正是为此才提醒它。有一个事实：我既冒失又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却在“我不思想”之处宣告自己“是男人”。

而“你是我的女人”这种形式发生在“我不存在”之处；它毕竟有一个意义：它给予女人同样宣告自己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她必须以主体身份在那里；因为她一旦宣告自己，就像我一样成为主体。

这场采取纯粹形式的相遇——我坚持说，它之所以更加纯粹，是因为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把性行动中的主体功能推到最前面。恰恰在这项行动的奠基层面上，我们发现主体作为纯粹主体，位于身体与享乐的接合处——更确切地说，位于身体与享乐的脱节点。

主体只在这个脱节的限度内才是主体。这一点在这里怎样看得最清楚？

当然，我们从传统中已经知道这一点；因为刚才我特别提到了《斐勒布篇》。在那里，τὸ φρονεῖν［to phronein，思想 / 理解］与 τὸ χαίρειν［to khairein，欣悦 / 享乐］以严格方式接受这项分离操作。也正因为如此，上次假期前夕，我才建议你们重读这部作品。

不过，即使你们现在想告诉我：说到底，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这项行动对行动本身的要求；也许不需要性行动，也能完全像样地“干上一场”！但问题恰恰是，在行动这一突出位置上，主体要求什么。假如我

们连“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能指是什么意思都还不知道，那么只说一切都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对立，或许说得太少。[注]

> [注] Foutre 是粗俗动词，在这里直指性交；拉康故意把“完全像样地”同这个粗口并置，从而区分生理上做成一场性交与构成一项“性行动”。若只译成中性的“性交”，反讽的语体落差便会消失。

事实上，主体的作用显现之处，与其说在“女人”一词中，不如说在“雄性［mâle］”一词中。我曾指出，享乐是一个歧义词项：它会发生滑移。一方面，人们因此说“只有身体才有享乐”；这打开了实体的场域，快乐的作用在其中铭写下主体借以约束自身的严厉界限。另一方面，正如我说过的，享用就是设定“我的……［ma…］”：“我享用某物。”这把下面的问题悬置起来：这个东西被我享用时，它自身享乐吗？[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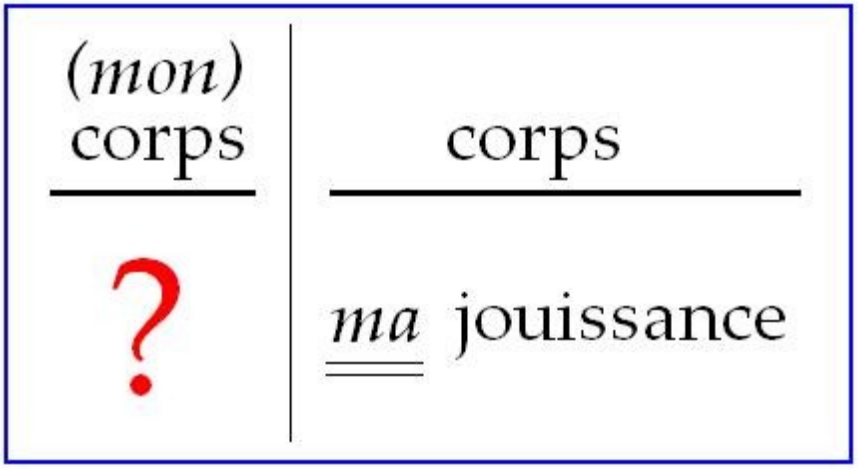
> [注] 这组双关跨越声音、语法和词义：mâle（雄性）在现场话流中被截到 ma…，后者又是阴性名词前的“我的”，可以开启 ma femme（我的女人）；同时 jouir 既可不及物地指“享乐”，也可在 jouir de quelque chose 中指“享用 / 享有某物”。汉语不能用一个音节复现，故保留 mâle / ma…，并分别译出“享乐 / 享用”。

围绕“我的……”，恰恰发生享乐与身体的分离。所以上次我借助《精神现象学》中主人与奴隶那套表述，把你们引到这里，并非无缘无故；这套表述同主体发生过程的传统场域相限，因而十分脆弱。

“我的……［ma…］”：从此，我享用你的身体，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成为“我的享乐”的隐喻。

不过，黑格尔并没有忘记，这只是一个隐喻。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主人，我的享乐就已经移置；它依赖奴仆这个隐喻。对主人，以及对我

在性行动中追问的东西而言，仍有一种漂流中的另一享乐。难道我还需要拿那些小横杠，再把它写一次在黑板上吗？




女人的这个身体，作为“我的…… [ma…] ”，从此成为我的享乐的隐喻。问题在于：这里以我自己的身体形式存在的东西——天真的我当然甚至没想到把它叫作“我的 [mon] ”——，是否也会同这里所涉及、并造成性行动困难的享乐建立隐喻关系？如果会，这当然就以最优雅、最简便的方式奠定了一切。[注]

> [注] 法文在这里又利用语法性：ma 与阴性的 femme 呼应，而“我的身体”必须说 mon corps，因为 corps 是阳性名词。拉康让“她的身体成为我的享乐之隐喻”以后，再追问“我的身体”是否也同享乐构成对称关系；从 ma 到 mon 的换形恰恰暴露这种对称尚未得到保证。

你们会问：“为什么问题是在女人的层面上提出的？”我们立刻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尽快回答。所有精神分析家都知道；他们未必知道怎样说出来，但他们确实知道！至少，他们从下面一点知道：无论男性还是

女性分析家，至今都没有能力就女性享乐表述出任何站得住脚的东西！[注]

> [注] 这是拉康对截至 1967 年的精神分析文献作出的论战性判断，重心在“无法表述”（articuler）：临床材料的存在不等于已经有一套能指表述足以说明女性享乐。译文保留其绝对语气，但不把它扩张成超越历史语境、不可修正的经验事实。

我并不是说，女性享乐不能占据这个位置；我要阻止你们的，是在这个时刻过快断言：这就是性行动的困难！上次，我从主奴关系中取出那个参照——它之所以比较容易忍受，只因为是神话——，也就是漂流中的享乐。说到奴隶，你们完全可以设想［拉康在黑板上写“享乐”］：享乐没有理由不始终留在那里；何况，奴隶不像主人那样愚蠢，没有拿它去冒险！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保住享乐？他的身体成为主人享乐的隐喻，并不是一个理由，不能据此说他自己的享乐不会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一切都证明这一点。请读古代喜剧；譬如重读亲爱的泰伦提乌斯。他绝不是原始作家，恰恰相反；甚至可以说，他把事情推得如此之远、耗减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其简单性超出我们能够思考的一切。

比罗伯—格里耶先生的电影还要更简单，即使后者拍得仓促也是如此！［笑声］不过它并没有拍得仓促！

只是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出那里涉及什么！譬如，有一个《安德罗斯女子》的故事……你们读完会说：“我的天，这是什么故事！”

一切只因为有个男孩，他有一个父亲；他应当或者不应当娶一个出身上等或下等社会的女孩。最后，那个来自下等社会的女孩原来出身上

等社会——因为又是那套永恒的身份重认故事：她小时候被人拐走，诸如此类，没完没了……这是什么故事！多么愚蠢的故事！可麻烦在于，你们若这样推理，就看不见一件事：整部喜剧只有一个有意思的人物，名叫达乌斯［Davus］！他确确实实是个奴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严肃对待他：他主导一切，是所有人物中唯一聪明的人；作者甚至没有试图暗示其他人物可能开始变聪明：

- 父亲把父亲角色扮演到一种合乎愿望的愚钝程度，总之……真是……过剩得很，对吧？［笑声］
- 儿子是个完全迷失的可怜小可爱！［笑声］
- 卷入其中的女孩们？人们甚至看不见她们，她们谁也不关心！［笑声］
- 只有一个奴隶为主人奔走；不过他每分每秒都可能——文字明明白白写着——遭到钉十字架的刑罚！

而他以主人般的手腕操办整件事；这样说再恰当不过！［全场大笑］[注]

> [注] 泰伦提乌斯《安德罗斯女子》（Andria）中的奴隶名为拉丁文 Davus；Staferla 排作大写 DAVOS，译文据剧本校正人名。剧中第 621 行，主人问他“你该得什么？”，Davus 回答 crucem（“十字架”），故前段的钉刑并非拉康夸张。这里 de main de maître 通常是“以大师手笔 / 娴熟地”，但落在一个替主人办事、实际控制全局的奴隶身上，又变成“以主人的手腕”，全场笑声来自 maître 同时是“大师”和“主人”。

古代喜剧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对我们而言，它只有一个意义：向你们显示，当那次小小的错位运动、那项 Verschiebung［移置］发生以

后，享乐会怎样，这确实可能成为问题；因为主体功能一旦引入身体与享乐之间，这项移置就得到构成。[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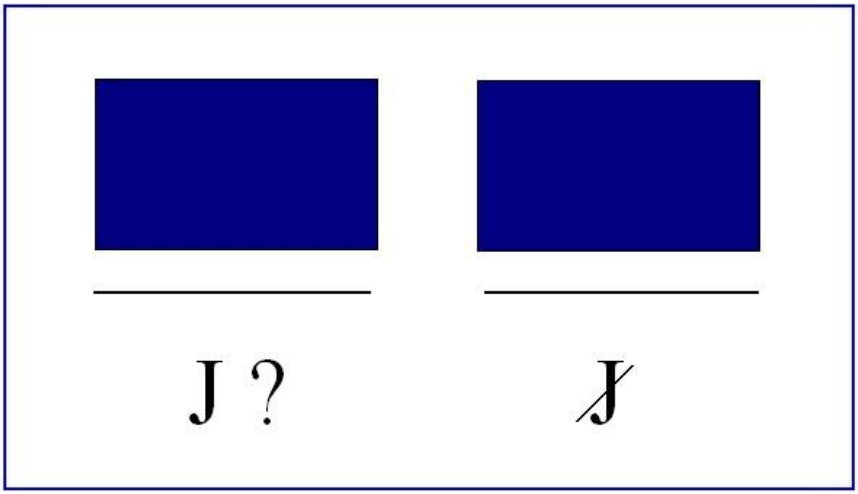
> [注] Verschiebung 是弗洛伊德描述梦工作时使用的“移置”：强度或重点从一个表象转移到另一个表象。这里既指奴隶实际操持主人事务的角色错位，也指身体成为“另一个人的享乐之隐喻”以后，身体自身的享乐被移到何处的问题。

这里已经不是一个身体固有的享乐——仿佛这种享乐界定了身体！身体是某种能够享乐的东西。可是事情就在这里：人们让身体成为另一个人的享乐的隐喻！那么，它自己的享乐变成什么？

它也参与交换吗？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可是问题尚未解决。为什么尚未解决？

无论如何，我们分析家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可以把它说出来！

这是一般性评论，我不会每次都重复！让我们把它写出来……关于身体，我们就这样画吧，这样会更有意思；它也像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上“男厕”“女厕”的那些小牌子——它们在厕所入口处就能看到……［笑声］




一块小牌子可以为我们充当身体，上面铭写着若干东西。这确实就是身体的功能，因为我们已经提醒：身体是大他者之所。

然后，我们再画同样的小横杠，以免你们困惑；在这里写上“J”，表示“享乐”。

这里有一个问号，因为涉及的正是这种享乐，而我们最终不知道它是否来到这里，也不知道男性身体是否确实——确定无疑地——就是男性所肯定的那个东西。因为他只是作出肯定；我们的起点正是“你是我的女人”，也就是：女人的身体是他自己的享乐的隐喻。就是这样！只须再添一笔，这个小表述就会变得富有表现力。

事实上，由于某些理由……这些理由同下面一点有关：性行动中涉及的不只是一对伴侣，也就是……

正如在其他场域工作的另一些结构主义者提醒你们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服从交换功能，而这同时暗含一种交换价值；某种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受到负化、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场所，就在这里……

出于交媾功能之自然构成中的理由……这个场所取自男性享乐，因为人们知道男性享乐在哪里。至少自以为知道！它是一个可以抓住的小器官。婴儿马上就会极其轻松地把它抓住。

啊——顺便说，我一定得把这个给你们看看——有人送给我一本有关手淫的浪漫主义小书……带插图！它如此……总之，如此迷人，以至于我无法相信：如果让它在这里传阅，它还能回到我手里！［全场大笑］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有某种仪器，可以把这种对象投影出来，并把书翻到某一页……好吧，总之，你们一定得看看。它名叫《无题之书》，里面至少有二十五幅图，总之……[注]

> [注] 所指是匿名出版物《无题之书：手淫及其所造成的不幸者的故事》（巴黎：Audin，1830）。原书实际收有十六幅着色版画，而不是拉康凭记忆说的"至少二十五幅"或下一段的"二十幅左右"；译文保留现场口误，并在此校明书目和图版数。

或者二十幅左右，展示手淫对一个不幸的人造成的摧残［拉康笑］……当然是对每一个不幸的年轻男子——你们知道，上世纪初手淫名声多么恶劣——，展示它造成的摧残与……种种恐怖后果！而且全都用线条和彩色画出来！［笑声］总之，看看那个不幸的年轻人，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吐血！因为据说这是后果之一……总之，它崇高极了。请原谅，这同我的话语毫无关系，绝对毫无关系！这本书会让我付出极其高昂的价钱！这也是我不想让它离手的一个理由！［全场再次大笑］

是的，它美得无与伦比……如果有一种仪器，哪怕对象不透明也能投影，我真想给你们看看……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笑声］好吧，总而言之！总而言之，你们知道，对男性享乐施加的“禁运”——只要它在某个地方可以被抓住——正是价值奠基中某种结构性的东西，尽管它遭到遮蔽。[注]

> [注] Embargo 的本义是扣押、禁止输出。这里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的现实禁运，而是把可在男性器官处定位的享乐扣住、负化，使它不再只是使用中的快感，因而能够进入交换价值的结构。引号保留这项经济隐喻。

如果一个女人——她在性行动中终究是一个主体……

我甚至还要多说一句：我刚刚已经表述，假如女人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奠定为主体，便不可能存在性行动……为了让女人能够承担自身的交换价值功能，她必须覆盖某种已经被建制为价值的东西；精神分析以阉割情结之名揭示的正是它。

女人的交换——我不是要告诉你们，它可以轻易地重新翻译成阳具的交换！如果真能这样做，就看不出为什么民族学家不干脆直呼其名，用这种方式绘制他们的结构图表！

这里是阳具的交换，只要阳具作为一种已经被减除之享乐的符号。也就是说，它不是阴茎；女人既然成为享乐的隐喻，人们就可以在她的位置上采用一个新的隐喻：身体中这块遭到负化的部分。为了同阴茎区别，我们把它称作阳具。[注]

> [注] 米勒 2023 年正式版第 380 页把这段口述压缩并重新分节，明确先说“阳具的交换”，再界定阳具为“被减除的享乐之象征”，并以“不是阴茎，而是遭到负化的身体部分”收束。Staferla 与 J.L. 保存了更多现场插入语，但三者在关键区分上相合；译文据正式版核定“阳具 / 阴茎”与“减除 / 负化”的逻辑次序。

可是，这仍然让我们刚才表述的问题保持开放！换句话说，某种东西得到建立；在性行动所需“材料”——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奠基中，另一个过程，也就是社会交换过程，在它之上运作。

但这仍然把下面一点悬置起来：由于这个外在要素，我们是否能够在女人的隐喻功能中，相对于已经通向价值功能的享乐，定位某种有关女人的东西？许多神话都表达了这个问题。

我无须再次提起伊西斯和她的永恒哀悼；她哀悼的是自己未能收集到身体的最后一块。[注]

> [注] 按普鲁塔克《论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第 18 节，伊西斯收集奥西里斯被肢解的身体时，唯一没有找到的是生殖器；她遂制作仿制物并奉为阳具。拉康把“最后一块”悬置到下一步才显出阳具功能；译文不在正文提前替他说破。这个细节属于普鲁塔克所传版本，不宜概括成所有埃及奥西里斯传统都如此。

我只顺便指出：在这个极端神话中，女神恰恰把自己界定为纯粹享乐——正是这一点使她区别于凡人。她的享乐当然也同身体分离；可是为什么？

因为，对她而言，不涉及那种以必死身体之地位构成身体的东西。

这并不表示神没有身体；你们并非不知道，他们只是会更换身体！

甚至以色列的上帝也有身体！看不见这一点，简直是疯了：这个身体夜间是一根火柱，白昼是一根烟柱。《圣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那严格说来正是他的身体。[注]

> [注] 《出埃及记》13:21—22 的法文经文说白昼是“云柱”（colonne de nuée）、夜间是“火柱”，不是“烟柱”（colonne de fumée）。Staferla 与 J.L. 都记录拉康说 fumée，故正文不替现场口误改成“云柱”，只在注中校明经文。

这同我刚才讲的另一个故事一样——这是一段插话——；假如我当初能够开设一场关于父之名的研讨班，本来会把这些事情展开得更好。[注]

> [注] 所指是计划中的《父之名》研讨班。拉康只在 1963 年 11 月 20 日讲了一次，此后没有按原计划续讲；J.L. 资料目录也将它标作“唯一一次课”。这里的条件式 si j’avais pu（“假如当初能够”）正回指这场中断，而不是说他从未讲过这个题目。

女神就是享乐；再次提醒这一点非常重要。女神的地位就在于成为享乐；误认这一点，严格说来就是注定无法理解享乐的一切。因此，《斐勒布篇》堪称典范：其中一句回答向我们宣告，神绝不需要享乐，因为那配不上他们。[注]

> [注] 《斐勒布篇》33b 的论证把神的生命置于快乐与痛苦之外；柏拉图讨论的是 ἡδονή（快乐），并非拉康意义已经定型的 jouissance。拉康在这里有意把“神不需要快乐”的哲学命题翻到“女神本身就是享乐”的反面，因而这是一项批判性重读，不是对柏拉图原句的中性转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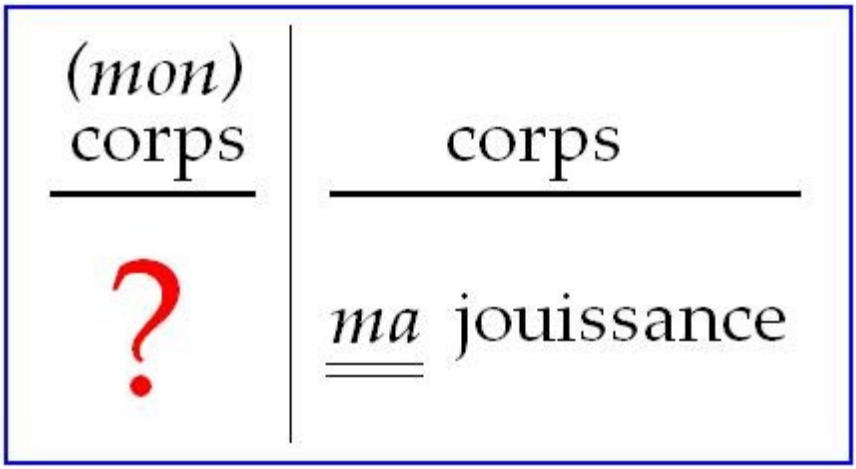
可以说，哲学话语起点的薄弱环节就在这里：它从根本上误认了享乐在存在者秩序中的地位。我只是顺便作这些评论，为了提醒你们阅读《斐勒布篇》的效力；这部作品让我们能够以堪称典范的准确性，定位主体地位的一切问题得以展开的有限场域，也能定位重新引入并收回那些因主体而被孤立之问题意味着什么。

因此，我们现在围绕性行动中的享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

为了引入这篇话语的终点——不过首先必须用最强的分节把它表述出来——，让我们这样说：这篇话语的终点，是让我们定位那些被正当地放入性倒错层面的行动，以何种方式关涉性行动。

它们之所以关涉性行动，是因为享乐问题在这个点上提出……

你们将会看见：正因为存在这个点，问题同样可能在女人身体的层面提出；不过，我们要从第二条迂回路径接近它……既然各种解决尝试中即将出现之物的抓取点和模型，都在右边这个位置，也就是享乐价值的建立中：




也就是，一个特定器官的功能遭到负化。自然正是借助这个器官提供快乐，以确保交媾功能；但这种方式完全是偶然的、附带的……

在其他动物物种中，自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确保交媾功能，譬如借助钩子……而且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器官中存在任何严格说来关涉享乐的东西。

这里正是引入价值的词项。借助它，在享乐成为问题的层面上，这种享乐恰恰以问题形式进入游戏。提出女性享乐的问题，就是打开一切性倒错行动的大门。由此才会出现——也正因为如此，至少表面看

来，男性拥有各种重大性倒错位置的特权。至于女人本人是否甚至对此有所察觉——这个问题能够被提出，就已经非同小可。[注]

> [注] Positions perverses 在这里指针对享乐问题搭起的结构位置，不是日常语言对行为或人格的道德贬称；“至少表面看来”也限定了所谓男性“特权”。拉康随后要区分“性倒错行动”与“神经症行动”，不能把这句单独当作对男女行为分布的经验统计。

当然，通过对男人享乐之欠缺在她身上引入之物的反映，女人沿着欲望道路进入这个场域；正如我所教导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也就是男人的欲望。但对男人来说，享乐问题以更原初的方式提出。它之所以提出，是因为享乐从起点、从根基处就牵涉性行动的可能性。男人借以询问享乐的，是一些对象，恰恰是我称作小 $(a)$ 的那些对象；

只要这些对象是边缘性的，会从身体的某种结构中逃逸。

也就是从我称作镜像的结构中逃逸。这个结构是一场幻景；借助它，人们说“灵魂是身体的形式”，说凡是身体中通向灵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保存；身体形象就在这里。许多分析家因此相信自己能够把握我们对身体的参照究竟是什么。种种荒谬由此而来。

因为，享乐问题恰恰躲藏在身体的这些部分中，躲藏在这个奇怪的边界上；正如我讲解这些图像时将会说明的，它们在那里结成球状或形成联生［symphyse］。相对于镜像反映，我们会把身体的这些部分称作无感觉部分。享乐问题正藏在这里；而享乐问题所面对的主体——首当其冲是男性主体——正是向这些对象发问。[注]

> [注] Symphyse 是解剖学上的“联生 / 联合”，指两个结构在边界处连接，不是泛泛的“结合”；它同口语 faire boule（结成球状）并列。Parties anesthésiques 字面是“麻木的、无感觉的部分”，这里按镜像结构来界定：它们不能被完整身体形象收纳，并非在诊断身体真的出现临床麻醉。

当然，在我即将离开你们的时候，这可能显得是一个封闭公式。确实如此。因为我至少还必须就刚才提到、并以对象(a)之名指称的每一个主要对象，作出典范性证明。不过，我下次会向你们证明的，是这些对象怎样充当提问要素。只有从我上次以及今天首先表述的东西出发，我们才能看到这一点；那就是身体与享乐的构成性分离。

我是否只须开始提示一点，你们的思想就会立刻走向那种被人称作——其实称错了——"施虐—受虐"的驱力？不过，当弗洛伊德严格界定驱力时，只有这个词同观视欲［scoptophilie］一起被他用作枢轴。[注]

> [注] 拉康回指弗洛伊德 1915 年《驱力及其命运》。弗洛伊德用两组相反项说明驱力目标由主动转为被动：Sadismus – Masochismus（施虐—受虐）与 Schaulust – Exhibition（观看欲—展示欲）。法文 scoptophilie 若只译"窥视癖"，会把较广的观看驱力缩成一种病理标签，故译作"观视欲"。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整个施虐—受虐驱力都在一场游戏中展开；游戏所追问的，正是这个脱节点。我的符号或算法——随你们怎么称呼——大他者中欠缺的能指 $S(\not A)$，已经充分标记了它，也就是享乐与身体的脱节。受虐者——我将从他讲起——询问这项分离的完备性与严格性，并把分离本身支撑起来；正是借助这一点，他可以说从大他者的场域中"抽取"某种享乐游戏对他而言仍可支配的部分。下次你们会看到其中的全部细节。[注]

> [注] Staferla 的正文转写成 S(A)，丢失了大他者上的横杠，但同一句已经明说 A barré；译文据概念和图式规范为 $S(\not A)$。Soutirer 既是"抽出、汲取"，也可指设法套取；受虐者不是从大他者那里取得完整享乐，而是在支撑分离本身时，抽出一小块仍可操持的享乐游戏。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受虐者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它并不是通往性行动的道路，却发生在这条道路上。借助它，我们才能准确定位人们历来就受虐狂这个根本位置说出的、始终只是近似的东西。只要受虐狂是一种性倒错结构，那么在它的层面上——我曾在适当时刻把这一点表述出来，而它在这里具有首要地位——，只有它能让我们区分必须加以区分的两者：性倒错行动与神经症行动。

你们将会看见。我现在先作提示，因为我感觉今天没有对你们说太多，而时间终究紧迫；我把它指出来，也因为它已经可以为某些人提供一个思考主题：必须从根本上区分性倒错行动与神经症行动：

- 性倒错行动位于对享乐的这项追问层面；
- 神经症行动即使参照性倒错行动的模型，也没有别的目的，只是维持某种同追问性行动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就是欲望的效果。

只有以这种根本方式提出问题——而问题只有经过逻辑表述，才能具有根本性——，我们才能区分性倒错行动的根本功能。我的意思是，我们才能看见：性倒错行动同一切表面相似的东西有别，因为后者只是向它借用了幻想。就是这样！

下次见。

# 第23课 · 1967年6月14日

分析可以没有终点，但课程不行。课程终究必须结束。因此，今年最后一次课将在下周三举行；今天就是倒数第二次。今年，我决定不再举行闭门研讨班。不过，至少有两个人——如果遗漏了谁，请原谅——曾在这里贡献自己的工作，我还是为他们留出了位置。

或许，在这次倒数第二课开始时，你们当中会有人——一个人或几个人——愿意告诉我：他希望看到我在哪个问题上——谁知道呢——再多加一点重音，或作出回答，为将来重新处理这个问题开个头；可以放在今天这次倒数第二课，也可以放在最后一课。

总之……我会看看今天能不能回答。至少我会尽力指出自己能从哪个方向回答，或者——我不知道……——下次不作回答。简言之，如果你们中有人愿意现在就在这里迅速给我一点提示，可以说，告诉我你们的愿望，告诉我今年围绕《幻想的逻辑》所表述的场域中，我还给你们留下了哪些悬而未遂的期待，我将十分感激。

好吧，谁来发言？另一方面，也不能拖得太久。谁要求发言？好……真热烈啊！好吧，至少暂时不再谈这件事。那些事后才想起该说什么的人，或许可以给我寄张便条……我的地址写在电话簿里，在里尔街。我想你们不会犹豫：据我所知，至少在那个地址上，只有我一个人登记为拉康医生。好……那么，我们继续。[注]

> [注] Avoir l'esprit de l'escalier 字面是"有楼梯上的机智"，指离开现场、走到楼梯上才想起当时该说什么。拉康把这个惯用语接到"给我寄张便条"上：错过当场发言的人，只好把迟来的机智改写成寄往里尔街的文字。

我要从我们把事情留在的位置继续。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必须收束今年所说之话圈定的某个场域；所以，我的天，我会努力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向你们指出最后几个定位点。

我会试着讲得简单；当然，这要求我先提醒你们：这种简单可能意味着什么。

你们很清楚，在这套幻想的逻辑的终点上——今天我会再次强调一个足以证明这个名称正当的事实——，幻想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而且甚至比无意识其余一切同语言结合得更加紧密；因为说到底：幻想就是一个具有语法结构的句子。[注]

> [注] 这里把通常容易被理解为一幅内心图景的 fantasme 收紧为“句子”：关键不在意象是否鲜明，而在主语、动词、语态和位置转换所组成的语法结构。后文坚持“一个孩子正挨打”的被动态，正是这一定义的直接例证。

相关知识卡 幻想的语法结构与公理位置

因此，表述幻想的逻辑似乎是合适的。这意味着，譬如要提出若干逻辑问题；这些问题虽很简单，其中一些却并不经常得到表述……

我不是说“由我第一次提出”，而是说“或许由我第一次提出”，而且是在分析场域中……譬如，陈述主体同陈述行为主体的关系。[注]

> [注] Sujet de l’énoncé 是句子中被写出、被指称的主体位置；sujet de l’énonciation 则是实施这次言说、却未必以“我”显现在句中的主体位置。幻想既是一句话，其逻辑便不能把这两个位置视为天然重合。

在初步理清问题的终点，这项指示、这条意义方向并不排除未来得到更加充实、更加连贯、更加系统的展开。今年，我只声称为这套幻想的逻辑犁开了一条沟。这不仅不排除，而且当然表明：幻想的逻辑在

某处勾挂、插入并悬系于幻想的经济。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篇话语的终点引入享乐这个词。

我着重引入了它，强调至少就我赋予它的功能而言，这是一个新词项；弗洛伊德并没有把它放在理论表述的最前面。如果我的教导可以在“彰显弗洛伊德学说”这个公式中找到轴心，那么这恰恰暗含：我会在他的学说中宣告并初步引入某项功能、某个定位点；它以某种方式已经在那里得到圈定、勾画、要求与包含。彰显弗洛伊德，就是做我一向在做的事情。首先，正如人们所说，“把属于弗洛伊德的还给弗洛伊德”。这并不排除另一种效忠，譬如相对于他的学说所指示、所包含的真理关系，去彰显它。[注]

> [注] Rendre à Freud ce qui est à Freud 仿拟《福音书》中“把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这既是归还思想出处的承诺，又暗含“归还之后继续推进”的要求；所以紧接着谈的不是守住弗洛伊德原话，而是把其中已被要求、尚未居于前景的享乐功能表述出来。

我甚至会说，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恰恰因为我从不忘记把属于弗洛伊德的还给弗洛伊德，不把它据为己有。我必须说，这一点有它的重要性；也许最后我还有时间回来谈它。

有些人的情形颇为奇怪：他们把最显然欠我的东西据为己有——也就是不把它还给我；从他们的表述中，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没有把东西还给我”这件事妨碍了他们立刻迈出下一步——其实在许多场域中，这一步非常容易——，反倒总要把它留给我去做。结果，可惜，他们事后又因为我似乎抢先一步而感到绝望。

那么，让我们接近这项幻想功能。

让我们接近它，并先看见、先把一件显而易见的事说出来，作为问题的起点：幻想是某种封闭之物。在我们的经验中，对于通常、最常见、最惯于为我们承载幻想的主体——也就是神经症患者——，它作为封闭意义呈现。[注]

> [注] Signification fermée 不是说幻想具有一项可以查字典确定的固定意义，而是说它的语法回路对主体形成封闭、自足的意义效果。下文所谓"理解"，正会被这种私人而封闭的回路误导。

请注意……

弗洛伊德在对某个幻想所作的典范性考察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一个孩子正挨打"。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在引入今年最初几幅图式时已经这样做过。当然，等你们把自己记下的或多或少详尽的笔记收集起来以后，我建议你们重新参照它们，以把握我们在这里走过的道路……所以，某种封闭之物必须得到双重定位，也就是定位在我曾经强调的两个词项中。一项是由"我不思想"这个选择构成的相关项；"我"在其中得到构成，因为大写的"我"恰恰可以说作为保留物来到这里，以结构中的负性缺口形式出现："Ein Kind wird geschlagen［一个孩子正挨打］"。[注]

> [注] 项目底本与 J.L. 速记稿在本讲都作 Ein Kind ist geschlagen，但弗洛伊德 1919 年论文的题名及其中反复出现的幻想公式是 Ein Kind wird geschlagen。Wird geschlagen 是过程性的被动态"正被打"，ist geschlagen 更接近结果状态"已经被打了"。罗德里格斯·庞特校勘本第七讲也据弗洛伊德原文改作 wird；译文同全书前文统一，从之。

相关知识卡 幻想的语法结构与公理位置 ·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 · 里卡多·E·罗德里格斯·蓬特与拉康研讨班批校本

这个幻想……

譬如，不能译成“有人打一个孩子”；严格说来，应当像德语原文所写的那样译成“一个孩子正挨打”……这个幻想……

在异化结构留下的唯一可能选择——“我不思想”这个选择——的层面上，呈现的正是这个结构；幻想以这个在语法上得到结构化的句子出现：“Ein Kind wird geschlagen”。

但是，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个结构——“要么我不存在，要么我不思想”层面的强迫选择，也是唯一提供给我们的结构——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它可以受召去揭露另一项并将它排斥。在另一项，也就是“我不存在”的层面上，无意识的 Bedeutung［指称］相应地咬入这个作为不存在者而存在的“我”。

同这项 Bedeutung 的关系，恰恰就是这个逃逸的意义、这个封闭意义；可是，它之所以如此值得强调，是因为可以说，正是它提供了理解的尺度——公认的尺度、接受的尺度，以及人们在那些假模假式的话语中诉诸的直觉与经验。这些话语把理解同解释对立起来：哲学的圣洁与虚荣，雅斯贝尔斯先生[注1]首当其冲。[注]

[注1] 卡尔·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générale），Bibliothèque des introuvables，2000 年。

[注] 原注列的是法译本 2000 年重印；雅斯贝尔斯的德文原著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初版于 1913 年，其方法论区分通常写作 Verstehen（理解）与 Erklären（因果解释）。拉康在这里攻击的不是临床描述本身，而是把“我能共情、我有直觉”当作理解之保证；在他看来，这种确信往往只是分析者自己的幻想被唤醒。

它瞄准你们内脏中的一个点，让你们相信自己偶尔能够理解某些东西。那个点就是你们内在以幻想形式拥有的这个秘密而孤立的小东西；你们以为自己理解它，因为它唤醒了你们身上的欲望维度。

所谓理解所涉及的无非就是这一点。在这里提醒它十分重要。

因为，平均而言，你们每一个——我是说大多数人——边缘上都稍有神经症；幻想恰恰在唤醒你们欲望的层面上，为你们提供理解的尺度。这他妈可真不是小事，因为它构成你们世界的中心。可是，你们不能因此就以为，自己理解幻想的逻辑唯一向我们交付的东西，也就是性倒错。[注]

> [注] 原文 ce qui n'est foutre pas rien 把粗俗的 foutre 当作加强语气的咒骂，近于“这他妈绝不是什么小事”。若只译成“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会抹去拉康突然压低语体、用粗口敲打听众“理解幻觉”的力度。

不要以为，幻想对性倒错者发挥同样的作用。我正试图向你们解释性倒错者所作之事扎根在哪里；只有相对于我所引入的词项才能界定它——这个词项同样因为受到我的强调而成为新的——，它名叫性行动。所以你们看，这里存在若干必须区分的联系。

相对于性行动的困难或僵局，表述性倒错中所牵涉的享乐，就是赋予某种同幻想有关的东西……

这里说的是幻想以封闭状态交付给我们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我刚才才重新提起弗洛伊德文本中的《一个孩子正挨打》……这种幻想的功能，只能严格采取“Ein Kind wird geschlagen”这个公式，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这个公式有一种可以标出的构形；人们可以把它投射到性倒错享乐的经济中，使一边的某个词项同另一边的某个词项对应。但是，这绝不表示二者具有相同本性！换句话说……

立刻提醒这个尖锐之点并不困难；只须经过时从弗洛伊德那篇十分清楚的文本中拾取它……譬如，这种幻想在弗洛伊德发现它的那些神经症病例中，并没有这样的特殊归属。

在一种神经症的结构中——既然总得选取某种东西来决定注意力落在哪里，我们就以这个幻想为例——，这个幻想并不特别联系于某一种神经症。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吗！

可是，谈到症状的结构——我是说症状在经济中的意义——，我们不能说一种神经症同另一种神经症会作出同样的安排。这一点怎样重复都不为过。因此，当那些信任我、来找我作督导的人使用“癔症—恐怖症结构”之类的术语时，我会强烈反对；即使我表现得很惊讶，也并不奇怪。为什么？癔症结构同恐怖症结构不是一回事！它们彼此之间并不比各自同强迫症结构更接近。症状代表一种结构。

惊人之点就在这里：正如弗洛伊德在非常不同的结构中向我们指明的，这个幻想可以在那里四处游荡；它拥有一个特权，比这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不可告人。我眼下是在阅读弗洛伊德，并在这里重复他的说法。

“不可告人”包含许多东西；我们本可以停下来谈谈。无论如何，为了停留在 1919 年写作此文时那种粗略进路的层面，让我们说：罪疚感像一颗带梗的樱桃一样悬挂在幻想上。

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停在这里，以便把它同自己称作“瘢痕”的东西联系起来；恰恰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瘢痕。[注]

> [注] “瘢痕”并非拉康替弗洛伊德创造的比喻。弗洛伊德在《一个孩子正挨打》中把打人幻想及类似的性倒错固着称作俄狄浦斯情结消退后留下的“沉淀”，也就是过程结束后的瘢痕；罪疚感则作为俄狄浦斯力比多投注的遗产附着其上。

这足以让我们说，按照幻想在经验中涌现的方式，它带有异物那种在经验中可以辨认的面貌。弗洛伊德搭建了一座真正的理论桥梁，使我们得以预感：这个封闭意义同另一个严格说来名叫性倒错的东西有关；后者远为可展开，也拥有丰富得多的潜在可能。[注]

> [注] 原文 l’aspect expérimental du corps étranger 很难照字面落成“异物的实验性面向”：这里没有实验室中的可控实验，而是在说幻想以一种不属于自我、却在分析经验中顽固出现的“异物”形态被遭遇。译文据上下文把 expérimental 落在“经验中可辨认”；这一解释性处理保留在注中，不把它冒充无歧义的字面对应。

弗洛伊德很快完成了这次跳跃，并不表示我们无须重新建立距离与正确关系。在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以后，我们必须追问性倒错究竟是什么。因此，我曾说，性倒错作为一条特有的进路得到表述和呈现；它通向由“计划”——请给这个词加引号，因为这里只有类比意义；我用它参照一种不同于我的话语——所产生的困难。更准确地说，它通向由追问所产生的困难；这项追问处在两个词项的夹角中：“不存在……”与“只有……存在”；“不存在性行动”与“只有性行动存在”。

我说过，不存在性行动，因为我们无法表述由它产生的肯定。

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某些主体能够抵达它，并正当地说：“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们这些分析家［拉康笑］恰恰无法这样说；令人震惊的正是这一点。

然而，只有在这个层面保持悬置的性行动，才能说明那个名叫性倒错、而且说到底本来可以同它分离的东西——这件事不仅从前含糊，如今仍然含糊。为什么？

如果它是绝对意义上的性倒错，如果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理解这个词——他把若干实践当作 τέρας［teras，怪物］排除在自己的《伦理学》场域之外；这些实践在他的世界中或许比在我们的世界中更加公开、更加可见、甚至更有活力，尽管也不要以为它们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消失——，譬如他提到兽交；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甚至隐约提到一位“法勒隆的暴君”，颇喜欢把一些牺牲者——无论亲近还是敌对——送进某台机器里蒸煮一段时间。亚里士多德把这件事排除在伦理学场域之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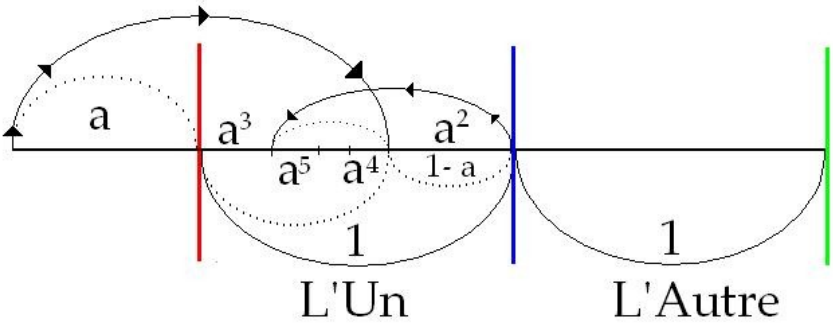
> [注] 拉康两次用“如果我没有记错”作了保留，而他的记忆确实把几层材料混在一起。《尼各马可伦理学》VII.5 提到的是阿克拉加斯僭主法拉里斯（Phalaris），并把传说中他想吃小孩等欲望列入兽性 / 病态倾向；并非“法勒隆（Phalère）的暴君”。把人置于青铜牛中烧死的故事属于法拉里斯的后世传说，亚里士多德这段正文并没有叙述“机器里蒸煮牺牲者”。译文保留现场误记，在此校明。

当然，这对我们不是一个单义模型；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正如希腊哲学传统的任何伦理学一样——，性行动恰恰并不具有中心价值，我是说没有公开承认的、显明的中心价值。我们仍须从文本中把它读出来。

对我们而言，情况不同；这要归功于犹太诫命被纳入我们的道德。

不过，到了弗洛伊德这里，事情已经确定：我们关注性倒错。即使为了方便，我们把它的锁链放松，把它参照到某种莫名其妙的内源发展、某个不知为何被我们声称是生物学上的阶段，仍然有一点不变：性倒错只有同作为性行动的性行动得到表述，才取得自身价值。

我说的是：性行动本身。正因为如此，我才选取这幅小模型；它是卓越的不可公度划分模型，也就是这个小 $(a)$——它把自身不可公度性展开到最大程度，由 $1/a = 1 + a$ 界定，并让我们能够用双重展开的形式，把它写入一幅图式。今天我还得把它再画一次吗?




我只指出：假定这里是 1，我们可以把小 $(a)$ 折回到这里；随后剩下的东西碰巧是 $(a)$ 的平方，即 $a^2 = 1 - a$，这很容易立刻验证。然后在这里产生一个 $a^3$，它折回到前一个 $a^2$ 上，在这里构成 $a^4$；再由 $a^4$ 如此继续。最后，从 $a^3$ 起的奇数次幂之和等于 $a^2$，从 $a^2$ 起的偶数次幂之和则等于 $(a)$。这样一来，起初投射到 1 上的东西——左边的 $(a)$ 与右边的 $a^2$——最终以倒转形式彻底分离。[注]

> [注] 底本只说“奇数次幂之和 / 偶数次幂之和”，若把首项 $a$ 也计入奇数列，等式便不成立。这里的构造实际给出 $a^3 + a^5 + \cdots = a^2$ 与 $a^2 + a^4 + \cdots = a$。由 $a^2 = 1 - a$ 可得 $1 - a^2 = a$，所以两列分别为 $a^3/(1 - a^2) = a^2$ 与 $a^2/(1 - a^2) = a$；译文补明起始项。

我们很容易表明——尽管只能以纯粹隐喻的方式——，这幅图式可以很好地代表性行动如何以符合弗洛伊德预感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它可以实现，但只能采取升华形式。

正因为这条道路及其暗含之物仍然成问题，我今年才把它排除在外。因为，说性行动能够以升华形式实现，恰恰会偏离我们必须处理的东西：在它的场域中，整条困难之链以结构方式涌现、展开；这些困难包含在一道重大裂隙中，而这道始终留存的裂隙就是阉割。

只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作者们——也就是有过相关经验的人——的共同意见很清楚：至少可以说，性倒错在一条同抵达阉割止点的道路相反的道路上得到表述。

这幅图式的意义在这里：它表明最初投射到 1 上的小 $(a)$ 这项度量，也可以向外展开。也就是说，$1/(1+a)$ 的比同小 $(a)$ 指明的根本比例相等；正如我当时提醒的，这里的小 $(a)$ 意味着 $a/1$。

性倒错层面所涉及的是：只要这个“一”……

这个“一”被假定属于性结合——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属于性契约——，而不是性行动……只要这个一保持完整，划分没有在其中建立，所谓“性倒错”主体就会在自身所是的这个不可还原者、这个原初小 $(a)$ 的层面找到享乐。

下面几点让这件事成为可设想的：

- 任何性行动——也和其他任何行动一样——只有在能指参照中才可能存在；唯有能指参照能把它构成为行动。

- 仅凭这一点，这项能指参照在这里就不涉及雄性与雌性这两个自然实体。

- 仅仅由于能指参照具有主导作用——因为这是性行动的基础场域——，它就以主体功能的形式引入这些存在；我们绝不能让它们保持为自然存在。[注]

> [注] Staferla 底本作不合常见句法的 parce que c'est un champ bas de l'acte sexuel；J.L. 速记稿第 10 页在 parce que c'est un… de l'acte sexuel 中间留有无法辨读的空缺，因而不能反过来证成 champ bas。正文"基础场域"是依论证关系作出的暂定理解：能指参照支配并构成性行动的场域。此处底本未定，暂不伪托为米勒定本。

- 正如我前几次所表述的，这项主体功能以身体与享乐的脱节为效果；性倒错正是在这项划分的层面上，以最典型的方式介入。

性倒错为了尝试重新结合由于能指介入而分离的享乐与身体，让这两者取得价值；正因如此，它位于一条解决性行动问题的道路上。因为在性行动中，正如我上次的图式所显示的：无论对两位伴侣中的哪一位而言，都有一种享乐——即另一方的享乐——保持悬置。

本来应当发生一次交错，即一次交叉：它理应让每个身体都成为另一方享乐的隐喻和能指。正因为这次交叉保持悬置，所以无论从哪一边

接近，我们都只能看见这样一项移置：它确实把一种享乐置于另一方身体的依存关系中。[注]

> [注] Chiasme 源自希腊字母 χ 的交叉形，也指修辞中的“交错配列”：前后两组词项以 AB / BA 的次序倒换。这里预期的交错是“这个身体—另一方的享乐 / 另一身体—这一方的享乐”彼此成为隐喻；它没有完成，故译文同时保留“交错”与“交叉”。

于是，另一方的享乐仍然像我说过的那样，处于漂流状态。

男人的享乐中有一部分遭到提取，并被提升到享乐价值的功能；由于这个结构性理由，男人比女人更有选择性地卷入自身一部分享乐遭到减除的后果。实际上，男人首先承受了这道被引入享乐的洞之现实。

也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说，享乐问题并不是分量更重——对他的伴侣而言，分量同样重——，但他能够为它提供经过表述的解决方案。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那个名叫身体之物的本性中，有某种使这项异化加倍的东西；后者是主体结构所带来的享乐异化。

除了作用于享乐的主体性异化——我的意思是依赖主体功能之引入的异化——以外，还有另一种异化；它体现于对象(a)的功能。可以说，欧律狄刻遭到两度丧失。[注]

> [注] 神话中欧律狄刻先因死亡离开俄耳甫斯，又因俄耳甫斯在出冥界前回头而第二次、永久地失去。拉康借这个“双重丧失”压缩本段的两重异化：享乐先因主体 / 能指功能而同身体脱节，又以对象 $(a)$ 这一身体外余剩的形式再次丧失。

性倒错者重新找到的这种享乐——他会到哪里找到它？

不是在身体总体中。身体总体的某种享乐完全可以设想，也完全可以要求；可是很明显，一旦涉及性行动，它恰恰会在那里成为问题。性

行动的享乐绝不能同跑步者从自由而高傲的步伐中感受到的享乐相比。

没有任何地方比性享乐场域更加……

而且，快乐原则在那里显得占优并非无缘无故……没有任何地方比这个场域更加清楚地表明：快乐原则……

严格说来，它是界限、绊跌和终点，被施加于一切把自己定位为享乐过量的形式……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加清楚地表明：享乐的法则服从这条界限。

对于男人而言尤其如此——正如我说过的，对他而言，阉割情结已经表述了这个问题——；他的场域会在那里出现。我的意思是，身体中有一些对象，相对于快乐原则，可以说恰恰由于处在身体之外而得到界定。这就是对象(a)。

小 $(a)$ 是某种歧义之物：它尽管只有那么一点属于身体、属于个体对象本身，主体却必须到大他者的场域中……[注]

> [注] Si peu qu'il soit du corps 是让步性的"它尽管只有那么一点属于身体"，不是"无论它多么属于身体"。后一译法会把程度方向倒转。歧义恰在于：对象 $(a)$ 源自身体的局部余剩，却只能在主体被勾勒出来的大他者场域中受到请求、留下踪迹。

理由很简单，因为主体就在这个场域中勾勒出来……向它提出请求，寻找它的踪迹。

- 乳房：这个对象必须被界定为某种贴附、挂靠在表面之物；它像胎盘一样寄生，却仍然是儿童身体可以正当地声称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种归属显然是谜一般的；我的意思是，生物演化中的一次偶然情形，使某些生物自身的某种东西以这种方式继续挂在生育它们的那个存在的身体上。

然后是我们已经谈过的其他对象：

- 排泄物：几乎无须强调，相对于身体，它何等边缘，却又同身体运作极其紧密地相连。只须看看生物把这些自身功能的产物以何等分量添加到自然领域，就已经非常清楚。

- 还有我用目光与声音指称的对象。至少就前者而言……我已经在这里充分表述了它在视觉关系中包含的东西；不过，仍有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它表述起来如此简单，然而从梅洛—庞蒂最后一部作品《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便可证明，现象学进路仍无法解决它：可见者的这条根应当在"目光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重新找到。

目光无法被把握为身体的反映，正如这里所涉的任何其他对象都无法在灵魂中重新找到。我的意思是，它们无法在快乐原则那种调节性的感觉中、在那种表象性感觉中重新找到；个体在那种感觉中重新找到并支撑自身，在借以肯定自己为个体的自恋关系中认同自身。

这项剩余——它只有在主体所奠定的界限得到设想时才会涌现——，这个名叫对象(a)的剩余，正是没有落入快乐原则打击范围的享乐藏身之处。不只性倒错者，而且每个主体的 Dasein［此在］都必须定位在这个身体之外，正是由于它在那里。柏拉图《斐勒布篇》中已经有某种预感勾勒出这一点；我曾请你们去找的那段文字中，苏格拉底把它称作灵魂与身体关系中的无感觉部分。享乐恰恰栖居在这个无感觉部

分；主体位置在两个典范词项——施虐者与受虐者——中的结构显示了这一点。[注]

> [注] 《斐勒布篇》33d—34a 区分两类身体作用：有些在抵达灵魂以前便在身体中消退，灵魂“不受影响”；另一些同时贯穿身体与灵魂。苏格拉底把前一种情形称作 anaisthēsia，即“没有感觉 / 知觉”，而不是遗忘。拉康把这项认识论区分改写成“无感觉部分”，再把快乐原则未能捕获的享乐安置其中；后一句是拉康的结构性推进，不是柏拉图原文的结论。

为了让你们逐渐适应这条进路，我是否还需要向你们唤起一具最简单的木偶，代表我们能够想象的施虐行动？不过，当然，我从起点就作了保证；请你们准确把握：我要求你们在这里停留于另一种东西，而不是让这种最微不足道的幻想在你们——我说过，你们或多或少在神经症边缘摇晃——身上唤起某种含糊共情。

问题不在于“理解”这个层面的某种实践——无论是否出自想象——可能具有怎样的感人之处，而在于表述下面一点。这样，你们就不必继续为痛苦在这种功能中的经济等问题伤脑筋；我真希望这种事已经结束。我们会说，施虐者玩弄的是主体。我不会就此编一段让“主体”现身开口的代拟辞。首先，我已经写过一篇题为《康德同萨德》的文章，以显示他们属于同一脉络。[注]

> [注] Prosopopée 是一种修辞格：让不在场者、死者或抽象事物取得面孔并开口说话，也可泛指人格化。译成“拟人化演说”容易只剩文体标签；这里拉康是在拒绝替那个被施虐者玩弄的“主体”虚构内心独白，转而只表述其结构位置。

他玩弄主体。哪个主体？我要说，是隶属于享乐的主体——就像我曾在某处说，一个人“受思想支配”或“容易眩晕”一样。你们很清楚，这引

入一项偏转，把我们从主体带向我标作主体之剩余的东西，也就是对象小 $(a)$。[注]

> [注] 法文反复利用 sujet 的两种语法身份：作名词是“主体”，在 être sujet à… 中则是“受……支配、易于……”。Sujet à la pensée / au vertige / à la jouissance 因而同时滑过“思想的主体 / 容易眩晕者 / 隶属于享乐的主体”；汉语无法用同一个词形复现，故在正文展开，并保留此处双关。

他在大写　A　的大他者层面进行这项颠覆；他调节——我说的是调节——哲学家历来感觉足以用来形容他们所轻蔑地称作身体与灵魂之关系的东西。在斯宾诺莎那里，它取得了自己的真正名称：titillatio，即挠痒般的局部快感。[注]

> [注] Titillatio 可直译为“挠痒、刺激”，法译常作 chatouillement，却不是病理性的“瘙痒”。斯宾诺莎在《伦理学》III.11　附释中把它界定为同时关联心灵与身体的一种喜悦，并说明它发生在身体某一部分比其余部分受到更多影响之时；与全身各部分同等受到影响的 hilaritas 相对。拉康取这个词，正是为了把快感定位到身体“部位”，而非总体灵魂状态。

表面看来，他享用大他者的身体。

但你们很清楚，问题必须移到我在一个不那么引人入胜的场域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当时，我用图像说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并问：“被人享用的东西自身享乐吗？”

所以你们很清楚，它同性行动的场域具有直接关系。

不过，施虐者层面的问题在这里：他不知道自己所依附的恰恰就是作为问题的这个问题；他成为这个问题的纯粹工具，不知道自己作为主体究竟在做什么。他根本处于否认［Verleugnung］之中；他可以用千百种方式感受并解释自己的行动，而且确实不会错过这样做。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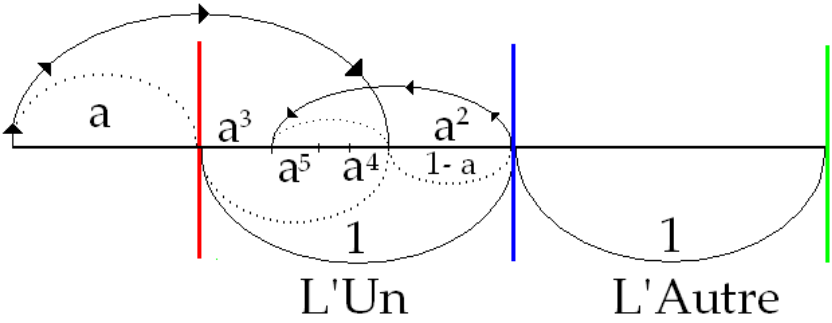
他必须拥有某种表述能力；萨德侯爵就是这种情形，因此他的名字正当地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萨德之所以仍然不可或缺，是因为他很好地遮蔽了施虐行动同享乐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他……

在那篇著名的《法国人，如果你们想成为共和主义者，就再努力一步》中，他曾以可笑方式尝试按照一条配得上康德式表述的普遍规则，表述这项行动的法则；我在刚才提到的文章中评论过这篇作品……他显示：这项法则不可能用“身体的享乐”来表述——请准确注意文本——，而只能用“身体部位”来表述。

在这个幻想性的国家——大写的“国”——中，国家将建立在享乐权之上；作者写道，每个人都必须向任何表明这种意图的人，提供自己身体某个“部位”供其享用。这里使用“部位”并非徒然。

这个“部位”是享乐的避难所。施虐主体不知道：对他本人而言，这个部位恰好就是他的 Dasein［此在］，而他实现了这个部位的本质。萨德文本已经把这一点作为钥匙交给我们。



当然，我没有时间——因为，我的天，时间正在过去——重新表述这次重新处理、重新分类所产生的结果：重新分类“一”相对于“大他者”、享乐相对于主体的关系；也没有时间说明，它同萨德立刻表述的幻想何等接近。这个幻想把享乐在大他者中推向绝对，恰恰放在这个 1 最靠右的部分。问题开始时，我们曾看见享乐滑到这里，遭到悬置而没有支撑。萨德这个无神论者为了这种享乐，必须建造出上帝最显明、也最显得可信的形象：一种绝对恶意的享乐。

只有在这时，被幻想的逻辑裹挟的萨德才承认：面对这种本质而至高的恶，施虐者只是仆从；他必须为自然所构成的根本恶开辟道路，让毁灭抵达最大程度。

但不要忘记，这里只涉及这件事的逻辑。我在《康德同萨德》中展开它，又建议你们回到它的来源；而施虐事业如此显然地徒劳、滑稽，总是可怜地半途流产。正因为有这层表象，它的真理才会显得更加清楚。

这项真理严格地由受虐实践给出；在那里，很明显，受虐者……

为了从享乐唯一显然可以被把握的角落——即对象小 $(a)$——中，可以说“抽取”、窃取享乐……他有意把自己交付给同这个遭拒对象的认同：他一文不值，甚至不如受虐待的动物；同时，他也是一个通过契约放弃主体功能之全部特权的主体。

这种近乎执拗的探索和建构，旨在同被还原到废余之最极端处的东西作一次不可能的认同；而这项认同对他而言同捕获享乐相连。这里，所涉的经济赤裸而典范地显现出来。

请注意这里……不要停留在那些可以说使这种操弄变得人性化的崇高诗句上［拉康笑］：

“庸俗的芸芸众生，

受快乐这无情刽子手的鞭笞，

却到奴役的欢宴中采摘悔恨……”[注2]

> [注2] 参见夏尔·波德莱尔，《静思》，收入《恶之花》。

这一切都是胡扯！这是把“悔恨”加在快乐法则头上；快乐并不是“无情刽子手”。[注]

> [注] Le regret porté sur la loi du plaisir 沿用诗中的 remords（悔恨）以及下一节大写的 Regret，不是泛泛的“怨恨”。波德莱尔写众人在“快乐”的鞭下采摘悔恨；拉康则说，这种诗意安排把悔恨的责任推给了快乐法则，而快乐原则在他的论证中恰恰负责给享乐过量设置缓冲界限。

快乐把你们维持在一个受到充分缓冲的界限内，恰恰因此才是快乐。

可是，诗人这样表达时，严格说来是为了标出自己的距离：

“我的痛苦，给我你的手，到这里来，远离他们……”[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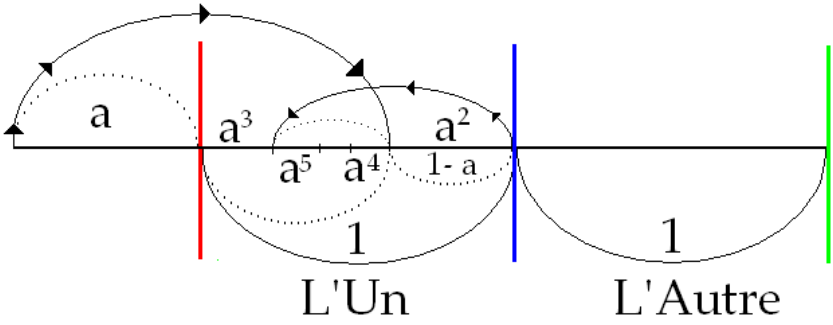
> [注3] 夏尔·波德莱尔，《静思》：“我的痛苦，给我你的手，到这里来，／远离他们。看那逝去的岁月，／穿着过时的衣裳，从天国的阳台上俯下身；／看微笑的悔恨，从水底升起……”

一段笛声……用来向我们显示某条道路的魅力；这些色彩一经倒转，便产生这条道路。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受虐者、性受虐者，请注意我们的图式具有何种必要性。赖克强调受虐狂具有他所谓“想象的”或“幻想的”性质——准确的德语是 phantasiert［幻想出来的］——，但他笨拙得真可谓“令人头晕”。[注]

> [注] 德文 phantasiert 是动词 phantasieren 的过去分词，意为“幻想出来的、在幻想中编排的”。它不等于拉康术语中的“想象界”；拉康特意给出德文，是要抓住受虐场景的编排性、戏剧性，而不是把赖克直接收编进自己的三界术语。

他没有真正把握——尽管他提供的所有例子都已经充分指明——，这里涉及的恰恰是我们投射在右边这个 1 层面的东西，也就是性结合的绝对 1：一方面，它就是这种纯粹却同女性身体分离的享乐。




萨歇—马索克同萨德一样堪称典范；他向我们交付了受虐关系的结构。他把这个必须从中窃取享乐的大他者体现为一个女人，本质上体现为一个女人形象；这种“另一享乐”绝对而完全难解。至于这种享乐能不能让那个女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感到一点快乐，根本一刻都没有成为问题！那是受虐者最不关心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的妻子……

他给妻子套上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名字，也就是《穿裘皮的维纳斯》中旺达的名字……他的妻子写回忆录时，让我们看见：面对丈夫的要求，她简直像鱼面对苹果一样手足无措。[注]

> [注] 萨歇—马索克的妻子本名安格莉卡·奥罗拉·吕梅林；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传记资料显示，她 1871 年开始同马索克通信时已使用“旺达·冯·杜纳耶夫”这一笔名，名字取自《穿裘皮的维纳斯》的女主人公。因此“丈夫给她套名”是拉康对夫妻共同进入小说脚本的压缩说法，并非完整传记事实。Embarrassée comme un poisson d’une pomme 也不是固定谚语，而是一则故意不相称的荒诞比喻：鱼拿苹果毫无办法。

反过来说，又何必为下面这个事实伤脑筋？这种享乐——正如我告诉你们的，纯属想象——必须得到体现，有时由一对伴侣来体现。这项必要性显然恰恰来自这个大他者的结构，因为大他者在这里无非是那个尚未在性划分中得到分配的 1 折回以后形成的东西。

说到底，我们无须绞尽脑汁进入俄狄浦斯式联想，就能看见：代表这种神话享乐——我在这里把它联系到女性享乐——的存在，有时必须由两个所谓的性伴侣代表；他们只是为戏剧、为木偶戏待在那里，并交替扮演。

因此，受虐者显然只相对于性行动的表象来定位自己，也只能如此定位；他用自己的位置界定享乐藏身之处。事情甚至因此变得可笑。这不仅对我们可笑，对他本人也可笑。由此可以解释嘲弄的双重面向。首先是朝外的嘲弄：正如一位懂行的人——让·热内先生——所注意的，在场面调度中，受虐者总会放入一个小东西，标明这一切都是把戏，甚至只是闹着玩；不是为了某个永恒观众，而是为了让任何偶然闯入的人都不会看错。这构成享乐的一部分。

还有另一个可以严格称作“自嘲”的面向，它朝向受虐者本人。只须重读……

现在，多亏吉尔·德勒兹那篇精彩的《萨歇—马索克导论》，你们已经很容易读到……《穿裘皮的维纳斯》：请看那个时刻。萨歇—马索克本人颇有贵族气派，却把小说人物想象成一位大贵族；这位人物一边扮演跟在女主人身后跑来跑去的仆人，一边费尽力气不让自己爆笑，尽管竭力摆出最悲伤的表情。他几乎忍不住笑。[注]

> [注] Staferla 底本作罕见且可疑的 valet à courroter，先前译文由 courroie（皮带）猜成“牵狗绳”，但原句没有“狗”。J.L. 速记稿第 18 页作 valet à courater derrière sa dame；地域口语 courater 是 courir 的反复 / 贬义形式，指跑来跑去、跟着追赶。译文据 J.L. 校正，同时保留这个动作的滑稽感。

这还把下面一点作为根本因素引入其中，也就是我愿意称作……

赖克同样注意到这一点，却没有给出完整说明……这件事的“演示”面向。它构成受虐者位置的一部分：他像我在黑板前那样进行演示，两者具有相同价值。他演示：享乐的场所只在那里。[注]

> [注] Démonstration / démontrer 同时可以是面向观众的“展示、演示”，也可以是像黑板推导那样的“证明”。受虐者不仅把场景做给人看，还要借整套场面“证明”享乐只有一个藏身处；拉康把自己的黑板证明同受虐者的戏剧展示故意放在同一个词上。

演示这一点构成他的享乐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使演示变得无效。整个性倒错始终具有这种演示维度。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为我们演示；而是说，性倒错者本人就是演示者。具有意图的是他，当然不是作为抽象结构的性倒错。

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稳妥地提出有关那个被我们或多或少谨慎地称作“道德受虐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话语的每一个转折处引入受虐狂一词以前，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性倒错者层面的受虐狂是什么。

刚才我已经充分向你们指出，在神经症中，把它同这种性倒错联系起来的东西……

无非就是幻想；在神经症自身场域内部，它发挥一种非常特殊的功能，而人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追问过这项功能……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赋予自己在神经症的某个转折处称作受虐狂的东西以恰当价值——无论这种称呼有多少正当性。

今天我的时间不够了；因为无法继续谈神经症，我说的话简直被拦腰折断。这当然同我总是估计不准一次课能说多少有关。不过今天，我已经清楚表述了性倒错本身的机制；与此同时，也向你们显示：施虐狂绝不能被视作受虐狂的反转。因为很明显，两者的操作方式相同，只不过施虐者的操作更加天真。

受虐者介入主体的场域，只要主体隶属于享乐。说到底，他很清楚大他者的场域发生什么对自己无关紧要。当然，另一个人必须配合这场游戏；但受虐者知道自己要抽取哪种享乐。

至于施虐者，事实上，他成了这份激情、这项必然性的奴仆：他必须把自己瞄准为主体的东西置于享乐的轭下。

但他没有觉察，在这场游戏中，他本人受了骗；他把自己变成某种完全处于自身之外之物的奴仆，多半在尚未抵达目标时便半途而止。可是另一方面，他事实上总会实现……

我的意思是，他并不知道，也没有寻求它，没有在那里定位并安置自己……对象(a) 的功能；也就是客观而实在地处于一个受虐位置。我们那位“神圣侯爵”的传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在文章中曾经强调：还有什么比把自己完全交到“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手中更受虐的呢？［底本编注参见《危险关系》，并提示萨德侯爵夫人出身蒙特勒伊家。］[注]

[注] 这里把两个相近的姓氏叠在了一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marquise de Merteuil）是拉克洛《危险关系》中的虚构人物；萨德的妻子则是勒妮—佩拉吉·德·蒙特勒伊（Renée-Pélagie de Montreuil）。更关键的是，1777 年取得密札、促成萨德入狱的，是他的岳母蒙特勒伊夫人，而不是妻子。拉康用虚构的操控者“梅尔特伊”覆盖历史中的“蒙特勒伊”，把萨德自以为支配他人却落入他人掌握的受虐位置做成一个姓名双关；底本编注只纠正了部分姓氏，没有分清妻子与岳母。

# 第24课 · 1967年6月21日

今天我必须……今天必须把话头截短。上次我已经通知你们，这是本学年的最后一课：我们只能刚刚把这个主题打开，就不得不把它结束。如果我能够在某些人身上激起继续研究的欲望，我希望他们把它重新拾起。[注]

> [注] Tourner court 不是单纯“尽快做完”，而是让刚刚转开的谈话骤然收住、戛然而止。下句“只把主题打开便必须结束”正说明这种突然截断；下一段再次出现时，译作“把话头收住”。

为了把话头收住，我打算用一种可以称作临床回顾的东西作结。当然，这并不表示我谈论逻辑——尤其幻想的逻辑——时哪怕一刻离开了临床场域。所有执业者都知道、也都可以作证：在病人日复一日的陈述中，他们经常会重新找到我的主要词项；我本人也没有到其他地方寻找这些词项。我用自己教导中的这些定位词项所安置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为之安排位置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话语本身。

就在本周初……这里交给我的见证，可以说同我经常得到的见证方向相反；

后一种见证是：某位病人仿佛会在我的研讨班当天下午或第二天，向分析家说出……

某种似乎在重复研讨班的东西，以至于人们不免怀疑他是否听到了什么回声。

有些情况下，这种可能性确实完全不存在，人们就会更加惊叹；而反过来，我可以说，就在本周初，一场精神分析——无论它是“训练性的”还是“治疗性的”，都不重要——交给我的三次会谈材料中，我发现了自己明明知道是在前一天才想出的那些词项；因为当时是星期一，而我星期天才在乡间那个为你们准备研讨班的地方把它们构想出来。因此，我所做的，无非是为这项分析话语提供某种定位坐标。

可是，这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如此频繁地发现这篇“话语”同我所讲之物相近；只说它是“一个神经症患者的话语”并不足够，因为这没有赋予它特殊性。它是“一个神经症患者的话语”，但发生在分析家诊室这个事实赋予它的条件与制约之中。

从现在起，我提出这个场所条件并非无缘无故。那么，这些“回声”乃至“摹本”会不会意味着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人人都知道、都能看见，也都可能体验过：我在这里的话语当然不是自由联想的话语。那么，我们向病人推荐自由联想的方法与道路；难道病人的话语只有在某种意义上偏离自由联想，开始思辨、内省、杜撰，乃至像我们亲切地说的那样“理智化”时，才会同我这里的话语重合吗？无疑不是！[注]

> [注] Condition de local 既是话语发生的“场所条件”，也在本讲结尾取得字面上的房间布局：卧室、盥洗室、前厅、闺房、会客室、厕所与分析家诊室。正文保留“场所”，以免把这里过早抽象成一般的“位置”。

必然还有另一种东西，可以让我们说：只要病人遵从自由联想这条建议——我们向他提出的正是这条道路——，他仍然能够以某种正当方

式说出这些东西。事实上，人人都很清楚，请他走自由联想的道路，并不是命令他说出一篇 lâche［松弛的］或支离破碎的话语。[注]

> [注] Lâche 在这里首先同 discours rompu 并列，指结构松弛、散漫的话语；但同一个词也可指“懦弱的”。拉康在后文由 l’acheter［买下它］滑向同音的 lâcheté［怯懦］，并反复追问分析家的怯懦。汉语无法让“松弛”与“怯懦”保持同一词形，故保留法文并在此预告这条双关链。

不过，有些东西有时会抵达非常细微的程度，譬如准确区分主体同自身要求之关系的各种作用，区分他对自身欲望的追问。无论如何，这足以让我们暂时思考：除了我们的指示，还有什么制约着这篇话语。在这里，我们当然必须引入那个——今天我确实会一直停留在最寻常的明显事实层面——名叫解释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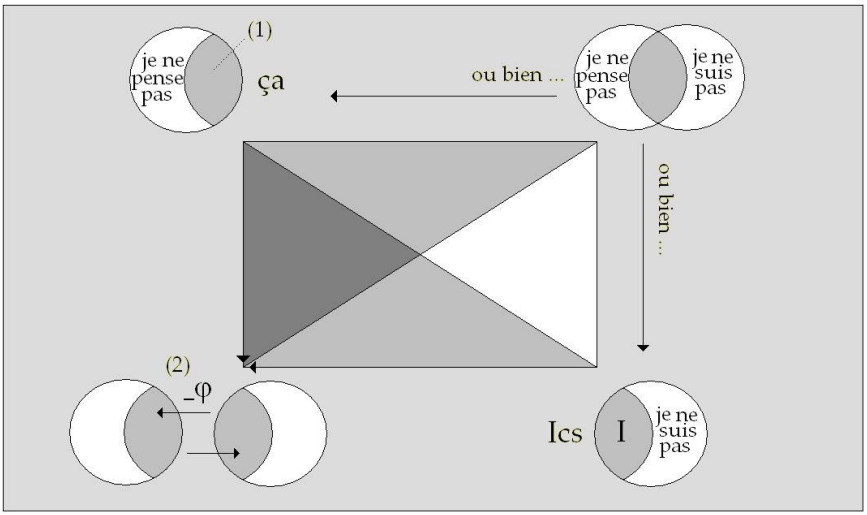
在询问解释是什么、怎样进行、何时进行以前，必须先作出解释……分析家在这里越来越感到为难，或许因为没有在我将要提出问题的时刻以前，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向主体推荐的自由话语，如何受到它可以说即将遭到解释这个事实的制约？这让我们只须唤起逻辑学家早已提供的一些定位点；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今年谈论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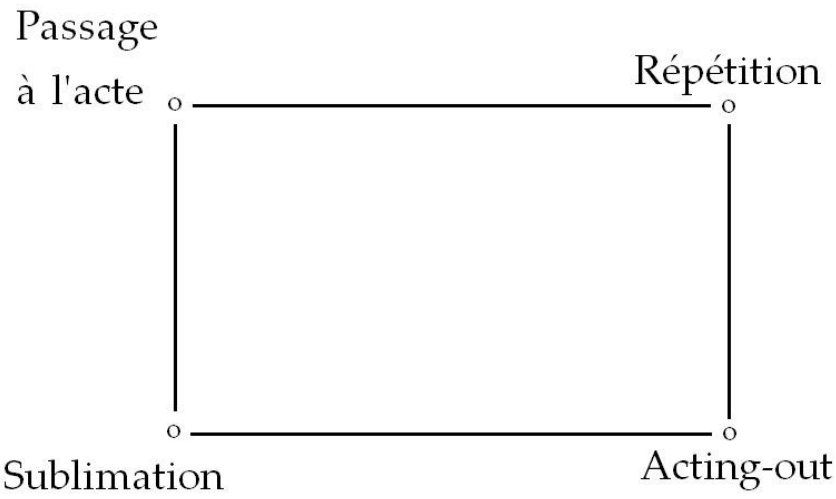
当然，我无法在这里开设一门逻辑学课程；这同我必须覆盖的内容不相容。

我试图提供某种逻辑的骨架；它在下列两个层面上同我们相关：

- 一方面是异化；
- 另一方面是重复。

这两幅四边形图式从根本上彼此叠合；我希望你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还记得。



不过我也希望，自己已经促使某些人翻开——就这样，稍稍翻开、瞥一眼——几本逻辑学著作；哪怕只为重新想起逻辑学家在话语中引入的价值区别，譬如区分所谓断言句、命令句与祈求句。

这里只是为了指出：一些问题发生、可能发生、可能被提出，而且定位在第一类句子［断言句］的层面；而另两类句子……

它们当然同样是充满作用的言语，也可能令逻辑学家感兴趣；但奇怪的是，逻辑学家只会绕过它们、从侧面接近它们，直到今天仍把这个场域大体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我把这些句子称作命令句与祈求句。说到底，它们不是在召唤某种逻辑学必然关心的东西吗——只要我们参照我对行动的界定？如果它们召唤主动介入，那么这些介入有时就可能具有行动的资格。

尽管如此，按照逻辑学家的说法，只有第一类句子才能接受所谓“批判”。

让我们把它界定为这样一种批判：它要求参照一些必要条件，只有凭借这些条件，才能从一个陈述推出另一个陈述。不过，假如今天有人第一次空降到这里，而且当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他会觉得这一切十分平淡。

但是，我仍然假定，对你们所有人的耳朵而言，陈述行为与陈述之间的区别会在这里发出回响。

还有一点：若要听懂我、听懂我刚才所说的，陈述由一条能指链构成。

这就是说，话语中作为逻辑对象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受到形式条件的限制；这也正是这种逻辑被称作形式逻辑的原因。

好吧，那么在起点上……

当然，作为伟大开创者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这样陈述；他只以含糊而局部的方式提出，后来发展才把它清楚分离出来……在我所谓必要条件的层面上，我们看见否定的功能得到凸显，只要它排除第三项。

这意味着，某种东西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角度下既得到肯定又遭到否定。至少，亚里士多德明确向我们陈述了这一点。[注]

> [注]　上一段说否定“排除第三项”，指向排中律；这一段给出的却是不矛盾律。Staferla 底本、J.L. 速记稿和 rue CB 转录本都保留了这次现场滑移，后文拉康又明确区分不矛盾律与二值律。译文不替现场口述暗中整齐化，只在此标明。

说到底，我们立刻可以在旁边写下弗洛伊德向我们肯定的事情：这种所谓不矛盾律并不能在那个地方制止……制止什么？制止无意识中得到陈述的东西。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从《梦的解析》开始就强调：矛盾——也就是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同一角度下既得到肯定又遭到否定——正是他向我们指明的无意识特权与属性。

如果还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向那些脑袋瓜里至今没有装进“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这句话的人证实这一点［拉康叹气］，我会问：那么，你们怎样证明弗洛伊德如此用心地强调不矛盾律在无意识中缺席

是正当的？因为不矛盾律同实在界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说实在界中没有矛盾；而是说，在实在界中根本谈不上矛盾！

至于无意识，对吧？……有些人在原则上从事教学的场所谈论无意识时，会以这句话开头："这间教室里相信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的人，请出去！"

他们当然完全有道理，因为这证明这些人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无论如何，如果要学习无意识是别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必要留下！［笑声］

但是，假如这另一种东西就是人们所谓的"倾向"、纯粹趋向或张力，那么，无论如何，它不可能是不同于自身的东西！有时，它可以按照力的平行四边形得到合成；只要我们为它假定一个方向，它也可以反转，对吧？可是它始终处在一个可以说服从合成的场域中！

然而，矛盾律涉及的是另一件事。它涉及否定。否定可不会随处躺在水沟里！你们可以到马蹄底下去找，却永远找不到一项否定！所以，如果弗洛伊德——他毕竟相当懂行——着重并用心指出无意识不服从矛盾律，那正因为它本来可能服从这条法则！而它之所以可能服从，显然正因为我们看见：它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

在一门语言及其使用中，这项禁令说到底可以分有某种约定：禁令具有意义，矛盾律可能运作，也可能不运作。如果人们注意到它在某处不运作，正因为那里涉及一篇话语！唤起这条法则，就是说无意识违反了这套逻辑；与此同时，这也证明无意识已经安置在逻辑场域中，并且会表述命题。

所以，提醒这些当然不只是为了顺便回到基础和原则，而是为了就此提醒你们：逻辑学家教给我们，不矛盾律——尽管人们曾长期把问题弄错——

同所谓的二值律不是一回事，必须把二者区分开来：

- 一件事是在逻辑使用中禁止矛盾；逻辑已经为自己设定了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有限目标：把场域限制在断言句上，并且只提取从一个陈述推出一条正确链条所必需的条件，也就是让人可以对另一个陈述作出同一种断言——肯定或否定的断言；

- 另一件事则是为此奠基并说：二值律——每个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参见不可判定性］。[注]

> [注] 方括号中的“参见不可判定性”见于 Staferla 编校底本，在 J.L. 速记稿与 rue CB 转录本中均不见，语气也更像编者交叉索引，而非拉康现场发言；译文保留底本文字，同时标明其版本地位。

我不会在这里详谈，首先因为我已经谈过了：今年最初几次课中，我已经作过一些 hints［暗示］：

- 为了让你们感觉到，一个命题可以轻易得到构造；它之所以如此，并不只是因为人们有所不知；

- 也为了让你们感受到，这种二值性——作为径直裁断的二值性——何等成问题。

“它为假这件事是真的吗？”与“它为真这件事是假的？”中所包含并得到铭写的所有细微差别，绝不是线性的、单义的和径直裁断的。但正是

这一点，把全部价值赋予了我们所在的这个维度；我们要求定位于其中的这篇话语可以说不要看得比自己的鼻尖更远。

我会对那些来我这里接受分析的人说：只要你们必须追问自己是否应当说出这件事，问题就已经“裁定了”。这是陈述分析规则最清楚的方式。可是，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他，而他正是以它为出发点：说到底，只有真理才被设定为必须在陈述的裂口中寻找的东西。

这些裂口——说到底，我让他尽情制造，几乎还建议他多制造一些——从此当然预设：我交给他的这条规则在原则本身中包含一种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暗含着将来可能对这些裂口加以修复。

这种修复应当遵照什么规范？除了真理维度的在场所唤起、所提示的规范，还能是什么？

在分析话语的建立中，这个维度不可避免。

分析话语服从这样一条法则：召唤我已经用最适合这里的词项谈过的真理，也就是一种会说话的真理；说到底，是召唤它陈述一项 ver-dict［真—言 / 裁决］，一句真正的话。当然，这让规则取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这项会说话、而人们等着它作出裁决的真理，会得到抚摸、驯服，人们还会顺着它的背摸下去！[注]

> [注] 拉康把通常连写的 verdict［裁决］重新切成 ver-dict，随即以 un dict véritable［一项真正的言说］加以回声式解释：既让人听见等待真理“裁决”，又把裁决拆回“真—言”。汉语用“真—言 / 裁决”并列，不能在正文中完整复现同一声音的双重听法。

这才是规则的真正意义！人们想压过真理一头；为了压过它，便假装——说到底，这就是自由联想规则的意义——假装不关心它、压根儿

不鸟它，转而想别的东西；这样一来，它或许会吐露实情。原则就是如此。这些事情，我几乎都不好意思把它拿到这里专门讲一段！[注]

> [注] Faire la pige à 是“胜过、压过一头”，s’en foutre 则是突然降入粗俗口语的“根本不鸟 / 不在乎”。拉康以这种失敬真理的表演来解释自由联想规则；若一律磨平为“胜过 / 不关心”，会丢掉他有意制造的语体落差。

但不要忘记，我面对的是精神分析家，也就是那些……

我说的事情明明触手可及，几乎人人都懂……却最容易把它忘掉的人。当然，他们这样做有充分理由。我马上就会把理由说出来。

所以问题在这里，我经过时先把它标出：说到底，人们正在询问一篇话语的真理；这篇话语……

假如弗洛伊德说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确实为真……它是一篇可以对同一件事在同一时刻既说是又说否的话语的真理，因为这篇话语不服从矛盾律；而它在说出自身、形成自身时，作为一篇“奇怪的话语”，引入了一个真理。

这一点同样根本；证据就在于，它根本到了这种程度……

尽管我刚才提到的那类教学当然并不总会把它分离出来……它根本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知道、感受到、也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曾经面对由此引起的惊跳。这件事肯定发生在他不得不向自己那一伙人——你们知道，就是星期三聚会的维也纳伙伴［笑声］——解释：一位女病人专门作出一些梦，为的是把他弗洛伊德本人骗进去！[注]

> [注] 这里影射的是弗洛伊德 1920 年《一例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发生》。原文说病人的梦“说谎、虚伪”，仿佛要误导弗洛伊德；随后设想分析家读者可能掀起“一阵无可奈何的愤怒”，并非记载星期三小组真的当场惊跳、叫嚷。维也纳团体早

> 在 1908 年已由“星期三心理学会”改名；Staferla 与 J.L. 都保留了拉康把文中的假想读者戏剧化为“星期三伙伴”的现场转述，译文照录而在此校明。

整个集会一阵惊跳，甚至很可能有人叫嚷！因为我们也看见，弗洛伊德开始……总之，他确实……

费了一些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只能尽自己所能加以解释，也就是：

- 梦并不是无意识；
- 梦可以说谎！

尽管如此，至少可以说：可不要逼这个无意识！我的意思是，如果必须保全这个维度——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做的——，理由就在于：无意识本身保存着一个不肯承认的真理；如果人们逼迫它，那么它当然可能利用自己拥有的手段，大张旗鼓地说谎。

可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当然，无意识只有在我们看见它不是一个——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这样称呼——“完全意义上的主体”时才有意义；除非对那些以为无意识就是恶的蠢人而言。

更准确地说，无意识先于、先于完全意义上的主体：在主体被假定知道任何东西以前，语言已经存在。

因此，真理的地位相对于任何可以被称作主体、并可能安居其中的东西，都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对吧……

我知道，自己说这些话、第一次在《弗洛伊德之物》中写下它们时，确实……总之，它有一点浪漫主义回响——还能怎么办，我也无能为

力——：真理是一个人物，人们早已为她赋予皮肤、头发，甚至还给她一口井，让她住在那里，像浮沉子一样上下浮动。这里必须为这一切找到理由。[注]

> [注] Faire le ludion 是像“笛卡尔浮沉子”那样在液体中上下浮动。紧接着的插图并非常被混同的热罗姆《真理出井》（1896），而是爱德华·德巴-蓬桑 1898 年的《真理出井 / 不沉没》（Nec mergitur）：它以德雷福斯事件为寓意，让“真理”从井中浮现。译文据动作保留“浮沉子”，图像身份在此校明。

我只想告诉你们，正如刚才所说，出于你们马上就会看见的理由，不可能排除真理。

因为，如果解释同那个除了“真理”以外无从命名的东西没有这种关系；如果真理只是人们每天操弄时拿来遮护解释的一块后景，对吧！……人们当然不会去折磨那些接受督导的可爱小家伙，把真理这副重担一把砸到他们背脊上……所以我们会告诉他们：解释已经或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成功”，因为它产生了——什么？这就是标准，对吧！——自己的话语效果。这种效果无非仍是一篇话语！也就是说，出现了材料，材料反弹回来，那个人继续滔滔不绝。[注]

> [注] Foutre sur le râble 是粗鲁而带身体冲击感的说法：râble 指背脊，foutre 在这里近于“猛地扔上去 / 砸上去”。前面的 petits mignons 又以亲昵而略带挖苦的“小可爱们”称受督导者；正文保留这组突兀语体，不把它中和成抽象的“施加负担”。

好！但如果事情只是这样，如果它只是纯粹话语效果，那它就有一个精神分析极其熟悉、而且很滑稽地成为精神分析自身难题的名字：这恰恰就是所谓暗示，绝非别的东西！如果解释只是让材料继续产生——我的意思是，如果从根本上消除真理维度，一切解释就都只是暗示。

这让一些颇为有趣的思辨取得了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们很清楚，它们只是为了避开“真理”一词。格洛弗先生谈论准确解释或不准确解释[注1]时，只能是为了避开这项真理维度。亲爱的格洛弗非常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避开这个维度——因为你们会看见，他并没有避开它——，只是因为：人们可以谈论“真理维度”，却很难谈论“虚假解释”。二值性是两极的，但到了“排中项”就会让人困窘。正

因为如此，格洛弗承认“不准确解释”有时可能富有成效。请参照他的文本。[注]

> [注1] 爱德华·格洛弗：《不准确解释的治疗效果：对暗示理论的一项贡献》（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exact Interpreta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Suggestion），《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2 卷第 4 期，1931 年 10 月，第 397—411 页；法译《不准确解释的治疗效果》，收入《精神分析技术》，巴黎，PUF，1958 年。

> [注] 底本原注没有给出英文原刊页码；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原刊与 PEP 目录均标为第 12 卷第 4 期，第 397—411 页。拉康所借重的正是格洛弗的论点：解释即便在内容上“不准确”，仍可能因接近某个真理节点而产生治疗效果；这不等同于把“不准确”直接判为“虚假”。

“不准确”不表示它是假的，而表示它同那个时刻作为真理所涉及的东西毫无关系；但有时它也未必因此完全落空，因为……因为人们无法不看见真理重新凸显出来：真理会反抗；无论解释多么不准确，终究还是在某处挠到了它。

所以，在这篇旨在捕获真理的分析话语中，代表真理的是解释性回应；作为一种在那里可能发生之事的解释——即使它没有实际发生——，为整篇话语规定方向。

我们命令它成为自由话语；这篇话语的功能就是为解释腾出位置。它没有别的趋向，只是建立一个保留之所，让解释作为留给真理的位置铭写其中。占据这个位置的是分析家。

请注意：分析家占据这个位置，但病人并没有把他放在那里！我给出的移情定义之所以有意义，正在这里。说到底，何不提醒：这个定义具有特殊性？

分析家被置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位置；他非常清楚，只有自己维持这个位置，事情才会运作，因为移情的效果恰恰在那里产生。当然，他必须介入这些效果，使它们朝真理方向得到校正。

也就是说，他夹在两把椅子之间，处在下列两者之间：[注]

> [注] Être entre deux chaises 是“夹在两把椅子之间”：两边都坐不稳，突出的是位置不稳与无所安坐，而不是汉语“脚踩两条船”所暗示的投机或不忠。这里的两把椅子随即由“虚假的被假定知道者位置”和“以真理之名校正的任务”列出。

- 一个虚假的位置：成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这个主体；
- 以及一项任务：以真理之名校正主体这项假定所产生的效果。

正是在这一点上，移情成为所谓“阻抗”的来源。如果像我所说的，分析话语中的真理确实被安置在别处——安置在倾听者的位置——，那么事实上，倾听者只能作为通往这个位置的中继而运作；也就是说，他唯一知道的是：作为主体，他本人同向他说话的人一样，与真理处于同一种关系中。

通常，人们把这称作：他像每个人一样，必然同自己的无意识相处困难。

这正是分析关系那种跛行功能和特征的来源。因为，只有分析家自己的困难，才能在等待解释的位置作出配得上的回应——人们在那里等待，而且有时可能等很久！

不过，你们看，一项困难——无论是存在的困难，还是同真理之关系的困难；这两者恐怕是一回事——

并不能构成一种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千方百计要把分析家的条件——他只能以自己作为分析家的存在困难来回答……为什么不能这样说？——掩盖起来。他们编出种种说法，譬如说，当然，总之……他同自己无意识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对吧！……他已经接受过精神分析，而且还是“训练分析”；这当然终究让他面对无意识时稍微轻松一点！

可是，我们不在或多或少的领域中；我们处在构成分析话语的根基本身。推进得不快，对吧？［笑声］然而，事情必须这样推进。如果这个真理同欲望有关，那么，它或许会向我们说明：我们为何难以像逻辑学家那样操纵这里的真理。

我只须提醒：欲望确实不是某种可以如此轻易界定其真理的普通东西。

因为欲望的真理是触手可及的！我们始终都同它打交道；人们正是为了自身发生的事情而来找我们，尤其当欲望抵达所谓“真相时刻”的时候！

这意味着：无论什么东西，我曾经强烈地欲望它；如今它就在眼前，我能够得到它。事故恰恰在这里发生！

是的，正如我已经试着解释的，欲望是欠缺。这不是我的发明，人们早已知道；他们曾由此作出其他推论，但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因为不可能从别处出发。

在苏格拉底那里，欲望在自身本质中就是欠缺。这句话具有一个意义：不存在任何可以使欲望得到满足的对象，即使确实有一些对象是

欲望之因。欲望到了真相时刻会变成什么？正是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故中，智慧取得优势，并以把欲望视作疯狂而自负；它还建立种种养生措施，以便免受欲望侵扰。就是这样！[注]

> [注]　这里的“苏格拉底”可对应柏拉图《会饮篇》200a—b：欲望与爱指向尚未拥有、因而欠缺之物。不过“欲望之因”是拉康以对象 $(a)$ 建立的术语，不是柏拉图原文已经提出的区分；本句把古典的“欲望—欠缺”命题与拉康自己的对象因理论并置。

不过问题在于，有一个时刻，欲望本身是值得欲望的：并非没有理由，这发生在性行动的实施中。这时，重大的错误就是以为欲望具有一种被嵌入生理过程的功能；人们以为，无意识只会给这个过程带来干扰。

这是错误！今天，我的天……就这样……我把这个错误特别标出来，因为我马上要这样向你们……

［拉康用手作告别动作］告别几个月。不过很容易看见，这个错误尽管如此仍然铭写在最懂行之人的心底；我是说精神分析家。

很奇怪，人们没有理解：表面上仿佛构成欲望的尺度与检验的东西——换句话说，我的天，也就是勃起——同欲望毫无关系。欲望完全可以运作、发挥作用并产生自己的全部效应，丝毫不伴随勃起。

若要定位勃起，它是通向享乐道路上的一种现象。我的意思是，勃起本身就是享乐；而要让性行动得以进行，人们恰恰要求不要停留在这种自体性欲的享乐上。

如果情形不是如此，就看不出这种享乐为什么会蒙上这类帷幕。

通常——我的意思是，当性行动至少可以被假定具有自己的全部价值时——，普里阿普斯式标志本应竖立在每个十字路口！勃起之所以成为必须从公共观看中移除的对象，恰恰因为这种勃起是可疑的；相对于作为行动的性行动，它成为问题。

这里所说的欲望——无意识欲望，即精神分析所谈论、并且同性行动有关的欲望——，我们首先必须准确界定，并在它开始运作以前看清这个词从哪里涌现。提醒下面一点十分重要；但它从来就是我的教导。

因为，如果我们不记得、不用这些词项设定性行动不可或缺的操作；

如果不把交媾操作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放在享乐——而不是欲望——的层面上，我们就注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关于女性欲望所说的一切。我们解释说，它同男性欲望一样，同某种欠缺有关；那是一种得到符号化的欠缺，即阳具欠缺。

假如不从下面一点出发，我们怎样准确理解并定位自己有关女性欲望之陈述的意义和位置？在享乐层面，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分两位伴侣，在二者之间造成深渊。我想，只须采用两个定位点，就足以指明它：

- 对男人而言，就是我刚刚界定为享乐层面之勃起的东西；
- 对女人而言，我找不到比下面这个说法更好的定位。幸好我不必等到成为精神分析家才听到这种私下说法，而你们每个人也都可能听到：年轻女孩彼此之间把在这个层面最接近我所指之物的感觉称作“电梯猛然下降那一下”；也就是突然向下时，让她们产生类似这

样的某种感觉［拉康作出示意动作］。她们知道——她们非常清楚——，这是性行动所涉及之物的秩序和层面。[注]

[注] Le coup de l'ascenseur 不是固定的"电梯效应"术语，而是口语中的"电梯猛然下降那一下"。拉康把它作为自己听来的女孩私语加以转述；这是一则带有时代与话语位置的临床轶闻，不能外推成关于所有女性的普遍生理断言。译文保留引述，同时避免赋予它伪科学术语的外观。

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才知道应该把欲望放在多远的位置——也就是把无意识中所涉及的东西、把欲望同性行动的关系放在多远的位置：

- 它不是正面与反面的关系；
- 它不是附带现象的关系；
- 它也不是彼此贴合之物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人们十分有必要操练几年，才会知道欲望只同要求有关；欲望就是在提出要求这一行动中作为主体而产生的东西。欲望只有在要求能够卷入性行动的限度内，才卷入性行动。说到底，这不是必然的……总之，却很常见。

它之所以常见，是因为我已经向你们界定的性行动——也就是永远无法成功、永远无法造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东西……好吧，让我们这样说来刺激你们——，被嵌入某种名叫性市场或性交易的东西中。到了这里，人们就必须提出要求。

欲望从要求——而且根本上从要求——中涌现。正因为如此，无意识中的欲望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因为它从语言中出来！真不幸，我

竟然必须大声吼出这些话；它们明明任何人都完全能够理解，却总是在有关精神分析的最简单理论杜撰中遭到省略和遗忘。就是这样！

这同时意味着，欲望只是要求的一个副产品——我无须在这里向你们讲述相关理论——；正是在这里，我们把握到欲望为何就其本性而言不会得到满足。因为，欲望若从要求的维度中涌现，那么即使要求在引发它的需要层面得到满足，要求仍会由于自身采取语言形式而产生欲望的这道裂口。这道裂口来自要求经过表述，并使某种东西发生移置，从而让要求的对象不适合满足欲望。乳房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原本为消化需要而经过口腔的一切都移了位，并以一种严格说来已经丧失、再也无法给予的东西取而代之。

欲望没有机会得到满足：只能满足要求。所以，说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是准确的：它的裂口产生在大他者之所，因为要求正是朝大他者之所发出。欲望在那里不得不同大他者之所还以真理名义容纳的东西共同居住；这是因为真理没有任何其他庇护所，只有语言取得位置的地方，而语言正是在大他者之所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么？那么，关于这个欲望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我们应当稍稍理解这里究竟涉及什么。

为此，我试图给你们构造一则小寓言。它借自销售艺术，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同这种艺术的本质密切相关的理由。所谓销售艺术，就是供给为了创造要求而运作的艺术：必须让一个人欲望自己完全不需要的对象，以推动他提出要求。

我无须向你们描述为此采用的所有招数。譬如，人们会告诉他：他将要错过这件东西，因为别人会把它拿走，并因此占他的上风。我使用的这些词，同自己通常的符号发出回声。[注]

> [注] Avoir barre sur quelqu'un 是“占某人的上风、对某人有控制力”；但 barre 又正是拉康符号中把主体写成 $\$$ 的“杠 / 划杠”。他随即说明这些词同自己的惯用符号相呼应，故正文译出惯用义，符号回声留在注中。

然而，所谓优秀销售人员的头脑确实就是这样运作的。或者，人们还会向他展示：这件东西将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外在标志，用来装饰他打算赋予自己生活的样貌。

我们会相信……总之，一旦问题是……购买一个对象，每个对象都通过大他者的欲望呈现出来。

购买、购买［l'acheter］……怯懦［lâcheté］。［笑声］咦，咦！［拉康捏起嗓子］这是个颇为奇怪的词……怯懦，Feigheit……先生，您是个懦夫！Tua res agitur[注2]：这里确实涉及怯懦，但涉及的是你自己。[注]

> [注2] Tua res agitur：事情涉及你。见贺拉斯《书信集》I.18.84：Nam tua res agitur, paries cum proximus ardet，“邻居的墙燃烧时，事情也关乎你”。

> [注] L'acheter［买下它］与 lâcheté［怯懦］在现场发音中几乎同音；它又回扣前文兼有“松弛 / 懦弱”两义的 lâche，并引出下段 te racheter［把自己买回来 / 赎回自己］。Staferla 底本把拉丁文误作 Tua tes agitur，J.L. 速记稿与 rue CB 转录本作正确的 Tua res agitur，译文从后两本；底本原注另把行号误列为 80，实际为第 84 行，且通行拉丁文本作 cum，不是 quum。

是的，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它显现在这里：你非常清楚，人生以欲望之名概括的这一连串舞弊，产生的首要结果，就是不断把你推向

更加遥远的方向，去赎回自己［te racheter］；把自己从怯懦中赎回。［笑声］

不过，在引入这个始终受到分析介入遮蔽的维度以前，我已经作过一些准备；可是另一些当事者——我是指把持分析话语的人——并不遮蔽它。

怯懦维度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不知道……总之，我先随手为你们重新翻开弗洛伊德任何一篇重要病例。

我立刻在《鼠人》中发现：病人马上就引入了自己怯懦的这个维度！

只是不清楚怯懦究竟位于哪里。它同刚才那个真理维度一样。

主体的勇气，或许恰恰在于参与欲望及大他者欲望的游戏。

这就是给某种东西加码；而这东西或许恰恰是买下它的大他者的怯懦——主体最终在其中发现自己。

在其中重新找到自己；因为说到底，一旦涉及神经症，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不过为此，准确把握——更准确地说，重新提醒并推到最前面——我曾经怎样谈论欲望十分重要。当时我说：欲望就是对它的解释。对吧？

人们终究可以反驳。因为说到底，没有人愿意知道这个欲望、这个无意识欲望究竟是什么意思。无意识欲望！原则上，还有什么应该比欲望更加有意识？

如果人们谈论无意识欲望，实际上正因为它是大他者的欲望，所以这才成为可能！

假如确实存在我刚才借购买隐喻唤起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会控制谁——，存在这门在大他者欲望中实施捕获的艺术，那么就有一步必须跨过。有人告诉我们：无意识欲望之所以无意识，是因为在支撑它的话语中，一节链环被炸掉了，使大他者的欲望变得——怎样？——无法辨认！

这是人们为阻停这部机器找到的最佳手段：既然存在一个“不 / 步［pas］”，我们就在这一步以前创造的不是“非欲望”，而是“欲望—不［désir-pas］”。

无意识欲望的定义正是如此……

法语否定形式的细微之处，让我们可以表达这一点……也就是“不 / 步［pas］”与“一点也不 / 点［point］”为我们指明的这个落点；谈到“无意义 / 意义的一步［pas de sens］”时，我已经利用过它。

如果你们稍微放松缰绳，我甚至会把这个“欲望—不”写成一个连写的名词 désirpas；再把支配它的“dés-”读出同 dés-espoir［绝望］或 dés-être［去存在］相同的重音，并且说：dés-irpas　这个无意识欲望，是某种相对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irpas”而失坠的东西。

这个 irpas 恰好指称大他者的欲望；相对于它，“解释它”可以相当恰当地用 irpassé［重新经过］来言语化。

反转可以围绕这里发生。实际上，正是解释占据欲望的位置——刚才你们本可以反驳：即使欲望是无意识的，它终究先已在那里。不过，它也作为人们重新经过的东西在那里，因为它已经得到表述。幸好，解释占据其位置以后，并不会把任何事情安排妥当；因为我们解释出来的欲望是否会取得出路，完全没有把握。我们甚至指望它不会有出路，并且会始终、更好地保持为一个“欲望—不”。这也让我们在解释欲望时拥有相当宽广的活动余地。[注]

> [注] 这一串无法逐字移入汉语：法语否定词 pas 同时是“步”，point 同时是“点”，所以 pas de sens 既可读作“没有意义”，又可听成“意义的一步”。拉康再把 désir-pas / désirpas［欲望—不］切成 dés-irpas，令 dés- 像 dés-espoir / dés-être 那样取得剥夺性的前缀重音，并虚构出指称大他者欲望的 irpas；irpassé 又同下文 y repasser［从那里重新经过］相互谐振。J.L. 与 rue CB 本都保留这条声音链，只在连写与连字符上略有出入；正文保留法文构词，汉语仅给出方向性提示。

不过，这时仍应知道，以“幻想”之名支撑欲望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们解释这些无意识欲望——尤其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欲望——时，正在进行怎样的游戏。必须在这里提出幻想问题。我们从未停止提出；到了终点，让我们最后再提一次。逻辑学家——今天整篇话语就是从他们开始的——把自己限制在真理的形式功能上；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他们发现一道 gap［间隙］，发现不矛盾律与二值律之间的奇特空间。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你们就能发现它，恰恰在题为《解释篇》的著作中。为了方便，我告诉你们：按照贝克尔页码，它位于 19a；在我建

议你们使用、流传甚广而翻译很糟的特里科译本中，它位于容易记住的第 100 页[注3]。[注]

> [注3]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一、二卷，特里科译，Vrin，2004 年，第 111 页。

> [注] 19a 不是“古典手稿的编号”，而是以贝克尔 1831 年普鲁士科学院版页码、栏次和行次为基准的现代通行引法。《解释篇》第 9 章关于未来海战与偶然命题的论证跨 18a28—19b4，关键转折在 19a23 以下。拉康所用旧版特里科译本第 100 页与底本原注所列 2004 年重印本第 111 页属于不同版本页码。把亚里士多德的回应概括成“怀疑二值性”是拉康在下一段给出的压缩读法；相关逻辑解释本身仍有争议。

亚里士多德质疑真与假之二值性功能所带来的后果。我的意思是，一旦涉及偶然事件、涉及将要发生之事，它会包含什么。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设定它为真或为假，那么它现在就已经为真或为假，也就是说，它早已得到决定。当然，这是行不通的。

亚里士多德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怀疑二值性，但这不是这里的问题。我不会在这里继续讨论。相反，我要指出：逻辑学家通常给出的普通解决方案——譬如克尼尔夫妇那部《逻辑学的发展》[注4]中的方案；我想自己把他们的姓念对了——认为为真的不可能是能指表述，而是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方案是错误的。

> [注4] 威廉・克尼尔、玛莎・克尼尔：《逻辑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牛津，Clarendon Press，1986 年［初版 1962 年］。

这项解决方案是错误的，正如逻辑学的全部发展所显示的。我的意思是，一切形式建制所推导的东西，绝不能以意义为基础；理由很简单：不可能固定任何单义意义。无论你们提出哪些能指，把它钉在真或假上，都始终可以把它放入某种情势；在那里，作为所指内容得到

最清楚陈述的真理，会变成假的，甚至比假更加过分：成为具有特征的骗局。

只有把真理功能赋予一个能指组合，才可能建立一种秩序——我说的是逻辑秩序。

正因为如此，真理的这种逻辑用法只在数学中出现。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在数学中，我们无论如何都不知道自己谈的是什么；如果以为自己知道，很快就会发现受骗了：必须立刻打扫干净，把直觉赶出去。[注]

> [注] 罗素 1901 年的完整俏皮定义有两个并列部分：在数学中，我们既不知道自己谈论什么，也不知道所说的是否为真。拉康在这里明确说出的只是前半句；随后“以为知道便会受骗、把直觉赶出去”是他自己的发挥，不宜把罗素名言的后半句静默补进正文。

我提醒这些，是为了追问幻想的功能——我说的是这个模型：一个孩子正挨打。幻想只是一个能指安排；很久以前，我已经把小 $(a)$ 同划杠主体配对，为它给出公式：$\$ \diamond a$。

这意味着它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小对象(a) 在场；另一方面，只有把主体生成为 $\$$［划杠主体］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句子。因此，《一个孩子正挨打》堪称典型：一个孩子正挨打无非就是“一个孩子正挨打”这个能指表述；但有一点除外——请阅读并重新参照弗洛伊德文本——，只有一个名叫目光的东西在它上面游荡、飞旋，而且无法消除。

在让这个名叫幻想的产物经历发生过程的三个时刻以前，无论如何先应当指明它是什么！

弗洛伊德面对的是不识字的人，并不表示为幻想地位划出坚实棱角、说清它严格说来无非是什么不再有意义……

按照我今年开头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也就是“我不思想”同语法结构的配对……我要告诉你们，恰恰在这项语法结构的位置上，对象(a) 在四边形的第四个顶点涌现。还要补充——既然我们已经指明了其中两个，即左边的两个——：右下角那个顶点，也就是“我不存在”在无意识层面让出、从中咬掉一个缺口的位置，由某种东西占据。它补充了幻想中纯粹语法性的能指结构，也就是我今天的出发点：一项真理意义。

弗洛伊德有关幻想的一切陈述中，必须保留并特别凸显的，只是这个小小的临床特征。他提出这个特征，当然是为了通过操作和运用幻想向我们证明许多事情；但我们必须保留的是：同一个幻想出现在非常不同的神经症结构中。你们也知道，这个幻想同分析中所争论、所争执的一切保持着奇特距离——只要分析所做的是在那里翻译症状的真理。

它仿佛作为一种拐杖或异物待在那里，是某种供人使用的东西。说到底，你们知道，它具有一项明确功能：弥补某种可以直呼其名的欲望欠缺。

只要欲望在进入性行动时被调动并卷入——它必须如此，哪怕只为迈出进门的几步、整理一下房间——，幻想就发挥这项功能。

欲望功能及其同要求的联结——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分析围绕所谓“挫折”等层面产生的全部偏转，都由此而来——，是我刚才凸显

为首要之物得以展开的区域。幻想同这个区域保持“距离”；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准确定位性倒错结构同神经症结构之间的差异。

我说幻想在其中扮演真理意义的角色，是什么意思？好吧，我来告诉你们！

我说的同逻辑学家一样：如果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想把这个幻想硬塞进无意识话语，就会把这份“订单 / 任务”做砸；幻想无论如何都很好地抵抗这种还原。你们不得不说，《一个孩子正挨打》的中间时刻，即第二时刻——主体本人占据孩子的位置——只有在极少数病例中才能得到。[注]

> [注] Vous loupez la commande à vouloir à tout prix… 同时延续前文的购买 / 销售语汇：à tout prix 既是“不惜一切代价”，字面又是“以任何价格”；commande 既可指订单、委托，也可指所领受的任务。这里不是泛泛“错过问题”，而是说分析家执意把幻想还原进无意识话语，会把自己承接的这份任务做砸。

事实上，幻想的功能——我是说，在你们的解释中，尤其在你们将为某一种神经症结构给出的总体解释中——最终总要铭写进我给出的那些层面：

- 对恐怖症而言：受到预警的欲望；
- 对癔症而言：未获满足的欲望；
- 对强迫症而言：不可能的欲望。

幻想在神经症欲望的这个秩序中发挥什么角色？好吧，我说的是真理意义：它的意思同下面的做法完全一样——在譬如某个集合的既定理论中，你们按照纯粹约定给某物标上一个大写 V，并把某种你们称作

公理的东西赋予真之标记。在你们的解释中，幻想没有任何别的角色；你们必须尽可能逐字地把握它，并且在每一种结构中找出并界定变换法则，以确保这个幻想在无意识话语之陈述的推导中占据公理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幻想的语法结构与公理位置 ·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

这是我们能够赋予幻想在神经症经济中之角色的唯一可能功能。

这种安排来自性倒错享乐的规定场域——你们已经看见，这正是我证明的东西；我想，前几次谈话已经相对于大他者场域中身体与享乐的脱节，以及享乐可以藏身的那块受到保全的身体部分，充分固定了它的公式。神经症患者在这种安排中发现一种支撑，用来抵挡自己的欲望在性行动场域中的欠缺；从此，这件事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

如果你们希望我给出某种可以拿来阅读的东西……

我不能说那会是愉快的读物：那玩意儿他妈的烦得像烟一样！……不过，作为科学领域里一份十足的脏活，我会建议你们阅读哈夫洛克·埃利斯笔下著名的弗洛丽病例。[注]

> [注] C'est emmerdant comme la fumée 与紧接着的 une véritable saloperie 都是粗口，分别近于"他妈的烦得要命"与"一份十足的脏活"，不是中性的"不愉快 / 不严谨"。病例见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研究》第七卷 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Studies（1928）第三章 "The History of Florrie and the Mechanism of Sexual Deviation"，第 121 页以下；英文原书作 Florrie，拉康及底本作 Florie，本译统一音译"弗洛丽"。

没有什么比它更清楚地显示：有人以某种方式接近一个场域，并以某种莫名其妙的客观性为名，自夸要破门而入；实际上却彻底沦为它的

奴仆，而且奴役方式非常奇特。这篇著名病例记录中的每一行，几乎都带着那位教授怯懦的标记。

弗洛丽病例是一篇惊人的文本。按照我已经给出的定位点，它无疑会向你们呈现神经症的全部特征。

弗洛丽跨越的那个时刻，绝不是……

这里说“跨越”，是朝着某种可能发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却永远不等同于性倒错享乐的东西；但“跨越”又取一个歧义方向，使它对弗洛丽本人而言既是一次付诸行动，对阅读病例的我们而言又是一次行动化……受鞭打幻想影响的弗洛丽，有一次终于跨过了那些幻想为她代表的禁令。[注]

> [注] 原文在同一句中反复使用 franchir［跨过］，再把这次“跨过”分别命名为 passage à l’acte 与英文 acting-out。项目术语统一把前者译为“付诸行动”，后者译为“行动化”；二者不是同义词。正文保留“跨越”的反复，以显示拉康正借一个共同动作制造歧义，再从结构上区分两种位置。

这件事值得同病例记录中完全显而易见的欠缺对照起来。弗洛丽向哈夫洛克·埃利斯坦白：她只有极少数时候才会把一个真实人物、一个她敬佩并崇拜的人放入幻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哈夫洛克·埃利斯竟写下：“我没有问她那个人是谁。”[注]

> [注] 埃利斯原书第 176 页的表述是：弗洛丽从未说明这个真实人物是谁，也从未有人问她；它采用无人称的被动叙述。拉康把这项病例记录的缺漏改写成埃利斯第一人称的“我没有问她”。译文忠实保留拉康现场引语，同时在此标明它不是对英文原句的逐字引用。

明明很清楚［笑声］——就像于比老爹牙缝间露出的猪尾巴那样清楚——，那个人当然就是哈夫洛克·埃利斯本人！他从头到尾都被这位病人耍得团团转，自然就是他！[注]

> [注] “于比老爹牙缝间的猪尾巴”是拉康反复使用的滑稽明证比喻；在《〈失窃的信〉研讨班》中也用它形容某个名字或线索明晃晃地露在外面、无法遮住。这里不必把它落实为雅里的《于比王》中一个可逐幕核验的具体情节；作用在于说埃利斯本人这个答案显眼到近乎可笑。

此后，他倒不如摆出大人物的姿态，训斥那些胆敢就同一个病例发表看法的分析共同体成员；何况，他们对哈夫洛克·埃利斯收集的这份病例记录，抱有完全没有根据的敬意。

无论如何，这确实足以同时向你们显示，我今天试图凸显的、有关如何评估幻想的一切困难。可以说，从我们这些可怜神经症患者想象的幻想、从幻想在所谓性倒错层面的功能，到它在神经症层面的功能，二者之间正好隔着——为了让结尾显得“临床”，我就在这里结束——一间卧室的距离！

卧室真的存在吗？不存在性行动。

这使卧室这个问题……对吧……

除了奥德修斯那间卧室，他的床是一根扎根于地面的树干……这使卧室问题……[注]

> [注] 典故见《奥德赛》23.181—204：奥德修斯以庭院中仍扎根的橄榄树制成床柱，再围绕它建造卧室；这张不可移动的床成为佩涅洛佩辨认他的秘密标记。拉康借它构造一个例外：这间卧室不像现代家具那样可被移动或收折。

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对吧，各种家具都能翻折进墙里！……这让卧室问题留下严重疑问。不过，卧室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存在的位置。[注]

> [注] 原文 toutes les choses se balancent dans le mur 很不寻常。Staferla 底本、J.L. 速记稿与 rue CB 转录本都保留 se balancent dans le mur，不能据异文直接改定。结合前一句不可移动的奥德修斯之床、后一句现代卧室是否仍有固定位置，正文暂按可翻起或收进墙体的家具理解；“一切东西都悬在墙上”既不合 dans le mur，也削弱了可移动性对固定卧室的反衬。此处仍属语境性暂译。

无论如何，卧室与盥洗室之间仍有一段距离。请格外注意：一切神经症性的事情，本质上都发生在盥洗室里——这些逻辑安排的问题非常重要！——，或者发生在前厅里；两者是一回事。

十八世纪的享乐之人也一样；对他而言，一切都发生在闺房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场所！如果你们需要更准确的说法：

- 恐怖症可以发生在衣柜里，或者走廊、厨房里；
- 癔症发生在会客室里；当然，是修女院的会客室；
- 什么？强迫症？在茅坑里！

请格外留意这些事情，它们极其重要。是的，这一切把我们带到一扇门前；明年，我会邀请你们跨过它，走进一间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卧室。严格说来，性行动在那里以拒斥——Verwerfung——形式呈现。那就是通常所谓的分析家诊室。[注]

> [注] 结尾靠一串房间名称把开头的“场所条件”闭合起来：cabinet de toilette 是盥洗室 / 梳洗间，cabinet de l’analyste 却是分析家的诊室；中间的 antichambre［前厅］、boudoir［闺房］和修女院 parloir［会客室］分别给神经症与十八世纪享乐分配场所，chiottes 则是突然降格的粗俗“茅坑”。汉语无法让两个 cabinet 原词重现，故在注中标出；Verwerfung 依项目术语统一译作“拒斥”。

我明年的课程将以《精神分析行动》为题。

## 课程目录